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 | | | | |
|------------|------|-------|----|-----|
| 仲志 | 郭齊校點 | 李文澤審稿 | …… | 一 |
| 陋巷志 | 郭齊校點 | 李文澤審稿 | …… | 一四一 |
| 宗聖志(明呂兆祥撰) | 郭齊校點 | 李文澤審稿 | …… | 二五一 |
| 宗聖志(清曾國荃撰) | 郭齊校點 | 李文澤審稿 | …… | 四二三 |
| 文廟從祀弟子贊 | 尹波校點 | 吳洪澤審稿 | …… | 六六三 |



仲

志

明刻清修本
明·劉天和撰

周鼎重訂

《仲志》四卷，明劉天和撰，周鼎重訂，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修本。

天和字養和，麻城（今屬湖北）人。正德三年戊辰進士，出按陝西。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官至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謚莊襄，事蹟具《明史》本傳。

仲子即孔門高弟仲由（前五四二——前四八〇），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時魯國卞（今山東泗水東）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後死於衛亂。孔子嘗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言自有子路，惡言不入於耳。在孔門以政事著名。劉天和自序云孔門之士半產於魯，但因世事遞改，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至今襲官博士者，唯顏、曾二家，享有專祠者則僅仲、冉、閔三家而已。

是編乃天和官總督河道都御史時，以濟寧仲家淺有先賢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並及其生平行事大略，名之曰《令名志》。崇禎中，仲子裔孫于陞等復增損舊本，易以今名。又繪像列圖於卷首。清初，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書前有明崇禎間張有譽、張獻廷、王三德、李恪伯、陳伯友序跋，以及萬曆中胡瓚序、嘉靖中劉天和自序。正文共分四卷：卷一前有崇祀像及仲子小像，後將子路生平重要事蹟繪像列圖多幅，圖後附明人贊語，或一二篇，或三四篇，多用四言韻語。卷二首列子路年表，後爲姓譜、史記列傳、林墓、廟宇、欽定章服、禮儀、樂曲、歷代謚號、歷代祀典、仲氏子孫流寓、古蹟、子路實蹟、封贈奏疏及朝廷公文，以及宗子世紀。卷三收錄從元至明有關子路之廟記、祠堂記、墓記、書堂記、書院記、祭田記、碑記等。卷四雜錄宋至清初祭文以及贊、頌、論、詩、賦、謁文、對聯、墓志銘等。

是書匯集子路資料較爲全面，尤以歷代崇祀記述較詳。《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存目。



復避亂南陽。後元世祖詔求其後，乃還居橫水村。今名仲家淺，卽延就亭故里也。仲子有祠二，一在此，一在泗水之東關。此環祠而

居者，皆大宗。泗水者，朔自神廟朝，析十七代小宗之支主祀焉。舟車往來濟上，人知有仲家淺，而不知淺以予重。余自操公車以迄於今，問水者數矣，而瞻拜祠下，則自丙子督儲始。頃銜命載來，仲氏諸生于陛等以祖誌之序見屬。予辭曰：仲子道行卓然，表表傳

記何另誌爲。諸生群而偃
僂進曰。先子仕遊不一。封
謚屢膺。瑩祀異方。子姓遷
處。不敢數也。余領之。漕程
奄迫弗遑。及竣役回。始得
倚舷炙硯。九頓而序曰。夫
道之在人。也猶水之在地。
孔子大海也。及門諸賢百
川也。仲子則百川中之河。
濟。湍悍勁疾。百折必東。不

至於海不休者也。孔門師
弟。水乳合而針芥投者。莫
顏子若。後世群然尊之。至
夫子於仲子。不以爲野。則
以爲嘖。問答之見於載記
者。徃徃深裁而痛抑。於是
龍門氏之傳仲子曰。闇於
道也。蘇右丞之論仲子曰。
志厲而識闇也。嗚呼。是烏
足與論仲子哉。百世以下。



聞大聖之風者莫不興起、親炙其議論風采、何啻日月之照臨、雷霆之震悚。一時群弟子於其衣服飲食、言語舉動、一一目擊心識、是訓是行、罔敢有所異同。春秋列侯驕蹇成習、立談之頃、莫不虛懷折節、以國事就正。何者、其氣已爲所奪也。仲子以冠雄佩、猋之

夫、一旦與大聖人上下其議論、見南子則不悅、之公山則不悅、往佛肸則不悅、其論不爲少挫、而其氣不爲少屈、此必非徒然者矣。心所謂然、雖塗之人告以有過則喜、心所謂否、雖舉動出於大聖、而不敢依違、隱忍於其間。蓋從心之誠然者、以求聖、決不彷彿其

近似者以爲聖也。愚謂聖門能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獨深、故鑪錘之也獨至。其餘二三子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諉之曰、非不悅子之道而已矣。噫、是豈真能悅子者耶。以言詞見聖者、沿而爲訓詁、以威儀見聖者、襲而

爲鄉愿。仲子剛心勁氣、迄今數千餘歲、浩然獨行於宇宙之間、無畦逕可沿、無肖貌可襲。後世聞風而起者、皆足以爭光日月、不隨天壤俱敝。故孔門善學、自顏子而下、惟仲子爲無弊。曾子之弘毅、孟氏之剛大、皆仲子有以起之也。予讀其書而服侃侃之論、謁其



廟而仰行行之容入其里
而歷河涉濟恍然見浩浩
之氣因序生平之仰止者
若此至姓源爵謚丘廟饗
田以及讀書問津游歷之
處記讚祭誄歌咏諸篇有
倫有脊犁然一家言已不
啻明備矣予復何言。

皆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冬

吉旦

賜進士出身

欽差專管漕務督理糧儲
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後學張有
譽拜手謹撰。



仲志序

夫志者、志也、所謂千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余觀仲子之在聖門、當其語志、則曰車裘與共、是與老安少懷同一局量、不卽可以志仲氏乎。然而匪直此也、彼夫始見孔子、雄冠假服、拔劍而舞者、其初志也。及聞聖言、卽攝齊而受教焉、因使

忠以爲質、仁以爲衛、襜褕者而幾幾習之、其卽就南山之竹而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者乎。故於仲氏成一大勇、而於聖門竟成一大儒。於稽從孔子遊者、轍迹遍域中、然而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佛肸則不悅、其防衛聖道何嚴。因知跡之削也、本之伐也、非得節



然歌、訖然舞者護持之、則聖道亦岌岌矣。說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仲子衛道之功不在四子下。至末後治蒲、而吏懾其威、民服其化、亦具見有功於聖道。惟結纓一事、後世惜之。余以爲不結纓不足見仲子之忠、并不足以成仲子之勇、則仲氏所爲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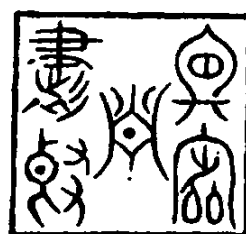
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今天下亦多故矣、室中之寇、戶外之戈、舉無寧日、誰能使有勇知方之士一起而彈壓之。倘令今之習司馬者觀射於瞿相之圃、俾仲子其人者執弓矢出延曰、奔軍之將辱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吾恐咋舌去者半天下、寧復有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相與揚解而語乎。噫嘻。銅鞮伯華、不可再見。無有仲氏子者、若而人、安見王道之易易也。余因有感於世、特表而出之、以序仲氏志。

崇禎丁丑陽月長至前五日、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

泉聞、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宛陵後學張獻廷頓首拜撰。



仲志序

聖門得顏子而門人則日益親得仲子而使惡言不入于耳。嗟乎。惡言與聖門何病。聖門而得惡言。且未必皆惡言之過也。子夏居西河。使西河之人并疑夫子。然則仲子能使惡言不入于耳也。則豈徒果而已乎。語云。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仲子之果固不獨可使治其賦也。今之遊于聖門者。能使門人日益親而不入于耳。則何顏子之多而仲子之少也。試取吾仲子之圖若贊而仰止之。則仲子之爲仲子。當不在顏子下矣。因讀仲子志。書于任城之屋漏處。時



崇禎壬申季夏日也。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兼濟寧等處兵巡道右叅政太丘後學王三德題。



仲志跋

今人尚論子路者、謂其
一生望品、得力於勇、余
亦信其得方於勇、但至勇
之托脈、實初未嘗指出
以名之也。人謂名不始脫
於名、平素為情情、即棄
身名、復為名、即中、
二弊、中人膏肓、陷高
身、極末、則名、雖欺人



耳。乃其勉強意盡利
 全。初休不失之。終不
 息。公櫻情就一之。激昂
 意集。敗程不及持者多
 矣。今試想其終始之氣
 之。有次之有。多則其
 神情。當懷有一。新。信。結
 之。和。解。不。失。半。字。此。此。大
 之。有。名。不。失。氣。何。不。不。不
 乃。新。離。離。新。佩。振。然

解。注。今。之。謂。不。離。孔。性。之
 難。也。想。仲。子。之。至。晚。仲
 子。之。之。不。讀。仲。子。之。也。當
 先。從。信。結。名。相。因。何。今
 止。以。此。失。從。此。之。道。乃
 望。之。而。有。大。揮。挽。而。其
 法。歸。也。同。志。者。以。為。信
 名。仲。志。刻。其。其。哲。名。同
 志。生。名。手。陸。未。之。實。也
 此。以。名。之。

山陰沈氏

之志

山陰沈氏伯明甫書



仲志序

善觀聖賢者。不干跡也。而未始不干跡也。以跡或尋外貌而遺中局。不以跡則中藏淵。渙又茫乎不得其畔。我孔子之聖極矣。而其及門弟子若子淵。若子路。皆爲杏壇高足。則其學業恐未易以形跡盡也。濟之仲家。淺仲氏則子路後裔也。其子孫緣避兵而世家于斯。仲子因子孫而廟食于斯。已閱幾十世矣。先今治



水諸公會繼闕里而志之、畧而未詳也。其裔孫九卿者與族人聚而謀曰、吾祖爲聖門高第、今斯志荒蕪、實跡不少、概見亦缺事也。遂增刻圖像、補其未備、將復壽之梓、而請余跋之。余因思其比肩事孔子、善模擬子路者曰行行、其所取正在乎此。蓋吾人生平最忌有回互陰伏之氣、子路秉天德之剛以進道、其力量最爲切實、故孔子曰由也升

堂矣。又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至于燔臺結纓之際、終不失行行本色、千古而下、凜凜生氣、此子路終身英標、卓絕萬世者也。世人以管窺之識、拘而泥之曰勇、則勇豈易言哉。吾人忍濡之氣、足以挫銳、懦却之衷、足以銷剛、試以仲子所爲、勇反而質、我隱衷、則其行行恐未易符也。蓋行行者不濡不懦、見利能脫、見害不避、卻千金而若屣、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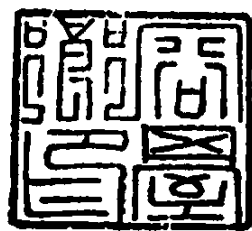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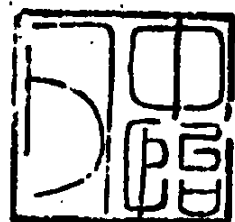
九死以不廻。此等貞心勁節，無論流俗人不足語此，即薦紳大夫自古來亦難數數屈指也。夫五尺童子，稍知伊吾者，率輕言行行，謂行行似徒勇。嗚呼！總未窺仲子之深者也。窺其深而所以爲仲子者，一展卷而神遇之已。

肯

崇禎改元秋八月吉、

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少卿、刑科給事中、河南

陝西副使叅政濟上中怡陳
伯友撰。



舊序

去任城南四十里漕渠爲仲家淺蓋有仲子祠云。仲子故卞人其後自漢避難至此至今土無他姓故以名其里。祠則所爲聚族而歌哭焉者也。余以行水至謁祠下索譜牒觀之而嗣孫蒿輩因出令名志若干卷語多蕪雜不足觀。余喟然歎曰仲尼之徒三千今衣冠俎豆相望寓內者屢厯四家余幸以職事得備論其世。若仲子路語志則顏之所共語學則曾之所畏語勇則思孟之所亟稱而志固闕如是待余而五矣。他日之泗水泗爲古卞邑有祠歸然余復入謁詢所繇建則今上十九年泗令譚君好善新建以祀仲子者也。余爲之慨然。仲子產于卞其後人遷于任。今二千余年復建祠于卞又得儒其爲于泗是無卞

固無任無任又安得有泗二處祀典并隆洵乎盛德之後必有百世祀。余非徇者久之既而復語其曾孫蒿曰若故魯人余與若言魯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母亦神無常依子孫是依乎。若第守蒸嘗之田歲時盡享祀。禮記曰聿脩厥德勿忝爾祖斯之謂世家斯之謂大孝。因易其名曰泗源志本始也。遂捐貲十餘金付羅倅一鑄之木并識前言于首簡。

皆

萬曆二十有五年丁酉秋八月之吉、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泉關、後學皖人胡瓚頓首拜撰。



舊序

嗟乎。孔門之士一時蔚起者。半產之我魯。今何其苗裔不可概見也。或者世事遞改。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耳。仰而論之。顏之仁。曾之一。仲之勇。端木之辯。均爲杏壇高士。迄今襲官博士者。惟顏與曾。享有專祀者。惟仲。冉。閔。三家而已。凡讀孔氏書者。均有悲焉。予以治河托濟。幸睹仲子廟貌。弔其遺像。惜其湫隘。不稱報享爲之慨。復其殿宇而優恤其宗人。平生景仰之懷。已足稍慰。乃叩其志。曰。尚未有專製者。復爲之慨然。賢如仲子。最爲有功于孔子。其行事不全載論語。散之諸子百家。令景仰者安所論其世代。愬其源流。與夫賢君哲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也哉。遂爲之遍搜羣集。採其家乘。集爲全帙。歷歷

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此最其喫緊處也。書成。僭題其名曰令名志。蓋以賢人令名千古不朽也。未必于希聖希賢無小補云。爰付諸剞劂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吉。

賜進士出身。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撰。

崇祀像



宋真宗皇帝御製讚

倚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勅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宋高宗皇帝御製讚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縷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陳道亨

總督河道陞南京兵部尚書

孔門諸賢、仲子爲盛。學造升堂、德侔宣聖。忠孝克全、顏曾畏敬。名著遺編、萬代景行。

趙時雍

清寧儒學訓導臨濟人

師門四闢、穆穆皇皇。謨弼洙泗、躋躋躋躋。奔走禦侮、仲也升堂。封公於衛、崇祀於魯。子孫保之、祚有世士。俎豆輝煌、永受千古。

楊鳳振

文縣知縣郡人

教興闕里、道在限鄉。強禦就列、學優升堂。治賦折獄、何用不臧。祀哲封衛、俎豆琳瑯。夫子之德、山高水長。

臧法舜

濟寧庠廩

耽劒委質、大勇斯在。過則喜聞、善則恐懽。不易片言、寶亦吾愛。果毅而嚴、禦侮攸賴。奕奕宗風、千古所載。

仲亮子小像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恃劍好勇是其質投劍請學願乃畢知所裁之身
爲律得正而終未爲失篤於孝與曾閔同稱喜聞
過與舜禹並軌浩然正氣配時中充塞天壤無窮
極

趙堯天

昆陽知州郡人

余何其弱而居洪範之六極夫子何其剛而爲諸
弟子之強有力夫子若見余乎應爲之熱喝而痛
打余若得見夫子乎願爲之執鞭而秣馬焉

載 沈 兗州府廩生

夫去何人斯敢浪贊一章哉夫子之成績具在指
而數之奚啻指屈說高指海說蒼茫夫子之嗣繩
欲采唐虞之言著之縹湘義不容以無言則爲之
擬片語于卷末以億一彷彿其景光曰仲尼一大
世尊而夫子之氣之力之神爲一壇護法之韋馱
金剛

黃道濬 曲阜廩生

強禦不畏矜寡不侮端木之言仲子之譜敷奏其
義武哉強乎夫子之諱仲子之摹



委質圖



陳伯友 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卿濟寧人

戎服舞劍慷慨丰標一朝委質猛烈頓消升堂入室德音孔昭聖門所畏勇胡可料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渴而傾志猛而伸遠依飯也見其果無回護也見其真將仲子之善用其勇抑夫子之潛攝其神斯日也爲之師者必喜得所師者必馴喜者喜得載道之器馴者馴致華故而鼎新吾於是有所感於賢人之能自拔置而更有感於師友相成之有因

百里負米圖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有米無負有負無米嗟嗟仲子惟民之底

張堪 兗州府知府

負米百里鄉人是稱得仁之本植性之恒孝哉仲子大舜齊名

趙時雍 濟寧州儒學訓導臨清人

生事盡力方可勉也死事盡思思所同也千萬載而下成其身爲仲子成其親爲仲子之親是難能也此之謂至孝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禹城人

前負米厥色喜。後累綯厥衷唏。薄養充豐祭。非對鼎烹。懷菽水。欲求臣先求子。孝之極忠之止。

宋光輔 濟寧儒學學正

粵瞻仲子克孝其人。間關負米為奉雙親。親今可養。子意津津。百年易假。一日難真。顏推堂冷。黃憶傷神。思行百里。孰為萱椿。第云欲頌。師聽亦聾。生我父母。恩等蒼旻。瞻依無處。空有我身。賢矣仲子。孺慕成仁。天經地義。曾閔齊珍。我思維惻。我口莫陳。披圖仰止。濟水之濱。



南遊於楚圖

朱光祚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南遊楚國累茵列鼎。養不逮親。感懷對景。苞集非榮。米負何幸。卓哉哲賢。孝思惟永。

張應完 丁酉浙江解元任濟寧學正鄆縣人

南遊懷痛。北向興悲。事生事死。二子垂儀。曾裔世降。仲胤奉祠。國典未備。誰叩丹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湘水津津。湘駟驂驂。身坐千車。神依吾親。味甘一藿。淚澀千春。罔極之德。雲夢難淫。



儒藏

仲志 卷一



緼袍不恥圖

王道明

郡人天啟丁卯舉人

大道既闢。獨詣升堂。炎冷世局。一瞬相忘。耻彼狐貉。穉粟太倉。緼袍咏詩。金石琳琅。豈徒終誦。進道于臧。

田

嶠

鉅野人貢士

敝裘無憾。緼袍不耻。升堂入室。師門倚比。

張光裕

濟寧訓導

奚枝與求。總根不耻。終誦恐忘。用臧卽是。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共敝有懷。孔顏可擬。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不耻緼袍。入境匪遽。厥識入微。厥學近庶。可權一介。而不輕。可有天下。而不與。嗚呼仲子。伊尹之流。與舜禹之亞與。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不臧之耻。惟求與忤。蘇來斯人。未可與議。三復緼袍。捫心自愧。



習射於圃

項慶原

提督山東學政
兼僉事

賁將亡臣。危不授命。勇哉仲子。劍舞維勁。與爲人
後。利不思義。旗哉仲子。共敝爲志。夫惟斯人。而有
斯言。司馬延射。大畏式奔。吾觀於鄉。王道易易。厥
佐其誰。諸賢遜避。

趙旺雍

濟寧儒學訓導
清人

鄉射聿修。聖相之圃。司馬伊誰。緊推仲甫。仲也登
壇。克勝厥任。純請足前。瑕疵默禁。三代之英。夫子
有志。今觀於鄉。王道易易。

李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崇氣致柔。觀德于蓬矢。既正且直。有似乎君子。



儒藏

仲志 卷一



董則喻

天中人濟寧知州
陞北京戶部員外

侍側農山各言其志。勇哉仲子，強禦不憚。雄韻猶存，遺風攸企。烽燧縱橫，干城倚寄。

陳義錫

姑蘆廩生

今日治賦亦云孔棘。無勇誰作，無義誰則。抗志農巖，浩氣充塞。如可作兮，虜敵寇炮。

張應鴻

寧波府庠生

赤羽日，白羽月。厥志雄，伊人切。二曜明，孤峯屈。藉英靈，佐撻伐。猶令死者之可生，寧慮虜訐與寇突。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陟彼農山，煙塵四見。回腸崇文，仲也欲戰。樂預駟駟，駟急則治標。肇造區夏，憤憤為起。

聖賢之生，奉天持世。緯武經文，乘願互劑。仙仙姚姚，仲也憤憤。偉畧英標，農山共躋。



援戚圖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十則圍之彼匡肆闕仲也奮戟寡能敵衆子曰否爾歌援琴而歌歌音繞梁琴韻歌聲嫋嫋一堂起而視之圍解矣致辭乃退知音哉。

劉祖慶

崇禎甲戌進士濟寧人

孔子絃歌仲子舞戚絃歌自愉舞戚不擊備武於文寓德於力旋免厄於厥明實屈人於無敵。

韓洪愈

濟寧廩生

襲乎鼓之軒乎舞之舜禹載作四凶去之。

李

恪

兗州府在官安邑人

援戚而舞官牆之側。襜褕憤憤義形于色。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絕糧之厄先召仲子道之不行何爲于此仲非疑聖不無疑天服膺聖訓窮且彌堅。

其於予何聖有微意不憂惟仁不惑惟智無驕無憚解疑罷壘援戚而舞目紫四海。

鼓瑟圖



朱

紘 萬曆壬子舉人
工部主事濟寧人

仲尼之堂。緊誰克升。斯行惟恐。賈勇先登。仲尼之
堂。緊誰堪入。劑剛於和。盱衡企及。將入於室。先升
於堂。庶幾具體。斐然成章。與進於堂。豈麾於門。寓
裁鼓瑟。陶鑄微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
清人

心手遼闊。偶得異致。矢志更弦。憂思交萃。侍我師
門。鴻鈞不啻。通此以往。中和存至。

韓洪愈

濟寧府人

會之瑟。繼而仲之瑟。不繼而。聖賢禮樂。不雷同。再。
寧不知。依聲和聲。制弗為人。唯亦唯之情耳。



儒藏

仲志 卷一



問津圖

任大仰

兗州府運河同知
關中人

儀我仲夫子外剛而內方。聞我仲夫子與世違而
不與世忘。知滔滔之莫易。猶問津而靡遑。其周流
以啟萬古之興王。濟世覺民。道至今而地久天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援此陸沉。亟須我輩。遇有心人。正堪引海。渡彼迷
津。用我津梁。普濟羣隱。綱紀四方。

陳之芬

四海且無家。斯人豈堪與。惟有問津人。相造利濟。

韓洪愈

濟寧庠序

西不渡秦南欲渡楚。欲渡不渡與野人語。天曠水
深。瞻周望魯。



宿子石門圖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生我輩豈繁逸之。將以勞之。業以任之。寧克釋之。不可爲而爲之。石門儀封夫子知已仲子也。噫。

張元微 杭州府選貢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間關石門。與易有幾。不可爲而爲。是爲夫子。險阻艱難。從惟仲子。

劉爲霖 天啟丁卯舉人

純孝事親。宏慈撫子。病勢彌留。藥劑靡止。宣尼有心。晨門知已。從我其由。厥衷猶是。

楊鳳振 文縣知縣郡人

明明上天維星之晨。日月欲旦。弘於何人。率彼曠野。石門恰神。滔滔皆是。孰識鳳麟。唯知不可爲而爲。斯爲千古之解人。

拱立圖



胡璣工部泉閣主事

嗟世滔滔誰肯與易。惟我仲子不忍避世。從師遠遊。同心共濟。孔子轍環實式賴之。不知其功。試瞻拱立。

趙時雍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從子傲遊。惟禮是履。怪爾丈人。倨誕乃爾。端拱致恭。輯彼傲鄙。以化寰中。亦復如是。

侯執蒲監察御史

我江河在地。聽彼自沉湮。誰持舟楫者。賴有拱立。

楊蘇霖濟寧原生

月已夕兮予心憂迫。月已馳兮不宿何爲。一堂雞黍。半榻軒義。言念夫子。何處稅職。義在君臣。憂在蒼黎。恭正以靜。所遇恒奇。仰止高賢。千古是儀。



知禮圖



牛可行 濟寧訓導海豐人

三家僭祭禮幾不振。子曰無違。胡不再問。臨事跛倚吾何以觀。卓哉高賢起而維焉。質明而與晏朝而徹。祭之以禮。允哉明矣。故曰仲子。是知禮者。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誠敬之至。通于神明。不數不瀆。禮乃可行。仲子典禮煩簡互劑。夫子許之以規百世。

張元微 杭州貢士

祭不以時。跛倚以立。質明日中。禮儀是習。誰謂升堂不入于室。

盟王都圖



文震孟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歸然三都。俯刪公室。孔子過之。愁焉隱惻。使仲仕季收其甲士。果哉仲子。鈎強有力。

晏春鳴 延鹽御史

夫子宜震令。仲子振炎威。強公弱私門。誰言仕季非。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遣仕季孫。乃墮其費。今始恍然。聖有深意。忠於所事。蹇蹇匪躬。引之於道。助在周公。

不盟小邾
圖



董其昌 禮部尚書

信何其重國君不如。不盟小邾。愛鼎自璫。

趙時雍 清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納敵之叛。古今之惑。邾射要盟。康子之惑。士愛其鼎。執志不替。仲也嚴嚴。雄峙百世。

楊佩 天啓丁卯舉人齊寧人

盟以信成。信以義貞。盟不以信。雖盟不成。信不以義。雖信不貞。邾重仲子之信。不信魯而信仲。吾信仲子之義。不盟邾而自盟。

山梁雉鳴圖



張耀采 朔州道參政濟寧人

兩間正氣。取義舍生。惟天爲健。而以時行。行行先賢。慕雉之勇。分剛死節。是心所拱。聖人之道。知雄守雌。時哉時哉。穆然深思。相時知機。則大而化。臨難不避。亦聖之亞。斷纓結纓。大節孔彰。不得其死。雖死不亡。凜凜此義。乃克升堂。千載誰識。請問山梁。

陳義錫

處亂世。貴知機。山梁雉。與聖希。欽哉心。靜中依。



儒藏

仲志 卷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橐籥以息相吹。靈蠢並育。各囿于斯。山梁之嘆。亦平亦奇。仲子之共。不識不知。將同適廣漠之鄉。而豈止登揖讓之廷。入杏壇之室已哉。

拯溺不圖報國



來斯行

福建布政使蕭山人

賢哉仲子。天地爲心。拯人之溺。不以爲恩。人自齒報。我詎自諄。高厚頌德。好生稱仁。正大高明。生色孔門。焉得仲子。拯我萬民。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仲子服膺。持論甚正。好生希天。拯民希禹。老安少懷。同符尼父。

王元龍

見溺則拯。報牛則絕。仲子之德。禹湯爭烈。

贖孝圖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

儺也孝親贊非其累。恩固不居嫌何足避。或人見金仲子見義。詩云可贖人百其身。哀彼孝子慕此仁人。熱腸契聖千古如新。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

力既思碑永言不既。亦越顏儺雉羅繁累。醜金贖之瞻依懼萃。君子曰親以及親孝以成孝此之謂永錫爾類。

三善圖



李

誌都察院右都御史

蒲稱難治三善誰揚。入境地開入邑民良。入庭清閑美政彰彰。敬信明察牧政垂芳。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

田疇荒蕪草萊未闢。樹木蒙茸墻垣不飭。庭清政煩下玩而易。仰我仲子徒憐今昔。

任大仰

兗州府管理運河同知關中人

問蒲之民若忘問蒲之治日彰。姑大刁以小試抑隨地而傳芳。豈曰塗民以飾治自難繁德而比長。



儒藏

仲志 卷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良吏製錦化如神。不知其政視其民。入境三見三
改觀。夫子觀風神彌歡。君不見仲子治蒲蒲大治。
吏畏民安庭無事。問仲何術致如此。不外清慎勤
而已。安得海內長吏如仲政。澤有歸鴻荏苒晴。誰
云催科敲朴黎民苦。吾蒲乳哺有慈父。

李蒲為水倫圖



劉三英

戶部主事濟寧人

蒲城舊址長垣新治。三善褒嘉古今卓異。溝洫亟
營。聿防水漚。民亦勞止。單壺周匝。孔曰已旃。盍請
君賜。仲曰繫爾。索枯於賜。聖謨尚矣。賢政其次。王
道久湮。各行厥意。

王孫蕃

濟寧知州雄縣人

治蒲賢宰三善津津。備水則智。賑匱則仁。樂只父
母。懿懃嶙峋。如燬孔通。寒谷生春。際商周之末造。
聊附誼於美人。

李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水隄一潰猶見厥底。心隄一潰莫窮其止。所稱明德爲民盡力。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良吏摩頂墨吏吸髓。煦煦壺飧慈母育子。夫子經也。仲哀其窮。安得循牧。集我驚鴻。



片言折獄圖

人情番覆有如雲霓。盈庭之訟片言折之。惟無宿諾。大畏黔黎。忠信明決。政事在茲。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江河滔滔無情藉藉。兩造三又而不可摘。片言折之。令人嘆惜。

陳義錫 廉生

折獄以明不如以信。信能化情。無訟之邇千載而下。士師攸印。仰我仲子。令名垂今。



儒藏

仲志 卷一

趙時雍清寧儒學訓導

化國舒繁絃。感民多故元氣縹。片言折獄庭斯肅。誰其推心而置腹。免令吾民向隅哭。嗚呼。公生明。政自平安得天下有完城。

湯來召

吳縣廣南府同知

庶獄慎。咸中慶。惟仁遇勝。噬乾肺。得金矢。大綱而已。職思其則。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不爾斷斯傷。運斯威。猶維韜。不晉如火。慎如山。能馴猛獸烹小鮮。烏乎仲子。寧止折獄片言。



張醇儒工部泉開郎中

生固正氣生。死亦正氣死。自今度昔日。春秋至于此。凜凜貞烈氣。沛乎塞天地。殺身以成仁。千古仰仲子。

譚好善泗水知縣下邳人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國家有難烏可偷生。烈哉仲子。取義舍生。浩然正氣常留結纓。

田嶠貢士巨野人

禮樂改佩義氣結纓。廣桑不死。俎豆如生。

趙時雍

生死亦大矣。是非爭線。易簣惟常。結纓曰變。變不失常。得力乃見。龍逢比干。較啓手啓足者。異乎。不異乎。賢者不眩。嗚呼。此仲子之所以爲仲子也歟。

校記

①世士：當作「世土」。按，此首爲韻文，「土」與

「魯」「古」通押，作「士」失韻。

仲志卷之二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趙時雍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陞較梓

仲子之父名鳧娶宋氏三十無子被于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兇匪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鳧曰能與熙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時魯襄公三十一年周景王之三年也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赳赳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生子崔啟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勇然而天將與素王故篤生此賢人爲之輔也卒于魯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卽周敬王之四十年也

年表

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生。

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

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

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與鄉兒戲

卽英強異常鄉人奇之。

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

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

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

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

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

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知詩

書達禮見義勇爲。



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二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

二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從孔子之郟。

二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與彌子之妻兄弟也。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從孔子適齊。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從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從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

二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從孔子訪樂於萇弘。

二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二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魯

亂從孔子適齊。

二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從孔子自齊歸魯。

三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家貧親老嘗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三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父鳧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三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迎母養于魯。

三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母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是歲歸窆魯卞城南與父合葬。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從孔子在陳。

三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因陽

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三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

三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

三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歌器有問持盈等語。

三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爲中都宰從之。

四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四十一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生子子崖。

四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爲大司寇誅少正卯。

四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是年公山召孔子欲往有何必公山氏之之語。

四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四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從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妻兄顏讐由家。

四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

四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從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四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四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

五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從孔子適衛有不悅見南子等語。

五十一歲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生子啟。

五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從孔子自宋適鄭遂至陳。

五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從孔子自陳適蔡有問津拱立等事。

五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從孔子在衛佛肸召孔子欲往有不善不入等語。

五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從孔子自衛之陳復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有不對葉公之問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厄於



陳蔡。

五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五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

五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五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六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治

蒲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六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

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

六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

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

六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三

月初三日卒于衛難、葬于澶淵、卽今之大名府

開州有墓在。

姓譜

仲子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王。奚仲之子廙、爲湯左相、其後不可考。逮周中世、有曰咨者、子路七世祖爲卞邑大夫、遂家于卞。咨生與、與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拱生北、北生鳧、卽仲子之父也。

史記列傳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犢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孟武伯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盂西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遊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也。可謂至矣。然與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諫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矣。使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黨蜀黨之紛紛耶。

林墓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瞶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石羊虎有石門石表饗堂一東西廂二歷代修築不一至嘉靖中知州丘東昌置守墳人戶十餘家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嘉靖三十七年知縣李汝寬封土植樹建祠立石以表之有饗堂廂房外有門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墓前有饗堂西廂房一東筒樓一有瞻廟地。

按仲子墳墓傳聞不同考之一統等志貢之仲氏家乘其子孫祭墓歲一赴開則在開者其遺骸矣蓋開州古爲澶淵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徙于帝丘帝丘爲今濮陽之墟在開州治西南則開州固衛之都會地今考開州地里墓在州北七里西南二里許爲戚城蒯瞶所由以入衛者東北三里許爲蒯瞶臺其卽蒯瞶却孔悝而登者乎然則臺下正其死所而長垣固古蒲

邑三善之惠在人結纓之後衣冠在焉人不忍見封土志思世傳爲衣冠之塋清豐卽古頓丘地于澶爲近當日亦蒲境先賢德化所及結纓之後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則然耳世傳爲招魂之塋。

仲子父母墓在下橋仲村二代祖自澶淵歸塋返卜家于墓側故地以仲村名焉。

中興祖墓在橫坊村西相距二里許自漢十七代避兵卽塋此地相傳至今周圍濶有三百畝亦有離祖塋半里許分塋者五十九代還泗後又相繼遷塋于泗。

廟宇

仲子廟在泗水縣城東關泗故古下邑仲子所產之地下橋仲村遺址在焉自十七代避莽亂遷居于任至唐返下遇五季之亂故廬丘墟斷碑猶存縣教白煌祀于鄉賢祠內譚公好善來守是邑喟然嘆曰顏子配享先聖復祀之矣孟子配享先聖復祀之鄒皆特舉也仲子不特祀故里久安流寓

仲子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遂卜地濟濱東接龜
蒙西瞻闕里南望尼山北拱泰岱創建新廟移檄
濟寧悉令仲氏歸復泗水刻於儒籍捐置祭田春
秋特祀舊曆四十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公
懋康巡歷過泗入謁嫌其廟貌窄隘不足以稱報
享捐贖銀一千兩倣顏廟制度修建又奏
請發帑金大修。

舊廟在濟寧城南四十里橫坊村卽今之仲家淺
開漢世遷徙之地創始於唐任城令賀公知章五
季之亂毀於兵火金元之間代有修葺。

國初永樂嘉隆間總河各重修天啓二年蓮妖之
變賊自鄆來向仲家淺渡河奔鄆仲氏子孫恐其
踐踏祖廟禦之於西十里小黃河岸統領廣兵陳
都司敗績我兵亦潰賊乘勢追逐被殺傷者官民
兵三百餘人縱火焚燒廬舍蕩然後督撫以賢裔
盡忠禦賊事上

聞特加優恤後州侯王公孫蕃目覩殘毀遂申請
上臺捐發水石大修緣王公丁內艱未竟厥工。

一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地方父老相傳爲
先賢遊歷之處俗傳當日先賢拔虎尾於此山前
固未有廟也天啓年間北河工部項公希憲治水
經過此地採訪名山大川詢及父老卽述以告項
公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賢勝跡可任
其泯沒乎遂捐俸銀一百兩命工創建廟宇一座
以垂不朽置膳廟地三項每歲逢春秋祭期聽宗
子遣族矜一人往祀焉收納其租備辦祭品盤費
之用。

仲氏書堂在魯橋洲上仲氏自建初名社學更名
仲氏學嘉靖中知府程公尚寧又名仲氏書堂有
記。

欽定章服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九章弟
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河內公合冕服七旒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依五禮新儀衛公合用九旒九章。

禮儀



通贊二、引贊二、執事者八。子孫公服以齒爲序。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主祭官就位。座毛血迎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詣盥洗所。搯笏。勺水盥洗。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搯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行亞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搯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行終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搯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飲福受胙。詣飲福位跪。搯笏。受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伏興。伏興。平身。撤饌送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望座。執帛者捧帛。讀祝者捧祝。詣望座所。焚祝帛。揖。平身。復位。禮畢。

元武宗頒降十哲樂章

奏姑洗成安之曲

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輔世安仁。椒漿斯旨。蘭肴既陳。于酌于獻。福祉皆臻。

歷代謚號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內公。

度宗咸淳二年、進封衛公。

國朝

太祖洪武二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追稱先賢仲子。

歷代誥勅

唐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

大衆美、實超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

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

其秩、追贈子淵充公、子路贈衛侯。

宋

仁宗慶曆八年、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般書籍、乞賜全鑑書并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

數未備、併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詔曰、朕封禪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宣于闕里、遂躬謁于魯堂、瞻河海之姿、眸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繇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祇是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與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仲子特進封河內公。

歷代祀典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此仲子享祀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賢

像。

晉

武帝太始二年、詔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北齊

文宣帝天保二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先賢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遣尚書左丞陳堯叟祭河內公仲子墓。

仁宗初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謁先聖、退

闕七十二賢、觀東序及禮器。

元

太宗九年、詔免聖賢子孫差撥。

國朝

宣德元年、命太常寺寺丞孔克堅請闕里祭告孔子、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景泰二年、皇帝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



悉蠲差徭。

崇禎十六年、欽奉

聖旨、授仲子嫡孫奉祀世廩生員仲于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恭奉先賢廟祀、從太子太傅衍聖公孔胤植之請也。衍聖公奏、

先聖先賢輔衛行道、隆前及後、歷朝俱有明例。仲子衛道功大、宜優其嫡長子孫與孔顏曾孟子孫一體襲廩。疏下吏部、該本部尚書李遇知等覆議、仲于陞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昔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陞照顏子曾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爲泰、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知也。詳議覆

請、

皇上准其奏。

子孫流寓

周

二代祖啟自澶淵奉母合葬畢還汴、至八代羹墻。

秦

始皇肆坑焚之禍、九代隆懼以賢裔不免、遂潛隱嵯山之下、踰年還汴。

漢

更始元年、赤眉擾亂山東、劫殺良民。十七代世德率妻孥悉避難于延就亭、後改名橫坊材、在任城南四十里、卽今之仲家淺。仲氏遷在之始。

三國 晉 南北朝 隋

寓橫坊材

唐

玄宗皇帝崇尚文學、造封孔子文宣公、仲子衛侯。三十六代祖文應制達于上、建廟于橫坊材奉祀。此仲子特祀之始。

五季

寓橫坊村

宋附遼金

寓橫坊村至度宗淳熙二年奉詔追封衛公改爲衛公廟。

元

北兵初入宋皇南渡人心驚怖又不忍遠離祖廟悉舟居避難于南陽湖及世祖有詔求聖賢子孫悉復故廬因環居皆仲氏遂改爲仲家淺。

明

洪武初濬河更名仲家淺關至

神宗萬曆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謂泗水爲

先賢發祥之區於東開創建廟宇闔族悉隸儒

籍于泗宗子及族人仍家于濟焉至

崇禎十六年宗子襲官定禮之後祭田悉歸大

宗掌管大祭入賀公用之費皆于祭田取辦

祀田

唐任城令賀知章撥邢家灘地三頃以供祭祀。

元至元十九年濟寧路總管劉用撥祭田五頃以供祭祀撥佃戶六戶耕種。

明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存義撥附近中等人戶五戶充仲廟灑掃。

開州知州丘東昌本州縉紳共置祭田三頃供先賢墓祀燭基側十戶以供灑掃。

長垣縣官紳捐置墓祀田五頃。

萬曆四十二年總河都御史王佐捐置黑土店柳溝官地二頃收穀以供祭祀。

萬曆四十三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請撥祭田三十頃佃戶十戶佃種祭田供奉祀典。

濟寧知州唐世柱捐置祭田三十五畝。

天啟二年兗東道曹文衡將泗水縣院司道續捐祭田十六頃五十畝租稅盡行除豁。

崇禎十五年總河兵工侍郎張國維學道錢啟忠濟寧道葉重華合捐祭田十頃撥佃戶五戶。



清豐縣墓祀田五頃二十畝。

濟寧州管河判官蘓芳申請

總河兵工部院黃公希憲撥給魯橋等處河灘地二頃除免雜租供奉祭祀。

祭期

春秋上丁日州官主祭委學博代之萬曆前祭品出于祭田歲有凶歉二丁冬至生辰之祀間有不足。

欽差濟寧道副使王公國楨詢及祀典六十年代嫡孫九卿以爲言王公慨然申詳

總河都御史劉公批行本州每歲動支本州銀六兩以助祀辦著爲定規祭品等項俱官差委置辦酒筵等項辦之祭田祭完胙呈送院司道府州衙門餘者頒之族人。

免役

萬曆二十年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東兗道左叅政劉劄付蒙

總撫按三院并各道劄行濟寧州將仲氏族人比照孔顏事例闔族悉除丁役差徭歸復身家。有他族仲姓混冒賢派希圖優免者有司查治。

古蹟

子路讀書臺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下。閔子祠旁。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閔子祠并祀仲子。改名二賢祠。

子路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鋪。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傾蓋亭在兗州府鄒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也。後人因建廟焉。題曰四子言志處。孔子南向。配享子路第一。餘則曾皙。冉有。公西華也。

直隸河間府任丘縣南三十里爲石門橋。將石豎立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基址荒蕪。瓦礫堆積。詢之父老相傳。此卽先賢止宿與長門問答之地。舊有廟宇。年久傾圮。止石碣與基址猶存于陞。每歲入京。

朝賀經過。目擊心惻。古昔名儒于先聖先賢遺迹。心竊向慕。况余祖先芳跡湮沒乎。順治十五年。至任。遂以告之。任令翁公年奕公慨然曰。先賢芳址在吾邑。廢而不脩。有司之責也。毅然以脩復爲已任。與本鎮貢生王典諸生曾暉邢萬鑑等數人合力捐貲。重脩廟宇。塑先賢像以祀。又請之督學熊公伯龍。循舊例設奉祀人員。以供祀典。其門牆等工尚缺而未舉。任丘新令吳公琮仰止先聖先賢有素。到任未周。旬肅謁。銳意脩補。千百年廢典。一旦更新。雖二公景仰先賢。本源之盛心。二公之德政。將與先賢之廟並壽不朽矣。



實蹟

濟寧州儒學訓導趙時雍彙補

子路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佩狻服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及於榮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

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貢顏淵侍請言志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憤憤者乎。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



下誰肯加若者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責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古者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劔乎。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

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歿，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勇而不屈，則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之君子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

而強氣則刑戮洊臻。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圃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成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闌，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

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今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兼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拔褐而懷玉如何
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
玉。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夫子見之而不言子路
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
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跡其鼻空大其服博其
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
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
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
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
具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子曰昔日月
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子路問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
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
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
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
之不肖者讐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
外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曾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
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
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
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則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魯有初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謂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顏雝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

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之鄉。遭程本子於塗。領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



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猶以挺撞乎。

子路問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

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

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齊田嘗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陽虎以葱靈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母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由。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

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諾。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返。」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誅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

之識也。居吾語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孔子自蔡如葉，沈諸梁沈尹戌之子也，是爲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迓。」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夏問曰：「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

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四子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訕，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宰予從孔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孔子先行，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

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於是子路從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至衛，靈公喜而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嬖臣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欲致孔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終不主彌子。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人田甲不肯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

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圍之不克。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齊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

季氏將墮費，弗擾。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

宮，坐武子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弗擾奔齊。旣而自齊復奔吳。初，弗擾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歟？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嬰之，亦不可知也。若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莫，終日不足繼之以燭。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衛將軍文子問弟子孰爲賢。子貢曰：「不知。文子

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敬，四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仲由之行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囿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飢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

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成公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孔圉文子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慚。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慚母。太子在宿。因慚母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慚母爲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慚之外圍。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轅奔魯。而噴入立。是爲莊公。

方孔慚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慚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慚。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



下石乞壺。斃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司訓氏曰。吾考世本。仲子蓋帝高辛氏之苗裔。云。余論次其行事。自委質迄於結纓。采之羣籍。不啻詳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文或不雅馴。難言之。故不載。好勇。其天性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仲子喜聞過。豈復行者哉。並袂入室矣。論者不察。往往執曩者鑄仲之言。槩仲子。豈知仲子者與。先儒曰。爲百世師。又曰。當學子路。窺其深哉。固難爲世俗淺見道也。假令弗遇蹇難。其優入豈可勝道哉。庶幾哉。與虞舜夏禹爭烈矣。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奏。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子陞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陞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陞祖才

優治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陞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帑，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鈴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况邇者

士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矢節者固多，

其餘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

義，激礪世道人心，關係實非眇小。臣考諸

里誌，自弘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齋程克仁等與做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陞比例呈

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待，並不避煩，實有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將仲于陞，照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禮祀。然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必也。臣臨

奏，曷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

奏

聞。于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具

奏，于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太子少保、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李過知等謹
題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昭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吏科抄出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

植奏內稱、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子陞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隆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隆祖才

優洽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禮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陞以仲子嫡裔、獨抱何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

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帑、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鈴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况邇者土

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天節者固多、其偷

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義、激礪

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里誌、自弘

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齋程克仁等與做

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子陞比例呈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瑣、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子陞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禮祀等因。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六

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察得本

部職掌內開、正德元年、該本部覆

准孔彥繩與做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

該本部題奉

欽依、顏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

經博士、以奉祭祀。景泰六年、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來

京、欽此。行取嫡長子孫周冕前來奉

欽依、昭例襲五經博士。又奉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

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

取到伊川嫡孫程克仁前來、奉

欽依、與做世襲五經博士。七年、奉

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五經

博士。欽此。欽遵各在案。今該前因、通察、案呈

到部、看得仲子陞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昔

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

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子陞昭顏子、曾

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

爲泰、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

知也。緣係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昭例襲廩、以昭

中興之文運。及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仲子陞准世襲五經博士。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 爲敬遵

明旨懇祈速覆以隆

聖恩以優先賢事竊炤本府于崇禎十六年六月間具有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長孫奉祀世

廩生員仲子陞呈稱前事該本府奏

請炤顏魯思孟并朱程周三子事例請乞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專奉廟祀恭閱京報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本府不勝慶幸隨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原係虛銜惟主

廟祀無非隆賢及後實謂蒸嘗裸獻起見非

與民社有司干政食祿之職官可比察炤我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該部奏

准設立衍聖公官屬人員宜從襲封衍聖公自行

保舉欽遵已久今該本府將仲子陞乞

恩代

請雖係陳額實亦有

欽例而可遵非敢突爲創擅既奉有該部酌議具

覆之

旨伏祈

貴部俯念先賢躬隨

聖祖補衛其道將仲子陞准其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專奉廟祀速賜議覆雖爲

盛朝特昇之曠典亦見

貴部本本水源之德意非本府有所私也合

用移咨

貴部煩爲察照速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太子少保加俸二級吏部尚書李

崇禎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吏部署尚書事侍郎馬光輝等謹

題爲懇恩移咨以便題授事驗封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咨同前事內稱

據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子陞呈前

事開稱職係崇禎十六年比照顏曾思孟及

程朱周後裔事例

題授今職寒遭寇氛幸逢

清朝開濟特尚禮賢文宗并四博士等官俱經咨

部題授原職訖緣于陞伊時患病不及具呈

列名咨部未及題授今已病痊理合具呈伏

乞咨部以便題授施行等情到府據此爲照

該本府看得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

子陞係先賢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已經本府

代爲陳訖咨部題授今職據稱患病已痊相

應咨部照例題授爲此合行

貴部煩爲照例速爲題授原職仍與世襲施

行等因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原任世襲翰



儒藏

林院五經博士仲子陞呈訖題授原職一節、
比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俱奉

欽依等事例既經衍聖公孔胤植咨送前來相應
仍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事例題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先賢祀事以彰
清朝開國之初崇儒重道至意但

恩典出自

朝廷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奉

聖旨是

仲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子陞謹
奏爲懇恩照例請給勘合以廣

皇仁以優先賢舉竊惟道統至先聖而大成聖道
賴羣賢而翊贊是以歷代尊崇褒封無已優
禮先賢爰及後裔蓋重斯文之根本也幸際
清朝鼎建維新大興文教叨賢裔沐荷

殊恩重道之誠真超軼往代而今感激之無地
矣憶祖仲子在聖門衛道之功最著自
先朝承襲之後惟恐有玷祖是用夙夜冰
兢恪守祖訓茲遇

皇上龍飛普天共慶卽束裝同博士孔胤鉅隨
衍聖公首來稱

賀瞻拜

天顏得沾

聖澤查往例孔顏曾孟博士與進京朝賀者
俱照七品官勘合應付回籍今孔博士勘合
已蒙頒發而官職相等事例相同未蒙給
與是以不得不懇請



皇上以邀一視之仁者也。况臣職在奉祀祖廟原

無俸祿、雖有祭田五十頃、歲遭兵荒、所收不

足供大祭之費。故臣馳帶資斧有限、若非勘

合應付、將何式遄其歸。臣今

正旦、

聖壽貳大

典禮告竣、例應回籍守祀。伏望

聖明垂念先賢、普施一視、

俯照博士孔胤鉅之例、

敕部一體頒給勘合、則

皇仁益溥、優賢益隆、而臣祝頌靡涯矣。臣曷勝激

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夏 咨稱、順治八

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到部、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應

具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并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等因到府。准此、擬合行取。爲此劄付本官、

照依 禮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務選老成學行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屆期聽候本府率領迎

駕行禮陪祀。作速起行、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交州府爲懇恩清撥戶人照例優免以光

先賢事奉

布政司劄付

守巡各道案驗俱蒙

欽命督撫山東部院夏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案驗准

戶部咨爲懇乞仁恩垂念先賢俯全祀典事。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夏 咨前事內開該本部院會同

總督直省部院張 看得顏魯孟復宗亞三聖

仲子先賢乃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戶佃

戶優免雜差以供洒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仲子陞相繼具呈赴部請

討優免廟佃二戶稱泛差徭據查既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以示隆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既經

該司呈詳前來擬合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

請查照裁酌明白咨示施行等因到部奉批司

查例送司奉此查得仲子陞等具呈請討優免

廟佃等戶稱差本部隨于順治七年四月內移
咨 直省總督、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
覆第四氏廟佃人戶既經督撫確查各據有往
例可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既有定例准
行照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備行到府爲此帖
仰該州縣官吏即便遵照 部文劄帖內事理
將仲廟廟佃人戶優免雜差毋得違錯須至帖
者。

順治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禮部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內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等氏博士及老成族人馳驛赴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着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曾孟仲族人各貳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二人作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陞。准此。

順治八年八月初七日。

禮部爲遵

旨舉行臨雍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具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經行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彼時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另期行取等因。順治玖年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行欽天監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張九徵職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柒月拾壹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執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貳人。作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陞。准此。

順治玖年柒月十二日。

禮部爲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監以
優聖裔事。該本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禮
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少謙保太子太僕襲封衍
聖公孔興燮奏前事等因。順治玖年玖月貳拾
捌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查順治捌年該衍聖公孔興燮
奏

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部先題查得天啟四
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入監
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看得臨雍盛典凡孔氏
族人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准入監此舊
例也。惟仲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
衍聖公回稱仲氏子孫在幸學之後崇禎十六
年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將生員孔尚燃

孔胤洪孔尚瑀孔胤劭孔貞直孔興義孔尚經
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任孟聞真孟聞芳
應照舊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
咨明察相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依議行。



宛州府爲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 隆恩、

順治十三年五月內蒙

布政司劄付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耿 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內

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顏紹緒曾聞達孟

貞仁、仲于陛呈前事內稱、切職等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歷行蠲免、其例已久、自我

朝定鼎、綸恩倍渥、具呈大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

例、優免在案、詎料該州縣書役違憲、捺案不行、

特請等宗子族人、戶人廟內禮生一、樂派撥、伏

乞准給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啣結、即先祖在天之靈、亦冥

感于默默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東撫、查送司、

奉此案、查顏曾孟仲四氏

先賢後裔、一切雜項差徭、歷行蠲免、業經移咨

督撫轉行在案、今據世襲博士顏紹緒等呈、該

州縣書役捺案不行、仍復派撥等因、具呈到部、相應移咨東撫、嚴行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行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合咨貴撫、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劄行到府、蒙此、合照

部文、再行申飭、爲此帖仰本州官吏查照、先今咨案、劄帖內事、理查照、嚴飭施行、速具遵依報府查考、毋得遲違、未便、須至帖者。

順治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襲封衍聖公府行知會事切要

國學鳩工告竣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恭

遇

皇上臨雍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有

儀部理事官親傳太常寺博士到部面說

臨雍大典、京、嶺、差官敦請衍聖公暨各翰、傳、綠、時

日迫切不及耑員、其觀禮族人各獎順治八年

間衍聖公帶五人翰、傳、各二人俱用老成儒雅

身家無過者方准觀禮、的於次年正月十七日

齊赴公府

賜策毋得遲悞等情到府、為此劄付五經博士仲

于陞、遵即遴選儒雅老成、身家無過族人二人

於次年正月十七日速赴

賜第取齊、以憑咨送禮部、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恩典

順治九年、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應敏、仲應甲、俱准入

監肄業。

順治十七年、

文廟告成、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秉敬、仲承謨。



宗子世紀

二代子崔因狐黠詐墮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殺狐黠告于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黠戰而死無嗣。

啟子崔第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汴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開壟合葬復歸汴生子序三代序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發意。

五代發志生子承祖。

六代承祖生子繼止。

七代繼止生子羹墻。

八代羹墻生子隆。

九代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制作紛紛肆坑焚之禍隆懼遂隱于嶧山下踰年還汴生子勃動續勃動皆無嗣。

十代續生子光述。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遣光

等擊之生子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生子伸醴。

十四代伸醴生子玄聞。

十五代玄生子謀謀母金氏守節朝廷旌表其門。

十六代謀生子世德世昌。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瑯琊樊崇等亂山東劫殺良民以從弟世昌暨子胥及于難世德與妻黃氏逃于延就亭後隨家焉生子馳卽今仲家漢秦時名延就亭後改爲橫坊村至元改仲家漢此仲氏始遷之祖。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不求聞譽有田二頃修藥圃有瑟亭養雙鶴自適號雙鶴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譽時鳴時譽無嗣。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強。

二十二代強生子洪梟洪無嗣。

二十三代梟仕東晉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生子鏗釗。

二十六代鏗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愚恩。愚無嗣。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游。孝俊。孝游無嗣。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有。

三十四代在有生子倬陵。倬無嗣。

三十五代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

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業儒自守。開元七年。賀公知章令任城。見文而異之。詢其家世之詳。文具避兵。迂任之始末。以對。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爲建廟于橫坊村。禪奉祀事。悉復其家焉。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

爲中興祖。生子闡。

三十七代闡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生子侯。侯。

三十九代侯生子贍。

四十代贍生子晃久。

四十一代晃久。遇真宗。進封仲子。爲河內公。重修

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生子國使。國聘。國使無嗣。

四十三代國聘生子末宗。

四十四代末宗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生子爽。爽無嗣。

四十八代潔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人心驚怖。虔與家族悉

居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詔。求至聖後。虔歸守

廟宇。生子衍。

五十代衍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生子集鹿。

五十二代集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生子旺、義、禮、德、七兒、九兒、旺無嗣。

五十四代義于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多所幹濟。生

子伯安、伯能、伯敬、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生子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生子俊、爽、孜。

五十七代俊生子貫、傲、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生子蘭、萍、蒿、莽。蘭、萍無嗣。蒿

奉祀事。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于萬曆十九年泗水譚公創

建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衢無嗣。九卿襲奉

祀事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圃值廟宇傾頽白總河

劉公穉侯唐公新建門坊整復祭典壬戌蓮妖

渡河親率堵禦官兵敗績我族多被殺傷蒙院

道題敘孟裔錦衣予族力微止叨欽賞又遇

三王之箝優禮甚厚平生好施予族中貧乏者

歲有周濟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生子于陞、于廷。

六十一代于陞字玉鉉崇禎拾六年蒙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公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

公遇知縣世廩奉祀奏請

欽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元年隨衍聖公

朝

賀京師奉

旨世襲仍舊

賜宴禮部事竣命回守祖庭照舊例

萬壽躬賀馳驛往返。順治三年又奉

聖旨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八

年

皇上幸學遣行人王天眷行取馳驛赴京陪祀。生

子秉貞秉敬。

校記

①「是年」下當脫「孔子」二字。

②馬：當作「焉」。

③曾人：當作「魯人」，見《儀禮集編》卷三三。

④謂：當作「諸」。

⑤意：當作「抑」。

⑥疆：當作「疆」。

⑦訖：當作「乞」。

⑧清：當作「請」。

⑨遺：當作「遺」。

⑩裨：當作「俾」。



儒藏

仲志 卷二

仲志卷之三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陞較梓

元

記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歲在壬申劉用奉簡命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以公務南行河側有廟榜曰衛公廟問諸從者答曰是仲由廟也遂停車入謁展拜既畢會其裔人詢所縣建則曰自漢避兵至此創建自唐子孫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周覽者久之則見其棟宇傾頽風雨不蔽何以稱觀瞻而妥前賢之英靈不覺爲之悚息竊惟子路學道孔門號稱高第孔子許其治賦子貢稱其禦侮子與謂其聞過則喜班諸舜禹當日嘉言懿行表表人耳固宜血食千秋廟享百世不爲過也雖已配食于孔子之庭而專祀在一方者尤當爲人所欽崇奈何一祠在吾邑而聽其摧殘如此是有土者之羞

也。卽欲鼎新之而農事方殷未果爰擇于是歲之九月田工甫竣始議興作乃下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而濟之人莫不懽欣踴躍以赴也不兩越月而功告成此必子路之德有以深入乎人者故濟之人樂祠而祀之如此是役也有涉乎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擅爲以賢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惟是夫減他調而靡之材出已俸而置之急公好義之人兼收之斯廟之作固有益于神而予且無勞于民惟願濟之民睹公之廟而想公之行則人心自有一真子路矣甚毋以土木興作者視廟而以談論往哲者視子路其有愧于斯廟之建也大矣則子路必有不憚然于爾百姓者。

至元十九年冬吉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用謹記

至正九年濟寧侯呂魯重修廟記

濟于古爲任城其地下而近黃累年冬水災民用弗康皇上維其人。有呂公魯者才稱三異學崇淵



海固當代之名世也。群下交薦之。皇上曰可。吾濟之民其賴汝以治爾。往欽哉。勿怠朕命。呂公遂不獲辭。奉命來濟。到濟之日。視濟民之溺由已。溺視濟民之饑由已。饑夙夜祗懼。惟以剔弊。釐奸。興利除害爲已任。甫一載而百姓安堵。里閭無桴鼓之聲。耆又有禱禰之咏矣。公樂之。恒謂僚佐曰。孟子有言。百姓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濟之人民沉没于饑寒者久。將無有失教哉。然命之師儒。設之學宮。教之端也。未若感發其良心。激動其義氣。其教莫大焉。凡境內之忠烈祠宇。靡不務興復之。以厚其風俗。而濟之南有子路廟。公曰。是最有關於風教者。粵自國朝。雖屢加崇飾。而歷年多傾頽者有。公已寓修復之意。又會其五十代奉祀孫銜以修理請。公遂慨然拍俸金萬緡。經始于二月。告成于四月。享有殿。配有廡。衛有垣。出入有門。皆煥然其壯麗矣。令瞻拜者無復有淒涼之悲。宛然如見行之象。濟之民于是咸知以子路爲法矣。是舉也。固可以作範一時。且可以傳芳萬古。想春秋之時。

魯有三家。齊有陳氏。氣勢熒熒。何其盛也。及其沒也。墳土未乾而丘壘已平。子孫繼存而蒸嘗悉改。子路止於一仕季。再仕蒲。無尺寸之地。一旅之衆。生從孔子。棲遲于道途。死從孔子。配食于廟庭。至今千有餘年。而生氣如在。廟貌常存。可見人之存亡在德不在力也。呂公處而治家。出而治民。固純以德政爲先。其令各將與子路俱不朽也。公之事業著于朝廷。若廊自有記之者。予不必贅。特因子路後人之請。卽其事而爲之書。

至正九年

通奉大夫。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胡祖廣撰。

河內公祠堂記

在昔春秋時。衛于周爲爾屬。蒲于衛爲繁縣。故衛之君臣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于政事者。不能宰是邑。以吾先師季路來蒞之。不期歲。吏懾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晉而下。六朝情。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幾版蕩。夫蒲固

舊蒲。今代何代。而民誰民哉。蓋祠之廢興。亦係乎世之治否而已。况壬辰之禍。古今無是慘。河朔蕭然者。蓋五十年于茲矣。我國朝開泲以來。至聖上甫五業。始以文教作治具。是以前賢祠塚好事者。往往葺而守之。從上所好而然也。喪亂後。獨此祠僅存。然上雨旁風。丹青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旁之民稍稍集成市。雖有香火巫覡等立。以禳祓疾病。祈禱孫息爲市。嗚呼。禮崩樂壞。至此亦極矣。良可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隸軍籍。晚慕黃老。爲道士。能舍己之術。樂我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已任。于是歲拍月除。朝經暮構。至于一草一芥一瓦一礫。皆手所自掇。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以杜沒冒。雖尺寸之地。不得墮。若夫門三其首。棖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陞墮梁。駸駸已見落成之漸。予適道出于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以記祝甚懇。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于孔子。其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之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

贊甚焉。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于郡縣。二丁之祭。雖萬世不能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在彼而犹在此也。且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則爲日星。在地。則爲川瀆。則爲喬嶽。散之於氣。則爲雷。震爲風雨。棲之于物。爲金爲錫。爲器車。鍾之于人。則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于蒲若是其專哉。或曰。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游之于武城。宓子賤之于單父。魯恭之于中牟。元德秀之于魯山。斯皆有惠政。遺愛于民。美則美矣。此特去晉之暫耳。未若公仕于衛。卒于衛。祠于蒲。墓于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于後世者。蓋如是。其庸夫孺子亦知公之不屑于去蒲也審矣。予聞之。不覺歛衽。退而言曰。予昏不能盡是。請書或人之言爲記足矣。乃係以詩。俾歌以祀公。詩曰。公乎。公無令而蒲于民。而其惠有孚。死于衛。而其節不渝。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無替乎。其無替乎。

濟南杜仁傑撰。

國朝

正德二年巡按御史楊儀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祠記

春秋蒲與澶淵皆衛邑。仲子以大賢治蒲，惠愛旁洽而遐驚，殆非蒲人所得專也。故結纓之日，澶淵之人爭奉遺骸葬焉。此載諸圖誌而相傳于父老者如此，揆事稽史，當不誣也。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爲正德丁卯，監察御史永壽楊公承

簡命持節畿輔。迺秋之八月，將澶淵未至五里而近，有古丘旁立道左，叢林森翳，心異之。詢得其故，下馬展拜盡恭，徘徊瞻眺，慨然以爲觀河流則思禹稷，見其崇如見邵伯。古人于遐踪渺澤，犹不能忘情，而况丘塚之重，骨肉之所藏，精爽之所粹乎。且式間表墓，獨行一節之士，猶足持以不朽，而况賢如仲子也。願委之樵牧而不一引手焉，非吾憲度所宜急者耶。時郡首滁陽以禮教爲治，聞而贊曰：盛舉也，不可以後。敢請成命，以屬所司。遂進知州譚君綬，授以規制。譚素練敏，踴躍而前，甫夾旬

工以成告。于是饗有堂，衛有垣，庖廡門戟，突兀壯偉，而衛公之神且凜然有生氣矣。君子謂是役也，可以教化而觀政，不可無紀。錦竊以非人謂媿於戲，御史自周以來，代稱雄俊，風聲所加，搜之者靡漠，復歲遣巡郡國，寄荷愈益，隆重省風察俗，王化攸繫，非直用以專繩糾聽訟獄而已。後世乃視爲法家之額門，屑以刑名之學，望之而居之者，亦或以爲吾職固然也。論甲按乙外，漠然無所寓其心焉。噫，周官漢典，固若是乎。我公夙抱絕識，而濟之以該洽之學，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設施舉措，曼逸不群，不以世之所望者自處，而于古之所謂職者，思摘其光而揭其耀焉。所至崇名教，禮文士，摘奸隱，平冤滯，表節義，舉逸賢，凡古人網維教化之盛美，固已振而發之無遺矣。矧茲舉也，延輝于孔門，樹勲于吾道，行當筆之史氏，垂竹帛之光，磨貞鏤，儼媿與事未稱也。雖然，國史、朝廷公萬世之文也，詞記郡邑傳信之文也。由郡邑以達



朝廷由一時而傳萬世、固紀功述德之序也、又何疑乎。遂書之以復譚君、俾鏤諸麗牲之石、爲國史立券焉。公名儀、字宗德、進士起家、再轉而爲今官。正色立。

朝、豪貴歛手、人比之桓君雅、包孝肅云。

正德二年歲舍丁卯冬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東明縣事、海上唐錦撰。

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吉崇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記

嘉靖丁亥十一月、監察御史吉公代

天子巡狩、過開而見戚城、曰：此其衛地也乎。吾及今得創見已、願瞻路左、見子路之遺墓在焉。曰：其斯衛人爲之者乎。吾今乃知蒞政之得人深矣。既謁而出、曰：嗟乎、吾聞故老創造魯幾、乃今祠屋壞、塚墓頽平、而何以妥先賢爲也。是時崑山張子寰守開之五月、則踵先牧譚子授、故事從而用命、性謹、遂以前事請。公曰：俞哉。吾事濟矣。未幾移文、修其規、廣其地、新其臺、封其墓、費不及民而功告完。

焉。管氏子春正月十二日也。君子曰：善哉。村史知觀風矣。且有司之遂其良也。已而歸托慶爲記。記曰：夫修墓非古也。自孔子防墓始也。是故墓子路于戚、其諸識遺愛也歟。民之良心其未亡歟。今夫物莫大乎道、道莫大乎中、中莫大乎時。由學道于孔、稱高弟焉、而竟死衛、未化也、非夫道之罪也。是故中庭之哭、哀道也。嗚呼。是可以觀聖人之情矣。然則結纓非歟。曰：忠矣。然而過於忠也。其斯以爲未化者乎。今夫事有時而乖、道斯詭焉已矣。而謂由也遽正於斯焉也乎。吾乃今知吉公重孔也。重孔、重道也。黎陽有子貢墓、公則以命郡判、交城解子一貫新焉、猶夫開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若夫登車攬轡、徒吏事之爲而遂已焉、視公何如也。公名崇、字思召、甲戌進士、先尹金華、今爲御史、鎮江丹陽人、練溪其別號云。

嘉靖七年、

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天和重修先賢仲子後學王崇慶撰。

廟記

稽古聖賢、厥生在上、則爲飛龍之在天、而萬國咸寧。在下、則爲見龍之在田、而垂教萬世。蓋有不因位而尊、不依形而存者。如我

先師孔子是已。昔在春秋、有其德、無其位。去今千有餘載、有土之君、莫不北面拜之、事之如親弟子。嗚呼休哉。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但孔子雖聖、還需輔佐而成功。當日好學、則思顏子、起予、則有商也。禦侮、則推仲子焉。是故堯舜神矣、非禹稷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非仲子斯道何由行。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稷佐孔子以廣大道之行者、仲子其行事載諸論語、諸子百家、是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孔子之教、天下共尊。仲子處十哲之列、血食遍天下、而濟寧州之南仲家、幾有仲子廟。又與孔廟并極尊崇、蓋以崇德報功、予猶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

皇上臨御以來、隆其尊崇、改稱先賢仲子、優禮尤加焉。是年春、都御史劉公以奉命治水、拜謁祠下、

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凡忠臣烈士祠宇、

皇上尤責成有司。矧仲子大賢棲靈之廟乎。遂移文于守土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于河道公費內、節省銀四百有奇、後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斲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半載而工竟。公走使長安、願言一言紀厥歲月。言初謝不敏、既而翻然改曰、司馬子有言、非附青雲、無以聲施后世。况予職司紀言、專掌邦教、表揚聖賢、是吾責也。予小子敢不勉焉。乃爰筆爲之紀。劉公所以畢力經營、以有事于仲子之廟者、非遐思仲子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治之爲德。蓋人睹河流、則思大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凡吾人今日得安于衣冠文物之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又誰不思我

先師孔子哉。思孔子、則常思孔子在日、及門之賢多矣、孰與絕糧于陳、孰與遭伐木于宋、孰與被圍



于匡孰與墮三都而救魯孰與聞韶樂而去齊則
惟我仲子是賴故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
于耳方今明天子在上東南巨浸滔天恃有劉
公疏淪之

皇上可無東顧之憂西北縱橫數入邊境安
得治賦如仲子者爲之將帥爲巡北之萬里長城
爲師中之三軍奪帥乎公是廟之修非但用以崇
祀先賢且因以鼓中原忠義之氣不至于滅胡虜
不朝食者豈有補于國家大矣哉公名天和字
養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駐節濟寧奉
璽書總理河道也

嘉靖十二年

賜進士資善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撰

仲氏書堂記

先儒有言今世之士往往以游夏爲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至哉言也末學小子豈敢
妄加稱說高山景行秉彜恒性若稽古衛公子路

子與稱聞過則喜班諸舜禹子思載論三德以繼
舜顏升堂之許出自仲尼真古大賢人也奚容喙
贅傳稱家卞城鄉今泗水有遺墟焉西六十里許
仲家淺環居皆仲氏世傳爲公後裔此外中國罕
有仲氏者先此郡河大夫構社學其旁以訓仲氏
族人曰者郡泉大夫博泉劉君治河憇其中作曰
此仲氏家學也非有他姓第子學以社名恐于名
號不稱有請易以仲氏學者劉君曰嫌于三氏學
自他日我上稽古彰賢渙頒可也其扁仲氏書
堂使公之族人咸知公之學知公之學即所以達
于仲尼之學也乃授簡予小子尚寧紀其事郡庠
生魯申請曰子大夫希賢二十年矣願一言以垂
不鄙族人且先公與子大夫心蓋曠百世而相感
者予小子不佞不敢辭用彰仲生惟則之孝思與
劉君寤寐千古之高懷仲生質美學稼青雲器也
仲氏之子耀祖德而裕後昆者在斯歟其在斯
歟他日驗之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兗州府知府程尚寧撰。

重修先賢仲子開州墓祠記

開治北十里戚城其麓有先賢仲夫子塚塚有祠興廢不常。往歲秋七月余巡歷天雄道經祠下環視亭宇已就頽矣。乃進州守周子道光循舊治命工葺之。今春三月告成。新守鄭子源彬走學正李子棟請志于余。余惟珠藏淵而光浮玉蘊石而色動在物有然者矣。矧大賢精爽所歸之地乎。夫自春秋至今千有餘年豪傑英雄作於是土者不知其幾而茲塚獨存抑以不朽者在也。若是則雖混於荆棘草萊而見者將自別之又何志之足云。噫亦識其所感而已矣。孟氏謂聖人百世之師而奮乎百世之下者莫不興起感之者勝也。仲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夷考其結縷之義負米之行塞于天地炳如日星百世之下思之凜凜尤有生氣則雖野老猶能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誦法孔氏者論其世不想見其爲人耶。開古衛地實吾夫子輒跡所及之區。當年庶富富教之嘆有遺感焉。至若忠

信恭敬明察之治乃仲子服膺夫子之教而肆于蒲者因不俟于入邑入境至庭之時而後知矣。惟茲城郭改觀廟貌猶舊聞風之士入其境至其庭躑躅于松楸雨露之下慷慨激烈以求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以上繹吾夫子庶富富教之心則茲志也亦觀風者之所必錄也。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朔日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廬陵毅齋楊儲撰。

移置先賢仲子塋像于求仁書院記

長垣古蒲城其西北隅舊有河內公書院以斯地爲先賢仲子過化之邦孔子嘗以三善稱之以之名爲院者寄思也。而塋像則未之置。置像以專祀自我侯鍾公始之也。邑舊有二賢祠繪內黃侯蘧伯玉河內公仲子之像于其中同坐一堂歲時同一享祀相延既久守爲常典。今丙辰秋侯以歲典入謁卽慨然嘆曰是豈可以先哲之靈乎。夫蘧伯玉蒲人也仲子蒲宰也蘧伯玉孔子友也仲子孔子弟子也以公言則蒲民不可與蒲宰並以禮



言則弟子不可以與師之友並。使二公有知其心。始必有蹙蹙爾矣。是豈可以妥先哲之靈矣乎。乃移仲子之塑像于河內公書院之正堂東。後地一區爲堂三楹。飾以金碧。繚以墻垣。參今時制。革去河內舊扁。以求仁書院祠門。扁以先賢仲子。于是仲之像巍然以獨尊。而仲之神將不帖然以自安乎。禮以義起。神以心契。侯其達觀乎幽冥之深矣。事竣。屬予以記。予曰。我侯是舉。豈止正二公之位。次用妥其靈矣乎。其有功風教大且遠也。何也。仲子之在聖門。善勇于必爲。學造于升堂。其道一孔子之道也。其見于治蒲。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曰明察以斷。其治一帝王之治也。士之郡于此者。苟能觀遺象而思其學焉。則孔門之心法庶幾其可得矣。士之觀于此者。苟能觀遺象而思其政焉。則帝王之緒餘庶幾其可得矣。入焉求是仁以修諸已。出焉求是仁以治諸人。故曰。子路百世之師也。其有功于風教。不亦大且遠哉。雖然。仲以正學惠政。垣之士民德之。祠而祀之者。閱千載如一日。

我侯以純正之學、公平之政、下車未幾而士悅民服、無異于仲、又焉知後人之祀我侯不如祠祀仲子也哉。侯諱崇武、字季烈、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郭溪其別號云。

嘉靖辛亥、

戶部郎中邑人張愉撰、

嘉靖三十七年清豐侯李汝寬重修仲子墓記

聞喜戒庵李侯蒞清豐之既踰年、政修事治、廼以其暇務興革、崇文教、凡奇踪勝蹟、廢塚遺祠、湮沒于荒烟斷靄之墟者、靡不極力蒐訪、勵志表章。旬月之間、百廢俱舉。先是、距邑西南三十里荒僻處、有丘曰仲由之墓、墳而不廟。有司憚于遠涉、秩祀弗及。殆若干年矣。侯乃按圖經、詢故老、又遍訪賢序之英、始得其地。乃慨然曰。賢如仲子而弗廟食、其何以和洽神人、崇勵風化耶。于是恭履其地、正疆界于侵蝕之餘、加封土于丘壠之上、而又繚以垣墉、樹之祠宇、定其祭品、俾春秋繼孔廟修其嘗祀。仍委僧官仁利守護之、而復以祠旁隙地十五



私付守獲者樹植以爲永利。已復請之兩院。于均從中。每年加銀四兩以爲祀辦。庶義公而行遠。祠成。又自爲文以奠。蓋千年曠典。一旦更新。凡繫籍孔庭者。孰不歡忻鼓舞。慶茲嘉會。惟侯復慮典禮無徵。久或淪廢。廼介邑庠弟子員劉生從一。李生國玉。劉生永禎。寓書于瀘。請勒石以垂不朽。予考公在聖門。其初見夫子也。冠雄雞。佩假豚。戎服而舞。此其暴悍決裂之氣。發揚蹈勵之風。凜然可畏。使其溺故習而不變。殆亦糾糾之武夫矣。旣而鼓瑟之刺。暴虎之戒。取裁之譏。所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者。蓋懇懇焉。相期于道。而要之于中。誠不欲使陷于偏才之陋。且亦計公喜聞過。其力故足以進乎此也。厥後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則其氣質蓋以漸而變。其學問蓋以漸而充。無復向日飛揚之態。吾夫子成德達材之教。于是乎亦稍稍著矣。未几稱其三善。與其折獄。嘉其知禮。及武伯之問。又以千乘之才許。蓋至是。則由非昔之由。而吾夫子之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又大有成效之可觀。

不但自慶耳。不開惡言已也。顧其仕衛也。豈欲黨孔氏以助成父子爭國之亂。寃其衷亦不過欲得時弘道。庶幾夫子佛眸之意。且當是時。宰我仕齊。冉有仕魯。子夏任魏。聖門高第。跡異而道則同。豈專殉于利祿者乎。公之平日。雖純粹讓圓。穎悟遜賜。至其堂堂正氣。不少屈于聲利之中。卽賜之贊。亦或不逮。結纓之禍。雖視子羔。毀形以逃者。爲有間。然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固桀之道而不姦者。校之臨利害。僅如毫髮。卽舉平生所學而盡棄者。不大相逕庭耶。故夫子品列門人。旣列仲子于政事之科。而他日升堂入室之論。又深嘉而樂與。則公之所造。固已介在回賜之間。未可以一死而遽少之也。且夫子嘗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觀斯言也。固以諒公之必忠所事。而豈以弗及不踐爲公病耶。是故中庭之哭。覆醢之嘆。雖師生之義。不可解于其心。要亦嘉公之烈而悲道之不幸也。使公變節易至。隱忍須臾。如齊之管仲。唐之王魏。以爲異日富貴圖。夫豈不可。然而禽獸之行。公固不爲。

也。禮曰：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仲子有焉。故曰：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槩之道而不舛者也。李侯以名進士，濫清豐，直已守道，威不能怵，利不能移，宿弊遺奸，剪除殆盡，胸中所具，蓋已默契夫仲子之素。而下車講道，在泮右文，雍容揖遜，其視升堂入室，亦何讓焉。夫歷百聖而相傳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道同心契，固自有通古今于一息，會志氣于一堂者矣。則夫旁搜于荒烟斷靄之墟，垂情于人跡罕至之地，而特崇重于賢祠者，抑非志氣之相孚而理勢之不容已者耶。世有夫子，則李侯固當首政事之科，而與賜、回諸賢媲美也。侯名汝寬，字嚴夫，別號戒菴，丙辰進士。其治行方鵬然有聞，行將柱石巖廊，幹旋氣運，以成昭代禮樂之化。表章先哲，特其所造端者耳。嘉其舉，故不辭而爲之記。

嘉靖三十七年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邑人晁栗撰。

重修先賢仲子廟記

余讀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自顏回而下，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一時之英也。又皆出于齊魯鄭衛之國，而得聖人爲之依歸，相與考德問藝，談說先王文物彬彬然盛矣。吾意孔子聖人也，其所爲教必有幽深要妙，絕人駭世之談。諸子賢人也，亦必驚竒炫博，出乎人倫物理之外者。及觀魯論中稱說孔子之教，不過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近，斐然成章而已。吾乃今知聖人之道無甚高遠，而其教易行也。昔者子路號稱高弟子，孔子不稱其仁，而稱其可治千乘之賦。雖子路之志亦在于使民有勇而知方。此皆今之白面書生操觚擗管，指爲武人之長材，俗吏之能事，而不甚難之者。乃孔門師弟子方且從容問難，謂經世之務不出此。譬諸太羹玄酒，各爲至味，非所以適口而利用養生，含菽粟無由也。然則政事之學豈可以不講歟。今天下日多事矣，歲惡民流，盜賊蠡起，賦役繁重，枵軸其空。邇者徐沛之間，黃河變遷，以郡邑爲壑，魚



入市、鷄犬上屋、浮骨載道、羹土滿目。又漕渠絕、絕百十餘里。此猶搔人咽喉、絕其飲食、其勢誠急而不可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安得子路之才而治之。吾聞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野無蒿萊、民多疆殺。入其郭、高城深池、外寇不侵。登其堂、問其政、紀綱秩秩如也。孔子曰：善哉。由也可與治民矣。夫子路治蒲之政、即孔子前日與之從容問難者、初非有務奇炫博、絕人駭世之談也。然則學聖人者、豈以立異爲哉。濟寧南四十里許有仲家、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乃治水諸都御史大夫與諸工部郎之葺治、付其後人守之、以奉蒸嘗者。顧繫牲之碑、闕焉無文。于是工部主事葉君以蕃謁余爲記。余惟春秋之世、若三桓在魯、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擅人主之權、奪公家之利、氣勢赫然盛矣。乃苗裔銷沉、譜系放失、卽三尺之墓、半畝之官、亦蕩爲游塵、莫可蹤跡、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篤其祐、今其雲孫若煦若曰：可皆補學官弟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

宇、歲時伏臘、牲酒馨香、獻詩習禮、享獻不忒。是雖朝廷崇祀之典、已配食于先師之廟、其在桑梓之鄉、觀望尤重、豈不大有光耀歟。余有感于孔門人才隨試輒效、視今之縱談心性、漫無實際者何如也。遂書之爲記。

嘉靖乙丑秋八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道維揚後學陳堯書。

重修河內公書院記

吾邑治西北、舊有河內公季路書院、左有祠、祠前係居民堵塞、兼以歲久傾圮、神罔攸庇。士罔攸居、積敝相沿、莫與整飾。歲之丁卯、午溪鄭公以戶科給事謫承吾邑、顧瞻書院、慨焉興嗟、命典史勞君銘鍾督理、仍捐貲、易居民地若干間、前通大街、建仲子祠門一座、與書院并列。大都撤舊爲新、易地以整、百年之廢、一旦遽舉。斯役也、君子謂其崇儒造士、厥功匪細云。或有問于予曰：夫子路、聖門之

高弟子也。聚爲人之賢，不言可知也。然廟祀崇于闕里，配食通于天下，茲邑廼專祀之者，何居？曰：吾邑蒲邑也。子路，魯大夫蒲邑者也。既云三善治蒲，夫子稱之，蒲人德之矣。今去其人千百載，而所謂入其境，恭敬以信，入其邑，忠信以寬，至其庭，明察以斷者，固可以想而見也。而民之飲食而尸祝之，歲時而香火之，疾苦而號呼之，亦千百載如一日也。夫祀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蒲豈善忘人功者乎？惡得而不祀也？曰：聖門高第，如顏如閔，如曾如冉者，尚彬彬蔚蔚也，而未聞有專祀之者，何也？曰：祀起于有功，功原于有所試，有所試，故子路之祀至今不廢，無所試，故顏閔之賢而亦未有專祀之者，易所謂潛龍勿用是也。曰：求之藝，由之果，夫子均與之從政矣，而求之仕季氏，不與爲聚飲之臣，何也？曰：此則剛與柔之別也。藝近于柔，柔嘗不能自植，果近于剛，剛嘗至于過激而易以立功，故夫子評曰：由也兼人，求也退。卽此釋之，二子之優劣自見矣。而今未有專祀聚飲之冉求者，孰謂人心可

誣也。曰：由之死，豈可以無死者耶？曰：子路仕于攄，攄執政于攄，攄之難，轉之難也。攄可不死，攄亦可以不死乎？子路亦自靖自獻焉爾矣，庸恤其他？然其所可惜者，吾不謂其死，而在于仕衛也。衛在于春秋，抑何如國乎？父不父，子不子，其政散，其民流，當是時也，卽使康叔復出，周召爲輔，尚無所挽其勢，由果何爲，而欲自試于危弱不可救藥之敝國乎？夫既仕其國，則食焉避難，吾知其不爲矣。故一死自表也。夫子路之有功于吾人及吾人之德子路，雖使至今存可也，而卒死于衛，謂之何哉？此所以鼻酸涕洟而不能自己也。今書院新矣，嗣是學士大夫凡游息于斯者，既知子路之爲可法，又知其所以當惜，則于出處死生之義，思過半矣。鄭公修是祠，既完，卽轉覲縣，于其別也，余心諾以爲記，未遑也。越三載，始克成之。公慷慨有氣節，其謫承吾邑也，始終僅一期，爲政多惠愛，民有去思，書院特其一事。公諱欽，字堯卿，號午溪，寧國涇陽縣人。予壬戌同年進士，記之歲已巳也。

隆慶三年、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邵永春撰。

先賢仲子廟記

子路在聖門以勇鳴。夫子路之勇、豈世之忿于格鬪、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謂勇、血氣之勇也。子路之勇、乃義理之勇也。負米養親、是勇于孝。結纓于衛、是勇于忠。周旋夫子、雖患難而不忍離、是勇于師。生之敬、唯恐有聞、勇于進道。使民知方、勇于治賦。車裘與友共、勇于求仁。治蒲之善、又勇于仁民。雖曾子傳道、尤深所畏、則曾子所謂大勇者、子路先得之矣。然有功于聖門、不徒勇之一也。諸弟子問于夫子、雖有未多。子路之問、較諸賢爲多。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先勞無倦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政之問、胡自發之也。中立不倚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強之問、胡自發之也。君子義以爲上、由有勇之問、懼事成誅、由三軍之問。東周之治、瓠瓜之繫、微子路疑而扣之、胡爲發其蘊與若是也。雖愠見于陳蔡、

亦欲得夫子固窮之訓。此猶其迹、而非精蘊所在。修己以敬、因君子而發。堯舜就業、禹祗台、湯聖敬、文敬止、武敬勝、周待且、率是道也。夫子道統之傳、又自子路發之。然則子路、顏曾之亞歟。如以爲子路之勇者、噫、世之勇者、肯有君子之問哉。吾于是而知子路之勇、人之不可及也。夫子路卒于衛、其裔在濟之南、廟在運河之右。因其後裔之請、余故文之。

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涇陽許守恩撰。

萬曆十九年泗水侯譚好善創建仲子祠記

聖人之道、以尊而明、以疑而信。世謂孔子爲性生、視若天之自高、然而聖人未嘗自高也。豈惟不自高、卽其徒亦不盡高之也。豈惟不高之、抑且疑之。子路之疑、聖人屢矣。之公山則疑、往中牟則疑、見南子則疑。甚也。絕糧愠之、正名迂之。子路之不信、聖人一若此乎。吁。此其所以爲信也。彼其視聖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



虞其有藏障。譬之溺之、蕩之、推之。若對嚴敵。若履春冰。凜凜乎其不敢以一息安也。夫惟其不自安。故卒能成其信。蓋至于聖人爲之辨其惑。通其蔽。不得已而指上天以爲誓。借匏瓜以自解。而後聖人之心若空中樓閣。人皆見之。若行天日月。人皆仰之。故聖人曰。自吾有由也。而後惡言不入于耳。彼其自爲攻伐者至矣。又誰侮之。則豈非疑以成信之力哉。嗚呼。道至聖人止矣。然猶攻擊辨難。無遺力焉。彼所自視與聖人之道奚翅不如。則所爲砥礪琢磨與所爲從聖人。豈翅百倍。故吾嘗以爲七十子之徒皆以真志專功。日積月累。自成大賢。非直以及門爲幸。若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也。後世之學聖人者多矣。未少有得。輒自信焉。曰。吾之學至矣。爲其徒者亦曰。吾師之學至矣。一以爲尼父。一以爲顏回。沉溺不止。曰。吾疾賢人之固。游移而不定。曰。吾得聖人之時。左覆右盍。惟恐人之攻之也。有攻之者。不以爲愚。則以爲讐。然而信之者卒不勝其攻之者。而後聖人之學始晦。故曰。吾人

當學子路。又曰。子路百世之師。而世猶以仕衛爲疑。吁。聖人固言之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魯之君臣衛之父子。聖人蓋未始一日忘焉。惜乎不能以其身並相兩國也。由也從之久。信之深。殆欲步趨追之乎。然惟聖人則可由也。自信而過者耶。故斯之未信。聖人悅開。吁。學聖人之道者。斷可識矣。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久之成聚。因名仲家淺。泗之仲無聞。縣令邳州譚君好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爲寄旅。乃捐俸鳩工。于縣東爲祠。俎豆仲子其間。移文濟寧。盡族人而還之。卞爲置田百畝。俾主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思勤。其有功于仲子甚大。不可無紀。余旣嘉譚君之高誼。會其以碑丈請。未及爲。以迂秩行。至鄒。而仲子後黜復申前請。乃駐草命筆。爲紀其事。復爲詞三闕。使歌以祀神。其詞曰。君何在乎相羊。望汶泗。芳湯湯。欲嶽雲。芳四起。紛雲。芳遠揚。乘文豹。芳駕赤虬。亂倚東。芳翩來遊。望舊丘。而旻止。聊卒。芳夷猶。右迎神。鼓坎坎。芳擊鍾。笙簫。芳



隨風。雲洋洋兮左右。忻指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喟
斷振冠纓兮切雲。世涓涓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
烟蕭兮設精。式歌兮且舞。神既醉兮顏酡。恍申申
兮笑語。右降神。天門兮四通。服兩驂兮戒雙
龍。揚旌兮于邁。高攬兮故宮。居上帝兮左右。悼行
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綿本支兮福
舊國。億萬年兮靡終窮。右送神。

萬曆二十一年、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長坦
後學李化龍書。

濟寧侯唐世柱重修仲子廟記

濟城南四十里、清河之隈有仲子祠、乃仲氏裔避
兵而聚族于斯以建之、而寄其霜露水土之思者。
其傳頗久、其通爲興廢亦不知幾更、至是而又就
圯裔雖頗衆、而頻年水旱饑窘、不堪任築葺。唐侯
來守是邦、凡學宮祠社百廢俱興、一日以公役經
仲子祠、愀然曰、先賢之所棲靈、而胡以湮墜至是。
奈何起人欽崇而重蒸嘗大典、是吾責也夫。乃捐

俸貲若干銀、爲復修計。則又曰、春秋牲牷、安所取
給。守者曰、乃族衆剗金而設之者。侯嫌其褻、復核
二祭費銀六兩、並於州取辦、不復科之族衆矣。至
甲寅、祠告成、棟宇垣砌煥然改觀、而又于門之外
墜大坊一座、書以金額、而仲子之祠不復湮隘舊
制矣。其六十代奉祀生員九卿氏與族人德郡守
之功、而且慶先靈之有依、相與請記于余。余惟仲
子之賢、孔子稱爲升堂、曾子矜爲畏友、歷春秋以
迄于今、昭昭在人耳目間、固不以祠爲重輕、而考
之仲氏家乘、仲子路之先爲卞大夫、世爲卞人、則
卞之人祠之宜也。仲氏之居濟者、不過以兵火倉
擄、暫爲流寓、安所取于祠而祀之爲。是大不然。神
不享非類、其子孫居于河側、已歷幾十世、因以仲
名其地、則其來遠也。孫與祖一氣相通、群一氣而
聚于斯焉、知仲子之靈不隨之而聚也。不獨此也。
仲子居卞爲卞人、仕衛爲衛人、治蒲又爲蒲人、其
名跡所至、皆令人景慕而不能忘、生時固已不拘
于卞矣、而烏在其祠之專于卞也。且仲子孔門高

集而後人推之十哲至今仍之。凡學官配享必首
列焉。則其祠又紛而多區矣。况吾儒之尊聖賢。惟
以道尊。仲子升堂之學。真足爲百世師。而誦法孔
子者。卽童至五尺。罔不知其生平之爲大賢。則又
人人有仲子矣。茲濟運河之祠所踰設也。匪濫也。
茲唐侯之祠祀典。新廟宇。所踰大有造于仲氏也。
歟。堂以楹計。配合以間計。基以畝計。邊豆諸器以
數計。俱別有冊。唐侯諱世柱。湖廣巴陵人。得並記
之。昔。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冬十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郡人陳伯友撰。

重修仲廟記

兗州之域多名祠。以余所見。于魯則姬公、尼父、子
淵、于鄆則伯牛、于武城則子與、于任則仲子。余鄒
則思孟祠。數百里間。輝煌映發。賢令守之。蒞其土
者。汲汲修崇。惟恐後。居者詫聞者慕。行役之君子
過其土者。迂道緩程。以冀一謁。登其堂者。如見顏
色焉。嗚呼盛矣。任城之南。濱河而建者。故爲仲子

祠。仲子卞人也。而祠于此。卞產而任居矣。今子孫
環祠而處。遂以名地。余母家世居河上。去祠僅數
里。得時拜祠下。殊傾頽。不足稱鉅觀。爲之黯然。萬
曆壬子。楚人唐侯以高材選守任城。旣勵精百務。
尤加意於興學正俗之事。慨然太息曰。是不足與
曾孟諸祠並耀乎。於是庀工鳩材。撤而恢之。州端
聞君董其事。不逾時。肇舉祀典。與宣廟兩祭並崇。
豐麗赫奕。望之如霞。仲氏子孫感焉。其奉祀生員
九卿介表。任尚生思恩走邾婁。仰予紀其事。余聞
之。雖然曰。懿哉唐侯厥功遠矣。夫循良之吏所爲
表揚前哲者。豈徒不令湮沒而已。將維風作民於
是焉賴。故其於識者。過廟必咨。習於玩者。入祠則
肅。一節之士。足感千秋。而况大賢乎。且仲子何如
者也。譽論之諸弟子畧矣。而稱述仲子者。居其半
焉。嘗合而按之。其氣剛毅。其學精實。其心卓朗。而
公溥。敬夫子也似君。愛夫子也似父。守義衛而不
忍少汙也。至死不易。是以存致禦侮之稱。沒來祝
予之泣。蓋屬意至矣。且夫子之教諸子。多勸以行。



而於子獨就其知六言是知之誨呼而悟之不俟問也。顏子、曾子而外有幾人者乎。蓋其躬行之純確利欲之斬絕已粹乎無可指摘故獨以悟化耳。其承命而仕則功尤可尚。何則。三都之墮子爲首難。伯僚之愬不及冉求。他日康子召求而竟舍子。非其堅正之節。冒奸謀而寒邪黨。爲致此乎。具臣之鄙爲然折也。顯史之責因求逮也。且政莫大於行軍斷獄禮神信民。四者非勇弗張。非智奚斷。非敬無禮。非誠何信。子皆優之。雖古大臣道何加焉。可執權語爲定評耶。吾國子車尚論往哲。孔顏而外子獨見重。聞過之喜未同之恥直與禹曾並烈。信曾西之言以爲高於管仲豈非方嚴之槩與嚴嚴氣象有冥契者。故嘆慕不置歟。今世久承平學多門戶言理之士喜頓悟而薄躬修風俗之趨漸以柔靡。余謂有意世道者宜表章仲子之學使與顏曾並著以篤其行而振其氣。斯祠在漕之濱行旅之經過賢士大夫之往來舟無停撓陸不輟跡。遊望而慕生入謁而敬溢低回瞻視因祠而思其

人因人而思其學所關其渺小哉。或謂仲生在卞而廟在任何也。余曰。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亦因其子孫所寓而已。仲子雖卞產而子孫世居任土矣。欲尊崇仲子者非斯祠不可。唐侯所爲汲汲尊崇而惟恐後者其有古循良吏之心也夫。

萬曆癸丑孟冬之吉

鄉貢進士古鄆後學周希孔頓首拜撰。

總河都御史王佐置祭田記

歲萬曆丁巳。泃東 大中丞王公視河濟上。甫下車。卽釐散舉墜罔不悉飭。至先聖賢遺跡尤惓惓加意。一日駐舟仲家淺。展謁仲子祠。顧瞻徘徊而。言曰。廟貌新矣。仲子可妥靈矣。春秋裡祀不可缺也。犧牲黍盛安所從出。仲氏之裔有衣冠數人趨踰而前曰。是予祖也。族人剝金而辦之。固其分也。夫安敢妄覲。公曰。否。否。是臨茲土者之責也。乃捐俸金買地。永爲祭田。其裔奉祀生員九卿等德之。俾余勒文以記。余竊公之爲若舉也。非令仲氏德也。亦非令仲子德也。夫固與仲子之神兩相映發。

而不容自己者。且仲子當年未遇，則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及過於楚，則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不言侈也。況淵水沼芷，可將明信而牲粢肥腍，亦昭普存。以仲子之靈千載如在，又奚計夫享祀之豐約哉。而獨人有所契慕於仲子，精神肝膈默爲映發，則其致虔竭慮而不容自己者，乃其根於秉彝而無所爲也。故曰：王公之置祭田也，非令仲子德也。學士家之推仲子者，大槩在見義必爲。凡人之所以有義而不必爲者，見未真耳。仲子見義一真，意不旋踵，結纓之死，凜凜生氣。何者？見之真也。想其遺風者，頓起憤迅之氣，非得於有所映發而然乎。王公負海內重望，爲國家名臣，縮南北之咽喉，行且調鼎鼐之重任，其擔荷大而其運旋偉，則其於仲子，必有神契而精感者。寧獨一祭田之爲映發也與哉。姑因其裔人之請而爲之記。萬曆己未年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刑科給事中行人郎人陳伯友撰。

謁仲廟記

余以甲戌秋杪，自中州來東，有開鑿鉅議，馳詣治河撫公。征雲北望，離濟四十里，地名仲家淺。時河議憤中，啓閉有節，法不敢干。亦惟窓紗映月，絃夜聽瀾，醉不懽懷，就枕而嗒焉。俄聞人馬喧逐，云魏國見訪，急起延欸，見旌纛耀晃，須臾駕擁一人狀偉且奇。曾識魏國親，今則非，且衣纓冠珮，威神卓犖。旣與交拜，覺其鬚髯拂吾口角。坐語，余曰：我去長垣濬墟，猶公無奈琢堅刺鏗。公前已生必死之生，今將欲生未死之生，明日先生知死之生，十年還來，生彼迤北百萬之生，而吾與公共證千秋之生。語訖便去，問其鄉土，曰：寄家于此。忽焉驚汗而覺，急詢此地有何祠廟。問吏告言：有仲子廟。余詣祠瞻禮，則陳設牲醴，子姓序列，笙瑟鉦鳴，云：今晨我祖孤誕。余益駭恠，着緋四拜而還。詳繹夢云：魏國是宋封仲子衛國，夢誤以衛作魏耳。長垣濬墟者，今長垣古衛蒲邑，墟爲豫州土。公嘗宰蒲，爲水備修溝洫，與我同治水之職也。寄家云者，子路卜

人子孫聚居于此。且數百年故。國初卽各仲家
淺開第。所謂生必死。生未死。生知死。連用三死。三
生。直用必。未。知。別爲三意。神語亦善用巧哉。然所
謂生必死者。蓋指余築塞徐邳隄九千丈。夾口十
三瀕。奪千百里之民于魚而生氣逾壯也。若云未
死之生。仲語與余心正合。必生東民。我計先決。但
當事之移我此官。授我此艱。責我此功之完。使必
副其意中一大媒。創而敷績無前耳。何知葛墟礪
砂。膠瘠阜嶺。兩地燥剛。堅與鐵並。匪鑿與鑿。裂民
踵頂。匪鍊與鍊。斷民首領。安能若此之繹。蟻六郡。
象指三公。上欺。九重也乎。卽捐我有生之生。拯
其未死之死。所甘心焉。又敢望十年還來。一證千
秋之生也哉。嗟乎。莫說有官之貴。力持一去。留爲
他日之人。併置不虞之凶。戢愜三更到此枕中之
境。仲子知我。我笑先賢。夢人看得真。勢徧看得假。
以夢還我有勢。憑他。仲子猶是夢中人。況余之在
夢。夢者邪。書此留之。仲祠爲他時一夢覺契券。
萬曆甲戌九月七日。叅政山東平湖馮敏功撰。

仲子廟記

余觀從來作記者。不過記年月。廟之修建于何時。
肇造于何人而已。茲廟之興。固開先于前令譚公。
創二千年之持與。豈異人任。後雖有作者。皆托始
于公也。其詳載之屢矣。余不復贅。獨述子路之義。
氣可法可傳者。以告吾同志。請述其畧。幸勿爲迂。
古今稱子路爲百世師。而其說則在于喜聞過。孟
氏論子路之聞過則喜。至比于禹之拜善言。舜之
樂取善。其故可知已。蓋惟聞過則可改。改過則可
賢。而惟聞過則喜。然後人方樂告之以過。夫南山
有竹。弗採自直。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爲入于
犀革益甚。此子路所受教于夫子之第一義也。人
非大聖人。孰能自免于過。而惟其有喜聞過之心。
則其過當可寡。微獨禹舜。卽以夫子大聖。亦曰自
吾得由。而惡言不至于耳。豈非以過惡常聞。則拒
而遠之。拒之益深。遠之益熟。所謂惡不仁者。不使
加乎其身也。不加于身。卽不至于耳之說也。由此
觀之。聞過之益可知已。自非心誠喜之。而又焉所



稱聞過者乎。夫子路之過亦多聞矣。雄冠假服則過。舉兵攘地則過。鼓瑟則過。爲國不讓則過。在陳之愠焉而過。浮海之喜焉而過。畏匡之怒焉而過。正名之迂焉而過。南子、公山、佾佛之不悅焉而過。吁亦何其過之多也乎。蓋惟人有所畏忌也。則直言遠於千里。而讒譎面諛。日與爲徒。方自以爲聖智莫若。而烏見有所謂過。惟其喜之。是以聞之。惟其聞多。是以其過亦多。人徒見子路聞過之多。而不知其喜過之心來之也。人徒見子路之喜聞其過。而不知其聞過之後。卽幡然改。而又恐其過之聞也。記稱子路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嗚呼。此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也。喜之一言。是孟氏闡明子路聞過之心。以示後世。入聖真訣。在當時鮮有能識之者。則徒以子路爲一好勇之夫。而率爾妄作。無所取裁。雖有夫子日爲攻擊。而默焉以退。將以爲詞遁。將以爲面從。則又何以能學至升堂。畏於聖門。而躋美於禹舜也與哉。自余束髮授書。讀其行事。而想見其

爲人。未嘗不願爲執鞭也。乃今得身遊下里。謁遺像於廟中。而親挹其行行之容。備聞治蒲三善之政。吁亦之餘幸矣。夫其恭敬而信。忠信而寬。明察而斷。雖云出於性哉。而要亦自學問中來。余也學師子路。萬之乎不能彷彿。願惟一念聞過之心。競競朝夕。以自期寡過於今日。此則所謂願學而未能耳。因述子路之所以師百世者。以質正同志。然乎哉。然乎哉。

萬曆丙申仲春望日、

泗水縣知縣晉江尤應魯撰。

仲子廟碑記

記有之。禮爲其可傳也。其可繼也。則久近廢興之故。有慈孝亢宗所不能得諸祖考。而秉懿好德者。公其報而弗忍忘。此非一守令私心也。尼山孤衍而下於都茂。濟濟賢哲。享祀無遺。泗上固仲子路生托之鄉。其間蒸嘗俎豆。興而廢。廢而復興。不啻數數。余自通籍來。仕蜀越。走四方。遭聖蹟。賢區。停車吊問。低回不能去。來今斯邑。釋奠而幸

遊先賢之里、聊爲數語、以志生平願學之懷云爾。
泗水縣知縣安陸何 文輝。

欽賜仲子祭田碑記

嘗謂祭之云者、世祝明禋、崇德報功、匪細事也。田之名者、助耕輪粟、犧牲粢盛、皆賴此也。否則一或無田、蒸嘗奚出、何以報

聖賢。矧孔門語王佐之才者、首顏子、稱一貫之傳者、曰曾子。殊不知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頌。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簣相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恥、浮雲富貴、甘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衆心難以一者、仲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六投銀、才何鉅也。誠哉四科之嫡、允矣百世師也。是故之曲而孔之克、而顏之祥、而曾之騶、而孟之皆享祀、豐潔食土之毛、春秋血食、俎豆輝煌、獨泗之仲疏附
宣聖、術衍道脉、才優政事、學造升堂、可無祭田乎。
余奉

僞命、巡歷過泗、瞻謁廟貌、規模卑陋、不足以稱報享。余已捐發贖銀一千兩、仍

請發帑銀以竟厥工矣。問其祭田、則惟有譚令好善及各院司捐俸置買、不滿五頃。余爲之戚然。顏孟之家各有田五十餘頃、何獨仲子祭田寥寥、胡以供享祀而安先賢之靈乎。遂行文本縣、查出官地二十五頃、並前地五頃、足三十頃之額。其租稅盡于蠲免、永爲俎豆之奉。有司不許起征。奏聞于朝、我

皇上崇德重道、遂可余之議。信乎明德之祠、百世彌彰、政水不忘源、木不忘本、其于

國家文教、不大有光歟。後之來歷東土者、豈止以三十頃爲定額哉。將子陋巷三遷、並隆矣。謹述其始末、以爲記。

萬曆己未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頓首拜撰。

仲子祭田詔租碑記

余讀太史公記、至楚大夫孫叔敖斬其後寢丘之



封至假優孟衣冠以感悟人主未嘗不訝其術之奇而用情之摯也。夫以伯國之臣有功于楚而舉國懷愴恐其後之弗傳况聖賢道德之裔乎。丈夫慷慨好修偃佗遲往當使遺芳妙躅食報千秋而後賢者之菁靈與我輩之意緒奕世托以不朽。

國朝興崇文教如日中天騶魯之區輝煌俎豆食邑於魯則孔廟盛焉於騶則孟廟嗣焉。下此則顏曾冉皆得祠故土置田立後以世其祀。獨季路仕衛蒲城之役結纓就刃身殉衛難故軒口燭臺之烈稟稟不磨而長垣清豐特隆墓祀考其故里則魯卞邑今泗水也。泗爲先賢敬止之墟舊闕祀典及典存矣而廟貌不飾廟新矣而俎豆無供豈如中丞李公所稱孤裔蹉隔不無故宮永黍之思者。萬曆辛卯始創祠事置祭田偵取任城仲裔令回卞奉祀代錫廩餼代巡畢公請益祭田三十頃余濫竽保障丁蓮妖之變單騎入山嶺危蹈虎藪瘁騶泗者再閱月始消彌戡定因從戎馬之暇仰瞻廟貌如親百世師儀刑詢及祀事仲氏復以續

祭田豁租請余可之。舉一十六頃五十八畝五分賦稅盡與山處豁除爰勒石紀其事。夫季路配饗春秋血食今古其靈爽寧以泗上一祠增重然在天之神穆流無不發越而人心之神翬往固有獨鍾也。祠泗上者康人心之神以康在天之神祇見祠可建後可立田可置而租更不可不豁。神固靈於人乎人固靈於神乎。冥明嘿燭自鬱勃不容已乎。仲嗣其勉旃先賢有德則馨後人繫德是崇食土之毛而克修饋祀惟在象賢一念。季路浩氣懿行詳載簡編不具述。卽治蒲三善特其一班。獨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豈今人所可髣髴。故曰自有季路而惡言不入孔子悲之。此余所警策於高山。瞻懷于景行也。仲嗣其勉旃。統之不墜者文耳。文之在茲者心耳。傳心竅妙人人具足勇往力行則千百載常存之緒已豈建祠立後置田豁租所能存存哉。

天啓乙丑中秋日

山東東交道右叅政唐縣曹文衡撰。

桂王祀仲廟記

皇上御宇之七年歲在丁卯

詔命 桂王之國凡道經各山大川與古昔聖賢廟宇率以牲帛祭告夏四月過濟次於仲家關乃停龍舟展謁仲夫子廟邊豆有實犧牲惟潔享獻有度肅用告成復召會仲氏子孫衣冠者數人優禮倍加命近侍取白璧四十金爲修葺之資又賜十二金于仲氏族人仲氏俱稽首稱謝從心以奉命總治河道護駕南行得與此舉目擊而嘆曰懿哉賢人之勤人欽崇也如此雖王公見之亦忘其貴也既而先賢六十代嫡孫奉祀生員仲九卿趨予而言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二祖列宗聖聖相承凡嗣大寶之初必親行釋奠先聖先賢仍 詔諭優恤其子孫其崇儒重道可謂至矣今 親王撫藩南土鑒御攸經必盡恭致祀其敬禮先賢爲何如也是固千古盛典宜有所記以垂不朽不佞方樂爲之書而行期告迫未盡所云抵歸仲生復出前請予遂援筆而述厥始末

夫仲子自委質聖門去今三千餘載歷秦火五季之變宋末金元之禍世事不知幾陵遲而幾版蕩其間君王將相身死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仲子處十哲之班血食遍天下而專祠在濟域者蓋嘗猶歷世無改焉使賢王見其廟如見其人虔誠拜謁低回留之不忍去者是雖秉彜好德心有同然良繇仲子負米之孝結纓之忠禦烈存千萬古三善之政升堂之學昭然炳如星日生爲禦侮之功臣死爲倫物之軌則凡誦法孔子者誰不仰其氣之剛方而慕其節義之卓絕哉况吾王好賢樂道重文學而輕勢焰惡座澆而尚清淨經過之區專以施與爲美者其正大之志量必有與仲子相感寧直過廟則謁而已乎蓋王之盛德與仲之功業皇上自有親親之殊典崇賢之異終在予不必悉特因其事而爲之記

天啓七年丁卯七月既望

賜飛魚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奉

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李從心頓首書。

謁仲子廟碑記

吾儒未有言死生之說。夫子贊易始言原始反終。故可以知死生之說。而當時聖門弟子能究心此事者。唯仲子一人。夫子以一言道破。全在知生二字。它日又曰。由海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蓋知有真妄。知之則吾之照心。吾人之昭昭靈靈。遇事應物者是也。不知則吾之寂心。聖人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是也。知極於是。則生死之理至矣。盡矣。當時如顏之卓爾。曾之一貫。實未必有加于是。而夫子亦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異日患難周旋。若晨門荷篠。慄溺長沮。矢死不移。非有得于真知者而能若是。故知祝予之嘆。非偶然而已也。去濟寧四十里有閭名仲家。爲漕河孔道。閭傍有仲子廟。行入而拜瞻。見其英風行行。宛然待側。時氣象。傍立豐碑。多稱其勇行喜過諸華。而未有及其深得聖門死生之說。故特表而出之。爲立石貽文。以告同志者。使知聖門宗旨所自。

云時

崇禎三年三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正治尹、資善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兵刑工三部主事、奉

命典粵西試事、天津監軍、以平妖功加陞三級、後學蕭山來斯行撰。

校記

①情：當作「隋」。

②業：疑當作「葉」。

③市：當作「事」。

④浸：當作「侵」。

⑤願：當作「顧」。

⑥夾：當作「浹」。

⑦詞：當作「祠」。

⑧願：當作「顧」。

⑨授：當作「綬」，見前篇。

⑩馬：當作「焉」。

⑪爰：當作「援」。

⑫獲：當作「護」。下頁首行「守獲」同。

⑬開：當作「聞」。

⑭至：當作「志」。

⑮開：當作「聞」。

⑯文：當作「文」。

⑰祠：當作「詞」。

⑱坦：當作「垣」。

⑲邊：當作「籩」。

⑳「衛」下當脫「道」字。

㉑子：疑當作「與」。

㉒邊：當作「籩」。

㉓海：當作「誨」。



仲志卷之四

總督河道二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學政王家楨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陞較梓

祭文

宋宣和七年後學陳誼敢昭告于

河內公曰惟公政事之才列于四科進道之勇累代瞻仰誼素仰高風幸過梓里敬陳薄奠以伸衷腸伏惟昭格尚饗

維開禧二年丙寅月日權山東京東招撫司畢再遇敢昭告于

河內公曰惟公聖門高第舜禹其徒曰忠曰孝志與衆殊天隆厥報享祀勿替子孫振振先民是式具茲微禮享祀攸宜伏惟尚饗

元泰定元年月日山東燕訪使許思敬謹以牲帛之儀致祭于

衛公仲子曰惟公委質孔門號稱高弟功德表著于詩書學業垂範于萬世凡讀其書而學

其道者誰不勒高山之仰止尚饗

維

至正九年濟寧路總管呂魯謹以羊豕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河內公仲子曰惟公見義必爲聞過則喜才能治千乘之國學已造升堂之地可繼可傳令名既垂于無窮報德報功血食當隆于勿替魯也不敏忝守是土鼎新夫子之廟貌以寄景仰之幽思神其有知必來格予謹告

國朝洪武七年月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謹以牲帛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也吾不知其厚有聖人無賢人可乎無賢人則聖人誰與行其道而垂其教也嗟乎仲子非師孔子固無以成其賢我孔子非得仲子又何能使惡言不入于耳歟勤守茲邦得仰廟宇敢忘禋將之誠用竭本源之思仲子有靈其不以予言爲妄矣尚饗

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鄒縣知縣朱敬敢昭告于

先賢衛公曰：夫子之在聖門，其猶父之諄子、君之諄臣也哉？父有諄子，則閭閻肅君有諄臣，則理道明。自孔門而有夫子，則精義妙道，因疑難發明而無遺。故嘗謂顏曾善發聖人之蘊，是士之良者。夫子直言無隱，委曲以聞，其與是士之忠者。忠良一道，孰謂夫子不與顏曾同功耶？而廟傾百年不振，凡孔氏之徒，均有悲焉。敬不肖，令茲鄒邑，得過梓里，見其子孫輒興仰止之恩。陳牲爲文，卽其家祭之用，見惻誠謹告。

維

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六日甲子，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嗟乎仲子，其聖門之功臣、百世之師表也乎？負米之孝，常存結縷之思，不泯故

聞仲子之風者，不獨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且令逆子愧死，奸臣伏地矣。榮奉

簡書按部過此，瞻拜廟貌，感慕夫子之高誼，予小子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祭開州墓文 一章

正德丁卯五月丙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率開州知州劉東及僚屬師生人等，謹以剛鬣柔毛，酌清辨香，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之墓曰：昔孔門言志，惟公以千乘之國而自爲，不知者訝其揚已之或過，而知之者則謂其才與治而相宜。乃若出宰于蒲，試三善以輒效，而仲尼亟許之，固不待入其境而後知也。蓋公之爲學，已具高明正大之體，而發于政事，必有忠信明察之施。卽人得其一，亦足以稱賢于天下，而况公之克備乎？誠哉百世之師表。儀瞻茲名邦，實公過化之地，而廟貌儼若，寧不繫我人之遐思。沂流澤兮



日遠、悵繼踵焉爲誰。仰止于一奠、颯靈風以懷其尚饗。

繼

嘉靖乙酉三月朔越四日、

先賢衛公之廟告成、知濟寧州事張允清以牲醴之儀、往奠之曰、惟公貴必思親家之孝子也。食不避難、國之忠臣也。聞善斯行、聖門之高第也。茲在百世之上、將尚友焉。矧厥子孫、係籍敝郡、孰敢數之。敬奠一觴、用伸五內、神其鑒焉。尚饗。

欽差工部主事張克文致告于

先賢仲子曰、余自少時從塾師讀論語、卽耳仲夫子之名、想見其人、毅乎人傑哉。已而從南宮、

宮、

簡命、視河濟上、得偕其子孫入其廟宇、瞻拜遺容、與所想像若合符節。使人英氣頓發、視天下事、皆若其力量所能爲者。而生平之向慕、不覺其慙一半矣。可不謂幸歟。但其廟貌狹陋、

不稱報享。志欲擴而大焉、求速也。爰其往醴奠之、更以俸金八兩付厥後人、俟他日掄材鳩工、以助一磚一瓦之費。聊伸悃誠、用見雅素。謹告。

監察御史田子堅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先賢仲子曰、嗚呼。賢哉仲子、其聖門之傑出者乎。秉性剛強、有敢爲不屈之操守。已端確有百折不回之志。胸襟開大、有物與人同之量。外若任性而行行、內實養素而彰彰。庶幾乎入室之望、而不能脫乎惺之劍鋒。夫豈不知危不入邦、然天下滔滔、舉無可往、與其泯晦終身、豈若隨世以扶綱。又豈不知冒難有傷、然身既許國、志定不偃、與其營營苟生、孰若舍命不渝之爲滅。况結纓一念、尚不忽于顛沛之忙、則委質捐軀、未必無所裁而不落乎商、其慷慨之節、益信夫生平志氣之軒昂。正大自靖、光明不爽。誕登聖人之堂、益信夫食焉而避難者之敗常。謹告。

長垣縣分祀先賢伯玉仲子文一章

維

嘉靖辛亥二月十有二日知長垣縣事鍾崇武敢昭告于

內黃侯伯玉

河內公子路曰於惟二公樂行憂違道合聖人升堂入室學超諸子冥冥正行知非于未暮之齡三善治蒲折獄于片言之決一則吾夫子之執友一則吾夫子之高第垣爲桑梓之里通化之鄉永世祀之宜也但于位次之間不無左右之議其以爲彼君子者吾師之友也則左遠爲是其以爲業既治蒲蒲遽產也則右仲爲非其以爲二公生同其時其精神意氣宜歡聚于一堂則二公合祀之辨又在于是非之間崇武揆之祀典質以人情仲子少吾夫子六歲則于遽公未必有先後之輩君子居是邦不宜以齒先其邑之大夫則遽公豈有安于仲之心而二公之神在宇宙間

猶水行地中無往不至若以爲必合于一堂而後爲宜則二公于吾夫子賓主師友之簡最聯屬無間者將必得夫子以主其祀而後歡聚也是皆不能無泥焉崇武卽以舊祠特祀遽公而垣故有河內公書院卽以東之靜室高其垣墻繫其院宇醴酒一觴陳樂滿堂迎各就位以各全其尊意二公之靈必妥而志亦必安也武可邑篆神人是主其必不以武爲妄且不經也尚饗

清豐縣文一章

嘉靖三十七年月日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知縣李汝寬率官屬人等謹以剛氣柔毛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墓曰於戲夫子聖門之高第也竊効讀孔氏之書竊聞夫子升堂可敬浮海可隨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師旅饑饉雖小國可治詭遇羞管晏之功烈樂善同舜禹之襟期片言折獄千乘不疑三善鳴治一敬之推遊



儒藏

楚而厚享乎饗奉思負米有餘悲也仕衛而自信其堅白其結纓以酬知也於戲市道多矣誰秉夫子之信義小康可矣誰抱夫子之經濟寬也無識嘗謂自古賢人君子身所經歷之地皆足以繫人愛慕之情況茲高賢精爽之所麗而可任彼樵夫牧豎之縱橫特爲封土繼以寢成修常祀于春秋儼先賢之儀刑走材翁于伏臘庶禮俗之可興或疑夫子之墓在澶州星垣此恐未真也殊不知魂氣無所不之掘井可以得泉況茲遺趾尚在而又考之一統等志盾以故老相傳旣云三處皆有何獨于彼則崇于此則不然必如是斯無遺憾茲後學之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維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沂水縣知縣譚好文謹以牲帛醴粢致奠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惟賢毓生泗鄉蚤遊孔壇才優從政學造升堂賢列四科師隆百世崇祀

有儀守土無替今茲仲秋用伸報祭尚 贊
萬曆甲寅春二月朔越四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崑山後學李同芳謹以羊豕酌清之具致祭于

先賢仲子曰芳讀孔子世家太史公適舉縱觀尼父廟貌低回留之不忍去嗟嗟躋聖賢故墟而慨慕神留獨太史公然乎哉芳不佞少負四方之志素懷鄒魯風教通籍以來跋履兩浙三楚粵嶺貴竹之地盡屬南方于先聖賢遺蹟猶寄憂懷乙巳叨轉東藩轄左有七年壬子四月

皇上以芳久于東卽命撫其地夙夜蒿目以靳報稱無何而含沙者及矣隨趣僑托濟州疏請歸田凡七上得

旨以候代暫留仲家開得謁夫子之專祠瞻拜夫子之遺容凜凜生氣千古如存固足以慰生平之志願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己聊具一

賜爲文以奠。夫子有靈其默鑒焉。謹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八月辛亥^⑤初七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唐世杜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吾道主盟。聖門高第。學造升
堂。義高振世。朋友情真。車裘共敝。使民知方。
經國至計。千古貞心。九死不替。道以節高。勇
以埋制。仰瞻宮牆。虔修鑰祭。用昭歸依。敢不
砥礪尚饗。

維

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王佐謹以羊豕香燭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夫子。從遊聖門。親炙道統。垂
範百世。令名無窮。自古及今。日月同明。載陳
薄奠。瞻拜于庭。用伸寸忱。格此幽明。謹告。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己卯^⑥初九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胡休謹以羊豕香帛庶

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嗚呼。嶧山嶽業。泗水清蓮。鍾
英毓粹。仲子生焉。學宗至聖。名列先賢。顏曾
伯仲。再闕比肩。升堂入室。杏塾疇先。春秋俎
豆。十哲在前。繫惟梓里。河曲一廬。本支蕃衍。
堂構綿延。景行仰止。共切寅虔。建廟特祀。萬
世不迂。陳牲設醴。明信以蠲。孔時孔惠。匪忒
匪愆。休臨茲土。崇奉有緣。羨牆竊竊。寸衷惻
然。摘詞摭恫。莫罄敷宣。伏乞昭格。降此几筵。
崇禎五年壬申二月己巳朔越初九日丁丑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果哉先師。欽聖好善。惟聞惟
行。孜孜匪懈。從政優爲。千乘克展。堂奧爰登。
造請詎淺。卽裘馬之可共。豈蘊袍之足視。浮
海是喜兮。傷懷何演。南遊泮然兮。鼎食奚戢。
藁爾蒲城兮。匪躬其蹇。欣欣夫子兮。諦稱治
辨。迺竟致身于結纓兮。而終吾邑于實踐。封



樹在衛廟貌在充。惟不愧兮聖門斯千秋兮
愈顯。證申春中牲牷精洗。拜瞻肅雍敬共祀
典。果哉先師德輝難闡。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十月戊申朔越十三
日庚申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之供
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於維仲夫子允矣是吾師。
毓靈古下邑受神今于茲。面對東山翠門環
濟水奇。發興幾千載。湫溢不堪居。我來爲任
守。恰焉欲新之。奈逢多事日兼值告匱時。蕭
條靡所厝。目擊空紫思。樵宜庀材木敬作大
厦支。廟基拓五盈。宇階厥且宏。宮牆巋然望
接榻參雲橫。期入尚義室可婉政事庭。升堂
動仰止敢不切景行。今筮小春吉始開經之
營。羣工子來趨賢胄騰惟聲。我師神有在寧
無聞喜情。願借靈我佑樂觀不日成。尚饗。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
兗州府濟寧州州判今陞青州高苑縣知縣

蘇芳謹以香帛羊豕之儀致祭於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惟茲

先賢聖門所欽學造升堂道妙兼人負米承歡
孝行著聞公以忘物忠以致身治賦才高果
敢性成有勇知方爰及後昆值茲時艱愈顯
精英歸然廟貌長峙河濱來蒞此土仰止更
親道脉不磨祭典常新尚饗。

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濟寧等處兵巡道
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楊毓楫謹以羊豕香
帛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夫子神位前曰吾仲夫子萬世之師。平
居食影內省不欺善遷過改終日孜孜爲親
負米百里如飴迨乎親歿日涕漣漣車馬可
共何等襟期縉袍不耻曾臆匪夷從祀
孔庭一席見知卽當初謁便已不羈橫腰神劍
衛道有思三都之墮忠勇白眉南子不說與
之四維公山費佛畔勢象棋欲用吾道已卜

齋脂問之

尼父恐磷恐淄。丁今之俗。世道莫支。金九是逐。

玉饌用追。風鶴遍震。卻萊其誰。

夫子可起。赤白旌旗。仁聲義問。五色之綦。小子

居此。敢言保釐。乾樞坤軸。龍戰有疑。遑遑晝

夜。前席匡時。報

國頂踵。祇恃親遭。肝衡濟水。

夫子之祠。虛來賓牲。人人口尸。留題姓字。爭先

鼎彝。於是小子。搢衣披帷。何以備物。溪澗採

芝。何以致祝。瑞世叱詞。森森俎豆。濟上一絲。

我

明帶礪。萬世縉紳。

夫子不昧。鑒茲歆茲。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二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分巡濟寧等處。整飭兵備。督理糧餉。鹽法河

道水利。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談天祐謹以

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

噫。嗽。少習魯論。載稽列傳。夫子言行。大畧獲

見。義勇出于天篤。忠孝繇于性善。振古爲章。

奕世景美。過梓里而恭謁遺型。修沼沚而恪

申微薦。洋洋如在。來格來鑒。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正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巡按直隸。督理漕儲。備運。稽察兼管河道。巡

歷各省漕運。衛所等處。監察御史朱紱謹

以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讀負米之傳。千秋之孝義

如生。誦結纓之章。萬古之忠貞不死。大德克

敦。餘節奚訾。衛道之功既高。永世之烈何已。

罔有人而不恪。抑胡代而弗祀。緊余小子。夙

切仰止。廟貌獲瞻。載欽載喜。陳牲束以告虔。

惟夫子其鑒只。謹告。



讚

崇禎元年十又一月上浣過

仲子祠偶與友人說惟恐有聞句識數語

荆溪後學周鼎拜書時督漕儲

嘻卓哉仲子不勇於氣而勇于道也有所不耻有所甚耻矣耻惡在其惟聞而有弗行乎轉所甚喜爲所甚恐矣是故行所聞者特仲子之迹而恐有聞者乃仲子之神當年之仲子多其能行而千秋之仲子留于能恐嘻卓哉其勇于道也夫

潘季馴工部尚書

倬我仲子委質尼宣學造升堂政稱三善才雄大國負米百里洪名有赫作師百世

朱國禎大學士

昔周之衰厥生仲尼道之不行去魯適齊從者三千七十達士好學者顏一貫曾子誰爲禦侮壯哉仲子解圍于匡執轡爲使較其大功誰堪比擬先子所畏言自魯西聞過則喜見推子與聖人之門一人而已

昔

唐世柱齊寧知州

先師之莫容率曠野如虎兕賴有顏而門人日益以親更得仲而惡言不入於耳孔以仲爲干城仲以孔而自砥秉一念以常伸無懼齟齬繞指已有聞斯必行人告過則心喜思體全爲成人願敬修如君子細萬物而不矜遺寵辱而弗耻雖小用於當時寔克效乎治理亦既知其末之猶避人而莫已無處榮而意移無臨難而節毀其氣令堅強遇之而摧其風俾懦弱聞之而起遐矣孤標灑然仰止往幸以荆楚之裔得游賢者之里謁廟貌於河干披芳踪於圖史儼陟降以羨瞻潔粉藻以簞簋嘗聞學山有仁學海有水豈先子之所畏竟絕塵於後軌敬書以貞之期來茲其濟美

胡林齊寧知州

洙泗之秀鍾于魯堂學徒三千七十稱揚惟我仲子忠孝流芳名列十哲道尊帝王奕世褒增永代生光

黃克纘

山東
巡撫

猶與夫子升堂是造。千乘治賦。負米稱孝。朋友與共。志在緼袍。三善成治。庶幾先勞。惡言不耳。捍禦聖道。瞻茲宮牆。是則是効。私心仰止。德音孔昭。

董則喻

濟寧
知州

先賢仲子。孝以承親。忠不避難。食不計貧。先子所畏。顏曾其倫。廟貌歸然。濟河之瀕。魯國真儒。天下能臣。知方有勇。默護斯民。天篤忠孝。子孫振振。升堂入室。以祀以禋。喻忝守茲土。仰止更真。表陳藻萬世常新。

汪邦柱

工部
郎中

魯仲子。鍾靈祉。爲熊羆。非虎兕。骨不凡。性特駛。挾剛腸。斷柔指。得歸依。自孔氏。勸之學。奮然起。劍何舞。近俚服先王。佩義理。敦詩書。親圖史。言雍容。行逶迤。遊澤宮。問泰時。射徐升。飲緩跽。坐春風。侍蔬水。一堂席。四方趾。世滔滔。俗靡靡。拯者誰。吾師是。講習餘。轍環始。躬執輿。問津使。沮溺耕。荷蓑起。隱者招。非相譽。晨門譏。伯寮毀。力猶能。肆諸市。有

命焉。其如彼。絕陳糧。飛匡矢。調宮商。應角徵。彈琴歌。釋鞭弭。爲栖栖。無暇晷。入道塗。困行李。浮海從公山止。中牟叛。南子否。禱有請。對曰誅。所不知。闕未俟。種種疑。赧欲泚。頂門鍼。當下捶。磨不磷。涅豈滓。抱經綸。據底裏。各盡言。毋吾以。爲國忙。遂率爾。救饑饉。壯甲輶。勇知方。氣非鄙。問成人。戒偏倚。忠爲胎。信作壘。集諸長。祇剩技。文禮樂。潤糠粃。邇義皇。暨姚姒。說夏商。慨宋杞。秀亂苗。朱惡紫。意肫肫。言纚纚。一敵存。全體瘳。玉石磋。骨角削。嘖潛銷。野奚累。羽旣括。鐵盆砥。去末學。相倍蓰。舍雄鷄。共雌雉。猥無衣。鳳有枳。和不流。中不倚。而強與。升堂矣。權門張。公室圯。畏行行。寢不曉。小邪奔。挾要侈。千乘盟。無是恃。獄訟繁。多利嘴。折片言。噬乾肺。彌子瑕。人中傀。媚是狐。柔則婢。食珍羞。衣統綺。竊君靈。弄國璽。方之吳。幾伯嚭。進嬖桃。矯上軌。寵一衰。終朝禱。欲攀援。甘言醢。正士妻。佞婦姊。托藜藿。依蒿藟。清濁分。界淇洧。却衛卿。遠舐痔。聖後先。道一揆。夢周公。見几几。攝魯相。權不飭。亂政譏。盜賊救。拒



萊兵憚奸宄。文馬驕。女樂姦。趣束裝。如脫屣。重友朋。樂襍被。敝馬裘。盆貉泉。無枝求。何憾耻。賦白華。思修滹。事二親。少脯醢。不擇地。爲祿仕。蒲三年。民樂只。治田疇。廣儲庠。樂蠶桑。絕庚祭。風還淳。俗化詭。庭無人。戶有肥。淪肌膚。洽骨髓。迨其去。喪考妣。數稱善。庸盡美。陟湘江。度鄂渚。印峨峨。綬紫紫。擁旌旄。乘駟騶。哀劬勞。奠帖祀。昔者貧。不我俾。突無煙。釜未庀。今食前。列鼎簋。難下咽。爲甘旨。安得長承歡。跪負升斗。展肩頰。壽千齡。日百里。仰白雲。頻顧譏。黎藿悲。痛沒齒。孝竭力。忠忘已。無貳心。質既委。通鬼神。了生死。臨大難。整冠履。中庭哭。惡客已。謂惡言。不入耳。傷聖心。不在此。性命交。存亡視。道脉孤。擔荷弛。何人斯。忍舉七。樂生平。難備紀。善速遷。義急徙。聞斯行。告則喜。豁賜知。聆曾唯。左冉牛。右孔鯉。辨魯魚。別亥豕。三千徒。七十士。及門者。何比比。若而賢。誰堪擬。大聖廡。亞聖第。儼步趨。相拱峙。惟其有。所以似。岱蒼蒼。泗淵淵。星輝停。錦纓纓。望郊原。問桑梓。卞有沱。濟有汜。來無垠。去莫抵。走

賢愚驅邀邇。採汀蘭。摘沼芷。潔潔蘋。薦篚綺。拜遺像。瞻故址。百世師。千秋祀。云誰思。衆仲子。

黃道濬關里

恭讚

先賢子路子五言古風十有四韻并叙

蓋聞子路子者。魯國名賢。孔門高弟。祥鍾於卞。近分洙泗之靈。諱取乎由。遠合丈夫之志。享後世者。八座特參十哲之班。少先師者九年。僅亞一日之長。冠雄鷄而進見。伉直可徵。共雌雉以觀時。豪傑欲奮。瑟擊入室。行將悔過於終。劍氣升堂。方且雄心伊始。好勇過我。誠哉見義必爲。斯行兼人。允矣當仁不讓。尚義始能尚勇。好學乃可好剛。徵養怡怡。全領切切。惇惇之訓。動容行行。半映閭閻侃侃之輝。既而禮樂之文。竟進成人之列。所以政事之選。致興從我之思。化滿蒲城。三善稱之而未盡。禮行季廟。一朝舉焉而不煩。乃若才所特優。可使治賦。舍其畧之風。諄誰與行軍。勝於辯才。願自當乎一隊。攝乎大國。酬爾知於三年。揆厥繇來。從政止



緣一果。推茲以往。折獄何待片言。無倦乃王政之純。先勞足以盡矣。以敬爲聖學之要。修安豈有他哉。知死知生。揔是期於知命。事人事鬼。無非所以事天。車裘共於友朋。收而無憾。伎求化于與立。何用不臧。迨至東西南北之交。殊多左右後先之力。述津欲問。豈同鳥獸之群。岐路相遭。誰來鷄黍之食。石門止宿。知其不可爲而爲。去魯趨行。明乎可以速則速。援戚而舞。在陳披仁智之風。彈琴以歌。于匡發詩書之韻。乃若在三之節。尤爲不再之奇。忠篤結纓。用作貳心之愧。孝純負米。敢辭百里之勞。却小邾之要盟。春秋義重。謝魯人之報德。天地恩深。凡此稱述。不過萬分之一。惟彼師範。實則百世有餘。唐贈衛公。宋封河內。以吾徒之後學。又安測乎先賢。然而一念之誠。不容自己。遂取千秋之案。妄與爲評。敬效古風。勉從爾雅。賦五言以見志。重七韻而成聲。

維我仲夫子。春秋至於此。自今度昔日。且將何所指。千載誰相知。知弟莫如師。宣尼言已詳。無能贊。

一辭多述。亦覺贅繁。惟居要貴。惡言不入耳。此語真堪繪。乃若旁觀人。思欲傳其神。有聞未之行。形容刻且深。迨及身往矣。九原不可起。猶有子與氏。謂其間過喜。况復係清評。隔世有餘馨。先子推畏友。曾西以爲稱。品留空谷響。今古原無兩。遺蹟題難盡。伊人殊可想。

施于政 濟寧州判

荷與先賢。瞻儼仲子。感雷精以生。冠雄雞以選。抑而強與。遭種北鄙。繫委質于人鑄。爰禮礪而樂砥。剛而好學。勇則如此。故夫升泗堂聞其瑟。寧異撰於鏗爾。入蒲郊問其政。信乎由也果。豈曰末之難矣。噫嘻。雞豚逮親。猶志悲于不在。與易從師。惟與易子皆是。蓋一代素王。爰有奔走禦侮之臣。群蒙木鐸。尤須東西南北之徒。知津而問水。所以滔滔罔溺。長夜其旦。教萬世而無已。然則結纓之際。誰謂由彥而柴愚。乃喪予祝予。猶之乎子在而回死。且死政其未死。故讀封魯裡嶧。高洪汜於萬斯年。伊於胡底耶。

恭贊

石麟

先賢子路于七言古詩

竊維仲氏夫子賢師範千秋仰卓越小子何能贊
一辭謬賦俚言見愧缺歷攷生平不可指約畧榆
楊聊譜綴十邑近分尼山靈篤生英英才藝絕進
見劍佩冠雄雞武哉疆乎徵伉烈委質聖門除戎
服從此魯國著名傑少先師者有九年好勇過我
豈容說學高七十與三千升堂詣已登十哲未之
能行恐有聞斯行無人無作輟允矣當仁不讓師
洵哉見義爲必決不畏疆禦侮矜寡其言循性剛
果子請君試看侍側時率爾行行動容別車裘公
友愧世情世情薄劣不堪閱縕袍端不耻與立誦
詩惟欲伎求城續奏三年耐大國願當一隊赤白
設才優治賦期行軍重諾片言獄已折芝政致興
泛我思禮樂竟進成人列無倦足以益先勞以敬
允爲脩安訣季廟與祭知禮稱率蒲化洽三善悅
疆公弱私隋三都不入不善恐爲渥于衛不悅見

南子公山欲往非所爲御侮却非從子遊兕虎興
歌伴車轍萍逢曾下石門楊問津沮溺翻吟拙岐
路相遭有丈人君臣大義一爲揭援戚起舞陳蔡
間彈琴歌和匡闢犁負米百里不憚勞累祠列昂
思尤切臨難瀕然誓結纓惟餘忠盡一腔熱後有
于輿稱知己謂聞過心事雪依倫曾憶曾西言先
子畏友莫敢埒唐贈衛公景高風宋封河內昭大
節凡此形容萬分一聊著微誠一念結一念默達
在天靈仰企情深寤寐接

謝知己

勇哉仲子生感雷精孝哉仲子立愛肫誠負米百
里竭力子情爲親而仕蒲政攸成德稱三善鄰震
威名時艱勢危自任益宏知方有勇才優治兵必
信必果片言獄平千金一諾宿夜不更義高公物
表焉爲輕強哉矯矯貧富不撓縕袍狐貉曷耻曷
榮心懷君子脩已念貞告過則喜聞善卽行孜孜
黽黽百世師程賢有仲子耳無惡聲允升堂矣入
望樞衡依依師弟轍跡長征忠哉仲子臨難結纓

以身殉節烈烈瑋瑋。公也侯也。顯被褒旌。位尊十哲。血食無窮。巍巍廟貌。凜凜如生。仁者昌後。慶衍羣英。衣冠濟濟。禮樂從橫。天地同紀。日月同明。邇流洙泗。濟水同清。

濟上陳表銘

禮科左給事中

於乎。精靈懋鍾。英哲允先。聖門材薈。

仲子稱賢。四配踵羹。十哲比肩。聊爲較擬。何一未全。聞過則喜。不貳如淵。孝哉閔氏。負米齊妍。曾得一貫。所畏攸傳。雍優南面。蒲積亦宣。與求同科。予豈能前。明決類賜。忠信更專。文學游夏。彼浮我堅。羽翼聖道。禦侮有年。結纓殉節。非關意偏。去茲千載。義烈猶鮮。封塋在衛。家世則遷。河濱立廟。瞻拜依然。陳詞抒衷。不勝流連。

其二

五言古詩

卓哉

仲氏子。徽烈何轟轟。儲材都以富。誕毓感雷精。聞道恐居後。宮牆奉法程。懿行揚於盡。安從贊品評。

感懷勤仰止。追述有餘榮。聖門稱禦侮。吾黨賴干城。學堪師百世。興起非虛聲。任俗饒禮教。遺風誰所成。廟祠遷自卜。草木亦含英。闕里隔衣帶。琴瑟應相磨。生孔復生仲。在幽猶在明。錄唐迄趙宋。封號頻來旌。道德本崇高。寧需爵位亨。

聖朝崇典秩。十哲仍前名。三姓得專祀。且與閔冉京。血食徧賢序。家乘倍繁盛。濟水淵淵遠。流澤若同清。史書不勝烈。贊嘆在輿情。歌咏幾充棟。鼓吹效簫笙。幸託枌榆末。何容無一鳴。濡毫得數語。酒表微誠。



仲子論

後學賀逢吉

古今語孔門高弟孰不曰顏子。曾子。至於顏曾而下。惟曾子一人則未必知也。自今觀之。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爲頡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簪相爲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耻。浮雲富貴。甘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人才所難當者。仲子子乘自負。夫子子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艱。方何鉅也。片言折獄。夫子與之。宿諾不畱。門人稱之。要我無盟。隣國信之。師友定評。家邦公議。百世之下。有令名焉。侍側行行。夫子樂之。由也升堂。夫子許之。惡言不入。夫子壯之。志隘乾坤。氣凌今古。千載之後。有遺思焉。他如六言六蔽。發聖人之精蘊。是天德也。三善治蒲。爲生民之幘幘。是王道也。聞過則喜。商王之改過不吝也。聞言卽行。夏后之善言則拜也。修己以敬。與安人安百姓通爲一理。唐虞之事業也。勿欺而犯。與面從後言合爲一義。舜禹之忠悃也。諸

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其心其行。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皆足以適通時流。而聲施後世。故朱子曰。子路百世師。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事曰。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余謂顏曾而下。惟仲子一人不爲過也。或曰。如子所云。仲子聖矣乎。然夫子之聖。七十子心悅而誠服者。仲子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公山之往。則不悅。烏在其心悅而誠服哉。不知夫子所行。聖人體道之大權。子路所言。君子守身之常法。魯男子不云乎。在柳下惠。則可在吾人。則不可。故朱子論楊氏推轂蔡京。而曰龜山自處地位太高。吾人當學子路。真確論也。或者又曰。是固然矣。然窮通有命。喪祭以禮。仲子於絕糧。則愠見且曰。君子有窮。於疾病。則請禱。且使門人爲臣。無乃於知命守禮者戾與。不知元聖如周公。且有愛兄之過。至聖如孔子。且有愛君之過。然則仲子之愠見也。請禱也。使爲臣也。其亦愛師之過也。觀過知仁。烏足病仲子哉。或者入曰。是亦然矣。然季氏無君。出公無父。仲子仕之。子雖百喙。烏能爲辭哉。

曰斯正有得於夫子之教也。蓋魯之君臣衛之父子夫子所深痛心者。女樂受而燔肉行。次乘招而問陳去。夫子之道既不行矣。而果斷如仲子政事如仲子。又不使之匡正維持於其間。則魯衛之事日去而夫子之心益悲矣。使仲子而仕季氏。匡正於君臣之際。庶公室以張。私門以杜。而東周其可興乎。故季氏旅泰山而曰求女。弗能救與。季氏伐顓臾而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均仕季氏也。夫子獨責求而不責由者。必泰山之旅。季氏雖不聽而仲子曾救正也。顓臾之不伐。仲子曾力諫而季氏遂中止也。仲子而仕衛。維持於父子之間。庶禰其父不禰其祖。而各分其可正乎。至誠以感動之。知天下無無父之人。委曲以幹旋之。知天下無無父之國。或如宋儒所言。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是一道也。或如陽明所論。衛輒爲公。蒯聵爲太公。如後世太上皇例。又一道也。惜乎天不祚魯。而伯寮之愆行。天不祚衛。而孔悝之難作。周公之聖。康叔之賢。日以傾頽陵夷。不可救藥。而夫子

之志窮矣。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歟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於仲子乎何尤。

仲子廟頌

監察御史歙縣畢懋康撰

粵自玄黃肇啟。睢盱漸割。五勝邁于神馭。三英纂以天衡。然靈鏡咸握。而前耀更著。珩軫迭適。而昌略靡統。於是帝眷尼丘。縱我素王。中運以時。成集必大。天闡地垠。總隨于步輦。堯尊舜絃。畢繞于行麾。維時素臣。顏曾憲七。于高蹤商。賜軼三千于茂軌。人演緒乎教。四家奏助乎籍。六若夫惟果毅。裒然政事之良。姬臣隣壯哉禦侮之選。則仲子其人。弗可及矣。嘗按蹟遡之。鷄冠假佩之確。括竹箭于南山。赤羽白羽之士。滙江流于下瀨。以故贖鏃可結。義以昵成。湖謝猶麾。愛緣公普。射延襲圖。幾玉道之易成。瑟領虞彈。曷中聲之尚遠。不耻緇而用臧。孰憾裘而莫共。爾迺射要盟。陳璫受命。曲終甲解。何簡子之足畏。庭下鼎燔。同田單之不與。



治蒲而政驟著于先勞。墮費而謀好成于臨事。夫且蔡津可問。楚條亦拱。彼避世子。胡從我斯。人其同與。此其聞志。已在安懷。固將修已。必同猶病也。悲哉。事起登臺。難貽下石。既異回何敢歿之時。竟孤柴也。其來之望。蓋想結縷而知生氣之猶存。觀覆醢而徵處死之非過矣。生爲百世之師。歿享千秋之祀。專祠翼翼。梓里洋洋。熙朝之文教。於焉特隆。仲子之天靈。茲其逾赫耳。作仲子廟頌。

頌曰。有仲曰堪。黃帝之裔。南嗣虺傳。卞宗咨系。仲子挺生。周德將替。雷精兆異。陪尾鍾靈。負志憤憤。劬扶青冥。攝齊委質。宣父之庭。不忤不求。從吾所好。聞恐未行。過喜人告。富美宮墻。堂皇頓造。辟彼率曠。栖栖者誰。慨慷援戚。不遇胡爲。廢歎命也。我心傷悲。曾氏畏焉。疇堪軒輊。宣父賴焉。惡言不至。英爽在天。儼然瞻視。顧瞻祠宇。泗水悠悠。相望森林。孔克孟鄒。高山景行。虎拜如流。余奉

簡書望廬必式。因彼雲仍。遥拜以特。頌媿穆如。咽寒澤。

仲子三善頌

太僕少卿鹽官呂濬撰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而三稱其善。呂子方不利于口。不覺轉快。見此呀然嘆曰。居今卽有生子。路之真政治。亦必有活夫子之真讚歎。或可向爲政規模。寬其一欵罪過。姑令處中下列平常云爾。然所稱居卓異。擢銓曹。躡臺省者。從天而墜邪。不知彼之政事。不必子路。自有別路。彼之薦奏。不必孔子。自有孔方。遂生出百千萬善。壓到三善。一日州縣。勝蒲三年。豈不孤負聖門師弟。留下此一段真實光景乎。余故憤人不能已已。輒爲作頌。

昔者仲子。爲蒲大夫。以治得名。作後楷模。四科定出。信手操觚。今也飛鳥。及至疑狐。人誰不路。天下皆蒲。何必三善。乃爲貴乎。比來臨民。益大詭詐。枯作腴。養棘儲刺。開鑿徑實。人未嘗至。安用如蒲。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始得謂恭敬以信。其民盡力也乎。外拓門屏。如市之闢。內深城府。如家之奧。桃李成蹊。尤食其妙。安用如蒲。豐塲用線。

室居甚固。樹木甚茂。始得謂忠信以寬。其民不偷也乎。清曉排衙。一呼百應。筆點成金。字如律令。未必此官。專爲百姓。安川如蒲。訟堂澄靜。庭甚清閒。諸下用命。始得謂明察以斷。其政不擾也乎。其政不擾。實擾里閭。以成其巧。其民不偷。實偷筐箱。以副其求。其民盡力。盡其精憤。以快其衙。仲子有靈。願請拔劍。抉其擾民之心。眼斷其偷民之手。段判其盡民力之胸次。善劍莫善于公。只在三尺宵練。既續其三。還稱四善。可不稱千古之大快乎。

負米頌

鹽官呂逢時撰

子路孔門高弟。三十猶貧。百里負米。孝養其親。仲之家世。實爲卜人。卜亦壯士。生殖茂股。得米胡遜。或貸與質。誰居困廩。分斗也石。仲子生勇。稟有異力。斗固怒慙。石豈見劇。爲多爲少。雖不可知。云百且負。罵其孝思。親命所寄。力爲神馳。以此思勇。勇亦何辭。先聖及門。二論可數。閔養匪慈。赤不追父。軍人不間。半與之釜。若仲兩堂。粒米當舞。况復此

朱子家到今。凡有父母。推仲子心。普天百里。欲負皆任。想全繞膝。但。餐。



賦

崇禎七年九月

先賢仲夫子廟敬賦

山東左布政使吳郡張魯唯書

仲子秉剛德、雄名四海聞。一朝自得師、步趨良已勤。如彼渥洼姿、頓就天閭群。鬼神生死間、參悟亦復久。結纓同易簣、二子真畏友。不逐蕭艾榮、肯隨草木朽。我來拜遺像、興感及今時。藟北方籌處、淮南又苦饑。安得率爾人、奮袂報所知。嘆息一灑淚、濟水空淵淵。

詩

題仲子像

李

謙翰林院學士

伯俞畫像悟焦通、仲子莊嚴應有功。行行丰姿激士氣、軒軒節範勵臣忠。源流江漢分中派、聲譽星河高麗空。土木詎能全物色、直須像外想餘風。

適仲家開謁廟

于

化庠生郡人

南遊列鼎非爲遇、陳蔡甘藜豈是貧。天倚名賢風世教、萬年廟貌自嘗新。

楊

桓教授

先賢廟貌幾何年、此日經過得拜瞻。東向濟水映綠柳、北來泗水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年衣冠至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王國楨

濟寧道副使

孔門禦侮只此人行、行行靈氣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編細討論。

楊

洞揚州二府

琳宮在在飮馨香、仲子祠中野草芳。惟有兒孫思祀德、歲時鷄黍自稱觴。

孟時雍 序生郡人

盛世崇賢詰片善悉褒揚。况乃兼人資、優升聖道堂。風猷足勵鈍、信義豈尋常。子姓殊編緝、春秋頌薦羊。遺容自凜烈、古宇尚荒涼。結辭封斜徑、歸鴻噪短牆。學士揮毫帛、行客擊筇傷。何年逢有力、疏事請嚴廊。

王用霖 舉人

仲子祠堂枕濟河、樓船貴介日相過。瞻容若起公物想、三善澤流在此波。

曹曙 工部郎中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焔焔季子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馬一龍 司業

丁巳年九月過仲家開謁

仲子祠逢王近山年兄一首

仲子祠前秋舸新、相逢俱是客中身。古來此地多君子、今在他鄉少故人。紅日有天三引領、白雲無

一傷神。虛舟任自乘流去、莫遣迷途再問津。

陳公賡

少年好長劍、欲伐南山竹。豈愛黎民苦、親之不辭祿。楚車累自乘、猶為負米哭。行善俱弗聞、許人不諧俗。壯志行三軍、片言惟折獄。道海淵聖門、升堂孔將穆。國難命既臨、結纓志非促。忠孝親諸賢、千秋廟貌肅。

趙應賢

風雨扁舟渡棗林、仲賢祠古得登臨。綠槐翠栢無冬夏、孤嶼滄流自古今。諸子那如從善勇、一忠誰及結纓心。莫怜生不逢堯日、振懦千秋起陸沉。

鄭真 大邑知

敝組儒林永樹旌、孤裘人謝漸無聲。將來點破情塵院、榮利場頭掉臂行。

謁開州墓 四首

翁慶鵬

曠野孤城起、白楊夾墓悲。古人久不見、遺跡愴在茲。憶昔負道氣、好勇過仲尼。胡能希鼓瑟、浮海樂



從之車馬公朋輩。縕袍敝誦詩。相規心則喜。聞誼一朝爲。鄙哉公山徒。焉肯試磷緇。四科值政理。三善見敷施。孝追列男食。信重小邾期。功應蓋管氏。賢孰與曾西。揮戈忠所奉。結縷死生齊。升堂并十哲。遺廟蒲人思。余尋北燕路。颯颯寒風吹。顧瞻明塚色。精爽儼來斯。酌酒當夕陽。永懷百世師。

楊儀按直隸御史

衛北雲烟合。城荒草木深。女牆不可見。山鳥自空音。蒲政居人訟。高臺古栢陰。結縷當日事。悲愴一沾襟。

丘東昌開州知州

小徑迷沙際。悲風更莫多。春祠開俎豆。血淚洒烟蘿。璧落龍蛇去。林深鳥雀過。高山空仰止。無禁發長歌。

劉東州開州知州

歷世歲千祀。雲陰暗未開。衛風貯桂酒。帶雨上高臺。古木依殘壘。長松露綠苔。對時且登降。感慨有餘哀。

滿長垣縣墓 五首

胡儼

結縷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人生皆有死。一抔黃壤令名垂。

呂端

寸草春暉遊楚日。千尋浩氣結縷時。我來莫罷情何極。旋拂塵埃讀斷碑。

劉超遠知縣

作邑于斯遺政在。黎民難忘縷結時。一坏疑是衣冠壘。千古猶曾節義悲。陳雨淡煙穿狡兔。落花啼鳥臥殘碑。嗟予承乏渾無似。薄薦蘋蘩慰所思。

胡有知縣

棠陰由來歌蔽芾。于今蒲隴更芊綿。頻聞故里傳三善。長見遺黎戴二天。北望孔壇紅杏日。南瞻綠雲烟。欲迢芳躅無由覓。回首東風一惘然。

周鑑

占木寒鴉咽夕陽。先賢祠廟委榛荒。蒲城不改千年舊。衛國空餘一水長。洙泗聲靈原奕奕。乾坤英

氣自行行。哲人已去。遺風在。仰止思升三善堂。

謁清豐縣墓十一首

史復善 大理寺卿開人

結纓明信義。英魂轉堪哀。磊落一抔土。涼千乘才。賢祠陳俎豆。麟塚臥蒿萊。周道豐碑在。寒烟籠夜臺。

呂時中 山東布政使

觸目結纓地。傷心徹醢年。昔賢已如此。吾道重潛然。野曠低秋日。林空澹野烟。村翁高伏臘。人代益堪憐。

晁 環翰林院檢討

層峯連曠野。高塚枕寒沙。詎意乘桴勇。翻令覆醢嗟。荒祠凝斷靄。古樹影殘霞。回首結纓地。北風起暮笳。

程萬殊 原武知縣

結纓誰不仰。高風生死從。容道義中。想是治蒲曾餉葛。故收遺骨在清豐。春秋吉日懷椒楮。暮寒烟鎖屋封。覆醢師生無限意。至今流報滿蒼穹。

李朝綱 知縣

聞道北州遣使來。當年覆醢不勝哀。九原未淪結纓志。千古空憐治賦才。高塚著名何日泯。長州紫恨幾時開。參乎一簣同歸土。一自升堂善取材。

侯鎮邦 知縣

重義輕生實可嗟。先賢遺塚恨無涯。秋來蕪草寒烟地。時有空林噪晚鴉。

李汝寬 清豐知縣

不見負米人。空傳結纓墓。聲光千載新。烟雲一丘故。豈伊爭國食。而足升堂污。遺恨宜尼翁。正名與覺悟。

王志顯 清豐教諭

昔賢就義從容地。宰木蕭條斷靄中。今日賢侯開景邇。千年血食應無窮。

李 儒清豐訓導

慷慨結纓事。徘徊幾痛酸。逆兵何酷烈。野塚至今寒。

周 令清豐訓導



昔人不可作。封樹自千年。便是成仁者。寧非得死然。夕陽偏有色。野草更含烟。好鳥春林外。哀鳴亦可憐。

李奇華 庠生

北州遣信偶然來。臨難結縵信可哀。方奮兩端無倦志。獨憐千乘有爲才。蒼台孤墓情何厚。翠鎖寒林怨未開。渺渺暗香浮境上。花封塵掄杏壇材。

余懋孳 禮科給事中

仲家關調

仲子祠一首

知津當日誰爲鄰。廟貌清閑此一新。執轡豈緣沮溺廢。剛腸還向結縵真。至今蒲邑長留蔭。何處官牆不薦蘋。知憐道上迷生者。未解因君問鬼神。

樊良樞 知府

大聖門牆仲子賢。燕居言志得真詮。同人足訪羲皇世。公物可遊堯舜天。印證一堂經濟蘊。披陳數語仔肩全。當時未遂車裘願。圖史堪風千萬年。

浙江嘉興府管糧催科通判祝 蘆道元曾

縣王士龍時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官以 漕院糧道委趕漕運。至濟上。偶過仲家淺。瞻拜

先賢仲夫子廟。讀碑文。有總河王公捐俸置祭田二十六畝。私心甚嘉之。奈薄官空囊。量出微俸。四兩。祝其后裔。續置祭田。客日再盡微誠。非親至。則遺書資資。以至書院退堂。可舉者多。即祭田亦未止此也。韓陵一片。姑俟異日耳。

小絕一首

停舟瞻拜仲子祠。洙泗干城萬竭思。長嘯一聲歸去也。同心留贈七言詩。

古人心不二天言不二志。大都以忠孝爲本。隨其展布必有成効。蓋其根培枝茂。源遠流長。自然之理也。仲子之心。豈有分毫翳蔽。有勇知方。固其所必至之才力也。頻年戎馬縱橫。疆場破損。百萬生靈。千員將佐。悉就屠戮。假使制臺都府有一人如公者。何至于此。余感嘆悲傷。勢欲泣下。草草賦二十八字。以見志云。

當湖馮伯禮

潦倒北行舟過仲子廟下忽見先太僕手墨
涕淚染毫爲賦十韻

舟維水市寒遠見任城暮兩岸積人煙一笑欣余
步無門不仲家有祠祀子路前闕垂丹青後篋開
鉛素驚看父手題悲使兒覓什鈔鈔言可聞軟軟
淚如注力定心先儲感極夢來副只今蒲綠深何
似淮黃怒事嗟往境馳政覺留神顧憐吾負笈趨
此去將誰遇

廣川徐九章

濟寧道
副使

甲戌初夏謁

仲子廟一首

裴馬翩翩志友生千年意氣恍班荆拜瞻遺像趨
其藻仰止高山肅見羨遠浦蒼茫雲樹合晴波欸
乃櫓帆輕應知治賦才何限神遊輓轡速
帝京

古吳汪邦柱

工部泉
關郎中

余于甲戌春奉

命來治水適仲家漢始得謁

夫子之專祠又會先賢六十代嫡孫九卿率其子
于陞問業于余雅有前人風度蓋代不乏人能世
其家者也時與接談如見先賢焉勉爲製贊附諸
世史之末已恐見笑大方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
已復爲俚語以識所感

橫坊村頭濟水邊林木蒼蒼尚歸然衣冠傳家六
十代藻蘋薦祀幾千年遠漢家家皆宗孫琴書音
韻滿野田今日丹青重繪畫南北爭頌後昆賢

宋元明

浩渺春流送脉長廟門丹彩漾波光明湮何必燒
沉水仲子從來姓字香

繡水吳永光

謁

仲夫子廟一首

余覽魯論所記仲夫子車馬緼袍折獄諸篇未嘗
不景仰其識之高而養之素也及讀史記家語檀
弓諸書則於負米知孝於姊服弗除知弟於拯溺



儒藏

仲志 卷四

知仁於治蒲知化於與魯祭知禮於小邾子取重
一言知信於焚臺赴難結纓而死知節聞過輒喜
見善必行心有未愜不難與師印証絕無回互因
循態說者謂其同符舜禹媲美顏子不虛耳此尼
父有祝予之戚曾氏切畏友之思也余偃蹇於世
來游茲土睹先哲遺風深有愧焉敬附俚言以志
生平忻慕之願云。

誰創千秋祀巍然峙水濱地連洙泗勝脉接孔顏
真瓜瓞垂休遠松楸貌宇新令名光簡冊聖有同親

鼓瑟

楊蘇霖 濟寧原

蓬萊海水怒拍天非指非絃悟自然何況聖門有
至教瑟兮瑟兮音自玄劑調剛柔歸中蘇片語抑
揚堂室遷他日用臧亦復爾道機何妨作禪觀

劉

潁 濟寧庠生

濟寧王州尊申請魯橋廢驛重建 仲廟敬頌

五馬南臨半露漣詎崇高德薄雲端移來柱礎
新址架就宮牆泐偉觀追邇隆基千嶼轉恢弘
清萬齡盤象賢遠裔懷明賜裘繡榮旋壯國幹

題泗水新廟詩

黃朝選

泗水縣教諭

挺哲原從古卜丘計埋芳蹟二千秋爰興祠宇崇
先像蚤毓英精妥舊塋百世衣冠陳俎豆一門子
姓籍儒流譚侯不作天荒事盛典誰人肯特修

管應鳳

萬古孔門論俊英共稱仲子有高行承歡負米心
偏末登對批麟目自明千乘才猷真寶事百年師
範豈虛名神君此日多三善喜見蒲城轉泗城

譚好善

泗水知縣

洙泗淵源漱衆英從陳浮海壯哉行梗桃百里其
蘇父孟照片言觀火明爲竹先勞蒲魯化雅懷忠
信斗山名我來守土一尋古願藉餘波潤此城

賀逢吉

知縣

孔門弟子數群英屈指誰如仲氏行負米常懷百
里恨折辭只用片言明仁民三善流芳譽報主一
心仰盛名沒道昔賢人不及于今叨府廛專城

韓弘化

知縣

侯建祠東廊外垣之左聳起似文峯其下
水汪洋象文脉且松檜翠遶公所卜天造地設
景地也有感漫賦

憶昔其賢卜舊基喜逢名宰壯新奇風掀濟水翻
靈浪雲映喬松挺秀枝騷客碧琰書烏跡名卿駐
節摘虬詞文峯聳起奎光象處處聲聞動仰思

盧繼科

古卞丘墟莽亂時千年埋沒實堪悲問誰守令敦
先哲俾爾儒宗復舊基燁燁高蹤昭版籍巍巍英
範豎峩碑從今不是任城寓海宇咸知百世師

劉性

仲祠盡起泗城東輿誦譚侯建此功歲祀膏田傳
奕世釋行俎豆奏絲篴山川人物清光迥雨露松
杉翠色叢自愧浪遊過卞里忽瞻遺像憶高風

張羽翔 貢生

千載賢廬土一丘喜今桑梓又生秋祠中瞻映當
年檢野外依稀舊日塋登翠岐山連左里漱芳濟
水枕東流口碑爭見相傳久勝有特書國史修

輓

程應魁 郡人

先賢六十代嫡孫仲公西園詩四章

苗裔先賢沐寵榮村前水淺哭蒼英圖書未遂生
前事廟石誰留身後名夜雨一番蝴蝶夢春風三
月杜鵑聲平生交愛情難見欲賦招魂竟不成
愁雲忽掩少微星殞露歌來不忍聽無復沈郎雙
白鬢空思阮籍兩眸青秋風園苑傷鴉鵲暮雨池
塘怨鶉鴒國器思親心最切載書遺德爲永銘
神方難解目婆娑蔽月輕雲致輓歌聖裔世家能
有幾先賢人物已無多黃花雨後凋離下紅葉霜
餘老澗阿洙泗空流祠廟在東歸那得有回波
悲風一夕起汀洲隣杵無聲巷不謳雲漫河山傷
永別霧迷祠宇悵重遊星寒月冷蘭櫓夜鶴怨猿
驚蕙帳秋我有思君無限淚盡隨濟水向東流

王仲男 魯庠生

祠堂東望仙源近洙泗分來水一灣負米遙傳青
史內結纓常在白雲間虛懷樂善通虞夏雅量同



人并孔顏。易緼乾坤胞。緼易風聞千古振冥頑。

談天祐 濟寧副使

緣督挑擔親詣仲溪肅潔祭品趨謁

先賢仰觀道範其蹟宛然隨成俚言一首以誌讚

味

尼父時巡代帝行。特教仲路護車旌。石門尚想勞人憇。荷篠猶聞釋子迎。既有

素王持正印。可無英士翼宗盟。升堂入室如親見。蘋藻虔將仰止情。

祠建河干漲碧洄。英靈有若問津來。治稱三善蒲人訟。獄折片言冠世才。列鼎孝思興仰止。升堂文運際重開。巡方疏濬宮牆畔。瞻拜洋洋灌玉醅。

呂宮 內翰林秘書院

舟行過仲里仰止觀

先賢。廟古松杉色。庭虛鍾鼓懸。英風師百世。遺澤溥千年。已見滄桑變。猶聞薪火傳。功名易銷歇。道德獨長綿。裕後多名俊。其襄信續前。

謁

泰州陸舜 內翰林中書

仲夫子廟

夫子祠堂逐水開。當年吾道未蒿萊。幾家無恙兒孫在。百世聞風後學來。湖曲抱山山抱樹。稻田通水水通埃。森森松柏晉煙火。惆悵宮牆數尺頽。

清豐李榆 金臺縣知縣

梓雲深處拜賢丘。古柏婆娑不計秋。牛馬風塵餘舊憶。堂簾光霽慰新遊。逢君渾可忘先子。愧我無能續邁修。兩地瞻依千載勝。而今得復見弓裘。

華亭沈荃 內翰林秘書院

癸巳初冬恭謁

仲夫子祠漫賦

野廟杉松老。巍祠丹雘新。泗流無日夜。岱色自嶙峋。劒珮千秋肅。蒸嘗此地親。停撓一瞻拜。懷古涕遑遑。

癸巳初冬奉訪王鉉仲老先生晉欽而別今以假滿北上便道來謁遂錄前詩以贈之時

乙未季夏中伏日也

仰止

先賢世澤長。多君慷慨擅文章。橫經輔座師儒貴。
執贄靡宮禴祀光。舊族衣冠如太古。天家恩寵自
輝煌。却憐盃酒愁慙話。風雪扁舟意不忘。

三韓朱國治

歷升太
里寺師

順治壬辰余承乏澶淵五月五日全楊高監

臺謁

先賢墓見祠宇荒涼滿目。嗟其有感於懷。遂唱和
三律以志感。

先賢祠宇半凋零。兵火曾爲幾度經。斷絮常眠荒
店月。空梁時墜曉天星。雨淋穴塚隱狐兔。風過巢
林危鶴鷄。道義爭傳千古重。陰雲五月落松冷。

關西楊果

老樹如龍冷露寒。長纓斷處耐霜經。蒼天白劍心
揮日。野草朱槩血染星。自是孔門歌曠虎。誰言衛
國逐飛鷄。忠肝千古唯君重。拂拭殘碑共淚泠。

三秦高光龍

惟栢蒼松風雨零。荒烟茂草世頻經。當年義氣凌
霄漢。此日精誠貫斗星。夜簾蕭條泣鬼蜮。朝雲慘
淡落仙鷄。尼山片席皆千古。何用潛潛血淚泠。

古越朱昊曙

戊戌冬過仲淺憶昔庚寅晦月既吉。艤舟謁
先賢廟時口占三律。不覺風塵數載。因述前句。

其一

長劍歸來日。旋升闕里堂。論才稱治賦。有勇更知
方。高風長先子。直心臣素王。枌榆崇廟食。泗水並
流香。

其二

聖門排闥讓先登。吾道原來貴勇行。虎已直堪追
舜禹。勝情每欲軼顏曾。迄今俎豆三千載。嗣有衣
冠數百朋。環水聚廬當不朽。賢範祖德兩宜膺。

其三

巍然仲廟仲家汾。扶病登臨志所欣。古貌欽瞻增
壯懷。殘碑捫讀辨奇文。當年意氣甘從海。今日聲
施欲附雲。爲問尼山知不遠。榜人擊楫戒前驍。



燕南後學趙漁提督湖廣學校

從讀君書向往者而今始見古人家。門環泗水清澤祠。引鳬山供紫霞。爲識高孫欽彷彿。因瞻遺像肅咨嗟。當年胡未遂浮海。應待相隨小子槎。

固安卜兆麟前太僕寺少卿

已亥十有一月赴粵東任拜

仲夫子祠堂

寒流環仲里。過廟欲潸然。古屋漁人識。荒庭荳草連。依稀尋舊蹟。慷慨憶當年。誰念孤帆客。乘桴瘴海邊。

姑蘇陳謨泗水縣知縣

古卜城南泗引流。廟尊仲子始譚侯。拜瞻吾道平生幸。延訪民情經歲憂。空美治蒲未有及。未懷負米亮無繇。松杉翠映勤仰止。于力臣心千載留。

雲開張有光提督泉開工部

千古雄風一仲家。從游聖轍老年華。衣冠世廟生青樹。禮祠秋嘗起赤霞。薄海昇平鳴劍靜。長河寂莫暮笳賒。偏來祖豆親賢裔。賜昨芬芳早拜嘉。

古楚州後學汪灝

辛丑初秋北旋謁廟題壁

古廟雲林峙

先賢姓字香。樓題瞻仰重。俎豆薦煙長。流水如絃響。高風引劍光。英靈依闕里。吾道萬年強。

姚江邵洪庚兗州府同知

昔仲夫子見頎然一丈夫。與之戰不勝。孔子曰。何不批其腮。刺之乃一大鯁魚也。仲夫子曰。此物胡爲至哉。孔子曰。是名五酉。酉者老也。凡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庚作偶句曰。世變堪嗟鱗介易提戈。猶是開纓冠。若非賢聖道玄理。決戰誰能判惡端。

邵人後學袁州佐工部郎中

讀仲志敬賦以爲仰止之懷殊不知其陋也

雷奮自剛氣。夫子感其精。進道必大勇。允矣兼人英。聞過輒心喜。求躬何日盟。裂色不可犯。禦侮斯見稱。升堂窺美富。吾道爲崢嶸。念祖有令胤。前徽志墻羹。盥手玩圖紀。音貌凜蒼生。賢蹤非杳邈。步趨在景行。

對聯

董朱桂 濟寧庠生

環疎柳以映官牆對孔里千松之色。

取清漕而絜俎豆生禹川一水之香。

唐世柱 濟寧知州

入道有階存無宿諾心自風雷日益。

治心以漸從忘組袍始乃濃淡不驚。

神依而地爲靈赫赫如臨總棧梯几進無可射。

族聚而宗有亢繩繩不息在父兄子弟自相師。

塗其既次構其肯堂式新廟貌妥靈爽以古以今。

礪作杏壇帶作泗水爰及苗裔衍人文於家於國。

虎林張元徵 選貢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敏敏皇皇死乎如不及猶恐。

失之念。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錚錚皎皎居然和不流中不。

倚之強。

董其昌 禮部尚書

霸氣久湮奕世仍來卑管晏。

師模如在一家俎豆對顏曾。

施于政 濟寧州判

嶧山連泰峻登而小魯從我者許有兼人聞過聞。

言聞行便窺絕頂。

濟水遡洙泗清斯濯纓到結時殊非率爾知津知。

生知死直了源頭。

長洲文葆光

君王萬世師。

孫子千秋祀。

黃郡王一壁

墮三都收甲卒糾糾雄材豈是儒生章句末。

衣組袍無宿諾彬彬大雅真是尼山一派流。



墓誌銘

皇清勅贈徵仕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

西園仲公暨

勅贈儒人趙氏夏氏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勅贈徵仕郎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西園仲公暨

勅贈儒人趙氏夏氏合葬于仲家淺祖塋之次附

先兆也。既卜日矣其子徵仕公于陞持公行狀

來巧銘于余。念余與公家蓋姻婭世好也猶憶

先封君與公爲莫逆且夕聚首敲枰賦詩無日

不飲無飲不醉予嘗耆齡時每侍公左右見其

瑰琦磊落不與俗侔竊心折之今雖燕詞不足

爲貞珉光而誼不敢辭謹援筆誌之按狀公諱

九卿字一相別號西園先賢仲子六十代孫也

上世居卡里漢更始間公十七世祖名世德者

因赤眉之亂始遷任之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也至唐始建仲子廟于河澨春秋俎豆維慶歷

代相沿未之或易公之先世有隱德皆不仕至

公生而篤于孝友。儻有氣節。每言及古人忠孝事。輒義形于色。識者器之。長娶趙孺人。未幾公父捐館。伯叔亦相繼棄世。公乳哺子立。孝養太母。無不脩至。萬曆乙卯歲荒歉。流移載道。公與趙孺人竭力供甘旨。無少缺焉。至諸孤侄靡依。公曲爲撫卹。俾之成立。里人化之。祖廟圯頽。公捐貲脩葺。力未贍。更求直指畢公奏請重脩。迄今輪奐煥然。改觀皆公力也。至于序家牒。而世次不紊。舉祀典而大禮克彰。凡可以昭祖德。貽孫謀者。不留餘力。其最著者。壬戌之歲。妖黨徐洪儒等大肆剽掠。假道河干。官軍敗績。居民逃散。公曰。祖廟在此。吾何往。乃率族衆堵禦之。護衛祖廟。賊莫敢犯。其英毅有如此者。庚申。公宴客中堂。適有盜數十人突入。執客撻之。公急曰。我仲某也。惡用擊客爲。盜乃釋客。公命盜就坐。酌酒飲之。更婉諭以善言。盜共義之。乃散去。昔唐李涉遇盜。以詩投之得免。今公飲之以酒。何千古一轍也。他若姻族黨。賑貧乏。一凡



婚葬無力者。莫不取給焉。公無吝色。亦無德色。其豪邁有如此者。中年艱于嗣。趙孺人曰。胤子未立。其如宗祧何。爰娶夏孺人。共主中饋。襄理家政。夏孺人善事公。亦善事趙孺人。自戚里及僕婢。咸頌賢淑焉。未幾。舉夫子二。公怡然曰。吾事足矣。然遲暮得子。或失則驕。是猶無子也。督責嚴厲。暇則述古今得失。及前言往行之可法。可戒。者訓之。殷殷以不克繼述爲憂。丙子。公病目。日事靜攝。後寢疾。疾且劇。遂呼二子。囑其勉紹祖業。而目遂瞑矣。未幾。家胤于陞。念祖德之未報也。開白衍聖公代爲陳乞。得邀

恩如顏曾孟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此皆仰承公訓而事業光昭。流於無窮者也。公之食報弘矣。歲甲申。趙孺人避亂於鄒之白土峒。及旋卒於正寢。時夏孺人亦驚憂成疾。順治癸巳。治酒與家人訣。尋卒。辛卯。遇

覃恩。贈公徵仕郎。如子官。趙母夏母俱贈孺人。而公未竟之志。乃得含笑于九原矣。公生于隆慶

己巳五月十八日。卒于崇禎丙子五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八。趙孺人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十七日。卒于順治甲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夏孺人生于萬曆辛卯三月初六日。卒于順治癸巳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于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娶濟諸生高應第女。次于廷。奉祀生員。娶濟諸生李燮女。繼娶贛州府推官侯應魁女。夏孺人出女一。適鄉諸生盛從化。易時振。趙孺人出孫男三。秉貞。充庠生。應襲娶大理寺寺正前禮科左給事中陳旅銘女。秉敬。奉祀生員。順治庚子。

皇上臨雍。欽取陪祀。娶世襲太常寺博士孔胤鉅女。俱于陞出。秉恭。幼未娶。孫女二人。長適甲午科舉人男弘功。次字霸州。兵備道參政張耀彰子諸生世昌男漢。于廷出。曾孫承續。聘分。臨清兵備道副使楊陞女。曾孫女許聘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任孔當子諸生之灝男斌。既其。事。爰爲之銘。銘曰。

孰開之先。未末者源。彌遠而孰繼其後。綿綿有
流。匪淺而。濟河之游。默如者坎而。合璧而。瘞。隆
如者。既而。千秋萬年。景斯行斯。有青其簡而。
賜進士第。

欽授監察御史。前刑部山西司主事。大理寺布評
事。貴州正主考。江南安慶府推官。黃敬璣撰。

校記

①辨香：當作「瓣香」。

②簡：當作「間」。

③鐘：當作「鍾」。

④趾：當作「址」。

⑤「辛亥」下當脫「朔」字。

⑥「己卯」下當脫「朔」字。

⑦嵇：當作「稽」。

⑧御：當作「禦」。

⑨幹旋：當作「幹旋」。

陋巷志

明刻清修本
明·吕兆祥撰

《陋巷志》八卷，明呂兆祥撰，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明末清康熙間增修本。

兆祥，海鹽人，元善子。該書收錄歷代崇奉顏回有關資料。顏回字子淵，春秋魯國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孔門第一高弟，最爲孔子所賞識。孔子許其好學，又贊其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記：「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陋巷，相傳在曲阜孔廟東北六百步，舊無記載。正德中，提學副使陳鏞始爲作志。萬曆中，御史楊光訓又續編輯之。而兆祥是編蓋因二家之本，重爲訂定。

是書所載皆歷代崇祀典禮，而冠以《退省》、《從行》諸圖。分爲八卷。卷一爲《像圖志》，列先師衮冕像、退省小像、從行小像、杞國公衮冕像、魯國圖、陋巷圖、復聖林圖、侍郎林圖、元陋巷廟圖、元杞國公廟圖、國朝復聖廟圖、磁陽文廟圖、禮器圖共十三圖。皆有說明。卷二、卷三爲《世家志》，有先師世家、先師集紀、宗子世家、支子世表、聞達列傳，爲顏回及後人的傳記資料。卷四爲《恩典志》，蒐集歷代號謚、祀典、章服、授官、給賜、優祀等。卷五、卷六、卷七爲《藝文志》，搜集歷代誥敕、御製碑文、御製祭文、御製贊、詔旨、榜文、碑記、贊、頌、銘、論、說、祭文、奏疏、詩歌等。卷八爲《藝文志附》，附錄顏氏先賢志銘、墓表。

其書規制嚴整，眉目清晰，頗爲得法，搜集資料亦稱完備。覽此一編，歷代對顏回之崇祀褒贈，可一目了然。

陋巷誌序

誌以陋巷名。誌先師亞聖所居之地也。昔武王過南宮子闔必式而後入。子闔善人。衆庶電里。況先師上育大賢。發吾聖人至蘊。以教萬世。聖者我。此誌之所由作也。誌初附王氏誌中。正德紀元。待卿鄭州曹公奉

命。按視山東。抵揭先聖闕里。遙謁先師廟。訪遺址而問誌焉。大博中錄以志有專誌對。公曰。誠缺典也。宜亟成之。而以陋巷名書。既而大博編事蹟。請文于公。猥以屬稿。俾爲筌次。凡八卷。其義

例多取諸闕里誌。明乎先師與先聖一道。不容差殊。至於卷帙多寡。則據所見聞。非敢誇畧也。刻成。以復屬稿序諸首簡。雖用之式闕表宅。盡皆一時之人物。所以風勵乎一時者耳。若夫先聖之道。在萬世。則先師之功。亦在萬世。表章登載。固將以風化乎萬世。之有志于斯道者也。豈細故哉。抑陋巷之者。先師筆瓢棲息之所。一經聖言。至於今有耿光焉。其當時三才氣絳。盡可想見。而其敗垣敗跡。莽焉莫尋。此殆有不忍論者。而



亦可見君子所以裕身處世固有在
此而不在彼者矣。此則以名法之深
意也。

正德丁卯孟夏初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等處提刑

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政江東陳鶴謹書。

陋巷志叙

學宮舍采之禮奉孔子為先
聖而祝之王。奉顏子為先師
而爵之公。則唐以後相沿而
進者也。

世祖獨出脞斷以為王公之位
不貴於聖師而淆其名實於
是孔子釋王而尊以師顏子
避師而加以脞則褒崇之典
不一而顏之配孔而繼其號
無因革矣。先儒曰孔子元氣
也顏子春主也。聖人之道苞
絡羣品非一士之略也。有配
之堂上以為之四時者列之



兩序以為之七十二候。有及門受業三千餘人。以為之日與辰之數。而後一亢之氣備。然而省四時之長。以運其元氣。而歲功成。故曰春也。夫元長四德而繫之乾。春長四時而繫之歲。故春即元氣也。以元氣而得春。以春而繼元氣。因而象之。配聖而稱師。避師而又稱聖。諸子不得參焉。此豈非天壤之內。亘萬古而不可易者邪。嘗考素王闕里車服禮器瞻眺如存。炳琅川嶽榮施函夏矣。顏氏世爵於魯。

聖門高第達者八人。春秋以來。證詠宗流咸可指數。靡有五蓋之疑。而文雅忠貞。增修奕葉。雲興颺起。揮映繡青。與孔氏比隆焉。豈其百世之祀。而文獻者不足乎。不佞奉命按魯。展謁廟庭。覽陋巷舊志。事辭樸略。體裁未備。私竊以之。謀諸其宗子博士君龍。雅博士曰。固所思也。使君有意纂成。以式靈吾祖。敢奉筆牘以從。所盡取家乘。大加釐正。彙為八卷。條貫秩然。文質可觀也。不佞敬愛其書。以示竟

守豫章陳君使正於宗伯子公。公又即其新草、芟繁補闕、裁成而潤色之。司理長沙周君重加校而梓焉。聖真道統昭昭乎可徵矣。慨夫魯之為故國也、大庭之庫、軒轅小皞之丘、禽父之井、與臺榭之宮、共王之殿、當其盛時、固無不煒煌晃耀、流帶泗沂。今皆越在陵谷、鞠為榛莽、而所謂陋巷者、絳闕璇題、歸然輪奐、與素王之宮左右相峙。海內望之、若神霄紫都、矗立太清、而不可嚮視。於是因其遺迹、

勒成圖籍、以比於郡國之史、而希諸四方、則茲編也、豈亦非天壤之內、亘萬古而不易者耶。蓋古者省方之使巡行郡國、必陳訓誦之書、以喻民志。矧觀樂問禮之邦、吾道淵源所在、不佞何敢讓焉。而二大夫綢繆舊聞、表章聖迹、因以質成史氏、載之策書、豈惟部使者之光、抑博士紹隆祖武、躬夷齊之讓、是克世其家者。尚守為赤刀大訓、以覲後昆、毋過佚哉。

萬曆辛丑孟夏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關西楊
光訓汝若甫書於歷下署中。

題陋巷誌跋語

庚子歲春余以鹺命行歷阜邑
晤博士顏先生於故里見其言
貌朴雅宛然儒者矩矱心竊豔
之因扁其堂曰卓有祖風越月
走書京國以所重輯陋巷誌問
敘于余余惟孔顏道脈世系宗
支與凡歷代表章備載誌籍中
夫何庸贅哉惟是先聖當年所
稱陋巷貧室今在後裔則爲世
閥華門夫世祿之家鮮克有禮
自古記之以富貴移人驕侈滅
惠勢所趨也以余耳目睹記世
守先代之訓者幾何人哉乃屈

指顏宗復聖以後名卿碩彥節士才賢代不乏人。延至于今而博士君猶恂恂散守先訓如故也。可不謂度越恒情乎。衰周和氣有限故顏聖不獲與聖師齊壽而貞淑之氣以其躬所不能盡洩者衍餘慶于後人故支流之賢秀獨多與。余讀誌有感聊綴數言附之簡末。願博士君無忘先德常存陋巷之風以啟後賢則斯誌不徒以文傳云爾。荆谿後學吳達可書于長安公署中。 崑

萬曆辛丑穗仲望後五日也。

陋巷志叙

蓋宣聖有志三代之英而嘆祀宗之無徵也。昔家有國欲以國芳傳遠匪文獻何繇焉。關里肇城素王素匠三神靈之統也。孔氏配軋象坤萬世為土莫之與京矣。曾之在鄆至渾而播遷孟之居鄒至宗而始著綿之承繼其祥益難言之矣。獻不足於也。赫矣邾顏之裔疏為充國是繼聖師之緒度流矣葉世濟其美以至於今譜其本支如列眉也可謂生多矣。夫文獻之徵妙哉。



而固籍不陳、多以昭不來遠、不滋
慨哉。陋巷舊志自正治初年、以於
學使陳公、採摭羣籍、悉有闕遺。
歷載相沿、莫之損益、覽者惜焉。
萬曆唐子、侍津關西楊公、行部至
魯、展神廟庭、徵諸翰博、顏君胤
祚、博采舊聞、列為條目、下記郡伯
獨。章陳侯、質之舊史、因其詞事、
稍加修飾。司理長沙周侯、攝篆後、
加修綴、以付梓人、有成書矣。嘗謂道
統之源、自堯、舜、湯、文、至於宣聖、用
集聖成、而顏子、發其精蘊、以教萬

世、蓋所謂見而知之者焉。秦之亂
家、則口之有明星、揆之坤儀、則為
之有少室。天壤之數、震耀無窮、
豈直一國一邑之故。而二子餘祀、之文
以賢部使、君公之誼、一旦垂章、而先
大之、所謂待人而興者、與。詩御公
彰紀、夙猷、肅清東夏、二君修德、
希直、後真封、是皆大有造於
魯。而又鋪陳聖迹、以示無垠、豈不
昭然萬世之舉哉。然博采克念、
統之源自堯、舜、湯、文、至於宣聖、用
集聖成、而顏子、發其精蘊、以教萬
周侯又嘗有意重修、聞里之舊、

並及曾孟初為一書甚中固也。
顏志先成條書而哭。後有讀其
緒業、垂鴻曲、著其永有收程
世哉。

萬曆辛丑孟夏八日、魯國未學于慎行

頓首謹題。



萬曆辛丑孟夏八日、魯國未學于慎行

陋巷誌序

志名以陋巷、系以齋陋者、蓋欲尋顏
處而不可得、乃述其所樂處尋而上去、
以寄顏學出志。后有作者或不可多也。
己乎幸遊顏夫子故里、乃仍舊名以附
志于旅人耳。至於按名覈實、緣有證、
補缺訂謬、去冗刪煩、尚有賴費子、予不
敢掠其美也。是為序。

明嘉靖庚戌魏十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奉

勅、整飭沂州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
蜀後學鼎必史彌謹識。

目錄

卷之一

像圖志

先師袞冕像

退省小像

從行小像

杞國公袞冕像

魯國圖

陋巷圖

復聖林圖

侍郎林圖

元陋巷廟圖

元杞國公廟圖

國朝復聖廟圖

磁陽文廟圖

禮器圖

祭品樂章附

卷之二

世家志上

先師世家

先師集紀

卷之三

世家志下

宗子世表

支子世表

聞達列傳

卷之四

恩典志

號謚

祀典

章服

授官

給賜

優復

卷之五

藝文志上

歷代誥勅

御製碑文

御製祭文

御製贊

詔旨榜文

卷之六

藝文志中

碑記

贊

頌

銘

論

說

祭文

卷之七

藝文志下

奏疏

詩歌



儒藏

陋巷志 目錄

卷之八

藝文志附

誌銘

墓表

陋巷志卷之一

海鹽呂兆祥重修

裔孫 顏光魯參考

顏紹統訂閱

像圖志

叙曰天生賢聖負繼往開來之統爲世作程固後人所崇仰而繹思者也邈哉靈響不可追矣假肖像以代羨牆擬繪圖以徵宅里於儀刑所寄良有關焉曷可少哉復聖先師舊有退省從行二像皆古人名筆流傳已久今益以封爵袞冕而推及杞國以志隆也魯國舊域固鍾靈毓秀之區而陋巷林亭又天下所景慕者先令廟制所以妥神棲靈英主名賢咸駐驂弭節而裸獻焉各列之圖以示久遠而禮器樂章出歷代烝嘗之典亦不敢散逸而並圖之嗟嗟士君子生復聖之鄉旣莫不瞻依桑梓以親炙其盛而輶軒干旋問俗按部其地者亦得遊其庭而禮矣至若殊方異域聞宮牆廟貌之美而無由祇謁則像與圖庶有稽也作像圖志

先師章服像



贊曰簞歌陋巷心齋坐忘竭才博約勞善無張爲邦有志首配素王萬年黻冕俎豆宮牆

明御史關中楊光訓著

先師退省小像



贊曰、孔門多士、才辯明聰、沉潛惟子、不違日終。無
言弗悅、足發聖衷。若愚大智、德行獨隆。

楊光訓

先師從行小像



贊曰、維聖塵絕、瞠乎大賢。亦趨亦步、視猶父然。如
立卓爾、瞻之在前。未見其止、達假於年。

楊光訓

杞國公章服像



贊曰、祥發聖里、後六年生、杏壇講下、先七十英、誕
育才子、一問大成家、崇所自、千載崇譽。

楊光訓

論曰、復聖之像、自漢光初、始畫於鴻都門學。及
吳道子筆出、有退省、隨行小影。後世珍之、子孫時
時瞻仰、興追慕之懷、茲復臨之簡首、四方君子、倘
有欣觀其像、而徒美其人者乎。

魯國圖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南曰稷門。曰章門。曰雩門。北曰圭門。曰齊門。曰龍門。東曰建春門。曰始明門。曰鹿門。西曰史門。曰歸德門。曰麥門。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爲孔廟。其東北爲顏廟。城北爲孔林。其東南爲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郡城在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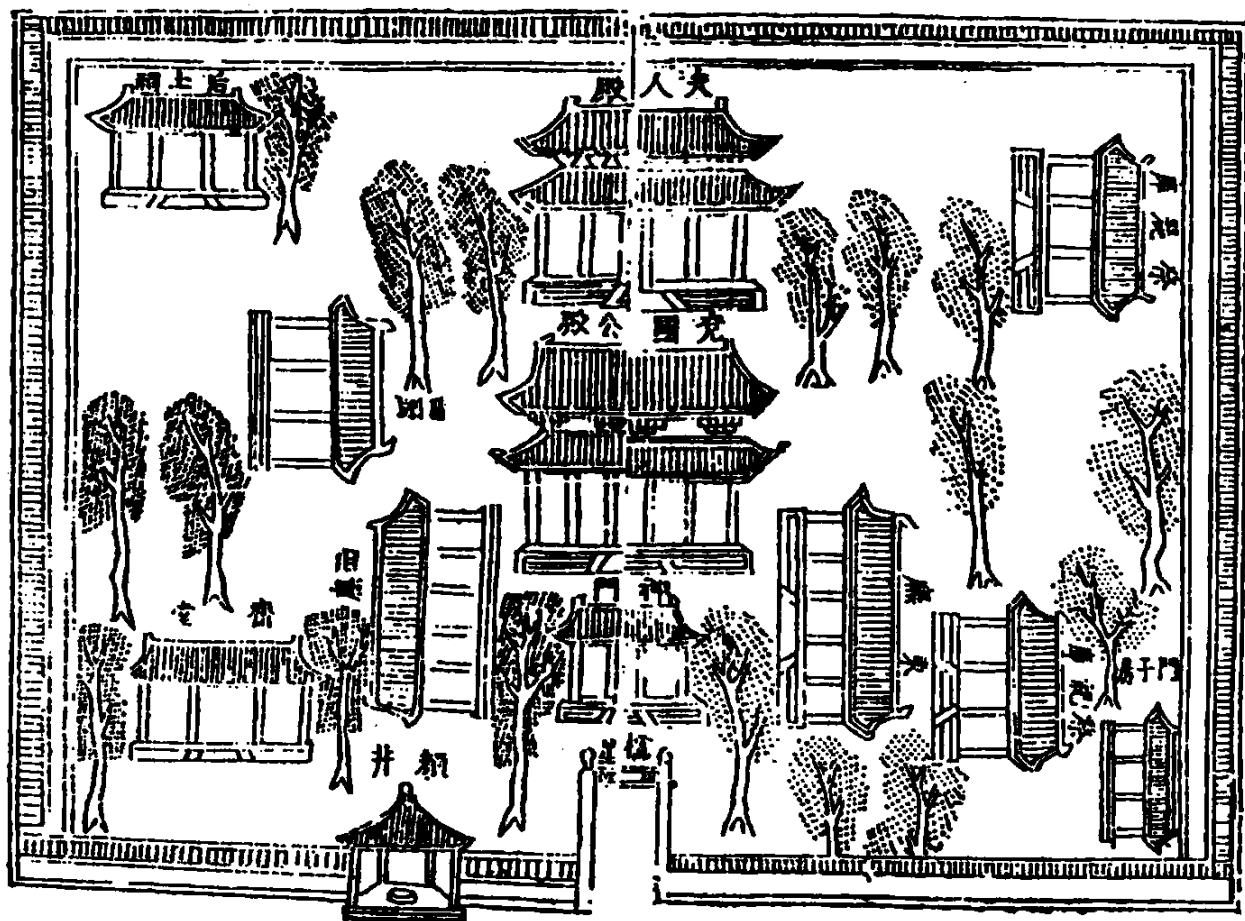
儒藏

陋巷志 卷一

顏井圖



元陋巷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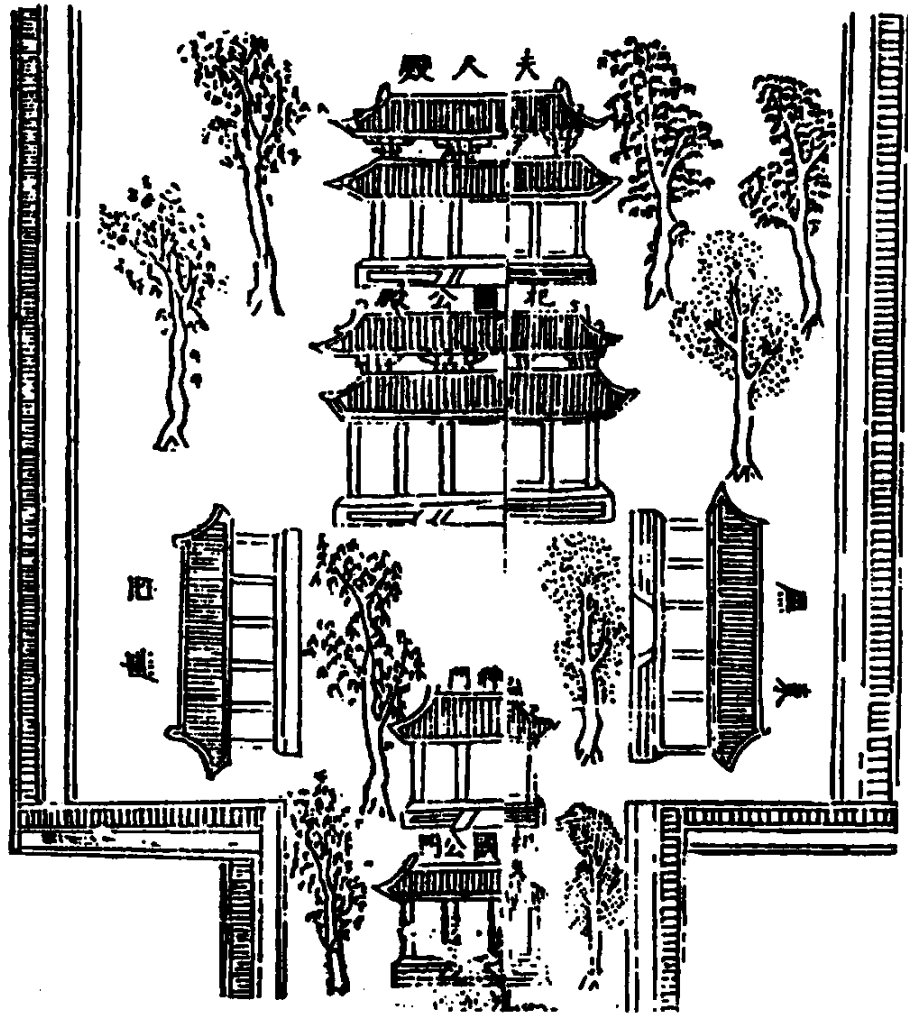
孔廟東北六百舉武有園有井卽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構於故基繚以崇垣環植苑李教授張顗鼎先師兗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園亭古檜十有四株所出之物以供祭祀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請修兗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畝於園之北奉勅創建新

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天曆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遣聖像於新廟是日兗國公誕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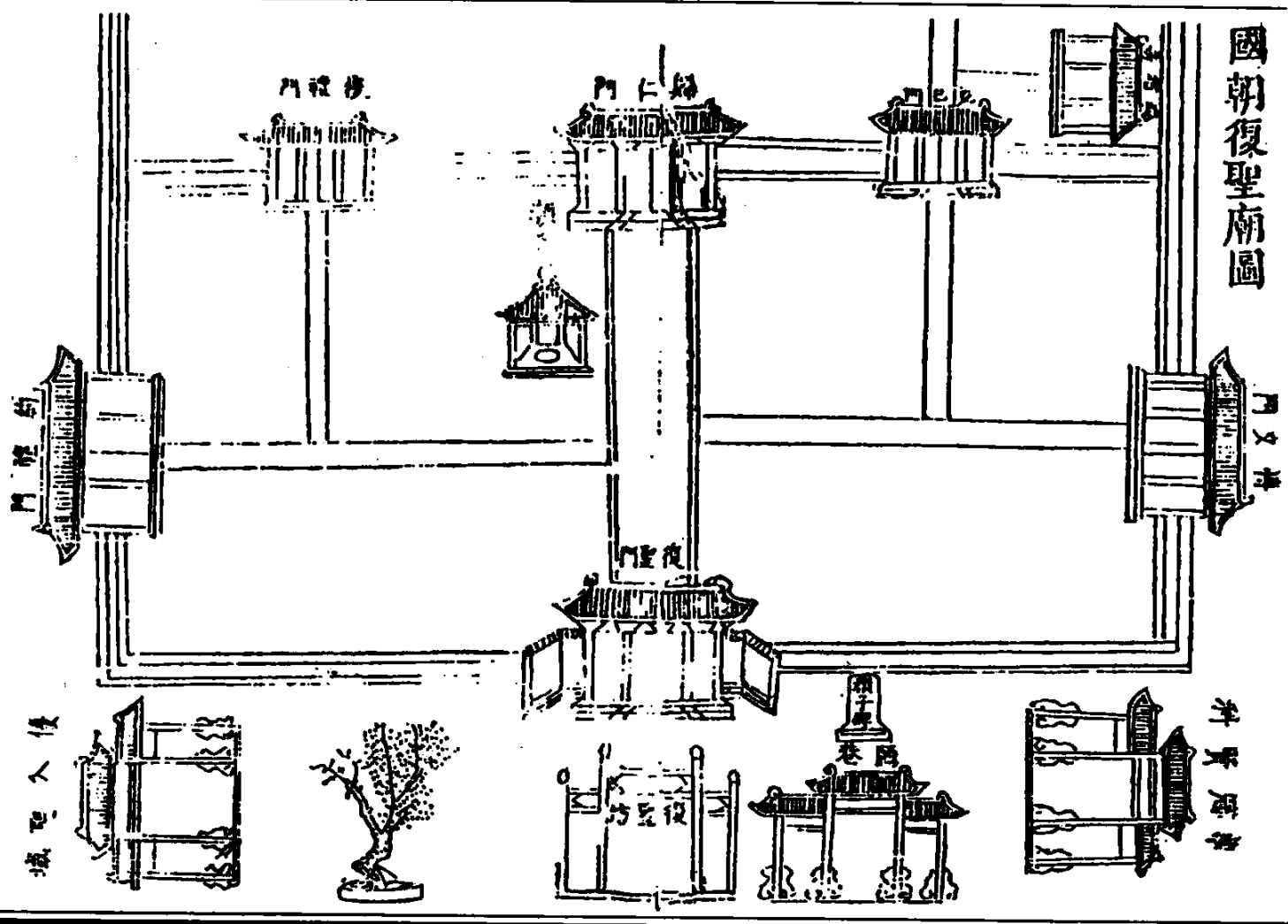
皇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貌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弘治十五年仍復傾頽公鉉復聞於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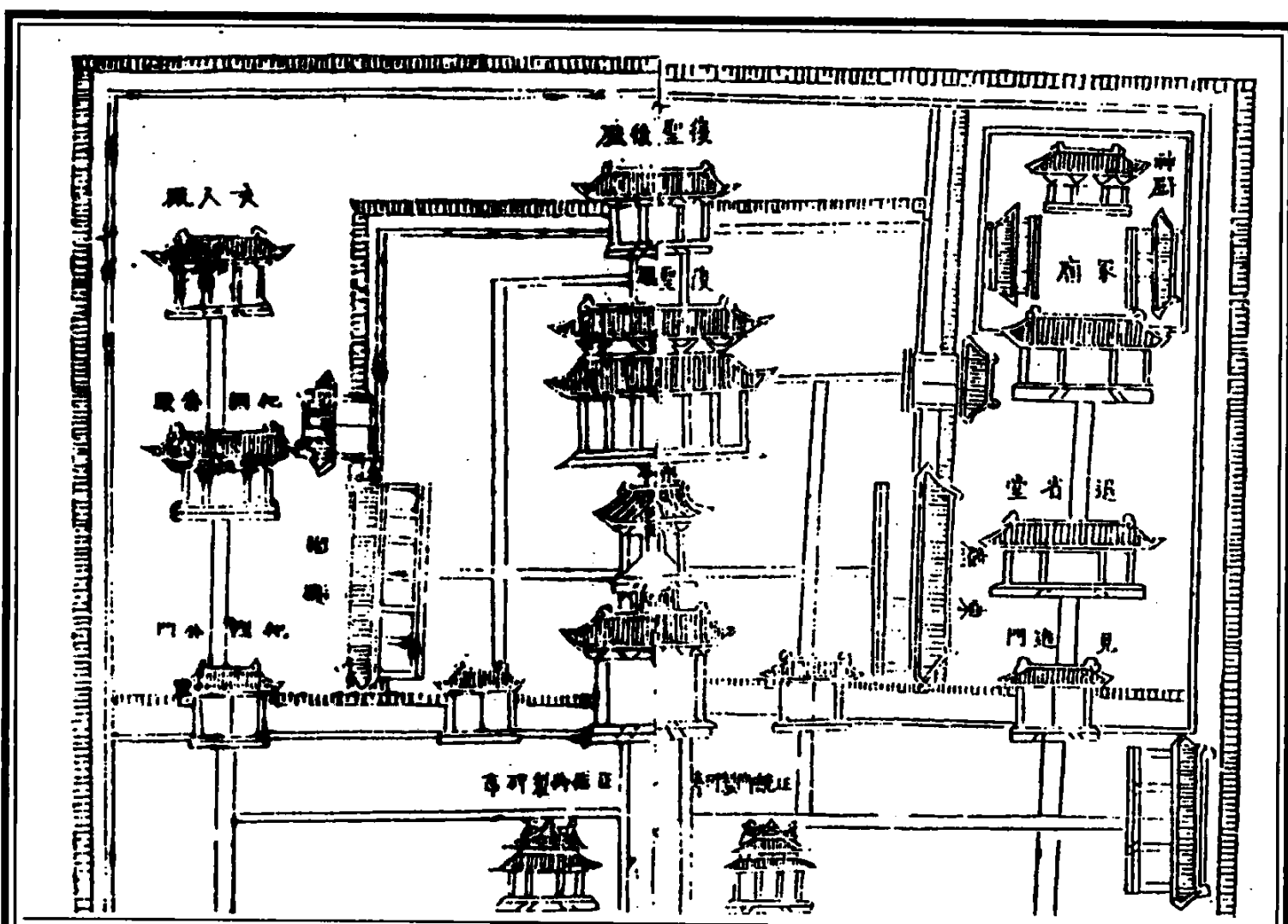
上命有司會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鼎新修建規模宏敞視昔有加詳具後幅

元杞國公廟圖



國朝復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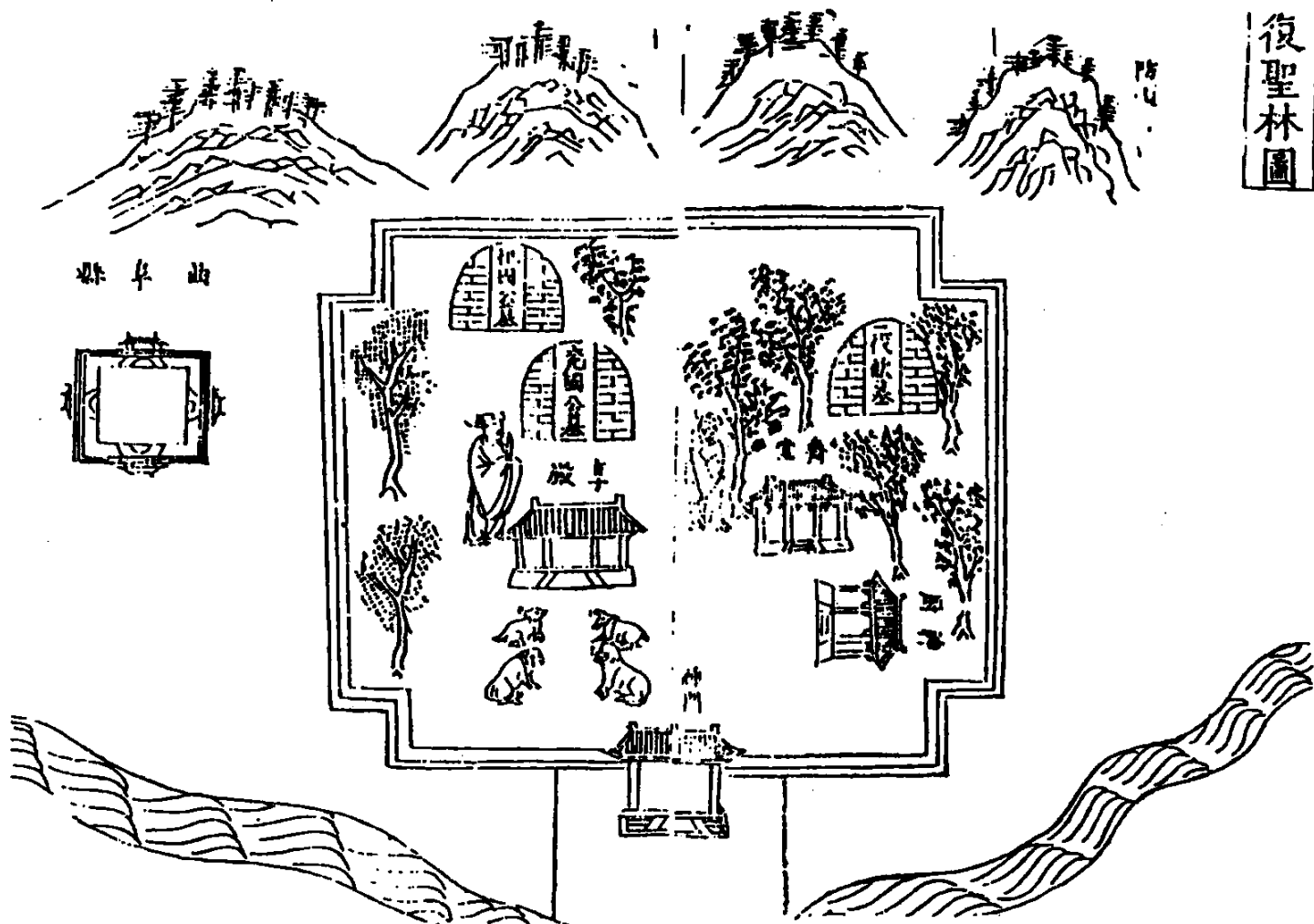
廟制正殿七間重簷高四丈九尺闊十一丈一尺
 及後殿俱鋪花石板中供楠木柱四十二根
 花窗棂俱用銀漆外供神龕一座供卓
 一盞香几俱用花板漆油漆外供神龕一座
 青銅香几俱用花板漆油漆外供神龕一座
 琉璃鋪地砌牆大號方磚蓋井臺基俱用
 石砌座石砌殿五間一層高二丈七尺闊七丈
 木柱架枋樑柱俱用楠木花板二層四丈四尺
 張俱用水花綠漆漆俱用楠木花板二層四丈四尺
 十樣俱用水花綠漆漆俱用楠木花板二層四丈四尺
 廟樣磨石甃砌蓋瓦用綠兩廡各七間左祀二
 代歌及三十四代附黃門侍郎之推四十代唐平

原太守真卿常山太守果卿右祀三代儉及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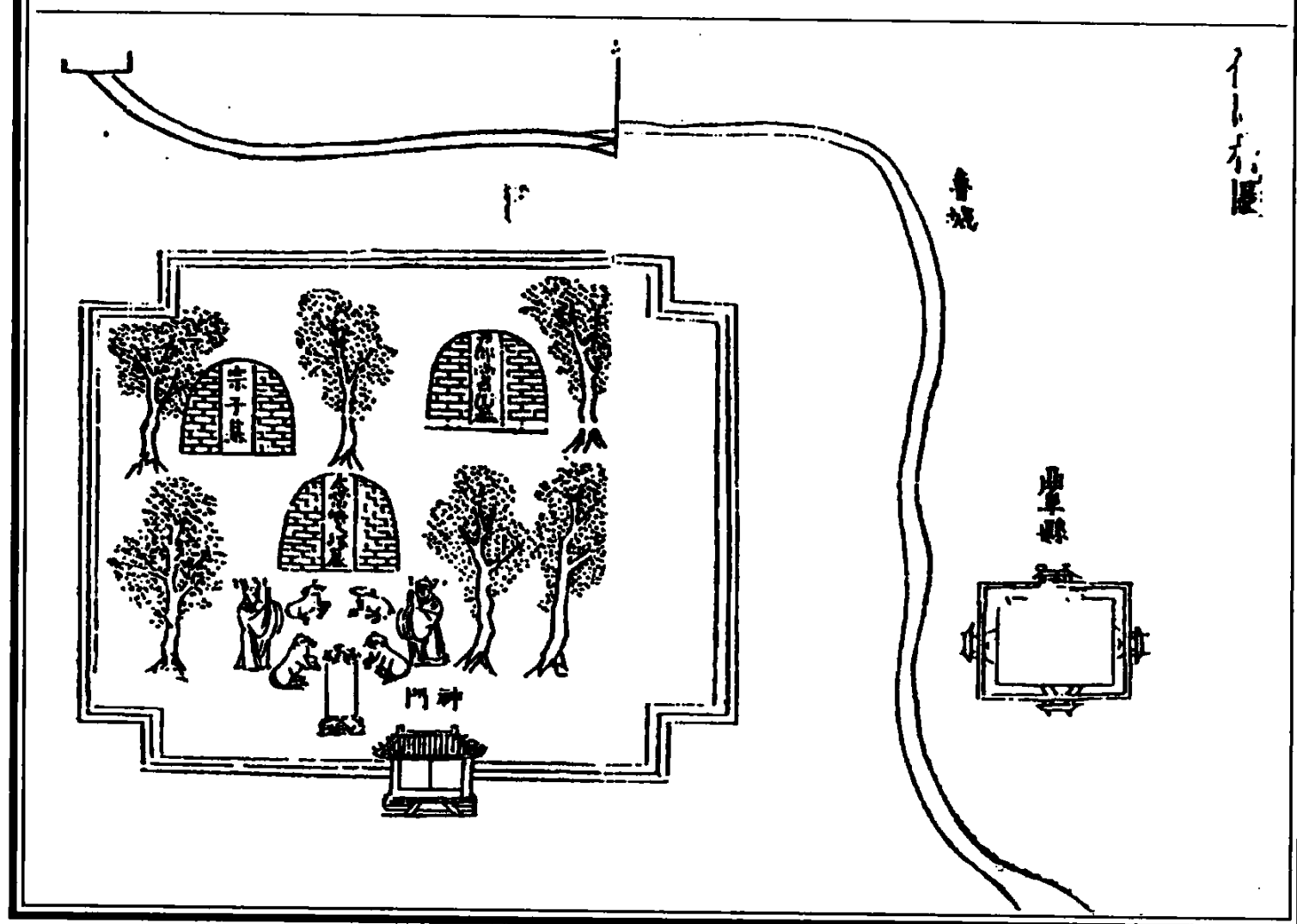


三代北齊御史中丞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師古中爲類樂亭高二丈闊一丈亭前爲仰聖門高二丈闊一丈門六扇門柱俱紅油漆蓋瓦用綠色兩旁各一門一座門前東西御製碑亭二座高三丈一尺闊一丈又前爲歸仁門三間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一尺左掖爲克己門三間右掖爲復禮門三間歸仁門稍西額井在焉覆之以亭前爲復聖門三間高三丈七尺二尺闊一丈八尺復聖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東西二坊左曰卓冠賢科右曰優入聖域又外里門有坊榜曰陋巷萬曆二十二年巡按御史連標建從博士徧祚請也復聖門之內東爲博文門三間西爲約禮門三間相對而立由左掖而入有齋宿房七楹稍北有祭器庫五楹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門內爲退省堂三間堂後爲家廟復聖二世三世神橫飛焉廟後爲神廚由右掖而入爲杞國門門內爲杞國公殿殿後爲寢以祀端獻夫人其後爲焚帛所廟左爲賜第宗子世居焉

復聖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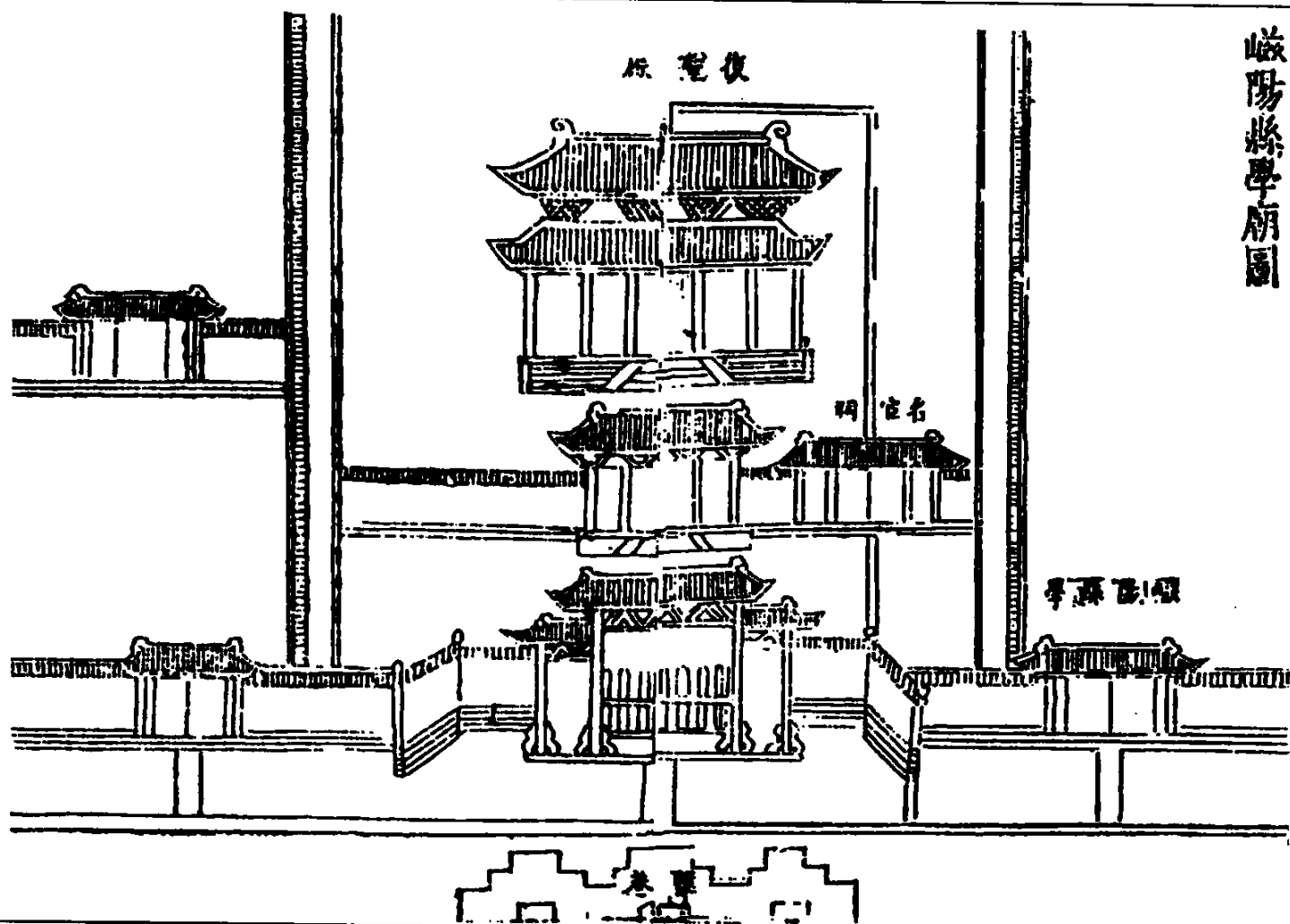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碑湮沒不存惟坐跌在墓高大餘祀國公墓在兗國西北林木森鬱其地廣袤各一百五畷有五尺。少康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云顏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木也。





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凡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在魯古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稱太常卿文鐸其一稱戶部尚書衍南鄰官道卽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餘也。

嶧陽縣學廟圖



廟在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爲兗國公卽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洪武十八年重修因建滋陽儒學永樂七年

成祖巡狩北京遣禮部員外郎饒時致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爲明倫堂殿前有

御製碑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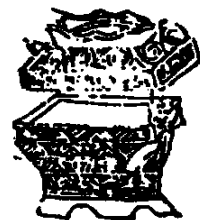
論曰古帝王之於賢者莫不表厥宅里以樹風聲立之祠宇以崇報饗蓋以發幽闇微昭示區宇炳哉烈矣况乃羽翼聖真師表萬世者哉是故廟廷

環麗天藻昭垂墟墓鬱蔥山川映秀而兗郡舊隸卽廟立庠此又特達之典海內所僅見者我祖宗朝所以褒揚聖哲風勸人流一何盛哉併列之圖俾觀者有遐想焉



祭器圖

簠



通足重一十三斤、高七寸、
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
長一尺一分。

豆



通足重九斤、高六寸七分
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
長七寸九分。

犧尊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
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
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
釐、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象尊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
分、口徑一寸二分、耳濶一
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
寸九分。

大尊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
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
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寸
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
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
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
深七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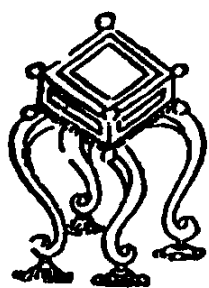
著尊



| | | | |
|--|--|--|--|
| <p>錫</p>  | <p>爵</p>  | <p>洗</p>  | <p>罍</p>  |
| <p>置爵承等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p> | <p>重一斤八兩。通足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二柱通足有流有釜。</p> | <p>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p> | <p>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p> |
| <p>盥</p>  | <p>豆</p>  | <p>豆</p>  | <p>勺</p>  |
| <p>高一尺四寸。</p> | <p>秤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豆。</p> | <p>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p> | <p>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p> |



盤



以木爲之、繪以彩、髹以漆。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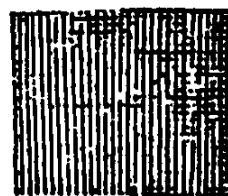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范三紐、用薦和羹。

尊



盛酒器也。範金爲之、紐以螭首、畫雲雷於腹、鬲取其奮像、雲取其需澤、用貯初獻酒。

尊



用布爲之、縱橫二尺二寸。

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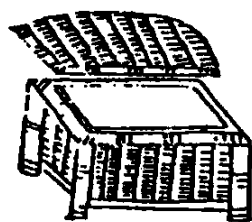
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畫雲龍、止用青。

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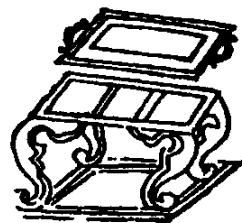
以綵爲之、圓幅、玄被纁裏。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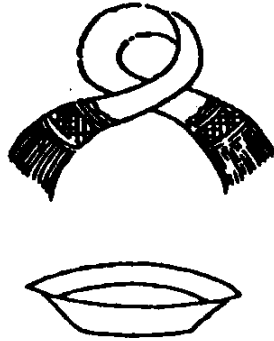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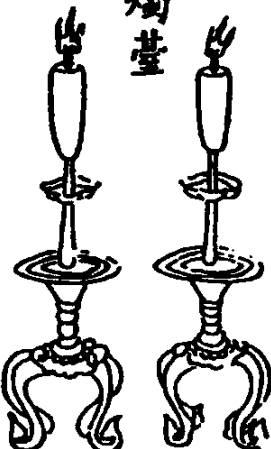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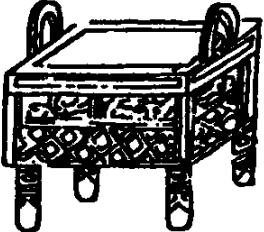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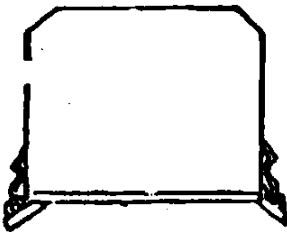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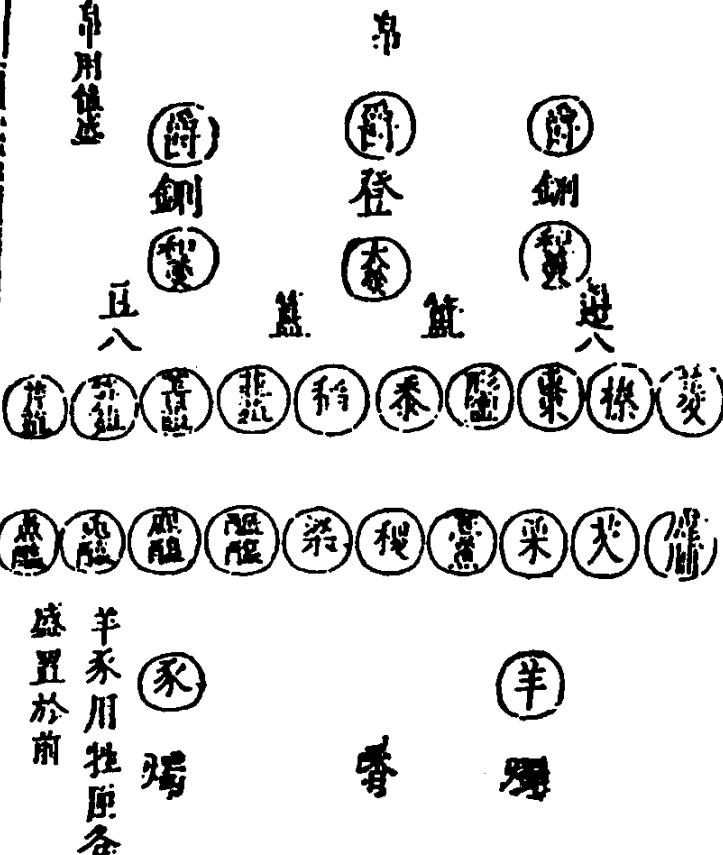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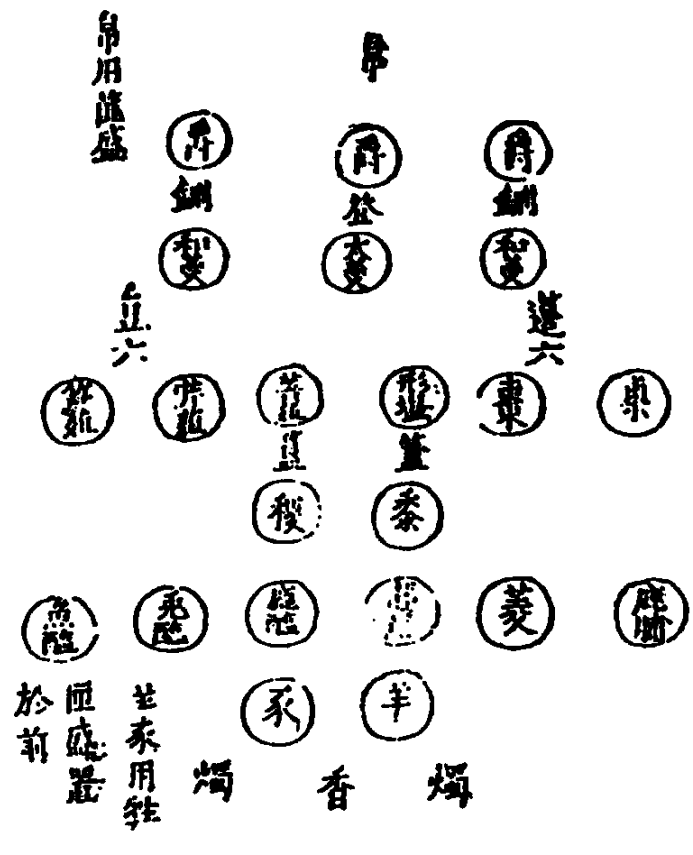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俎



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 | | | |
|--|---|--|---|
| <p>祝巾 盥盤</p>  | <p>燭臺</p>  | <p>兩</p>  | <p>祝版</p>  |
| <p>盥盤範金爲之盛水盥手。祝巾白巾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畢拭手。</p> | <p>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p> | <p>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p> | <p>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p> |

| | |
|---|--|
| <p>正殿陳設圖</p>  <p>羊燭</p> | <p>兩廡陳設圖</p>  <p>羊燭</p> |
|---|--|

祭器說

簠簋皆盛黍稷器。簠方簋圓。兩旁有紐。上覆以蓋。簠盛黍稷。簋盛稻粱。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爲之。

犧尊。犧牛形。取其犧牲享食之意。範金爲之。穴背受酒於腹。上覆以蓋。用貯終獻酒。

象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

壘。其器乃佐尊者也。

洗。所以盥也。能事而盥。盥致肅恭之義。洗受棄水。惡污地也。

爵。按禮書。禽小者名爵。其義取小者爲貴。

站。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站是已。

勺。刻首爲龍。夏制也。古以匏。後世範金爲之。

遷豆。遷古今皆竹制。惟豆制不同。夏揭豆。殷玉豆。

周獻豆。今以木爲之。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足下拊也。

簠。竹爲之。古用簠不一。以其尊。以承食膳。以盛幣。今卑以承幣。

祭品

香燭酒 羊 豕 鹿

兔 帛 正殿用綾。餘用絹。練白色。長一丈八尺。

太羹 實于登 和羹 實于鉶 黍 稷 以上實

稻 梁 以上實於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異餅 白餅 以上實

韭菹 菁菹 芹菹 笋菹

醢醢 鹿醢 兔醢 魚醢 以上實

製祭品法

太羹 用淡牛肉汁。如無。

和羹 用猪脊骨肉切薄片。滾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醋拌勻。腰子切荔枝形。蓋面。臨祭用淡

牛肉熟汁澆上。

黍 用黍米揀過。完潔。滾湯

稷 用稷米揀過。完潔。滾湯

稻 用白梗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如常飯法。



梁川粟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亦如常飯法。

形鹽用篩過潔。

薑魚川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少許、醃過、晒乾、臨川時、溫水洗淨、酒浸片時。

棗川膠棗或紅鮮棗皆可用、須揀過潔淨者。

栗川大栗、揀過好者、如無、以核桃、荔枝、龍眼代之。

榛川榛子、揀過潔淨、如無、以核桃、荔枝、龍眼代之。

菱川菱、或鮮菱、或乾菱、揀過潔淨者。

茨川茨、揀過潔淨者。

鹿脯川治鹿一隻、宰取肉一塊、如無、鹿一、宰取肉一塊。

黑餅川為餅、參製、造內川砂糖、為餅、印作員龍餅子。

白餅川亦如前法。

韭菹川揀過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揀過、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醃醢川用指脊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薑、蒜、略拌、作醢。

菁菹川揀過菁菜、略拌、作醢。

鹿醢川鹿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薑、蒜、略拌、作醢。

芹菹川潔淨、生芹、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薑、蒜、略拌、作醢。

兔醢川活兔、宰取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薑、蒜、略拌、作醢。

筍菹川潔淨、乾筍、煮過、以水洗淨、切作長片、淡用。

魚醢川活魚、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花椒、薑、蒜、略拌、作醢。

樂章

宋哲宗釋奠兗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無疆之祀、配有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

酒、祭荐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徽宗釋奠兗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莊而坐、時颺以歌、旅陳嘉

嘉、祗薦無煩、宣尼之侍、爾其誰過。

金熙宗釋奠兗國公樂章奏輯寧之曲

聖師之門、惟顏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

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章宗釋奠兗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

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

元釋奠兗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武宗釋奠充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朝陳樽簋音酒欣欣神其來至。

欽定禮生數

曲阜縣原額設禮生六十名。

論曰我

國家稽古定制於魯聖發迹之地特建廟宇專設祭祀其典隆矣。先今所創祭器藏之既久制可陳而數可辨也。廟庭樂章領自前代子孫世守而諷詠之有如虞夏崇之典折衷而舉行焉豈非昭代之盛美哉。

陋巷志卷之一終



陋巷志卷之二

世家志上

敘曰魯地上應奎婁是為圖書之府鍾靈毓秀宣父拯鯨為生為萬世教主復聖接迹而起授受道統真傳羽儀聖作揚訓地靈豈偶然哉太史公表顏氏之先始于黃帝雖人代綿邈而嗣續有徵聖神之胤炳矣自周封顏公為魯附庸子孫遂以為姓世有顯裔而復聖以布衣興之由是而後世運遷流崇仰不異幾與孔氏比隆焉然而宗支之派淵源無竭聞達之興肩踵相藉皆由復聖而作者也嗚呼道脉之無窮天象之有赫詎不信夫作世家志

先師世家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為

姓歷唐虞夏而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俠為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子友別封邾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于魯故世世事魯為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為蕃衍友生爽為下大夫爽生連連生噉噉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廙廙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廙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學修博約之訓聞克復之旨及問為邦孔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稱其能守中庸又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止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歲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

顏回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持祿。慎于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矣。魯哀公十四年。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賜賜之。禮。不有竿也。生于昭公二十一年。卒于哀公五年。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飲。以下詳其世表。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兩申顏子生。少孔子三十三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十二年。戊申。是年顏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先師集紀

經書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中庸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屨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以上論語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

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上孟子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周易繫辭

顏淵之喪。饋祔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子路去衛。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以上禮記檀弓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而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叔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可通。藜羹不糴。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

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客。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魯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焉。夫子何病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履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以上孔子答語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泰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三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妻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

順施而不怨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顏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以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以上孔子大訓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額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疢發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形。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以上孔子集註

子史

顏回問平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和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尾樞者巧。以鉤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愒。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

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若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道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

不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與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以上列子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之。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煖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讓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待。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偕之。偕之謂也。為人臣者。



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以終焉知其所以始焉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體。仲尼曰有人夫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暴虎馮河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濟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有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吉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焉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回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入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荷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形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田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以上莊子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殺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競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盲哉。問鑄金得鑄人。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或曰：荷頰之富，以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食，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開闢在上，簞食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十鈞之輕，烏獲力也。簞食之樂，顏氏德也。

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問淵塞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塞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儼焉。或問：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儼也，必退易儼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儼也。以上賜子法言。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



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春秋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蠱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回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皞

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編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

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以上韓詩外傳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上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回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

落遂以病死。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趨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以上王充論衡

伯夷傳曰：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名益顯。史記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

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劉氏斷序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跡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以上劉氏說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囂

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憂也。顏子不憂。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橫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遁世不見知而不汨。



儒藏

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也，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恕，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于聖

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以上性理

雜說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子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瑇瑁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二人，三頭並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太平御覽

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論語摘輔象

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鬲，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為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

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此為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以上銜波論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路史

孔子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曰。哭

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昔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夫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韓詩外傳

論曰。夫復聖之生。豈不關世運哉。由堯舜湯文至於孔子。乘五百之期。以開道統。見而知之者。誰也。馬遷氏傳仲尼弟子列之首簡。傳諸永永。炳如日星矣。然止據魯論數語。他無考證。不太畧乎。故今稽諸傳記。概其始卒。纂為世家。昭示來遠。而不敢汎引曲說。以紊大體。誠嚴之也。至乃嘉言懿行。散見羣書。則別加搜采。臚列於後。故雖經訓之明著。人所習聞。子史之寓言。經所不載。下逮雜家小說。事涉傳疑者。巨細蕪收。不敢佚墜焉。誠欲使賢聖之迹。布在天壤。以翊道統云爾。若夫內典仙經。假托名號。吾教所斥。不敢叅也。然而掛漏之弊。猶或未免。不有世之博物君子在乎。



陋巷志卷之二終

校記

①形：當作「行」，見上下文。

②與：當作「語」，見《列子》卷四。

③稀：當作「狶」，見《莊子》卷七。

④「將」上當有「曰」字，見《莊子》卷二。

⑤室：當作「食」，見《呂氏春秋·任數》。

⑥憂：當作「愛」，見《性理大全書》卷三。

⑦同⑥。

⑧一：當作「對」，見《太平御覽》卷九一五。

世家志下

宗子世表

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泰定三年從祀。

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魯下大夫生子蒧。

醫下大失生子億。

魯下大夫生子屹。

魯下大夫生子卹。

字伯仙。秦大夫。生子魯。

舍人生子產。

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其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漢卿七生子達。

漢大夫。生子穉。

一作肆字季遠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

一作忠郡工曹從事。華令生于此。

字季機張禹薦于朝爲安成太守。生

李茂宗。州舉茂才。生子椿。

字參道、爲太守。生子華。

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玩。

阮字懷琛舉有道爲著作郎。生于亮。

是字世明爲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統

敦字士榮。明舉茂才。至御史大夫。二子

尹京兆有善政。二子皆歆慕之而盛為宗。

一字批義。漢尚書郎。魏歷青。餘二州刺史。有傳。生於歘。

欽字公若歷來中郎興司馬太常大夫

默字靜伯。度陰太守。懷軍將軍。給事中。

字張都晉光祿大夫有傳于聖

字叔通。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綰。

赤字文和州西散州都尉西平縣侯干

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國

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西

太守。五子興之炳之。

興之安寧太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韓國江夏王參軍春



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鄆陽王府郎中令。無後。而

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無子。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相、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有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有傳。二子冠、和。無後。之推

為宗。

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有傳。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輝、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執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郎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邳令。子昂。

四十代昂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昊。

四十三代昊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文蘊、

進士。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開探神子。涉。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涉。鄉貢進士。四子、匡俱、無行。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樞。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仕執政贈太子少

保。子樞父任為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祥符元年帝

交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曉、岐、喻、

從、不知其傳。而端之子繼為宗。

繼進士、世居西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擎。

五十一代擎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盧州路教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

東明縣尹。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

來祀事。子奉。



五十八代奉

字克庸，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

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欽定主奉祀事。景泰二年，駕幸太

學，行取陪祀。

子三，議議論。

希惠

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保嫡派奉旨黜罷，仍以希

仁長子

議為宗。

六十代議

字定伯，因正統以後宗系紊亂，天順六年，年辨正，仍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

主奉祀事。

成化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於時，朝賀未有宅第，議入奏，可之，賜第於東安門外，入

觀驢驛，定為常例。子三公，銓、公銅、公鉞。

六十一代公鉞

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弘治元年，駕

幸太學，行取陪祀。

正德元年，駕幸太學，又取陪祀。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重德

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靖元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

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

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十二年三月，駕

幸太學，行取陪祀。

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為宗。

肇先

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隆慶元年，駕幸太學，行

取陪祀。

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

字用修，號敬亭。萬曆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駕

幸太學，行取陪祀。

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胤宗

字永昌，號養蒙。未幾而卒。子二，伯貞、伯廣。

胤祚

字永錫，號新吾。以兄宗彥卒，萬曆十七年代長，讓職致仕。子四，伯

長、讓職致仕。子四，伯

華、伯偉、伯溫、伯潤。

六十六代伯貞

字叔節，號建中。萬曆二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二

光晉、

伯廉

字叔清，號執中。以兄卒，任幼，萬曆三十四年，晉長，讓職致仕。子二，光裕、光祐。

子二，光裕、光祐。

六十七代光裕

字宗旦，號仰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駕

幸太學，行取陪祀。

子三，紹德、紹業、紹徽。

六十八代紹統

字景宗，號世喬。因父魯子應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內染疾，至十四年

不愈，情願具題襲替長子。於本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五月十六日病故，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

字振宗，號冠世。諱原業。崇禎十四年八月，因兄統病故，無後，具題紹

緒。本年本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至我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九年九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六，懋德、懋行、懋修、懋德、懋德、懋德。

懋德、懋行、懋修、懋德、懋德、懋德。

六十九代懋德

字以玉，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弘文院五經博士。子崇文。

論曰：嗚呼！運會推移，陵谷遷改，即皇王之胤，或夷

為編氓，名謚無稽，而復聖之裔，迄今二千餘祀，源

源悠遠濟美流光固皆歷代所恤錄要亦雲仍之繁衍稱神明胄矣我

列聖崇儒重道念及宗裔授以清華之品崇以主贊之儀組綬蟬聯與孔氏比隆道德之覆庇者無窮矣凡厥子孫當飲芳泉知源哉

支子世表

二十六代閔 一作敏字叔明欽季子散騎常侍

二十八代譙 字子讓合次子合季子零陵太守

二十九代綸 字子安城太守系 熙散騎顯約次子

軍司馬

三十代秉之 字敬宗散騎常侍邵之 暢子領軍司根字

熙長子治書實 字道安熙次子御系之 顯長子

史延之 字延年顯次子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坦之

顯季子東陽太守

三十一代遵之 靖之次子恭之 靖之子子司希之

東之次子師伯 字長淵左右僕射師仲 中書僧超

新安太守散騎 字子遜長子丹陽尹史部

判史徽之 常侍 尚書右將軍東陽州判史有傳

測臨淮太守 延之第三子 延之第四子東湘

三十二代幹 仲子襲父爵

三十三代宣仁 炳之次子已 幼明 駕部郎中征虜

翻楚次子廣積 中書郎

三十四代挺 山陽 誓 交州 刺史

三十五代之善 協第四子葉縣令

三十六代祖 之儀次子 愍楚 之推次子游泰 典校

有順隋 之善長子汝 南侯侍讀

三十七代相時 字履思魯次子也天策力禮字敬

魯季子朝散大 育德 一作敏德思魯第四子也太

夫校書郎有傳 利仁 秘書 有意 州 傳古 延陵丞

三十八代揚庭 符璽郎王符讀 光庭 職方郎

漢欣期 著作 孟期 學士 昭南 歷晉王侍讀有傳 敬

仲勤 禮次子吏部郎中平昌 康成 育德長子永徽

科太子舍人 強學 制舉次子進士 希莊 育德季子

光祿大夫 中和 渝州 日損 太基丞

三十九代隱朝 進士拔萃 匡朝 胸山 元叔 校書志

正下 郎 志恭 右衛 志廉 右衛 志謙 贊善 志宣 侍御

史景靈 校書 元孫 字事修昭前長子朝散大 惟貞



以父死事受太僕丞。季明杲卿季子爲祿山所害。州司馬陳瑒今。李十八體贊善大夫。

義王諸議証大泉理明少卿員外祖桂州觀察左內史中左庶子。



師高祖幸其館朝方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
 辟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使辭謝之每折以上
 簡要既連性續之上又使還自敘釋言約理暢莫
 不備善使尚書僕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
 亮自以文義之失一時莫及之負其才辭不為
 之下亮甚疾焉廕步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
 徐美之等疑延之為同與意甚不悅出為始安太
 守元嘉三年美之等誅微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
 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味不
 能出酌當世見劉湛廢景仁尊當要任好酒味不
 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
 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屏居里巷不豫人問者
 七載劉湛誅起為御史中丞歷國子祭酒司徒左
 長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持以才學
 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馬因
 辭白上曰昔同子參乘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
 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
 肆意直言曾無過隱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
 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世祖登作以為
 金紫光祿大夫子峻既貴重推傾一朝凡所資供
 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木
 車逢峻過薄即屏住道側語峻曰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
 汝拙也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
 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
 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
 並傳于世

吏部尚書竣字士遜延之子也初為太學博士太
 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二十八年房自彭城北歸
 復求五市竣議曰愚以為與房和親無益已然之
 明效夷狄不求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
 信義用輕其謀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
 棄此所重得彼下耶云互市實觀國情多獲其求
 之數裁不十百倍云云互市實觀國情多獲其求

則築墩固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內修德
 化外經遠事於事為長世祖鎮尋陽還南中郎記
 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
 賜駿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議
 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機書世祖舉兵入討
 有疾自沈廢事以下世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
 斷決軍機世祖崩問至世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
 建城侯建元元年神武皇帝崩問至世祖崩問至
 選舉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峻領選意
 多不行峻容貌嚴毅風姿甚美賓客謔譁常歡笑
 答之時人語曰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
 人官尋燕領軍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峻自謂才足
 幹時思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謂元
 不被納疑上欲蹶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
 年以為東陽州刺史

南齊御史見遠舍七世孫為齊御史治書正色立
 以疾辭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執政乃
 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
 遠乃至於此當世嘉其忠烈咸稱歎之

記室參軍協字子利見遠子也博涉羣書工於
 仕進梁元帝為湘東王引協為記室參軍撰晉仙
 傳五篇日月災異圖二卷文集二十卷梁元帝後
 著懷舊志及詩稱贊其美

周御正中大夫之儀字子升協之長子也之儀幼
 涉羣書好為詞賦常獻神川頌辭致雅贍梁元帝
 手勅褒之江陵平隨遷長安周高祖初建儲宮盛
 選師傅以之儀為侍郎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
 宣帝即位遷上儀為侍郎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
 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諫難不
 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謂曰：「天之授我、非一日也。今宗廟之重、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切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儀、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之儀、隨列入朝、隋文帝望之、命引至御座、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黃門侍郎之推 字子介、揚州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湘東王、釋自、編莊、老、便預門徒、座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釋以為常侍、參軍、好飲酒、多任氣、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梁元帝立、以爲散騎侍郎、後爲周軍所破、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奔、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之推聰穎、機悟、有才幹、工尺牘、應對閑明、燕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典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召爲學士、其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曾著《觀我生賦》、文致清遠、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

散騎常侍見 字元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見管其書翰、仍勸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願見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

見歸陳、爲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是獻甘露、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是家世單門、傍無戚族、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詰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書集三十卷。

記室參軍思魯 字孔歸、之推子也。博學、善屬文、校書郎。唐武德初、拜泰王府記室參軍。四子：師古、和時、勤禮、育德、皆歷顯官。知名於時。

鄆州刺史遊秦 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鄆州刺史、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卹、境內敬讓、大行高祖、置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卒於官。

弘文館學士籀 字師古、思魯長子也。其元本居琅、滅始居關中。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隋仁壽中、授安陽尉。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陽尉、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高祖起義、師古從父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煨煌公府文學。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後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諸儒重加詳議、奉詔撰定。五禮、禮成、進爵爲子。復命註班固《漢書》、詳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有詔編之秘閣。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註《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

禮部侍郎相時 思魯次子也。亦有學業。武德中、累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

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詩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饒州刺史勳禮恩魯第三子也字敬之幼而朗然

宗平京城授朝散大夫校書郎後為夔州都府長史加上護軍賜號州刺史太宗嘗命蕭鈞贊其行有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彰素里行成蘭室鶴輪馳稱龍樓委質當代榮之

汝南太守昭甫字周卿勳禮長子也少聰穎尤二

勳力過之特為伯父師古所賞凡所註釋必令參定焉歷汝南太守曹王晉王侍讀時獻王與書二十餘字奉朝莫能識昭甫能盡讀之至德三載贈華州刺史

濠州刺史元孫字季修昭甫長子也少孤養於舅

逸聞其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撫援翰立就不加點竄李遠大驚嗣聖元年與進士素未識尚書六日燕註畢竟省試銘賦二道既麗且新名動天下解褐彭城簿歷登封長安二尉洛陽丞著

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獨掌令詰當時以為論言之最玄宗嘗出諸家書數十卷令定其真偽元孫分別以進玄宗大悅因賜錢藤筆墨衣服等物皆和遊苑詩御札八分批答曰孔門稱哲

宋室聞賢翰墨玄提莫之與先出為潤州刺史遷浙二州刺史終朝散大夫濠州刺史上柱國五子春卿果卿雅卿旭卿茂曾文集三十卷于祿字書一卷並行于世

太子文學惟貞字叔堅昭甫次子也少孤育舅氏

土擇壁木石盡而習之故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孫判入高第授衢州參軍溫縣丞昌二尉遂代兄長安尉遷太子文學拜薛王友加勳上柱國七子關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累贈秘書少

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

偃師丞春卿元孫長子也幼儻通當世務十六

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十人無所差長史陸象昇之轉蜀蘇州代為長史被譖繫獄為偃師丞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

常山太守果卿字斯與元孫次子也為魏州錄事

參軍振舉綱目政綱第一尋擢常山太守時安祿

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內祿山既陷

東都果卿忠誠感懷祿山遂寇潼關即告果卿果卿

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

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果卿果卿與

義兵將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果卿乃與長

史表履謙等謀開土門以背祿山禽斬其將蔣欽

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常山平原二郡

兵威大振祿山聞河北有變命史思明渡河攻常

山郡城中兵少眾寡不敵城陷果卿為賊所執送

於東都祿山見果卿而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所執

我奏署官便擢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果

卿瞋目報曰我世為唐臣當守忠義縱受汝怒

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幽州一牧羊羯奴耳耶

思合從汝反乎且汝本幽州一牧羊羯奴耳耶

甚令節解之此至氣絕大罵不息斬之

于太保諡曰忠貞年六十五子三息明成明季明

正議大夫允南字去惑惟貞次子也孝弟聰達工

時戲書其臂即責曰此雖不能奮飛豈不惜其

羽毛奚不仁之甚耶其惻隱如此開元間以

入高第授同州刺史累官吏部侍郎中侍御史

弟三人同時臺省時人美焉以忤楊國忠貶

上柱國金鄉縣男





以治行聞。歷臨濟、鄆平、令天、平觀、察推官。房知溫、鎮青州、辟置幕下。知溫險復厚歛，多不法，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溫恃其力，假奏行勸，其入貢。知溫諸子不慧，行勸令以家財十餘萬，上進晉祖。嘉之，歸功於行。行殿中，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河陽三城節度副使。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行不能起。行親自相矢，連使促召。至闕，聞之，餘父疾不能起，行親自相矢，連使促召。至闕，聞之，召為工部郎中，行親自相矢，連使促召。至闕，聞之，上表請還。行養終，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為駕部郎中，行親自相矢，連使促召。至闕，聞之，守本官。未幾，復出為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後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行執憲頗有風采。復抗表求侍養，詔書褒許，即與其母東歸。周廣順初，起為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以行權知州事。歸還鄉里。卒，年七十四。

宋國子監說書太初字醇之，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宣公孔聖，補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太初致書余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進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嘗為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志死，守憾之，招構其子以罪。蔡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寃。太初因事至同州，拜武父子，蘇順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余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所居在是，經兩山之間，號危巖，有集十卷。

天章閣待制復字長道，太初長子。嘉祐中，詔郡國書者二十有一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如未寧。熙寧中，為國子直講。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凡

識緯典學，汚條陋制，道流熙明，衍家履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筆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遵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獨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無崇正殿，設書進起居舍人，燕侍講，請擇經行之儒，補縣教官，凡學者，致其志業，不由教下，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燕國子監祭酒。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起特宜，知優賤，詔賜錢五十萬。

元陽曲教諭瑜字德問，以行誼用舉者，為鄆及陽山東瑜，携家走鄆，道遇賊，以刀來脅，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為旗，瑜大誦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朕可斷，豈能為爾寫旗從逆乎？賊以鎗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于皆為所害。

國朝孝子嗣振青城教諭從孫子也。篤實好學，垂髫莫負，不能日給一粥，將腹毀形，三年如一日。鄉評甚重之。屢經旌獎。

國朝烈女文姜復聖裔之女也。幼許聘青州李氏，未新泉以奉姑，嗜誠感神明，泉湧室內，潛以績籠覆之。家人伺其出而裝其籠，泉湧成河，故名龍水河。一名孝女河。事見述征記，并靈泉廟碑。

國朝烈婦賈氏六十三代孫從道妻也。家貧，寄居滋七，夫疾危，號天乞代，知不可愈，遂矢志同逝。及夫歿，命工緘棺，聞大期必合，歿。家人覺之，嚴為防護。至夜潛以衣帶自縊，遂合棺而葬。閭邑嘆異，萬曆十六年，題奏旌表，立坊于墓。

論曰復聖子孫可謂繁衍矣。肇自漢晉迄於宋元名卿碩彥駢肩接踵忠貞文雅冠冕人流何其盛也。宗文之派既有表述又嘗稽諸簡編采聞達燕備者綜其制行爵列而爲之傳。至有孝子貞姬爲時褒錄亦附載於後焉。六十餘葉後先輝映承藉不乏非明德之後能然哉。而近代以來才賢寥落通顯無聞又何氣運之否塞也。抑宴安是習而罔知淬礪乎。此豈惟有愧前修抑亦負朝廷崇獎之恩矣。於乎可不念哉。

陋巷志卷之三終

校記

- ①州西散：據顏真卿《顏君（惟貞）廟碑銘》（《顏魯公集》卷一六），當作「州西曹」，即州之西曹掾。
- ②韓國：據右引，當作「輔國」，即輔國將軍。
- ③領西：據右引，當作「鎮西」，即鎮西將軍。
- ④昌縣尉：據右引，當作「昌明縣尉」。
- ⑤授：據《陳書》卷三四《顏晃傳》，當作「援」。
- ⑥書：當作「有」，見右引書。
- ⑦三：當作「二」，見右引書。
- ⑧誥：據顏真卿《顏君廟碑銘》，當作「詔」。
- ⑨順：當作「舜」，見《宋史》卷四四二。
- ⑩「寧」下當有「縣」字，見《宋史》卷三四七。
- ⑪典：當作「曲」，見右引書。
- ⑫正：當作「政」，見右引書。

陋巷志卷之四

恩典志

叙曰孔子紹二帝三王之統以詔萬世而復聖實羽翼之。是二帝三王之道衍之復聖也。豈非萬世君天下者所宜尊禮哉。自春秋以降。歷漢至元。千有六百餘歲。不爲不久矣。而英主聖辟。所爲恢崇褒顯。先後相望。如一日焉。故或廓其祠宇。或表其閭里。或爵以維五之長。或奉以九章之服。或錫之土田。以供禴祀。或給之丁戶。以備洒掃。而又重宗支之爵。復子孫之役。既可謂有隆無已矣。迨我聖朝稽古建極。崇儒重道。殊榮渥典。超軼在昔。乃至正復聖名號之隆。晉宗子清華之秩。而朝請之典。辟雍之幸。又加隆禮而賓之。於乎。是不以道統所在而治之所由出與。國有徽章。士有表式。凡厥哲裔。可無繹思。作恩典志。

號謚

唐太宗貞觀二年。詔尊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顏子太子少師。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贈顏子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先師爲兗公。

追贈顏無繇爲杞伯。顏幸爲蕭伯。顏高爲琅邪伯。顏增爲朱虛伯。顏之僕爲東武伯。顏何爲開陽伯。顏祖爲臨沂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進封顏子兗國公。

進封杞伯。顏無繇爲曲阜侯。蕭伯顏幸爲陽穀侯。琅邪伯顏高爲雷澤侯。朱虛伯顏增爲濟陰侯。東武伯顏之僕爲宛句侯。開陽伯顏何爲堂邑侯。臨邑伯顏祖爲富陽侯。

度宗咸淳三年正月。以顏子配享孔子。位在曾參、孔伋、孟軻之右。

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進封顏子兗國復聖公。

順帝元統三年五月三日。進封曲阜侯。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進封杞國夫人。謚端獻。加封兗國復聖公夫人。謚貞素。

祀典

明高祖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幸孔子宅祠及顏子
章帝元和二年幸魯以太牢祀孔子及顏子等作
六代之樂大會孔顏子孫六十餘人。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顏子等。

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画先聖孔子及顏
子像。

魏文帝黃初元年二月初講論語通以太牢祀孔
子於辟雍以顏子配享。

五年講尚書通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享。
七年講禮記通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齊王正始二年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先聖以
顏子配享。

東晉寧康二年十二月癸巳釋奠於中堂祀孔子
以顏子配享。

後魏太武帝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
子以顏子配享。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以太牢祀孔子以顏

子配享。

後魏太平真君十一年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以顏子配享。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坊內立
孔顏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
先師。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朱子奢建言武德中以
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竊謂周公尼父俱稱聖人
庠序致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故事皆以
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
請停祭周公尊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享。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幸泰山至曲阜親幸祠
廟以太牢祀先聖先師。

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幸魯致祭先聖
先師。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在京

國子監宣聖廟堂先師顏子配享。今其像立存。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制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太牢祀先師兗國公。

真宗祥符元年、遣官以太牢祀先聖先師。

仁宗嘉祐六年、遣兗州通判田詢以太牢致祭文宣王、以兗國公配享。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御製祝文致祭兗國公。

理宗咸淳二年、致祭兗國公。

宋崇寧四年、致祭先師兗國公。

金章宗明昌五年、致祭先師兗國公。

元世祖至元二年七月、遣集賢學士王德淵以牲牢庶羞致祭亞聖兗國公。

成宗大德二年九月初二日、致祭先師兗國公。

仁宗至太四年十月初四日、遣資政大夫國子祭

酒劉賡致祭先師兗國公。

順帝元統二年六月丁巳朔、遣中書省掾鄧昌世以太牢致祭先師、資國復聖公。

明永樂七年、遣禮部員外郎饒希致祭兗國復聖公。

景泰二年、

華太學、釋先師孔子、以陳慤分獻顏子。

取五十九代主奉祀事、嫡孫顏希仁等二人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胡濙題、本月二十九日、該太監舒良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遵外、欲行翰林院撰祭文、每設禮生、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戶常川看守、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祭祀品物開坐、上請奉

聖旨是欽此。該禮部格字四百九十一號勘合、行在



有司每遇春秋上下日先期備納送赴主祭官就
差合用執事人等於神廚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
褻瀆。

成化元年、

駕幸太學命禮部主事張謹行取六十代孫翰林院
五經博士顏議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
一套冠帶仍賜宴於禮部族人各紵絲衣一套。

弘治元年、

駕幸太學以吏部左侍郎劉宣分獻顏子命禮部主
事李雲行取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
鉉族人二名顏希恢顏謐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
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正德元年、

駕幸太學以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劉健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張潛行取翰林院
五經博士顏公鉉族人二名顏公鉉顏公琚赴京
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
賜宴於禮部。

嘉靖元年、

駕幸太學命大理寺評事呂祚行取六十二代孫翰
林院五經博士顏重德族人二名顏公鉉顏公
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
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十二年三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李時分奠顏子命行人陳埏行取六十三代孫翰
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族人二名顏朋顏重宜赴
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
仍賜宴於禮部。

隆慶元年、

駕幸太學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徐階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劉繼文行取六
十三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肇先族人二名顏
重卿顏從麟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鷲服背紵絲
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萬曆四年、



駕幸太學、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張程行取六十四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嗣慎、族人二名顏弘紳、顏弘乾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鷺胸背、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天啓五年、

駕幸太學、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魏廣徵分奠顏子。命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族人二名顏胤禧、顏胤學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鷺六雲段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

駕幸太學、以內閣大學士李日宣分獻顏子。命中書舍人梁招遠行取六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族人二名顏伯忠、顏伯偉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章服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看詳、並聖堯國公所服五禮新儀、公合服九旒冕。所有逐等名件、彩色章數、乞從本寺報國子監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啓請大成殿聖像以堯國公像九章九旒、曲阜侯冕七旒服七章。

元元統三年五月三日、改曲阜侯冕九旒服九章、用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

論曰、先師崇祀之典、自漢以來、代有因革、而其禮無少易也。至於爵謚章服、微稱備物、儼然列辟之儀、尊臨俎豆、且上溯杞國、下逮諸顏、秩在廟廷、咸膺嘉號、幾與孔氏埒矣。我朝重道右文、敦典庸禮、

釐正位號、定復聖之稱、真足以妥靈象德、昭示萬古矣。至於臨幸太學、賢裔在列、法服載錫、御宴頒頒、所以寵其後人、光其先世者、特恩異數、超軼尋常、萬萬焉、豈非一代之懿典、我魯之榮觀哉。

授官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帝如晉城、詔拜顏氏二人爲官。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四十一代孫頴五品正員官。

文宗以四十三代孫從覽爲殿中侍御史、弘式爲同州參軍。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駕幸曲阜、詔顏子之後以四十六代孫涉特授曲阜縣主簿。

宋真宗祥符元年、駕幸曲阜、以兗國公四十八代孫端特授郊社齋郎。

仁宗皇祐二年十一月、特授顏惟孜將仕郎、慶州司士參軍、顏似賢守台州司士參軍。

高宗紹興五年、以顏邵爲右修職郎、顏卓補右迪

功郎、顏彥補下州文學。

六年、特授顏師禹右迪功郎。

元中統建元之初、制以舊典立曲阜廟學、遴選師儒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正錄各一員、訓其子弟、比之常例、優加擢用。其三氏子孫入國學者、俾同朝官子例。任教官者、比常例每減一考入流。中統三年、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孔、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充教授先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令准此。

元景泰二年、詔顏氏宗子世襲五經博士一員、遂著爲令。

給賜

明泰定五年、撥賜田三十頃、以供顏氏春秋祭祀。**皇明**景泰六年、清查前元撥賜田三十頃、添給賜田二十頃。

景泰六年九月、顏廟設門子四戶、常川看守。十二月、賜田給佃戶十戶。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廟戶七戶以備看守。

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優復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詔顏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章宗明昌五年詔先師兗國公後免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顏氏子孫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

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十年以顏氏子孫八家係先賢之後蠲免差役。

世祖至元二年詔顏氏子孫並免賦役。

成宗大德二年九月以兗國公子孫地稅大小差

發盡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

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崔尚書等官於

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聖旨以顏氏惟太宗免差餘枝不免欽此。

正統七年五十九代孫希仁奏請

詔令顏氏子孫並免差役。

諭曰前代優崇聖裔之典備矣或閔其流散而特

錫之官或念其放逸而預爲之誨一時遭際千古

猶禁猶其小也豈若我

朝定其官秩錫之土田宗嫡代襲詞林文庶優復徭

役而又羣其俊秀教之學宮

朝廷恩澤祖宗流慶日星煥麗海嶽崇深矣爲之後

者瞻依宮牆優遊冠佩將何以對揚寵命繼承舊

德哉讀書由禮其庶幾焉。

道書碑扁附

顏子廟碑漢篆復退省小像碑宋廟隨行小像碑

家廟樂亭碑樂亭陋巷故址碑陋巷井南萬曆八

年巡撫趙賢立。

詰幼文三卷顏延之撰纂要六卷顏延之撰顏氏家訓七卷

顏之推撰傳筆墨法一卷顏之推撰急就章一卷顏師

士嗣快重刻。

廬陵集十卷顏真卿撰臨川集十卷顏真卿撰吳興集十卷

顏真卿撰傳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顏真卿撰禮儀集十卷顏

真卿撰傳魯公文集十五卷顏真卿撰多寶佛塔字帖

顏真卿筆傳士佩許重刻。

發蘊扁樂亭顏退省堂扁世思堂扁明四

載洵爲傳克復軒扁王事吳諱爲東壁掛床扁顧

府通判諱好義義高夷齊扁爲博士佩許立。



復聖扁

御史連標爲博士胤祚立。

卓有祖風扁

御史吳達可爲博士胤祚立。

克肖前人扁

御史趙之翰爲博士胤祚立。

不魏家聲

戶部主事董則喻爲

博士伯廉立。

世守箴

印馬屯川監祭御

千秋賢裔

山東

巡按陳于廷爲博士伯廉立。

陋巷志卷之四終

陋巷志卷之五

藝文志上

敘曰汾川遺稿獨號無愁岷岫餘文孤標墮淚君
子一德之宣一行之善莫不托之紀述以鏡當世
况復聖哀天地之精英立道德之宗範固非一德
一行可同日語者哉歷代君臣所為鋪張詠訓揚
推芳規勒諸貞珉鏤之版籍稱浩衍矣迨我
累朝崇獎綸音昭垂日月下逮四方賢哲誦法游覽
弘篇大章超出往代可考覽也故有訓命祝告之
文有徵記疏檄之文有詩詞贊銘之文有頌說表
誌之文而纂集宗子為續紳所贈遺亦間有可參
者蓋洙泗之間實稱斯文淵藪而陋巷亦附其美
焉源流所挹顧不遠哉作藝文志

誥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充公制門人三千見

衣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
宜褒贈以寵賢能其顏子既云亞聖前優其殊追
贈充國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充國公制朕乃封爵

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
里遂躬錫於魯堂瞻河海之安時容穆若出沫泗
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則斯文之益振由
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
念性與天道德冠主民議茲玄聖之名與廣嚴師
之禮燕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起五
等七十進者俱贈列侯仍命案察分紀道烈式靈
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
兩制丞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充國復聖公制朕惟孔氏

人之域類予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以成
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為仁之効蓋將不
日而化矣惜乎天不饒之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
聖學將大新於風教故特侈於褒嘉於歲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顧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靡光丕隆文治可
加封充國復聖公

至順二年加封顏子父母制朕惟孔子之道大矣

而得其宗者其惟顏氏乎崇其道而復其聖傳之
其禮也故列聖以來於孔孟之考妣亦既優錫之
矣朕迪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顏氏之先
世封之宗國節以壹惠顧豈私於其家哉享祀有
嚴永世無極父無繇可贈祀國公諡文裕母齊姜
氏追封杞國公夫人諡端獻

順帝元統三年追封顏子夫人制朕惟顏子伯食

德為郡國通祀又有廟於魯其子孫祠祭宜如孔
氏家人之禮爵秩固當及其配焉夫德足以相其
君子則今之歆於世享以比隆闕里之家不亦宜
乎妻宋戴氏可追封充國夫人諡貞素

唐代宗廣德二年贈朝散大夫顏元孫為上柱國



制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謬道淳茂宏材特
於遺傳久膺勳業學為文清白著於家風聞望光
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邕存其遺愛二
子象賢象卿立其名節忠能殉國孝在榮親贈以
世官揚其大烈

德宗貞元二年贈顏真卿為司徒詔居臣之義生
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嘆勞於舊
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
賊臣僭竊委以存論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猶其
節定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惻悼靡及式崇嘉命
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二子顏頤
制終所司奏起授官秩

文宗授四十三代從覽殿中侍御史等官制

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
從覽弘武寔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
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官途者命列於
官次未齒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
義風以四十三代孫從覽為殿中侍御史以
為同州參軍

仁宗皇祐二年特授顏惟孜等各司士參軍

朕每覽唐史至天寶興元間果卿真卿兄弟
慨然想見其人今其裔孫流落江外朕甚憫
擢州藩且賦以祿夫忠義之後有以褒錄者
以風天下守節之士也可特授惟孜將仕郎
司上參軍校尉賢守台州司士參軍

高宗建炎其年贈四十七代顏仲昌太子少保

孔子顏氏皆魯國之望孔子由秦漢以來本
雖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於宋齊之間至唐

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為國光
緒卿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若此其與也聞自
次弟哉其家某言為人師行為世表以寧從仕
逢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哲究觀德業其德可
矣因登俊之長門遂為親之志加之峻秩爾道
芳豈惟世世家增輝耀之榮抑使士夫知為善之報

贈四十八代南京國子監說書顏太初為太傅制
朕思是賢之賢其光道書俱存而其人不復也
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崇之則其孫與吾儕
而寵綏之數論於常典者哉其官某道德文章著
於當代發明古學獨得玉衡之傳疏闊化源幸興
於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
彼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寧須人爵之榮然以澤
上章難廢邦彞之舊宜領官保之命往赫家嗣之
光庶爾名揚今吾厚俗

贈四十九代顏復太師制昔漢陳寔以道德高世
今名信史書之為盛事今吾顏復亦處其焉其官
某義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於世
早被裕隆之眷晚登吏閣之華有子而賢擇吾之
治爰因開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緣法從之舊班
五官師之新秩規而不昧尚克享之

紹興五年特授顏邵等官職制

之節葉如秋霜朕讀舊史想見遺烈故命有司
官其後以馬天下臣子之勤汝其勉以自力無
爾所生顏邵特授右修職郎顏卓補右迪功郎
去補下州文學

紹興六年特授顏師禹右迪功郎詔

古興懷宋唐室之多難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大節
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嶽然迄今猶有生氣訪之
裔僅病奔民特加異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
無愧於周詩對先人之光爾尚存于家範可特授

右迪功郎。

國朝成化二十年封六十一代嫡孫顏公鉉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制

勅曰。朝廷置五經博士於翰林。所以資講讀。備顧問也。況有授是職而不任其事者。亦必得人。爾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乃顏子六十一代孫。生稟清資。世傳賢術。宜膺褒命。以貴厥宗。是用進階修職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爾往懋哉。以承朕命。

弘治十六年封六十二代孫顏重道為中奉大夫

宗人府儀賓配以歸化郡主制

制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此古今之通誼也。今命爾顏重道。為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歸化郡主。爾當堅持大道。毋寵母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毋怠。

封魯府歸化郡主制

制曰。古之君者。宗室有女。必錫封號。所以示寵貴也。魯王庶長女年已長成。特封為歸化郡主。以爲宗人府儀賓顏重道之配。既歸顏氏之門。恪修婦道。母急母驕。其於父母生身之恩。庶無忝焉。欽哉。

嘉靖二年封六十三代孫顏從鳳為奉訓大夫宗

人府儀賓配以南絳縣君制

制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禮之大節。莫重於婚姻。此古今之通義也。今特命爾顏從鳳。為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南絳縣君。爾尚迪德敦禮。克慎威儀。毋怠毋驕。用昭寵命。欽哉。

南絳縣君制同歸化郡主

萬曆三十三年贈六十五代孫顏胤宗翰林院世

襲五經博士制

勅曰。人臣効職于國。既不思貽榮于親。乃有格于制而弗克伸者。朕曲體至情。特予之貴。爾顏胤宗。乃顏子六十六代孫。今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伯貞之父。念爾先德。天爵永年。躬非達于服勤。慶克留于昌後。爾子之能。守家學。爾可思于南矣。茲值覃恩。特命爾子之能。移贈爾為修職郎。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服茲綸綍之光。康爾冥漠之志。

天啓元年封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伯康母制

勅曰。朕惟世胄之家。恪共乃職。其得之慈訓恒多。矧身享遐齡。而服不倦。以玉子于成者。至足嘉也。爾郭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康之母。尹姑方規矩。姜令則雍肅。著如賓之度。端莊無出閭之言。孟姬屏華。謝綺紈而敬旨蓄。析先志訓。植花萼以紹前徽。爾之賢微矣。茲特從爾子請。封爾為太福人。翟弗有輝。

天啓元年封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伯康制

勅曰。士生為神明之胤。貴滋重矣。彼蓋以一身上行。前休下開。令緒夫有中樞之寄焉。微思齊有行者。曷以副崇德象賢之任也。爾顏子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康。文明以止。美愛可傳。家承復聖之輝。心印德行之脈。盡物盡志。虔蘋藻以克共。在羹在醢。儼步趨于如在。可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矣。茲以覃恩。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爾欽哉。光昭令德。服我訓辭。則亦有無窮之聞。





儒藏

祭文

先帝崇儒之德。銘曰。周衰道墜。聖惟孔作。有唐惟類。獨見其卓。一絲隨卷。以樂其樂。終日之思。萬世之寶。皇。齊。需。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門。牆。輪。奐。蓬。豆。斯。陳。顏。誰。云。大。其。存。則。長。薦。之。新。廟。斯。道。之。光。

唐御製諸州釋奠充國公祝文。維年月日。具官某。子。爰。以。仲。卿。率。遵。故。實。敢。昭。告。于。先。師。顏。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遠。奧。謹。以。制。幣。攝。齊。菜。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宋徽宗御製遣祭祝文

維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公。爰。以。仲。卿。率。遵。故。實。敢。昭。告。于。先。師。充。國。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筆。跡。不。改。絕。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其。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菜。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徽宗頒降祝文。維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聖。聖。茲。率。舊。章。釋。奠。行。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菜。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金章宗修廟賜樂服遣祭祝文

維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二十七日。己卯。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州。節。度。使。孫。康。取。賜。告。于。充。國。公。惟。公。宅。第。告。成。神。之。式。燕。辟。頌。樂。畢。以。攝。齊。祭。殊。別。上。儀。表。章。崇。教。儼。惟。亞。聖。作。配。禮。卿。春秋。二。時。祀。祭。百。世。尚。饗。

元武宗登極致祭祝文

維至大元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祭。酒。劉。廣。敢。昭。告。于。亞。聖。充。國。公。朕。初。嗣。服。思。闡。文。教。用。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禮。請。祀。典。定。惟。昭。配。尚。饗。

武宗遣祭祝文

維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嘉。歲。大。夫。王。德。淵。以。銀。幣。牲。齊。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充。國。公。惟。公。省。私。不。忍。克。已。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展。禮。祀。尚。饗。

仁宗遣祭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丁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于。充。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已。為。仁。萬。世。作。則。嗣。服。伊。始。必。祀。有。嚴。尚。饗。

順帝加封充國復聖公遣祭祝文。維元統二年。六月。朔。越八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某。

日甲子皇帝御名敬遣中書省掾郎昌世以太宗
庶幾之與致祭于先師宛國復聖公。惟公孔門高
弟禹程其技。一語西巷。樂與衆殊。具體而微。連八
聖。今也則亡。斯文何式。敬茲微禮。伏惟尚饗。

聖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頒降春秋致祭文 具體希聖
克已爲仁。

德明道立。光昭千載。

成祖文皇帝遣官致祭祝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
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二

日乙未。

皇帝遣禮部員外郎饒希等致祭于宛國復聖公。今
予巡狩北京。道經於此。謹遣人以牲醴致祭。惟神
其饗之。

御製贊

太祖建隆三年太學成御製亞聖克國公贊 生
值

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菽養。困巷環堵。德冠四科。名
垂千古。沒表萬年。遂荒東土。

祕書省校書郎梁周翰奉勅撰杞伯顏無繇贊 顯
允

君子。德克虔延。叔世家魯。困巷生淵。同師將聖。俱
謂能賢。千載之下。清風凜然。

尚書刑部郎中賈玘奉勅撰蕭伯顏辛贊 嘉祐子
柳。誕生

於魯。學茂三墳。名喧九土。蕭伯崇賢。亞聖同祖。先
於簡書。垂範終古。

翰林院學士承旨陶穀奉勅撰耶那伯顏高贊 升
愛

闕里。學有後先。橫經之子。敬隆相宜。回稱殆庶。驥
亦奔騰。類氏一宗。八人在焉。

兵部尚書李清奉勅撰東武伯顏之僕贊 類氏之
門。魯國

之紀。自匪通儒。莫列諸子。行茂卷中。名在蜀里。雖
帝尚賢。仰頌其美。

給事中劉載奉勅撰朱虛伯顏噲贊 類氏之族。咸
爲弟子。亞聖

次之。升堂者矣。學無不通。道無不備。昔觀賢達。今
列圖史。

尚書工部侍郎艾顏奉勅撰開陽伯顏何贊 惟聖
與仁。

上行下達。入室升堂。窮本知末。名顯八顏。道亞十
哲。肅肅儀刑。光其列。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旦奉

勅撰克國公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陳
幾觀興。用舍行藏。與聖同道。封岱

丁辰。益茲榮號。

三司給事中丁謂奉勅撰顏無繇進封曲阜侯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事無
愧。困巷安卑。建榮侯服。達此上儀。

尚書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奉勅撰顏辛進封

陽穀侯贊 增封雲嶺。謂碑魯室。顯允君子。今儀有
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
載揚。

尚書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戚綸奉勑撰顏高進

封雷澤侯贊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亦
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
人師往行。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張象中奉勑撰顏噲進封濟

陰侯贊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南受業。汶上從師。
補翼儒道。經營德基。泮侯於濟。君子攸宜。

太常博士同修史館起居注崔遵度奉勅撰顏
僕進封宛句侯升堂並由元后時遇禮成介

太常直史館劉諧奉勅撰顏何進封堂邑侯

贊本與教英賢輔翼猗歟子丹松張文德孝家

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充國公贊有引朕自監國

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躬幸太學延見諸生

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贊用廣列聖崇儒

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贊用廣列聖崇儒

文之聲復知師弟間贊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遠

示慈

顏無繇贊人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

東武

顏之僕贊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專

顏高贊已觀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撰踐想高

顏噲贊賢業素蘊美才以據萬世不刊載觀成

顏辛贊明德於蕭定惟子柳夙飲格言克遵善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充國公贊肯學冠一知上

詔旨榜文

實有樂道筆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瞻若其後

大德十一年禁約榜皇帝聖旨裏中書省會

道番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

大都諸路州縣邑廟學書院照依此祖皇帝聖

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內安下或聚

理問詞訟聚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瞻學

地土產業及貢士莊田諸人毋得侵奪本路總

府提舉學校諸人毋得阻壞據合行儒人學理

已降聖旨施行欽此除欽遵外照得亞聖充國

廟宇一體禁約除另行外都省合行出榜曉諭

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

至大四年禁約榜皇帝聖旨裏中書省會

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

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照

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

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聚飲宴工役造作收貯

官物其瞻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田諸人毋得

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

膳養寒暑病之人士為眾所尊敬者月支未糧

膳養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

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

保舉滿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本路總

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

廟學公事諸人毋得阻壞據合行儒人學理照

已降聖旨施行欽此除欽遵外照得亞聖充國

不知懼宜令准此欽此照得兗州曲阜縣亞聖

國公陋巷故宅理合一體禁約省部合行出榜

諭諸人毋得輕入本廟毀壞騷擾若有違犯之

所在官司嚴行究治



論曰歷代英君顯辟崇重先師所以揚厲綜述著在琬琰連篇累牘未可一二殫也。追我

列聖稽古右文

龍章聯日月之明

鳳藻貫奎璧之府不惟先世被其褒誦後裔藉其光華而梅晴霞梁松春月牖之中真足以侈富宮牆增輝瓊豆矣。於乎庶哉。

陋巷志卷之五終

校記

①及：當作「乃」，見下文封母制。

陋巷志卷之六

藝文志中

碑記

漢稱衡撰顏子廟碑

之才顯乎嬰孩。在東修之。齒入宜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科之冠。寔蓋踞附之蓋。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藟。以充饑。雖屢空而不受。於時河不出。川。未訖。仲尼無。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高。蹤。遊。泮。泗。肅。禮。容。備。體。心。淵。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蹟。圖。辟。雍。紀。德。行。昭。前。。

唐顏真卿撰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名夷甫。字伯顏。子友。別封。鄭。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三。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平。鵬。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官。族。有。若。弘。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秘。監。華。州。之。學。識。肇。自。象。國。格。於。聖。代。紛。紛。盛。美。聚。集。於。茲。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宋蘇軾撰顏樂亭記

陋巷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熙寧間嘗掘。亭井之地。命之曰顏樂亭。蘇氏作記。曰。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簞瓢陋巷。賢哉顏子。而韓子。適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自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

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不能無變色。於蜂蟻。孰知簞食。飲不改其樂。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天之生民。爲之鼻口。美者。可。食。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藝。而。不。反。雖。步。商。受。美。哉。我。師。安。在。微。陋。而。然。其。身。中。亦。何。有。孟。賁。股。慄。虎。豹。却。走。我。求。至。樂。千。載。無。淵。然。從。之。忽。然。在。後。

穆昌世撰重修亞聖究國公廟記

齊景公富有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受。孔。子。贊。之。何。哉。蓋。在。肯。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嘗。存。於。一。心。遊。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奉。奉。服。膺。不。失。當。時。泮。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顯。顯。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羣。宜乎後世稱爲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頽廢。仰而觀之。虛簷缺。缺。鳥。鼠。多。至。矣。俯。而。視。之。故。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啓。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青。之。恩。頒。行。於。天。下。一。應。故。廟。崇。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規。措。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尚。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然。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完。或。作。新。而。翻。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簷。崇。起。而。如。輦。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稅。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增。砌。垣。墉。增。修。而。其。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增。觀。燕。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罔。有。不。完。矣。先。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路。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垂。於。久。遠。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石。委。進。上。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



習焉成全之勞效。雖不能文，其道實事，又何足焉。乃繁以辭曰：荷卿子淵，總行純全，引一知十，天性超然，有過不貳，或恐不遷，好學善進，服膺奉養，全慕聖道，鑽之彌堅，筆自樂，孔子稱賢，克已復禮，為仁是先，而不可秀，良可惜焉。故廟增其，雖後光前焉之琬琰，以永垂傳。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奉勅撰重修兗國復聖

公新廟碑銘 曲阜孔廟東址三百餘步，有地曰：除地，潔井，後廟樂亭，板築以表，理大德，末禮，當供億其費，中書是其議，移濟寧路，徙廟於故主，以官儲中統，指幣四萬餘緡，創置之計，其用不繼，則又益以六千緡，撤克州長貳，督治之，以奉定三年八月鳩工，正廟為六，東西屋為殿，各四，二，魯大夫款三代魯大夫儉，咸具祠事，南為神門，門之前是為頽樂亭，猶以為隘，乃即亭為門，門之東為井，齋舍神廚，俱以序設，廟之墟，南止長百餘步，東西廣八十餘步，崇墉言言，古檜沃若，丹雘煥發，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望落成，自舊廟遷像焉。先是，有詔增封兗國公復聖之號，元統二年，又改封考曲阜侯為祀國公，謚文裕，追封妣齊姜氏為祀國夫人，謚端獻，夫人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以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五頃，征其歲入，以給常祀，聖廟成，特賜之碑，於是褒崇之禮大備，於聖朝蓋歷代之所未有也。臣玄嘗紉繹父師之說，三五盛時，宇宙正氣，生聖，間氣生賢，其生也聰，明睿智，富貴福澤萃於其身，故出而任君師之責，居輔相之位，姬輓既東，光徽氣分，聖賢之生斯時，若孔子之不得位，顏子之不得年，若子於此，可以觀氣化之盛衰焉。故孟子於其篇終，歷叙堯舜禹皋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至於孔子，見知開知之盛，推前例後，則孔子之世，顏子宜在，見而知之，聖人神化，致用之妙，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在乎其中矣。孔子既不得位，以行其道，則顏子不得見其推行之效，孟子不得聞其舉措之方，兩言無有乎爾者。孟子因以美已之不遇也，雖然，此非聖賢之不幸，乃當世之不幸也。抑入不使之幸，當世而使之幸，萬世焉。世道之川，允載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書，萬世之下，為君為臣，有志於斯，皆可以興起於聞見之表，是期世斯民，無一日而不被其澤也。是以功不在前，數聖賢之下，而祀事之盛，亦非前數聖賢之所可及者歟。新安朱氏熹釋此章，按子貢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淵乎古哉。銘曰：維天承地，維月運日，非頽學孔，正世同出，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孔類之道，維一之貞，用舍行藏，同有其有，四代禮典，見諸授受，不情不達，誤省不愚，生期助我，後漢侯子，畏匡之難，盡瘁猶父，惟在之從，逝將千古，曲阜道墟，孔廟奕奕，幽巷新廟，惟顏故宅，於赫我元，治軼百世，崇頽考妣，封及其儼，金絲洋洋，式爾將聖，或祠之尊，或侑之盛，舊井不改，昔泥今潤，王明用汲，受福不竭，臣玄作詩，告厥成功，播之貞石，以侑替瞻。

皇明三氏學教授胡復性撰重修兗國復聖公廟記

宜聖五十五代孫孔公世職，知曲阜縣事，慨有所為，完而政闕，美為後繼之則也。顏氏主祀名池者，以其上五十七代祖兗國復聖公廟，無門垣，敝久矣。請曰：前世尹以化工未遂而逝，今則當屬公矣。公曰：吁，吾聖祖與克公思義，非他弟子者比，吾與若實通家，此自宜事者，奚謂焉。縣之丞任公簿魏公典史李公曰：吾屬幸仕聖賢鄉邑，未知所以報也。世尹長者，有是感，舉吾屬敢不力焉。皆助俸協成之。召聚工徒，斷者，剝易以新，顏築以堅，不戒而戒，以義率作，然也。池欲載其績於石，俾余衍其辭，曰：於穆斯廟，寔兗國公故殿，所謂陋巷者也。當魯侯降位，收專三家臣之者，寔繁，惟兗公以聖人為



提學副使陳王撰重修顏廟落成記

修曲阜究國復聖公廟落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公鉉上詩

趙公繼爵以爲修治始末鳩工歲月甄募之經費
教課之名職出給入籍細碎繁復不敢以上煩
全翰者當具之私記以紀一時制度之盛謀旣協焉

邇北上會趙公於兗州爲愚同榜士後先爲豐史
方以郡事辭記著教託於愚者重且切也竊謂聖
賢之道在天下德澤在人心固天下之所以極其
尊榮愈遠而不可護者故稱孔子爲先聖顏子爲
先師自唐已然封國之制則自宋始况際乎禮備
樂興之世尊崇之典宜不可緩哉後之學者率謂
先師早卒未竟其聖門王佐之學以爲憾然不知
傳吾道之心法者乃克復之請非斯人無與言則
禮樂之治化者乃爲邦之論非斯人無所託因迹
顯道固不待其優步聖域躬理治幾而天下後世
踵相沿襲以陰破利澤者蓋無窮極也然則今之
爲宮廟之富以圖報祀之長非徒配享於孔庭而
又專祀於闕里之側也固宜或又謂豆簋之豐潔
有加於簞瓢之食羹字之煥赫有華於陋巷之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華蓋殿大學士徐有

貞撰錫復顏氏祭田記

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榮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於朝而輒阨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於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給佃戶。蠲其徭而俾之供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萊莊之田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戶二

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仙事。乃命二氏之孫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技其入以供祭。族川之有微者其微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者爲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

恩闕下比遷乃請之有貞願記

詔旨於廟往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之通論之曰於乎維賴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於後學有貞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皆非以若曹也。然若曹生而得川與細其國之微而爲家之微不爲人役而役乎人。不可不知其行而不敢不其自則言而不敢不法乎人。則其言也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則其亦不失爲類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並其入而節其出祀推而輔乎宗子。收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乎於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重其禮也。不無或私以藏或念以閱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肖焉。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於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願之德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維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新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崇厥宗者。勅於廟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重修顏子廟碑

天地間衆人與夫飛潛動植之爲物語其生雖有差而爲其死同歸於腐壤泯滅無聞者茲無論已。即有聖賢者出其生且死固亦不廢於兩間而獨能歸死而不朽則其生且死固亦不廢於兩間而獨能歸死於詞文有可遠外是欲不朽於天下雖聖賢且難其文詞不樂見於世或僅見於春秋功不被於一夫雅馴儒者多不道言且無矣而况於事然在當時由哉先儒有云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遊於聖人之門者衆矣或發之以言語或發之以政事總之皆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其卒也千餘年猶孔子之道者顏子之德不衰二聖之道如日中天君相由之以致聖賢皆則之以自淑庶民小子奉守其軌則以寡過於下極之至於荒治者莫不不知中國之有孔門之有顏而遵其道以安帖於王化者無聞於血氣之類與陰陽寒暑晦明風雨流行於天地之間是必有默成之德不言之妙流行於古今之人必而爲神道之教者耶胡爲乎而至於此也吾聞之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生黃帝之經曰雲霧在上帝之體天撰其精其流焉隱明夫之昇聖人者如是聖之體天撰其精亦若是矣故無言之會至言也無文之文至文也古未有也先有太乙太乙者教之源也未有道之時先有太始太始者道之根也觀聖道者貴識其真而巳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昔時堂子因木犀香而悟無言之旨談者以爲盡會無言之見解匪顏氏之心學惟象山陸子曰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曰不知先聖以前讀何書斯言得之矣夫千載而後聖人猶千條也千年而一賢猶比肩也顏陸之先子之遺足以後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而先盛於我後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

衆人與夫飛潛動植之爲物語其生雖有差而爲其死同歸於腐壤泯滅無聞者茲無論已。即有聖賢者出其生且死固亦不廢於兩間而獨能歸死於詞文有可遠外是欲不朽於天下雖聖賢且難其文詞不樂見於世或僅見於春秋功不被於一夫雅馴儒者多不道言且無矣而况於事然在當時由哉先儒有云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遊於聖人之門者衆矣或發之以言語或發之以政事總之皆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其卒也千餘年猶孔子之道者顏子之德不衰二聖之道如日中天君相由之以致聖賢皆則之以自淑庶民小子奉守其軌則以寡過於下極之至於荒治者莫不不知中國之有孔門之有顏而遵其道以安帖於王化者無聞於血氣之類與陰陽寒暑晦明風雨流行於天地之間是必有默成之德不言之妙流行於古今之人必而爲神道之教者耶胡爲乎而至於此也吾聞之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生黃帝之經曰雲霧在上帝之體天撰其精其流焉隱明夫之昇聖人者如是聖之體天撰其精亦若是矣故無言之會至言也無文之文至文也古未有也先有太乙太乙者教之源也未有道之時先有太始太始者道之根也觀聖道者貴識其真而巳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昔時堂子因木犀香而悟無言之旨談者以爲盡會無言之見解匪顏氏之心學惟象山陸子曰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曰不知先聖以前讀何書斯言得之矣夫千載而後聖人猶千條也千年而一賢猶比肩也顏陸之先子之遺足以後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而先盛於我後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

天子萬曆之六年巡撫山東御史汝陽趙公贊駐
惟曲阜以其為聖跡自起之地廟屋將至圯壞非
所以妥先靈而繫天下之望也於是下與耆老
取土木金石徵工能功完舊基新瓦更五月而告
成翰林博士顏嗣慎受之春秋承祀以至姻之完
余而諸曰願有述予惟聖道之大不繫於廟之完
况拜其庭親炙其和風慶雲之輝光者歟中丞公
是舉也猶歎盛哉後之藉其休者曷有極已時左
右布政使王公官用張公士佩揚公一魁參政余
公立陶公大順參議南公軒按察使楊公正副使
郭公天祿會事周公之辨秉公在庭劉公應元詹
公沂兗州府知府周公標朱公文科皆有功者充
復典史章泰則專董功程者法得備書

孔顏孟教授司教授陸煥然撰重修滋陽顏子廟

碑先國實復聖公所封舊有廟在州治東南約一
里餘西去宣聖廟三十舉武自唐開元二十七
年謚孔子為文宣王是年以顏子為兗國公歷代
因之春秋致祭如上公儀比年阮於兵燹悉為瓦
礫荆棘之區洪武癸丑同知朱公因其址僅復一
廟洎肅清他務未遑相繼代去而分教孫公仲桓謀
所以修飾之會同知俞公良仁下車篤意廟學仲
桓語之曰廟所以奉先聖先師學所以傳道以淑
人也昔吾夫子以至聖之德當周之衰道既不行
設教於洙泗之上弟子從遊者三千焉速消者七
十而升堂入室僅數人獨能得聖人之傳者惟顏
子一人而已受聖人傳約之教語之而不情發聖
人無隱之道養之以如愚以深潛純粹之資而抱
王佐之才使天假之以年聖人將不徒夢見周公
而復見周公於顏子矣故漁溪周先生曰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以其思之千載之下
見之如生存所封之地又當何如哉矧我
朝文治燭興禮秩百神其於先聖先師禮特有加德

至渥也今廟雖建貌尚未完實土官之責也公即
倡率僚吏士夫好事者紳衿首出以相事或助以
財或資以力墮石增地則然一新迺聖像衣服
赤舄金碧煥爛儼然如生瞻者莫不起敬經始於
癸丑年二月落成於丁巳年八月望日適節判袁
公伯金淮政之初復封神門書廟額綴以垣墉規
制其壯五十七代孫池諸文鼎不以昭不朽余忝
牧三氏義不容辭竊惟人心天理萬古一日蓋好
善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自不能已者顧茲盛事
朱公興之於前而未成二公踵之於後而就緒諸
士大夫又皆樂然響應略無難色孰謂人心之不古
哉於是就紀其實而樂為之記云

魯府長史深陽王貞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

創侯許修復宰滋陽之六年政平訟簡境內人安
乃新在學究國復聖公廟既訖工教諭王君孟端
樂侯之成持刻石以記歲月來乞辭余惟洙泗之
徒三千逮有七十得聖人之間與者顏氏其庶幾
焉肇自有唐開元間追封兗國公迨元至順加充
國復聖公我
呈明毫有天下治隆於昔九海內郡縣莫不有學
必有廟廟必有祭其祭而享也則以類會思孟為
之配其配也又必推復聖公等而上之道之所繫
厥有在矣是廟之立莫原其始前碑但云廟距州
治一里許比年毀於兵燹洪武癸丑同知朱公因
其所徙復一廟時與物政欲求其故湯不可米公因
濟寧府屬既而親王建邦於茲尋陞為府因改州係
濟寧府屬既而親王建邦於茲尋陞為府因改州係
受封斯土廟之於崇固其所也藉之祀典則歲無
常祭惟春秋合祠郡庠而已至輦路南北往來行
經之際必先使者奉香幣命有司具牲醴從事親
帝王廟亦必遣官一員走致其敬乃得南面以事
祠宇規制及陋有非神明所居率是邑者不不加
之意乎矧劉侯治政昭晰為時賢令目之所繫其



器已乎。它日嘗爲我言曰：學校之事，敢辭其責。廟
 貌弗稱，咎將誰執？第以叢務所困，未遑改圖，不能
 無歉於中。此疾之存於心也，亦已久矣。今既有作，
 人徒見輪奐之美，而爲人之所易也，殊不知撥封
 虛工，費出有自，蓄累之漸，信非一日。遇有缺乏，戒
 無取給於民，出已帑以資不足，少無斯色，蓋人之
 所難能也。及是告成焉，可無述然則孟端之請也，
 寔宜，故不辭而爲之記。乃系之以詞曰：
 大哉玄聖，垂教萬禩。具體而微，獨稱顏子。寧自唐
 肇，肇封堯國，位列上公。褒冕赤舄，於焉立廟。因室
 其初，顧茲隘陋，孰爲改圖？劉侯作宰，惻焉於斯。
 任其責，非余而誰？爰始爰謀，耀紋民力。日積月
 匪一朝夕，購材僱工。毋替厥舊，再基於前。足新
 構，乃飾其像，以妥以寧。輪奐之美，視昔有增。弗
 其奢，弗病於隘。風雨攸除，永仰勿壞。

湖廣副使蔣希孔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國家起
 元郡若邑皆有學學皆有廟崇祀夫子國色之南
 廊者幸有學無廟饒於郡也吾郡在
 國初爲州吾邑猶未置州貳余公良仁始創復聖
 顏子廟蓋廟之南不數武有陋巷焉建廟而表章
 之非緣學也逮洪武十有八年陞州爲府始置吾
 邑爲附廓附廓例當有學迺拓地附廓之後而廟
 遂隸學爲專祀亦異數云閱歲滋久邇有興廢
 靖癸亥間余爲諸生猶見一二修葺者嗣是溝洫
 於外其修厝不得而覩記惟是辛卯以來歸隱舊
 山數遇博士相與語則見傾圮特甚復聖廟不同
 俎豆矣明倫堂不可羣比矣門庶齋廊在在陵夷
 而博士家徒無壁立屢矣名宦鄉賢祀典並重而
 戟門之東祠名宦其西不鄉賢而壯房又何以
 焉丙申歲關南楊公奉
 命來領邑事市下車釋菜於學周視而嘆曰此首已
 賢關也不治若此謂有司何慨然以鼎新爲已任
 旋值島夷震隣羽檄旁午未遑也今年春鯨波不
 揭政通人和於是飾材鳩工以竟厥志而屬玉溝

徐君故才者久日丞相授奉行推諉經始於仲春落成于孟夏蓋不數旬而軒豁壯麗真異乎改觀矣博士劉君樂觀其成又慶其遇謀欲勒之貞珉而副記於千夫子前冠遊於斯余第君子遊於斯是安可以不文哉廼拜手題言曰以余觀於是役也蓋有因舊焉有二功焉夫土木之興亦難言矣群材備而後工不缺一材不備則百工廢百工備而後工不缺一工不備則百工廢百工廢則田賦無正額索之帑藏則帑藏無餘羨舉何容易公乃節縮於三年之間而用之一旦人見其用之裕而不知其所以裕此其善善在不傷則官室至百楹非一手足所能措勢必動衆而後可僅一切倚辦於民側閭里騷然而怨讟興公乃懲蠲縻以來百工而其善善在不勞民人情殫於興作非遠矜也達怒即有引爲分內事者亦傳舍視之苟可粉飾治且已爾公則推心臨之堅欲竹苞密欲松茂丹堊欲翠飛卽家人治垣屋亦不足過凡曰吾將一勞永逸迎之百年不朽此其善善在誠不以文古人治宮室宗廟爲先若室爲後豈同爲是低昂哉輕重有禮不可賖也彼因陋就簡者第非制作才庸心則無它甚或參以有喪卽規制不倫亦不遑恤不其外乎公則一刻其體咸秩於經物類齊備與名宦對峙而宰牲遷之他所不以干焉此其善善在以禮不以意學校興廢與有司相倚伏人文盛衰又與學校拍濟伏癸亥而前癸亥而後與廢盛衰之數懸若霄壤往牒班班可覩曾不四十年而積敝之極若是大非復之一會乎公起而振之什倍於前則英才蔚起濟濟蒸蒸當亦什倍於前此其有功於人文者一顏夫子爲聖門高弟其賢未易更僕數獨用舍行藏尤於吾人爲出處正鵠較近功名之士鮮不澈晞視之當其進芹泮時我冠博帶跣步絕趨非不儼然帝縫士也及噉一命青紫滑其心得失櫻其念不復知有襁躬之義北島故哉蓋用之行行皆何物舍之燕藏者何物



此中自有真際。於此未嘗究覈。故見外重而內輕云爾。於是亟新其廟。於是孟平博士弟子員伏闕。其下低徊而不忍去也。得無意乎。若曰是舉也耳。目一新美。牆如見有不惕然賊心者。非夫也。多士而誠賊心。居則尋吾真樂。母或營營其志。出則願爲王佐。母或卑卑其行。則海以內將指之曰。是無負於顏夫子之鄉人也。已。此其有功於士習二。嗟嗟。善在公而。知公在吾人。吾以質之輿論。功在公而。仲承在多士。多士勉矣。博士灑然揖余曰。善。是可以記矣。爰次第其語付博士。博士退而鐫諸石。楊公諱明盛號熙宇。陝之洋縣人。登乙未進士。徐君諱時泰。南直隸應天人。劉君諱模。北直隸贊皇人。時署學事。例得並書。

衍聖公孔彥禔撰景哲軒記古今人景慕趨向有
有志功名者有志道德者戰國之時蘇張以遊說
貴顯天下爭相慕效桓靈之季李杜鉤黨繁獄當
時耻其不與何也一則志於富貴一則志於功名
者之所爲也然而志於道德者寥寥無聞焉逮至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河南程夫子接夫道統之傳
關洛諸儒首倡孔顏之學朱子集而成之然後道
德之懿昭如日星綸綸不絕若顏子之於聖門傳
得其宗學冠三千之徒仁超七十二子聞克已復
禮之目而請事斯語味博文約禮之訓而欲屈不
能有三月不違之仁致一間未達之地草莽陋巷
不改其樂用舍行藏安於所遇不遷怒不貳過好
學而得其道者也無伐善無施勞言志而合乎仁
者也日用動靜無非仁義之發應事接物莫非道
德之著後之讀其書莫不曰學顏淵之學其使人
景仰於數千載有如是夫矧爲之子孫沐其休澤
而承其祀事寧不知所景仰乎此名軒之義良有
所自也究周復聖公五十九代孫顏公希仁築軒
於所居之東名曰景哲藏修游息必於斯焉朝經
暮習景其道德之輝日就月將求其博約之要希
仁可謂知所景歟然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

中僅得其下。言泓而氣和。過則不憚。改則不遷。怒而不貳。過漸可學矣。怒揭而不矜。屈已而下人。則無伐善。無施勞。漸可學矣。以至安貧樂道之類。何往而不可景而學之者也。故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詩曰。無泰爾祖。聿修厥德。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希仁服膺斯言。仰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也。與其景斯人。孰若景其心。顏子之學。心學也。能景其心。則凡道德仁義。由此求之。何往而不得。雖功名富貴。樂不足。以動其心也。希仁德甚純。年甚富。方進學不已。他日所就。豈可量乎。俾今之慕功名富貴者。登斯軒。罕不赧然有愧焉。希仁其勗哉。

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撰如愚齋記曲阜顏希仁氏克國復聖
公五十九代孫也。嘗構一室爲藏修所。扞而不華。
經藉圖畫列置其中。顏其楣曰如愚齋。蓋本夫子
之言。因大理亞卿楊公遂初徵文爲記。予惟克國
德性純粹。氣質清明。有聞一知十之資。故於聖人
所言。或性命道德之精微。或禮樂刑政之顯著。雖
極天璠地之理。通幽達明之故。莫不默識心通。惟
然領受坦然。由之而無問難。及其退也。則發明聖
人之道。而有條理。初其不達。有如愚者。至是然後
知其不愚也。且如也者。愚之似耳。究其實。則不愚
也。若竊武子柳宗元之愚。蓋遭時不偶。特假此自
混耳。視夫子所謂如愚。豈不霄壤之殊哉。予聞希
仁嘗學敦禮智識過人。籍甚有聲。而以如愚自居。
蓋有不忘先世之意。其不同竊抑之愚也。審矣。於
藏。愚者智之反。智爲五常之一。人孰不欲智哉。若
竊抑之愚。蓋不得已也。希仁生逢
聖明。爲克國之後。不特其智而守之以愚。不炫其智
而自晦於愚。蓋得昔人所謂大智若愚之意。豈但
如愚也哉。方今
朝廷崇重孔顏孟三氏之道。建學立師。教其子弟。期
造成德達材之域。爲
國家任使。
思至渥也。希仁他日出應時需。建功立名。以圖補報。

不惟有光先世而齊之名亦由是而著矣因亞細

公之請詳其志之所在而為之記云

翰林院修撰四明戴洵撰世恩堂記

人於君國雖一飯之微不忘其感則爵祿之榮乎

可以無述也哉

而後官其後裔世以承祿於是復聖賢各隆以廟享

世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奉朝祀焉廟旁即為諸第

第有前堂歲久且敝今翰林院故亭君恭紹先緒諸

多振飭及叔斯堂也慨而作曰吾所以祗率族屬

歲時仰拜

京師外先經禮義皆於是乎在而卑陋若是何以

宏遠前規新賢茂林樞機工度功易舊以新拓隘以

於下止之表矣月告成棟宇葦飛聖彩與新聲聳

秩嚴勝昔改觀予奉

江南通經閣里拜謁先聖先賢因登斯堂乃大書

世思揭之於額示瞻感焉况敬亭每遇

義所開於書傳者經之書曰賞延於世此先王之

報有功極於至厚之意而復有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濟其美曰世有今德而又有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著神不顧享元祐六年弘農楊君元永為邑之二

年也建言於州以按禁法能禦大盜能捍大患則

祀之山逆以未前公能禦其端及反河朔蓋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守果卿首倡大

順河北諸郡仰之為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

後為賊所困力竭而亡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誠可謂

崇節也事有司得嚴時祭祀知軍州事安定梁侯

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瞻是舉也而樂

之即具以聞太常典禮以上奏官氏曰宜如諸公

之建祠有徐二州刺史盛始有魯昂於卿之德

安上者言與故今子孫之在卿鄉者泉其十一世

六七而後至新自出卿之鄉在荒林野谷絕河溯者

之庶幾子孫孫與卿之鄉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史氏編

廟碑特立無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

夫子其母辭焉余考類氏蓋出於郭武公之後武

字叔其子友別封卿為小鄉子遂以郭氏為氏孔

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卿之鄉人遂以郭氏為氏

其後復承冠不絕問出卿之鄉人遂以郭氏為氏

重而君子服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推其義之

於義則不若夫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有重

魯公者學行內外充之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

一而命不顧死以取名於前抗死之難處死之難

烈之命不顧死以取名於前抗死之難處死之難

謂真知夫將死之際而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

欲以明公之義烈以昭後世不復牙孽於其心矣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特涵濟



魯鞏撰撫州顏魯公廟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
 其從父兄果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
 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
 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
 太守果卿代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果卿
 援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
 爲御史唐是所擢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
 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
 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
 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
 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聽其言後卒
 繼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
 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
 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
 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
 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
 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緒任職天下從之矣自
 大盜起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
 聖能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寡矣至
 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
 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離於神仙
 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
 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
 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

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愿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
 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
 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
 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
 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
 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而謂仁
 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攝
 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
 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
 二君遇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
 可蓋者固不繫於詞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
 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
 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今所及者
 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
 當世爲法今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費人葛堯民撰重修兩顏公廟記
 公與其從父兄
 常山太守果卿有墓在環那之費諸瀟里北山之
 陽子孫世守爲不妄前墓爲廟遺址尚存然碑石
 剝落不知所始以二公之贊意其爲唐宋之典祀
 也舊矣我聖朝大德十一年前安丘奎符與宰之
 平定人傅侯顯品卿以從仕郎爲費縣尹入境之
 始道經所謂諸瀟者吊謁二公之墳廟徘徊感嘆
 久不能去及其受章之日首爲出令修護之旣而
 又思行路之人一過於此弗獲瞻拜必爲異日之
 悔焉特爲樹石以表之使知二墳之所在復名其
 鄉爲忠義貴德尚賢閭者興起魯公孫顏瑋者樂
 道入善乃請於進義副尉達魯花赤壽光入禿將
 仕佐郎王簿保定田鑑典史泗川楊祐曰是舉也
 在侯若弗刻之於石陰無以播四方貽將來豈揚
 我侯之美乎皆喜曰善弗可以弗早於是乞文以
 記之平觀世之居官虛廢歲月及爲政者鮮矣政
 且不論又何暇舉祀典以教其民哉今我侯爲縣
 不但學問文章優於人也其智慮淵泉操行冰玉
 左規矩而右準繩後政刊而先德教如視群吏而

子愛百姓，敬禮賓旅，而屈接士類，有甘其澹，定有盡事，親之道以卒民，使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數十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治事之初，又能表彰二公之烈，以教民，可謂大知本矣。故樂為之書，以告來者。

翰林侍講劉定之撰陵縣顏魯公廟記

唐平本司徒魯郡顏文忠公，起兵討賊，為濟南府陵縣舊有，公貞卿起兵討賊，元末兵燹，祠廢不存，八十餘年矣。按察司吉豐彭公，為巡部至縣，圖舉其廢，構堂為問者三，經始於景泰元年正月，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既設公像，受靈揭，其於前史，其所以建立，可為正，夫創載，炎祀，送乘鈞軸，誣上罔民，奸未易推也。公不悔，祿山希烈，則閣議雄辨，以推之，雖以貶斥而公不憾，孤聖持使節，則奮身銳志，以禦之，終於殞滅，而不顧，若乃支廟代德，繼統承運，天步艱難，帝圖板蕩，於時章可以易為報效哉。公自壯至老，數外歷內閣，四世秉一節義，不苟合，仁不忍讎，雖未嘗肅殊，春肅重寄，而報國之能事畢矣。其視夫世之依違苟且，持祿保位，奸有未易推，而紫莫之推勢有未易禦，而怯莫之禦恩，有未易報，而恬莫之報者，豈不天淵哉。祠成之明年辛未六月戊寅記。

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上元邵以仁撰二顏墳林碑

有唐開元天寶間，安祿山構亂，凶虐滔天。時有碑常山太守顏忠節公，果卿，平原太守顏文忠公，其神首倡義師，戮力報國。於是河朔列郡，望風響應，捷逆賊，咽領不取，西搗隴蜀，二公之功蓋昭若王承業擁兵弗救，城陷見執，忠公以死，賊兵遂至李希烈之叛，盧杞輩為聲獸心，擄公往詣，卒死於州之難。余橫觀往蹟，慨二公遺事，輒為裂眦指鼻。

獨怪當時，萃然良使，忠臣義士，扶千古不平之氣，而漸志以沒，悲夫。按傳志，距魯東北四十里，有村曰諸溝，故有魯公祠，歲久圯壞。其十一世孫安上，山錢緡，買地易置，祠河東，與其從兄忠節公並祀。改魯公祠為二顏祠，已而菲廢，僅綴系鄉賢中。余乘憲東上，觀茲缺典，喟然以為二公當猶能奮千百代上，以爲世軌。彼使之汝汝衆人，其何以表忠節而風未遠。公有林塋，類地八十二畝，漸爲居民蓋食，因擬下該縣同沂州學正彭毅，稽最如欽，循禮修祀事，蓋舊典而復之。庶幾幽明共倫，快云。余因以邑志公十六世祖盛爲魏青徐二州刺史，居琅邪，非沂縣，西巷志云，公與果卿墓在諸溝北山之陽，而宋元章一統志謂公墓皆在緡師，豈公從春卿嘗丞緡師，遂家其地也。抑忠節公遇害，緡陽寄葬茲地，後人一槩以魯公墓誤指在緡師耶。即顏安上之徙祠，則二公之墓諸溝也，明甚。豈有公之子孫，頌天不可信耶。余既按往蹟，申請各院，勒之貞珉，庶乎千萬世而下，亂臣賊子，華而不淫，滅者或者其有賴於斯與。噫，昔之夜，內而不至，淫滅者或者其有賴於斯與。噫，昔之夜，余夢捧觴，觴公公立而受醺，今猶夢髣髴其言貌，豈其英烈之氣鬱而未散乎。抑亦精誠之所感也。因拜記之，而系之以詞曰：正氣流行，渾渾淪淪，在地河嶽，在天列星。人秉節義，遇變而彰，於鏖二公爲嶺有唐，天與魯謀，神資批策，誼冠千古。忠萃一宅，羯胡矯捷，前無勅報，血憤忠激，振我雄力。誓衆常山，倡順平原，奮裾揮袂，銳氣若奔。孤城決戰，寡不能支，舌青賊刃，終無於詞。幾把搖蕙，送烈逞制，庶幾悔罪，牙身往論。一言不合，忠告何濟。百折不回，甘心伏誅。難兄之弟，雖弟之兄，慷慨赴義，視死如生。嗟彼食肉，從叛比肩，二公矢志，握節自全。烈日嚴霜，可仰可畏，千載而下，凜凜生靈。拜瞻孤塚，魄感精動，奕世神乎，見公於夢。追惟英概，古今罕儔。景仰高誼，若都琳球。祀典有恪，虔醑清尊。廟貌不改，俯垂忠魂。



禮部尚書東阿于慎行撰重修顏廟碑
 緯其高明方祗下疑則狀清經其傳厚斯雨儀蘇
 之其位四序所以成功也粵自鴻濛既派元氣散
 分帝緒稍淪皇風益邇則始儲精啓運寄命聖哲
 而孔氏之統興焉固以模範百王典謨萬代配乾
 元之資始僊坤德之廣生矣三千及門七十通藝
 四科之首位冠羣賢大哉顏氏之承其緒乎爾其
 陶鑄聖門步趨師矩秉上智之質而發以如愚懸
 坐忘之符而助以不情口絕談議而聖蘊畢彰訓
 闕篇籍而師宗獨著蓋爲道生孔爲孔生顏所以
 翊贊化原羽儀景運辟在天之懸象則義明爲衆
 陽之宗方在地之成形成則岱宗爲生物之府斯以
 參玄造而不毀歷振古而如新者與列辟相承代
 修秩祀制多沿革禮茂汗隆積統業於皇王則孔
 師而周聖邇淵源於授受則孔聖而顏師固已登
 布素於握圖續宗祧於主器而表章雖備擬議非
 倫至首加五等之階特錫元公之號斯則假器名
 於人爵援寵數於朝章非所以全太上之尊表無
 文之敬也聖朝丕膺景曆益闡文明嚴事聖師
 特崇首配較諸前代典秩有加焉逮我世祖議
 禮更化改朔隆儀乃釐充國之封薦復聖之號
 稱既備明祀益虔祝嘏被於普天祿祚單於出日
 況星經降毓之區雲裔蕃嘗之地哉曲阜顏廟即
 顏巷故居子孫所世守也宋熙寧間始構亭於其
 井而勒以銘元貞間始移祀於其亭而更爲廟
 我朝因舊址益衍洪基堂寢階墉一如孔宮
 之制而稍殺以楹及武焉歷紀以來部使牧守時
 有修營載離寒暑巧故或多越萬曆三十祀巡撫
 都御史溫陵黃公克續保陸東夏禮教率典運按
 御史河東趙公標吳門嚴公一鵬肅靖海邦文風
 丕扇先後行部至邑展禮廟庭相與矢畫協謀火
 加典葺下記所司庀徒擬日飭其傷德補其圯缺
 制雖仍舊工則鼎新經始於壬寅九月十一日至
 癸卯五月五日落成於是廟貌彌嚴殿廡筵有秩冊
 請止絢黝堊四周并覆以雕甍舊巷儼如絳闕

是使觀風問禮之使肅接補而典懷奉璋對聖
 倫駿豆遵而如在則視闕宮有恤鞠爲蕞莽之郊
 重殿廟存淪作樵牧之藪斯以考芳躅之無盡微
 聖緒之遐昌者與世尹孔君既告竣事乃奉中丞
 之命求勸貞碑夫德鄰上聖稱謂之所不形道謝
 羣流名言之所罕喻要以昭德紀功言特稱代假
 徵辭於篆素考鴻指於典鍾云爾是役也左布政
 使沈公季文暨分守參政來公三聘分巡副使李
 公士登受記經營兗州府知府劉公廷柱石公九
 奏鳴工勸閱曲阜世職知縣孔君貞叢躬親督課
 翰林院博士顏君飛祚伯貞相繼祗奉明禋而董
 工則縣丞張據也乃作銘曰皇風既謝聖統斯
 駟乃命尼父降靈自天大猷丕顯粵片惟淵不有
 上哲競發而傳編惟華胄國分迷古繼別於邦改
 服於魯奕世承家衣章甫如何我師輯貞環堵
 才則王佐位與聖鄰博約修造克復歸仁爲邦請
 益四代畢陳邇哉峻軌允冠人倫理會冥詮神符
 玄契匪書匪言訓以萬世配孔稱師榮徽罔既象
 日麗天埒嶽峙地皇明撫運允迪舊章乃瞻仁里
 式廓宮牆鴻名改薦制由世皇淵謨炤煥靈宇
 煒燁於鐫中丞觀風聖域乃及侍御協謀與堦方
 岳賦工郡邑效職費不民成非待日昔稱陋巷
 今也崇宮重樂宿霽畫棟宛虹華堂博敞飛閣等
 崇孔維象帝此則王公般帳孔閑唯楹有楚肅穆
 几筵雍容萬舞誰其尸之雲仍接武誰其相之工
 祝在頌於昭聖造文化不彰允益監使仁風載揚
 五方翹詠庶士趨跽俾哉崇構永耀無疆世道交
 長藝倫攸敦匪計風聲特陳藝極高山是仰瞻源
 可挹嗟我後
 八永維是式

贊

夏侯湛撰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象介

高。勝之攸希。

孫楚撰顏子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

戴遠撰顏子贊 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

玄迹冥。

陳鳳梧撰顏子贊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

聖門。百王治

法萬世歸仁。

頌

山阜縣令張之宏撰顏子頌 若昔帝執。覆王綱

憲章克。修人倫。有聖文。武志不

鳴。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之。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生於魯。而仕於齊。



皇上道重斯文。嗣服云初。典禮載敷。遣官致祭。夙真
惟寅。曾孫率止。入謝。復蒙宴飲。仍錫諸絳。靜
言思之。伊誰之勲。用備牲酒。式薦明陳。我祖有靈。
鑒此常珍。尚察。

頤廟告成。祭文。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二月庚戌
奉祀事。頤廟告成。祭文。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二月庚戌
先祖克國。復聖公。伏念祖廟歲久。圯敝。徑請于
朝。命官改修。茲詠吉旦。成事起工。我祖明明。鑒我無
敢。謹告。

景泰七年頒降祭文。維某年月日。某代孫翰林院
朝命。敢昭告于先祖克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
克己為仁。德立道明。光燭千載。茲屬仲春秋。謹以
牲帛醴儀。用伸常薦。尚饗。

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祭顏子文。夫子資隣上智。
之鑄。一步一趨。博約竭才。克復請事。陋巷簞瓢。風
清萬世。賢子之學。尋子之樂。役役未遑。能無愧作。
言過故宅。肅戒先期。和風慶雲。恍焉在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藻祭顏子文。智本天成。才
傳心百代。禮樂。優入聖域。窮而能樂。羽翼道統。群
夷超卓。藻仰止不遑。思尋樂處。再觀宮牆。風和雲
霽。敬來牲帛。肅備禮儀。大賢有容。庶幾不棄。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祭顏子文。惟夫子發
教萬世。無窮其幾。在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其見
夫子之心。嗚呼。人孰無心。誰復初心。萬世而下。能
復其本來之心。即見夫子與天地之心。化民持節
東巡。慶雲在望。肅將牲帛。用展微忱。

大學士李東陽吊顏魯公文。平原之驪。漢侯。麟邪。
陋巷之突。起值唐。

政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昧目。而壘陽。客
有竹鼠。輸無怨。彼二十有門。則一亡之可望。
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復潛鋒
於外。據練。周兵於丘。向時魯達於。屹砥柱之中。
幸士灑。潔。流。之。湯。湯。破。象。之。心。腹。抗。中。原。之。喉。吭。
立。任。奔。流。之。交。應。與。常。山。而。無。雙。當。是。時。也。飽。晏。安。
之。醜。毒。嬰。富。貴。之。膏。瓦。蒙。起。褒。如。禍。延。金。張。爭。射。
利。以。貴。國。批。扶。頰。而。救。傷。如。公。者。扶。貌。不。達。於。蔽。
旗。足。跡。不。振。於。巖。廊。而。乃。身。任。國。組。義。存。天。常。悲。
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成。及。乎。姦。相。誦。使。種。藩。
齊。降。平。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山。河。而。誓。
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在。想。英。風。之。未。亡。
瞻。廟。貌。之。伊。通。恨。來。舞。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
高原。兮。蒼。蒼。

陋巷志卷之六終

校記

①六：當作「交」，見《東坡全集》卷一八。

②「言」下當有「於」字，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

九上。

③「師」下當有「曰」字，見右引書。

④畏：右引書作「望」。

⑤緒：當作「續」，見《江西通志》卷一二三。

⑥至：右引書作「志」。

⑦柳：當作「抑」。

⑧撥：當作「揆」，見《山通東志》卷三五之九。

⑨飾：右引書作「飭」。

⑩碑：當作「珉」，見右引書。

⑪伐：右引書作「代」。

⑫維：右引書作「繼」。

藝文志下

奏疏

延祐四年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請修葺顏廟

疏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言欽奉
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
者各具事跡申聞大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先行
嚴加致祭廟宇損壞官為修葺伏惟先師克國公
遊聖人之門以德行冠四科之首不遷不貳開一
知十維窮居陋巷而與禹稷同道歷代尊崇盛典
錫之封爵賢俾後學知所師法其於世教誠非小補
褒德禮賢年深堂廡頽圯今五十四代孫雖特疏
側聞祠宇年深堂廡頽圯今五十四代孫雖特疏
南來抄題傳金以奉營葺之資見知者雖曰許諾
樂施者其能有幾設使化之有餘用之不竭適足
以貽笑四方仰惟聖朝以武定區宇以文致太平
崇儒重道無不至矣獨於此何其缺然守土者理
當申明薦訪司亦宜陳請官為修葺於江南儒學
錢穀有餘之虞酌量分給恢宏舊貫輪奐一新使
顏族安居主祀實國家之盛事也

泰定四年監察御史辛鈞等請加封先師父母疏

泰定四年十月監察御史辛鈞等言至大二年已
嘗褒加宣聖之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竊惟亞聖
克國公樂道安貧聞一知十德冠四科具體聖人
使其得時行道為復之功無以異焉則開朝延賜
錢崇飾顏氏家廟致敬先師禮意至矣獨於先師
父母未議追封似為缺典竊移文禮下若依節國
公例開究封贈不惟有損於禮設亦不負聖朝表
德尊師之美意

天曆二年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天曆二年五月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言嘗

啟後人景化彝倫以昭來世伏惟先師亞聖克國
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信之歷代莫不尊崇近歲
廟貌蕪荒已常陳請朝廷建議於江湖各諸儒學
錢糧內給付鈔一千餘錠已於闕里顏巷故宅重
建廟宇殿庭廊廡輪奐一新但碑石未立似為闕
典職居言路理當建明誠宜開奏命翰苑詞臣撰
文紀其事實刻諸琬琰以示方米庶廣聖朝崇奉
先師之美意

至順四年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至順四年六月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言嘗
左當大紀千聖賢雖在消修手時榮載述功德
朝於江南學校撰修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
尚未建立禮宜開奏修撰銘文以彰國家之盛德
斯文幸甚

至元四年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至元四年二月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言竊
明世之徵猷伏念先師亞聖克國公廟貌已蒙聖
朝於江湖學校撰修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
因未建立又蒙題奉命馬中丞撰文後值本官啟
除以致因循未完如蒙憲臺問奏再命翰苑詞臣
撰文紀其事以彰我皇朝崇文重道之盛典不
勝幸甚

皇明正統四年顏子五十九代主祀嫡孫顏希仁請

建碑疏正統四年十月初九日充國復聖公五十
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為因陋巷故宅祖廟年久
塌倒神像暴露請蒙行在工部八字一十七百四



十三號勘合奏准着落山東布政司情行兗州府於附近滋陽等縣起撥夫匠照舊修蓋止有貞素夫人寢殿其餘見已將完其先祖充國復聖公廟宇荷蒙聖朝修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准奏勅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定用彰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謹具奏聞

景泰六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請撥祭田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題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鄒縣孟氏俱各已有前元時撥賜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糧入以供案盛蕪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種入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耕種年久不還先有顏氏裔孫顏希仁赴京告理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占種人戶李沅等初間亦各承認願還供結明白奈緣彼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猾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浩大雖得前田尚不足用何況於無希文雖幸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素相同外竊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故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撥田贍顏朝教典肅禮之盛聖朝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皇上親幸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為分聖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

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為盛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忝不自揆敢以實聞乞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的當官員前往本縣會同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將前項原係顏孟二氏裔孫廟祭田沿址復歸孟氏裔孫管領如項原係顏孟二氏裔孫廟祭田行免納稅未納稅者就便追還仍行分撥與顏孟氏裔孫各掌管歲入贍供祭田之外聽存其餘田畝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爭占住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地供贍不敷及地畝加項數所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糧以供贍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緣係給復先賢祭田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景泰六年十二月廿九日本官大日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歸勘附近彼處空閒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為業不許諸人爭占違了的不饒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成化十八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顏公鉉乞灑掃人戶疏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顏公鉉謹奏為乞

聖恩修葺祠廟固恭故宅豎立

御製碑文

欽賜祭田以供案盛設學校以訓子孫誠循後以優



隆盛。切見孔孟二廟俱有灑掃人戶。看守廟宇。當
川修理。惟臣祖廟未得霑恩。即今廟宇廊廡牆垣
歷年既久。每有傾壞。未免煩擾。有司動勞民力。此
與孔孟二廟相同。伏望
皇上憐憫。乞
勅該部量撥處掃。赴廟看守修理。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孔顏孟三
聖賢廟宇。歷代所崇。而我
朝列聖尤重。其孔孟二廟既有看守洒掃廟戶。而顏
廟獨未僉點。誠為缺典。及照孔廟國所難比。至廟
既有廟戶。顏廟亦當量僉數戶。專一看守洒掃。遇
有壇垣傾頽。廊廡坍塌。就令用工修理。免致動勞
民力。但僉點看廟戶數。係于恩典。本部未敢擅便
定擬。伏乞
聖裁。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翁世
資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照孟廟戶數僉與。欽此。欽遵。
成化二十二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
經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
謹奏。為乞
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聖廟。世蒙
恩典。代代相因。至我
聖朝。尤加崇重。既設廟戶。以備洒掃。復賜祭田。以供
祭盛。恐恩湮沒。又建
御製碑刻。以彰
天寵。應臣陋巷奉祀。為重。命世襲翰林清秩。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蔑以加矣。臣忝承宗祀。不
勝感戴。但臣祖廟近在孔廟之東。自正統年間重
修。邇來屢為風雨所壞。見今正廟損折大梁二根。
用木撐持。又况
御製碑樓并門廡等項。亦已踈朽不堪觀瞻。先因
欽修孔廟。不敢並奏。緣今孔廟將完。事項已有定體。
但得十分之一事。即可集。不惟臣祖復安其靈。抑

且奉祀得展其禮往來官士拜謁臣祖之廟寵光相映亦以見

皇上洪大之恩普施於今日矣如蒙非奏乞

勅該部轉行巡撫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會同布按

二司親詣本廟看計工料仍行原委官員量存夫

匠從便修理斯文幸甚臣下幸甚為此具本親齎

奏聞該工部覆切惟孔門從遊高弟而顏子名列

四科之先

朝廷致祭孔子而顏子位居四配之首其廟在曲阜

乃係先賢生長之地後人瞻仰之所今五經博士

顏公紱奏稱孔廟修理將完要量存夫匠將本廟

從便修理一節合無准其所奏行巡撫都御史吳

節及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布按二司官員親詣相

看如果損壞是實相應修理就將合用工料夫匠

一體支撥修完備將支用過工料及廟宇間座數

目造冊奏緣以備查考緣係修理顏廟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二十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本部尚書謝宇等謹

奉天門奏次日奉

聖旨是依此

弘治十五年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

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謹

奏為乞

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文廟世蒙

恩典至我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莫加矣緣臣祖廟近在孔

廟之東自成化二十二年奏蒙

天恩准令修理以來連年復被風雨所壞見今

御製碑樓樑柱門坊牌俱各倒塌及正殿兩廡等房

木植損壞磚瓦脫落滲漏數多不堪瞻視誠恐日

久勞費愈多臣切見宣聖廟近蒙

欽命撫按二司等官會議修理將完乞賜推恩將臣

祖廟量為修理務在堅久庶使臣祖獲安其靈而

臣奉祀亦得以展其禮子孫奮勵亦得以圖補報

如蒙莊奏乞
勅工部轉行撫按會同布按二司官員計料量檢
匠修理庶得雨澤均霑不勝感恩之至為此具本
親齎謹具奏

勅旨該工部覆緝臣得五經博士顏公鉉奏稱額
子廟宇

御製碑樓樑星門坊牌俱各倒塌正殿兩廡等房損
壞滲漏要行修理一節緣係彼中事情未經行勘

難便定奪合無行移山東巡撫按官員嚴督布
按二司守巡等官親詣所奏去處逐一相看前項

殿廡門房等項有無倒塌損壞滲漏逐一相看前項
子廟庭有無剩餘小料如果相應修理即便修料計

明白處置停當徑自具奏定奪緣係乞恩修理及
欽依工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五年七

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曾鑑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詩
宋羅從彥謁顏廟詩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
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

有草臥一味長

元汪澤民謁顏廟詩
祇命適東魯晨征越孔林旋
覽遺址稱賢到於今一簞樂自足千駟名空沉

鳥時不至嘆尼脊附榮為邦門禮樂用舍孰知音
思生後百世歲月徒侵尋情約賴明訓庶矣復初

蓬山劉德淵謁顏廟詩
行冠三千自慚魯鈍渾無
似托著微名慕大賢

太子洗馬羅環謁顏廟詩
和粹真如四序春先
師精蘊發公身為

禮樂傳主佐陋巷單聯樂聖人虹氣貫空遠井
龍紋結石御碑新從容四勿為仁地千古寥寥
後塵

都御史長洲徐源謁顏廟詩
廢井荒原古廟蒿
賈此伴筆難經祠

賈有碑遊暇過茲猶餘草沒殿一室當時非因苦
寸隙千古識英豪休云魯有三家富政國無緣覓
草蒿

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謁顏廟詩
必至德不出世所居
東見此陋巷村天資本純粹况乃沾陶甄禮樂以

為邦克復以爲仁當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
亦時可不過周公貧傷哉仲尼此道鮮有聞行藏

封與廟祀豈非周公有傷哉仲尼此道鮮有聞行藏
河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

孫因之訪孟廟鄰碑東岫嶠遙瞻孔林在且薦清
溪蘋

提學副使江東陳鏞次李東陽韻
皇天良有意聖
與瑞日照映魯元村及門自登聖至寶造化氣依

歸既得所斯須豈遠仁了了發聖蘊一觀見聞
躬行久忘我安知孰爲育肅然陋巷居樂哉獨斯

人寸心不盈相浩蕩萬物春我來後千載世遠隨
未澄故井蓄股肱高瞻拱元心遺澤何深長雅雅

有聞跡寄瞻尼防外雲霄隔岫嶠何以慰予思盥
手薦芳蘋

國子生長沙李北生謁顏廟詩
天教摧折病中身
幸自東來未見道真

萬里程途僻健步十年廟貌
青春宮闕不隔高
瞻地殊迥能同獨伴神應此
憲未爲貧
明記歌飲因知原



儒藏

禮部尚書吳寬謁顏廟詩魯人有東家、顏氏非西

荒村。古屋自增輝。累代加褒。觀。昔心不違。至今
里。爾仁。賢哉。復聖語。後生。庶前聞。豈知。筆。樂。樂。樂。
道。非。貧。我。昔。過。其。里。指。途。藉。居。人。是。時。屬。炎。者。
拜。香。贊。明。神。終。退。見。貧。者。疑。為。原。憲。孫。

僉事普暉謁顏廟詩浮雲散盡杏壇空。請事先登

縣甘受古今窮。後教雪化紅爐裏。便惹霜飛綠鬢
中。幾度祠前啼杜宇。落花流水怨東風。

參政四明陳沂謁顏廟詩好學稱顏子。賢哉百世

車時。勵。哭。身。應。喪。行。藏。道。在。茲。子。孫。同。報。典。天。地
是。終。期。

吏部尚書太原喬宇謁顏廟詩夫子闢人極。群儒

早。聞。道。許。誰。先。禮。樂。為。邦。問。簞。瓢。陋。巷。賢。章。建。漸
後。進。不。敢。忘。歸。空。

監察御史瑞陽熊相謁顏廟詩孔廟還顏廟。遺容

學。千。古。共。推。賢。天。地。蒸。嘗。永。雲。仍。賞。祿。延。如。君。元
未。天。何。用。壽。如。錢。

崑山顧彥圭謁顏廟詩古木失歲月。縣飲存嘉名。

中。虛。蘊。英。發。和。粹。含。神。明。廟。貌。亦。如。愚。主。哀。非。其
情。至。人。實。所。受。祇。庶。較。虧。盈。三。垣。故。堂。庶。惻。愴。郊
原。平。

僉都御史吳郡徐瑤謁顏廟詩言方。言上。人。子。淵。得。宗

傳。具。體。德。維。純。博。約。功。已。至。三。月。不。違。仁。蓋。發。聖
心。藏。萬。世。教。斯。民。九。人。所。景。行。况。乃。後。代。孫。承。家
緒。已。速。學。道。力。須。勤。故。恭。驕。喬。木。願。聖。接。芳。隣。心
肅。有。餘。樂。豈。厭。策。駟。貧。金。止。千。載。上。祖。孫。分。儲。續。

勉振前哲風。勿與常人倫。

侍郎東萊儀銘謁顏廟詩沐。泗。清。且。連。旒。沔。何。彌

瞻。企。兄。茲。賢。聖。裔。家。庭。習。詩。禮。聖。容。不。可。親。名。教
尚。可。體。履。然。如。對。越。斯。夕。仰。瞻。華。軒。深。意。存。水
木。窮。源。抵。千。載。餘。清。光。無。愧。顏。氏。子。

駙馬都尉廣陵趙輝咏如愚齋顏子如愚。稱亞聖

祖宗實行真能感。寧柳。成。名。詎。肯。師。聽。受。不。違。聞
教。日。發。明。斯。道。燕。然。時。猶。所。勉。勉。功。無。怠。漸。有。深
潛。純。粹。安。

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謁顏廟詩亞聖天資高。萬

王。壺。深。月。沒。寒。潭。空。宜。尼。闢。精。微。未。言。心。已。通。悟
徹。繼。釋。然。無。辨。如。不。聰。慶。澤。委。千。載。紹。述。超。凡。庸。
詩。歌。念。祖。德。幸。修。責。崇。功。勗。哉。慎。終。始。令。名。垂。無
窮。

尚書劍江黃載謁顏廟詩惟人之生。降衷自天。形

則。同。氣。稟。有。異。清。濁。之。判。曰。愚。曰。智。有。美。類。氏。清
明。在。躬。繼。以。自。居。寬。以。有。容。言。與。行。符。表。與。裏。一
屏。黜。其。華。敦。崇。其。實。謗。而。弗。辨。恐。而。弗。驚。虞。困。而
亨。用。晦。而。明。齊。居。翼。翼。模。而。弗。飾。宗。祖。之。規。慎。守
不。失。

翰林侍講安城吳節謁顏廟詩昔賢侍聖師。每語

除。渙。然。自。水。釋。執。知。大。智。資。偶。與。不。慧。匹。及。觀。日
月。間。所。履。皆。聖。轍。迨。今。千。載。下。學。者。仰。矜。式。賢。宗
有。雲。仍。揭。扁。未。遺。澤。顏。林。舊。蒼。蒼。景。止。在。斯。夕。博
約。修。交。修。庶。用。純。和。德。
太常少卿四明鄭雅言謁顏廟詩淳粹天資。象莫

如愚中心。泐會。消渣滓。至理昭明。味道。由是。當
時。聖。今。有。後。既。試。賢。學。須。所。勤。加。勉。其
作。區。區。章。句。儒。

大理少卿淮南楊復謁顏廟詩高志冲虛。大懷

參。肯。爲。小。道。泥。香。儒。貫。一。妙。陋。恭。知。十。慧。接。地
自。當。舉。武。信。何。帶。列。生。過。化。所。而。作。先。賢。接。地
固。已。靈。開。天。可。無。髮。有。卓。期。必。進。非。修。豈。今。替。欲
雲。全。蕩。除。心。日。定。清。霽。深。探。聖。源。然。不。待。孔。宗。契
淨。鑑。恒。用。拭。浮。埃。詎。能。翳。惟。祈。性。靈。悟。不。待。唇。舌
詩。鴻。鍾。叩。即。應。應。電。覽。難。繁。方。寸。如。海。涵。萬。物。可
神。制。生。知。所。求。垂。夕。死。何。庸。計。潛。德。昭。四。科。英。聲
落。千。世。欲。所。勤。洗。雪。道。轍。力。登。諸。須。如。典。墳。功。勿
懈。朝。夕。勵。義。聞。靈。研。利。茲。擬。孫。戶。開。

國子祭酒閻中綦經謁顏廟詩陋巷名猶古。危徇

約。見。道。到。高。堅。學。已。優。希。聖。天。何。惜。倏。年。只。今。暴
聚。虞。千。載。若。生。河。

御史南海鄧直卿謁顏廟二首純質天豐亞聖資

欲。知。好。學。人。難。並。都。在。算。駭。獨。樂。時。
夫子當年。臧。起。予。不。違。曾。亦。驗。私。居。潛。心。聖。蘊。余
猶。賴。遠。肖。諸。賢。貌。莫。如。

禮部尚書安定王弘誨謁顏廟詩孔門稱庶幾。其

嘗。如。愚。好。學。真。罕。比。克。復。既。請。車。高。堅。悟。卓。爾。具
體。亦。已。微。惜。未。見。其。止。陋。巷。想。遺。芳。賢。哉。懷。闕。里。

進士沈應乾謁顏廟詩千年充國一愚人。終日忘

聖。斯。文。不。幸。又。生。樵。一。瓢。滋味。誰。堪。共。四。勿。工。夫
天。絕。塵。天。差。憐。才。類。必。壽。未。應。尼。父。獨。安。仁。
知。縣。濟。川。王。田。采。景。哲。軒。德。天。人。有。至。理。毋。貳。孔。

爲。心。和。順。於。道。德。既。往。維。復。任。延。經。親。周。孔。中
間。則。襟。魚。徒。飛。躍。盲。瞶。忘。色。育。嗟。哉。顏。氏。子。金
仰。若。登。臨。靜。觀。大。化。祭。室。尼。山。岑。河。洛。通。天。地
春。秋。亘。古。今。參。千。載。下。聖。賢。所。欽。
工部主事胡璠謁顏廟詩陶陶最是賢。何事草
名。故。里。人。間。不。少。棄。詠。淵。

監察御史郊城任文獻寄顏翰博詩杏林兩祖獨

冠。直。到。今。禮。樂。文。章。昭。至。治。廟。堂。絲。竹。緒。遺。音。魯
城。門。巷。誰。云。陋。聖。世。恩。波。到。底。深。天。下。歸。仁。千。古。重。傳。家。無。負。四。箴
箴。

江陰張袞謁顏廟詩斯廟義我依。闕里死生何敢

得。千。春。奉。祀。香。好。學。可。憐。尼。父。抱。齋。心。能。定。魯。人
狂。風。雲。載。色。瞻。英。爽。欲。洗。塵。襟。同。坐。忘。

魯藩將軍當沔謁顏廟詩復聖當年志。安貧陋巷

車。書。廟。貌。今。仍。在。華。樂。有。餘。緬。思。真。好。學。瞻。拜
一。躊。躇。

何格謁二顏祠棟林開祠廟。丹青列弟兄。虎符同

況。志。未。平。屈。疑。防。水。曲。洶。洶。誓。師。聲。

翰林學士東阿于慎行謁顏廟詩素王宮闕魯侯

並。開。位。冠。元。公。師。古。會。道。同。室。作。古。今。才。虛。亭。玉
楚。蹕。駕。井。舊。巷。璇。璣。鑄。苦。門。外。派。稀。餘。輦。路。前
朝。曾。觀。翠。華。來。

邑人孔貞棟詠顏井詩尋樂山河。顧祠一井淳

月。印。寒。山。透。古。侵。石。荒。青。此。中。餘。道。脉。歌。飲。自。吟
吟。

進士呂懷謁顏廟詩

乾坤幹元化，默運故不言。同

仁聖樂，陋巷挹大賢。克復事斯語，萬古開心傳。

海虞錢達道謁顏廟詩

闕里稱多士，賢哉獨坐忘。齋心我爾我，處世任行藏。

軒冕榮何戀，簞瓢樂自將。和風披拂處，血食正無疆。

黎陽王在晉丙辰陋巷歌

吾牛何者爲本來，五官

添一物，富貴無庸浪着猜。靡麗芬華非我有，還將

造物弄人如傀儡，得則生欣失則悔。賢哉四也獨

屢空，失意棲遲有蓬壺。不義富貴如浮雲，一瓢一

簞未爲餒。陋巷何嘗見可樂，顏子之樂未嘗改。消

息盈虛有定數，其去其來留不住。夷狄患難時有

之，獨見獨行守其素。無垠宇宙常自寬，不礙襟期

又何慕。我于造物不取多，造物于人不知妬。世人

認得貧字真，便從此處可安身。君不見七十二君

皆列土，只今社稷俱生塵。獨有素王本無位，孔壇

顏巷時。

鹽官呂兆祥丙辰謁顏廟詩

當年不啻廟馨香，一

井深留不改，心侯亭住坐來忘。儘教巷以貧稱陋

那見人能舍則藏，僅悟及門其殆庶。怪言苦卓于

楊。

黎陽王在晉庚申重謁陋巷詩

單瓢甘自適，遺井

足神潛坐亦忘。屢空窺聖域，陋巷

有宮牆。魯壁還堪並，千秋共一堂。

太僕少卿呂濟謁顏廟詩

陋巷何曾忘，慙忘也

超羣哲不數，當年猶與狂。

鹽官呂兆祥丙寅仲冬再至闕里謁顏林詩

更誰如死卻拋生，樂有餘利底

一草都不要，當年錯請子之車。



校記

①恩：疑誤。

②官：當作「宮」，見《穀城山館詩集》卷一二。

③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④鎖：右引書作「銷」。

陋巷志卷之八

藝文志附

誌銘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

孫墓銘銘曰。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

龍虎。高標天府。震耀區宇。前載行愬。珪璋。文彪

繼就。列赤縣。斯假。棟華交輝。源如。雨。洛陽。毗。王

著。作。布。武。載。筆。龍。樓。觀。光。龜。組。玄。宗。褒。異。爰。發。傳

伍。不。入。校。垣。翻。飛。江。游。淮。沂。其。父。典。憲。斯。海。望。開

溪。多。祐。一。麾。屢。點。百。曠。爰。補。翼。子。方。多。教。忠。則。騰

吁。嗟。太。保。爲。國。干。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皇。恩。自

葉。超。躋。秘。府。存。沒。表。榮。幽。明。赫。昭。真。卿。追。痛。銜。恤

靡。枯。率。綴。銘。功。恨。非。觀。續。

顏真卿撰左衛率府兵曹賜緋魚袋顏幼與墓銘

銘曰。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

溫體度。嶽嶽容止。非禮勿言。惟德是授。人倫領袖

宗廟。簞簋。佩服典常。顯精文史。汾睢。燕事。新息入

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繼。母。必。躬。珥。旨。綏。族

亂。宗。群。居。咸。喜。歌。舒。授。律。石。堡。侯。倚。命。我。翊。戎。寵

章。斯。被。紀。渙。未。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里

宗。徽。安。養。嗣。徽。昭。美。合。葬。既。遠。從。周。有。斐。予。嗟。窮

東。不。獲。躬。視。爲。恨。立。銘。告。哀。中。祀。

顏真卿撰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朝散大夫太常寺

丞兼常山太守顏杲卿墓銘銘曰。太保烈烈。抗茲

身。毅。玄。宗。代。信。告。詐。兇。淵。龍。極。災。挺。補。兵。向。關。河



淬入霜雪。公以剛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上門拔
扶。人知效忠。獨川不饒。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
未他。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誓不絕。先聖感忠。保
儲。瞻。投。刻。諸。金。石。恩。表。墓。紼。遠。莫。致。之。留。斯。江。淮。
日月有既。假。歟。無。妙。

顏真卿撰正議大夫上柱國金鄉縣男顏允南墓

銘銘曰。莊徽熊澤。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

銘。惟。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授。恒。惇。是。悼。清。識

水。微。部。儀。玉。溫。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

詳。政。源。爰。初。發。跡。屢。振。瑤。琨。尉。邑。何。陋。評。廷。不。究

衆。衣。補。闕。綳。服。榮。教。神。州。列。換。會。府。掌。也。司。膳。王

封。迴。薄。飛。鷹。乃。佐。教。育。載。光。儒。門。未。登。魯。鼎。奄。謝

鴻。驚。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棟。華。上。潔。晨。殯。推

君。敦。導。昌。惠。拯。援。今。既。絕。矣。哀。推。忍。言。何。以。真。懷

勒。銘。忠。誠。垂。諸。來。裔。冀。子。謀。孫。

顏真卿撰侍御史充荆南行軍司馬朝請大夫勳

上柱國顏允臧墓銘銘曰。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

禮。用。和。貴。地。地。美。言。微。徽。高。義。行。絕。枝。葉。心。無。跋

諛。經。德。秉。彙。拔。萃。出。類。環。衛。入。仕。牽。絲。作。計。汎。衆

與。人。檢。莊。蒞。事。一。作。象。雷。六。爲。天。吏。索。右。留。威。憲

臺。增。氣。群。公。虛。右。天。子。思。媚。守。把。讓。郎。得。仁。奚。慰

司。刑。棘。寺。理。法。明。貴。儲。闈。裁。升。亞。尹。斯。位。七。德。繁

理。萬。人。攸。蓺。黃。髮。未。登。青。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

云。誰。國。喪。威。實。家。摧。靡。臂。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反

英。何。所。先。隴。之。次。瀾。水。東。流。終。峙。北。曄。勒。銘。金。石

盛。烈。無。墜。

太子右庶子令狐垣撰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誌銘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惟。幾。盛。故

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已而取化，其惟盛德乎。有唐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頻公奉大願為元功，建大節為至忠。以安機流，以紐綱。秉一而心，歷事四朝。今上與元元年八月三日，斯危致命，竟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月，嗣子撫陽尉顯，秘書省正字，碩，奉喪歸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微懸懷悼，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吊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常考行誄德，謚曰文忠。凡厥士庶，臬方侯伯，識與不識，希聲想形，莫不惕息。馬刑焉，感慕思齊。為人子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刑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曰好學，知幾道。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為內大儒，著家訓，稽聖賦，究魂誌，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象，亦有儒行，仕我太宗，掌記奏府，列於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費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藻，冲是感問，氣用集於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玄遠，節行不群。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其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攻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第，作尉，體泉。又以八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薦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五原有寃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伏。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教於名教者，朝廷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理法，憲綱震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已者，出為平原太守。公性本弘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實，征徭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數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承突熾動，逆常平紀，饒師矯命，自節

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憝
必當竭節恭行天討會擲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
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兗州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
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
狀是時海內承平豫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
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憺中丞盧奕御史
蔣清以三之首傳脅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
使救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
朝以河俗罪已及得公表大悅稱嘆者久之顧謂
左右曰劉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爾因就拜戶部
侍郎無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
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
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議憤激於
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廢永錫爾類
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
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琚各擁兵數
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鄆郡太守王晝被祿山移
檄河間縣僉俾掾李典斬偽署河間長史杜羔睦以
河間衆歸於公北河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
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
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秘其謀清河詞客李萼
少年有才賦奇於公以通隣好增補軍實前殿中
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統清河王薄
張濟清池尉賈載各舒罷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
進明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一鼓而破之夷斬萬計其
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響順連兵二十萬橫絕燕
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大破賊陣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
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衆歸公以漁陽
賊之根本欲堅其意乃割愛千頗令趙海與正臣
通問燕遺之軍資十有餘萬而寇陷京師駕在靈
武往來傳置梗抗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纘九
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達以聞因表詔旨肅宗卽



位之初遣使乘驛於江淮王命再通緊要故
又遷工部尚書燕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
其年冬十月賊將戶部尚書外史明等以勁兵十萬
發自京師先鋒將戶部尚書外史明等以勁兵十萬
防公內無敵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議
無幸而有難還部尚書外史明等以勁兵十萬
思復舊章遷部尚書外史明等以勁兵十萬
州太守換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為節度使所
劉鳳翔以時增修都統使李恒奏以為過防駭象
陸宗有部追開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
前江准李恒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
忠垣之沮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許妄取恩恩公剛
直乃以謗語陰中之天威赫然貴命斯挺延州
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
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
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未
辭闕而鑾輿幸漢州公扈行在拜尚書右丞及
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
進封魯郡食邑貳千戶辛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
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為之屈指擢如將親之義心
銜不修居於宰臣載因奏公謗謫時公既以祭
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公尚
清淨長孤養耆微冗浚隄武肅明進賢特責六
指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公晚嘗文籍卷不釋
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流而止是乃其要
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推華嚴要
海自宋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註吳興集十
卷廬陵集十卷他川集十卷並行於世大曆末奸
臣伏誅宰臣楊絳常家舉公德德官在中朝徵拜
刑部尚書公乃奏上謂著韻海鏡源流帝嘉之於
集賢書院及秘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

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
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
著禮儀集十卷上倚以為相為權臣所忌建中
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
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時希烈不
宣朝旨詞不順志公曰若命也馬避之既見希
之置酒大會將發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判臣李
平陷我汝海安贊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罵
叱責叛者怒報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
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指罪於劍或積薪
前或結以縶縶或劫以焚縶毒萬計期公殺
公謂之曰願假一劍竟不取縶一劍竟不取縶
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為墓誌以見其志是
遇害於蔡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
作薄牧人常以安居厚俗為務獎善罰惡為志
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操於心植操剛
齊之高也理我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
也蒞下則燕范之通也植是其美行乎至德
莫敢衝千鈞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大
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已下士
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鵲衣必與抗禮平
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後
列內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
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而
恣動而有光便於已希權倖不為也君有命
大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在報國不圖生
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
以加焉昔衛懿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
什念以為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
克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賈儒術古
昭後嗣何愧於足故吏廬州刺史李善乃刻石

碑旌於不朽以垣常泰公會府公卿之末儲位史
臣俾講丕烈未示將來敢明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祥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歲時玉
直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歸然
正色淵我上度作藩於德賊爲利刃流萬里下國
整王旅珍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賊
卡爲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出全庶人入奉宸
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
青蛇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用啓上宇俾
侯於魯武是百辟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擾淮浦
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蘇我
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肩彼薄俗推維
惟熙昔人中伯作藩斷斷履之不疑肩彼薄俗推維
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作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
沒而彌彰日月諸垂範無疆

皇明三氏子孫教授主奉祀事顏池墓表

山陽縣主簿繼任宣德府教授孔顏孟三氏子孫
教授祖諱椿仕元任祖廟監修提領父之美字宗
德初任天成縣教諭繼任益都路學正再轉廬州
路教授陞文林郎東明縣尹三子長曰渙次曰濬
次公也公二子長曰奉次曰恭餘早逝女四人長
適曲阜縣世尹孔克齊次子希幹餘皆適名族孫
男一人曰希仁孫女二人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
宣三氏學錄王補子也餘在室曾孫女二人於戲
公生爲賢裔歷官多方浸著聲香光貴閭里可謂
克紹家聲而不墜祖風者矣其流芳衍慶茂被宗
族也宜哉

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廣平張敏撰主奉祀事顏

墓表

王先先生所撰墓誌行實再詳顏來告孫不幸早
失怙恃上無伯叔中鮮兄弟以夜哀思有懷二人

同柱恩深無絲補報非輕未幾喪終誠天地
中之罪人也茲欲刻石以誌之請言既涕零
天經地義不越於孝願親名必資於文以足
至可謂能子也已故狀公諱奉字克潛姓顏氏
聖公五十八代孫也高祖諱實曾祖諱棟在元爲
祖廟監修提領祖諱之義仕元任天成縣學教諭
歷益都學正廬州路教授父諱池字德裕仕元任
宣德府教授文章政事具載廟庭事紀池生二子
曰奉曰恭餘早逝奉即克潛側室事紀池生二子
能幹盡忠諫論商確大義洞合軌範家務井
井有條宗族以孝稱鄉黨以弟譽凡遇祭祀竭其
誠敬賓客往來酌量弗吝人有所求無不竭力
門重輕悉在掌握閑中風致酒邊棋局蓋義有之
嘗自謂曰吾祖輩食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吾雖
不能效法於萬一敢不以清白自守用是敬長小
心無敢自怠富貴利達累不動心人咸服其謙度
惜乎年不配德僅五十七歲而止其生也洪武三
年九月十五日其卒也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娶孔氏宣聖五十六代孫士巖女柔嘉貞淑克
配華育子即希仁有巧思聰慧敏洽詩有父風女
二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宣士族也次在室繼陳
氏溫柔詳雅女一在強雅中孫三曰謙曰讚曰諭
俱讀書可造嗚呼顏氏一門自復聖而下千八百
餘年清白相繼歷六十餘代綿綿翼翼愈出愈奇
上有令祖下有賢孫其所由來遠矣詩云孝子不
毀家於右俾觀者有以知公之爲人銘曰美哉顏
氏復聖之孫儻豪邁與衆不群主奉祀事必躬
族鄉黨孝誼家務有要有倫言談舉止動合軌範
弗計朝暉婚姻死喪創自遺孀富貴利達視若浮
雲草草姻卷除祖傳孫刻銘斯石君子攸聞

南京國子監祭酒泰和羅璟撰主奉祀事顏希仁

墓表 廟下主奉祀事入



皇明每遇朝庭行大禮念先賢之後恩必頒及焉先生諱希仁字士元別號景哲曾祖之黃元東明縣尹祖池元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學教授父榮力田不仕先生自幼聰穎秀異崑崙群兒中稍長遊三氏學讀書習禮日有進益教授廣平張先生敏學錄里中王先主備俱嘉獎之杜益博覽經史言論英發雅好賓客周府撫順尤為意祖庭事見義勇為宣德癸丑至京屢上言祖庭頽圯貧不能修
 朝廷特詔有司發帑藏一新廟宇擴其規模御製碑文光耀永遠正統中以其方因於里役具述恩例陳戶部移部縣悉與更定除豁前元賜贍廟田三十畝項兵燹後為豪猾侵占白之當道轉聞於朝復其舊仍撥賜佃戶十餘納租供祭人皆謂先生有功祖庭不愧主祀者也正統中族人奏爭主祀先生具述源委以開
 朝廷命各取其譜牒大臣為之辨證聖斷洪武永樂以來世居陋巷者俱為主祀議遂定天順壬午
 英宗皇帝命主祀者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異數也時先生已卒先生之子議遂蒙始封尋坐罷孫公鉉繼襲焉人又以為此天所以報先生也先生生洪武丙子正月十七日卒景泰六年十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一葬頤林先塋之次配陳氏有淑行生年與先生同後先生十一年卒得年七十有二附葬焉子男三長即議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次讚論女二閨里孔公王公常其婿也孫男五長即公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次公鍾公祿公鉉公鉉曾孫七人先生之葬已久議欲刻先生之遺行墓上未有書之者鑿石以俟公鉉承父命屬三氏學錄孔君輔文述行實介其姻家南京大理寺丞魏君廷珩求余為表余惟先聖設教杏壇顏氏在弟子之列者凡八人迄今二千餘年歷戰國逮漢唐宋明氏子孫之贊者文行忠義載在冊史前後相望固不可謂無人然顏廟主祀非取之世居曲阜者公論亦何所定哉此

聖明之斷昭如日星群議雖多未消霧散矣亦先生積誠祖廟有以迓承之歟推後之子孫尚亦務學修德克己復禮繼前人統緒之傳答
 聖明崇重之典則宗祀之永固永無散矣表之基石用勸後來
 三氏教授河汾王珙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議墓誌銘府君諱議字定伯充國復聖公六十世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子孫教授大父諱奉字克膺父希仁字士元明經博覽嚴弗仕先後俱居陋巷主奉祀事正統以來宗系為別族所亂大府君力辯之數十年而未定府君勿而警慈言勸不苟大府君深鑑之嘗謂人曰正吾家之宗派主吾祀之祀事其在是兒乎既長踐履篤實歷練明達事至物來如庖人視牛洞折肯綮殆無疑也交友以敬終始惟一善於談論壺壺不倦遇權貴勢要累無挂志鄉鄰有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婚喪不能舉者資之其救人之急類如此天賜間府君復以宗系不定聞於朝
 命下廷臣集議皆舉大府君正統時辨證已蒙聖斷以世居陋巷為定歲壬午上聞詔允其請遂授前職仍令主奉祀事與論歸之每歲
 聖節赴京朝賀或賜內進或給贍費眷寵非一恩至渥也成化改元乙酉
 天子親學勅禮官行取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陪祀先聖先師禮成
 上御文華殿而賜冠帶宮錦褒衣宴於禮部於時朝賀未有家第未給脚力府君入奏可之賜以東安門外官舍一區水陸往還給以脚力承為定制前此未有成化丁酉歸老于家子公鉉以嫡應嗣如府君官職弘治改元戊戌中復舉視學之典公鉉偕三氏子孫至京一如府君恩例何其榮且幸歟母陳氏里人陳貴之女有淑德昆季三人生於未樂戊戌六月二十八日卒於弘治癸丑二月十九日得壽七十有六配杜氏胥府教授貞之長女子男

三人長即公鑑今世報翰林院下選博士娶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孫昱長女仲曰公鍾早逝季曰公能子也女一人適宣聖五十八公次女克紹先業當男孫七人重德重道重賢重清重文重義皆森然玉樹所就未可量也女孫四人以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扶柩歸葬祖塋懼其久而潛德弗彰托學錄孔公瑛補文所扶事行請銘於余余桑梓三氏不得已遂爲之誌銘曰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傳諸後宗系以之而定世官由之而作宜享壽祉而竟止於斯冥冥所施又將誰尤

陝西右布政使邑人臧麟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公鑑墓誌銘

正德庚辰九月四日公被疾考

萬壽聖節入覲京邸既聞計茹哀奔歸痛念不獲躬

視舍殯哀毀不勝且懼潛德之或泯也乃托予

副都御史鳳爲狀屬銘於予將以是年十一月初

六日刻石從樞以掩諸幽蓋余與公鍾公鑑宗親復聖六

兄義不容以文辭按狀公諱公鑑字宗鑑復聖六

十一代孫曾大父諱季字克膺以世嫡主奉祀事

大父諱希仁字士元正統庚申請於朝欽定主祀

考諱議字定伯始授縣爲教林院五經博士仍諸

孺子孫以次承襲杜氏同邑人曾府教授後之

女公自幼天性純篤不茹書笑比長遊三氏學漁

涉書史通大義成化戊戌歲考索養乃嗣職致政

崇象是念仰謂祖賢及

列聖褒崇極至而執酒掃者他廟爲殺乃奏於朝

制允之特籍郡民二十戶以充役甲辰受勅進

階修職郎丙午歲歲念龍廟漸現亦具奏得請遣

官修建

孝廟及今

上燈極西視太學皆遣使致取陪祀議成咸荷紆

履衣及享燕禮部之饌實具數也祖林遐邇久

約葉家聚名憲巷志亦久失實集集廟碑尋遠諸

殘缺荷前莫稱登薦皆言於當道興築刪述鼓鑄之弘治壬戌復以前營其毀宇課章屬工未盡得人旋就頌壤而官於朝得補孔廟修建餘資附新御製碑文以寵飾焉奎音哀翰振耀古今皆孝思之所致也厥考先卒二十餘年母杜氏壽登九十餘公年亦踰七望八而承顏頤志無怠及居喪猶不輟禮不爲言危行至於闕貧恤恤能脫然弗爲執族生繁衍或遇凶歲必力請撫按諸臣以賑救歲時入覲率執卿佐而下於其性行皆推行相與故導祖諸議無或寢沮誠能動物信不誣矣正德庚午以耆年謝事子重德嗣職公徇徇於長林藥竟弗效至是卒公生於正統辛酉六月二十七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琅瑯王璟撰翰林院

聖朝真字龍命似彰內翰推錫垂裕無疆逮公嗣秩

孝敬愈將廟貌鼎建惠顧蒸嘗

天恩屢及休被烈光壽登八衆保艾隆康委存而化

履行嘉藏人懷族慕遠通霄望魄雖茲閔神固洋

洋我言昭銘式沛來芳



世襲五經博士顏望德墓誌銘

嘉靖戊子春正月
 顏君重禮自著伊兄顏府君行實之狀具狀自
 曲阜數百里遠抵沂陽府府君行實之狀具狀自
 朽予昔總憲西臺時每歲
 宗聖節必會府君於京師誼非可辭讀狀曰君諱
 重德尚本其字別號西莊充國復聖公六十二代
 孫會大父諱希仁明經充火隱德弗耀正統庚申
 奏請九重
 欽命主奉祀事大父諱議始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仍承詔命嫡子孫以次承襲議卒考詳公鑑襲
 前職妣孫氏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昆之長女繼妣
 孔氏先聖五十七代孫政司左參議昆之長女繼妣
 府君馬府君天性剛愎與物無忤少游三氏學博
 涉經史書繼鍾王既長孝友謙恭與大夫士交敬
 而無怠府君弟四人曰重禮太學生未仕曰重道
 魯府儀賓曰重賢太學生早卒曰重式先府君二
 十七日不祿與弟友愛甚篤祖遺產業悉讓諸弟
 凡宴集游衍必偕會堂內一季父諱公鈺府君事
 之猶父供奉殷勤待諸族黨饒寒婚喪惠利多及
 惟力是盡正德壬申先考年老休致府君替職奉
 祀慎勤每遇
 聖節入覲錫宴賜寶鉉充路費嘉靖改元
 賜幸太學行取府君赴京陪祀賜衣一襲錫宴禮部
 偶於嘉靖丙戌六月倏罹疾屢延醫士藥罔奏
 功在嘉靖丁亥至不起隨其生成化已丑二月七
 日卒於嘉靖丁亥十二月十一日得年五十九
 壽不滿其德上林卿曲甚惜之族屬無不問親疏
 通傷痛弗勝爰約氏同邑浙江山陰知縣克敏次
 女貞靜慈慧徽懿柔嘉先府君卒側室劉氏孀
 解莊賢能內助男二長曰從祖男宣聖六十二代
 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開禮長女次男尚幼未名女
 三長適魯府君野博士開禮長女次男尚幼未名女
 修武至簿經正子如愚次受聘同邑太學生魁繼
 昌子東川以今年三月一日復聖遺澤賢裔永芳
 葬於東北祖塋之次銘曰復聖遺澤賢裔永芳

孝恭奉祀豐潔肅清讓弟產業解非謂楊永周甲
 子遷爾云云族屬哀慟緘紳悼傷玄碧錢項萬世
 永光

魯藩奉國將軍當湖撰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

墓誌銘 顏公重德子予之外姪也自我外舅太博
 公以來相繼為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游者
 雅重之至嘉靖九年繼德以宗子襲繼克紹前業
 遇

萬壽聖節必偕行聖公暨孟氏宗子博士請闕朝賀
 朝廷每賜宴禮部以寵答之逮至嘉靖二十年
 駕幸太學飲取三氏子孫陪祀繼德皆躬逢之臣子
 獲寵於君若繼德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廟之重修
 有不逮述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廟之重修
 碑之初建皆可為宗子之法至於表率族屬躬修
 祀事二十年來憂勤惕勵期以不墜先業為念然
 性度溫冲心術平易教睦族人族人多德之毋絕
 氏早卒生母張氏寡居三十年事之克盡厥孝方
 將望其多歷年所而今告逝矣嗚呼勸哉謹按君
 名從祖字守嗣別號維菴生於正德乙亥七月十
 八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二日享年四十二
 歲娶孔氏至聖六十二代孫博士孔聞禮之女子
 十一光尚幼女一亦幼卜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
 母氏睦族人承厥宗祖朝賀以時王事靡盬善始
 以終不違將厥厥疾不加之身不刻苦世際太平
 絕接武廟原安厝分土鬱鬱佳城於昭千古
 祖塋之原安厝分土鬱鬱佳城於昭千古

光祿寺卿嶧陽賈三近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嗣慎墓誌銘 放翰博顏君敬亭者予在諸生時
 雅時往來長安中與相與抵膝話舊甚雅也庚辰
 歲君請老於家而以仲子代為博士日夕徜徉泉

石間有司歲舉燕禮憲老衰然稱大賓焉辛巳十一月予以事過魯都使使訊君在里中令其子博士君鵬予鄒嶧山卽稱其尊人伏枕決旬憊矣越月爲嘉平念九日竟終於正寢今年秋八月繼博士君走使持余同年姻家太僕少卿劉君觀海所爲狀來請銘於余余念辱交敬亭君積有歲年感今追昔淚且潛潛下也則安忍以不文辭按扶君諱嗣慎字用修別號敬亭爲復聖額子六十四代孫世居陝巷高祖諱議當

太宗朝始受特恩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議生公鉉是爲君曾大父有丈夫子五人次爲君祖諱堯禮號東隅由太學生仕至嘉興縣丞生子肇先旣光復是爲君父會君伯祖重德及其子從祖再製失傳而光復若以次嫡得承先秩光復君有三子而敬亭居長少朗秀駿踴雖在世族顧能折節從舉子業甫弱冠以明經補三氏弟子員家從先世故清約及東隅公歿光復公未襲家益中削君以諸生矯然亢門听夕攻苦食淡嘗自言曰草食水飲先君子其謂何乃益下惟窮經籍攻文章每試有司輒巍然上列館廩三十年雖稽一第聲聞顧葑然起矣屬光復公棄祿君哀毀榮立幾於莡性服膺嗣職丰儀詳雅明習典故至繩武承賢纂修先業意嘗憊憊焉祖廟圯壞君銳然謀於上下更新之仍理諸薪戶在滕寧陽諸邑者歲時俟掃除役祖林防山及所謂侍郎林者歲久蕪廢君約族屬重葺享殿門垣補建高曾以下諸墓碑規制視舊炳然改觀矣三十三代祖北齊御史中丞見遠三十四代祖隋黃門侍郎之推三十七代祖唐崇文館學士師古四十代祖唐平原太守文忠公眞卿常山太守忠節公杲卿道德節義文章皆偉然名世者久缺俎豆後人之責也遇各爲撰述功德請得從祀廟庭其魯公及忠節墓遠在費境亦缺蒸嘗久矣基側殘碑斷碣多沒蕪莽及近城齊民敗垣中君聞荆榛極力搜索之請於當道爲建享堂復祀典念守墳戶顏氏家訓二十篇隋黃門侍郎之推所著也君得善本於魯望洋王手之不置

旋從庠於兩太史氏重粹以傳魯公大小真跡散
在海內信池家君遍購得之寶如琬琰君所為繕
葺林廟表章先烈蓋十餘焉海內公卿大夫時至
廕里瞻廟庭君輒為延接張具儀度酬然論議
馴雅動必稱先生以是海內縉紳多雅重之每歲
時入資京師諸公卿大夫競相造請通慰下至
衡嶺走卒亦爭趨足抗首冀覩令儀如見顏夫子
萬曆戊寅
上視太學遣使敦取陪祀禮成賜紵絲襲衣并宴禮
部尤異數云君為人坦夷無町畦性不嗜酒顧獨
能盡賓客惟祝身醉謾時收先侍郎所著家訓訓
庭中期無遺先緒以是諸子弟俱以良士稱宗黨
有急折然周之猶篤誼同胞間君有兩弟嗣恂嗣
桓今雖折箸乃各給以田廬孔弘玖君外孫也家
素非饒生而涵月即抱至家以子育之與諸郎共
起居同就外傳後游泮宮亦為置產如子弟君故
然大節及諸議舉類籍籍在人口君生嘉靖初元
十二月六日卒春秋六十配孔氏乃曲阜縣知
縣孔公純女嫡嫵有賢操善綜內政子男三長侃
宗為三氏庠生娶陽信府儀賓郭齊女先君卒次
侃祚即今襲博士君與朗有器識大肖其父先娶
兗州府舉人伍選女繼娶齊寧州知州署曲阜縣
事孔弘復女次侃祿娶蒙陰縣今裕州知州公一
揚女女三長適廩士孔彥科子三氏庠生承貢次
適三氏庠生孔問元子貞一次適滋陽縣太僕寺
少卿劉不息子邑庠孫男二長伯貞未聘次伯
庶聘三氏庠生孔彥璋女宗出女孫二長適三氏
庠生孔弘鼎子聞風亦宗出次未字祿出襲翰博
君卜於今萬曆十年十一月一日將寢君於祖兆
之次余乃歎歎而為之銘曰防山之脉北來嶢峴
惟嶽其降神載啓哲商學博而醇子孫宜振振通
籍翰署秉笏垂紳時相禮於成均坦坦惠德本支
則親視祖澤其若珍杞國兗國相顧閭閻訥然祭
有後人



曲阜縣世職知縣孔開簡撰勅贈翰林院五經博

士顏胤宗元配郭太孺人墓誌銘

孫倩真雞絮焉其家孫仲子擢踊哭失聲已而向

予鄰地請其手為狀披覆之姪姪稱說太母姓郭

氏外則取其手為狀披覆之姪姪稱說太母姓郭

太史公贈公未幾早逝父叔皆在襁褓朝脯哭贈

公數勸以絕既則于提二孤泣日未以人所不克

從地地下者為吸二肉先聖宗和計耳附畜長養

視公在日加篤然日夕訓誨嚴而有法不為沽沽

煦沫態能長延師父書于家塾不新夏楚焉以故

咸能成立先父如賦魯叔積學淹博為諸生有

聲恩疏請封太母太孺人承祀事恭遇天啓改元

而語脫于喉又若逆漢轉澀而不能畢吐者謂此

文生于情一字一淚矣蓋太孺人生于嘉靖三十

年辛亥四月初七日卒于天啓二年壬戌十一月

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非不稱上壽考也然而

恤緯之戚推其朝華西河之悲踵于壯歲諸艱備

矣卒能訓追獲圖計定主祧反衰薄之祚莫盤石

之安至使長公邀贈給于先君次公捧綈函于慈

闈洵析舟之堅操燕翼之盛矣子二長伯貞娶魯

滋陽王長女次伯康娶四氏庠生孔彥璋長女以

次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女一適四氏庠生孔開

封孫三長光魯襲博士女一適四氏庠生孔開

士孔開詩女孫女四長適開簡仲適四氏庠生孔

貞叔適寧陽縣都憲兼少司馬節菴吳公長孫

庠生應泰季適四氏庠生孔胤重外孫二孔貞盤

孔貞礎皆四氏庠生外孫女一魯安丘王也將以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六日初葬于贈公之兆余既

論次其狀謹為之銘銘曰集賢茹苦可凜玉冰託

孤寄命可凝白嬰二芳聯華華給載輝死者有知

知生考窮窮不朽者名不磨者理所得孰多痛人自

中書令八毛鳳翼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

貞墓誌銘

復聖六十六代嫡孫翰博者其世襲也曾祖曰肇先

事考曰胤宗有令德未及襲蚤卒稱養家公母曰

郭氏生若登弟伯康養家公之卒日若不顧也者

謂不及見若兄弟之立也乃母郭賢若諸父胤祚

繼新吾者又賢比敬亭公倦勤則曰祖廟事重

以胤祚代君若以侯其長且以君屬之叔以期之

君舍者力哉而羊絲熊胆母郭之幼勞不細有識

省親君之能立矣萬曆癸巳新吾歸政若受宗識

人虞君不任祀事即能承祀事又虞君不任賀禮

何如禮其神麻席痛

言笑皮相者疑爲癡。蓋石表玉中云。元配滋陽昭
順王王軒女。例封縣主。繼鉅野府鉅國中尉觀於
女。例封鄉君。俱從君貴。不封。先後君卒。與君令
側室宋氏。子二。長光。爵縣主。出聘中奉大夫董雲
鳳女。稱宗子。次光。爵縣主。出聘縣主。歸東
阿府。輔國中尉。顯惡封恭人。一出鄉君。許聘通判
孔開。定長子。貴族。君卒之明年。是爲辛亥。叔清
博士卜於十二月十九日。葬君於祖塋。以君孤來
乞銘於毛子。毛子曰。昔賈太夫以射雉見才。王汝
南以使。士有隱賢不易窺也。以君主壘。則
德馨香。疏則誠動。旋續視騎射小技。何如矣。
誰凝君。呼可銘已。銘曰。勿而艱長而多遺。又斬
之年。而必後而光前。即賢智猶然難之。而君履之
坦然。處之犁然。蓋絕祖武而因愆者。現于嗟乎。君
子之
阡耶。

論曰、陋巷之藝文、其篇章可紀者、難以屈指數也。
歷代策書祝號、出自綸音者、固已霞布雲流、列在
前簡矣。至於名賢碩彥、景德考風、壯心激於遊囑、
玄思結於快覩、播琳琅於琬琰、奏金石之鏗鏘、有
疏祀歌咏之篇、頌贊祝告之作、炳煥於陋巷、熠耀
於祠宇、於顏氏有涉者、隨所見而錄之。蓋雖搜羅
不盡、未免有散逸之嘆、而其富已若此矣。嗚呼。奎
婁之府、洙泗之濱、文章之淵藪也、固宜文之萃於
陋巷者、與杏壇埒其盛乎。

志志卷之八終

校記

- ①盛：當作「也」，見《顏魯公集》附《神道碑》。
- ②右引「唐」下有「名臣」二字。
- ③河：當爲「海」，見右引書。
- ④舒：右引作「抒」。
- ⑤所缺一字，右引作「賴」，當補。
- ⑥註：當作「著」，見右引書。
- ⑦候：當作「侯」，見右引書。
- ⑧推：當作「惟」，見右引書。
- ⑨識：當作「職」。
- ⑩營：當作「塋」。

陋巷誌後序

右顏。陋巷誌一帙，其八卷以前
侍御鄭公，嘗以伯良托薦於
學憲副陳總憲，彙集古今
蹟而成之也。昔孔門徒遊三季，而
則明純粹，獨能入室以傳道
者，惟先師顏子一人而已。如夫子
聖許其好學，且謂用金以爲幣，獨
與已同，而子又告以帝王而治，不
易之法，蓋無所法身也。孔子
得升堯舜之位，則顏子當與稷
契皋謨匹儔，無難也。惜乎

不假參贊志，遂致頹其幅。而
聖風號發人倫，三年一日，其
則溢於所謂教萬世者，窮矣。
其在生時，一人哉。噫，教之所
至，道之所往也。萬世受教，而此
窮，則固且尊崇於萬世而弗
衰沒矣。禮謂有功而彰於民者，
祀之，則先師可以功烈歸於永
年。今矣，遺蹟散居，罕登祀載，
茂林澤井，駢萃繪圖，他如廟
聖，危瀕，亭榭，池館，及子孫矣。
愚志未成，故常縹緲而無戀。



儒藏

通、庸非惡以申吾人
意以期憲著萬世相繼而不
墜也哉。然則國誌之作此為後
天之文具也。前侍御古公作之今
侍御胡公成之尤可以見補劄我
聖朝古文彙教之治而彙彙好
德之在人心者而吾自也者固如
是也。通書而叙之。

正德戊辰春三月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奉

初授智鑒校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前翰林院

國史檢討

經筵官上蔡李遜學撰。

魯藩貞白子重書。

宗聖志

明崇禎刻清康熙增修本
明·呂兆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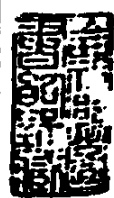
《宗聖志》十二卷，明呂兆祥撰。

元善、兆祥父子先撰《聖門志》，述孔門故實，後又撰《宗聖志》，述孔子高足曾參一脈之典故、事迹。曾子爲孔門翹楚，孔子嘗許以好學，並以孝著稱，相傳《孝經》成於曾子，《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禮記》之《大學》、《中庸》二篇，又由曾子傳於子思。孔子之學，惟曾子聞「一貫」之道，得其心法，經子思、孟子接續，更加弘揚，被宋儒奉爲孔學「正宗」。然自隋代之前，歷朝罕有推崇曾子者。唐開元中，始封曾子爲郕伯，躋於十哲之次。宋大中祥符二年晉爲侯，咸淳三年晉郕國公，與顏子、子思、孟子升爲四配。元至順元年加號宗聖公，「宗聖」名目蓋始於此。明世宗訪曾子裔孫於江西，乃設五經博士於嘉祥，俾奉祭祀。清沿明制。

是書始修於萬曆年間。卷首錄崇禎中孔胤植、丁賓、項夢原、樊維城、呂化舜諸序及萬曆中姚思仁、焦竑、萬民命、李天植、朱之蕃舊序。卷一爲圖像，卷二爲世家，卷三、四爲追崇，卷五、六爲恩典，卷七、八爲事蹟，卷九、十、十一、十二爲藝文、奏章、記序、碑志、詩詞等。

全書網羅載籍，薈萃故實，對於研究曾子及其後人、曾子崇祀源流、曾子著述有一定參考價值。初刻於明崇禎末，清康熙年間有增修。

宗聖志序



吾東魯諸志或特創或增修出呂藩叅父子苦心勤手者始自癸丑至于己巳十七年間成有二十餘部而聖門最先宗聖極後余幸握管已序其六乃翰博君復快其家志之成以弁言爲請余謂

聖祖高弟惟推顏曾然當子淵卒後子輿方得適楚及門其于音塵容彩了不相接故人高四科曾孝不令與于德行蓋以匪兕之興歌在前臯比之遠從在後耳且曾顏之侍師席各自有極大成就但聖師因人以一復字與顏惜從身後見得以一魯字



與曾竟令大力打過。至以一唯應之。拍手還了魯字。看來量如許何。必遜顏一步武也。若夫我

祖自謂行在孝經。政以幼孤。未嘗得事

啟聖。遂因子興之事。子哲見其天至情。入有足感動一世心思。凡爲血氣生。必不解于父母之念。雖畢生

傾世無此最大者。斯固在門。曾子獨至。于是閒居侍坐。出心相對。覺得此時師弟筆味濃真。周圍四顧。當吾之身。惟孝無與爭大。而大之爲經。爲萬世所重。況傳大學而著曾子。皆所以尊師倡道也。故顏子心學惟

聖師見得。後來學人無從

一覓其見未若宗聖之有

著記有以見

聖祖心學于千萬世不休

也此亦由孝情之所推也

呂君聖符既已佐撰

聖門崇祀其父復爲竭心

倒索搜刻宗聖一志是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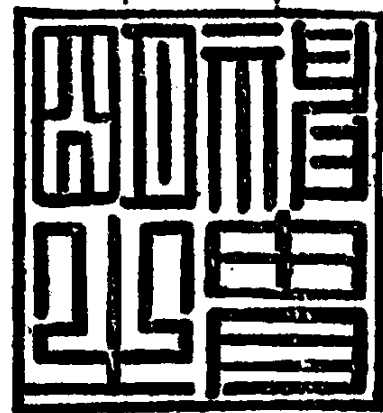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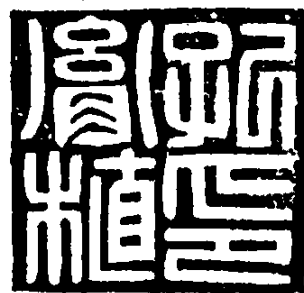
孝經所云立身揚名以顯

父母庶無愧乎

崇禎己巳季夏之吉

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宗聖志序

天必爲萬古傳真心而特
生孔子以身承無始未開
之秘更欲爲六經傳真脉
而又生曾子以手定方來
垂遠之功夫所謂真心者
自精一執中以至于拜言
望道莫非從此心生所謂
真脉者自陰陽政事以至
于采風輯禮莫非藉吾脉

綰第心與脉之稱真實自
心而載脉亦繇脉以證心
當知神聖之心宗獨有孔
子天地之脉絡寄之于輿
而心宗脉絡自三五皇王
已來樞紐繩繩必不斷絕
之道統也然統之一字所
該于聖王天地之大我夫
子及門首推顏子至以四
代禮樂語之乃茲獨舉繫



藏書

宗聖志序

統之真脉。不顏之歸。而歸之曾子。何也。大較受統之寄。必賴其年。以爲肩荷。故宓皇畫卦開天。年幾二百。唐虞夏商。箕皆百餘。而文武周公。亦百齡內外。至于孔子。則以八九之積庚。上承數千百年之道統。當心宗之方謝。顏已蚤折十霜。慨脉絡之誰傳。曾纔及乎。

壯歲繫夫之楚相從。無行不與自衛。反魯刪述身經。獨有大年。得以其道傳思。淑孟使楊墨邪。燄無能扇。鑠我之教風。繇春秋以至于漢唐兩宋。以至于昭代。莫不因曾子之年。爲道統真脉之大年也。况孝經借拓心量。醒天地之血情。論語載傳言奧。示師門。

之靈契。大學擴其十傳。平
古今之天下。大戴存其諸
篇。竭當時之對答。總之極
三省之精神。見一唯之聯
貫。皆所以領真脉。副真心。
道統鍵鑰。開合萬世者也。
去此。惟有宋朱紫陽若先
周程諸公精研記著。使道
統之昭明。而吾郡實有輔
傳貽一人承領。微言入

國朝亦惟有王文成若先
薛胡諸公獨唱良知。俾道
統之彰灼。而吾郡又有董
蘿石一人風染至教。若余
也以少慕理儒。不羨聲影
出處。惟踐履一真。雖至老
而彌篤。庶于傳貽蘿石。或
無愧焉。海上有東萊族胤
呂君聖符。贊父聖門。崇祀
闕里。復成斯志。道統有光。

亦足遠慰成公之所以爲
成矣乎。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工部
尚書前工部左侍郎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予告加太子太保疏辭奉
旨准成克讓兩蒙
詔賜存問嘉善九十翁丁

賓撰。



宗聖志序

余曩以闇弱、一旦荷

簡命、強操敝帚、去爲齊魯

諸生長、而諸生不余棄、井

井受品、第若四氏衣纓、尤

多卓犖不群、有曾翰博者、

儼然進余曰、吾曾以宗聖

先祖特稟剛毅、肩承道脉、

傳爲儒統者已二千餘年、

至

肅皇帝之十有八年、甫膺

世職、廟祀雖再恢拓、而家

志草創、中多遺漏、方賴公

同鄉呂君聖符慨許擔當、

顧爲顏孟諸志未竟、尚有

待也、而冠篇之序、敢爲預

乞于公、余謂未見完志、遽

爲捉筆、余則安能書成、當

必無靳于時、且有懷隘之

行、翰傳曰、先生乍拋衡士



筆去捉滅胡刀。則吾先子
所云嘗聞大勇于夫子矣。
倘足爲先生贈乎。暨余脫
得書袋子。幸辭染毫勸心。
任罪歸怨之苦。比到邊城。
則塞無險。屯無兵。食無糧。
士無智。諍卽有大勇安所
用之。而聖符亦復躍馬出
關。看我塞上二片黃沙。余
則問渠宗聖大編已得就。

否。笑曰。歸當乞公胷中曾
子大勇。勇成之耳。究之以
戰陣愧勇。去歸其鄉。而曾
使捧志。乞踐尊翰博之盟。
視之。則卷凡十二。爰自圖
像世家至于典故詩文。咸
從千卷採輯成帙。視顏孟
不遜少。東卞不爭多。總之
仰承宗聖二千餘年之道
容。若在吾罪。遠紹六十三

代之懿脉足暢家風志乘之隆無餘蘊矣惟是大學古本原無缺遺何必致知之補曾子十篇已具大戴而檀弓小戴之散見或當以補曾子之餘翰博聖符以爲然乎第三數年間于曾氏父子則旣承撰于前翰院復踐約于今宗英忽快後先繼武艷詫于我二

人則聖符先是游我邊外余今日幸得上園遽有升沉之異若于此序畧有因緣故舉一毫翰之始終借聲宗聖庶附千秋崇禎二年七月旣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整飭懷隆分理東北二路城堡倉場邊務山西按察司副使前奉

勅提督山東學政繡水項

夢原撰。



宗聖志序

學惟大蘊人以宗稱弘毅
特肩擊道統于萬世聖勇
能任啟家教爲大門舉奕
葉之雲仍庶根株之休顯
但自春秋遠歷

皇代似罕雄彥昌耀章甫
豈造物之于聖賢或有或
無或蚤或緩固不可一齊
而論安知非有符



儒藏

宗聖志序

聖世深識其垂勲之隆，不妨報之以諸賢之後乎。然詳考會志，蓋自八代漢尚書令備及子都鄉侯浼父子始貴，浼子光先爲長沙房，又二世而更有所謂頊家扶風、玉家冀州、昌家青州之三房。于是武城太守寶之孫據于西漢末，避王莽亂挈族南遷江右諸郡。

其次子場復徙虔州。曾氏自此悉家于南，各徙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南豐之曾遂著于此。至于趙宋有登淳化三年進士大理丞碩始，其後自顥、頴以至晞顏、晞禹，凡十有八人，登真仁、徽、孝、寧歷朝進士。蔣平成祖手擢曾榮爲廷對第



一是曾氏南遷支胤莫盛于此乎。第于本支宗脉未膺當世休隆。到二千年之寂寂耳。然榮寂曾無關於任重之遠。惟是後來遡往之人心。不必因曾無北枝而竟寢嘉祥之續派也。爰有顧公鼎臣于嘉靖癸巳。特請照顏孟二氏訪求宗聖子孫。授以翰博。世世

承襲。乃于江西獲其嫡派。遂得如請。是卽所謂永豐正脉。忽焉輝晃于二千年後也。夫故雖英翹。未嘗無見穎之豪。而榮授必承有佚格之異。始爲恩足副曾聖。報不負神靈于今日耳。余惟曾子之學。談含天載。以爲大了不問聚族之蕃衍。搶決疆畔。

以爲遠絕不嫌疎屬之廣
邁聯絡氣脉以爲親殊不
知葭莩之稍間何知血脉
但知道脉何知恩數但知
理數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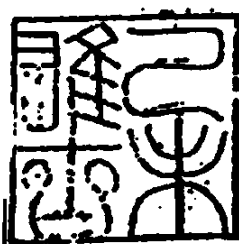
明主賢臣上下交相愛樂
宗尊獎重光垂自今要亦
皇明自開

聖學一門更若
宗聖心傳不翅也海上友

人呂聖符最爲曾氏南北
傳源詳其端委撰刻此志
翰博曾君乞余爲序特用
表而出之以爲斯志有功
不在鹿城少宰之下也

崇禎戊辰仲冬日

賜進士第戶部浙江清吏
司主事簡知海鹽縣事黃
岡樊維城撰



宗聖志序

宗聖志者爲吾家南宗聖符太學弟之所纂撰也。凡爲卷十二。一之爲圖像。若見乎三省之丰容也。二之爲世家。見枝胤縣邈南北一宗也。三四之爲追崇代褒王言。林墓祀祠之足重也。五六之爲恩典。受官翰院。

賜續祭畝之爲異數也。七八之爲事蹟。經集所傳格言尚論之可風世也。九十一二之爲藝文。奏章記序碑誌詩詞之能章隱傳遠也。此吾弟竭蹶其精思。周咨其幽隱。以成卷帙。有以昭顯宗聖之雲昆于天地間耳。弟有其因之。則赴筆多易。而憑虛綴拾。益見其



難。曾氏于纂葬時，僑家江右，南武舊里，聞其無人，族姓渺矣。踰二千年，

詔舉胤裔，自南來東，形單孑矣。雖世其官，祭田之頃僅及四十，不敢以望三氏家儉屢矣。况僻處嘉祥，仰謁軒蓋，不若阜鄒題詠寡矣。斯志基本若此，能使該載繁整，差肩各志，吾弟隻

手，真足稱巧婦之炊。然曾子少孔子四十有六，前之則翼贊孝經，後之則傳注大學，手掖道統，傳之思孟，演脉到今，其爲功烈可不謂維天樞立人極者哉。且曾舉世曾始于

世宗癸巳，而新志編摩成于崇禎巳巳。巳者起也，兩巳中間相去九十六年，九



儒藏

宗聖志序

陽六陰案著法先下後上

當得泰卦則泰之爲數亦

非偶然余憶宗聖昆苗自

此日益昌泰而起予翰博

公其識余言以爲左券

崇禎己巳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安陽

呂化舜撰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中秋

楊李姚思仁撰

關里誌尼父也。陋巷志顏。三遷志孟。稱魯三大志。而觀者比於云亭。徐甫之配岱宗云。獨曾氏誌關夫子。思子亦無志也。而以尼父統之。聖祖哲孫同條共貫。且歷於尊而親。無誌固宜。而曾氏身負道宗。脩顏啓孟。顧獨缺此。殺青一編。書以致武城之地望。幾埒于凡封。而皇帝神明之胄。無別於下姓。則異人任乎。竊嘗取曾氏之系。次三子之自厥子元而下。通爲十五世。是爲裔孫據。據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是爲永豐曾氏。人代清更。滄桑易位。無論單門弱祚。往往若敖先世而遐遺之。而此賢哲之宗。亦或不免括綫如縣髮焉。哀夫。蓋歷二千年餘而我

肅皇帝崇文重道。始納博求之請。于時元相華亭徐公督學江藩。適當此役。精心研審。按驗曾氏血胤。明白而後質粹。以五十九代出。而應博求之條。曾氏之武城無嗣。而有嗣。武城之去而爲永豐者。無爵而有爵。皇帝神明之胄。煥然一新。于靈宇之。際。卽國洋洋之。鬼。安然附麗於寢紀寢還之脉。泰

瓜之隴從此永脫於暴橫而吳國璫珠依然其再汗也吁其異哉惟是

肅皇帝雅意聖真

主上廟精道化興修廢墜昭繼微絕功爲不細而要之吾道江河之緒勿替引之殆將與天亡極矣余也褊帷結轍於一變之疆而嗟焉而會曾氏宗孫內翰君特以一編來相屬題而前陳曰粵自聖師爲萬世教父吾先子親則及門甫踰冠而聆一貫迨番老而著稿書其在孔堂度始要終以肩道統卽顏氏無多讓焉思孟可知已而乃以我一二宗人越在他國廟器之不守而典籍之多殘余實惡焉屬者承業再世以上始應

詔命歸奉冢祀一介羈孤胡與於諸未復之賄而今厥家漸定乃括拾爲此書而巡道李君潤色而授槃筓童子何知願大人先生幸教之抑惟大人先生乘輅觀采當實不虛爾也余受而覽再竟殊有慨於其中夫是書初訂詎曰不刊而一意爲述則孔氏竊比之義存焉以進於史則列在章而非野以降於乘則副在司存而非家千載獲麟之野恍若重瞻手瑞物而是編甫竣於事則謂爲曾氏

春秋其可乎以彼命代大賢之後漸滅且什九瀕而生活丹青之信一朝尤復而無餘斯文良幸矣嗟乎此方財也而番亡未泯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焉事之互發相重類如此茲編出後之爲誌者三可四而四可千百其商遇萬億其載年云事休斯庶乎列衍之全乎而川配岱宗其無遺也已

宗聖志序

清順乙未仲秋

金陵焦 茲撰

孔子訂六經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纂述、稍稍刪定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爲詳。孝經爲曾子而作、論語成于曾子之門人、戴記學、唐二篇、文章于家、又曾子以授之于思者也。繇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七十子之流、聰明才辯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乃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得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曾之時、道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詭于中庸者矣。故編繹于仁義禮樂之文、淳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于道。至于情欲智故、祗混無餘、而一一以微言相授受、其指蓋面意寤、甯不難者。何者、其憤弊也深、則入之必易、漸覺也至、則居之必安、非曾子以殺之器、有足以當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得、則落古人之形跡、將落然無復可守之程度、而移游茫昧、反易爲浮誕情綏者之所托。此學道者非斷乎以曾子爲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顏孟之從、皆祇延世之實、

矣。曾氏子孫自漢都鄉侯據南徙豫章、嘉靖初下詔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列于世官、何其盛也。三氏向有志、以紀世系暨

累朝恩禮之盛、曾氏獨闕。曾孫博士承業諸子直指姚公力成之、而問序于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則夫純一聖真、而身繼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融尤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遇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原本述術、以載

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仲夏

南昌萬民命孫

訓導

曾夫子篤生於南武城邑。卽今之嘉祥也。其故里與故邑。去今縣治廿餘里。先賢祠墓存焉。暨春秋而漢。其芳胤代有聞人。無何莽賊煽亂。十五代孫據。率族徙於江西之吉陽。於是東魯武城故墟。無有肯攜紹箕裘者。殆不得與顏孟諸裔世奉俎豆爭烈矣。詎非吾先賢道脉一厄乎。肆我

朝崇祀

先聖尤謹顏先賢之靈陰牖

肅皇宸衷。可廷臣奏。過訪曾氏後。以追祀之。乃于吉陽得所謂三省苗裔。簪纓濟美。若清流出自珠源。金枝發于靈根。一時胥幸之。具奏

聞。

上。隨授五經博士。令世世襲爵無替。又歷三代孫曰承業。瑰璋粹絕。仍拜先爵。銳意修創。視昔尤備。先賢道脉至是殆晦而復明乎。夫嗣裔雲變。河流幾絕者數既而復叨

聖朝表章。軼于先代。寧獨光及祠墓。且祭供有田。廟役有戶。世胄有爵。與孔顏孟並典。何隆重顯。深

若斯哉。則以吾曾夫子之功德弘也。予觀其所備三所贊一。而其詳尤見于大學十傳。十傳中有曰。慎獨。曰潔矩者。豈非扣誠正玄關。開治平覺路。千百世後。幾經榛蕪。猶曉然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惟在萌念處着力。與推心時用功。皆曾夫子發吾覆也。且天生一聖。主持道統。必生諸賢羽翼之。自堯舜至孔子。無改也。孔門中。顏子稱最。然蚤成獨彌高。彌堅。不施不伐。寥寥數語。爾。向非曾子推行聖道。以教思孟。則皦皦求亡子。卽思孟猶然。烏觀聖道如日中天哉。故以曾與顏相提而論。蓋賢次而功倍之也。其榮華至今愈盛。有由然矣。裔孫承業感於前之變遷。非志無以彰往。又懼後之湮晦。非志無以訓來。故紀諸志。請于序之。予以蒞任茲土。有表章責。矧誼屬梓里乎。遂偕引其端。雖然志所載者。先賢之迹也。而非所以述也。乃其所以述。胡俟志哉。反諸心體本來現前。皆是也。敢以斯語告覽志者。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
秋八月

桐洲李天極撰

山東萊蕪人

余自受書時見太史公適魯感慨低回作孔子世家詳哉其言之也及讀羣弟子列傳下與受業數語何寥寥至是博士家尊子長如著蔡誰復越耳目而前乎余治兵曹濊有暇日進修諸生而問典籍諸生曰有關里誌在余披閱而嘆曰周禮其在魯乎問顏孟皆有誌而曾誌獨闕問取顏博士家錄數卷讀之亦魯魚帝虎耳嗚呼東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况當

古文之朝前諸輩出適令典籍不備城武之謂何於是與城武張令諮耆耆刺羣籍取舊誌而哀集之汰什一益什五為一家言以歸博士張云補史氏之闕為曾氏忠臣而名山之哉抑亦俾曾氏之典籍不至湮沒已也適直指疑公親風東魯奮釐展采尤注意典籍焉博士因以曾誌為請直指適召余而詰曰曾誌成何不付教青豈以曾有功聖門在顏孟下耶余唯唯否否直指復謂余曰昔吾夫子以孝經屬參經成而赤虹亘天文成黃王是天以瑞應可與河圖埒今功令所著則大學十傳

是編也載曾氏之孝大偉博士家家傳而戶誦之則經翼而傳不必衍矣且

聖天子以孝術興理銳意治平用是以備獻納待顧問其為益非微小也豈直曰脩曾氏典籍云乎哉遂檄城武以付剞劂氏



儒藏

宗聖志序

南唐王仲正撰

金陵朱之蕃撰 修撰

聖賢功在萬世、且于孫永沾其庇、而既微復振、有如

宗聖曾氏者、則

聖朝表章之功、尤古今所希遘也。

宗聖學動三省、道傳一貫、孝德先乎天壤、其兵顏孟配享

廟廷舊矣、而子孫散居江右、自

肅皇帝始、俞廷臣之請、訪求遺裔、于同二氏世官奉祀、以還武城之舊觀。今襄博士君承業乃復假二氏之誌誌之。梓既成、善養親其全書、首列圖贊、贈頌足以啓敬。次詳譜系、稽覽足以明世。搜舉當時之芳躅、則仰止如見。羹牆臚列歷代之崇典、則顯融可垂來禩。而遺文往往、皆載無餘、亦可以明人心之景慕、千載常新也。不惟曾氏守此家乘、得稱神明之裔於無疆、而道統增明、儒林生色、於是編重有藉矣。諸君子序述首簡、其闡道術、綜沿革、不啻詳矣。審何敢贊。姑紀其誌所由作、嘉與曾之子孫共歎。

君思祖德、無忘移孝作忠之訓、以衍宗聖之傳云爾。

宗聖志卷之一

海鹽呂氏
曲阜孔氏
句容孔氏
貞運

兄呂維祺
男呂逢時
編次

像圖志

叙曰孔門高弟獨推顏曾。及顏子早折而曾子卒傳聖人之道。乃孔子獨稱顏子好學。不知曾子顏沒而後及門。且少孔子四十六歲。與顏形神不接。固未嘗以魯之一字邇顏爭學。逮夫子沒。時曾子纔二十有七。能以幼少含藏天機。忽發一貫真傳。其風悟不減於顏子。而暮年工力殆或過之。孟子言。誦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明乎不按其時。則何以知言之先後。然不親其容。亦無以啟學者之景行也。今以圖像祠墓詳載於後。使殊方異域之士。庶乎有可考焉。

宗聖革服像



宗聖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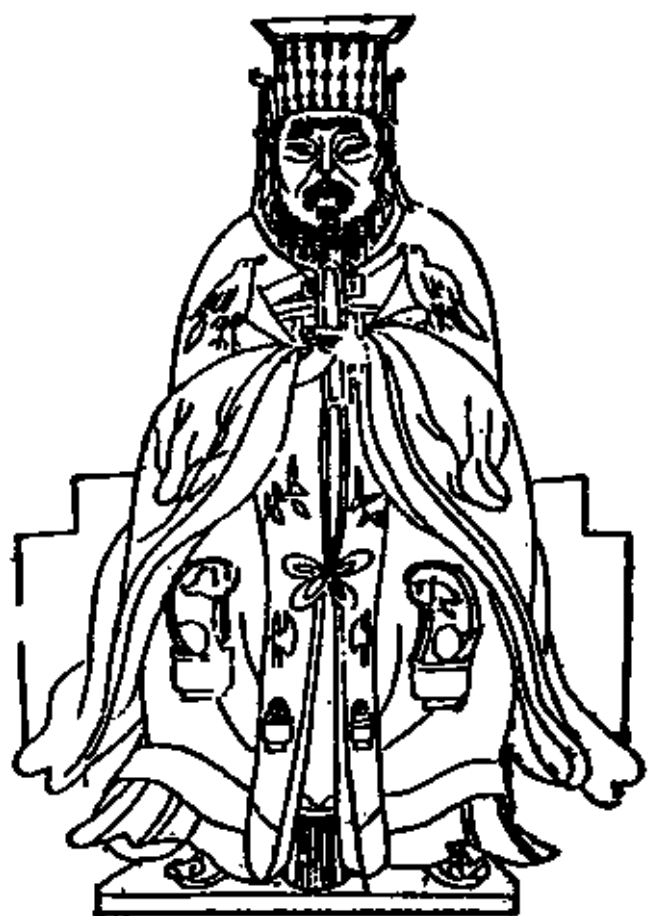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像小侯蕪萊



像服章後蕪萊



圖受授恩留



圖受授恩留





儒藏

宗聖耘瓜圖



宗聖所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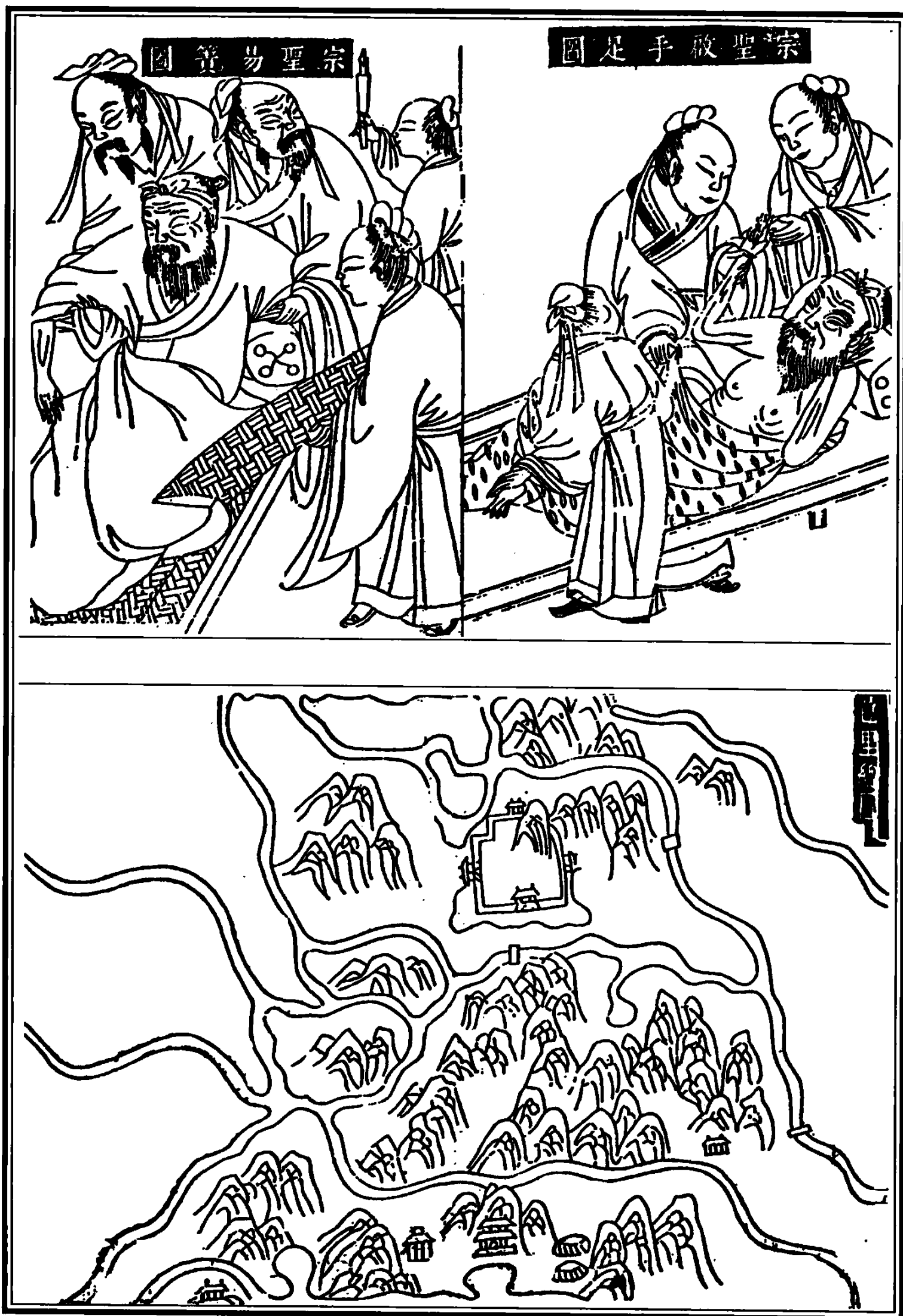


宗聖三十三解悲圖



宗聖三峯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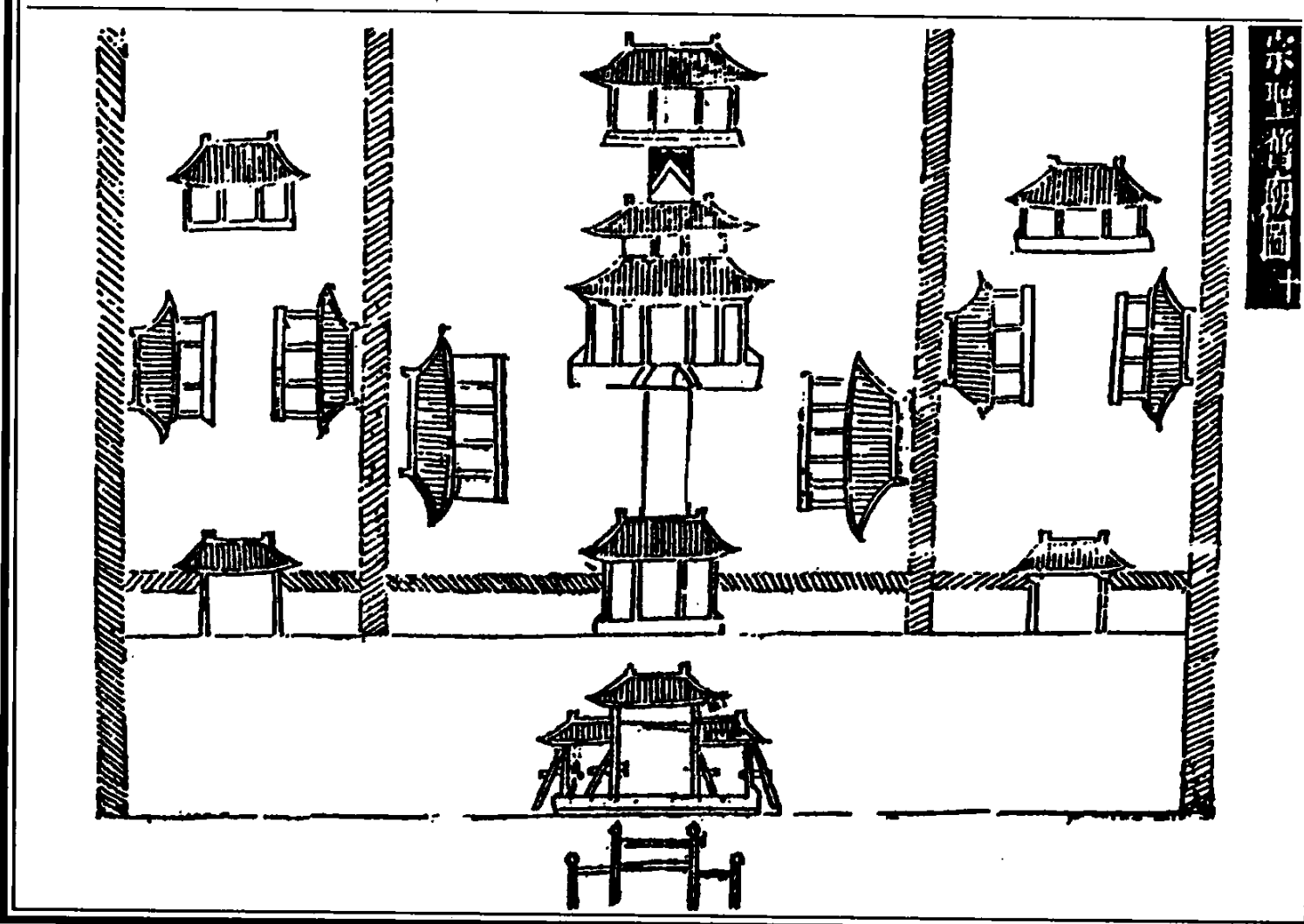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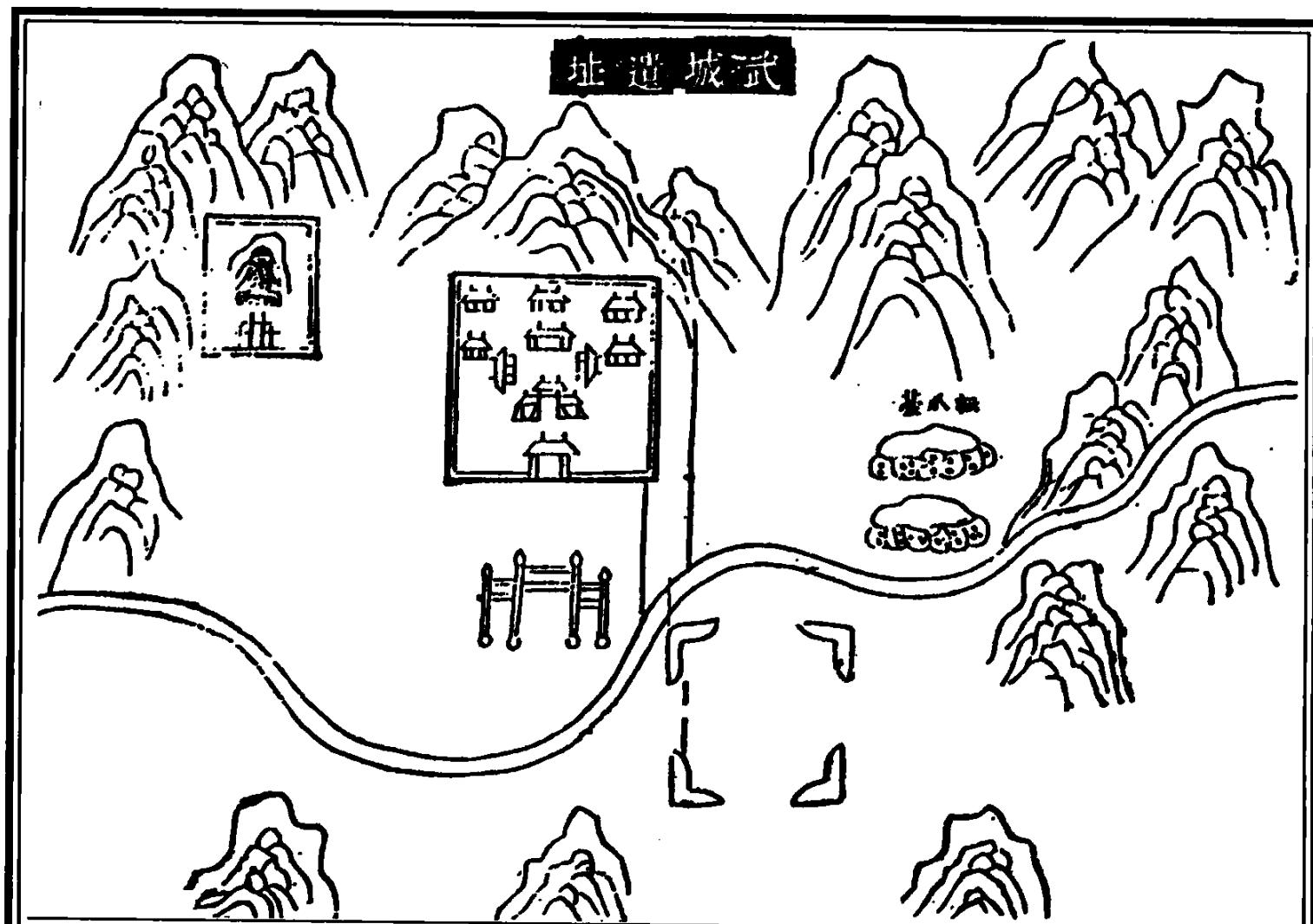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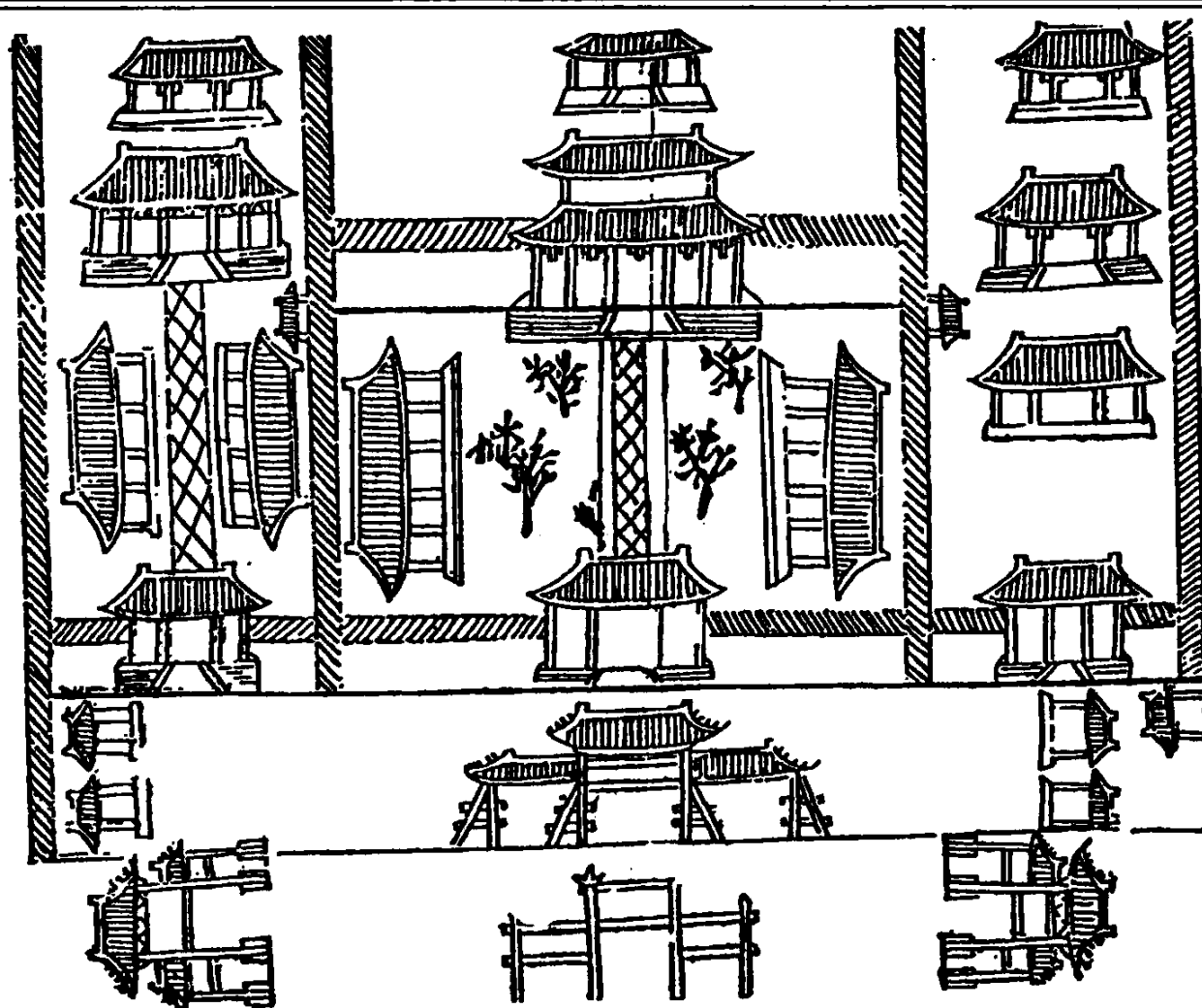


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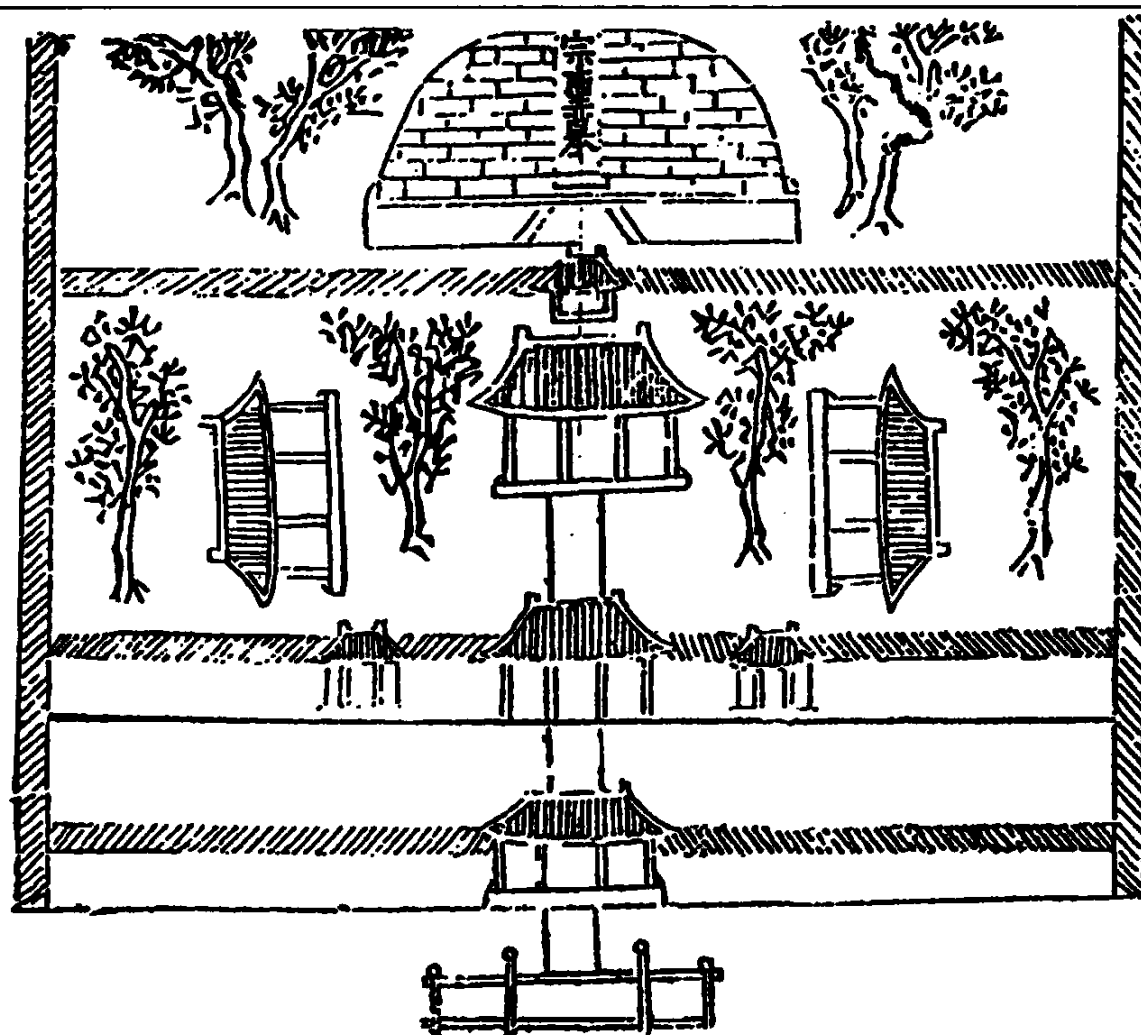
宗聖志 卷一



宗聖新廟圖



孔墓之圖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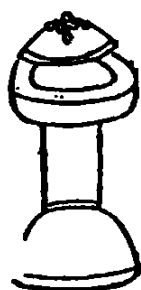
犧尊



簠



登



蓮



象尊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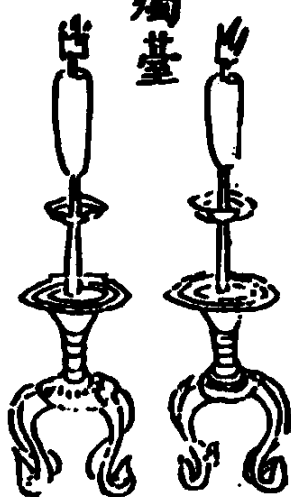
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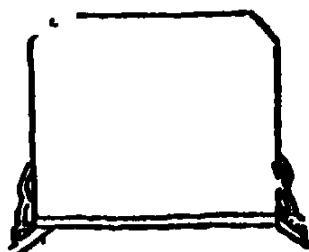
豆



燭臺



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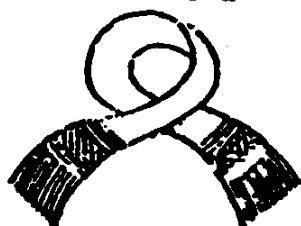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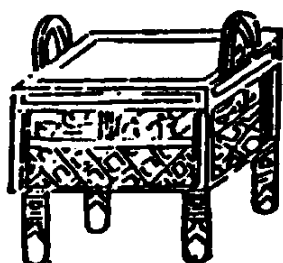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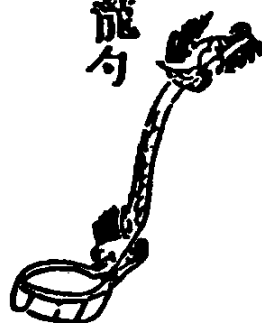
祝巾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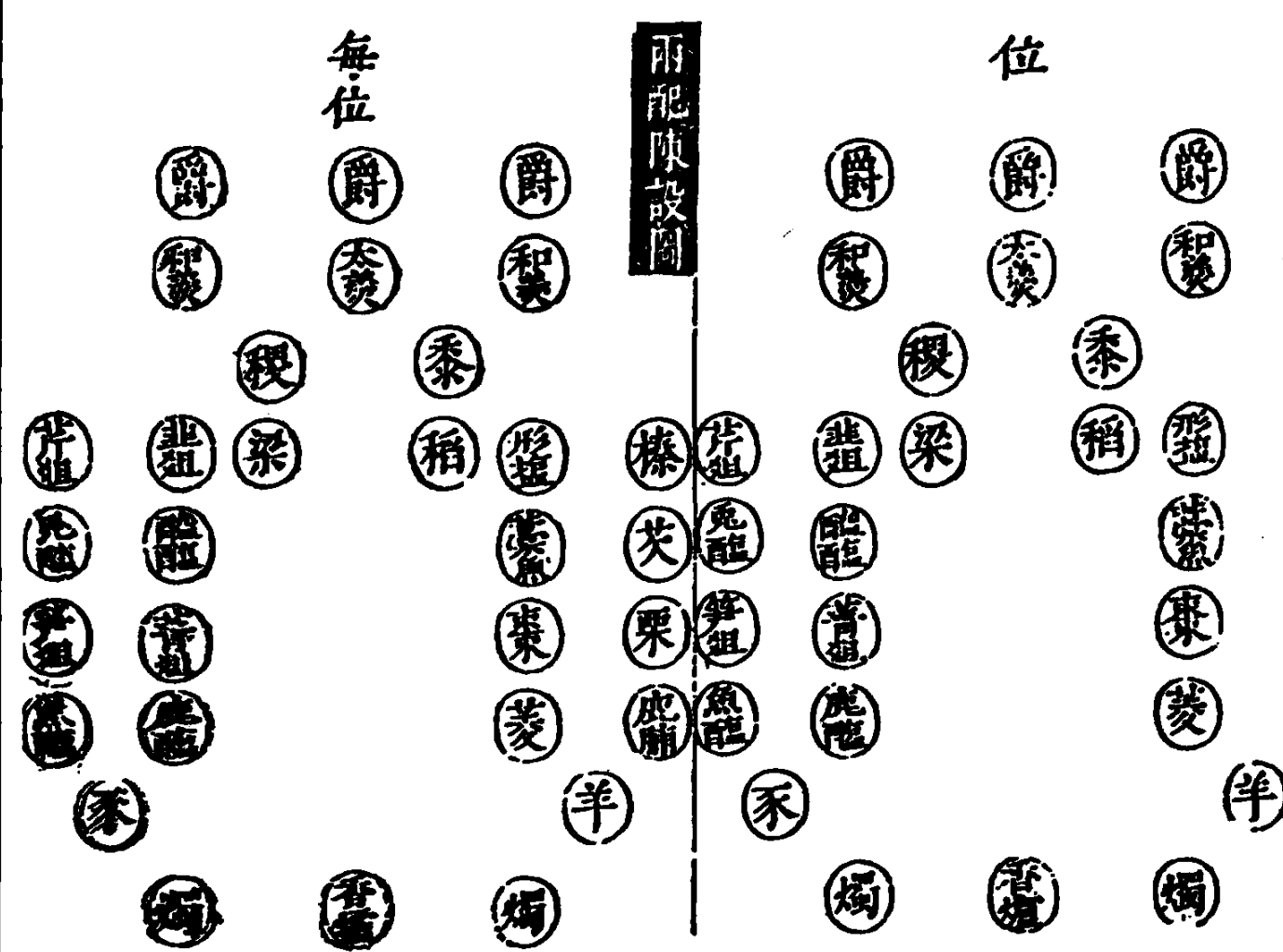
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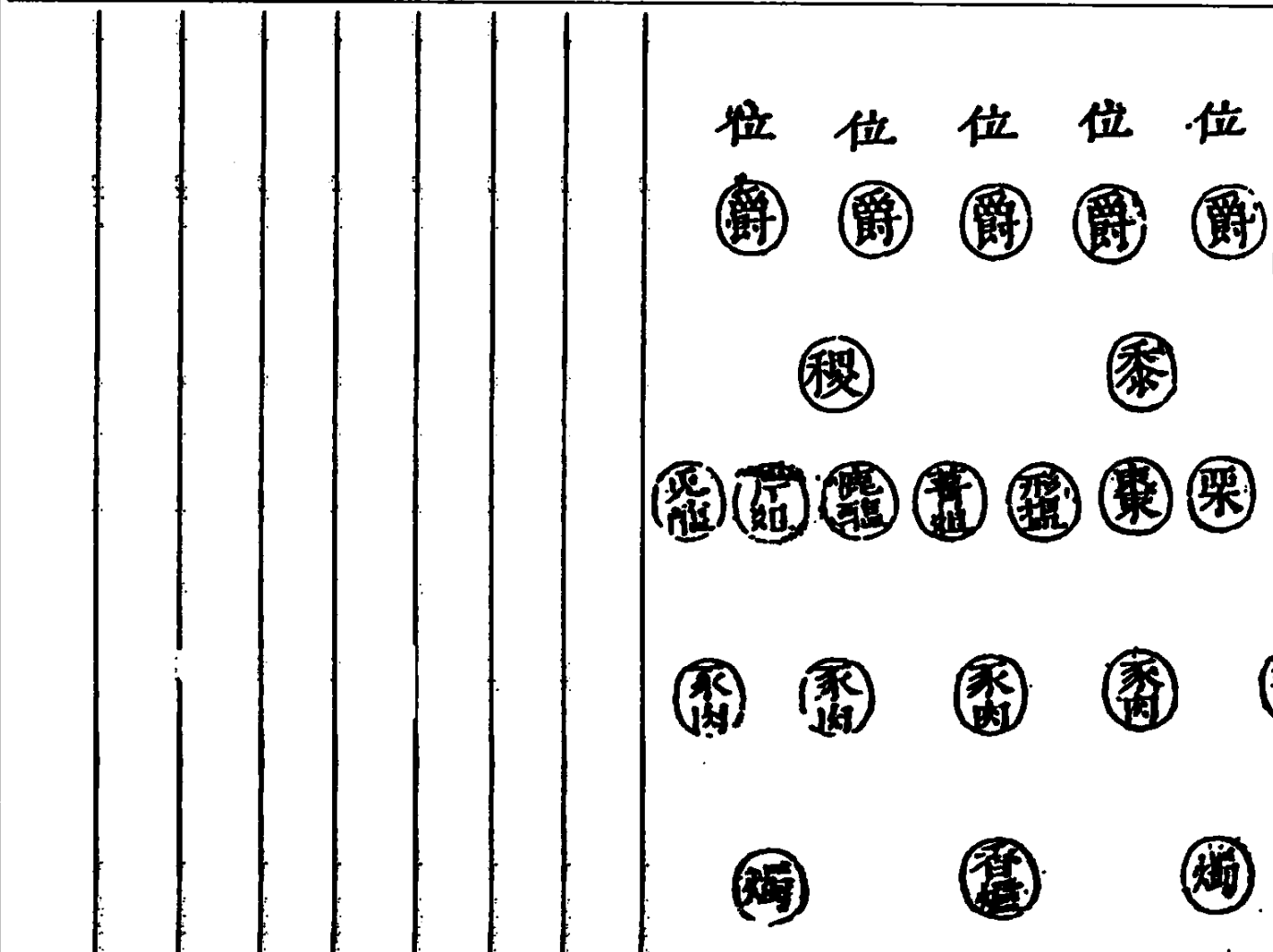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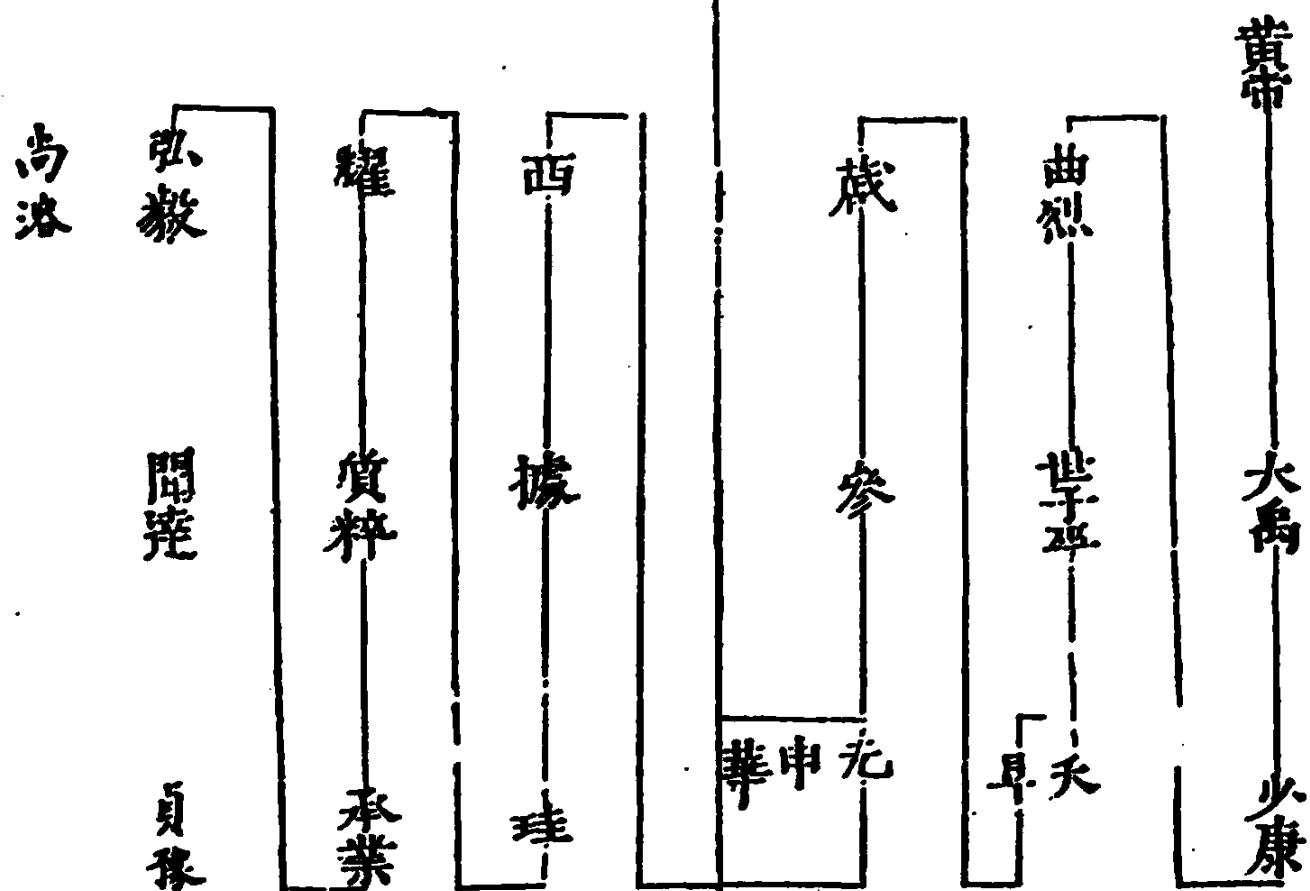
正殿陳設圖



兩配陳設圖



世系之圖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宗聖志卷之二

海陵縣志

曲阜 孔尚達 參考

孔聞詩

兄呂化舜

編次

侄呂本南

世家志

叙曰、聖賢之生、德由天統、其鍾靈毓秀、則川岳清淑之氣所歸、蓄達矣。故洙泗尼峯、篤生至聖、而衆賢輩出、繼繼絕絕、蔚與休哉。宗聖誕生茲邑、獨契聖真、子姓雖星散於江南、靈異實長發於東魯。真源哲胤、代有聞人、既晦而復明、已遷而復返、固道脉之無窮、亦地靈之有赫也。安得以去住封域而有異哉。辨邑里並世傳流嗣、統志一門、曰世家志。

宗聖邑里

按武城、魯下邑也。春秋時、子游爲宰。

宗聖家於此。南武城、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蓬山社是也。有

宗聖墓在焉。魯哀公十四年、夫子西狩獲麟、亦在於此。不知何代改爲阿城、基址尚存。

又按武城、古兗州之域。禹貢大野既滿、則在徐州。今鉅野卽其地。唐宋以來、皆爲任城縣地。金大定末、置嘉祥縣、屬濟州、蓋取獲麟之義。元屬東平路、至元屬濟州、後屬單州。

明興、改屬濟寧州。武城卽嘉祥所統之地也。故名曰

宗聖里。今東昌府武城縣實非魯地、而以其名同、故立絃歌書院祀之、而附會其事耳。達者察之。

宗聖世家

曾氏之先出自夏禹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于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鄆于魯。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卽周襄王六年也。鄆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天曾昊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點生參參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卽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祀萊蕪侯廟庭。

世表

宗子

二代曾元從祀萊蕪侯廟庭。生子西。
三代曾西生子欽。
四代曾欽生子導。
五代曾導生子美。
六代曾美生子遐。
七代曾遐生子二長偉次盈。
八代曾偉漢尚書令生子樂。
九代曾樂漢山陰縣都鄉侯生子浹。
十代曾浹生子二長旂次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曾旂生子嘉。
十二代曾嘉生子二長寶次頊家扶風。生子二長玉家冀州後爲冀州房。次昌家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三代曾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生子琰。
十四代曾琰生子瑋。
十五代曾瑋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永豐廬陵諸郡。生子二長剛次瑒徙處州。
十六代曾剛生子植。



十七代曾植、生子耀。

十八代曾輝、諫議大夫、生子培。

十九代曾培、生子德。

二十代曾德、生子珣。

二十一代曾珣、生子洪。

二十二代曾洪、景陽侯、生子林。

二十三代曾林、生子鑑。

二十四代曾鑑、鎮南軍司馬、生子端。

二十五代曾端、生子二長鉉、次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遷交州。

二十六代曾鉉、生子海。

二十七代曾海、生子二長橫、次琦。

二十八代曾橫、生子興。

二十九代曾興、生子隆。

三十代曾隆、生子鈞。

三十一代曾鈞、生子誥。

三十二代曾誥、生子丞。

三十三代曾丞、生子三長珪、次舊、從雲蓋、次略、從

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曾珪、生子寬。

三十五代曾寬、生子莊。

三十六代曾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生子慶。

三十七代曾慶、唐御史大夫、生子二長偉、次驍、生

子耀。

三十八代曾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生子輝。

三十九代曾輝、拜真州刺史、生子崇範。

四十代曾崇範、家居、龜薪不屬、讀書自若、家藏九

經、子史、南唐郡侯、買匡綸、爲太子洗馬、東宮

使、生子延膺。

四十一代曾延膺、除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太宗聖

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生子五長碩、次頤、頤

頤頤。

四十二代曾頤、淳化三年登第、黃州從事、南雄州

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生子

承昌。

四十三代曾承昌、生子萬敵。

四十四代曾萬敵、生子公整。

四十五代曾公整、生子九思。

四十六代曾九思、生子文傑。

四十七代曾文傑、生子好古。



四十八代曾好古、生子尚忠。
四十九代曾尚忠、生子敬父。
五十代曾敬父、生子元德。
五十一代曾元德、生子介翁。
五十二代曾介翁、生子汝霖。
五十三代曾汝霖、生子崇文。
五十四代曾崇文、生子利賓。
五十五代曾利賓、生子輔志。
五十六代曾輔志、生子德甯。
五十七代曾德甯、生子奮用。
五十八代曾奮用、生子質粹。
五十九代曾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國朝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于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乞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奉

聖旨、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嗣、即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起送回籍、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主奉曾子祠墓祀事。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聖旨、准此。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嘉靖三十九年卒、生子昊。
六十代曾昊、經承襲、早卒、生子繼祖。
六十一代曾繼祖、字繩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遲延稽遲、未得請襲前職。時有江西曾某、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先彼參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湖廣攸縣知縣、以賦敗官、遂被褫金、大肆營求、輒得滕龍襲職。繼祖具奉聖旨、禮部知道、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勘得嘉靖十二年間、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某與弟曾某、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四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
聖上特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終

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矣可疑。又不得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家不可襲爵五議、乞行防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將曾袞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奉祀事。生子承業、承祧。

六十二代曾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萬曆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前事該吏部查議得、曾繼祖雙目瞎瞽、曾氏之嗣、當屬繼祖之子承業。但承業年已十三歲、送四氏學行、令習學、候一十六歲、起送承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因瞻養日久、祭時為奸民隱占、戶役散應民差。十七年、曾承業疏請於

朝、清查復額。天啓四年、

嘉宗親學、遣中書舍人楊中樞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而賜冠帶官錦襲衣、宴於禮部。生子弘毅。

六十二代曾弘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親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賜冠帶官錦襲衣、宴於禮部。生子開達、次開迪、開道。

六十四代曾開達、字象輿。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本月內、

駕幸太學、遣中書舍人黎近還行取陪祀、賜冠帶、肩背雲鷲三雲段衣一襲、清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至

國朝定、開山東巡撫方大猷題為第五要款事、奉聖旨、各准照舊襲封、主守祀事、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至順治八年九月、

駕幸太學、遣行人司王天眷行取六十四代孫曾開達、族人曾弘仕、曾開道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守祀。至九年舉行、又命行人司張九徵行取六十四代孫及族人二名、赴京

陪祀、賜三雲段衣一套、族人各段衣一套、宴於禮部。生子貞懷、次貞泰、貞震、貞興、貞聰、貞庭、貞節、貞貴。

六十五代曾貞琰、字和菴、號泰基。康熙庚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八年肆月、

駕幸太學、遣行人司陳調元行取六十五代孫曾



貞祿族人二名會聞進、會聞進、趙京陪祀、賜四
雲緞衣一襲、族人各賜四雲緞衣一襲、准貢入
監、晏於禮部。生子尚溶、膺襲、次尚溥、尚涉、尚泗
尚潔、孫衍仁、膺襲、次衍義。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駕臨幸闕里、欽取六十五代孫曾貞祿、賜日講四
書解義一部、四套共二十六本、日講易經解義一
部、四套共一十八本、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套共
一十三本、麟衣一襲、麟掛一套、加一級陪祀、族人
二名曾貞震、曾尚溥、准貢入監。

支子

顯達

曾 盈、八代、漢東陽太守。

曾 游、十九代、御史大夫。

曾 琦、二十八代、黃門侍郎。

曾 輝、三十九代、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
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中柱國、傳十五

世孫榮、登永樂甲申狀元、弟鼎、中永樂辛卯江
西解元、壬辰進士。

曾澄修、四十一代、吉州團練。

曾志淳、五十一代、前賓州儒學正、延祐間、曾族中
推擇主領武城書院教事。

曾德祿、五十二代、以父兵部侍郎、膺廕、授靜江

路錄事判官、改稅課大使、至大間、奉旨授太子
說書、庚戌、除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制誥、同修

國史、兼提調、考功文書、卒、贈朝列大夫、騎都尉、
武城郡伯。

曾 武城郡伯。

曾 兵中、五十二代、德祿弟、舉茂材、進禮書、至大已
酉、引見、奉旨授大樂署丞、延祐丙辰、改儒學提
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大曆二年、調從仕郎、

集賢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

曾 革、五十三代。封承務郎、吉安路推官、贈朝列大夫、騎都尉、贈郡伯。

中利

宋

曾 頤、四十二代。太宗淳化三年登第、官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

曾 頤、頤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筠州錄事。曾 頤、頤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循州團練判官。

曾朝陽、四十四代。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教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曾 匪、朝陽弟。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南安主簿、改龍南令、設學教子弟、後移知玉山。

曾載陽、四十四代。舉進士、贈將仕郎。

曾 銳、四十五代。禮部進士。

曾 鉞、四十五代。徽宗崇寧五年舉進士、授將仕郎、上高簿、侍親不赴。事母至孝、人不稱其官、以孝子稱之。後廬墓有芝竹連理寶劍之瑞。

曾元忠、朝陽孫。徽宗大觀間登第、累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曆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行於世。曾 庠、四十六代。徽宗大觀中、三舉進士、第。

曾度四十六代。徽宗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
闕軍官。司法參軍。

曾民瞻四十六代。徽宗宣和辛丑登第。進士。南昌
縣尉。

曾彥明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登第。廣東運幹。
臨江軍。修庠序之敎。文風丕變。入名宦。

曾洪四十九代。孝宗淳熙癸卯。已酉。兩舉進士。
光宗紹熙庚戌登第。入史館。秘書著作。禮部郎

中。廣西轉運判官。大理少卿。秘書少監。終提舉
崇寧觀。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階中大夫。

曾蔭宗四十八代。寧宗嘉泰。開禧兩舉進士。第。授
峽州教授。終從仕郎。

曾晞顏五十一代。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曾晞再五十一代。辛卯進士。

國朝

曾榮字子榮。五十五代。自幼穎敏。端重。寡言笑。
五歲盡識象戲字。長稱江南才子。中永樂甲申
科會試。時年三十六。

上欲求異才。命解縉採天文律曆為題。意士必窘
手。得榮卷。幾二萬言。遂首擢授翰林院修撰。

上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詞理皆到。
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應答如響。

命撰天馬海青歌。賜瑪瑙帶。深沐眷寵。群臣有以
文字薦者。必問得如曾榮否。時有虜使至。稱善
飲。有司推能匹者。止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榮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
武弁亦決倒。榮真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卽酒量亦狀元也。仕至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預修

兩朝實錄。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所
著有巢睫集。

曾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壬辰科會試二十
七名。廷試二甲十七名。歷官陝西。四川。廣東按
察司僉事。雲南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湖廣按察
司副使。



卿引

家

曾雷順五十二代。理宗景定甲子。吉州發解。任萬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學明

曾用先五十三代。洪武壬子科。由吉安府永豐縣遷爲鄉十六都籍。中江西鄉試。

曾榮字子榮五十五代。永樂未科。由吉安府永豐縣學生。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甲申科狀元。曾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辛卯科。由吉安府永豐縣學生。以禮記中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學明

曾承佑六十二代。天啟三年。幸學恩貢。崇禎二年。復乞恩幸學。授河南通許縣署教諭事。

學明

曾弘仕六十三代。順治九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同。曾聞道六十四代。順治九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判。曾聞迪六十四代。康熙八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同。於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授福建福寧州州同。曾聞進六十四代。康熙八年。幸學恩貢。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內。正紅旗教習。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駕臨幸闕里陪祀。特恩先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內。授湖廣德安府雲夢縣知縣。

曾貞震六十五代。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恩貢。考授州同。

曾尚溥六十六代。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恩貢。

校記

①大曆：當作「天曆」。

②「臨江軍」上當有「知」字。

③「內」下當有「授」字。



宗聖藏

宗聖志 卷二

宗聖志卷之三

海鹽呂兆祥重修

孔聞諱

曲阜

孔聞籍

參考

兄呂一經

編次

男呂達時

追崇志

叙曰、聖賢道脉、如日月經天、詎以瞻仰而增輝、晦蝕而損耀乎。顧後人崇尚之心愈遠而愈降、亦惟聖道啓作之功彌久而彌光也。以故封爵之顯赫、章服之煥耀、莫祀之啓處、祠墓之豐隆、有隆無替、禮斯極矣。析其類、總其門、舉名曰追崇志。

歷代封號

唐

高宗總章元年春二月十有九日、皇太子弘釋奠於學、贈曾子爲太子少保。

肅宗大極元年、加贈曾子爲太子太保。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曾子爲卿伯。

追贈曾點爲宿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夏五月、追封卿伯曾子爲昭丘侯。

追贈宿伯曾點爲齊侯。

徽宗政和六年夏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詔改昭丘侯爲武城侯。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加封曾子爲鄆國公。

元

文宗至順元年秋閏七月戊申、加封曾子爲鄆國宗聖公。

明

世宗嘉靖十年夏閏六月、改鄆國宗聖公稱宗聖

曾子、

改萊蕪侯稱先賢曾氏。

章服



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弟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服、瑕丘侯曾子七旒七章、

萊蕪侯曾點冕服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瑕

丘侯曾子依五禮新儀、合用七旒七章、

萊蕪侯曾點冕服同上。



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大成殿聖像、以邱國公像九旒九章、

萊蕪侯冕服七旒七章。



世宗嘉靖十年、詔撤聖像、去封爵、立木主、題曰宗聖曾子。

萊蕪侯曾點題曰先賢曾氏。



儒藏

釋奠

唐

玄宗開元八年准國子司業李元瑾奏言曾參孝道可崇親受經於夫子望准從享詔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仍命文士爲贊。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命尚書右丞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開封曾子及父點皆伯爵冊畢命所司祭奠亦如釋奠禮。

宋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詔進萊蕪侯從祀孔子廟庭。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釋奠孔子以曾子配饗位於顏子之次。

明

世宗嘉靖十年夏閏六月釐正祀典詔以萊蕪侯配饗啟聖公。

祀典

皇朝

天啟五年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樞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族人曾繼榮生員曾承佑赴京陪祀賜承業冠帶胸背雲鷲六雲段一襲青羅祭服一套繼榮承佑各紵絲衣一套生員准賜恩貢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正月

駕幸太學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標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六十三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恩貢曾承佑族人曾繼榮赴京陪祀賜弘毅冠帶胸背雲鷲六雲段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承佑繼榮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拾肆年八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分真曾子遣行人司緣近遣行取六十四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聞達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鷲六雲設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賜宴於禮部

禮部

順治玖年玖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分真曾子遣行人司張九徵行取六十四代孫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曾聞達族人二名曾聞道曾弘仕赴京陪祀賜大雲段衣一襲族人各段衣一套宴於禮部

祭期

宗聖廟祀春秋二仲宗子傳士以上丁日致祭有司以丁後致祭禮儀與至聖廟同

祭品

鄉國宗聖公曾子

羊一 禾一 爵三

登一 釧一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饔一 簠一 帛一

香案一 香爐一 燭臺二

東配

沂國述聖公子思子

西配

鄉國亞聖公孟子

羊一 分作二分 豕一 分作二分 爵六 每位三爵

登二 每位一 釧二 每位一 簋八 每位四

籩豆十六 每位一 簠二 每位一 帛二 每位一

香案二 每位一 香爐二 每位一 燭臺四 每位二

東廡從祀

陽膚 南武城人 公明儀 南武城人

公明高 南武城人 公明宣 南武城人

孟儀 南武城人

西廡從祀

樂季春 南武城人。

沈獨行 南武城人。

單居離 南武城人。

空子高 南武城人。

千 襄 南武城人。

每位肉一分。爵一。

簋一。

簋一。

邊四。

豆四。

爵一。

香案一。

香爐一。

燭臺二。

茶薰侯殿。

陳設與宗聖同。

東廡從祀。

二代曾 元

一代曾 中

西廡從祀。

一代曾 華

二代曾 西

陳設與宗聖從祀同。

宗聖廟

在嘉祥縣城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初建無考。

國朝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重修。

詔山東叅議馬諒、僉事蕭啓、兗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朱善修建廟宇。翰林院學士許彬爲記。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見其規制卑陋，疏請恢濶如顏孟制。

孝宗皇帝可其奏，命左布政張恭、僉事毛廣、知府趙繼賢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齊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惟御製未頒。嘉隆之末，廟復圯壞。萬曆七年，六十二

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復奏修葺。

詔山東巡撫趙賢巡按錢岱叅議查志立、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其廟而新之。經始於己卯之九月，告成於本年之十一月。其制正殿七間，中設宗聖像，東配于思子，西配孟子。東廡五間，以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從祀。



西廡五間、以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裴從祀。寢殿五間、正殿之前爲戟門三間、戟門之外、東西齋房各三間、神廚、神庫東西共六間、前爲

御製碑亭一座、宗聖門三間、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東曰三省自治、西曰一貫心傳、入宗聖門、進東與戟門並者、曰三省門、門內爲三省堂三間、寢堂五間、庖廚三間、春秋春享、宗子博士主祭、宗聖廟制

正殿七間。

重簷斗拱、歇山轉角、前後鸞花石柱二十四根、中用南木橫柱梁、檁枋、椽龍頂、天花板及內外枋、檁斗拱、俱上等青綠開金、粧繪菱花、龜背格扇、外泊風板木柱、俱水花硃、神龕三頂、供卓三張、并香几、俱硃紅髹飾、龕臺三座、俱須彌樣磨石、礎砌蓋窠俱綠黑琉璃、鋪地砌墻俱大號方甃、露臺并簷基俱起花石。

寢殿五間

擎簷柱、俱松栢木、龜背菱花格扇、龕一頂、一座、供卓一張、髹飾粧繪蓋窠鋪砌俱同前。

東西廡各五間。

粧繪俱次等青綠、蓋窠鋪砌同前。

戟門三間。

前後俱木柱、銀硃髹飾、門六扇、俱大銅釘銅獸面、帖金、粧繪、鋪砌蓋窠俱同兩廡。

東西角門二座。

四面俱綠以赤垣拱券。

宗聖門三間。

粧繪蓋窠俱同、周圍繞以重垣拱券。

萊蕪侯廟制

正殿五間。

在宗聖殿西間壁、制同宗聖寢殿。

寢殿三間。

制同萊蕪殿。

東西廡各三間。

制同宗聖廡。

戟門三間。

制同宗聖戟門。

三省堂三間。

在宗聖殿東間壁、歇山蓋窠俱綠黑琉璃、枋

櫺俱松杉、楹格梁棟、斗拱俱銀硃青綠、綵畫後寢堂三間。

甬瓦蓋、窳綵畫同。

庖厨三間。

寢堂後。

三省門三間。

與宗聖戟門對。

按南武山石素綿脆、不任樞柱。及初廟、石工欲取之東山、往返約費千金。督役者曰：

宗聖之祠、天所歆也、地不愛寶、此其時矣。試求之衆相顧不信、佯應曰諾。未幾、命日斷山、即得佳石、比之東山、殊秀拔完麗、素非南武所有。僉異之。

又琉璃甃瓦、陶云霽白、其土亦非南武所有、僉以石楹之異、即於其地求之、應鍾而得、陶之、鼎瑩堅密、擬於銅鑄。及壇他器、多苦惡、不佳云。

宗聖祠參處

一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南三十里。宋延祐四年、院長程公鉅夫請 旨建立、設教授一員、統率族人、每歲春秋仲丁祭祀、俱木塘源奉祀生員主領。其奉祀本院給劄、移文提學道准行。又設贊禮生員二拾肆名、以供執事。元翰林學士吳公澄撰記。明嘉靖十七年、賜有重脩料價銀一百七拾兩、五十九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質粹、胞弟質清、外族修葺、上疏徵銀、以助大工。

一在兗州府沂州城南五里中祀

宗聖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孫曾西、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穉行、耐享。別室爲毓賢祀、以奉其先子曾皙。知州何椿有記。

一在北直河間府交河縣南三十里。於萬曆年間、有本縣甲榜耿蘭陽重修正殿。

宗聖曾子、左右門人配享。香火奉祀、俱耿氏子孫執事。禮生二十四名、係 學院准行、木府給帖。

一貫書院

在兗州府鄒城縣縣西六十里廐山元順宗至正三年提舉管文通建。

國朝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嘉靖二十三年知縣卽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宗聖墓

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距德城約五里題曰卽國宗聖公之墓。

國朝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惡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

請建饗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扁曰宗聖墓。後垣周峻茂林森陰嘉靖元年撫按移文每歲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後因主祀得人。有司之祀遂止萬曆十七年禮部侍郎于慎行奏給祭田三十頃歲收其租以奉時祭墓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按墓側有富民范氏者日不知書以宗聖墓表斃於壁後一儒生譏之謂曰此宗聖墓碑也用之非法其人懼夜碎而火之以爲石灰云。



萊蕪侯墓

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卽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亦名曾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卽今之費縣也。

古蹟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南武山之陽。春秋時，子游爲宰處。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兗州府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勝國時，吳氏墓碑尚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今則湮沒遺址無存。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蘇思忠建。嘉靖九年，知縣王時佐取石爲泮宮橋，其堂遂毀。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卽曾子耘瓜，設斲其樹處也。其臺有二，高一仞許，二臺南北相峙。廢臺，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曾參井，在南直徐邳城北九里山。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點風乎舞雩，卽此地也。

詠歸亭，在曲阜縣城南，卽曾點詠歸處。

石殿墓，狀如伏虎，今在宗聖故里吳氏園中。鄉



藏書

人相傳以爲曾氏家物恐亦先榮中蒼麟白羊
類耳。

校記

①春享：「春」字疑誤。

②宋：當作「元」。按，「延祐」爲元仁宗年號。

宗聖志卷之四

海鹽呂兆祥重修

孔弘毅 參考

山阜

孔貞祚

兄呂維祺 編次

侄呂本南

追崇志下

叙曰、崇宗聖、崇道也、秩祀封章、優渥典禮、遠達尊榮乎。夫道顯於言、言載於書、設誠而致行之、黼座粹穆清之養、章綏屬誠確之功、明德新民盡已性而盡物性、始稱曰崇。有如後賢體侍所文、吾懼大賢之不歆也。

歷代諡勅

開元八年、詔曰、魯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曰、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子之數、不在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侔於等倫。久稽先哲、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

大中祥符二年、進封魯子爲瑕丘侯。詔曰、朕乃封魯解社、昭列聖之鴻勛、崇德報功、廣百王之美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岳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世、聯錫其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立聖之名、典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伍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案察、分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力。其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咸淳三年、陞曾子爲廊國公。詔曰：惟孔子獨稱精
圓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
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于思、子思傳孟軻。忠恕
兩語、渙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丕闡前世之蘊、
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著
書垂訓、中更晉、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
今大成惟顏、孟脩食、曾、思不與、尚爲缺典。先皇
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
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
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脩食。是年二月、升曾子
封廊國公。

至順二年、加封廊國宗聖公。詔曰：朕惟孔子之道、
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觀其三省
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規、授
之思孟而不渾者歟。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
因舊爵、崇以新稱。於乎、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
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
焉、其相于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廊國
宗聖公。主者施行。

御製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

大宋皇帝御名遣官致祭於

先師廊國公。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
宗、一貫忠恕。謹以制幣牲齊、菜盛庶品、式陳明
薦、從祀配神。尚
饗。

皇明

孝宗朝、頒降春秋致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

廊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公得其宗、廟庭
配享、海宇攸同。矧茲鄉邦、鍾靈所自、時維仲秋、
特申專祀、伏惟尚克饗之。



御製贊

卷三

高宗御製宗聖贊 紹興十四年

大孝要道。周訓啓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于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

高宗御製萊蕪侯贊 紹興十四年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其春舞雩歌咏。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御製詩

卷四

成祖文皇帝

養志二首

養親惟在悅親心。親悅心安孝足欽。自古幾多爲孝者。當時誰復似曾參。

三釜娛親志自怡。千鍾不及使心悲。敬心爲大全歸日。履薄臨深謹自持。

孝父母一首

人家養子甚艱辛。養子方知父母恩。若使愛親如愛子。世間人子盡曾參。

御製論

皇明

成祖文皇帝御製論 夫人子之事親非惟豐飲
食以養其口體而已貴能委曲承順以悅其心
志也若曾參之養豈非欲以承順父母之心意
者哉觀其臨終而啓手足以著其全歸之難則
以平日之孝信非人所能及豈但能養與能悅
其心意而已哉嗚呼欲盡事親之道者當審於
斯。

樂章

元

武宗頒降初獻廟國公樂章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義會我
先明尊聞行知往聖迺後是享是宜



儒藏

宗聖贊

章服像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天寄儒統時方丙申。毓靈南武。文在斯人。身大惟本。經創自親。邨國宗聖。千秋萬春。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載及門。得師最要。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垂經以傳。學即會心。亦憑手撰。

小像贊

宋張齊賢

尚書左僕射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對饗飭贈。永耀青編。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日三其省。指十戒手。何以完孝。大杖則走。曾從後賢。登臺步圓。謂聚與瓜。昔副親口。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曾哉參也。誠以自持。一遵一步。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孔曾授受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惟歲淵獻。哀紀之五。纔二八齡。遠師邁楚。純固性成。實資于魯。唯醒一聲。貧甘三釜。學大以人。撰垂侍坐。晤對傳心。不隔今古。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聚彼羣賢。誇才與質。七十三。惟曾入室。省身者三。貫道則一。貫若江河。道若星日。永銘宣尼。曰類與匹。

曾思授受圖

陳鳳梧

山東延州府御史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得師之教。能令弟。酌步履之武。能作孫謀。有曾之實。成思之快。匪尋腐錄。仁知學大。

請所與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味則勤甘。珍非遠異。逾敬便飾。惟真適意。問有請與。神洽情弊。寫曾之孝。孟手誰似。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孝也養志。奚必美炙。若以口體。風焉斯下。先意

承之方舜之駕。然諸家庭聲高太華。

耘瓜圖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雙臺堆綠葱。對峙朱碧青黃綿。秧根蒂。露沃雲培。父耘兒耕。忽野陳麥。換生孝子。斯種到今。別有真味。靈芽在人。莫云瓜繫。

張居仁山東城武縣知縣

涉被瓜田。柄避芳甸。莫莫綿綿。日暮與暮。龍之穫之。鳥集其冠。悞斬其根。勞而不怨。孝哉曾子。為史所贊。

稼三釜而喜圖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致邑為鄉。堅必不受。人役人畏。藉以自守。胡稼之微。石有九斗。樂承兩堂。各適笑口。鼓瑟之希。拔梭之後。克此一念。孝經得手。

張居仁山東城武縣知縣

捉襟曳綬。孰與曾貧。受金鳴玉。天子不臣。三釜之祿。迺速吾親。滌醴既甘。芳冽亦陳。喜可知也。樂以天倫。

稼三十斛而悲圖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聖教指南。道光荆野。蚤歲從游。實惟父命。長位率尊。鍾庾益盛。雲土之腴。苗顧之饒。三十匪多。百里何病。祿不及親。曾仲悲境。

張居仁山東城武縣知縣

羊聚不御。風木在林。執喪絕粒。讀禮沾襟。粟三十斛。感慨彌深。齊遺軒蓋。楚謝纓簪。豈不事君。永言在心。

啓手足圖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有足視履。早入聖門。有手能使。指授聖孫。操十戒杖。以走尊。汲深井在。登峻山存。歸全之大。棟石乾坤。

張居仁山東城武縣知縣

病者不病。乃東其首。曰啓予足。曰啓予手。身體髮膚。毀傷何有。人各有身。嗚呼當守。體乎全歸。是謂不朽。

易簣圖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謂誰復我。必在汶上。季孫之頒。豈意所尚。執纓



之云、華晚輝見。坐隅何人、子春甘讓。得正一室、
心精特壯。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弘毅之德、守而不惑。大夫之簣、奚啻以餽。彼執
燭者、愛人以德。起而易之、從容反側。得正而斃、
兩盈是則。

萊蕪侯贊

章服像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道統從來、必有原始。勅于童年、逮從孔子。鏗爾
之音、擊磬同旨。杖學推大、秉養推嗜。聖經孝經、
萬古賴此。宗聖有父、尼山有弟。

呂一經

禮部祠祭司主事

受子孝養、養只一嗜。惟聞有餘、便及萬世。侍坐
成經、言滿天地。侯贈萊蕪、與瓜根蒂。

小像贊

宋丁

謂祥符二年權臣可使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
舞雩、咏歌遺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呂純如

山東兗州府知府

手執一卷、豈其夏特。何暮春者、能浴乎沂。子放
不受、腐正之羈。乃曰吾與夫子知之。晴雲自卷、
獨鳥高飛。大手難畫、誰畫于斯。

呂大器

吏部稽勳司主事

世仕三桓、身獨儒蕩。其天至閒、與雲俱放。耘經
臺邊、浴春沂上。有子傳宗、百代所讓。

肥亨贊

東配述聖于魯于贊

陳鳳梧 山東巡撫都御史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盲洋洋、鸞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聖持祖述、貽厥孫謀。中庸民鮮、獨闢千秋。安非魯穆、尊豈文侯。書臺雲日、古到今留。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欲人知性、貫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累講重雲、宋鍾進士。大綱節目、學與庸契。

西配亞聖孟子贊

陳鳳梧 山東巡撫都御史

哲人既萎、亞聖新作。聖謨闢邪、正論誇謗。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戰國兵爭、力尚仁義。目無齊梁、舌剗說士。位遜當時、道存天地。浩然世宗、能死王事。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學惟兼識、幽沉明朗。知性知天、事親事長。本末

聯貫、養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遺喪。



從祀贊

陽膚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貫索在天、刑書在手。天與水違、雷居火後。有宅惟公、無情嗜口。一勿番規、拯散之久。

彭化鳳山東布政司照磨

皇王之佐、賢哲之資。臨民從政、好同隆師。獨刑獨世、與時相宜。古猶難得、人豈易爲。

樂正子春贊

陳瑛山東提學道副使

魯孝能通、孔經斯授。先後相傳、法門已舊。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卓哉夫子、允矣仁人。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時不親生、人人有孝。惟孝在人心、傳匪教。樂正所得、曾子之心。傳來一脉、千古到今。

公明儀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卽親卽師、誰子能我。周旦公儀、雖云兩個。能自得之、便不挫過。何我何地、總由人做。

呂黃鍾山東縣志

匡時之士、冠世之雄。篤信好學、垂憫民窮。敦叙友情、諮詢孝道。懿行長存、嘉言不老。

沈猶行贊

錢士完山東巡撫都御史

曩者從師、於焉取正。審擇其人、備考其行。心有所得、言斯以宣。匪造高遠、豈知聖賢。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思出曾門、受授協弊。師道臣道、各極其至。去非無恩、住尤存義。於師臣間、寓沈猶氏。

公明高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孝子傳經、厥有高弟。云何長息、疑孝于帝。高知舜情、益識高意。惟賢印賢、千古一。

呂新周山東莒州知州

觀海知大、登山知高。不見曾養、不識舜號。彼務力行、此以心契。著論片言、儀刑百世。

單居離贊

賀萬祚山東提學道副使

精窮天道、極究人倫。不涉浮誕、不離本真。正蒙繼纂、經世續陳。但言不朽、終古維新。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天人之際、究淵探微。一真是握、匪浮可期。孔編周學、曾義見茲。更有單于、其迫庶幾。

公明宣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凡今之學、繙誦有聲。且復喚彼、壇坫迫人立言。垂後、惟德是聲。曾門入德、而有此生。

王振熙山東章丘縣知縣
弗尚頌讀、務臻實德。游於教壇、優於道域。匪宮啓迪、曷識躬行。得名當世、俟式後生。

公孟子高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惟克尚純、何外不內。人師人役、誰賤誰貴。斯實在我古賢、疇對。庶祀宗祠、千春莫配。

呂化舜戶部貴州司員外
純必別偽、外自內關。人役斯戒、人師可攀。子莫知禮、子若是班。慨爾贊、學道歸荃。

孟儀贊

新於中山東布政司理問
三儀之禮、人豈易知。必得君子、不與有司。聖賢

之訓、因才而施。教不厭等、況復願辭。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嗟此三禮、行貴得人。人誰受禮、君子惟勤。訓書往古、愧當吾身。學元有等、得有淺深。

子襄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學固貴勇、勇亦有逆。氣伸自我、直爲勇要。訣惟自反、兩言典誥。不見子襄、勝場未到。

耿啓山東嘉祥縣知縣
但言大勇、肇自宣尼。以直自反、施無不宜。聖賢垂教、能者從之。歸乎斯語、人也可知。



賢胤贊

曾元贊

王宇

山東提學道

易簣之命、武王之心。畢志之說、伯牙之音。順承嚴父、逆料時君。庶乎克肖、宜哉有聞。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萊蕪聞孫、宗聖蒙嫡。于孟志養、于禮志贊。生死之際、可悲可憶。轉令後來、孝思追則。

曾華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父子命子、何疎何親。推枕相向、三人宜均。贊俱之戒、胡讀語君。抑箴所短、家教攸欽。

王思任

山東布政司照磨

蘭芷之室、可以就之。鮑魚之肆、可以去之。慎厥所與、母爲詭隨。當其顛沛、受乃遠辭。

曾申贊

吳邦相

山東兗西道參政

精通變禮、審擇安身。善於問對、明乎屈伸。譽得友資、不負庭訓。每服嘉言、思攀令聞。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侍疾于親、欲哭未哭。通與而兄、坐當其足。啓子之示、尊足允篤。世當念此、莫踐非闕。

曾西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孔曰如仁、解論屏虎。何不春秋、高國與共。家學傳來、治平有統。宜乎先生、不爲管仲。

呂純良

四川廣安府知州

克承祖訓、聖門之徒。推尊子路、羞比夷吾。惟範馳驅、不事詭遇。氣節廉稜、風風悚懼。

校記

①泊：當作「洎」。

②父子：當作「父之」。



儒藏

宗聖志 卷四

宗聖志卷之五

海鹽呂兆祥重修

顏伯廉

曲阜

顏光魯 參考

兄呂一經

男呂逢時 編次

恩典志

叙曰時有顯晦道無隆污

宗聖得一貫之真傳接千聖之心法其恩澤遍四

海而雲仍僅衍於江南道流垂萬年而

恩光始隆於

昭代固時爲之而真精默運終古不息自茲以往

有愈熾愈昌者不自今日驗哉

授官

建初

世宗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中
即兼翰林院學士顏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
襲傳士而曾子之後祇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
古今之闕典也哉乞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
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世承襲奉

肅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通行天
下採訪後裔禮部覆題曾子親父一貫爲聖門
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
顏子孟子同功號稱宗聖已並追崇然得世嗣
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衆賢無主誠爲
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
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

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合無通行南北直隸十
三布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
開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實緣爭訟之端

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其源芳胤、以承大賢之澤、以應

聖天子之所敷求者矣。隨該江西撫按官督同提學副使徐階查得五十九代孫曾質粹、保勘起送到部、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祀宗聖祠墓。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大哉

皇言、不惟表章先儒於既往、又杜絕爭獎于將來也。質粹生子曾昊、未幾爵而卒。昊生子曾繼祖。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繼祖承重接養丁憂、未得請襲。時有江西曾裘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輒得朦朧襲爵。後繼祖具奏、行勘改正、將曾裘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奉祀事。生子承業。萬曆五年八月、六十二代孫曾承業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弘毅。崇禎元年八月、六十三代孫曾弘毅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開達。崇禎拾肆年捌月、六十四代孫曾開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貞豫。

皇清順治元年九月、照舊襲封、主守祀事。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十五年、復改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制付

嘉靖十八年授官制付

吏部爲崇植先賢系曾以隆

道化事。該本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禮部咨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江西布政司咨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徐階

手本前事送司到部查得嘉靖十二年四月內

該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顧鼎臣題奉前事該部覆奉

欽依又查得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山東右

僉都御史蔡經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守巡

提學道謝蘭寶明業汾會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遵咨行江西撫按官

督同布按一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江西布政司咨呈該提學副使徐階親詣

永豐縣據質粹送到譜系揭登得曾子十五代

孫曾據不仕新葬遷居於吉陽生子曾闡曾瑒

闡居吉陽瑒徙虔州。爾後十一代孫曾承生子

曾珪曾瑄曾恩舊徙雲蓋恩徙撫州惟珪仍居

吉陽傳至曾孫慶生子曾儒曾麟傳生輝輝後

傳十五代榮爲學士上距曾子五十四代。駢生

曾耀傳二十代喬用卽質粹父上距曾子五十

九代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言居永豐者爲嫡

徙虔州雲蓋樂安者爲支自永豐一派而言出

曾輝之後者爲嫡出曾耀之後者爲支輝後見

有永豐縣廩生曾嵩曾袞各行文修飾若應勘

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弟而稱生長

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

仍前肯行及結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真正明白

原係合族推舉讀書循理委無別項違礙應合

起送承守宗室祀事一節爲照曾子學蹟亞聖

道本心傳三省功勳一貫妙悟立教當時有功

後世歷積前代俱有追崇至我

國朝追謚宗聖加封鄒國四配同享于孔子廟庭

但顏孟子孫各已蒙甄錄之典顧曾代後裔未

霑一命之榮先該掌詹事府今輔臣顧鼎臣

上請乞要詳訪其後該本部覆題廣行咨訪今據

江西布政司咨呈前來臣等看得曾氏子孫在

逆莽之時避亂南徙居于吉安而永豐爲嫡數

傳至儒而曾輝爲正但曾輝之後見今有曾嵩

曾褒兄弟二人雖皆文行修飭各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則曾耀之後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彼處提學官查勘請系明白鄉族共推既無別項違礙情由起送前來所據宗聖曾子之祀應合曾質粹繼承查有顏孟世襲事例相應一體授以博士之職以彰我呈上重道崇儒之意典減繼絕之仁其于教化非小補哉。

恩命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曾質粹既勛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賓客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等具啟本年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曾質粹着去承主祀事都察院還行與彼處撫按官作急將護墳供祀田土住等項事情

逐一議處停當來說不許遲慢。敬此敬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本部改奉敬依內事理敬遵查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質粹。准此。嘉靖十八年九月 日。

萬曆五年襲職劄付

吏部爲遵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該本部題准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東布政司咨呈據兗州府申據濟寧州備嘉祥縣申准儒學呈據廩增附生員董咸亨等結稱查得應襲曾承業見年一十六歲自送入學習禮以來並無違礙等項情獎理合起送承襲施行等因具呈到縣准此先據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男曾承業呈前事已行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誠恐不的又經行據曾廟親族里隣人等查勘相同具結連人起送到州申送到府據此案照萬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承奉山東布政司劄付承准禮部照會前事仰府即將曾承業行令習學候年一十六歲卽與其結起送前來以憑轉送題

請承襲施行。奉此已經備行該縣遵候至期起送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會承業原奉部司勘劄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既經該縣結勘及期相應

送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府州縣官吏師生里鄰親族收生人等各不扶結狀理合連人起送到司擬合起送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案查萬曆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爲前事該本部查議得繼祖雙目矇瞽曾氏之嗣富屬繼祖之子曾承業但承業年已十三歲而愚昧孱弱殊未成器其爲真僞俱不可知已經題奉欽候移文山東撫按行勘隨據該省撫按官李世達等查勘得曾承業係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親男並無詐僞情獎取曾族及該圖里鄰收生見證人等共結前來又該本部會該布政司將曾承業行令習學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曾繼祖之子曾承業應襲五經博士以主先賢曾子祀事先該本部題奉

欽候及行據撫按官勘結明白別無違礙今本生已及期況經山東布政司呈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咨送吏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上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曾子六十二代孫曾承業乞娶替職承襲祖祀一節。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咨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同父前去主奉祀事等因。萬曆五年八月二十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令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劄付內事理遵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准。

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執事禮生

萬曆拾柒年。比照孔顏孟三廟舊例。奏准遴選民間俊秀子弟六十名。除去民徒。給與衣巾。常川在廟贊禮執事。照生員例一體優免。本縣吳道通等併附近州縣中選取名。列于廟內碑陰。

校記

①「准」下疑脫「此」字。

②川：疑誤。

宗聖志卷之六

海鹽口

安福顏欲章

參考

龍溪顏繼祖

凡呂化舜

編次

侄呂本南

恩典志下

叙曰、曾子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之歌、則亦家貧、食力、硤礪、莫仲孝養、故一旦而得三釜之祿、不覺及其親、是曾子耐貧、貧到于今、年至嘉靖、始有

賜田為神靈之歡享、其英裔之泰盛耳、然部之行、嚴郡之錢書、微有參錯、則以問之田畷。

祭田

皇明

世宗嘉靖十八年、給廟田五十頃、以供廟祭、當時查出四十四頃、坐落鄆城縣地方。

墓田十頃、以供墓祭、坐落本縣境內、後以曠襲

日久、田為奸民隱占。

神宗萬曆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跪請於

朝、清查復額。

熹宗天啓三年、山東撫臣趙 題准、自蓮妖產、

陸頃、以補祭田、再撥壹頃陸拾畝、以修官廩。

聖旨

順治元年九月、巡撫山東方大 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但應相沿、期於優、欽此、欽遵、故

在屯佃戶見丁、記畝開墾、墓田、專供祭祀、而有

司穰差從不役焉。



儒藏

萬曆十七年戶部清查祭田緣由

題爲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抄出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永業奏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博士曾永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事例賜給祭田佃戶一節爲照孔門四子同配廟庭褒崇之禮不宜有異自前代相沿俱有祭田廟戶以供祀事

國朝景泰年間復從先臣徐有貞之請查覈增益至今二氏子孫供祀甚備乃國家之盛典也惟是曾氏子孫微弱自遭王莽之亂播遷江西歷代以來未經甄錄及我

皇祖重道崇儒興滅繼絕因其舊里廟寢無人奉祀遂訪嫡派子孫准襲五經博士使之歸守墳廟世繼宗祧而祭田廟戶未及議給是以崇盛未備洒掃無人春秋烝嘗不得比于二氏此亦官所以援例而陳乞也然顏孟二氏佃戶自前代至今世守相尋故額未失當時稍有增給亦

易爲處今曾氏以既絕復續之緒舊迹已無從稽查且當版籍大定之餘新增更難于全補所以祭田廟戶似應查照顏孟二氏斟酌立給但今未經查勘難以預擬合無恭候

命下移咨戶部備行山東撫按衙門查顏孟二氏原給祭田若干廟戶若干在先代相沿若干在本朝續增若干即今曾氏子孫除故額無查外應否比照顏孟兩家續增之數一體補給及查該府地方何項人戶田土堪以撥補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務要從長酌議使先賢之廟祀相延國家之經制不失區畫妥當明白具奏聽該部徑自定議覆請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移咨到部看得顏曾孟子均稱大賢

國朝尊崇禮無二致今顏孟二氏各有祭田廟戶曾氏裔孫不霑

恩賜比例陳情似非過求但田畝人戶事在彼中難以懸擬爲此合行一咨山東巡撫一咨都察院煩爲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各查該府州縣地方有何人戶田土堪以補撥其所撥數內田糧



藏書

丁役作何除豁。查議明妥具題以便覆請施行。

萬曆十九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石星等請補給祭田緣由

題爲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應昌題、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戶部咨、准禮部咨、該本部題、該會于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本部覆奉

欽依、內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准分守東充道左、參政劉際可咨、據兗州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胤祚廟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人戶金祭田五十頃、俱滋陽等縣食設。鄒縣博士孟彥璞原舊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戶、滕縣六戶、兩處共絕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素定及

國朝景泰年間

欽賜、俱在本縣各社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

故祖曾質粹於嘉靖年奏准撥給祭田坐落鄆城縣地方墓田坐落嘉祥縣地方當委鉅野縣丞唐城德踏丈緣以年遠荒廢無從研究止丈量出祭田五十頃撥給曾廟暨供祀用尚欠之地俟丈量之日再續查給及查佃廟人戶清出濟寧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共二十戶俱造冊給付本官承爲供祀應除丁糧子粒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該縣續有開報開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令各州縣審編均稱之日另行撥補等因到府申道覆勘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曾孟三氏俱係孔門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致但據傳上曾承業父祖失襲年人是以佃戶祭田遂爾淪廢今欲一旦取盈勢難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五十頃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顏孟二家雖爲少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勘議明確相應擬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縣查出見在地五十頃廟佃二十戶俱給博士曾承業收照承

爲供祀不足之數咨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文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山東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巡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前因爲照顏孟曾子均稱大賢國家褒崇禮無二致令曾氏祭田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給但因年久未襲以致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爲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先行撥給不足之數應候該縣漸次增補似爲妥當既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移咨山東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出田地人戶造冊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該縣開荒閑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承爲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冊報部查考

仍咨禮部知會伏乞

聖裁。

兗州府河明隱占祭田供招

一開得趙學等狀供嘉靖十八年有先賢曾子五十九代孫曾質粹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比照顏孟二氏事例奏討祭田五十頃坐落鄆城楊庄集等處在官總旗薛棟等佃戶劉凡等祖父領種納租供廟嘉祥縣縣林田十頃坐落俱山屯等處俱本廟自種收租役又接討廟戶十戶在于鄰近濟寧等處中三則民戶撥給至嘉靖三十九年曾質粹故後伊孫曾繼祖因眼疾未襲伊曾孫曾承業彼時幼小亦未承襲致將廟戶散歸各州縣應當民差嘉祥林田荒蕪蕪穰詳董知縣均爲民地招在官樂思孔等承種納糧鄆城縣祭田被薛棟等各不合隱占盜賣作爲軍民地土均報納糧當差後學亦不合盜賣五十畝作爲在城衛地後萬曆十七年十月內曾承業承襲博士遂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給賜祭田廟戶緣由題奉

欽依行令戶部咨行撫按兩院案行布政司咨行分守道劉行本府清查依案行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原有奏准撥給祭田五十頃



儒藏

坐落鄆城等情申府。當委鉅野唐縣丞帶領書
筭前到田所。隨將薛棟等審招。押帶指邊。逐一
丈量出前地四十五頃。封立地界。冊報本府。又
清查出廟戶嘉祥縣樂恩孔等各不合將種林
田均納稅糧。隱不報官。以致該縣止撥開荒納
穀地五頃。申府補充廟田。以待續有開荒田地。
續補五頃。俱造冊報府。申道咨司報部訖。後學
與薛棟各又不合將前項祭田仍占不退。嘉祥
止與鹹薄地。不堪耕種。以致會博士將情于十
年十二月內具呈分守道劉處。牌行本府。即
查。依蒙帖行。嘉祥又于不在官吳德運等咨下
開荒納穀地內撥補五頃。廟戶二十戶。申府轉
送訖。後會博士訪知伊家田十頃被鄰地居民
隱占。又具情并學等占地不退等情。于二十年
六月內具呈開單赴撫院孫翁。呈准批分守道
查報。依蒙抄呈行府查議。仍將唐縣丞丈通地
冊發府帖行鄆城縣。該萬知縣查審。看得學等
佃種祭田。其來有日。後因會氏兩代空襲日久。
事漸湮沒。審稱皆其祖父之手業。其廢襲日久。
視祭田爲已業。登實隱占。在情無忌。今應方定

祀產查明。而盜賣之人已物故矣。學等不過久
假不歸之業。惡知非已有也。前唐縣丞查過數
四十五頃內。惟趙學佃林地五十畝。混賴屯糧。
後各旗咸證廟田是的。學已免服無詞耳。照各
佃不法。本當逐名追求。姑念人衆。不可勝誅。且
中間逃故不一。惟摘源總小旗并侵占盜賣數
多之家。同擬查有祖賣而今值其孫父占而適
當其子。終與盜賣侵占之人有間。若一槩如律
定擬。似難以服其辜。合無姑擬。不應分加責治。
亦可懲一儆百也。各個見今照前納租。其趙學
隱占前地業更三立審。俱故絕租銀。免究斷令
學等將地還廟。仍令各照地數承種納租取供。
問擬趙學等有力納贖。王賓等無力的決金清
出新廟戶楊汝清等六戶冊送到府。嘉祥縣將
查出樂恩孔吳會等原種狼山屯等處林田地
拾頃。送廟供祀。稅糧除豁。查有先撥與會廟開
荒地十頃。本官退出吳德運等見今承種。免其
納穀抵補樂恩孔等稅糧等情。連人申府。樂恩
孔等各又不合不肯退地。連名捏詞告府。又舉
行該縣查明回申前來。并提學等一千人証到。



官該府盧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趙學、薛棟與嘉祥縣樂思孔等各奸隱占盜賣既經各驗查明退地各擬杖懲不在。再照嘉祥縣樂思孔等所種林田該縣先已均報稅糧今已退出送廟地糧應該除豁該縣議將先撥與本廟開荒納穀地十頃本官退出吳得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穀就將此地抵補樂思孔等稅糧其所欠廟戶行令濟寧等州縣查明另日回報。蒙將學等取問罪犯一議得各犯趙學、樂思孔等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

大誥戒等各杖七十俱民審。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知府盧行。

戶役

國朝

世宗嘉靖十八年給廟戶十四戶以供洒掃嘉祥四戶濟寧三戶汶上一戶鄒縣四戶鄆城二戶後以曠襲日久各戶散應民差

神宗萬曆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疏請於

朝增給二十四戶嘉祥縣四戶濟寧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比照顏孟二氏

尙少二十六戶以待附近州縣審編另行續補

熹宗天啓五年山東撫臣王准撥汶上縣五戶

張棟等東平州四戶李學耕等各給帖赴

廟供祀

崇禎八年宗子博士曾弘毅具呈

撫院請補前數蒙准撥汶上縣附近八戶王都等各給帖赴

廟洒掃

國朝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方大猷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故廟戶專供洒掃而有司一應雜差自不報復。

更正紀典

國朝

順治二年。汶上知縣連惟明。將三次撥給廟戶共十九戶三百七十餘丁。盡入汶上民籍。派徵丁糧者。歸私囊至。

順治三年。宗子博士會開達。面向兗州府。

仁明知府陳親講。蒙行票汶上。時。通知縣已經上臺訪實。奉勅離任。後係新任。

果公查明。照教造冊。一併撥回。仍供。

廟祀。又至。

順治玖年。汶上縣大惡孫學孟。假名公直。混亂廟戶。宗子博士會開達具呈。

撫院耿。蒙批兗州府牒。送本府與兗同知趙善理。

兗州府與兗同知帶管糧馬塩捕事務趙。爲剪蠹救民除害正典事。蒙。

本府牒蒙。

撫院耿。批。據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呈前事。呈稱。竊照積年蠹孫學孟。假冒公直之名。把持一縣之事。匪罪彼籍。被害多家。乘能。

文清地編丁之機。使奸橫官。竟將 歷代。

欽撥廟戶三百七十餘丁。暗編民籍。以希詐騙。竊即持誌捧冊。對伊理論。豈意目覩王章。虎惡萬。

狀。辱罵百端。唐之龍證。雖係世官。尚痛受莫報。伊惡縱橫。復詐孫然等六百餘金。切思千百年。

先賢之血食。伊敢克行中斷。數十朝。

皇恩之大典。伊敢力爲竊奪。狼貪積害。肆吞叢冤。權奸滔天。下屬莫禁。爲此呈乞。

老公祖垂念賢裔。恩憐殘黎。准行親提。依律懲剪。庶祖祀血食不絕。一縣人民獲生矣等情。開。

單具呈。

本院蒙批。仰兗州府查報。單。并發批。行到府。抄詞轉牒到廳。准此。行汶上縣。展提去後。據該縣。

回稱。首犯孫學孟已死。止將見在陸奉齋。提解到廳。逐一研審。據抱呈族人曾承先供稱。

始祖大賢曾子。原有。

歷朝欽撥廟戶誌書。冊帖可憑。被孫學孟詐騙不遂。膝膺肩編。汶上民冊共一十九戶。彼時孫學。

孟坐落陸奉齋家。奪去人戶。陸奉齋盡知等情。據此。又寄。據陸奉齋供稱。孫學孟在日。係汶上。

縣公直奉行查地編丁。他役時委將會廟戶人王化蛟、趙萬等一十九戶、肩編爲民。小的不計約數目、有汶上冊籍可查、原于小的無干等情、各供在案。從此看得孫學孟縱橫一方、復貪成性、乃汶水之老奸也。前因查地編丁、渠以公直爲名、詐騙多家、賤私開記、如大賢會于祀廟戶人乃

歷朝大典從來有之、不獨一朝然也。何物學孟、緝詐騙、未遂彼欲、竟將廟戶王化蛟等一十九戶、廢入民籍、不惟戕害祀典、抑且紊亂版籍、辜何能盡。學孟遺死、此亦天厭其惡耳。學孟既死、款軍難以懸坐、審將廟戶、查照會氏誌書帖、拏出歸廟、以全血食、似屬妥便。但係

憲件、非本廳所敢擅斷也。擬合具由連人膝解、爲此合牒

本府審奪施行。

兗州府知府傳 署得宗聖廟庭

欽據佃戶誌帖冊籍有據、何物孫學孟、以查地丁爲奇貨、竟將廟丁造入民冊、擅紊祀典、是以會氏有此鳴也。及查學孟軍款種種、法應重治、但

尊由自作、早登鬼錄、似免窮究。寄陸奉警、事無干涉、姑開一面。至於原撥廟丁十九戶、王化蛟等、合候允日、仍歸本廟、以供祀事可也。既准該廳詳議前來、似應俯從允轉、伏候

憲臺批奪。

欽差巡撫山東提督軍務兼理官田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耿 批孫學孟既登鬼錄、陸奉警姑免窮究、王化蛟等一十九戶仍歸會廟、永遠祀典、欽此。



戶部准免廟佃二戶差徭

兗州府爲懇乞仁恩垂念先賢俯全祀典事。本年七月二十八日蒙

分守東兗道副使李憲稟蒙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憲牌前事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張咨內開該本部院會同總督直

省部院張省得顏曾孟三聖後裔乃

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戶佃戶優免課差以

供灑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曾聞達具呈請免廟佃二戶課

差差徭。據查既有舊例可循似應准從以示隆

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既經該司呈詳前來擬合

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請查照明白。稿酌咨示施行等因。到部

奉批司查例送司奉此。查得曾聞達具呈請計

廟佃等戶課差。本部隨於順治七年四月內移

咨直省總督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覆第

四氏廟佃人戶既經督撫確查各據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既有定例准行隨

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施行。准此擬合

就行爲此票仰該道查照咨文內事理一體遵

奉優免施行。案此擬合就行爲此票仰本府官

吏查照咨文內事理一體遵奉優免施行等

因到府案此又兼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符什案

撫院夏准

戶部咨同前事案此擬合併行爲此帖仰本縣

官吏照依咨帖內事理查照遵奉優免施行

先具遵依報府查考毋得違錯須至帖者

順治捌年捌月二十日典史李選壽

戶部二次查免族人廟戶禮生差徭

兗州府爲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隆恩事奉

布政司劄付蒙

撫院耿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

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曾聞達呈前事
內稱切職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禁行蠲免其例已久自表

朝定賜給恩倍渥具呈

貴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舊例優免在案詎料

該州縣書吏違憲檢案不行將職族戶人等併

廟內禮生一槩派擾伏乞

准行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街結而先祖在天亦冥感于

默默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

東撫查免送司奉批案查先賢後裔族戶禮生

一切雜項差徭嚴行蠲免業經移咨督撫轉行

在案今據博士曾呈請該州縣書役檢案不行

仍復擾及等情具呈到部相應移咨東撫嚴行

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行送司奉批相應

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撫院煩爲查照申飭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

合就行爲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

查照嚴飭施等因到司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備

仰本府官吏遵照咨案內事理查照嚴飭施

行等因到府隨行該州縣去後今又據博士顏

呈同前事呈乞行文各州縣再加嚴飭等情到

府擬此合照

戶部明文再加嚴行申飭爲此帖仰本縣官吏

查照先今咨案劄帖內事理再加嚴飭施行違

具遵依報府查照毋得違錯未便預至帖者

順治拾叁年柒月 初柒 日 典吏 缺



禮生

萬曆

萬曆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
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民間
遴選俊秀子弟除去民儒在廟執事。

水田

嘉祥縣境南旺湖有魚生蓮藕芡菱等物于
熹宗癸亥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具呈乞討水田
以供春秋祀用。工部尚書姚思仁代為題
請准給水田叁拾頃永供廟祀查給小甲王加
猷等領種。

校記

①「施」下當脫「行」字。



藏書

孔聖志卷之七

游學呂北解重修

桐鄉顏俊彥

曲阜顏胤紹 奉考

兄呂維祺

男呂逢時 續次

事蹟志

叙曰宗聖所以載道也言行不載祇一諸孫書耳大學孝經專新服佩無庸錄矣其餘散見諸書者嘉言懿行所解章程擇百一而列之全附以尚論之語固以示景行亦以迺賢範也故有事蹟志。

遺事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背衰孝不能備於是援琴鼓之曰猗猗歸耕兮安所耕歷山兮盤桓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因著作既成延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纓單衣向北辰而拜

曾子耕泰山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莫知所兆作殘形操歌曰有猷維狸兮我其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首不知吉凶何為兮覺而坐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歸問母母曰思爾嚮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以參方到母即以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

母。母曰：客來欲去，吾搥臂以呼汝耳。

曾子居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曰：曾參殺人。曾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曾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操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歷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孔子聞之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警蹕，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搥立而不走，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大是乎？

曾子仕於齊，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齊嘗欲聘于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縣君聞之，而致邑焉。因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

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皴，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

魯人攻鄭，曾子辭于鄭君曰：請出。寇屢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數其罪十，而曾子之所諄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之舍而迎之。

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趨利不仁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諷過之色，釋瑟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曲，奮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爲會，狼邪僻，不亦宜乎？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鄉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麝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蔡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蔡烝小物耳。吾欲使之熟。而不用吾命。況人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經良久而後蘇。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挽車不入。

曾子倚山而歌。羣鳥下翔。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留臂而盟。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

曾子耘瓜。三足鳥集其冠。

曾子攀柩車。引轆者爲之止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圍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惺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格言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學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與。

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恒恒行，無求數，有咎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矜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

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反已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誦，嗜慾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弗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強，亦可謂弁民矣。

言不達，身言之主也；行不達，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

人言不善而不達，近於悅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之言善而色惡焉，近于不悅其言，不悅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爵不辭聲、鐘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各隨之。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與其二、見其小、與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居其位而不瀟、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

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及諸人、豈不迂哉。

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達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一善、若已之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夫子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也。

卿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能親也。是故君子之卿足以交驩、莊足以成禮而已。

人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視其庭、可以搏鼠鳥、能與我歌哭。

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

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從之衆、則得而使舜惟仁得之也。是故君子持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中、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殖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懷也。去之不謗、就之不疑、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一作無私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惕懼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獨立而好僮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耻、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

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履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與仁矣。嗜酤酒、好詭歌巷遊而鄉居者、吾無望焉耳。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卽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僇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與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德而受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官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



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官中靡靡。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於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忘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鐘而不薄。吾心悲。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燕。不如雞豚之建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建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傳嘗百乘。然猶北面而梯位者。非爲賤也。悲不建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悅親也。行爲可見。所以悅近也。近者悅。則親遠者悅。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身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蓐。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彩。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

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飭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

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車亦不馮。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違之中。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與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倖。孝子游之、暴人遠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臨焉、祭祀則蒞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謂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謂其近於兄

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二樂、鍾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

曾子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數乎。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塗有險道、修衢達矣。今知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開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二意、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也。



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享熟糗簋。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爲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齋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見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

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誨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禮有三義。知之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氣不作。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掩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仁義禮樂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



偏則風、懼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毛虫毛而後生、羽虫羽而後生、毛羽之虫陽氣之所生也。鱗虫鱗而後生、介虫介而後生、鱗介之虫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何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虫之精曰鱗、羽虫之精曰鳳、介虫之精曰龜、鱗虫之精曰龍、倮虫之精曰聖。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鳳非梧不棲、麟非數不止。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教、以察星辰之行、謂之曆。載十二管、以察五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祀以爲民望、治五典以別親疎、和五穀之樂以道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特羊曰太牢、大夫之祭特羊曰少牢、士之祭豚曰饋食、無祿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於是有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

善否治亂之所興作也。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人之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情、孝棄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於諸侯、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觀吾子、有傲世上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未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恃、若一體然。天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

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吾下、不自貴人將吾賤。舜禹折讓湯武用師、非故相違、乃各時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焉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踬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祭之、山見富貴之樂、又祭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官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宗聖志卷之七終

宗聖志卷之八

湖鹽呂兆祥重修

曲阜顏伯偉 參考

顏紹統

兄呂化霖

侄呂本南 編次

事蹟志下

叙曰、道本一我、功有傳約。宗聖言行、自大學、學經而外、如魯論、家語、大戴諸書、所載洋洋纒纒、何非章程。然要而論之、不過反身循理、純孝養志。而其尤要者、則在誠之一字而已。故希聖者必循其要、論世者貴擬其原。

尚論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失四德者也。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莊周曰、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又曰、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智也。

陸賈曰、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于糜粥之間、行之于衽席之上、而美德重于後世。

桓寬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加



曾哲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父母也。

又曰。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班固曰。王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徐幹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厭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

又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項言曰。聰明人學。易會亦易忘。如鍼刺鹽醢。孔小隨合。故師也難。與金爲仁。愚全人學。難會却不忘。如棒鑽牛皮。孔大難合。故參也竟以魯得之。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

又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學可見。惟曾子。

又曰。顏子。庶幾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個誠篤。語曰。參

也。舉聖人之門。如子游。子夏之文學。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其道者。乃實魯之人。只要一個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實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又曰。曾子易實之際。志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地氣象極好。被他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

楊氏曰。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受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寢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然高。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



之傳。雖然，但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不弘毅，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于思、孟子，其傳承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禪，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定規矩，故後其無傳。

又曰：魯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弟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之為人，敦厚實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久而得，以開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

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嘗下見處甚高，做處却又欠。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教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

又曰：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

東萊呂氏曰：易簣之際，生歿變于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又曰：曾子以戰陣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舅，正曾子之所以爲孝也。

又曰：夫子之門，自有相法，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爲動容貌之論。

又曰：顏子之後至，不爲懼匡，曾子之避冠，不爲畏趙，皆止其所止而已。

陸象山曰：伯魚歿，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于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

又曰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

楊誠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爲學道其庶幾乎。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于吳曾參以孝稱于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落如參辰相望矣。

屏山劉氏曰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于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燦然明白蓋曰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放手足則見于戰戰兢兢之時發誓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于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于昭昭者孝之名也謹于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

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矣豈有毫髮疑猜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西山真氏曰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于前不苟息也悟一貫于後不苟止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六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諸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旣放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隔生執燭者之言卽不安于大夫之簪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于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

又曰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醺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

力。

又曰、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于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恤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不勇之非孝也。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爲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以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主聖人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善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爲、蓋其弟子號之云耳。

薛文清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幾、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高氏子畧曰、曾子者、曾子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請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天淵、已見于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禱于小戴禮、畧無少異。是固後人撮拾以爲之者歟。劉中聖父子癸漢七略、已不能致辨于斯、况他人乎。

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是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避、易者不從、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質諸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之費耶。予讀先太史記註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與、晉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晁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其書二卷、舊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八篇、視隋二目一篇、考其書、曰已見于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繆誤爲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纔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

周氏曰、曾子一書、議論縝密、又過于荀卿。蓋戰國時爲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述謂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



論而何以爲難。何以可免。聖門家法。無此語也。陳氏曰。凡十篇。其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註。

朱景濂曰。曾子書。參所傳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以八篇矣。其書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世之含澤也。傳有云。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又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又曰。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于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其大勇矣乎。

曾點

家語云。曾點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檀弓云。季武子寢疾。及其歿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呂氏云。曾點使參過。期而不至。人謂點曰。無乃

長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夫存。安敢畏。春秋時。有

溫姓者。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源之學。曾點

嘗學焉。冠從之遊。資其麗澤焉。按此蓋沂。沂水。而富而之。

沂水。而富而之。

鄉氏曰。三子言志。似實。曾氏似虛而實。有勇知

方。章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

何時可到乎。不若春服既成。更無等待。故無所

擇于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于時者。始可語

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

又曰。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

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又曰。曾點見得事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

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

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又曰、曾點有康節的意思、將那一個物玩弄。

又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因其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做堯舜事業處。

又曰、曾點開闊。

又曰、曾點不會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狂地、今日也浴沂咏歸、明日也浴沂咏歸、却做甚磨合殺。

王陽明日、鏗然會瑟春風裡、點爾雖狂得哉。

曾元

公行子之之燕、遇元於途、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危之虜也。不憂其係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



曾申

曾申問于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伸道，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而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于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縣也。』」

校記

①地：當作「他」，見《二程遺書》卷一五。

②魯子：當作「曾子」，見四庫本《朱子全書》卷五

二。

③隅生：當作「隅坐」，見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

五《弘毅堂記》。

④難者避：宋高似孫《子略》卷一作「難者不避」。

⑤夫存：《呂氏春秋》卷四作「存夫」。

宗聖志卷之九

海豐縣志

孟弘舉 參攷

孟開玉

兄呂一經

男呂逢時 編次

藝文志

敘曰、文以載道、文至聖門極矣。錄藝文何、亦為道也。以故章奏之敷陳、記敘、書傳、祝題、碑贊、紀時事、關幽光、體例既殊、作者隨異、其所以為宗聖之道均也。工拙無論焉。觀斯編也、可以戴君恩、可以追祖德、固其裴聿念之資、而觀感思齊、亦景行之一助也。詰胤來學、尚有賴哉。

奏疏

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請採訪曾子後裔疏

奏為崇植先賢系胤、以隆

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准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源淵、掃百家之蹊徑。攷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伯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于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說、篇中



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迺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大子顏子躋于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間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襲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攷之

春秋之時莒人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魯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魯莒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延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

不知錢宏當時何不

請於

朝而復使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廟于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也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

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

聖駕臨幸國學躬身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

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己乃敢陳其愚見仰冀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

蒙乞

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

聖裁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覆題採訪曾子後裔疏

題爲崇植先賢系胙以隆

道化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顏孟二氏各得世襲翰林院博士一員以主祀事惟曾子之後不沾一命之榮一節。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子孟子同功號曰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

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合無恭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官親臨該縣查訪曾氏子孫詳攷歷代支系之真。及正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訪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會同縣學官吏師生并年高父老



儒藏

遂一詢問、務求的係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

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立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輩、聲布兄弟、並顯於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氏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今無仍通行天下、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

聞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夤緣爭訟之端。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真源芳胤、以承大賢之澤、以應

聖天子之所敷求者矣。奉

聖旨、是。

史科給事中李盛春奏劾冒襲疏

題爲儒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臣惟大聖大賢之後、國家特世廕其官、以配守廟墓、重儒先也。官必嫡襲、嫡絕而以次支及、大都必勘結詳明、族屬平服、永無爭議、乃許襲之、防詐冒也。庶典所關、法例具存、雖有人奸巨猾之徒、通賄營求、干權鑽刺、誰得而素冒其間者。乃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近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友、朦朧冒襲之弊、則大有可議者焉。臣待罪該科、職司糾駁、偶有賄聞、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八月十七日進科、見有原任博士曾質粹孫曾繼祖投揭一書、名曰叫天錄。至九月初一日、哀亦投揭。次日接到繼祖一本、奏乞天恩懲冒襲、正苗裔、以昭國法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臣恭得奏揭事情、詞、竊謂曾參之後裔、今是何嫡支、繼祖應否承襲、自有譜系可查、未敢妄擬。姑就二此所揭、以理法質之、則襲之襲有可議者五。揭稱、曾參原籍山東至十五

世孫曾棟舉家遷江西居廬陵諸郡嘉靖十三年

世宗肅皇帝過求天下質粹始自江西保送承廢博士當是時查衮業已爲永豐縣學生員矣果使係嫡卽宜應訪告明本省衙門起送胡乃與伊親兄曾嵩於提學副使徐階考審時俱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且結送質粹赴部奏准顏孟二氏例世襲翰林院博士夫衮不爭於質粹未受新磨之光乃閱二十年餘而後捕爭於其孫繼祖則當時觀望彈遷之意與近乘機冒襲之情概畧可見此大可議者一也衮揭質粹原係支派借襲而繼祖則謂曾氏故無博士自質粹始臣愚以爲凡始受廢之人卽異日子孫世襲張本况儒廢美秩誰肯安心借人使質粹以支派冒襲就當於其存日告爭若今繼祖奏結事體然何故嘿嘿至其沒後而始爭襲之也又使衮果當襲其子貢具奏時該部何以參看曾衮應貢來京意圖爭襲似難憑信等語夫該部之批參想緣違例遲難而始襲顯然冒爭此大可議者二也儒廢

熙朝重典比別廢不同而曾氏系出山東江西必當取兩省勦結二氏合族情詞乃爲無弊據揭衮素行江西而不行山東專取親屬保結而不同質粹一支對理則偏徇之情難憑膝臙之弊莫掩此大可議者三也廢襲之法嫡絕次承兄終弟及例也繼祖揭衮見有親兄曾嵩而衮揭不辨則嵩在可知卽衮支當襲前此曾嵩應貢時嗣不奏襲博士而甘選永淳縣訓導廢不先親兄而遽及弟弟及承宗廢而顧違兄兄弟之倫廢嫡次之序消此大可議者四也廢必嫡且賢衮之是嫡與否未知也若以大議論之臣讀曾子誠意章以無自欺爲訓及論齊家則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若衮非嫡冒襲則自欺其心又欺其族又欺其兄悖祖參無自欺之訓矣偶劫爭而寡恬遜悖祖參一家讓之訓矣再考曾參易簣一事竊歎古大賢雖死猶不失正乃事親則惟養志其作法垂訓類如此衮襲非其正逆志決不欲也以之祀守廟墓肯歆其祀而靈安地下耶此大可議者五也衮儒先之後業儒者類多懷及鳥之情以故該部止據該省衙門勘



結題覆奏幸得襲今官臣何獨敢背責爲也。但以襲歷必須正當。

恩典豈容詐冒。一有詐冒卽再易之不爲嫌。要於其當使不可爭。若哀冒襲而不行參究恐將來觀覲之徒未必不比例奏擾之紛紛也。參照博士曾哀叨賢裔行埒市徒安土憚遷初已無追遠之念乘機攫奪繼乃萌穿窬之心。越次以襲官故爲不弟構爭而冒襲似屬欺公。卽其老猾以徧干顯是僥倖而苟免所當參究以警詐冒者也。伏乞

皇上察果臣言有據

勅下該部卽行山東江西撫按復令所屬司府縣學衙門虛心秉公毋以近經題哀爲嫌務查曾氏族譜拘集合族二比對理取具三氏并各干公結實實應襲嫡支送部另題請奪庶世襲永杜後爭恩蔭不致冒襲。雖所謂愛禮法卽所以愛先賢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不息等參劾冒襲題爲違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臣等竊惟治道以崇儒爲重。人臣以君命爲尊。始封已完。奚啻左券。弗可易也。豈意紀綱大明之時。而有此覆盆之冤哉。臣等待罪該科。誼不容默。謹以耳目所聞見者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先賢曾參。山東嘉祥人也。其孫曾據。因漢末兵亂。携家過江。寓江西之豫章吉陽郡。迄今二千餘年矣。幸荷

世廟憫念斯文。崇重祀典。以曾子與顏孟同而廟祀與顏孟異。是以嘉靖十三年間。禮部移文遍求天下。但係曾氏子孫。雖極其疎遠。有可徵據者。亦在所求。臣等仰思

世廟推恩之意。爲曾氏世代綿遠。但得曾子之後。可以奉祀之矣。此時曾質粹。曾嵩。曾哀俱在也。哀嵩若於世代爲嫡。自當慶此遭逢之非偶。而

上應

君命除墳廟矣。何徐提學而勸之。則曰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夫果曾氏之嫡也。何爲不願北耶。當

衰而果不欲北也。則於

君命祖塋若秦越相視。邈不關心。而倫理恩義咸泯絕矣。獨曾質粹首承禮部訪求之檄。資粹江西起送之文。破家北遷。間關赴部。遂奉

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大哉

皇言。不惟表章先儒於既往。又杜絕爭弊於將來。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質粹之前。未有博士也。仍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也。擬之建國封侯之例。質粹卽始封之君也。苟非自羅重罪。雖朝廷亦不得而輕廢之也。況其他乎。豈期巨奸如曾象者。恣錢神之賄屬。肆寶鬼之幻術。朦朧冒襲欺

君背

旨。其罪有可勝誅者哉。夫象。高之弟也。尚尚不可。况況象乎。象罷官也。未官已不得襲。况繼官者乎。背祖而不果北徙。非孝也。背

命而爭奪職官。非忠也。不孝不忠之人。而濫列儒官。不惟無以示風化。卽使奉承曾氏之宗廟。臣

等不知守正誠確如先儒曾參者。肯享其祀否耶。坐視於質粹未命之前。而恥浩蕩之鴻恩。攘奪於質粹既沒之後。而遽已成之

明命。若哀者。誠奸巧之尤。而取用之甚者矣。如天理人心何哉。臣等以爲

明旨未下之前。則庶不可以先嫡。

明旨既下之後。則不願北徙者。又安得以奪始授君命之後乎。自

明旨一下。而不願北徙者。雖嫡不嫡。况世代寥遠。其所謂嫡庶者。又非明有徵據者乎。彼文書私

約。不過捏寫以欺罔

天聰耳。卽使果有之。亦不過彼此私情。敢與

君上之明旨抗耶。不以

君旨爲可據。而以私約爲足憑。不以不願北徙之

情爲實案。而以酬勞爲辭。諸臣之勘之覆者。皆

非也。臣等咸不敢苛論矣。萬曆元年八月間。科

臣李盛春日。賄哀等之爭辨。深恨曾哀之奸邪。

具疏上。讀荷蒙俞允。臣等此時惟知以查質粹

之子孫應襲者爲是。而獨勘曾高之子孫應襲

者爲非。夫何部議未定。舍其是。從其非。致使曾



質粹之嫡孫曾繼祖抱膝冤恨、籲天悲號、凡有
人心、不忍聞見。豈宜湛恩汪濊之時、而乃有此
向隅之泣耶。臣等以爲繼哀之是非不待辨、而
繼祖之子與嵩之子、其承襲亦不必辨、唯於
世廟聖旨定之矣。如官在質粹世襲在質粹、錫之
于

天子者、自當傳之于子孫、孰得而奪之。奪之、即背
違成命矣。今日哀旣可以奪繼祖焉、保他日無
奪哀者出乎。爭者藉藉、論者紛紛、是

朝廷之命、而視世爵爲奇貨、不亦上違

世廟之殊恩、下亂先儒之廟祀乎。近聞江西之勸
又有以曾嵩之子樞承襲者。夫曾哀旣革、而以
嵩子承之、是哀之好不幸而不得行于身、猶幸
而得行于姪、何異于蠲斷之登而揚州之鶴耶。
其于

世廟明旨、均爲背矣。伏乞我

皇上勅下禮部、從公覆議、務遵

成命、勿泥前輒將曾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
曾哀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其違

命冒襲之罪、庶

恩命出自

朝廷、而奸偽或有所懲矣。未

聖旨、是。

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劉光國等參劾冒襲疏

題為懇乞

聖斷。臣等先賢廢襲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臣等近見江西巡按御史燕儒官具呈都察院為儒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先該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題前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據今御史燕儒官勘得曾嵩仍不願北遷欲讓弟曾良。所以立嫡之義要將曾嵩長子曾樞起送襲職等因。臣等查得本年五月內有山東兗州府濟寧州嘉祥縣已故翰林院博士曾質粹孫曾繼祖奏為奸謀滕越冒襲懇乞

天恩洞察行文查勘以歸正廢事。奏

聖旨。禮部知道。及繼祖亦通揭到臣大略謂伊祖曾質粹於嘉靖五年間自江西徙家山東依奉曾參嗣墓向以衣巾奉祀。至嘉靖十八年蒙世宗皇帝特恩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至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繼祖承

重接喪丁憂兼以家道窮迫遷延未得請襲。嗣被今襲博士曾良誣奏自稱係曾參嫡支滕越襲職以是不甘哀鳴求辨。臣等竊惟表章先賢帝王盛節自曾子之後百千餘年子孫混跡紳野無以自見一旦求其入命之官以主祀事右文教於一時慰賢靈於千古。

聖朝重道崇儒之意超越前代其典誠至重而其恩亦至渥矣。乃今使敦故首事之人既蒙恩而中絕實緣奸巧之徒得攘竊而行私有乖公道亦負國恩豈不為

聖典之累哉。臣謹察之輿論簡之老牒其事之始終歷歷可指請得而質之。伏聞嘉靖十二年間該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顏鼎臣奏奉

世宗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遍求天下以繼宗祧。當時止以得人為幸固無擇於所謂嫡與支也。彼時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嵩曾良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



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乃於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未襲。哀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遂動魚稅之念。具本奏下禮部。先被參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攸縣知縣。以賍敗官。遂挾囊金大肆營求。欲爲子孫立千百世之基。輒得臚臚替襲前職。此於事體人情。其果順耶。否耶。夫當禮部訪求之時。事固未定。哀懷觀望。不欲應其求矣。衣巾奉祀之時。哀簿之不爲。羨心亦不萌矣。質粹未死之先時。無可乘之隙。哀又不與爭矣。及乎世官既得。質粹已死。欺繼祖之孤弱。攘其臂而奪之。其於天理人心。又果安耶。否耶。夫以曾子距今。世代濶絕。中間統系既以不明。宗派亦恐難據。其爲嫡也。支也。蓋亦不可憑矣。卽如譜系果明。曾哀果嫡。則當追念遠祖。先質粹而來可也。乃云不願北徙。兄弟一詞。是忘本始矣。况幸遇我

世宗皇帝。舉千百年之曠典。爲人後者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也。尚恐不副其望。格之猶不來。是

忽君恩矣。哀之設心如此。卽使其爲真嫡也。而義亦非嫡矣。前此則憚遷。今日則爭襲。哀亦非欲爲曾子後也。爲世官也。是使曾質粹數十年之勤勞。祇爲曾哀漁人之利。

聖朝千百年之盛典。祇爲曾哀壟斷之謀。其薄惡之行。鑽刺之神。人人知之。無不唾且恨者。儲臣亦榮矣。世官亦重矣。可使斯人竊而有耶。賢哲之後。旣以崇德。亦以象賢。哀以行險僥倖之徒。是可以求明德守宗祀耶。又查得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哀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及查禮部移都察院咨。止云轉行撫按衙門查審曾嵩如有子孫。明白開報。合其世襲。若果嵩後無人。方許曾哀承襲。夫止言曾嵩。曾哀子嗣之有無。而不言曾繼祖。曾哀爭襲之是非。是以御史燕儒宣止於據咨回覆。不爲併勘。與原題之意迥不相同。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咨文又云。質粹以昔年族衆推往山東。追訪墳廟襲職。一代之後。仍歸嵩。哀嫡。曾子孫見有私約可証。則質粹以支授。原爲酬勞。似

又不通之甚者。夫質粹之始棄家而東也。能達知

恩。恩之可以得乎。假如

聖朝無此特恩。質粹終身不得。果誰爲之償其勞乎。且

聖朝之有是命。爲其爲曾參之後。非爲質粹之勞也。衰欲質粹任其勞。已則享其逸。且以明聖褒賢之典。爲一已酬勞之具。是謂有君親之念者乎。質粹親受

世宗之命。旨云。仍與世襲。世襲者。與質粹之子孫也。不以成命爲可違。而以私約爲可據。不責之大義。而曲徇其私情。此又臣等之所大惑也。卽如私約可信。亦必兩詞具奏。然後可耳。乃止取江西結勘。而山東竟無隻字。其故何耶。詳詳求通屬悖謬。衰之責緣担舞。豈可見矣。臣等愚昧。切以質粹未膺爵之先。豈惟嵩。衰與凡爲曾氏之裔者。皆可得也。質粹既膺爵之後。受之朝廷。傳之後裔。質粹之所有。嵩衰惡得而奪之。此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徒取諸此。以與彼抑何心哉。臣等特罪言官。職司糾察。如奸不摘

則僥倖獲免。有冤不白。則善類將泯矣。非所願奉

陛下法也。矧褒崇賢哲。本欲維世。而濫及匪人。反以容奸。其於世道民風。關係匪細。故敢不避嫌愆。披瀝

上陳。伏乞

陛下禮部再加議擬。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將曾衰削奪官爵。命回原籍。仍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博士。永杜爭端。則公道明而人心悅。先賢地下之靈。亦將感服

陛下大公至正之恩。於無窮矣。懇乞

聖斷。垂正。先賢廢襲。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覆請改四氏學疏

題爲巡歷事竣敬陳補偏救弊之畧以備採擇事。該山東巡按御史毛在題前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議各道之分任九款係隸各衙門掌行所據事

開

兵制內一款賢裔之均收相應酌議開列上請

聖裁定奪恭候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一開賢裔之均收前件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裔亦以胥教誨而有才俊也。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曾氏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靖年間奉

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雖子孫微弱尚未著行但均係先賢之後教養作興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毛在條陳咨吏部知會並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曾氏子孫果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其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于遇有

朝廷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

庶

聖恩普照賢裔均沾其于崇儒重道之典益復增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

曾于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自是奉
請祭田疏

奏爲懇乞

大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祖以
來世爲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據丁遷葬之亂
遠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卜居於永豐縣。捐棄其
廬舍。元祀不絕者。蓋如綫耳。以故祭田佃戶一
概遺失。恭遇

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念前賢。俯詢宗派。
詔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仍世其官。
尋蒙大學士顧鼎臣請

旨遍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請應

詔。接據山東江西撫按等衙門覆勘。同送荷
特恩。准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例。撥
給祭田佃戶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賢之裔。久
栖遑於異土。艸野之賤。驟授職於清華。蓋千載
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轉行該府州縣撥開。不
意臣祖質粹卽世。臣父繼祖復爾。表明遂致遷
延。月久。未蒙復額。及臣承襲。尚未奉討。竊念臣
以流離之子。幸得承先世之冠裳。竊秩林之俊

彥。拙分自維。亦能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但臣
祖曾子其有功于聖門。既與顏孟相同。臣今承
襲。其受職于

天朝。亦與顏孟無異。

陛下崇德報功之典。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豐。首
于其間也。乃二氏子孫久沐厚典。臣尚未需實
惠。且春秋二祀。殊乏遵豆饗簋之品。老稚數口。
實鮮兼康薦歲之需。是以罔避自陳之嫌。敢哀
鳴于

君父之側。伏望

皇上憫念先賢。

勅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體題覆。撥給祭田佃
戶等項。庶臣供祀。俯仰有賴。而臣祖參泮
恩寵于九原。爲益深矣。臣不勝籲天待命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宗聖志卷之九終



宗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奏爲詐冒欺爭抗違

明旨懇

恩乾斷寃勘正法以彰

國憲以隆

皇恩事竊惟

國家特隆聖道嘉惠賢裔甚

鉅興也恩重始封以傳子孫至盡一也臣在籍忽

接邸報有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詐僞生員曾益

一本爲衆賢嫡裔宜清等事意欲冒充嫡派真

說鬼說夢矣伏思益於崇禎二年獻賦臣已知

蓄有異志業經科參奉

旨切責時臣父疾篤無暇糾參止具公揭投部科

衙門令自警省臣可相安於無言矣不意狡謀

欺冒愈甚臣謹摘其欺罔姦僞顯著者爲我

皇上陳之據益稱益祖南明係嫡裔居紹毛知府

有勸結起送益祖赴京乞表忠節等語不思臣

以參居武城至十五世祖據避新莽遷江右廬

陵諸郡嘉靖十三年

世宗肅皇帝徧訪曾氏子孫於天下五十九代祖

質粹始携譜江西保送應

詔江右山左兩省查勘至十四年始給以衣巾主

祀益祖赴京何不具疏辯明嫡裔以正承祀而

止乞

恩表忠節耶豈表忠節更要於祀宗聖祖乎益稱

質粹祖初與曾守仁爭襲許祀田均分襲後背

約等語不思嘉靖十八年始襲博士初授官未

授田也延至臣父承業襲職於萬曆十七年比

照額孟例討給田戶十九年戶部尚書石星題

覆當日無物可分有何背約乎益稱致曾守仁

許告巡按御史劉璉覆劾臣祖冒襲

肯下逮問等語不知此非守仁許臣祖質粹之事

乃臣祖繼祖許曾衮冒襲之事也非巡按御史

劉璉乃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劉光國等題爲懇

乞

聖斷亟正先賢廢襲以懲姦倖以明公道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又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曾官劉不

息李盛春等題爲違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內稱將

曾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曾衮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其道

命冒襲之罪奉

聖旨是三疏并部劄等證而益何造言肆詆乎益稱所憑者歐陽集蘇轍集紹興誌蘇轍集止論萊蕪祖宗聖祖道統未及世系至歐陽與曾鞏論氏書則聲與南明俱非其後矣且襲封之初與袁爭奪之時及未獻賦以前不言而直至今言之益之詐立見矣又援衢州婺源之例抑知孔氏隨宋高宗南渡建廟於衢州婺源原有朱熹家廟皆兩祠而宜紹興絕無廟貌而益何敢妄援以請乎臣祖已經查明至家五世累廟勅命兩取陪祀

賜第

恩監不一而足奚宗祀之靡定而欲發臣四江西則狡甚矣夫曾鞏以同宗冒襲尚加嚴譴况益全然假冒者哉始假獻賦為根基既收狡歸以爭冒究其意實在兩立微

國家濫額之恩真弁髦

明旨侮慢宗聖狡得姦貪不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世者也伏乞

光

勅下該部將曾益依律正法庶刁詐未杜狙豕增

皇仁浩蕩矣冒竇

天威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宗聖志

卷九

第二疏

奏為微臣世職久延謹述

先朝採訪勘覆始末仰祈

聖斷以懲詐偽以杜後爭事竊照臣於崇禎六年

五月間因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生員曾益冒認

賢裔希圖爭襲臣已具疏控陳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時自當靜聽公論

聖明裁斷但恐異日狡謀再肆曉曉臣謹述採訪

始末及註銷事件為我

皇上陳之先是嘉靖十三年禮部移文天下徧訪

曾氏子孫臣五十九代祖曾質粹首承禮部採

訪勘覆并江西保舉起送赴部奉

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

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

此時有巨奸曾袞朦朧冒襲禮部從公奏劾將

曾袞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冒襲之罪又萬曆元年八月間吏科

都給事中劉不息等題同前事乞將曾袞削奪

仍

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博士永杜爭端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祖孫襲職至今五世豈期又

有曾益朦朧冒認嫡裔昨崇禎六年八月內禮

科為按月註銷事禮科署科事給事中盧兆龍

等奏看得曾益所奏象賢嫡裔宜清等事宗聖

裔嗣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碍均應立案

不行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今公論已定自有處

分第臣

慶賀事竣例當

陛辭誠恐曾益盡工清客出入多門鬼蜮百端妄

營再擾以希僥倖臣不一言毀破則彼奸原既

在部雖經奏寢尚未除根終留他日起爭之地

懇祈

皇上

聖明

勅下該部將益原疏與臣疏從公覆止永杜後爭

庶姦謀不生而宗祀不致紊亂矣臣謹此具

奏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第三頭

奏爲姦冒聖裔紊亂典章營謀日狡敗肆愈橫懇乞

聖斷立賜剖決以懲詐僞以伸

國憲事竊照臣十五世祖據避亂江右至五十

九世祖質粹當

世宗皇帝咨訪賁譜應

詔部科屢駁非贗先准衣巾奉祀後始定封至諡

悉也嗣有同宗曾衮冒襲旋被勘劾竟蒙

旨褫奪准臣祖庭襲迄今爵承五世恩叨

六朝突有紹興曾益因同姓頗造狂誕崇禎二年

間假託獻賦少爲嘗試當被科臣馮杰奏益誅

冒幸得漏網崇禎五年間衮

奏爲衆賢嫡裔江清等事被禮部尚書黃汝良

察益姦妄立案不行卷照臣將益虛誣等情具

本控陳奉

聖旨該部知道益乘黃尚書回籍鑽幹行游第查

崇禎六年禮科署科事給事中盧兆龍等爲按

月註銷事查得曾益爲衆賢嫡裔宜清等事

宗聖裔嗣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碍立案

不行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臣因

慶賀入覲慮益神姦復具本爲微臣世職久延等

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謂益屢經科叅當知自歛

部司因浙文含糊無憑正行覆

奏聞益咆哮部堂凌侮司官部司遂復行山東

江西徹底清查益掃魑魅難逃電照去年十月

內妄奏爲聖裔最嫡已真等情實聒

宸聰且疏語狂肆不經其引據訪疏云如宋之曾

鞏曾肇曾布或爲曾氏後者此當時懸揣之詞

非的確之見也其說江西以曾嵩曾衮曾質粹

應召當徐提學面鞫時嵩衮各曰不願北徙是

江西未始以嵩衮應召也又說越以曾南明應

召

旨下客死益前疏何云益祖南明與臣祖質粹同

應召入都臣祖質粹受封南明止乞表忠節前

後異詞欺罔顯然况原無咨送錄錄又云益祖

志爲宋忠臣閔門死節宜宋優恤之表揚之又

何待於我



儒藏

朝。乃自爲吹噓。果係閹門死節。何以復有遺類。又說曾鞏世系譜散見於歐蘇文集。蘇止言道統。未及世系。歐且議鞏非曾子後。即歐蘇之文確有可憑。當時經手查勘。諸豈無見於宋史之足徵。而必取信於臣祖之末豈一譜也。其說臣祖以僞冒逮問。既以逮問。則有干

國憲。其何得受封主祀。况無紅水卷案可證。又詆臣祖子天孫。贅殘癘接踵。聖靈弗饗。夫人之天壽不齊。與世系之真僞奚關。且臣祖質粹承襲數載。臣父主祀四十餘年。

誥封累承。又何得謂聖靈弗饗。益之狂妄如此。臣

應候山東江西勘文到日。真僞自明。贅言。

但益姦詭愈熾。欺罔愈甚。勢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廼臣所奉者。

朝廷之

明命。所守者家傳之譜牒。臣所知者。臣祖質粹爲受封之始祖。臣爲主祀之嫡孫。益有何可據。翻六朝之定案。湫諸臣之叅駁。即益果係曾氏後裔。何益之祖父不言。益早年不言。獻賦時不言。直至今日言。豈曾氏今日始有嫡耶。部案科叅俱

在。臣部劄譜牒暨各省勘劄俱在。懇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會議。

先朝之封典應否變亂。久延之世爵應否姦冒。臣世守之譜與益臆造之譜。何真何僞。歷朝之本章與益雜引之外傳。何違何從。仍治其違。命冒濫庶賢裔以清。

國典以重矣。臣曷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山東勘結四文

嘉祥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吳道真、吳葵芳、吳兆璣呈爲實正賢裔以重

國典以明公道事。竊照嘉祥縣古武城也。曾子生居武城。歿葬城南三十里南武山。其子孫原無爵秩。至十五代孫據避新莽之亂。徙於江西永豐縣。幾千百餘年矣。父老相傳。每稱宗聖之無祀嘉祥者。予立南山之一丘。幸於嘉靖十三年。

詔訪天下求宗聖後裔。廼於江西永豐縣得曾曾粹以嫡派應

詔赴京。於十四年以衣巾奉祀。至十八年始襲五經博士爵。實粹傳繼祖。繼祖傳承業。承業傳子毅。歷四世三廩

誥封

所朝陪祀幸學幾百年所矣。前有曾家爭嫡派以錢神胃襲已至嘉祥諸生鳴鼓而攻之。科道亦疏而輩之。

聖旨凜凜至今可觀記也。竊思宗聖後裔未徙永豐之先其家譜縣誌明白可憑。

粹既應襲襲之後其家譜縣誌與前合符有何差與乎。今蒙俯查謹據實上

呈

嘉祥縣儒學教諭郭連堂看得嘉祥古武城也。曾子生居武城。歿葬城南三十里南武山。今祀祠並之。是其世系淵源自嘉祥始載籍有可攷者。至其十五代孫據避新莽之亂徙於豫章。及翰林院五經博士弘毅之祖曾曾粹以曾子五十九代之嫡孫於嘉靖十三年承禮部訪求之檄捧江西起送之文回籍赴京。於十四年以衣巾奉祀。至十八年始襲五經博士爵。實粹傳繼祖。繼祖傳承業。承業傳子毅。歷四世三廩誥封幾百年所矣。前有曾家與曾繼祖爭嫡派。錢神胃承襲家三科道泰憲革職。仍令曾繼祖照舊襲廩。彈章昭昭。

聖旨凜凜在人耳目可觀記也。況曾曾粹當其江西應召之時如世系不明宗派未定從何起文漫無的據而即襲世爵乎。且細閱其家譜五十九代以前富貴者代不乏人何無一人思歸故鄉者。至



世廟下詔訪求曾裔遍天下矣。非質粹欣然應詔。亦如曾嵩曾袞之不願北徙。至今日始有自薦者出。前日之訪求既成空文。則今日之自薦亦爲無因。無論今日以前曾子之後裔。千百年来膺之爵秩。無所於開。今日以後曾子千萬世之血食。無所於繼。不幾令嘉祥人士懸吊曾子之坟墓者。目擊其奉祀無人。徒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是曾子宗祧一脉。繼往開來。獨質粹任之。弘毅再任之。所謂任重而道遠者。不其誠然乎哉。若今日爭之奪之者。真屬駭聞矣。因蒙查勘事理。謹據實具呈。伏乞轉申施行。

嘉祥縣鄉官高斗光。杜嘉慶劉之久。舉人梁棟。秘李朱楨貢生馮康世。馮治世。吳泰實三樂等呈。爲查明聖派世爵。在案。恩轉申。以杜爭端。以隆

國典事。竊照宗聖後裔。因新莽之亂。避居江右。肅宗詔訪嫡派。以主祀事。今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之祖質粹。蒙撫按勘明。携譜應詔。越五載始襲今職。世系詳明。載在誌中。歷歷可稽。詎意有曾益突起爭端。蒙部行查。切思訪求

之初。益若嫡派。其應

詔者。何不在益祖南明。而在質粹耶。質粹係嫡派明矣。據實受爵。赫赫

上命。昭日星而垂史冊。何物曾益敢起奸心。妄與染指。視世爵爲奇貨。藐

國典若弁髦。無論名教不容。王法不赦。即宗聖在天之靈。亦其所鑒奪而褫魄者也。伏乞轉申。庶嫡派正。爭端杜而

國典隆矣。須至呈者。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復聖裔顏光魯。亞聖裔孟開王。今於與印結。爲查覈賢裔嫡派事。依奉實結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委係宗聖六十三代嫡孫。並無冒濫等情。印結是實。

嘉祥縣知縣劉延看得。曾氏蔭爵一案。屢經明旨。疊奉勘查。而內外諸臺之奏覆。在曾袞爭襲時。已不啻詳矣。獨湖廣道監察御史劉光國一疏。詞晰愈明。推原愈確。已經載嘉祥誌書者。夫宗聖統系。舊居武城。丘壠具在。即今嘉祥固矣。因新莽而播遷。在十五世之先。奉

明綸而應

詔在千百年之後。其間反覆推求。始終莫易。無俟再贅。所最喫緊者。止粘一二語摘之。便可破千古之疑。而遵一定之

旨矣。夫當

世宗旁求天下之時。曾嵩曾衮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獨曾質粹欣然請行。彼時止求奉祀。未及官爵。是以嵩與衮澹然無競。且若厭薄而推之質粹。不意

皇恩浩蕩。崇禎嘉靖十八年。徵爵五經博士。是曾于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且也。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自質粹始也。且自江西保結起送質粹時。豈以非嫡而保送者。曾嵩曾衮一時俱在也。乃憚遷於未受廕之前。而今置祖宗之丘壠。羨心於既受廕之後。而欲冒承嫡胤之寵榮。爲聖賢之子孫。固若是乎。所以曾衮之被參而被禘者。此耳。在質粹以徵求而續文獻之統。於國爲忠臣。於家爲孝子。衮既不得與之爭。况爲衮之後。而益可與之爭乎。質粹爲不可易。則爲質粹之後。又豈可易乎。譜牒

其明。派宗正嫡。質粹生昊。昊生繼祖。繼祖生承業。承業生弘毅。五世蒙

恩。千古不易。早職未敢臆說。先據閩縣紳士等呈結到縣。續據

衍聖公孔及顏氏孟氏各結。更無易辭。擬合具呈。詳開冊申報。爲此。今將查過緣繇。並各干結粘連具申。伏乞

照梓。

兗州府知府王國賓看得。聖裔承襲。自有一定之嫡。派名分昭然。誰得而紊亂。即如曾益果係宗祧正派嫡裔。何不爭於

詔取之先。而爭於既襲之後。不爭於曾衮爭奪之始。而爭於襲傳五世之際。况五經博士曾弘毅承襲祖職。膺爵奉祀。蓋有年矣。當時起送膺襲。豈得冒襲。似難以一時之爭。喙而更張五世之的據。既經該縣查明。據有官吏鄉紳師生里鄰各呈結前來。昭昭在案。可以徵信。伏乞
獎詳。

嘉祥縣知縣劉延耀示。悉按御史批查。余語。蒙批查得。衢州孔廟因宋高宗南渡。孔端友以扈



爲而隨至理宗寶祐二年擇地以建宮牆建廟始此又查衢州博士孔氏嫡孫襲封衍聖公

高宗南渡至

國朝建封衢州與曲阜爭爵

太祖以中墳墓者爲孝命襲公爵以主曲阜祀事衢州止襲博士又查汶上博士係子思子奉祀廟建鄒縣城南未詳何年查朱子廟一在婺源縣治南始於元至元間一在建寧府紫霞洲上宋理宗時建

國朝末樂中改建俱見一統志查朱氏博士一係景泰六年六月以宋儒朱熹裔孫提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係成化十二年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熾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俱見憲章錄看得兩氏之廟與兩氏之官或因扈駕而遷以崇儒於流寓或因坟墓爲主奉祀事於根源或因產教之地或因誕育之鄉總

聖朝不易之

盛典皆推先聖水木之深思本末輕重皆有衡量若論曾氏當日之避亂而南者不過一播遷之流移耳非若扈駕者之可希思也又非若同登

者之有名蹟也武城嫡派既當論其淵源浙江流移安得濫希寵被爲此查明理合回報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勞永嘉

省得曾弘毅之五世祖曾質粹於嘉靖十三年應

朝廷之訪求給衣巾以奉祀夫百年已前之衣巾非比五經博士之清秩也訪求肆於特夏必不有遺於浙也當日之曾高曾衮何在也是以江右之給文必有確據而東省特奉行部檄者也若曾高曾衮哭爭於百年後崇儒進秩之餘心事路人知之其世系又在浙中此地無下手處簪紳之輿論既若此彼府州縣之勘議又在此理合呈請咨部以決疑情伏乞施行

山東巡撫都院朱大典會同巡按御史王邦柱會看得當國家崇儒重道之旨而宗望之裔獨泯然無聞此

肅王所以下詔旁徵而曾質粹者遂應徵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即當日之曾衮之教且爲言路所參駁曾益之祖曾南明既嫡系昭然乃不爭於質粹應

詔之初又不爭於會。哀爭奪之候。至於今。歷世已五。歷年且百。而哭有此奏。何怪乎該爵之忿然不平。而該邑紳士。氓庶紛然交關矣。宦越者在越。言越。述其史傳。譜乘。似鑿鑿可據。而宦東者在東。言東。何能敘此予彼。亦彰彰易見。是在貴部酌裁耳。既經該司會呈前來。相應咨覆。爲此。今備前由。移咨貴部。煩請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江西勘結回文

永豐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姚應詔。劉錫卿。陳繼宗等呈。爲公覈先賢嫡裔。以杜詐冒。以昭敕諭大彰。

國憲事

聖明欽崇聖道。典禮既隆於往代。嘉惠徧及賢胤。考覈尤嚴于錄廢。竊謂宗聖曾子。其故居武城也。傳世十五名。擬因避莽亂。徙居江右廬陵。即今永豐之木塘源是也。流派根因。史書誌載彰彰可攷。幸遇嘉靖十三年。

詔遍天下訪求賢裔。嫡派有曾質粹。擬公之嫡脉。武城之譜系。廟故之碑銘。江西山東二省文宗。幾經勘覈詳覆。題。

請質粹始得携譜應舉。徙家北遷。嗣守墳廡。譜記碑銘。毫無混亂。至十四年。奉。

旨給賜衣巾。奉祀祠承。十八年。

敕襲官爵廕後。萬曆十七年。

敕命給賜田戶。固知在天之靈不昧。實由先賢之澤不斬。況經兩省勘覈無僞。府縣恭詳明確。即當以本邑同宗會哀亦興鑽刺之謀。隨經部院。



題効明正伏辜奸雄落胆質粹恩受

六朝爵廢五代上有

明旨下有部咨嶮然天下昭著耳目脉衍子姓並無支分別徙祖塋寢廟曾氏譜系禁誣鄉族之結呈俱確況今

聖天子崇賢理道明如日月正奸究歛跡之時彼浙江會稽之曾益無根之謫冒難逃炯鑒弘毅之累世承恩豈容飭掩彼擅謀混嗣者更無容鑽謀而曲說矣今奉稽查從公脩呈緣由伏乞照詳

儒學習教諭事舉人車應兆訓導郭捷嚴亨者得曾弘毅宗聖曾子之嫡裔也宗聖十五代孫擬避亂南徙至弘毅五代之祖質粹應詔北遷原經兩省勘覈詳明稽查的確根源流派誌載昭然况

六朝之襲爵如新五世之承恩猶昨即當日曾哀已難冒之遍訪之年矧今日益益安能爭之數傳之後文獻自有徵信國典豈容濫膺今據閩學結呈理合申詳伏乞轉申施行

永豐縣知縣陸運昌

看得國家右文重道之時錄先賢後嗣官以清華爵延及世甚盛典也內而部科外而院司守令勘結其奏始授以爵杜詐冒也今憚士曾弘毅五世祖質粹于嘉靖十三年應

世宗皇帝訪求宗聖後裔之

詔經江西結勘到部十四年始給奉祀衣巾十八年蒙

恩與以世官閱二十餘年同宗曾裘冒襲後經科道糾駁改正則當日經裁許勘覈不爲不詳五年授職不爲不鄭重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不爲不明確稟成在昔續紹迄今不爲不長久矣彼曾益者不爭於百年之前訪求天下之時而爭百年之後澤及五世之日豈當時通行省直之旨獨不及於浙耶况久遠之譜系可稽而近日之明綸當守遵君命而衍渥恩華覲覲而綴賢祀上臺自有獨斷今據該學諸生結申伏乞照詳

吉安府知府林一桂
看得當

肅皇帝之

詔求宗公之後也。木塘避地。實本武城。攷之史誌。譜牒。經江西山東兩省勘數。灼然定其爲嫡派。故質粹始給衣巾。旋授博士。延世至今。於弘毅蓋已荷

六朝之恩光矣。會稽果遙遙華胄。何暇默於訪求之始。至今日而曾益者。乃歆同宗曾受之冒昧也。昔窮之與膏。真妄昭然。事固闕久而愈明。恩真一定而可守。今擬該縣結申。伏乞
照詳。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朱之臣

看得追贖錫爵。乃

國朝崇道之重典。非其種者。安敢冒授。曾弘毅乃武城曾子之後也。自十五世避。徙居廬陵。至五十九代復應

肅皇恩廕。授五經博士。歷主如今又五世矣。考諸文獻。傳譜世系昭然。迺曾益以會稽生員。覬覦同姓。冒爭妄認。指鹿爲馬。誰其信之。今擬府縣

查勘既明。取有不扶井結。無容別議。相應具由
詳覆。伏乞

照行。

江西巡撫都院解學龍會同巡按御史李宗著會看得五經博士曾弘毅攷之世系。委係先賢嫡派。當日

詔訪天下。勘結犁然。若曾益果爲嗣嫡。何以不鳴於

詔訪中外之時。而爭於五世久廕之後。則其旁引
牒証。冒籍顯然。尚應嚴懲。以警其後。今擬該司
呈詳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傳由移咨貴部。煩請
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藏書

禮部題覆疏

禮部尚書黃士俊侍郎陳子壯儀制司郎中吳之屏

看得宗聖後裔世居東魯之武城至十五世孫曾熈者避新莽之亂自武城徙豫章則曾弘毅之派也又數十世而有曾輩之孫曾憲自豫章宦越流寓會稽則曾益之派也往者恭遇

世宗肅皇帝崇儒重道

特詔訪求於是山東以曾守仁應江西以曾質粹應浙江以曾南明應當日

廟堂之上幾經咨勘幾經參詳乃始舍南明守仁而獨以質粹主祀欽奉

肅皇帝聖旨亦既確有憑據永爲信從矣及其時徵直守仁相安無言即南明同在訪求之列而僅疏

請表祖曾憲忠節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並未及宗聖主祀事豈非質粹派系彰明固有以服其心乎人更五世時閱百年而南明之孫曾益忽起而與質粹之孫曾弘毅爭此世爵夫宗聖祀典關係匪輕臣等何敢臆斷惟所欽奉

者

先朝久頒之

明旨所詳按者三省敷實之回文雖曾益與弘毅彼此互相詆攻宗交誠難違遯然虛心而斷之以理則劃然不可移易耳當質粹入應訪求始則奉

命授五經博士世襲

肅皇帝聖旨炳若日星皆曾高曾玄南明守仁所共知而共遵者質粹既故曾玄轍乘其孫未襲百計肩承維時科臣李盛春及劉不息等各疏劾之臺臣劉光國等又疏劾之迄奉

明旨革玄冒襲仍歸之曾玄之孫無異議也南明不敢爭於應訪求之初曾益爭之於後而謂於理可乎曾玄不能爭於質粹方故之且曾益爭之於今而謂於理可乎至查三省撫按回文浙江則稱史傳譜牒墓文似亦有據然能知南明爲輩憲之孫不能定爲宗聖之嫡併謂南明不早辯證覺有可疑矣江西則稱弘毅嫡派當年勘結犁然而明言曾益引證爲冒籍矣山東則稱質粹應



儒藏

徵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曾益之祖不爭於應詔之時、又不爭於曾哀爭襲之候、至今而未有此。素宜諒爵之不平、而士紳氓庶之紛然交關矣。孔顏孟之孫、且公結弘毅為嫡傳、並無冒濫矣。三省勘文、若是曾益欲以祖輩、意者即以世爵嗣宗聖、而謂於理又可乎。故今曾粹之孫弘毅、世承爵秩、主宗聖祀、理無容更。惟是曾輩宋代大儒、曾意園門死節、均合祀典。

聖朝維風彰教、當亦不靳表揚、合無請旨給以衣巾、俾世祀登、忘家廟、用繼南明當年疏乞表揚之志、則曾益一孤所邀恩於

聖明者、固不淺也。事于祀典、典禮重大、臣等未敢擅便、統候

聖裁、敕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曾弘毅既係宗聖嫡派、曾益何得紛爭冒陳姑不究。

崇禎捌年玖月初叁日、命下。

校記

①徙：據《御定淵鑑類函》卷一二〇，當作「徙」。

②「察」上疑有脫字。

③「繼」下疑脫「祖」。按，即曾繼祖。

④此行標記有誤，其後奏疏仍屬原書卷九。

⑤益益：按本句為四六駢句，上文言「曾哀」，據本句

文例，當作「曾益」。

宗聖志卷之十

海鹽呂兆祥重修

嘉祥高斗光

叅攷

曲阜魏肯構

兄呂維祺

編次

侄呂本南

藝文志二

敘曰是卷後先王碑元碑一

國朝碑四。然有最關風教者二。莫大于別祀萊蕪。不偕宗聖。使父子之倫不渎。又莫尚于久家江右書院武城。俾故鄉之遠。不忘其他。二祠廟一祭田。人俱閣部名流。風儀俊偉。而獨盧廣文筆當快事。爲人所稱。始知結撰亦貴遇題。惟草廬先生一念冒據遷家。不仕新莽。得無自愧於失身蒙古乎。此又爲題默默而汗下者也。

四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撰武

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爲曾子之後。永豐之曾。則漢都鄉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尤明。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百數年。而南豐之曾。始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翰苑。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子萬載。縣尹雷順曰。吾鄉國公之系。由周以來。至于今。被吾道之澤。垂二千。吾嘗有志闢義塾。誨宗黨。奉先祀。小子識之母忘。時仲德裕季與申尚幼。涕泣而識之。謹已。而雷順沒後三十年。與申爲館職。適追先志。貽書謀之。德裕暨伯見子太平路儒學教授如主黎私。用建書院。議以允。合。則

曰院長程公鉉夫移集賢以開得此孔顏孟三氏子孫設教授。中書平章政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尚書元公明善侍郎張公養浩是其議朝廷可之俾推擇曾氏賢者主領教事。中書移之江西行省省下之郡郡檄至宗人相與謀以邵伯從弟前賓州儒學正志淳掌其教。經始延祐四年丁巳夏五月以明年戊午春二月成其書院址旁近山林則巽中分地其燕居門廡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德祿如圭協力焉。歲春秋仲丁酉孟初吉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及祖祠以施於旁宗而使凡宗黨若他姓俊秀之子弟咸來學規模完美矣。與申曩教官吾郡相好也。比應奉翰林文字爲同僚。去年予歸故山遠來謁記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近年諸郡縣所設多不勝數然作襲取其名耳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出所爲請於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者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漫焉襲取其名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

達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統乎。澄於聖門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子孫勉。武城伯諱晞頴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別牌於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朔日記。



碑記

皇明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彬撰重建宗聖公廟記

廊國宗聖公自有封謚以來載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子廟庭血食天下後世者在在有之而此廟則在故里南武城舊爲邑卽于游作宰處在今兗之西嘉祥金鄉縣界廟南北去縣各四十里南武山之陽邑人以義起之不知所始歷歲滋久風雨震陵而興廢補弊者不知其幾也正統甲子

今上皇帝在御特勅天下有司修治應祀神廟而嘉祥教諭溫良乃以茲廟傾圯奏請修葺

詔賜俞允時山東憲蕭公啓命兗郡太守焦公福督兩縣吏民併工重建經始于乙丑之秋八月落成于丙寅之春二月棟宇聳飛一新管建木不特斲之而已有節稅之華焉壁不特巧之而已有丹雘之飾焉廟既成像宗聖公於前殿以萊蕪侯暨夫人於寢殿而宗聖公曾元並坐于左右各以夫人配之又明年丁卯山東大舉

今戶部侍郎馬公諒進謁是廟觀位次失序心有未安遂繪爲圖出俸金命兗郡同知姚公昱金鄉主簿方伯輝卽其廟左創建新廟遷萊蕪侯夫婦像而祀之曾元曾申位于兩廡東西相向各以夫人配宗聖公獨居舊廟天理民彝於是乎正父子夫婦於是乎安矣今年春兗郡節推范公雲造謁其廟讀所記石刻乃金鄉教諭盧與齡所作萊蕪侯廟記而宗聖公廟記則缺如也歸語太守郭公鑑曰宗聖公契一貫之奧首得道統之心傳天下後世仰而尊之不可尚已今廟既立不可無文以彰之於是二公乃以記屬予且道其詳曰正殿三間中設宗聖公像東西則列門人子思陽膚沈猶行公明高子襄公明儀樂正子春公明宣之數子配食焉寢殿三間公偕夫人中坐而旁以曾西侍之至于兩廡中間戟門各以三間而規模則甚宏遠也予按史記孔門弟子列傳稱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通孝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今廟東南有耘禾臺西南有曾子墓其家世南武城也明矣當此時

以北有武城故云南耳。當夫杏壇設教之時、從游三千、逮肖七十、而道統之傳得其宗者、惟曾氏焉。其嘉惠天下後世者、昭如日星、千萬年猶一日也。豈淺學所敢議其萬一哉。特以二公之命不可辭、僅以所聞所知者記之于右、後之欲知茲廟重建之由者、盍於此乎攷徵焉。昔天順四年庚辰冬十月記。

更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重修南武山宗聖公廟記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不幸者、遇也數也。我

國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罔不春秋時祀吾夫子、而配享者顏曾思孟四大賢。四大賢在魯境內、相去二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之祠廟俱修舉、廢墜不移時、常煥然在人目、而曾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

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戶以供灑掃。曾子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為曾氏之一大不幸耶。

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于吾道、而曾獨無後、非缺典歟。

詔所在有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于是江西曾質粹家以譜出、所司覈其非謬、得

旨授博士。世襲如顏孟二家例。給祭田廟戶亦如二家例。于是宗聖之裔得與三賢並恩矣。是不

爲曾氏之一大幸哉。未幾質粹沒。子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乘間冒襲其爵者。是又不爲曾氏之一不幸耶。適予承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

闕自願諸寮案聞之。大爲不平。乃立論爲承業疏。奏畧云。質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固有通襲之理。合改正如例。罪其冒者。

命下如議。今承業世世繼襲。冒者始革置。而曾氏之後始定。竊以曾氏之襲先出。

肅皇帝之特恩。今出。

皇上之乾斷。固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啓之。予敢會天功爲已力。然尙非予之論。

奏則曾氏之後不絕如終者。幾何不爲奸宄冒奉耶。予以爲曾氏于此。蓋有奇遇。是又不爲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祀宗聖公。東郡士大夫。獨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未修。特轉東省者。中丞趙公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公岱。及分守叅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詹公沂。下檄所司出帝金。一撤南武山定廟而新之。經始于萬曆己卯之九月。成于是年十一月。于是宗聖公廟貌又得與廟孟二廟並觀。其爲曾氏宗

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君進德。以予悉曾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曾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會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拱。武城令王都。滋陽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慕夏正宗。濟寧倉曹宋之節。義官劉煥。俱于曾氏有例得書。

金鄉縣教諭豐城盧與齡撰創建萊蕪侯廟記

武城在嘉祥之南、金鄉之北、界二邑之治、各相距四十五里、而曾氏廟在焉。軾書所謂曾子居武城、卽其故地也。蓋曾氏實家於此、當杏壇設教、水鐸聲揚之日、立孔氏之庭者三千、陪洙泗之席者七十、而道統之傳、獨得其宗者、惟曾氏焉。其嘉言善行、皎如日星、昭如雲漢、光乎前聖、訓乎後學、視萬億年猶一日也。建廟庭、崇祀典、以享天下無窮之報也、宜矣。奈何世系既遠、廟貌傾摧、雖累朝葺治、而興替不能無也。大明正統甲子、

皇帝勅天下所司、修治應祀神廟、嘉祥儒學教諭溫良以卹國宗聖公廟宇傾壞、奏請修理、

上允其請。乃以正統乙丑秋八月興工、越明年丙寅二月落成。於時山東提刑按察司憲僉江右蕭公啓、總督其事、暨兗州府太守焦公福、嘉祥縣知縣宋善、主簿張嘉議、典史趙宗、教諭呂仕華、訓導卜傳、同心協力、越半載而廟成。塗墍熙熙、聖之完美、粧塑相貌之儼雅、曾父曾母位于殿之中、宗聖公、曾元並坐于左右、而各以夫人

配焉。曾申、曾西侍坐于兩傍、而東西向焉。位次配相、蓋因其舊而厝之也。又明年、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和陽馬公、按臨二邑、躬親謁廟、觀茲肅次、乃曰、嗟夫、天敘之典、未正、人心有所不愜、天秩之禮、未明、神靈有所不安。遂繪爲圖、捐俸廩、命兗州府同姚公昱領其事、金鄉主簿方伯輝督其成。復於宗聖公廟之東、創建萊蕪侯廟、東西兩廊、經始於丁卯冬、鳩以工匠、掄以材木、陶以磚瓦、量期以役之、計工以備之。捐俸米、具饗殮、以供飼之、出錢幣、設酒肴、以徧勞之。由是工各効能、人各効力。以歲戊午正月癸卯、旣望、越四日丙午立焉。不日而廟貌之巍也、堅蓋之新也、丹牖之塗也、獨置宗聖公同夫人像於寢殿不動、而曾西侍焉。曾母曾父移之新廟中、坐而南向焉。曾元、曾申、位於兩廊、而東西向焉。然後父子之倫、燦然而彰、卑定、夫婦之別、肅然而內外分、古今尊崇、遐邇瞻仰、吾道增光、斯文出色。吁、非大參馬公之卓識、則典禮無以明。非府同姚公之替襄、縣簿方君之効勤、則廟宇無以成。廟宇旣成、典禮以明、人情允愜、神靈



安受非惟當時之幸實天下後世人倫之大幸也。愚也忝與斯文恐久而廢壞謹述其初構之由與夫更置之故及諸勞勛之職名拜手書于碑石之右云。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東阿行慎行按曾廟祭

田記曾廟祭田

今上巳丑曾子六十二代孫翰林學士承業疏言

臣祖質粹奉

肅皇帝詔自江西永豐歸籍山東守宗聖廟林尋授今官世襲賜祭田佃戶與顏孟二氏比臣祖無祿中遭家難不及受諸有司迄臣始克承襲蒸嘗之將闕然靡具常懼隕越爲先靈羞敢昧死請有

詔下禮官議慎行適承乏禮曹謹覆宜如承業請覈復所賜以示褒崇

制曰可乃下守臣嚴議越歲山東撫按上狀曾廟嘉靖間賜田四十頃在郛城界間爲軍民所侵沒廟戶二十家出濟寧者四汶上六郛城五鄒縣五版籍具在請先賜承業令侯祠事仍爲續增畝戶滿二廩額已復覈出嘉祥賜田十頃官爲履畝歸之具如

詔旨於是曾廟田戶視顏孟埒隆矣博士抱策而請曰者承業虞陞先緒不揣輒有陳乞幸煩秩宗以徵寵靈仰獲奉盛以告蓋微宗伯之賜不

及此願記而勒之石。惟宗伯言信而微且恢弘聖代隆重之典以示來茲太史職也。不佞逡巡不獲辭乃受簡竊惟

肅皇御寓悼庸大備一洗前代陋儀直以師道尊奉先聖四配俱如今制躋號斯滂道化重光此千載一時也。而宗聖世裔先丁新莽之亂播越江南歷朝以迄未聞甄錄乃於此時特應明詔世其爵列厲林掃除錫壤惟豐與滅繼絕遠邁武周。

今上復命博士請勅有司奉行用續宗祧儼于二氏此寧區區掌故之爲禮臣用是藉手以俾公等作考尊敦對揚休命庶無遺佚明德之緒蓋上方法祖游神聖真又以孝治天下經旃之上時御禮經宗聖言行於斯爲多淵乎穆乎

宸衷符契錫類宏矣博士之遭逢盛典又千載一時哉博士勉旃發摠家學酬報

國恩在此日也不佞曩忝邦禮四方觖墨之士以經術進者咸得與聞其言每歎孔門如宗聖親承一貫之傳終身誦說斤斤忠恕今之言者抑何洗泮玄渺猶何漢而無極也甚或剽空玄之

緒以附儒宗謂秘密始開不可思議學者疑信相參莫之敢指而曾氏之學獨當

聖明備極褒闡所重在此不在彼矣豈非魯得之宗竟不可易天未喪文亦若默有所寓以微挽世趨者歟不佞敬爲之記且告吾黨共繹思焉

宗聖志卷之十終



宗聖志卷之十一

海鹽呂氏

嘉祥杜嘉慶

永豐程

凡呂一經

男呂達時

藝文志三

敘曰、讀范香溪曾子序、寥寥數語、總不若高氏子畧、且沒身落權門、無愧於曾子否。獨歐文忠代曾一書、當是有爲而作、必指當時一人、不然、何至大費擘辯如此。若文昭以筆稱洪潤、乃宗聖傳不能跳出科臼乎。永思碑自道家門、亦不可少。其諸祭告、上祭、政以借寄前後彥傑姓名、但借石塘死冤、足爲宗姓之悲乎。

曾子敘 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香溪范 溪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其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楊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上卷

修身第一

本孝第二

立孝第三

大孝第四

事父母第五

下卷

制言上第六

制言中第七

制言下第八

疾病第九

天圓第十

書

太子太師歐陽修代曾子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圓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喪、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于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

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容貌之似者、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必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觀



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觀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恃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得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傳

紹興元年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護軍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裔孫曾肇撰曾子傳

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父點。字皙。嘗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然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參與父俱事孔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嘗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孝。孔子語之孝。蓋千餘言。又嘗問禮於孔子。往復酬對。亦數千言。然號遲鈍。故謂之曰。參也魯。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參。參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參嘗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

習乎。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之。參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筮豆之事。則有司存。既病。樂正子春坐床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參問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歟。參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參曰。臣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朋友。責善尤切。數子夏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喪爾親。使民未有聞。其罪二。喪爾子。喪爾明。其罪三。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初。參養藏。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藏死。元養參如參養藏。然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君子謂參養志。元養口體。事親若參。可也。元子西。或人以比干。西蹙然不敢當。以

比干仲。艱然不悅。其自任之重如此。有學嘗讀司馬遷史記。病其傳曾子時特畧。因採摭經傳。掇其大者。著於譜。曾子修身事親。嚴師篤友。至死不亂。其言雅見於書。爲萬世法。然於孝愛尤至也。故後世言孝。必稱曾子。

曾氏祖廟永思碑銘萬曆戊戌
嘉靖丙戌

曾繼祖撰

永思碑者何述祖德紀

國恩敘世澤艱難之自以詒諸後之人者也。自祖據南徙世居吉永豐木塘源。迨祖粹同父吳於嘉靖丙戌始復徙北。至不肖之身才三世耳。幼丁閔凶中遭竄奪。蓋不絕者如綫焉。然卒以彫躬奮於顛越。彼梟吻莫我燕謀。豈不肖一人之力哉。實惟

天祐賢哲

國崇典章。公論既歸。餘燼載然。繹思厥初。亦大惟艱哉。詩曰。永言孝思。予懼後之人。馮其寵靈。席其晏安。而思之不永也。爰書其槩。而系之以銘。銘曰。於皇鼻祖。授土於鄒。爰及苗裔。武城斯興。篤生萊蕪。孔堂是升。逮我宗聖。絕學乃承。世濟其美。厥有聲稱。西漢之季。據也南徙。家吉永豐。遠我杯叱。後代推恩。光厥宅里。豈無顯錫。不及孫子。迨我

世廟。先民是程。儒臣獻議。博詢遺氓。嘉靖丙戌。我祖東行。授以章甫。如魯諸生。越十三年。

王章有赫。命服斯皇。世恩奕奕。方顏等孟。萬年無斁。遭家不造。父母見損。祖也鞠我。生方二齡。既及一紀。祖遊帝庭。曾哀無端。陵我伶仃。尚賴祖母。扶我之幼。辨彼詐欺。完我世冑。曾不四年。而母罹疾。嗟嗟小子。三世一身。危危孤立。悠悠茹辛。呼天籲地。含酸愴神。天應有知。恤我淪氓。甫踰一載。冢子乃娠。當此之弱。身病子弱。強敵在前。志勞心慙。章奏餐餐。羅駭靡託。癸酉之春。衰也不悛。冒我世廕。呼出而前。登我牀戶。據我土田。偪我虛舍。世難交天。我輩之難。慄慄笑。臥薪嘗膽。矢志陳情。三歲七月。擄家上京。朝排閭閻。夕謁公卿。詞可激不。道路為傾。

詔旨既下。公議遂白。章諫交章。莫也遐斥。縱使通神。一喙莫益。彼既寃歸。予方見旦。

聖眷既渥。長子備員。重奉林廟。再執豆籩。光復舊物。於今廿年。追思往昔。時為茫然。慮我後人。思之不延。爰陳訓詞。敬示曾玄。我聞世家。鮮克由禮。遠悼家學。上乖

國紀。樂享其成。罔恤其始。用勸貞珉。藏之廟坻。思之思之。孫孫子子。

牌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姚思仁為纂修

先賢廟志、以闡揚道化事。准曾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送纂修三省志到院、為照先賢廟志垂示久遠、必須攷定詳明、文詞爾雅、始稱大典。該縣素稱三長、宜堪秉筆。為此牌仰本縣即將發去會廟志書二冊、移文嘉祥縣吊取原稿及諸書冊、從新筆削、務使堪垂不朽、庶稱本院委重之意。須至牌者。

右牌、仰城武縣准此。

祭文

元

維

至正二十一年、銀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牢清酌之奠、致祭於

鄒國宗聖公。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得其宗、道統相繼。茲膺王命、爰整其旅、鄒魯克平、恢擴東土、敬遣輔行、式陳豆俎、尚饗。



宗聖志

卷一一

皇明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鳳梧敢昭告於

邠國宗聖公曰。洙泗之門。高弟雲從。惟公之傳。獨得其宗。蚤事三省。晚聞一貫。大學之書。有經有傳。由思而孟。至於關閩。其派益遠。曰誠而明。惟茲公鄉。墳祠俱在。高山仰止。景行千載。極少讀公書。長未聞道。備員茲土。敬用請告。牲醴之奠。以詔斯虔。斯文萬古。如日中天。謹告。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銑敢昭告於

先賢宗聖魯子之墓。而系之以銘曰。嗚呼。吾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而未嘗變也。其間或明或晦。或通或塞。則存乎其人焉爾。是故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行乎此道者也。窮而在下。如孔子顏子者。明乎此道者也。明斯行矣。顏子蚤世。道統之傳。誰與繼者。此尼父喪子之歎。蓋傷之矣。幸而吾子者在。以弘毅之資。肆重遠之學。三省既竭。一貫斯唯。爰作大學十傳。發明夫子遺經。一傳而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當衰周之餘。吾道燦然復明。繼往開來。於今爲烈。是皆吾子之功也。夫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三千之徒。其流弊不入老莊。則入申韓。不爲權謀術數。則爲言語文字。而獨得其宗。賴有吾子。是吾子之道。卽孔子之道。孔子之功。亦吾子之功也。銑也鄙人。受恩罔極。承

命東撫道經魯鄉。望先賢之故壘。念哲人之長遊。感翔鳳之日遠。慨易簣之風微。偕我屬僚。造拜。

宮牆。陳一奠。展此向慕之素悰而已。嗚呼。天地高厚。今吾道之範圍。日月照臨。今吾道之光輝。南有鄒封之翼翼。今東有尼山之巍巍。維斯墓之中時。今建天地並日月而不違。安得起吾子於灰臺。今將以究夫忠恕之微。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繼。敬昭告於

鄉國宗聖公曰。惟公山川鍾秀。間氣所生。家世魯西。曰南武城。魯鈍之資。誠確之學。夙積力久。一貫先覺。卒傳聖道。大學書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孝行尤篤。酒肉養志。動求諸身。日省三視。啓手啓足。保身全歸。任重道遠。不亞於回。身雖逝矣。斯道猶在。道在萬世。後學是賴。總承上命。巡視東藩。恭請祠下。仰止高山。茲蠲牲醴。竭誠致祭。公其不昧。臨此微意。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張九

欽、敢昭告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獨得其宗、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瞻茲武城、鍾靈所自、遺像有儼、報崇無既。敬 欽承

上命、守禦斯土、越寇甫平、爪立式睹、修此牆屋、以綏公靈、伏惟降鑒、祐啓後生、文思武烈、靖寇安民、式綿

國祚、永庇斯文、尚

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金致祭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修身、一貫契道、傳孔氏之心法、得斯文之體要、大學之書、垂世立教、誠正之學、比於典誥。金生也晚、望洋門墻、未知所造。蓋將有志於治平、修齊功實未到、茲嘗經歷拜瞻新廟、俾不至迷其所行、異精神曠千古而承照。尚

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司馬王庭詩謹致奠於

邨國宗聖公曾子曰惟公祥毓魯甸秀產齊封源淵泗水怙恃岱峰親炙至聖獨契真宗開來繼往抗跡永雍治國修身嘉惠章縫詩昔也下學殫心篇簡寤寐相從頃承

綸命觀風茲土仰止高蹤道經祠下恍惚儀容辰田在彼舞雩欣逢徘徊瞻顧頓豁心胸心依翠嶽意佇長松薄陳牲醴用表虔恭靈祀洋洋鑒我夙忭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提督學政山東按察司僉事潘禎敢昭告於邨國宗聖公曾子云惟我先賢與麟俱生此地麟生非時則斯文之不幸可知先聖所以泣之者豈惟麟耶雖然斯文一脈實流天下與同長春矧在瞻仰領會於心神者也敬謁祠下敢薦微誠神其有知佑我斯文尚饗

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致祭於

萊蕪侯曾子曰、惟侯學道聖門、志大才雄、心平理超、藐乎事功、樂得其所、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言志如此、孰與追蹤百世之後、榮此侯封。經承

上命巡歷山東、道過祠下、深感思衷、聊致拜祠之禮、少伸仰止之恭、尚饗。

上梁文

嘉祥曹 琛

伏以

紹聖啓賢、道統深淵之有自、錄功報德、典章煥耀之攸宜。學惟得其心傳、禮斯隆於廟宇。顧嘉祥之境、實南武之墟。山川毓秀、挺生名世之才。師弟修辭、共任立言之責。孝經問答、具萬民感化之機。大學篇章、載百世治平之要。爰諸儒之推尊、是葵而是訓。肆歷代之褒寵、愈遠而愈隆。從享廟庭、祀典勤於兩漢。追崇爵位、恩光盛自中唐。世及咸淳、升配享於無已。時延至順、進封謚之有加。建莫大之奇功、享不刊之通祀。矧鄉邦之所在、慨風木之猶存。毀字崔巍、塑貌累成。於前代、春秋祭祀、禮文成秩於當朝。

章帝始郊、大布勅修之制。

孝宗繼統、重頒御製之文。席寵源泉、生光俎豆。奈歲月之既久、復頽圯之相仍。稽古象賢、聖上納言而不詔。崇儒重道、大廷集議以重修。工輪上莊之材、費出內帑之積。合矣完矣、舉工方聚而見功。經之然之、庶民惟時以丕生。英靈歆祐、洋洋

洋洋郁郁之可期。儀象尊嚴煥煥巍巍之有待。配天享地。開帝王孝養之基。明德新民。啓賢哲修進之緒。躬逢其盛。舞蹈之不知。情見乎辭。鄙愚之罔顧。敬我短韻。用舉修梁。

壇之東。壇杏花開映曉紅。一貫心傳當日事。千年道統永無窮。

梁之西。嵩山高聳泰山齊。表章道學推明道。喚醒生民萬世迷。

梁之南。天涯海角水潭潭。聖明功效滿天地。化育流行直與參。

梁之北。仰觀天顏有咫尺。寵命恩章指日來。群賢從享應天色。

梁之上。日月當空光萬丈。宗聖文章與並高。經治効難形狀。

梁之下。萬國均霑時雨化。實學成功佐聖朝。追攀思孟齊聲價。

伏願

上梁之後。真儒輩出。聖學重光。惟日經筵。用人理財之尤當。以時進講。揚名行道之無忽。皇圖永固。宗社遐昌。

先朝通用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

邱國宗聖公曰。惟公夙鍾間氣。毓秀茲土。宗傳

聖道。昭示萬古。惟茲仲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

庶品。用伸常祭。以門人

沂國述聖公陽膚子襄。沈猶行。樂正子春。公明

儀。公明高。公明宣配尚

饗。



有司清明祭奠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奠于

邱國宗聖公之墓曰聖門傳道惟我

先師配享有典專祀有祠南武之陽封城如故

瞻望松楸不勝景慕惟茲清明歲序既易牲醴

既成特伸祀事尚

饗。

有司春秋二丁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祭于

萊蕪侯曾子曰惟公從遊聖門志趣冲融對時

育物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篤生賢嗣

傳得其宗百世之後祭此褒封惟茲仲春禮宜

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

宗聖頌 有引

嘉善陳龍正撰

進士

陽明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以泥未聞。好學一語也。顏子沒時。曾子年甫十六。又四三年。而一貫傳矣。曾之立誠。續顏之默識。聖人豈復云爾哉。知求放心。又卽默識之旨也。聖學至孟而始續乎。

卓爾已。魯者穎絕。一呼一唯。如響偕徹。惟子最少。于道孤傳。坤以立誠。迺達乎乾元。志學踰幾。篤行非久。迺實迺志。敦艮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繇茲積累。迺靡雜靡窮。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靈雨。時無定遊。或化其苗。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工之茂。上成大道。克毅克弘。亦風亦詠。出于淵冰。立教罔疎。曰開思孟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疑。好學永嘆。蓋未得子。及既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默。聖學存矣。謂如果仁。良知孰起。

宗聖頌

嘉善周丕顯撰

知識繁爭。民生非製。斯文未喪。愚沒魯服。淵源清冰。泮履亨維。彼魯者。天豈聰明。省忠省信。與習俱傳。此呼彼唯。問答歷然。由斯以往。非言所詮。敬手已後。一貫已前。進取不爲。作述以興。孟也探源。獨表養志。戰兢之微。通乎咏歸。卽誠得樂。充實而輝。陋巷洋洋。爲邦孔臧。致誠正治。平亦彰。乃體乃用。內聖外王。啟中和之緒。發仁義之藏。誰曰聖學云云。



儒藏

宗聖志卷十二

海鹽呂兆祥重修

武林徐象梅

橋李履慈昭

兄呂化舜

侄呂達吉

編次

藝文志四

敘曰詩從四五七言古律絕諸作皆出吾平但
追崇宗聖始自嘉靖原無舊人篇什惟宋朱晦
翁有七絕三首足稱珍異其若後先鉅公莫非
理儒峰岫諸篇鏗鏘各堪歷卷其他中外縷紳
要亦慕樂道與翰見惻誠發為英藻庶幾為南
武山頭雲中笙鶴乎

四言

拜曾子祠

嘉善丁賓

前書

天為道統于曾默命藉其少勇見師既聖大人之
學孝子之經心手之力昭然日星森羅萬象應只
一唯性學堅完天地不毀寔移理脈已二千年八
十八人留拜公前

拜宗聖像

江右鄒元標

左都御史

繫曾夫子扶輿氣鍾生孔最後擔道獨雄聞呼即
唯所性靈通一徹盡徹直窮無窮上承三聖下開
羣蒙駿奔遺像肅肅雍雍

宗聖墓

秀水黃洪憲

詹事

倚與素王統系發皇乾坤載造日月重光問誰續
緒祥發嘉祥羽儀江漢表章秋陽哲人雖葵吾道
不亡神藏丹穴賢星煌煌尼山赫濯孔席靈長我
瞻我仰爾瞻爾瞻

謁曾子祠

閩縣王

宇山東

噫嘻宗聖永言孝思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四科卓
越萬世作師天之未喪文其在茲有願在廟昭假
遲遲赫濯濯靈無斁如斯

隨曾子書院

海鹽呂元善

山東理周



儒藏

□子及門、星聚雲影。但我教他、果誰益我。可與官詩、南面而坐。祇成自家、人高名大。于淵猶云、非子助佐。何新少年、一貫勇荷。傳道傳經、萬世不墮。三千七十、只得一個。

三省堂

安福顏欲章

緊茲吾日、何如退而。私固莫測、三寧易知。不愚非魯、省各悟之。堂留雲古、能新者誰。吾身彼身、一而二兮。

讀大戴禮

旌德呂建中

手授聖經、十傳包蘊。帝學王謨、須此作訓。乃更增書、禮家垂聞。篇則二九、幸收十分。安知亡佚、非曾子問。德也借資、儒林聲奮。

讀孝經

闕里孔聞詩

百行根心、惟孝爲大。我

聖祖云、吾行斯在。德至真、曾胡獨邁。既尊曰經、孝憑學載。審之視與、理或未迨。

題曾子廟

安陽呂化舜

於穆清廟、古今仰止。子思未生、于淵先死。不有子與、一綫誰倚。中庸此開、仁義以始。彰往俟來、功與大此。對越在天、曷維其已。

題三省堂

伊維呂維祺

夫子之道、竟以魯得。是一是三、還爲子贊。子不云乎、耳目且十。十爲數終、終則歸極。三爲數變、變則易惑。日以省之、耳目咸職。大海成水、一滴千食。噫、積微而入聖域。

一貫書院

伊維呂維祐

心與世對、豈惟萬情。情情膠擾、新新不停。擇情于真、結輪鳴能。忽焉默會、當下一聲。一聲貫徹、月白天清。

五言古

讀宗聖志

高陵呂

枬禮部

尼山赫厥靈于典。磅礴厚。自成當體。參良知。本念。所以千秋傳。獨得莫與偶。道光日月昭。祀典天。地久杏壇固多賢。如斯有不有。

南武山

歙縣方弘靜

山東

晴空含一點。翠樺此山青。青曾分汗竹。石似疊為。經昔聞有書屋。雲猶招遠屏。想見樹當戶。爭尋草。滿庭惜無人肯到。只有鳥堪聽。松風與岩月。獨夜語精靈。

題三省

嘉祥夾

璿禮部

守約知三省。登堂增愧色。每存方寸心。陋彼緣事。飾。周公方屬屬。西伯恒翼翼。千古聖人心。默而能。自識。也先不幸寥寥三千特。

耘瓜臺

伊維呂孔學

太常

根帶繫千古。縣縣生到今。家情重瓜葛。道味許人。尋。遲遲愛日遠。絲絲看雨深。孝思斷不斷。種孝培。人心。高臺何處是。雲氣垂枯林。

一貫書院

關里孔胤植

新聖

道看如藕象。九有更八索。倘非大攝持。終是難捉。

境。若然應一聲。吾祖真快樂。從茲把散殊。收拾在。筐囊。

曾井在徐州九里山

當湖呂

濬大僕

驅車九里山。山隅有曾井。當知適楚時。此焉酌清。冷。嘗沾孝子唇。留住賢人影。能令遠道來。映斯發。深省。

宗聖

泗水仲

銓世襲

宗聖生春秋。春秋香不復。山河幾變遷。鍾鼎獨肅。穆。卓哉何人斯。古今統歸宿。乾坤倚扶持。名教憑。化育。擬趨急拜稽。丰神儼心目。

讀大戴禮有感

關里孔開譚

禮部

戴知稱大小。其意本亦合。試以法眼看。開編豈無。說。曾于何當去。十篇益惟今。時禮經雜。

曾子琴堂

吳縣呂一經

禮部

堂雖不可見。聽如琴有聲。檻風與簷溜。能使我心。清。總是因經爾。家門本孝情。

讀焦太史宗聖志序

當湖馮洪業

孝廉

嘗憶登公門。德容著弘毅。雄文扣金石。精光照天。地。道統如手傳。大勇藉肩寄。注記暢明新。撰經告。終備。一唯得神授。千古有真契。乃從簡冊間。觸眼。



儒藏

染靈氣。

曾子山

關里孔尚鉞

孝廉

展邊今護葬。杖底尚留雲。賴鳥傳歌頌。教鵲續箋文。還識山靈心自快。一舉頑得借名聞。

五言絕句

三省堂

餘姚呂

本大學士

自憐惟三省。傳心止一呼。聖賢其密諦。只此不模糊。

耕泰山下

海鹽倪元夫

靈石縣丞

食力耕泰山。寒霜歸不暇。我還貧無鉅。何山許其下。

瞻謁宗聖公像

海鹽呂謙光

茂才

經義足千古。從來德不孤。天人留性命。誰謂大賢徂。

三省堂

漳浦顏容暄

鳳陽知府

堂前雲日麗。曾照此心真。獨證三言不。方成于載人。

歌商頌若出金石

鶴李屠中孚

茂才

不知貧到我。那得樂靈襟。歌聲滿天地。金石逃其音。

受三釜養

當湖呂

濬

太僕少卿

僅含三釜養。如何問有餘。孝子原不匱。忍令親念虛。

瞻書臺

曲阜顏伯康

翰林

三春日尤千幾光不壞。悲世常昏昏。借把大纛。

宗聖祠

鄒縣孟弘譽餘林

及門盈三千。生後逾四十。悟參不二言。意得此。

耘瓜臺

曲阜孔弘順高陽

于如天上星。味咏當時快。想見荷鋤人。千秋續根。

耘瓜臺

泗水仲則顯世樂

瓜。歷離實。耘之自昔年。抵今扶杖者。抱蔓最堪。

南武城

曲阜東野武世樂

曾子居武城。經以孝而行。晨昏常晤對。城嘉同其。

曾子琴堂

海鹽呂兆祥太學

武山桑作蘭。歐出絲成音。靜于堂上聽。方知孝子。

羊棗

上虞顏胤琮茂才

纂纂且莫吟。斯珍無處尋。畢竟誰家種。常存孝子。

子思受業

秀水吳兆榮太學

聖孫憂負荷。卿國解傳薪。到今千百載。學統見精。

曾子山

嘉善呂諧茂才

月留今夜白。山寫古時青。瑟瑟鳴風葉。聽如韻聖。

宗聖廟

崇德呂元學縣

天教詠梁木。惟留一柱擎。聖門餘後死。七十到今。

讀孝經

嘉善呂南茂才

葵防無覓處。大杖有嚴君。獨憐師與弟。心血對成。

命子之楚

構李屠懋昭茂才

不遠弱于路。見得宜聖真。遂令一肩肘。擔荷萬古。

一貫書院

當湖呂本南太學

一貫了終身。誠身乃在此。於招對越間。關道人。

汶上

曲阜東野奮茂才

身欲謝權去。嘉祥自有山。獨受賢人夢。汶流邊一。



澤。

題萊蕪侯廟

海鹽呂逢時茂才

既稱聖門弟。能爲曾子父。獨居狂者名。偏受快人慕。

搯臂子痛

泗水仲寅茂才

在遠意難召。搯臂卽來同。親臂卽子臂。兩心原自通。

訪道胤

泗水仲寅茂才

聖主旁求日。天涯有象賢。永教叅一貫。不復用枝言。

曬書臺

嘉善曹宗鄭

吊古立蒼苔。愁雲黯不開。思親遙天末。臺。

五言律

琴堂

慈谿顏鯨御史

古堂不可見。聲留一鳥飛。龜山傳得操。沂水剩來稀。月似知音照。風疑戛韻微。遠思拂絃處。情境是邪非。

謁曾廟二首

大梁連標山東

乘總過魯甸。持斧振齊風。曉日登臨處。巋然曾子宮。松杉禪祀遠。俎豆歲時同。伏謁叢祠下。香生白簡中。

其二

儒林奎壁舊。棖桶入層霄。道脉元宗孔。心傳不佞先。絃歌鄒魯邑。禪祀

聖明朝。何幸叨巡歷。觀風慰寂寥。

讀書臺

海鹽呂觀光光澤縣丞

誕降鍾鴻秘。人爲道義根。孝經心不毀。大傳學常尊。統系來東魯。賢星翊聖門。山澤縉紳處。聲價自崑崙。

憶曾子臺

王汝舟

人徂真不往。墮淚有荒碑。艸色空留此。書聲尚聽伊。丘墟嗟幾變。歲月暗中移。精舍知何在。悠悠我

注斯。

覓曾子書院遺址

天台婁

李

精舍今非昔。荆蕪侵斷碑。曉烟空鎖鑰。野鳥若留伊。道共乾坤在。心隨影響移。當年傳大學。筆札想於斯。

題萊蕪侯

嘉祥曹

琛

光霽風三月。童冠偕春遊。滌垢衆相值。鳴將聲自酬。悠然鈞化趣。藐爾事功儔。傑出風塵表。孔門獨許優。

洛沂

秀水黃承玄

應天

具員爲水部。曾來沂水傍。古想有神詣。今日猶波光。此言在天地。令人換肝腸。風華滿千載。無勞認作狂。

題萊蕪侯

嘉祥董辨之

太原

閒雅遺容古。冲融氣象真。千年祠似遠。萬古道如新。胸次涵天度。風情有物仁。歌咏歸來晚。恍見舞雩春。

曾子山

應山楊

連

遠將秋送目。天與碧爭鉤。借此山中月。看猶汶上吾。雲腴瓜不斷。石種粟寧枯。一片春秋色。登登到

得無。

南武山

海鹽呂元美

漸

我來尋故實。擊眼曉山新。惟此一竿碧。能生百世人。細知書剝草。高憶孝留椿。近挹尼巖翠。逾看靈氣真。

題萊蕪侯

海鹽呂元善

山東

人以及門異。名高推瑟時。養教成子孝。言快受師知。氣峙武山秀。神留沂水湄。雲松凜如在。瞻仰動深思。

羊棗

海鹽姚士

太學

怕聞歌剝棗。核異訝富杯。親嗜悲成往。我思傷復來。眼將嚴勿見。口盍猛先裁。啜啖如曾慕。終身解不開。

拜曾墓

新昌呂奇策

刑部

山南風氣會。爭古佳城。豈是一杯土。能留萬古人。河沙皆大世。異物亦完身。願首時良久。瞻依無限情。

曾墓

海鹽陸慶鸞

茂才

西狩嗟麟獲。宗門此處傳。神徂歸孔席。骨在近仙源。道岸誠明誕。賢關忠信研。拜瞻生氣儼。誰謂聖



真懸。

魯廟

澤州呂黃鍾

宏毅生平學。春秋結大年。孔堂傳一貫。魯國占先鞭。間蒸苞符籙。蒸嘗日月懸。趨庭驚有恪。就德見前賢。

謂曾子祠

吳江趙康

潁氣南山峙。高賢應運生。良知當念認。自慊反身誠。性命春秋久。精神奕葉新。登筵渾在邇。莫恨道迷津。

耘瓜臺

海鹽呂逢時

武廟兩山際。鬼焉有二臺。瓜移慈念去。扶得孝名來。不失稱教父。反覺是提孩。肯從茲悟。天情樂可推。

讀曾子

嘉善呂飛

孔門嗟散後。若個喚人醒。何必名曾子。惟欽傳得經。墨裁大小記。汗擷魯齊青。雖出元儒手。何妨紙上聽。

南武城

嘉善丁鑣

昔聞南武舊。今說是阿城。貯有聖門弟。人高天下名。顏閔孝雲古。委巷道風清。何當卜居此。通吾夢。

痛賦。

七言古

讀孝經

海鹽呂 暄茂才

吾人生來有百行、何行不為天所命。惟孝推原報
本心、願復翻嫌只詞令。于與一日侍閒居、指出立
地滿空虛。急呼天地未必應、覺比父母還不如。五
經紛綸非假設、此字看知是真血。快有名臣奏
聖明、題試文場言最切。

晒書臺

秀水馮夢禎系西

晴雲還覆晒書臺、學戴仍尋二大來。擬把一編營
古本、枉將八卷屬秦灰。六經殘缺應無數、此時篇
簡完如故。緒秩因思沂水旁、日光猶照同登處。

三釜

海鹽呂元善山東

泰山耕養悲稼枯、忽邀餘命拋犁鋤。小草雖嫌三
釜窄、大烹如得二親娛。後來俸囊十且百、只看妻
子增顏色。回首高堂白日空、千秋遠刻萊蕪泣。

題曾子後

顯里孔同籍更部

曾子題云十八篇、八篇尋覓向誰邊。大戴雖知在
我前、想當偷竊成他編。窓月回言理武然。

宗聖廟

新安呂維祚茂才

馬出嘉祥雲蓋天、南武山青宮廟邊。祀有昆孫六

十代、堂舍神氣二千年。樂正公明坐相向、請
聽春秋上。誰能以唯應當時、夜驚千古天重辟。

松氏臺

武林徐象梅茂才

南武山撐一片青、兩爪臺映龍虎星。東陵已藉人
入史、萊蕪應飛筆有經。欲斷不斷留根蒂、受根
杖孝名大。庭驕雨露當時聞、夢引春秋到今驪。子
與兒三我亦三、携鋤泣為先人慙。



七言絕句

宋

題三省 一首

婺源朱熹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政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

其二

用功事上實根源。三省真傳入道門。理卽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純。

題萊蕪侯

婺源朱熹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微吟緩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題萊蕪侯

宋大均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衣無不至諸侯。可憐魯黜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

皇明

題曾子讀書處

新會陳獻章

南武山靈尚未徂。只因宗聖舊伊唔。蕭蕭藜火今何在。空有寒潭印月孤。

宗聖

構李呂

玉麟衣鉢正孤懸。生後宣尼統占先。上行虞廷十

六字。下開孔壁四十年。

題萊蕪侯

海鹽呂

舞雩風咏卷春光。悟徹誰云魯士狂。一掬天真誰解得。勲華事業個中藏。

謁曾廟

嘉祥曹

鍾秀山川萃武城。千年間氣魯賢生。聰明才辨誇諸子。道統屬君是主盟。

詠春服既成

寧陵呂

咏刺春風春水寒。年年歲歲走童冠。誰知鼓瑟臺邊客。一摺青衫傲宰官。

九里山曾子井

平湖陸錫恩

野店雞催趁月行。囊空偏快馬蹄輕。儂家已撤南歸石。井乞先生許借清。

題萊蕪侯

嘉祥宋

齋宿振衣拜下祠。春游豈忘在嬉。當年若有天王薦。一點浮雲太宇麗。

題萊蕪侯

嘉祥曹

萊蕪封識肇元豐。豈是元豐道始洪。萬古斯文星日麗。祥開血食衍無窮。

謁宗聖祠

海鹽呂元善

南武山青送曉光、拂曙雲樹鵲蒼蒼。看如說到傳心處、父子相孫證一堂。

題萊蕪侯

茶陵龍

欽

嘉祥縣知縣

靈襟落落氣融融、萬物偕春載事功。脞想高風悲曠世、恍然身入杏壇中。

春服既成

海鹽呂兆禧

茂才

誰非春服換新鮮、是水都如沂水邊。今惜人無曾子臂、不將往答豔陽天。

題曾子墓

嘉善魏大中

行人

江漢秋陽見聖情、反身留得自身成。一杯尚有當年志、擲地還聞金石聲。

羊裘

龍谿顏繼祖

上科

樹樹秋看垂碧乳、曾家果異種應添。慈恩幸養今難見、此束誰知分外甜。

題萊蕪侯

曲阜魏肯構

兵部主事

侍坐昔原依、席、尊祠今復遡宗門。名賢食報同天地、啟聖猶與典並尊。

晒書臺

關里孔弘毅

曲阜縣知縣

六經刪後懽經眼、日氣雲光拓卷開。却怪此篇無處覓、令人搔首問荒臺。

曾子書院

關里孔尚達

翰林

南武山牕夜烟紫、問孝爲經更傳禮。禮有精華何處尋、修道家垂子思子。

題萊蕪侯

遂寧呂大器

行人

希夷澹薄樂天全、沂水春風眼界前。識得當時經術趣、非心非手性靈傳。

讀四子

曲阜顏胤紹

鳳陽縣知縣

吾家巷不設門垣、思孟尤多言外言。只有斯篇是真子、載生偷作禮根源。

題唯

嘉興胡振芳

孝廉

沉幾反約性靈開、一貫原從三省來。漫說宣尼神耳順、嗒然心口亦奇哉。

望南武山

海鹽許中麟

茂才

先嚴東省得陽飛、南武携同看翠微。顯父母云曾子孝、有言難副此心違。

題辭邑

嘉祥杜嘉慶

真城縣知縣

歌聲金石食甘貧、怕受人施當畏人。讀禮需巾因甚淚、止愁祿不逮吾親。

三省堂

曲阜顏光魯

翰林

心學垂來脉自長、遠看雲構在嘉祥。若將退省兼



儒藏

三省兩字真堪共一堂。

耘瓜臺

鄒縣孟開玉

雨中瓜蔓綠烟鋪。大杖曾憐錯下鉤。要識此根元不斷。傳來學脉幾曾枯。

耘瓜

曲阜顏伯執

隱父教耘五色時。因之悟得杖爲慈。今思捉杖無其手。悲眼看篇空淚垂。

題萊蕪侯

闕里孔貞祚

當年酒肉願分嘗。俎豆羣今奕葉香。丰稔不知遺實否。免教孝子載悽傷。

曾子山

曲阜顏伯華

片碧粘天青處分。縹緗猶作卷舒雲。松聲鳥語如相答。一唯應來若可聞。

曾子居衛

海鹽呂兆祥

大英雄借屈爲伸。地濶天高不見貧。能把十年如一日。門中金石和千春。

三省堂

上虞顏綸揆

堂自古曾留日月。山惟今只到烟嵐。眼前唯孰能應一。工必勤從省到三。

汶上

鄒縣孟開証

清風灑袖故翩翩。肯爲權家便着鞭。并向吾師有功德。去耕一片汶陽田。

不食棗

泗水仲則達

小棗那堪充膳羞。椿棉癖嗜味偏投。每逢節物經秋實。樹樹酸心憶白頭。

易簣

泗水仲則威

平生三省且拳拳。敢向權門獻笑妍。況是履冰人已老。不將華簣受人憐。

讀孝經

嘉善三

尼山諸弟一堂升。侍坐緣何只自承。有言稱錦偏安得。問此人還讀未曾。

耘瓜臺

桐鄉顏

魯國虛傳築有臺。文公嗟此墜烟埃。何如百尺凌雲起。人到瓜期想慕來。

怒斷瓜根

當湖呂本南

縣曉青青草色侵。揮鋤竭手孝情深。要知雖斷元非斷。續得靈根直到今。

曬書臺

嘉善丁

矧太學
矧家翁向魯中。不教捉杖得相從。曬書臺畔云。曾到佛我孝經含玉虹。

宗聖廟

新安呂兆環

高弟傳經功最尊、德容瞻拜儼生存。吾儕恨是生來晚、眼恠陽膚配及門。

喜得祿

泗水仙寅亮

捉襟露肘自甘貧、祿養無緣若飲辛。三釜雖微供菽水、一庭七箸樂長春。

使子耘瓜

崇德呂元學

南北臺高種自靈、後傳五色故侯青。起來父子天倫大、總為耘瓜有孝經。

題萊蕪侯

橋李陳邦俊

舍瑟猶聞意自如、狂能端冕不軒渠。祇緣傳統還傳孝、有子兼之更著書。

耘瓜臺

橋李顧玘徵

秋草寒烟帶夕暉、古臺零落獨徘徊。却憐羊棗傷心日、泣向西風抱蔓歸。

耘瓜臺

錢塘徐胤詡

綠萼繁紆通兩臺、和風疎雨帶鉏來。一從受杖春明後、瓜瓞聯聯照艸萊。

曾子讀書處

橋李殷之樂

筆尋二戴言猶在、十八篇知定有餘。問古到今聰

外月曾聞剛後未則書。

耘瓜臺

嘉善吳 研

當年受杖不含哀、千古道芳瓜滿臺。試探綠陰青蔓底、孝孫應有負鉏來。



七言律

謁曾廟

廬陵陳鳳梧

山東
巡撫

南武山連舊武城。巍然廟貌拜先生。道聞一貫傳心遠。經述三綱翼聖明。啟手至今封馬鬣。耘瓜而後記鴻名。萊蕪祠下重瞻仰。沂水春風聽鳥鳴。

謁曾廟

蘭溪章拯

山東總理河
道都御史

嘉祥九十九山青。岱岳西南第一屏。卓爾儒宗鍾間氣。巍人胃子聚賢星。絃歌久斷荒城邑。格致惟存大學經。孤冢却贏東向魯。千秋食報赫聲靈。

謁曾廟

蘭州劉璋

戶部主事官
主都御史

經傳時時仰聖宗。只今何幸拜高風。道傳英俊三千上。孝在乾坤萬古中。蒼嶺可增尼岳秀。新松又見素王東。我來欲盡登臨興。無奈林樾夕紅。

憶曾子墓

長洲沈鍾

山東提
學副使

參也嘗初日。曾子孔門道。統屬斯人。紫紫墟墓千年在。歷歷雲山萬個新。可怪奔馳遷道路。未遑瞻。此邦豈但生賢哲。西狩還曾見獲麟。

公墓

太康李

輔
訓導

聖人志。嘉祥州。孤墳占斷舊山城。上公龍錫給褒嘉。大德澤傳道義明。唯止片言寸穎提。省惟三

幸志明誠。續堂仕隱頻瞻仰。脉脉萊蕪萬古情。

次韻

雨餘芳草露英英。高冢歸然對古城。黃土一杯哀間氣。青山千古毓靈明。表章世世開蒙晦。砂迤人人。孝誠。稽首斜陽遐慕遠。悠悠今昔最關情。

九月再謁宗聖公墓

天台婁

嘉祥
訓導

南武城邊聖域留。章縫到此盡回頭。兩山環扯開青嶂。萬木蕭森照素秋。孝載坤輿還未墜。道參天柱尚周流。却慙老我心千古。匹馬西風續勝遊。

次韻

王汝舟

佳氣旁皇南武留。驚看白壁瘞山頭。西風寂歷悲長夜。細雨廉纖吐早秋。孝在古今神不毀。道通天。地化同流。泉臺色。越香生。俠欲景前修。快勝遊。

次韻

嘉祥宋

澄
同知

蒼翠煙含勝氣。山輝璞韞武城頭。松楸泃露常。十日。碑碣凌霜幾傲秋。正學千年忻紹述。真傳萬古快淵流。叨陪幸逐衣冠後。仰止高風樂邇遊。

題萊蕪侯

天台婁

嘉祥
訓導

遐思言志甚從容。胸次悠然妙化工。此日同羣殊異爾。當時獨與只輪公。但知童冠優游樂。不覺乾

坤柱碑空。南武山前遺像在。千年草木尚春風。

謁曾廟

洛陽裔

緒上

曾子祠堂不記年。桑田滄海幾更遷。巍然碑碣文章古。斌濟衣冠制度全。三省工夫師後學。一心體用接真傳。只今

朝代褒崇典。奕葉明輝光大賢。

謁曾廟次喬工部韻

天台裏

奎訓

星移物換恨年年。廟食何奇世不遷。學迥心原占止善。孝克體受識歸全。惺惺格致隨時體。凜凜修齊觸處研。愧我一官依首宿。春秋幸獲近先賢。

謁曾廟

長垣李

龍

古廟崇嚴古道邊。長松礪礪午風前。不緣力學動三省。安得成名首。超承依是散冠紳。立馬薦山泉。耘瓜臺上徘徊久。惆悵遼親已上年。

題萊蕪侯

嘉祥夾

璋

齊心洞下炙光容。宛見當年妙化工。世味沉酣羞兄子。丰神洒落幾如公。樂天遠度同玄造。與物靈襟迥太空。千古高風描不盡。依稀身在舞雩風。

謁曾廟二首

縉雲鄭汝璧

山東

山城一望路平沙。曾子祠堂落日斜。引豆從

薦萊。照原迴合謗耘瓜。烟橫闕里榮三水。峰拱防尼儼二華。悵望千年吟眺處。依然雲樹亂鳴鴉。

其二

迢遞前山帶古城。駿奔遺像揭精誠。登歌似欲聞金奏。瞻拜還疑見斗橫。事見援神契洙泗繇來留後死。楚齊歸去失先生。耘瓜臺上凭欄處。誰識千秋仰止情。

謁曾廟

嘉祥黃嘉賓

太僕

孔門鼓篋聚三千。誰個宗盟繼聖傳。大學十章精義與。孝經一部扶天全。蕭森古柏盤根老。突兀豐碑磨石堅。鍾鼓式靈輝俎豆。江河斯道自年年。

謁曾廟二首

稿李姚思仁

山東

武城泮沆舊臺荒。闕祀長臨大道傍。伏臘村翁空里杜。東南文物足冠裳。天垂象緯虹猶赤。地劃經文玉自黃。事見孝經緯誰謂賢關難得到。却應堂奧獲延翔。

其二

新祠宏敞潤之阿。攬勝頻年向此過。大勇萬人擎日月。傳心一貫決江河。徘徊殘夢遺琴在。鳥下斜陽舊咏多。遮莫



聖明隆食報武城重見昔絃歌。

曾子讀書處

上虞顏洪範

策杖尋幽拾級行。行徐尤快曉山晴。惟曾力到吾三省。方驗功收唯一聲。今月尚餘篝火照。留風猶有誦音清。青篇墨簡無從覓。花自開來鳥自鳴。

謁曾廟

嘉祥李迪

幸同辟里仰高踪。環翠山川靈秀鍾。萬古斯文傳正印。千年此處識真宗。幾研吾省才難舉。道唯參呼贊不庸。瞻謁僅能歸去懶。頓忘紅印落西峰。

謁曾廟

嘉祥李敏

宗聖真傳萬世師。旌輶幾度不勝悲。一區荒塚牛羊牧。四顧頽垣風雨夷。零落寒烟迷古樹。蒙茸野艸拂殘碑。中興

聖主崇文教。佇看泥啣錫鳳墀。

武城

構李吳弘濟

白雲片片鎖青山。神氣瀾漫豈等閒。一點靈根依聖域。千秋道種開賢關。武城風氣占當佳。東魯章縫咄不還。憑眺龍門艱咫尺。尋源流水枉潺湲。

謁曾廟

羅時裕

偶陪旌節拜儒宗。柳陌陰濃快御風。一辨心香千

載後。四時延豆萬山中。道高弘毅今猶昔。世逐夸西逐東。幾似宮牆重啟鑰。坐春吹徹滿林紅。

謁曾廟

嘉祥宋德

巍巍道岸誕當年。鍾簾靈承不變遷。氣合山川從古秀。德崇廟貌自今全。孔門正系誰堪續。吾黨真源洵有傳。對可知文在此。於皇蒸禴前賢。

謁曾墓有志石

萊陽宋兆祥

白眉孔。領真傳。也原來証大賢。宏教養成嗟錫返。戰兢體就快牛眠。青山翠嶺尼山接。碧水連河泗水聯。道在河沙人未喪。至今日月掛中天。

宗聖廟

海鹽呂元善

道系文宣間。烝凝武城天。作誕名英。兩輪日月標元氣。一統山河記大生。在昔力持心手目。于今不朽自誠明。登臨肅穆渾親炙。千古宗門狎主盟。

謁曾廟

嘉祥徐賓

古廟幽沉傍武城。幸從冠蓋幾千征。刻螺兩漬班苔映。盤柏霜含翠色榮。三省遺容垂世範。一經精義擅賢名。齊心對越渾如在。仰止深慙負後生。

謁曾廟

姑蘇周詔

武山靈氣舊蜚聲。天挺斯文勝地生。嫡派宣尼研



榕致真宗魯國會誠明道翁一唯開終古澤貫千秋莫兩楹守正至今高易簣却令入廟慰思誠

景仰高踪

雲間陳繼儒茂才

百行無如孝行先孝經特著佐文宣偏將弘毅肩吾道細把心傳托硯磚述亞通承開後聖程朱私淑賴殘編人如魯氏寥寥也墨士空磨鐵欲穿

謁曾廟次劉中丞韻

上元金麒麟

二千賢詰獨推宗傳得心珠有孔風統系直參三聖後姓名高出四科中差我勝也山如故密邇仙源道自東陟降不禁悲曠世宮牆桃李滿林紅

謁曾廟

井陘韓文覺

翹首高賢聚此方快因承乏炙官牆霏霏雨濕耘瓜地漠漠雲封易簣堂祀祠獨隆真不朽等威世顯骨猶香書道二酉堪師世廟貌無疆道系長

三省堂

當湖呂濬

郊原一望咄平蕪屈指真宗有也無當日心傳剛一唯終身自反只三平靈苞河嶽神猶在氣貫辰星骨不枯生後自憐窮道岸秋風鳥雀共鳴鳴

謁曾廟

江夏康科

洙泗淵源直是宗憑依猶是生春風一團元氣凝

當日千載靈光萃此中峻宇聳飛天咫尺窮碑鵠峙路西東分符幸得躬希聖心似葵傾點點紅

謁曾廟

高安朱

武城毓秀景朝宗竊幸樞衣獲望風廟貌聿新山借重典章全備日方中松楸蔽苜蓿祠下喬梓扶疎蔭春東瞻炙恍然登道岸依依時雨杏花紅

景仰高踪

雲間馮明玠

辭邑辭卿豈慕羶魯哀齊景失攀緣徒思民社須先達誰肯揭謙自勉旃三

思召南宗

安陽呂化舜

名胤誰教遠豫章俄膺簪笏有輝光既移天去嗟新葬思賜人歸到舊鄉宗

贊筆牀

武城書院在永豐聖

曾墓

桐鄉顏俊彥

荒城遺蛻臥松楸目斷修文賦玉樓人傑豈隨蒿里逝地靈原共日星留臨風尚訝翔麟望氣還驚掛斗牛頌讀自慙空後死却忻血食在千秋

謁曾廟

海鹽呂兆祥

日省從來契典刑。嚴躬歡得拜深庭。學臻平治人
方大。孝併君親撰合經。瓜瓞秀含臺畔綠。山輝玉
映武陽青。動容晉接如林立。忽悟東萊相法靈。

題萊蕪侯

呂兆祥

一言推瑟到今留。便覺能消天地愁。勝日固應吾
獨往。春風想得快人游。已承沂水生湯沐。安用萊
蕪死戶侯。祇是黏瓜傷氣局。許儂狂說面爭不。

宗聖廟

嘉善呂三錫 茂才

心承淵學擅宗根。載集兼稱子更孫。天外山川雄
魯國。眼中日月近師門。東齊親念白辭聘。南武神
留青自尊。瞻拜低回行且住。千秋人似至今存。

宗聖

鹽官呂逢吉 茂才

問仁問智立名多。子獨於中一字無。杏雨細霏瓜
自好。蒲香輕煖簣猶疏。撐精不放幽關閉。冷地須
教熱氣過。三十未曾夫子去。亦應無待再爲呼。



校記

①「省」下疑脫「堂」字，見原詩正文及五言絕句咏三
省堂詩篇。

宗聖志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曾國荃撰

《宗聖志》二十卷，清曾國荃撰，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曾國荃（一八二四——一八九〇）字沅甫，湖南湘鄉（今屬湖南）人，曾國藩之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優貢。太平軍起，爲國藩畫三十二策，無不效。國藩困於武昌，國荃募勇援之。屢得志於江西、安徽、江寧，捕洪福、李秀成，以功封一等威毅伯，任湖北巡撫。同治間，與郭嵩燾等修纂《湖南通志》。後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卒，謚忠襄。國荃工古文詞，然爲政壇之名所掩，其專集未見，僅散見於各家選集中。

《宗聖志》，本明萬曆二十三年曾子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始撰，崇禎二年海鹽呂兆祥續修，清初又有增益。國荃任兩江總督時，南宗曾氏自江西郵寄呂志，乞重刊以永其傳。國荃遂委托東湖王安定校訂。安定以呂志所載曾子言行既多疏漏，而體例雜沓，於是盡變原例，屬丹徒陳慶年依類編次，採用呂志者什不及二三。呂志於曾氏世系邑里殊多臆撰，舛戾甚夥，安定手加辨訂，贗者糾之，漏者補之。尤以崇禎以來至光緒十六年二百五十餘年宗裔之襲代、祀典之增加、林墓祠廟之興替、祭田戶役之存沒，補輯爲多。卷一、二爲圖像，卷三爲傳記，卷四爲世系，卷五爲邑里，卷六爲述作，卷七、八爲祀典，卷九爲祠廟，卷十爲林墓，卷十一爲祭告，卷十二爲蔭襲，卷十三爲祭田，卷十四爲戶役，卷十五爲院第，卷十六爲弟子，卷十七爲私淑，卷十八爲贊頌，卷十九、二十爲旁裔。

是書雖題署曾國荃重修，實成於王安定、陳慶年之手。書成之前，曾國荃即已謝世。全書規制嚴較，引用文獻甚富。卷首有王安定序，卷末附錄明萬曆初修《宗聖志》序二首（姚思仁、焦竑）、明崇禎續修《宗聖志》序二首（孔胤植、呂化舜）。覽此一編，曾子之生平事蹟、曾氏之世系傳承，以及歷代祀典、林墓興廢等皆略備，可稱曾子資料之大全。

宗聖志序

宗聖志者明萬歷二十三年曾子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始爲是書。崇禎二年海鹽呂兆祥續修之。今太子太保威毅伯曾公國荃總制兩江南宗會氏自江右郵寄呂志請重梓以永其傳。曾公屬定安校訂。蓋自崇禎迄今二百五十餘年。宗裔之襲代祀典之增加。林墓祠廟之興替。祭田戶役之存沒。皆闕焉無攷。乃白曾公。檄桐城洪州同恩波赴嘉祥宗聖故里。與翰博曾君憲祐搜討家乘碑記。而山東撫帥宮保張公曜復檄濟甯州牧蹇君念猷嘉祥縣令陳君憲襄其役。三月而往。七月而歸。於是入

國朝以來曾氏事實略備。而呂志所載曾子言行既多疏漏。其體例複沓無足取。乃悉變其例。屬丹徒陳明經慶年依類編之。採諸呂志者什不及二三。至於世系邑里。僞託臆撰。舛戾殊多。定安手加辯訂。贗者糾之。漏者補之。書成凡二十卷。又別爲曾子家語十八篇。自光緒十六年二月屬稿。十二月竣事。而曾公已於十月初二日薨逝。惜乎未觀厥成也。竊嘗論之。

人之通塞毀譽。命也。智愚善惡。亦命也。伊遂古之初。聖哲達人。明通天地。制器立教之君子。不知凡幾。然其傳於後者。代不過數人。或竟無一人焉。文字旣興。鐫金刊石。操鉛握槧。銀精神。耗歲月。以求著作之工者。又不知凡幾。然其傳於後者。代亦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蓋學之精疏。人也。傳之久暫。天也。智愚善惡。人也。其智愚善惡之獲傳與否。命也。夫聖而至於孔子。蔑以加矣。其傳於後也遠矣。彼三千之徒。親炙於聖人之門。亦云幸矣。而當時不能舉其名字。況其後焉者乎。其能舉其名字者。如七十子之徒。身通六藝。亦云達矣。而著述弗傳於世。況其下焉者乎。夫孔門之賢。無踰顏子。其生也未述一經。獨好學爲尼父所稱。世主遂用以配享孔廟。而閔子騫。伯牛。仲弓。諸賢著述無聞。徒以相從陳蔡。得與四科之目。後世奉爲十哲。自隋以前。世主未有推崇曾子者也。唐開元中。始封曾子爲郕伯。躋於十哲之次。宋大中祥符二年。晉爲侯。咸淳三年。晉郕國公。與顏子。子思。孟子升爲四配。元至順元年。加號宗聖公。宗聖之名自此始。明



世宗訪曾子裔孫於江西，乃設五經博士於嘉祥，俾奉祭祀我。

朝臨雍之典，四氏裔皆得陪祀。

賞賜優隆，宗聖之尊崇於斯極矣。夫曾子學行載於大小戴記，備於孝經，分見於論語、孟子、孔門弟子著述之富，未有盛於曾子者也。周之末禩，荀卿、莊周、尸佼、韓非之倫，其人類皆睥睨百代，譏孔訕孟，然其書多稱曾史，是當世未嘗無聞也。漢則陸賈、韓嬰、劉安、董仲舒、司馬遷、桓寬、劉向、班固、王符、王充諸子，號爲通儒，其書所引曾子事尤多，是後世未嘗無述也。然必遲之又久，歷千餘年，乃得躋於十哲，又數百年，乃得升爲四配。又數百年，其苗裔始授世官，與孔、顏、孟並稱四氏。豈所謂通塞關乎數者耶？嗚呼！後之君子，其學行不逮曾子遠甚，或遇於時，爲世尊重，則忻然以喜；或偶不遇，則佗僚咨嗟，怫然見於顏色。是豈曾子所謂宏毅忠恕之道耶？記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故連城之壁，耀光於卞和之門；千金之馬，增價於伯樂之市。其輕重貴賤，世爲之於壁馬無

所增損也。願以告士之志曾子之所志，學曾子之所學者。

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冬十二月，東湖王定安撰於金陵寓廬。

宗聖志目錄

卷一

圖像上

卷二

圖像下

卷三

傳記

卷四

世系

卷五

邑里

卷六

述作

卷七

祀典上

卷八

祀典下

卷九

祠廟

卷十

林墓

卷十一

祭告

卷十二

蔭襲

卷十三

祭田

卷十四

戶役

卷十五

院第

卷十六

弟子

卷十七

私淑

卷十八



贊頌

卷十九

旁裔上

卷二十

旁裔下

宗聖志卷一

湘鄉會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圖像第一上

武梁石室嘗圖古人。嚆正樞綱。爲孔素臣。繪其軼事。頑懦咸興。纂圖像上。

古者左圖右史。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歷覽遠古之初帝王后妃忠臣孝子。取其善可示後也。今所睹者。武梁祠孝堂山刻石是其例也。圖像顧不重乎哉。

宗聖像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贈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鄆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贈瑕丘侯、政和元年改武城侯、咸清三年封鄆國公、與兗國復聖公顏回、沂國述聖公孔伋、鄒國亞聖公孟軻並配享孔子廟廷、謂之四配。元至順二年加封鄆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東配述聖子思子像



儒藏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咸淳三年封沂國公、配享孔子。元至順元年加封沂國述聖公。明嘉靖元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孟子外書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

西配亞聖孟子像



孟軻字子輿、鄒人。宋元豐七年與顏子配享孔廟、封鄒國公。越一百八十餘年、爲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始列四配。元至順元年加封鄒國亞聖公。明嘉靖元年改稱亞聖孟子。

韓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子之學蓋出曾子。

東廡陽膚像



陽膚事見論語包咸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樂正子春像



樂正子春事見大小戴記鄭玄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儀像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公明儀事見禮記鄭玄孔穎達皆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沈猶行像



沈猶行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高像



公明高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單居離像



單居離事見大戴禮盧辯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宣像



公明宣事見說苑劉向謂其學於曾子。

西廡公孟子高像



公孟子高事見說苑或以爲卽公明高也。

東廡孟儀像



孟儀事見說苑、或以爲卽公明儀也。

西廡子襄像



子襄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萊蕪侯章服像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曾點、曾子之父。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宿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

東廡曾元像



曾元事見禮記。孟子、荀子、鄭玄曰：曾元、曾參子。

西廡曾華像



曾華事見大戴禮或曰華卽曾申之字也。

東廡曾申像



曾申事見禮記鄭玄曰曾申曾參之子或曰申字子西與曾西爲一人也。

西廡曾西像



儒藏

宗聖志 卷一

曾西事見孟子。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或曰：西卽曾申之字也。

宗聖志卷二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圖像第一下

猗嗟曾子質孝通神。高官而悲。薄祿斯欣。豈爲身榮。但知逮親。聖道大矣。乃以魯成。纂圖像下。

授受孝經圖



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纓。絰衣。絰單衣。向北而拜。告備於天。天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耘瓜受杖圖



說苑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



圖薪墮痛臂

孝子傳樂正子春者曾子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曰參負薪右臂痛薪墮地母曰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女耳參乃悲然。



雨雪躬耕圖

琴操曾子嘗耕泰山之下。遭天霖澤。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乃作梁山之操。

勝母還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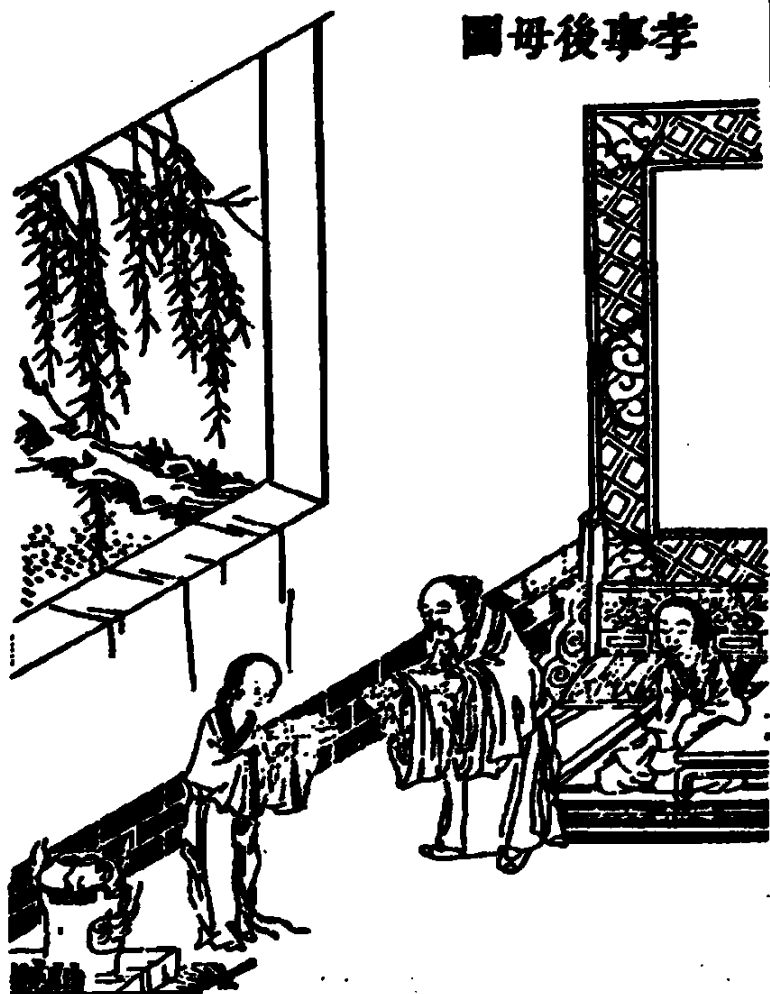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劉子名勝母。曾子還朝。以其名害義也。

投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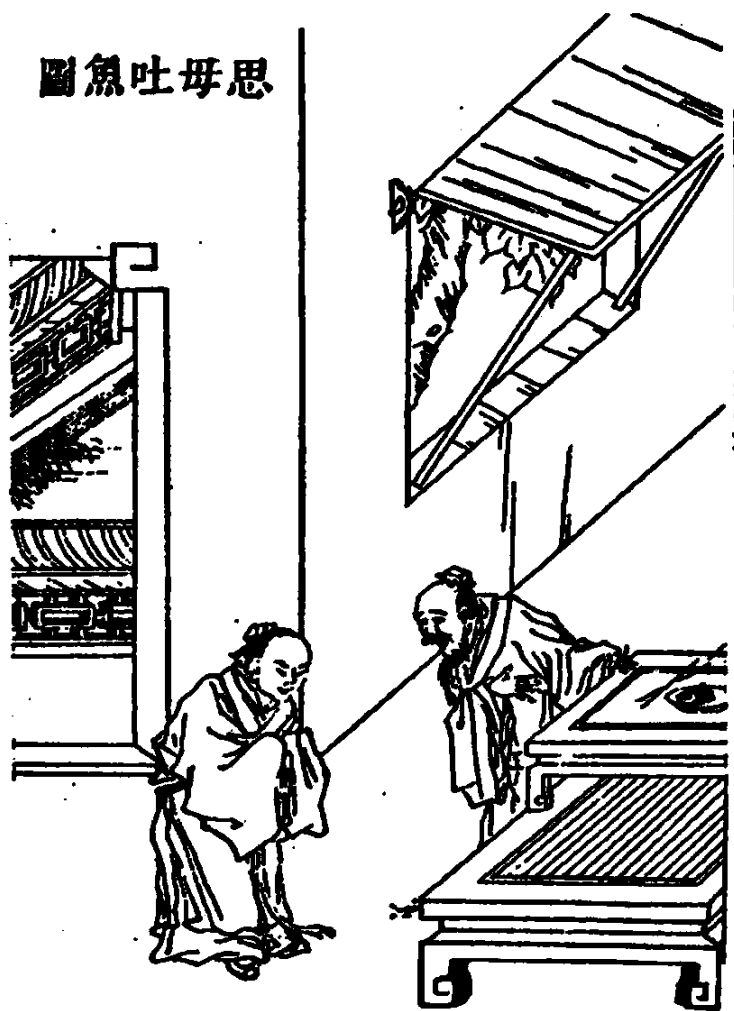
戰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

圖母後事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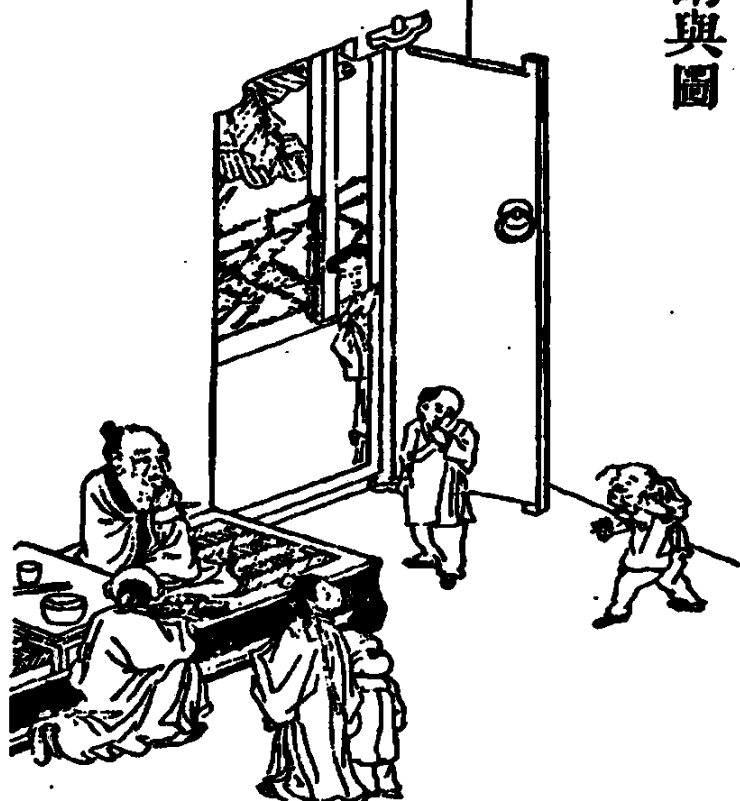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

圖魚吐母思



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將徹請與圖



孟子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吏祿娛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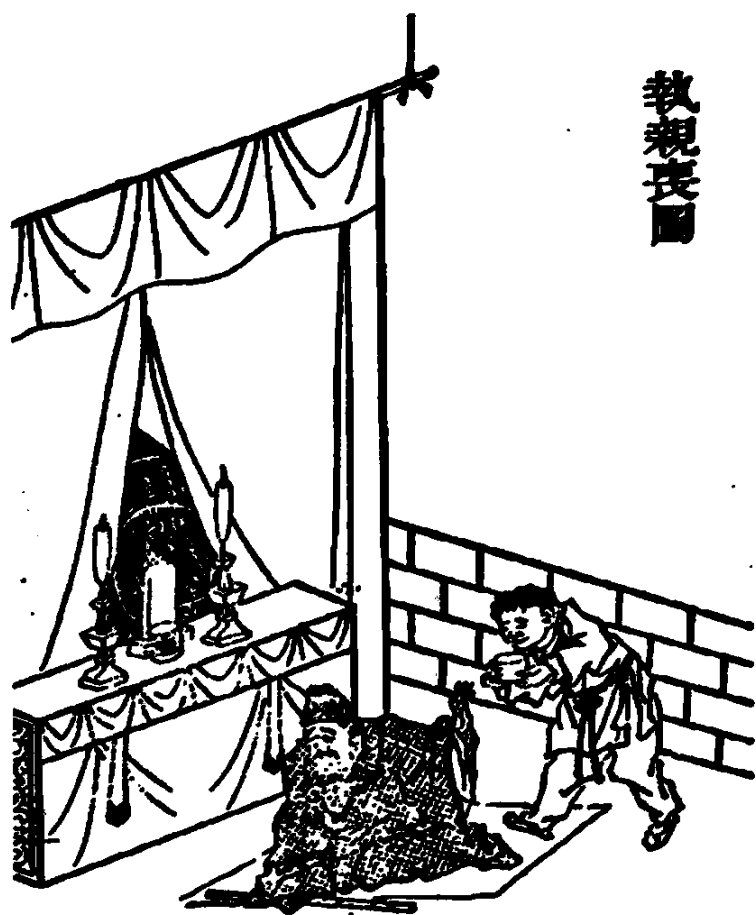


儒藏

宗聖志 卷二

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鷄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忻忻而喜，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

執親喪圖



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尊官悲泣圖





儒藏

宗聖志 卷二

齊郊贈言圖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歿之後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
題三圓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
逮吾親也。

武城避寇圖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
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捕獲示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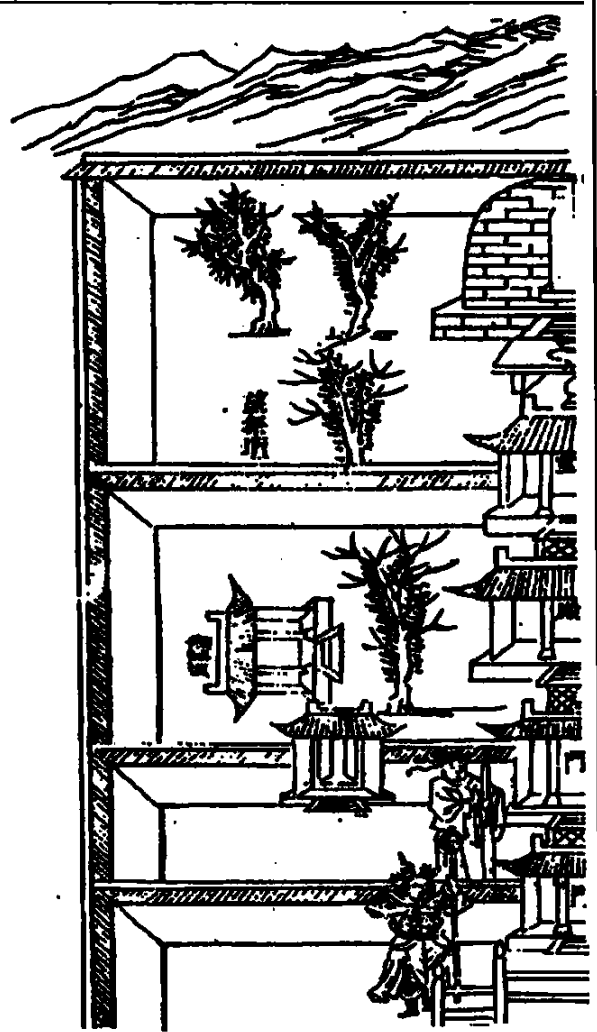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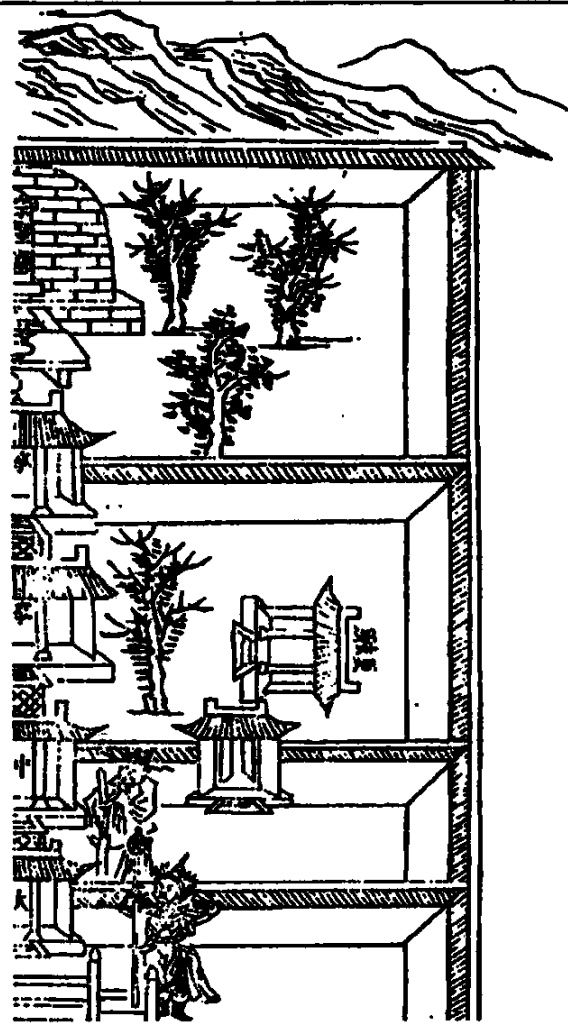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易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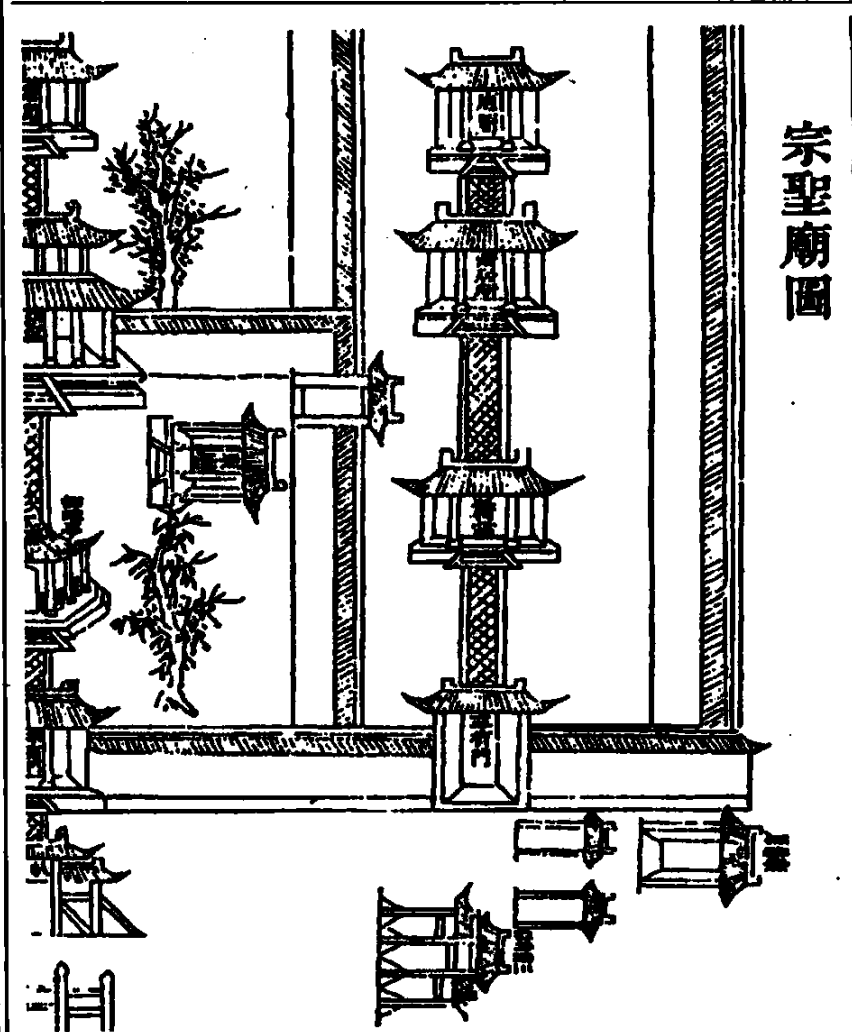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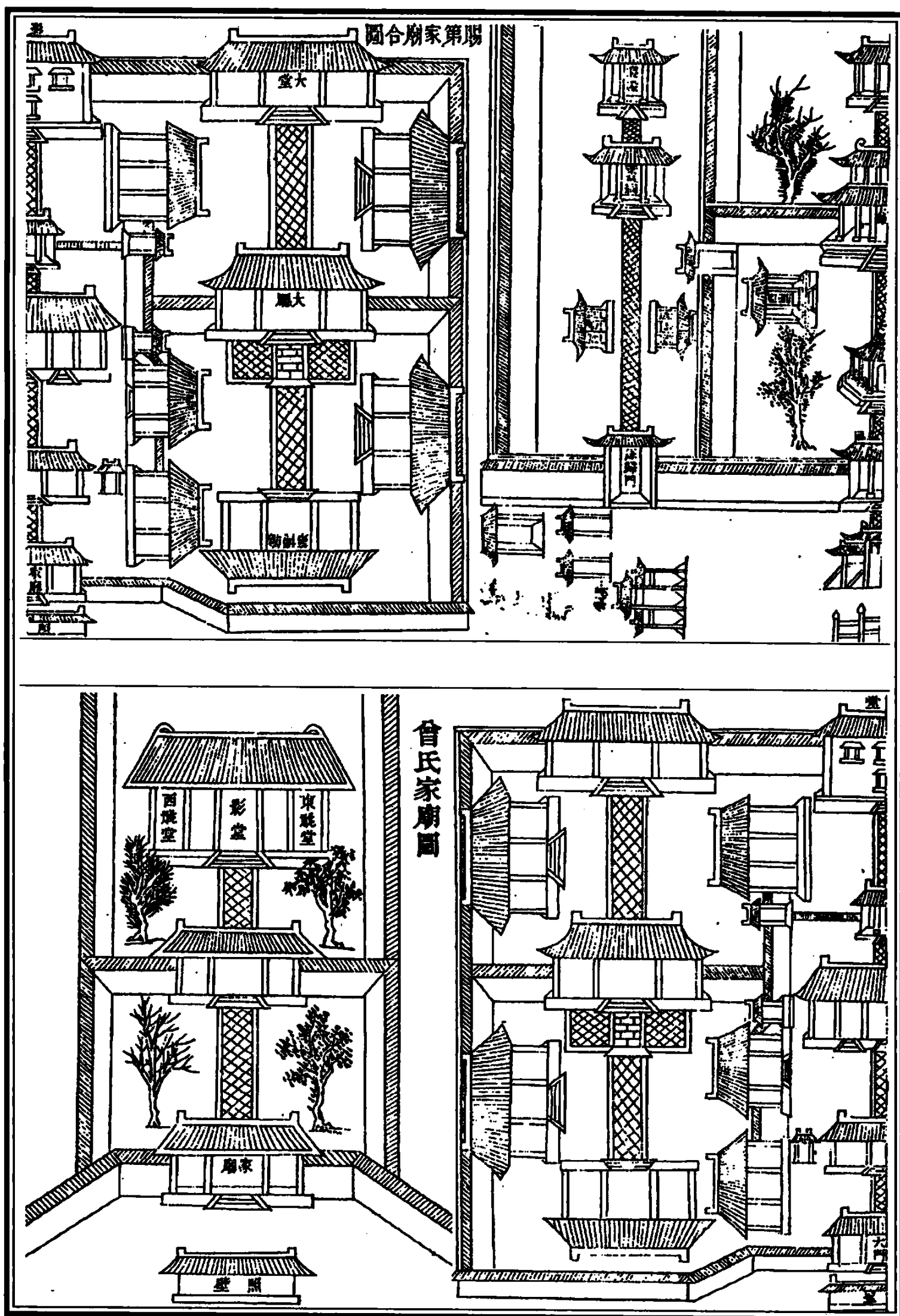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宗聖林墓圖



宗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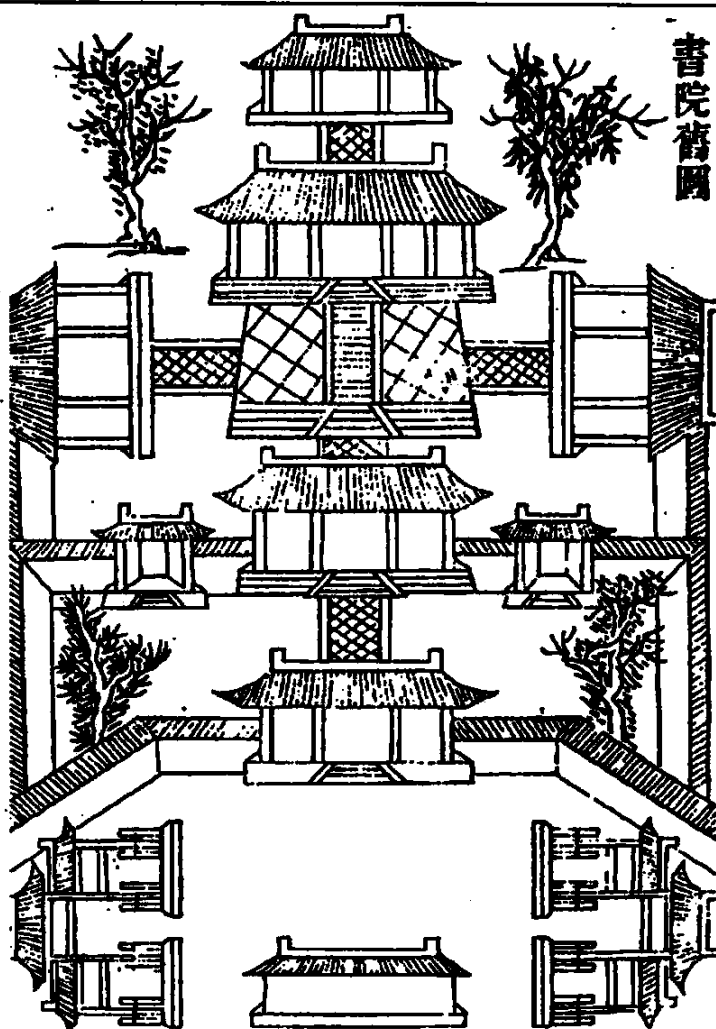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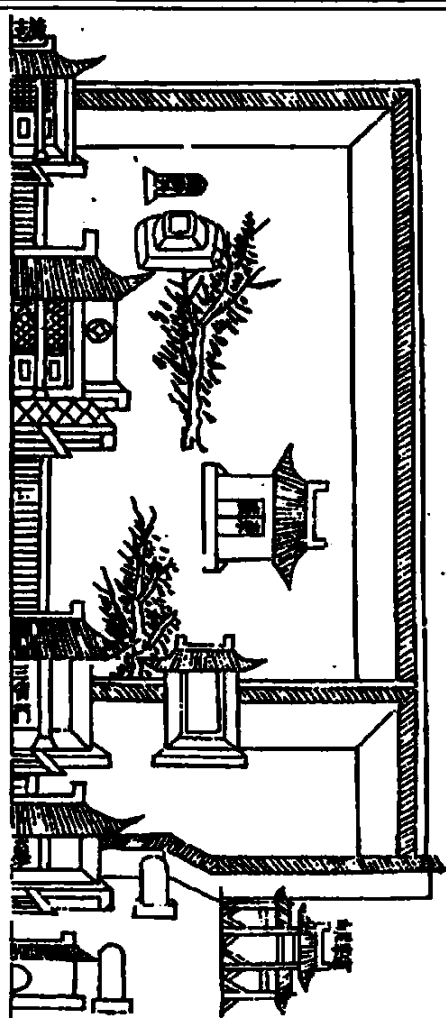
儒藏

宗聖志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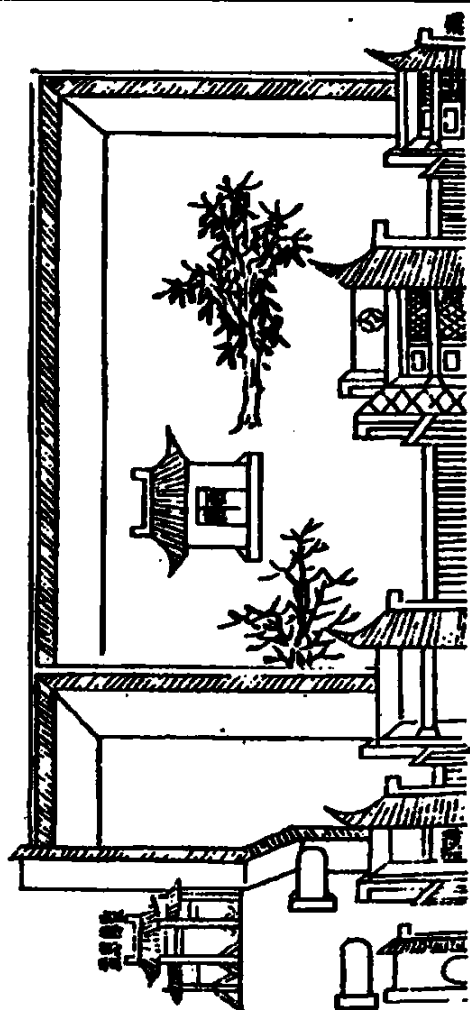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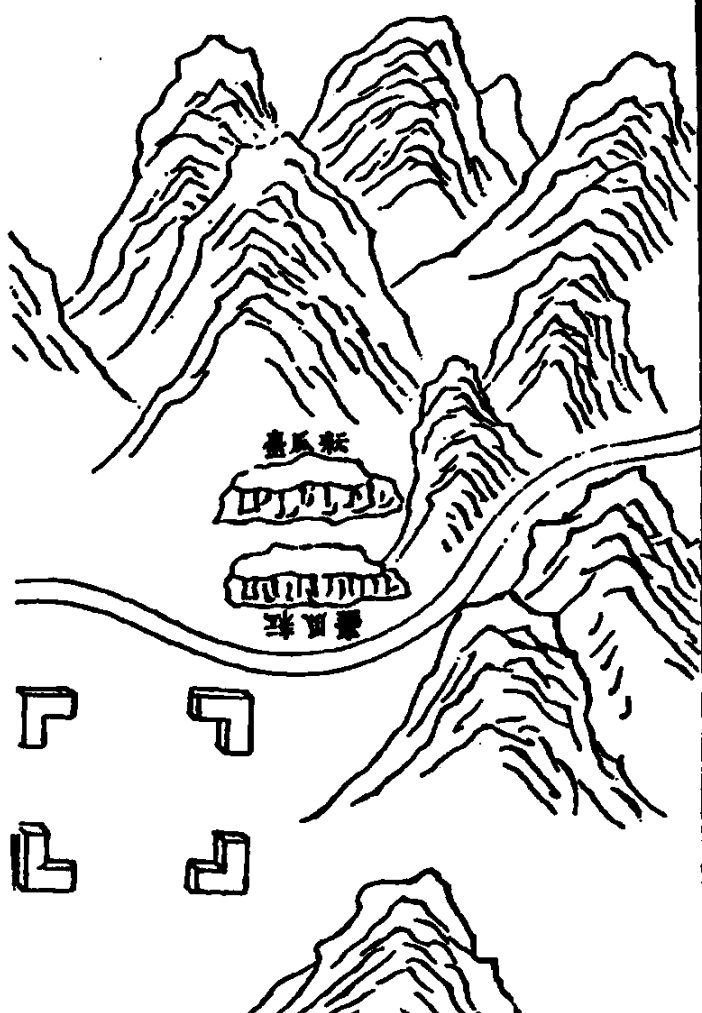
書院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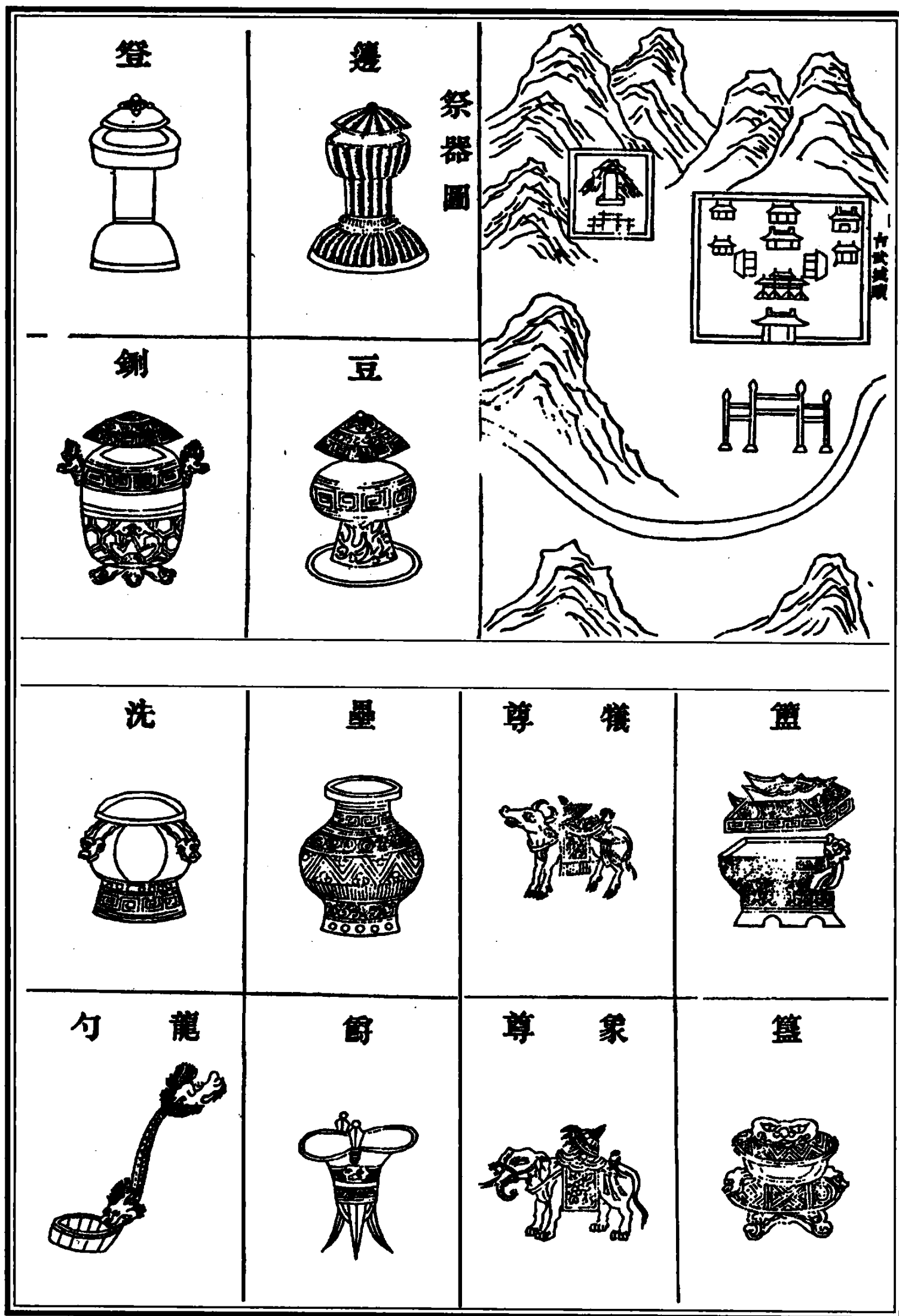


大學書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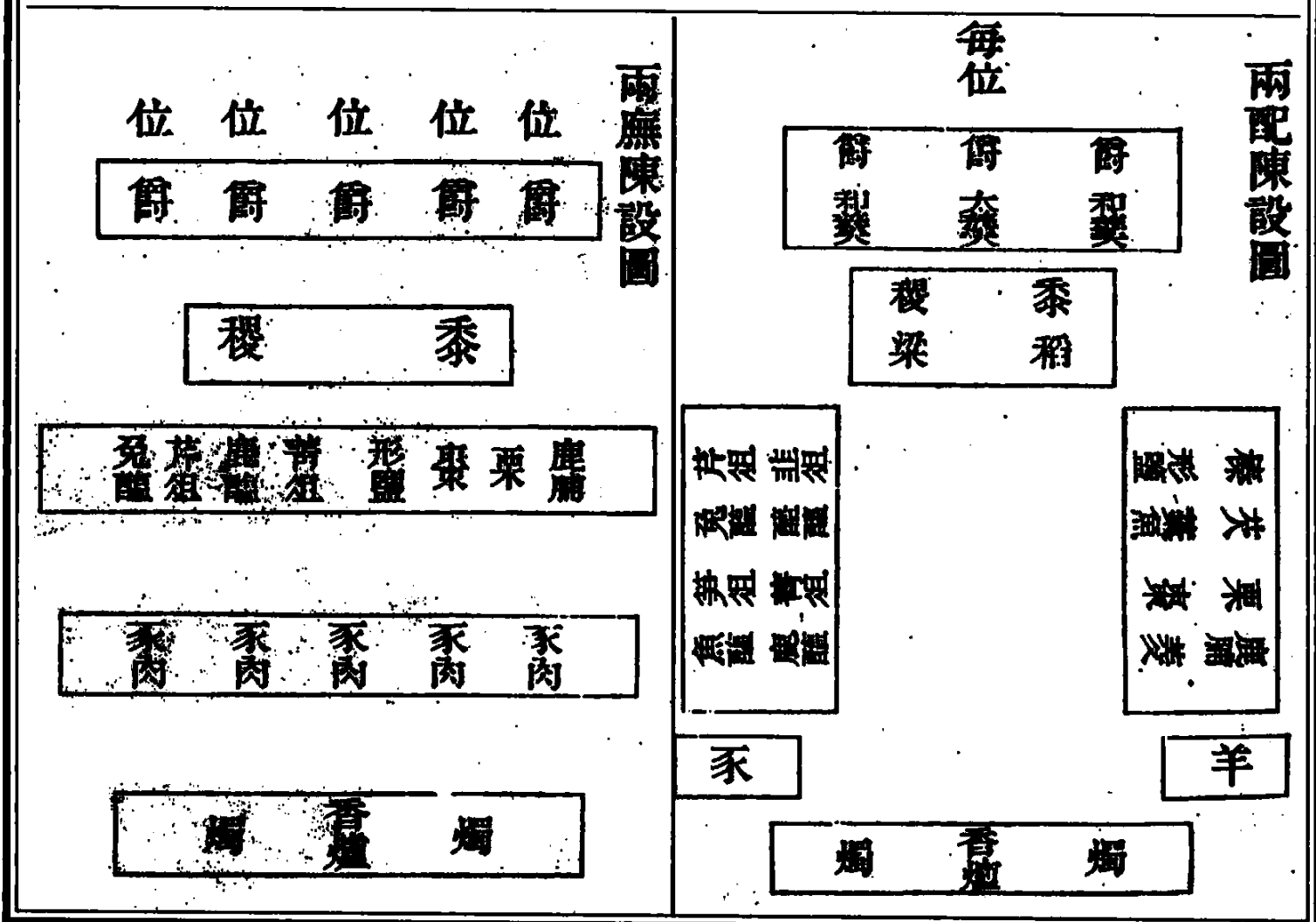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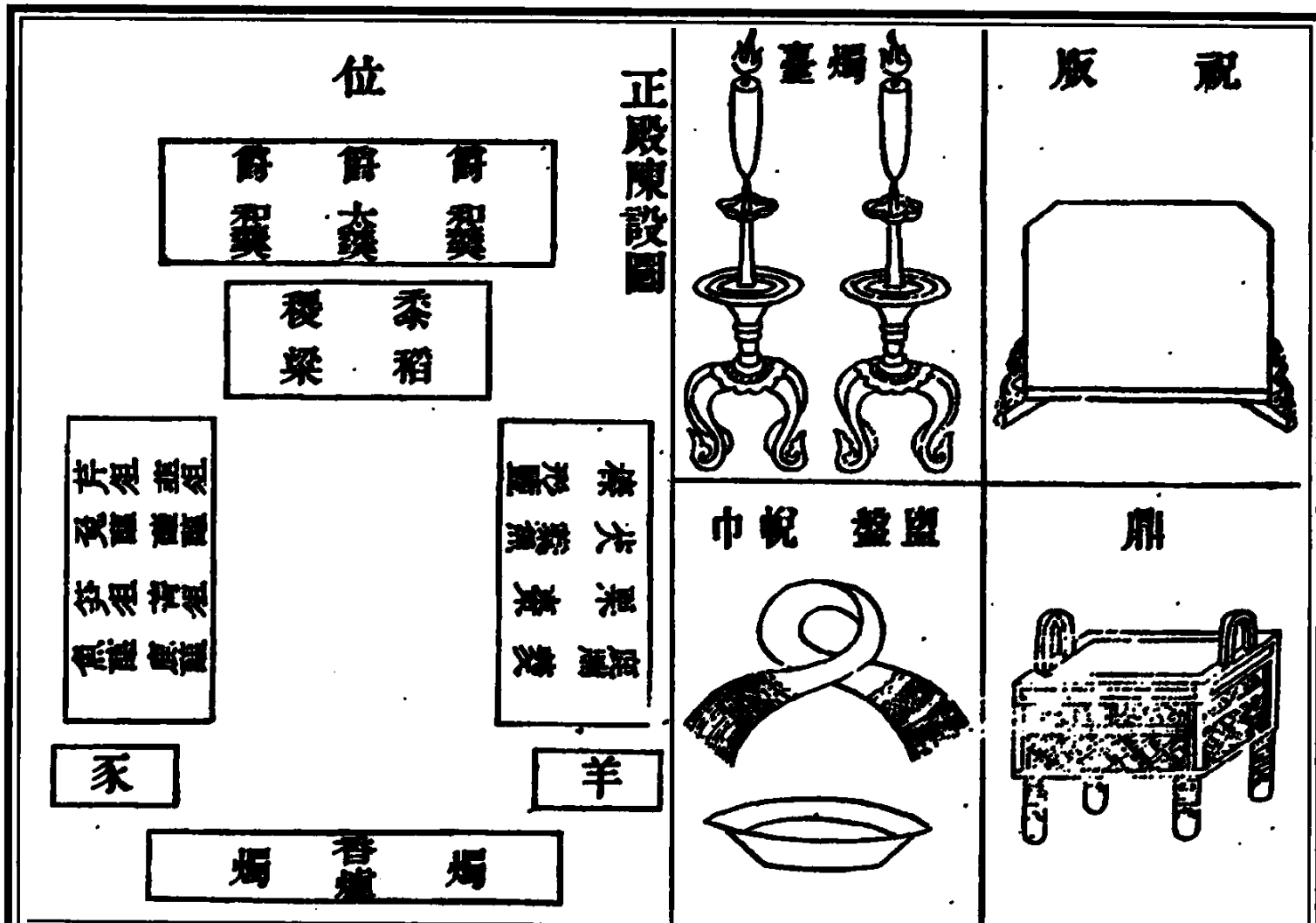
武城遺址圖







儒藏



宗聖志卷三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傳記第二

尼山執莢七十二賢。闡揚至孝。肇自史遷。哀集諸子。綴爲長編。搜逸表微。一貫斯傳。纂傳記。

更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

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高士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皃。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綆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於魯。

隋書經籍志。曾參傳一卷。佚今

宋蘇轍古史。孔子弟子列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子爲之作孝經。其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瓜而傷其根。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爲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爲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
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季孫之母死。哀公
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閭弗內也。二子入其廄而修
容。子貢先入。閭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閭辟之。涉內
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
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晄。大夫之贊歟。
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矍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
之贊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
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
旦。請起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
妻以黎蒸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黎蒸小物也。
而猶不用命。況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
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
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
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
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
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
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
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子爲
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
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
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

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宋曾肇補曾參傳：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父點，字皙，嘗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然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參與父俱事孔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嘗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孝，孔子語之孝，蓋千餘言。又嘗問禮於孔子，往復酬對，亦數千言。然號遲鈍，故謂之曰「參也魯」。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參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參嘗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之，參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既病，樂正子春坐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贊歟？」參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朋友。實善尤切，數子夏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喪爾親，使民未有聞，其罪二；喪爾子，喪爾明，其罪三。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初，參養藏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藏死，元養

參如參養蓺然將微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君子謂參養志元養口體事親若參可也。元子西或人以比於子路西楚然不敢當以比管仲然不悅其自任之重如此。

肇嘗讀司馬遷史記病其傳曾子事特畧因採摭經傳掇其大者著於譜曾子修身事親嚴師篤友至死不亂其言雅見於書爲萬世法然於孝愛尤至也故後世言孝必稱曾子。

國朝熊賜履學統正統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鄆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子曲烈於鄆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鄆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滅鄆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旣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卽魯定公三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

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鮪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緇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



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

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

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皙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皙於南武山曾子攀柩車引轎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

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則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悶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蒸不熟而出之人曰非



七出也。荅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子申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躓決曳，蹠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嘗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取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



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失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簞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

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鄭伯、宋封鄭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張伯行道統錄、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父皙、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有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皙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語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以仁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卽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眾、而孔子獨遣偁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日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終身守此悌悌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請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毋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聞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

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殷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忒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歿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李錯尙史。孔子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曾子孝於父母。每讀喪禮。泣下霑襟。

嘗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曾子之事父。

母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體。

非孝子之道也。孟子○按此兼明書引孟子語曾皙使曾子過期而

不至。人見曾皙曰。無乃畏耶。曾皙曰。彼雖畏。我存。夫

安敢畏。呂氏春秋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母曰。願

留。參方到。卽搯其臂。曾子臂立痛。卽馳至問母。母曰。

今者客來。吾搯臂以呼汝耳。論衡孔子以爲能通孝道。

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

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是

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

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

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禮記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禮記檀弓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

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韓詩外傳曾子妻蒸梨不熟，去之。人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天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檀弓曾子嘗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可謂善安身矣。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鮒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

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屈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家語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三樂也。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有好友而中絕之。三費也。子夏曰善哉。

韓詩外傳

闕里志曾子名參。魯南武城人。鄒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鄒。當魯襄公時。邾人滅鄒。鄒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數傳而生點。點生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

曲阜縣志聖蹟宗聖曾子其先爲鄒子之後。邾人滅

鄒。遂去其鄒字之旁。以爲氏。曾子字子與。曾點之子。父命適楚。從孔子學。一十九歲聞一貫之傳。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德美於後世。上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齊聘爲卿。以親老辭。嘗讀喪禮。泣下沾襟。一夕五起。視其母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其從夫子之在楚也。以心動而辭歸。問其母。母曰思爾。故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孔子因曾子志存孝道。作孝經。曾子又述聖經作大學。卒於魯。子三人。元。申。華。孫。西。皆著聞。韓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元人稱曾子爲宗聖焉。曾子居魯高門外。巢不入郭。見水經注。其南卽沂水舞雩。爲曾子父風浴詠歸處。今其故址尙可考也。

濟甯州志曾子世家曾子名參。字子與。與漢白水碑語同。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曰參讀爲駢。秦風小戎箋云駢兩駢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駢。故謂之駢。說文云駢駕三馬也。駢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駢。指其



元年七月、加封曾子爲郕國宗聖公。明史禮志、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攷明王一夔元豐類稿序、曾鞏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遠祖遷吾江西之南豐。長洲顧東巖本是序作於成化六年、豈曾子固亦嘗稱復聖、同於顏子耶。抑或顧本之誤耶。然自唐迄宋、皆尊顏子爲亞聖、封兗國公。元至順中、進封顏子爲復聖公、孟子遂爲亞聖、四配之稱、又何嘗有一定乎。

校記

①此段所引爲節文，《禮記·檀弓上》云：「曾子聞之，曰：呼。曰：華而晬，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宗聖志卷四

湘鄉會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世系第三

神禹之裔、建國於郕。訖周而滅、去邑爲會。萊蕪嚳、嚳、郕國兢兢。歷二千載、俎豆欽承、纂世系。

元和姓纂五十七、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郕、春秋時爲莒所滅、郕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參、字子輿、通志作阜生哲父子並爲仲尼弟子。生元申、裔孫偉、後漢尚書令。

宋歐陽修文集、維會氏始出於郕、郕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郕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會氏。蓋自郕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會氏而點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

通志氏族畧、會氏亦作郕、亦作緇、姒姓、子爵。今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郕城是也。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郕、襄公六年、莒滅之。郕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

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哲、哲生參。參字子輿、父子並爲仲尼弟子。參生元申、裔孫偉、後漢尚書、望出魯國。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自注、會氏出於郕、姒姓。莒滅郕、子孫在魯者別爲會氏、歲參、元、西始有聞。左傳有夭、阜、後漢尚書令偉。

明呂氏宗聖志、曾子之先出自夏禹。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於郕、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卽周襄王六年也。郕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郕、郕世子巫奔魯、去邑爲會氏、子孫始以會爲姓。三桓家臣曾天、曾阜、其後也。巫凡數傳、生歲、歲生參。參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卽魯定公五年。

右會氏得姓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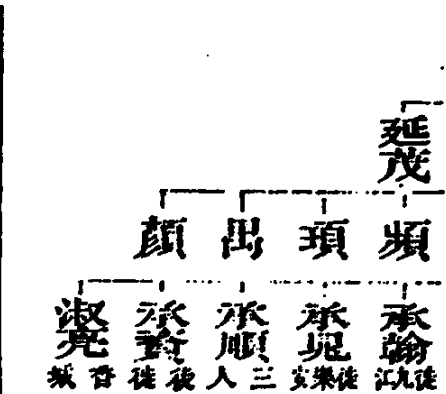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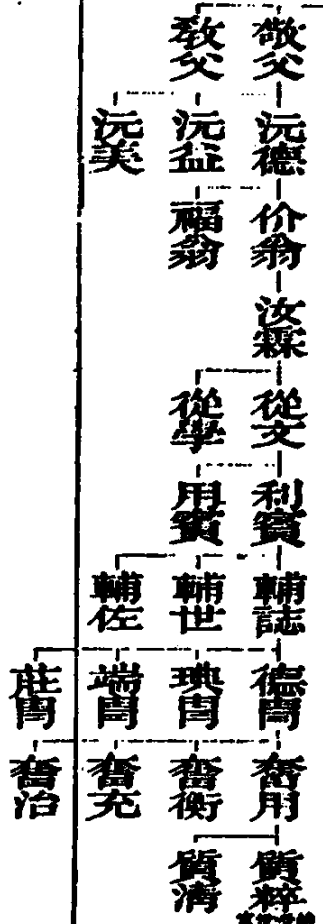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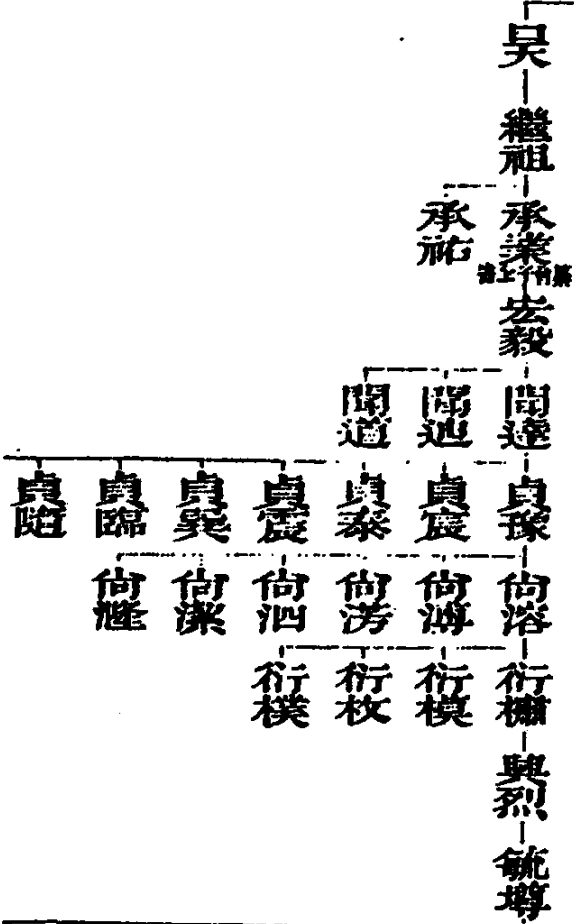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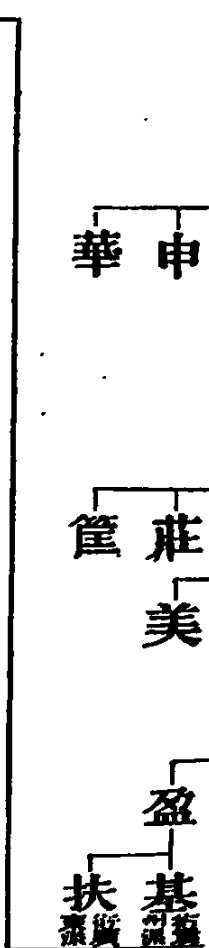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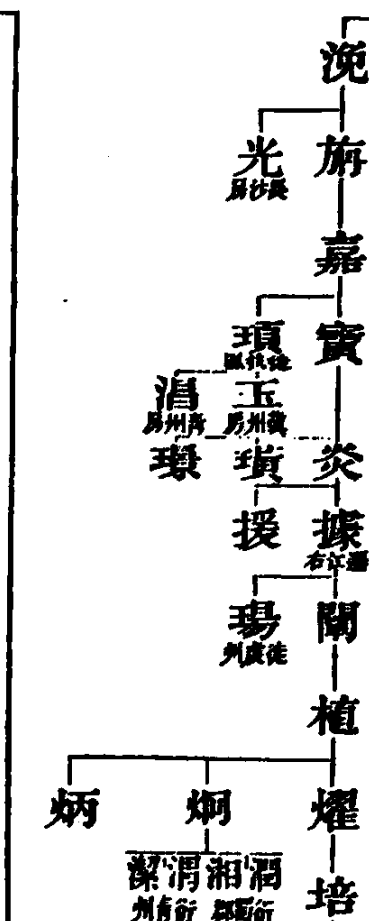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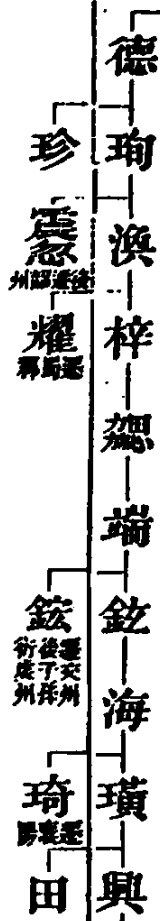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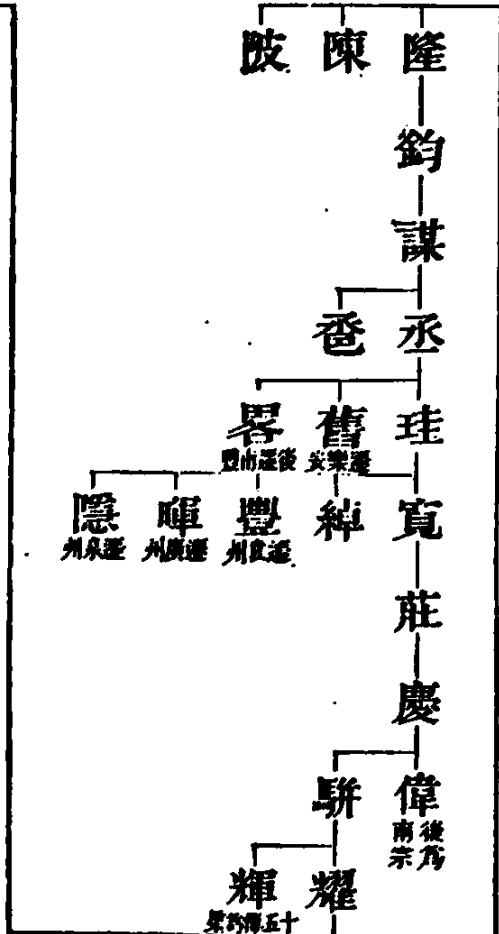
會氏世系表

呂氏舊圖起黃帝、大禹、少康、似太荒遠、非尚書首堯典之意。茲從萊蕪侯旁行、斜上、復綴代次事實於後、庶閱者瞭然。

萊蕪侯表「元—西—欽—尋—羨—遐—偉—樂—」



崇範—延廣—碩—承昌—萬敵—公整—九思—文傑—好古—尙忠



貞

傳鎮 紀通原從左旁

傳錫 紀通 廣芳 昭嗣 憲祐 情源

傳銓 廣甫

傳錫 廣芝

傳錄

傳銘

傳鉞

萊蕪侯蒧 字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蒧論語作點字哲侍孔子孔子

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定安按武城曾氏族譜舊以萊蕪侯蒧爲始祖自宗聖公升配至聖殿明正統二年加封萊蕪侯爲公由兩廡移配啟聖王祠而南武山專廟因遵定制別祠萊蕪公自是譜以宗聖冠首今仍依舊譜

始萊蕪侯。

一代宗聖公參 字子與宋咸淳三年封郕國公夫人公羊氏子三元申華

二代元 娶高陽氏子西

禮記檀弓鄭元注曾元曾參子

荀子大畧公行子之燕遇元於塗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夷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

次申 字子西娶顏氏子二耕森

禮記檀弓鄭元註曾申曾參之子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按序錄多本劉向別錄

次華 娶上官氏子炳

三代西 娶左氏子欽

孟子公孫丑趙岐註曾西曾子之孫

毛奇齡四書賸言經典序餘曾申字子西子夏以



詩傳會申、左邱明作傳、以受會申、則是會西卽會申、爲會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江永羣經補義會西卽會申、會子之子、非會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也。闕氏若璣釋地亦同。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會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會子疾病、會元持首、會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旣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會西爲會子之孫、疑趙註爲是。

趙佑四書溫故錄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會西是會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孟子第言會元養會子、檀弓所記會子寢疾、病、會元、會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會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

翟顯四書考異禮記曲禮注引會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時稱會申

爲會子也。史記吳起事會子、其會子亦是會申。記述會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

定安按、趙邠卿以會西爲會子之孫、近儒或然之、或不然之。竊謂漢時有世本可按、似無舛誤。然有可疑者、鄭注曲禮畏而愛之、引吾先子之所畏、稱爲會子曰、鄭意蓋以孟子之會西卽檀弓之會申、故依檀弓稱爲會子。釋文謂會申字子西、似卽依此。近儒第舉古人名申字西者以爲比例、而不知會西爲會子之子、爲會子之孫、於漢說皆有可據。疑事毋質、姑錄舊說以備參考。

四代欽 字子敬、娶穀梁氏、繼娶周氏。子三、昇、莊、僅。五代昇 字若得、平陽侯、娶卜氏。子羨、繼娶歐陽氏。子美。

定安按、會子生周敬王十五年、由敬王傳九王、周始亡。終周之世、會子不應僅傳五代。周時固無封平陽侯之事、秦亦未聞。攷漢書高惠功臣表、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上、漢六年十二月封。傳十一世、至侯曠。是平陽侯在西漢傳國最久、並未

改封他姓。且尋既封平陽侯矣。何至一代遽絕。譜疑誤。

六代羨 字學餘。官徐州刺史。娶繆氏子遐。

七代遐 字子盛。陝郡太守。移揚州刺史。娶言氏子二偉。盈。

定安按。漢書百官表。景帝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曾子之六。七代孫似尙在周世。不應居此官。漢書地理志無陝郡。惟宏農郡有陝縣。至唐始有陝州。從無稱陝郡者。

八代偉 漢尙書令。娶郊氏子樂。呂志族譜。謂雲鶴曾子書俱作煥。非。

次盈 官撫州長史。孫基衍派袁州。扶衍派廣東。定安按。撫。袁皆唐州名。隸江南道。兩漢但有豫章郡。隸揚州。

九代樂 字舜韶。官山陰令。馮雲鶴書作漢陽縣。終封都鄉侯。娶周氏子浼。

十代浼 上谷太尉。娶伏氏子二旃。光。

定安按。太尉應是都尉之訛。秦漢時。太尉皆京秩。掌武事。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綰。十一年。周勃

爲太尉是也。漢書地理志上谷注。甯西部都尉治。是漢時有上谷都尉之證。

十一代旃 字伸勸。仕西漢中壘校尉。遷冀州太守。娶郈氏。馮雲鶴書作郈氏。子嘉。

定安按。後漢書百官志。武帝省中壘校尉。但置中候。是中壘乃武帝以前官。漢以州統郡。有某州刺史。無某州太守。攷兩漢志。西漢有冀縣。隸天水郡。東漢冀縣隸涼州漢陽郡。

次光 後徙長沙。爲長沙房。

十二代嘉 官安縣主簿。娶鄭氏子二寶。項。濟甯州志作項非。

定安按。漢志無此縣。地理諸書亦無此縣。

十三代寶 字惟善。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子三炎。原從玉旁。今敬避。璜。璜。

定安按。車騎侍郎疑誤。漢書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如涪注。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據此則車騎侍郎應作車郎。又車騎將軍爲漢尊秩其屬官有車騎將軍長史、車騎都尉、車騎將軍市令、車騎將軍掾亦無車騎侍郎之職。

次頊 徙扶風。長子玉官御史大夫刺冀州後爲冀州房。次子淶舊志馮雲舉文學博士寓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四代炎 官提舉副使娶鄆氏子二據援。

定安按提舉之名自宋始唐以上無此官。

十五代據 漢關內侯西漢末恥事新莽挈族渡江隱於豫章廬陵郡之吉陽鄉卽今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復徙鶯遷鄉屬今永豐縣境爲會氏始遷江右之祖娶陳夫人繼娶劉夫人子二闡瑒。

定安按宋歐陽修與曾鞏論氏族書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會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會元去漢近三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

侯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會氏出自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會氏者爾非鄆子之後皆姓會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攷今譜都鄉侯樂是會元八代孫關內侯據爲都鄉侯五代孫與南豐族譜小異當是後人增改亦恐未確。

十六代闡 娶文氏子植。

次瑒 徙虔州。呂志作虔州濟甯州志作楚州茲從族譜。

定安按虔唐州名隸江南道東漢無此州。

十七代植 娶李氏子燿繼娶蕭氏子二炯炳。

十八代燿 諫議大夫任福州刺史娶胡氏子培繼

娶文氏子城。

定安按福唐州名隸江南道東漢無此州。

次炯 徙樂平至孫潤湘兄弟衍蜀郡涓潔兄弟衍



青州。

定安按、樂平有三、東漢有樂平侯國、隸兗州東郡。晉、北魏有樂平縣、隸司州陽平郡。此山東樂平也。晉、北魏樂平郡、隸并州。隋樂平縣、隸冀州太原郡。此山西樂平也。唐宋樂平縣、隸江南道饒州、即今之江西樂平也。譜未知所指。

次炳 後衍麻城。

定安按、麻城隋縣名、隸荊州永安郡。唐隸淮南道黃州。

十九代培 字本固、娶陳氏、子德。

二十代德 娶董氏、子二珣、珍。

二十一代珣 字貴文、三國時中郎將、娶朱氏、子二漢、震忽。

次珍 魏封平原侯。

定安按、三國志魏紀、漢建安九年、袁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曹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是平原初屬袁紹、曹操得之、尙隸於漢。建安十八年、漢封操爲魏公、始建魏社稷。二十年、天子命魏公承制

封拜諸侯守相、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珍之封侯、似在此時。惟攷明帝紀、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是平原爲明帝潛邸所在。如珍果封平原侯、似不能奪其所封而移之太子。至明帝踐祚之後、魏臣尤不得僭封平原侯明矣。

二十二代漢 封景陽侯、娶劉氏、子二梓、呂志作梓、馬雲爲書梓。

定安按、地理諸書無景陽郡縣名。

次震忽 後遷韶州。

定安按、韶、唐州名、隸嶺南道。魏晉無此州。

二十三代梓 字伯琦、娶丁氏、子鄒。

次曜 遷蜀郡。

二十四代鄒 鎮南軍司馬、娶文氏、子端。

定安按、唐始置軍、隋以前尙無此制。唐書方鎮表、景雲二年、置朔方軍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軍節度使。其後軍名不可枚舉。又廣德二年、改安南節度使爲鎮南大都護。大曆元年、仍更鎮南曰安

南。是鎮南司馬確爲唐官。又五代職方考。鎮南屬吳。卽洪州。則更在唐以後矣。

二十五代端 字正翼。娶胡氏。子二鉉。鉉。

二十六代鉉 字道遠。官大司馬。娶蕭氏。子海。

次鉉 字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遷交州。子孫衍虔州。

定安按。由魏至梁。垂三百年。平原侯珍去鉉纔六代。世次似亦未合。

二十七代海 一名貝。襄州錄事參軍。娶楊氏。子二璜。璜。舊志誤作櫛。馮雲鵲書作璜。

定安按。襄州。唐隸山南道。

二十八代璜 娶謝氏。子二興。田。

次琦 官黃門侍郎。家襄陽。

二十九代興 字兆發。娶張氏。子三隆。陳。陂。

三十代隆 字迪蕙。娶宋氏。子鈞。

三十一代鈞 字洪舉。官給事中。娶王氏。子謀。

三十二代謀 字以忠。娶高氏。子二承。登。

三十三代丞 官司空兼尙書令。徙廬陵。吉陽。上黎。

堡。娶何氏。繼娶羅氏。子三珪。舊。略。

三十四代珪 字子玉。娶蕭氏。子五寬。綽。豐。暉。隱。

次舊 官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樂安。雲蓋鄉。後衍崇仁。泰和等處。

次略 官節度使。徙撫州。西城。十傳至鞏。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五代寬 娶何氏。子莊。

次豐 遷袁州。

次暉 遷廣州。

次隱 遷泉州。爲公亮房。

三十六代莊 字子蒞。官江州都押衙。舊志作吉州娶蕭氏。子慶。

三十七代慶 唐御史大夫。娶鄒氏。子二偉。誤同八代祖名。

三十八代駢 御史大夫。舊志云吉州都押衙。今據諸剛。娶王氏。子

二耀。輝。自駢二十二傳爲質粹。應詔至嘉祥。受世

官。守宗聖廟林。是爲東宗。

長房偉 官檢校御史大夫。十四傳爲侍郎晞。顏。徙



龍潭生雷順、德裕、巽申、巽申裔芝、蘭徙湖南甯鄉縣是爲南宗。南宗建廟祀萊蕪公於長沙省垣。至國朝嘉慶間、湖南巡撫奏請予甯鄉會衍詠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先賢曾氏廟祀於南楚、部議未准。此後世系、惟錄東宗。

定安按、呂志以偉爲三十八代、耀爲三十九代。然耀非偉子、偉已留爲南宗、駢之二十二代孫質粹至嘉祥受世官、自應祧偉而祖駢。今改正、以訂舊志之誤。

三十九代耀 南唐宮檢司、拜真州刺史、徙木塘源。娶劉氏子崇範。

四十代崇範 字則模、家藏九經子史、竈薪不屬、讀書自若。南唐賈匡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娶劉氏子二、延膺、延茂。

四十一代延膺 字膺修、廕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升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娶魏氏子五、碩、頌、頌、馬原從頁旁顏。今敬避。

四十二代碩 字偉夫、洎化壬辰登第、官歷黃州從

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導江知縣、朝奉郎、大理寺丞。娶江氏、繼娶省氏。省疑誤。子六、承昌、承翰、承晁、承順、承資、淑亮。

次頌 官武昌監。

次頌 官縣主簿。

次禹 進士、官筠州錄事參軍。

次顏 與禹同榜進士、判循州。譜頌在顏後、茲從舊志、濟甯州志。

四十三代承昌 字雍行、娶張氏子萬敵。

次承翰 徙九江。

次承晁 徙樂安。

次淑亮 後徙香城。

四十四代萬敵 字惟仁、娶徐氏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 字容莊、娶羅氏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 字成義、又字得之、娶羅氏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 字卓庵、娶李氏子好古。

四十八代好古 字信前、族譜因初襲翰、博字誤、犯此諱、反改好古爲浩古。

雲鶴書因之、與信前義不貫、茲仍之。娶劉氏子尙忠。舊志、濟甯州志、均作尙忠、譜因下代有尙派、易尙忠爲上忠。馮雲鶴書因之、非茲正之。

四十九代尙忠 字省己、好學力行、孝友著於郡邑。娶張氏、子二敬父、教父。

五十代敬父 字存誠、邑庠生、事親以孝聞。娶江氏、子三沅德、沅益、沅美。

五十一代沅德 字旋吉、府庠生。娶黃氏、子二价翁、福翁。

次沅益 九傳至才英、以依族叔質粹至山東。其裔世居南武山始祖林廟左近。今考四氏學稱為南武山房。

五十二代价翁 以字行、諱琢、邑庠生。娶姚氏、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 字雨蒼、娶宋氏、子二從文、從學。上字誤同四十代祖諱因改崇為從。

五十四代從文 字益雅、娶羅氏、子二利賓。濟甯州志誤作

五十五代利賓 字翼甫、邑庠生、性孝友、好施與、鄉邦稱之。娶鍾氏、子三輔世、輔佐、並蚤卒。輔誌。

五十六代輔誌 字思修、邑庠生。娶張氏、子四德貞。

瑛、端、肅、莊。

五十七代德肅 字好懿、邑庠生。娶彭氏、子四奮衡、奮充。充邑庠生、與兄衡並早卒。奮用、奮治。

五十八代奮用 字志行、邑庠生、貫通經史、性好施、有高祖風。娶金氏、子二質粹、質清。

五十九代質粹 號南武。原字好古、因同四十八代祖諱改。生長永豐、修德念祖。嘉靖丙戌、闔族共推、來南武山祭宗聖廟墓、上書大吏、請居守、格議南歸。據馬孟楨會氏家廟碑記

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准、徙居嘉祥、受世官奉祀、歿祀崇德祠。娶楊氏、一子昊。原名

定安按、明史儒林會質粹傳、正德間、山東僉事錢鉉訪得曾子後一人於嘉祥山中、未幾而歿。嘉靖

十二年、以學士顧鼎臣言、詔求嫡嗣。於是江西撫按以質粹名聞、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是為武城曾氏置翰

博之始。

次質清 邑庠生、鄉飲大賓。

六十代昊 字欽一、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先父卒。



娶徐氏守節撫孤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 字繩之。廸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未卽請襲。時永豐龍潭族人衮以應貢到京。乘機奪襲。給事中劉不息。李盛春。山東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奏。准繼祖之子襲職。繼祖事母孝。母卒。廬墓三年。奉旌孝子。濟甯州志有傳。祀廟內崇德祠。娶薛氏子二。承業。承祐。六十二代承業 字振吾。萬厯二年奉勅入四氏學習。五年十六歲。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五十二年。百廢具舉。又請直指姚思仁創宗聖志。自輯曾子全書三卷。著錄四庫。祀廟內崇德祠。娶楊氏。繼娶孔氏子一。宏毅。

次承祐 恩貢生。考授河南通許縣教諭。

六十三代宏毅 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控部。因爭襲職。宏毅具奏。禮部尙書黃士俊劾益人更四代。時閱百年。忽起而爭。爲不應等情。益慚阻而退。自後無復爭者。宏毅負奇概。以膽畧自雄。崇禎三年陪祀歸。

過德州。值流寇渡河。充斥臨濟間。宏毅與戰於四女寺前身中流矢。猶活挾一賊。躍馬抵里門。視之已死。擲於馬前。後四年。嘉邑滿家祠宮二麻子作亂。先後攻城。宏毅率邑人守禦。得無恙。其義勇如此。後竟得瘡療。三十一而卒。曾衍東小豆棚說。主鬯十四年。祀崇德祠。娶朱氏魯藩王女。副室陳氏子三。聞達。聞迪。聞道。

六十四代聞達 字象輿。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十四年。

詔隸翰林院如舊制。主鬯二十八年。娶顏氏子八。貞豫。貞宸。貞泰。貞震。貞巽。俱奉祀生。貞臨。貞隨。四氏學增生。貞賁。

次聞迪 恩貢生。考授州同。任福建福甯直隸州州同。

次聞道 恩貢生。考授州同。

六十五代貞豫 字慶楚。工詩。採入濟甯州志。康熙七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二十三年。娶

宋氏子六、尙溶、尙溥、尙湧、尙泗、尙潔、尙澹。

六十六代尙溶 字匯伯、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五十二年入賀。

萬壽、

賜宴禮部、主鬯四十年、娶孔氏、繼娶程氏、子四、衍模、未娶早卒、衍櫛、衍枚、衍樸、樸出嗣堂弟尙潤。

六十七代衍櫛 字雍若、敦行積學、著有近聖居詩集二卷、雍正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九年、百廢具舉、祀崇德祠、娶劉氏、子一、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 字起祚、工詩、著有墨軒吟稿、見州志藝文

乾隆四年五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十五年八月、同衍聖公馳驛入賀。

萬壽、

賜宴禮部、主鬯二十二年、祀崇德祠、娶路氏、繼娶張氏、續娶趙氏、子毓樽。

六十九代毓樽 字注瀛、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修武城家乘十卷、凡廟林、書院、家廟、黏補最勤、紀事碑版亦多、俾後有可查考、宗子功德、

承業翰博後、此爲再見、著家誠一篇、採入濟甯州志、又著訓後要言畧、刻石嵌書院壁、主鬯近五十年、祀崇德祠、娶仲氏、子三、傳鎮、傳錫、傳銓、側室夏氏、子傳鎮、傳錄、傳銘、傳鉞。

七十代傳鎮 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娶田氏、子一、紀連、原從王旁、敬避作連。

次傳錫 恩貢生、考授直隸州州判。

七十一代紀連 字仲魯、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因事革職、不准其後承襲、族人推傳鎮仲弟傳錫之子紀瑚主祀。

紀瑚 字六華、著有萌麓詩草、南遊紀畧、家乘約編序、四氏學廩生、嘉慶癸酉拔貢生、經衍聖公會同禮部具題、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旋請修廟林、募修宗聖書院、以勞瘁卒、祀崇德祠、娶楊氏、繼娶張氏、子三、廣芳、廣甫、廣芝、芝、四氏學優廩生。

七十二代廣芳 字汝陟、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早卒、聘史氏、聞喪、投緘母家、奉旌貞烈、以廣甫長子昭嗣承祧。



次廣甫 字蔭園、自廣芳逝後、懸龔數十年、族人以廣甫是昭嗣本生父、呈請衍聖公札代翰博之任、咨部註冊、理林廟事、以勤勞聞、同治四年、論修城練團功、獎五品銜、四品頂戴、邑人以保障宗邦、榜其第。

七十三代昭嗣 字纂庭、四氏學生員、未及龔卒、娶劉氏、苦節撫孤、事夫本生母史氏極孝、子一、憲祐、七十四代憲祐 字奉遠、又字石齋、光緒十二年八月、由衍聖公保送禮部考試、吏部給劄、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因案革職、部議准其子慶源接襲、子未及歲、族長仍推攝理祀事、娶劉氏、子一、慶源、慶源字同三十七代祖諱以倩字代。

七十五代倩源 字養泉、例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前翰博曾憲祐曰、舊例、曾氏廟前崇德祠祀主鬯之賢者、其已祀者、曰始封翰博、五十九代質粹、曰六十一代繼祖、曰六十二代承業、曰六十七代衍櫛、今憲祐與南武山諸生傳杰、傳鈺、紀綱、紀鈴、紀錫等議、續增六十三代宏毅、六十九代毓墀、七十

一代紀瑚及廣甫四主於中、公論以爲允、擬具牒立案云。

憲祐又曰、吾族舊名派曰宏、聞、貞、尙、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十五字、新名派曰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皆先後由衍聖公領取、世世遵循者也、溯自六十三代始請派字、故系宏爲名、自六十三代始、較孔、孟氏宏派、旻兩代、遞至祥字、則七十七代矣、舊派尙字犯四十九代祖諱、初重請派、未之敢易、而易四十九代祖尙爲上、知禮者以爲不合、故繼字犯六十一代祖諱、卽以紀字代、而慶字犯三十七代祖諱、擬代以倩字、因倩與慶音相近、古人長倩、曼倩、皆訓男子美稱、至新派德字犯二十代祖諱、欽字犯四代祖諱、將來可用特字、親字代之也、今 太子太保、兩江制府一等威毅伯沅浦族高祖檄桐城洪州丞恩波跋涉來嘉、采輯宗聖事蹟、因書此、請附世系後、俾吾南宗、東宗咸知支派云、時在光緒十六年五月。

附武城家乘顯宦

十四代玉 漢御史大夫。

十八代萬 漢鎮南將軍、討南夷、開拓南康之境、封南康逸士。

十九代游 漢御史大夫。

三十七代元裕 唐招討使。

三十九代輝 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監祭酒、兼御史中丞。

四十代洙 南唐五原防禦使。

四十一代澄 宋吉州團練。

四十三代公尹 宋進士、提舉湖北洛平茶鹽事。

四十四代朝陽 慶歷間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教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匪陽 朝陽弟、慶歷間舉進士、爲龍南令。以上二人並載旁商門

載陽 舉進士、贈將仕郎。

淮 宋嘉祐癸卯進士、歷祕書省著作郎、襲慶軍節度使、贈刑部尙書。子四弼、楸、開、幾、並顯於宋。紹興間、奉旨建五世名臣坊於贛郡。

弼 崇甯癸未進士、官至朝奉大夫、提舉京西南路學事。

四十五代銳 禮部尙書。

鉞 崇甯五年舉進士、事父母至孝、廬墓有芝、竹連理、寶劍之瑞。

迪 楸長子、宋太常寺奉禮。

四十六代元忠 朝陽孫、大觀間登第、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論語解、周易解等書。

庠 大觀中三舉進士第、官衡州常甯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

度 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岡軍官、司法參軍。

四十七代集 官朝奉大夫、廣西憲察。朱子稱其學有家法、尊賢尙德。

彥明 宣和甲辰登第、爲名宦。

四十八代蔚 嘉泰間兩舉進士、授陝州教授。

四十九代渙 淳熙癸卯、己酉兩舉進士、紹熙庚戌登第、入史館、歷官大理少卿。

五十一代晞顏 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晞禹 元至正辛卯進士。

志澹 前賓州儒學正、延祐間、族中推擇、主領永豐武城書院教事。

五十二代德裕 晞顏子、廕授靜江路錄事判官、歷任翰林直學士。

雷順 泰定甲子舉人、任萬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巽申 由進士官儒學提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

五十三代如圭 官太平路儒學教授。

用先 明洪武壬子科舉人、吉安教授。

五十四代玄 惠州推官。

五十五代原道 潮州知府。

五十八代如琳 宏治甲子舉人、乙丑進士、任陝西

道監察御史。

國朝

六十五代世榮 廣西博白縣丞。

六十六代之傳 舉人、任福建安溪縣知縣。

之經 歲貢、任廣豐縣訓導。

尙增 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由庶常改縣令、陞湖

南郴州直隸州知州。

逢聖 刑部江南司郎中。

宏緒 江南兩淮鹽務兵備道。

六十七代曰瑛 逢聖長子、福建臺灣府知府。

曰理 逢聖次子、乾隆戊午副榜、歷任浙江按察使司。

曰珏 逢聖三子、廣西萬全縣知縣。

曰環 宏緒長子、廣西全州州同。

曰瑞 宏緒次子、四川順慶府通判。

曰琇 宏緒三子、江南蘇州府同知。

六十九代毓秀 乾隆己丑武進士、任浙江衢州守備。

又武城家乘恩裔

承祐 字自天、明襲博士承業之弟、崇禎三年、上幸

太學、錄四氏子孫在庠者各恩一人、照舉貢敘用、

承祐與焉、任河南通許縣教諭。

宏仕 字嶧東、承祐子、奉祀生員、順治九年太學陪

祀 恩錄入監敘用。

聞道 字心維、博士宏毅三子、四氏學生員。順治九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敘用。

聞迪 字景輿、博士宏毅次子、奉祀生員。康熙八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准貢。康熙二十八年任福建福甯州州同。

建福甯州州同。

聞進 字紹輿、宏仕之子、四氏學生員。康熙八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准貢。康熙二十五年任湖廣雲夢縣知縣。

貞震 字省庵、博士聞達三子、奉祀生員。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陪祀 恩貢、考授州同。

尙溥 字廣淵、博士貞豫次子、奉祀生員。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陪祀 恩貢。雍正八年任廣西全州州同、陞廣東連平州知州。

尙淇 字衛濱、貞蒙之子、四氏學生員。雍正二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授縣丞。

衍樞 字紫垣、尙溥之子、四氏學生員。雍正二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授縣丞。

尙淳 字凝池、貞亮之子、聞道之孫、四氏學生員。乾

隆三年太學陪祀 恩貢。

尙渭 字映華、貞益之子、聞進之孫、四氏學生員。乾隆三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充武英殿校對、選授山西大同縣縣丞。

又武城家乘親支

貞蒙 康熙壬辰年貢、任齊東縣訓導。

尙治 雍正壬子科舉人、由國子監學錄、助教陞戶部河南司主事、儲濟倉監督。

衍相 乾隆庚寅年貢。

衍楚 乾隆庚子年貢。

衍東 舉人、官江夏知縣、博學多才、著武城圖考、小豆棚說部。

貞任 乾隆丁卯年貢、任長清縣訓導。

恆德 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由國子監學正、助教

陞刑部主事、員外郎中、記名御史。辛丑春、授湖北

鄖陽府知府。按林墓題名碑記謂恆德福建惠安縣人。

毓光 鄖守之子、由修書館議敘州同、選補貴州布政司經歷。



定安按、武城家乘所錄不知所本、姑仍其舊、其複者刪。

校記

①受：當作「授」，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②武岡軍官：疑當作「官武岡軍」。

宗聖志卷四

宗聖志卷五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邑里第四

武城之名南東攸分。爲嘉爲費聚訟紛紜。奚所折衷。

王制是遵。纂邑里。

聖賢之道充塞天地。雖九州八埏。讀其說者皆親若鄉井。其里邑不關重輕也。然論語有鄉黨篇。世本有居篇。此其前規矣。史記謂曾子南武城人。孟子載曾子居武城。自明以來。考證漸詳。要之以今嘉祥爲近是。

呂氏舊志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言子爲宰處。至今基址尙在。鄉音呼阿城。

山東通志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武山。卽曾子葬父處。亦名曾子山。山麓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

兗州府志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

之西。

沂州府志思聖鄉在費縣東南六十里曾子山下。曾子居武城卽此。

舊志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曬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山東通志同。

兗州府志曾子故宅在魯城高門外。魯城今曲阜縣也。水經注云。昔曾子居此。巢不入境。通志曲阜縣志同。

舊志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嘉祥縣志曾子琴堂。一名琴臺。在嘉祥縣治東萌山之陽。

相傳曾子鼓琴處。金太和七年。有人於此掘得古琴。蘇思慕之。爲築堂。石砌極工。嘉靖九年。知縣王時

佐取石爲泮宮橋。其堂遂毀。旁有甘泉。清冽異他所

案。甘泉古井。今尙存。堂基經山水冲刷。今相呼爲琴堂坑。

兗州府志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卽曾子耘瓜處也。其臺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嘉祥縣志同。

嘉祥縣志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爲曾子讀書處。亦名絃歌書院。剝廢不可攷。元時吳氏



墓碑尙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萬厯閒移建城內萌山之陽。

沂州府志郊城縣西北七十里磨山世傳曾子授徒於此。

山東通志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門外有雩壇高三丈相傳曾皙風乎舞雩卽此地後人建咏歸亭其上。

一在滋陽縣城東沂河南。兗州府志曲阜縣志同。

舊志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舊志石蝦蟇狀如伏虎今在宗聖故里吳氏園中。鄉人相傳以爲曾家物恐亦先塋中蒼麟白羊類耳。

右古蹟

明王雅量曾子費人考實遷史作仲尼弟子列傳於曾參下著曰南武城人於澹臺滅明下著曰武城人而缺一南字遂啟後人以南武城與武城爲二邑而吉安永豐曾氏之後因索嘉祥縣有南武山者而立廟家焉。案曾子立廟實在永豐會氏未還嘉祥之前。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武城卽南武城也。於曾參下著一南字者以左馮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而費之武城在泰山

之南故別之曰南武城。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卽費關陽地也。漢晉相仍原不少南字。然遷史於澹臺滅明不著南字者因此二傳相連省文耳非謂曾參與滅明兩處人也。蓋表滅明之里亦可以稱南武城人稱曾子而省文亦直曰曾子居武城而已。語出孟子確然明白童子皆知聖賢故地人所豔談。率相假借不特曾參之武城遷史著有南字者可以南武山奪之卽滅明之不著南字者亦得以紛紛武城之名竊之矣。余請先將費縣關陽之武城確係滅明所居之武城子游所宰之武城而後辨其卽曾子所居之武城可乎。按左傳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師子洩者公山不狃魯人也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卽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夫吳伐魯而子洩故導之由



險地。欲其崎嶇難進而魯知所備也。今關陽以南層巒疊嶂、險莫甚焉。此其證一。所稱鄆人者、沂州境鄆城也。與關陽接壤、故熟知險道。此其證二。傳稱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等處、不可考矣。東陽村在關陽北二十里、又八十里、則泗水縣正泗上也。此其證三。傳稱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以此知澹臺滅明其父卽居武城、世爲關陽之武城人無疑。而子游所宰者確係關陽之武城亦無疑矣。此其證四。曰、然則何以證會子所居之武城卽關陽之武城。按會子鄆之後也、莒人滅鄆、後人遂去其鄆字之旁以氏焉。今鄆城既在沂州境、去關陽不過八十里、會子自鄆城而徙居之、亦甚便也。此其證一。後漢王符論侈葬曰、畢鄆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會子非不孝。而唐章懷太子去春秋未遠、當時古迹必有存者、其所著書、大率門客所考、必有親見其迹而非漫稱者。此其證二。又按史記、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陽、甘茂託諷以對曰、昔會參處費、費有殺人者、與會參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會參殺人、其母投杼而

走。如曰會子居武城、爲賓師之地耳、非其家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織。此其證三。或曰會子至孝、爲賓師而必將其母、乃會子雜篇載魯人攻費人、責其罪、會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爲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宅也。會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會子所陳者九。費人後修會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居不曰館而曰宅、則武城果寄迹之地耶。既稱居武城、又曰居費、則史遷所謂武城人者、其爲費之武城無疑矣。夫武城可以混竊、而古今以費名者無二地、費不可混矣。此其證四。或曰會氏之廟立於嘉祥、古爲大澤、禹貢曰大野既豬、卽此地。漢武帝時河決、洩其豬水。歷漢魏以來、皆未成邑。考之春秋、止聞魯人西狩於大野、獲麟焉、未聞至於南武城也。尤可據者、武城魯下邑、今嘉祥雖屬之魯郡、然兗州以西在春秋爲任地、非魯下邑也。或曰魯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魯、或戰國之魯、是亦魯下邑也。曰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卽戰國之時、任自任也、豈

得稱魯下邑耶。大抵聖賢世遠，難於考據。後之好事者，偶得於地理之訛傳，姓氏之彷彿，輒欲援古哲之芳躅，侈梓里之光輝，而當事者意主以地方之先覺，作高山之仰止，義舉可從，不必深考。但史書何以傳信，而聖賢在天之靈，倘亦未安。如據余考，曾點之墓明在南城，今關陽父老猶指云：曾子山焉，然而杳不可問矣。澹臺雙姓，姓所同也，而處處有之，悉爲子羽以眞爲僞，以僞爲眞，眞僞混淆，何止古人之里譜哉。量聞見瘠駁，未能上下載籍，訂訛正贋，勒一家言。惟是世居費邑，側附會子之里，得於故老之傳聞，諸書之考訂久矣。作爲會子居武城辨，以俟修列傳，議秩祀者當有取焉。噫！此考會子之地也。量少讀孝經，竊怪宋仁宗表章四書，不及於此，何不併附大學爲會氏一書，謹議以俟司世教者。山東通志沂州府志並同。

顧炎武日知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會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

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續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會參曰：南武城人者，初加也。子羽傳次會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卽爲南武城也。孟子云：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鄆，卽費會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會子戰國策甘茂亦言會子處費，則會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雷氏曰：或以卽是南武城，是祖宗邱墓之鄉，一哀公八年傳：吳伐旦寇至，竟可委而去之。此實大謬。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於五梧。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又可以見南城之卽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城。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城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鄒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城之卽武城而在費之證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武氏石室也。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孫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堦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於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逕秦而近人之謬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爲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琊，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講議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攷魯哀公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而魯之閒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曹之升四書摭餘說略同，不更錄。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亦言曾子

處鄆，是會子所居，卽鄆縣之南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城，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瑯，起館臺。考春秋時琅瑯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卽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瑯，則與武城密邇。閻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

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

俞正燮癸巳類稿書武城家乘後，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會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修葬篇云：南城之冢，會子非不孝，以爲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侈。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會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自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會子、澹臺子羽爲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疑。知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卽以會氏事證之。史記旣云會子南武城人，戰國策則云昔會子處費，同姓名者殺人，會子之母織自若。孟子云會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



攻鄆、曾子辭於鄆君、蓋越兵假魯伐三家者。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鄆、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皖、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會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穴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會某之墓、未及壙、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卽瘞碑而爲之塋。茲事學者重議之、碑又瘞、曾氏修譜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卽南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曾子或以他故遠葬、今嘉祥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敗之道也。山東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卽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云、南武城、子游宰處、一名阿城、阿城聲近。武城家乘云、南武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濟甯直隸州志、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

祥縣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耘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臆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爲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臺子故里。又曰黔婁故里。鬼神有知、徒爲先賢所惡。鉅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且云、史記所言曾皙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筆、不爲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葬父於費縣境內、宗聖志在孝經、豈忍委先靈於遠地。其言可謂憨謬。詳檢各書、足證武城爲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藝文有濟甯路教授趙思祖作魯秋胡廟記、在嘉祥縣南五十里。蓋考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至元元年、主簿夏清禱雨此廟、趙爲清子興作記、刻石。志不載年月、按之職官表、夏主簿元至元八年任、豈得元年至廟禱雨。趙則濟甯直隸州志職官有元教授趙衡正、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先至元、距元末百年。縣志有知縣倭什布辨秋胡廟說、謂之明教授、反復求之、皆不合。作僞者以爲託於元時、則嘉祥爲南武城、非

成化後人妄說而所引列國志則是衍義鄧書。澧州志有魯家坪魯姓繁衍皆秋胡之後謂秋胡姓魯其說亦無據。按樂府詩集引西京雜記云魯人秋胡又云妻赴沂水而死是秋胡正是今費縣東鄉人沂水不得至今嘉祥不學過小而造僞以亂真則妨先賢且以襲嘉祥博士故而忽詆毀費縣祖墓又強徒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僞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聞其言者反唇覽其書者掩卷心不悅而口隱忍之安得有一有力者告以會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博士不必廬墓則先賢之真跡出而博士祿位亦無恙免使懦辭僞刻流布遠邇爲儒裔之玷。

闕里志魏王肅曰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故言南。兗州府志曰今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其阿有武城古跡武城寺斷碑尙存。春秋時會子居武城卽此。又說苑曰魯人攻費會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毋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會子居費。又後漢王符傳會子葬

父南城山。唐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卽今費縣西南。合此觀之則會子固費人也。然兗州府志又曰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會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卽子游爲宰處。後改爲阿城遺址尙存。又嘉祥縣志曰南武城卽今本縣遂山社地也。又嘉祥縣志馬應龍曰按武城有南北北屬東昌府南卽今嘉祥縣。故南武山澹臺山與澹臺河俱在嘉祥境內則嘉祥爲南武城益明矣。合此觀之則會子嘉祥人也。未知孰是兩存之。

曲阜縣志闕疑前史謂會子居武城顧炎武謂卽今賈縣費人王雅量有辨更詳。自明成化中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穴中得懸棺碣曰會參之墓遂以會子爲今嘉祥人蓋以南武山爲南武城也。

潘相曲阜縣志會子爲南武城人永豐會氏以爲卽今嘉祥縣而王雅量辨之謂卽今之費縣余謂會子居於斯終於斯洙泗宅里會子蓋終古憑依焉故敬述聖蹟繼吾夫子云。



嘉祥縣方輿志論或問曰子謂嘉祥古兗州之域魯之南武城耶舊志何以直繫之徐州也余應之曰此泥禹貢大野既豬之文耳曰然則嘉祥非大野分地乎曰然然則何以非徐也曰以周禮與春秋知之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國辨九州之域河東之兗則岱山大野河濟濰盧疏曰今之兗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則大野何以非魯也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棠今之魚臺也不在嘉祥南乎魯何以越嘉祥而有魚臺也故曰嘉祥古兗州之域魯之南武城也以爲徐州者但知禹貢之兗不知周之兗也然則何以爲南武城乎曰武城之爲魯邑也傳有之矣曾子之生子游之宰皆是邑焉然則通志曷爲繫之費今東昌之屬又曰武城何以稱焉曰費在春秋爲季氏私邑但聞爲費不聞爲武城也漢始分費爲南城武陽二縣並屬東海晉始改南城爲武城與武陽並屬琅琊是費之爲武城始於晉非始於春秋之魯也東昌之武城在春秋屬齊爲平原食邑至漢始有東武城之號是東昌之武城始於漢非始於春秋之魯也以此考

之則曾子之生與子游之宰同爲春秋之南武城也又曷疑乎曰子惡乎知之曰通志具載彼第弗深考自爲矛盾耳請述之以質諸元覽者

仁和趙佑四書溫故錄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澹臺子羽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自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卽云爲師亦徒黨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矣一旦寇難之來方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濟甯州志案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至晉始爲南武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有澹臺子羽冢而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卽左傳哀公八年吳師克東陽而進之名合之王符潛夫論及章懷太子注皆南城爲南武城近江南王鑒著四

書地里考曰、今按嘉祥在東武城之南、則宜爲南武城。此亦可爲嘉祥爲南武城之證。

張鵬翮兗州府志案費志武城考

其說與王雅量辨略同、不更錄。

論武城雖詳、然今費縣止有曾皙墓、並無曾子墓。今嘉祥縣既有曾子墓、可據古人儘有父子異地而葬者、何必紛紛耶。傳云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從之而已。右邑里辨證

定安按武城之爲費縣、爲嘉祥、前人辨之詳矣、而充志數語、最爲通論。茲悉採錄諸家說於右、殿以充志、庶來者知所折衷焉。

宗聖志卷六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述作第五

顏氏庶幾、勿穆無聞。孰謂參魯、迺荷斯文。孝經大學、萬禩所尊。大戴十篇、墜緒若存。衍其遺說、百家紛紛。纂述作。

自孔子歿、羣弟子各以所聞成一家言、其著者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若、曾點、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冉有、季路、子張、子禽之倫、其言行散見於禮記、論語。其後孔子之孫有子思二十三篇、宓子弟子有景子三篇、子夏弟子有李克七篇、子思弟子有孟子十一篇、野臂子弓弟子有孫卿三十三篇、而世子二十一篇、芋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相傳皆為七十子之門人所作。然其書多佚不傳。今所存者、孟子、孫卿而已。曾子書亦徒襲其名、篇目列左。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會又曾參傳一卷。

唐書藝文志曾子二卷。曾參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隋唐志曾子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為二卷。

黃氏日鈔讀曾子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倣而為之。言雖雜而衍、然其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宏毅氣象。若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以天圓地方之說為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文獻通考曾子二卷。



郡齋讀書志曾子二卷。

晁公武曰曾子二卷、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視隋亡目一篇、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與否也。予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讀曾子者蓋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回舛謬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宋史儒林傳曾子內外雜篇七、劉清之編。

小學紺珠劉清之子澄集錄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諸書者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

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言、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之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子思曾子十篇。

高似孫曰曾子者、曾子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是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按朱子注論語後生可畏章亦引此二語。實諸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竝載文獻通考。

書錄解題曾子注二卷楊簡注。

陳振孫曰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

四庫全書子部曾子二卷朱汪晫編。

四庫提要晫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卽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固後人掇拾以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併稱有慈湖楊簡注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關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卽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

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卽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蓋首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籌其變也二問相承義實相濟故孔疏通爲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貴命也入周禮篇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爲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爲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久逸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從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進表稱有晫自序而此本佚之僅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詹漢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晫本編爲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爲書故



分著於錄焉。

四庫簡明目錄宋汪暉編。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唐志皆作二卷。高似孫子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皆載有曾子。是宋時尙有傳本。暉蓋以其未備而重輯之。凡十二篇。其強立篇目。頗爲杜撰。然宋代舊本已佚。存之尙具曾子之崖略也。

四庫存目曾子全書三卷。明曾承業編。

存目承業爲曾子六十二代孫。序稱博士。蓋襲職之宗子也。案宋汪暉嘗輯曾子一卷。分十二篇。割裂補綴。已非唐以來之舊本。是編又分主言一篇爲卷一。修身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七篇爲卷二。本孝立孝。大孝三篇爲卷三。與王應麟玉海所云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者。又多出主言一篇。而分合迥異。不知其何所依據。殆亦以意爲之也。

皇清經解曾子注釋四卷。

阮元撰。

按曾子一書。漢隋唐志皆著錄。惜佚而不傳。阮氏以大戴所收曾子片爲注釋。謂大戴十篇皆冠以

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書入於雜記中。識之以別於他篇也。嚴厚民稱其能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異同。其於中西天算考覈尤深。天圓一篇。更非他人所能及。蓋不誣也。

馮氏十三種曾子書八卷。

馮雲鵬編。

按馮雲鵬書先列大戴禮曾子十篇。後附秦漢以來諸書曾子言行。摭拾略具。未能備也。

古微堂集曾子章句 卷

魏源撰。

魏源自序。夫子歿。斯文未墜於地。則惟曾氏以至誠紹其宗。授子思。孟子爲萬世極。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咸有之。迄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與小戴曾子問皆夫子語者固殊。蓋洙泗大義微言。武城畢生踐履。於是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廣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事父母篇坐尸立齋之云。則小戴刪取大戴明證也。子思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稱道之。挈小學大學樞



要宜旦夕奉師保、臨父母者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倫、而鄭康成氏又不注大戴禮、既以此不列於經、又不獲與大學、中庸同表章、後世徒相沿緯書行在孝經語、以爲眞夫子授曾氏書。曾氏書顧若明若滅、斷簡中、千載莫過問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外乎閎侈。惟爲己爲人、進退義利、際諂諂提撕而辟咄之、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圖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禦也。少習孤經、懿好攸在、茫茫絕緒、問津不聞、譌而互諸、塞而榛諸、微言未窺、大義誰揭、不揣狂簡、綱之紀之、仰鑽既竭、告語如聞、而其軼時時見他說者、亦網羅而部集之、爲篇於其後。嗚呼、曾氏之以書傳、非曾氏意也。曾子故以身教、而不以言教者也。其志蓋將以夏道之忠、救周文之敝也。姬公制作之精意、溲然以清、泐然以肫者、唯曾氏唯得之。儒行缺、世教漓、視

人生之初、幾若茹毛飲血之不可復見於世。嘗試與之陳尼嶧之遺文、稽龜麟之舊冊、則亦歷歷然若矇誦之熟諸口也。舉比之習於耳也。忽忽乎若來若去之無戚於懷也。逃空谷者聞足音而起、厭稻梁者易以黍稷而或樂、則茲編之晚顯於世也、其亦將天之有意於世乎。其亦末學之有幸於迷途乎。智小任重、言僭行竄、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爾。

凡歷代目錄所載曾子十三家、或稱十八篇、或十二篇、或十篇。今存者大戴記王言、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制言中、制言下、疾病、天圓、凡十一篇。定安按、曾子者、蓋古之儒家、述子與氏受業孔門、講明王道、故謂之王言。孔子既歿、曾子之道益尊、日與其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之徒述聖業、明孝行、由立事、制言推闡天地之體、陰陽之原、可謂切近而精微者矣。然其言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頗混於老氏清淨之旨。要之輕富貴、安

貧賤誠敬忠信抑亦六經之亞也。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千之徒、眾矣、而以孝稱者、閔子騫、曾子而已。孝之時義大矣哉。凡衍其說者、皆附於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十八章、漢長孫氏撰。

江氏說一篇江翁撰。

后氏說一篇后蒼撰

雜傳四篇、翼奉撰。

安昌侯說一篇張禹撰。

右漢書藝文志所錄孝經六家。

班固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多

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古文孝經傳一卷漢孔安國撰疑非古本

孝經注一卷、鄭玄撰。梁有馬融鄭眾注孝經二卷亡。

孝經解一卷王肅撰。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

孝經解讀一卷、韋昭撰。

孝經嘿注一卷徐整撰。

謝氏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荀氏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勗撰。亡

袁氏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敞仲集。梁有孝經皇義

一卷、朱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臥處士虞榮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晉陵太守殷淑道、丹陽尹車胤、

光各注孝經一卷、荀勗注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五經博士嚴

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遜等注
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
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

孝經慧琳注一卷釋慧琳撰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
孝經講義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
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
卷齊臨沂令李玉之爲始
與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梁簡文帝孝經義疏一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

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趙氏孝經義一卷、趙氏孝經義跡一卷、趙景韶撰。

皇氏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周氏孝經私記二卷、周宏正撰。

千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

國語孝經一卷、魏侯伏、侯可、惜陵譯。

右隋書經籍志所錄孝經十八家。

長孫無忌曰、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

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

爲定、鄭眾、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

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

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

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

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

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

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

悉陵以夷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

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一卷、何約之撰。

孫氏孝經注一卷、孫熙撰。

今上孝經制旨一卷、玄宗撰。

魏氏孝經注一卷、魏克已撰。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撰。

孝經瑞應圖一卷。

賈氏孝經疏五卷、賈公彥撰。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御注孝經疏二卷、元行沖撰。

孝經注一卷、尹知章撰。

孝經義疏、孔穎達撰。卷亡

孝經注一卷、王元感撰。

孝經指要一卷、李嗣真撰。

孝經義平、貞育撰。

卷七

廣孝經十卷、徐浩撰。

浩稱四明山人、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

右唐書藝文志所錄孝經十五家、孔安國、王肅諸

家已見隋書經籍志、及隋志注曰、梁有今亡者不

錄。

孝經疏一卷、蘇彬撰。

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又一卷、司馬光撰。

孝經傳一卷、趙克孝撰。

孝經講疏一卷、任奉古撰。

孝經講義一卷、張元老撰。

古文孝經說一卷、范祖禹撰。

孝經傳一卷、呂惠卿撰。

孝經新義一部、卷七吉觀國撰。

孝經解義二卷、家滋撰。

孝經詳解一卷、王文獻撰。

孝經全解一卷、林椿齡撰。

孝經解一卷、沈處厚撰。

孝經義一卷、趙湘撰。

孝經通義三卷、張思尹撰。

孝經解四卷、張九成撰。

孝經刊解一卷、朱熹撰。

孝經本旨一卷、黃幹撰。

孝經說一卷、項安世撰。

古孝經輯註一卷、馮椅撰。

古文孝經解一卷。

孝經說三卷、袁甫撰。

孝經同異三卷、王行撰。

右宋史藝文志所錄孝經二十三家、已見隋、唐諸

志者不錄。

孝經新說一卷、宋濂撰。

孝經集善一卷、孫賁撰。

孝經注解一卷、孫吾與撰。

孝經誠俗一卷、方孝孺撰。

孝經刊誤一卷、晏壁撰。

孝經述解、曹端撰。

孝經集解一卷、劉實撰。

定次孝經今古文一卷、薛瑄撰。

孝經私鈔八卷、楊守貞撰。

孝經集注三卷、余本撰。

孝經大義一卷、王守仁撰。

孝經解詁一卷、陳深撰。

孝經敘錄一卷、歸有光撰。

孝經疏義一卷、李材撰。

孝經外傳一卷、孝經引證二卷、楊起元撰。

孝經邇言九卷、孝經集靈一卷、虞淳熙撰。

孝經注解一卷、胡時化撰。

重定孝經列傳七卷、吳揭謙撰。

孝經質疑一卷、集解一卷、朱鴻撰。

孝經彙注三卷、王元祚撰。

孝經小學詳解八卷、陳仁錫撰。

孝經集傳二卷、黃道周撰。

孝經集傳二卷、何楷撰。

孝經衍義六卷、張有譽撰。

孝經疏義一卷、江旭奇撰。

孝經貫注二十卷、孝經存餘三卷、孝經攷異一卷、孝

經對問三卷、瞿罕撰。

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呂維

祺撰。

右明史藝文志所錄孝經二十七家。

御注孝經一卷、順治十三年撰。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雍正五年撰。

孝經問一卷、毛奇齡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著錄者三部。

孝經注義一卷、魏裔介撰。

孝經集解一卷、蔣永修撰。

讀孝經四卷、應是撰。

孝經類解十八卷、吳之騷撰。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李之素撰。

孝經詳說二卷、冉覲祖撰。



孝經註一卷、朱軾撰。

孝經三卷、管竄一卷、吳隆元撰。

孝經集解一卷、張星微撰。

孝經章句一卷、任啟運撰。

孝經通義一卷、華玉洎撰。

孝經本義一卷、姜本錫撰。

孝經通釋十卷、曹庭棟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存目者十三家。

孝經援神契。

孝經鉤命訣。

孝經中契。

孝經左契。

孝經右契。

孝經威禧拒。

孝經內事圖。

右明孫穀古微書所錄孝經緯七部。

賁居子曰、孝經之成也、使曾子抱以屬天、此其有

禁秘之語、宜集爲緯者有之。今所傳援神契、鉤命

訣、又率與詩三緯等之雜緯、則緯之亡佚已多矣。凡歷代目錄所載孝經一百五家、今文十八章、孔壁古文二十二章、又緯書七部。

定安按、孝經者、蓋出魯孔氏。孔子既敘六經、指意差別、恐斯文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曾子能通孝道、故孔子授之業、世遂以爲曾子之書矣。或曰、曾氏門人爲之。王應麟困學紀聞、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力行注孝經、古本答問皆言孔子與曾子言孝道、曾氏門人錄之爲書。

自濂洛之學興、大學始爲專經、以爲曾子受之孔子者也。唐以前藝文無聞焉。

呂氏大學一卷、呂大臨撰。

喻氏大學解一卷、喻樞撰。

六家大學解義一卷、司馬光撰。

大學章句、或問二卷、朱熹撰。

張氏大學說一卷、張九成撰。

大學廣義一卷、司馬光撰。

陳氏大學說一卷、陳堯道撰。

大學衍義四十二卷、真德秀撰。

大學講義三卷、謝興甫撰。

右宋史藝文志所錄大學九家。

大學疑義一卷、丁璣撰。

古本大學注一卷、王守仁撰。

大學指歸一卷、魏校撰。

大學億一卷、王遵道撰。

大學十慮一卷、程孔暉撰。

大學通考一卷、又質言一卷、顧憲成撰。

右明史藝文志所錄大學六家。

大學翼真七卷、胡渭撰。

大學古本說一卷、李光地撰。

大學證文四卷、毛奇齡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所錄大學三家。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大學問一卷、毛奇齡撰。

大學傳註一卷、李瑛撰。

大學講義一卷、楊名時撰。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邱嘉穗撰。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大學困學錄一卷、王樹撰。

大學偶言一卷、張文蘆撰。

古本大學解二卷、劉醅驥撰。

右 國朝四庫存目大學七家。

朱子大學章句序、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則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得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朱子全書或問、子謂正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下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義、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大學發微、黎立武自序、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



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凡三代目錄所載大學二十五家，其不載正史及四庫全書者不錄。

定安案：大學者蓋出古之禮經，其述修齊治平之道詳矣。而其要在於正心誠意，殆曾子所聞一貫之旨歟。然非程朱氏表彰之，又安能彪炳若是乎。

宗聖志卷六

校記

①爲：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作「至」。

②唯：當作「爲」。

③解：當作「誤」，見《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

宗聖志卷七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祀典第六上

武城褒贈始唐高宗。迄於有明稱子黜公。於穆

聖清四配禮崇。綜而甄之。歆享靡窮。纂祀典。

唐

唐書高宗本紀高宗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學。四月乙卯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

冊府元龜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慕哲以勤懷顯顏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兖州府志闕里樹碑表云想仁孝於顏曾請申褒贈載甄芳烈。彌深景慕此仁義亦當作仁孝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尙顏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

定安按此孔子弟子贈官之始。文獻通考謂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

孔子廟。考開元八年以前循貞觀之制配享惟顏子及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自漢以來非祀七十二弟子不及曾子。至是並贈顏子曾子官立後來並配之案。馬氏謂是時已並配享孔子廟誤也。

唐書禮樂志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文獻通考元宗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孔宣父廟以先師顏子配則配像當坐。又四科弟子閔損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左丘明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與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享祀之餘。請春秋釋奠列在二十二賢之上。子夏既列十哲當云二十一賢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尙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從之。

馬氏端臨曰左丘明等二十二經師侑食而高第弟子除顏淵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懷恨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



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鄭康成釋奠先師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

定安按、唐書禮樂志、顏曾於太極元年已竝配享、不應開元八年李元瓘猶有此奏。秦蕙田五禮通考謂新唐書似誤、今兩存之。

唐六典祠部注、開元八年敕列曾子十哲之次。

唐皮日休文藪、請韓愈配饗太學書、曾參之孝、感天地、動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

舊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昔祀周公南面、夫子西面。十哲等東西列侍、

天下諸州亦准此。且門人三千、皆稱十哲、包夫眾美、實越等夷、竝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加贈充公。閔子騫等九人俱贈侯。詔曰、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舊唐書參作異、未作或、從通典通考改。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

皆爲伯。

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贈諸弟子爵、贈曾參、廊伯、曾點、宿伯。

闕里文獻考、詔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教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與。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與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云。

五代

文獻通考、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充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請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竝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行今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

今准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祀享。當司詳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遵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簋簠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敕、其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脯醢等物以祭。

定安按、据此文、知是時罷二十一先儒、改以曾子與七十一子圖形四壁從祀、合十哲爲八十二人。

宋

宋史禮志、宋太祖建隆元年、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

定安按、唐以曾子位於十哲之次、後唐改圖四壁、猶在堂上也。至是新建兩廡、畫七十二子、曾子雖無改祀明文、而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孔子居中、顏孟東坐西向、七十二子排兩廡、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據此、則初有兩廡時、

曾子在其中無疑。孟子配享在神宗元豐七年、更越二十六年、爲政和癸巳、五禮新儀成、曾子始升十哲、鬱於廡下者殆一百五十餘年云。

宋史禮志、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

文獻通考、大中祥符二年、詔追封孔子弟子廊伯曾參、瑕丘侯宿伯曾點、萊蕪侯。

玉海、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追封曾參、瑕丘侯、詔曰、四科鉅賢、竝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令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分撰贊以聞。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八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言、本監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竝用朝服。檢唐會要、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旣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各用本爵冕服。其兗國公顏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今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以下各依



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文獻通考〕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奏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向若兩位亦爲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頌示天下從之。

呂氏宗聖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瑕丘侯曾子依五禮新儀合用七旒七章萊蕪侯曾點冕服同。

〔文獻通考〕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詔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今乞以瑕丘侯曾參改封爲武城侯從之。

定安按淳熙類編增封曾子武城侯一條下載朱文公云不知是何年月文公蓋偶未考舊志載此事於政和六年甚誤。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詔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瑯琊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子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

〔洪邁容齋隨筆〕自唐以來以孔子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

〔王應麟小學紺珠注〕顏子配享升曾子爲十哲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

〔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茶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

〔宋史禮志〕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鄒國公配享先聖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

〔關里文獻考〕咸淳三年封曾子爲鄒國公詔曰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不闢前世之蘊而孔

予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迷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尙爲缺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配享。三年二月，升曾子、封邾國公。

顧炎武曰：知錄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之配，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二宗之功大矣。

金

金史禮志

章宗承安二年

宋寧宗慶元三年春丁上親祀以

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爲贊文，舊封公者升國公，侯者爲國侯，卿國以下皆封侯。定安按宋大中祥符初，邾伯以下已封侯，此北朝封先賢儒公侯之始。舊志謂金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大成殿聖像，以邾國公像九旒九章，封爵章數皆誤。

元

元史成宗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定樂名樂章。元史樂志：邾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定安按舊志稱武宗所頒樂章非也。

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許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升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子思配享後於孟子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子思配享後於孟子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子思配享後於孟子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南諸路學廟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學廟與河北諸路學廟並循亡金之制，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



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子於廊廟之末。據此，則曾子、子思子在北朝並未升祀堂上。師之師不過一

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路、黜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爲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執，各以其德與勛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七月戊申，加封曾子、顏國宗聖公。

元史祭祀志至順三年，加封顏國宗聖公，制曰：朕維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

始於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涇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子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顏國宗聖公。

危素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略曰：度宗咸淳三年，增升曾子、子思。我朝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世延始言南北祭祀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爲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爲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定安按：此事本紀作元年，祭祀志作三年，此又稱二年，未知孰是。

明

明史禮志太祖洪武十五年，頒釋奠儀節。



明會典釋奠儀一、齋戒一、省牲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登一、釂一、簋豆各十、簋簠各一、爵三、帛一、篚一。

一、正祭典儀唱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詣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執帛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眾官皆跪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於獻官左讀訖贊俛伏興平身贊詣兗國復聖公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鄒國宗聖公神位前沂國述聖公神位前鄒國亞聖公神位前儀竝同前。

一、祝文維洪武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皇帝某遣某官某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復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章潢圖書編天下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學釋奠儀節各布政司及府州縣長官一員行三獻禮或提調官及儒學教授等官行一獻禮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初獻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聖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

圖書編月朔釋菜儀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於大成門內監生排班候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祝手訖引贊唱詣酒罇所司罇者舉罇酌酒訖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竝同引贊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宗聖曾子神位前述聖子思子神位前亞聖孟子神位前儀竝

同。

齊甯州志孝宗正德元年山東巡撫趙璜巡按李璣奏准照宏治四年例春秋次丁有司永遠致祭曾子專廟。

明史禮志世宗嘉靖九年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悉如議行。

王圻續通考嘉靖九年釐正祀典撤去塑像四配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五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

定安按毀易木主當時惟山東未奉詔至今像祀如故。

武城族譜嘉靖九年改封廊國宗聖公爲宗聖曾子。制曰朕少讀子書長行其道無非仰往古以佐治也。自昔以來達而在上三代傳列聖洪模舍之則藏六經仰前賢雅範溯淵源於泗水綿道脈於武城大學。

篇章載百世治平之要孝經問答具萬民感化之機。省身嚴於日三愼其獨也傳道捷於唯一妙乃貫之。故超賜非也而有餘卽竝顏庶乎而無媿。精英自乾坤鍾毓赫然爲含靈秉曜之宗神爽與日月光輝燁矣稱神明普照之聖。茲尊爲宗聖曾子欽承榮封以昭師表。

武城家乘熹宗天啓四年春三月甲寅帝臨雍釋奠先期詔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允植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孔顏曾孟四氏五經博士族人陪祀。宗聖六十二代孫承業率族人曾繼榮生員曾承祐應詔赴都各博士竝賜冠帶胸背雲鷺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各族人各紵絲衣一套生員准入恩貢宴於禮部時以上患鼻衄改期舉行以禮遣歸。明年赴召恩資備至未幾承業病故。

武城家乘莊烈帝崇禎三年正月二十日釋奠太學先期詔少保尙書大學士李標芬分奠宗聖曾子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四氏博士族人陪祀。博士曾宏毅率恩貢曾承祐族人曾繼榮赴召荷宴賜如前。

武城家乘十四年八月、臨雍釋奠。先期詔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允植分奠宗聖曾子、遣行人司魯近、還行取四氏博士赴京陪祀。時宏毅病故、衍聖公咨送宗聖六十四代孫曾聞達承襲博士與祭、荷宴賞如例。

宗聖志卷七

校記

①執帛：當作「帛執」，「帛」屬上句。

②一：衍，當刪。



藏書

宗聖志卷八

湘鄉會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祀典第六下

國朝

大清會典禮部事例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

遣官致祭於

孔子廟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享。

會典禮部事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定每月初一日

聖廟行釋菜禮設酒芹棗栗祭酒於

先師位及

四配位前三獻。

十哲兩廡位前以監丞博士等官分獻。次詣

啟聖祠行禮分獻官亦隨行禮十五日司業上香行

禮與朔日同。

會典禮部事例順治九年

視學釋奠

先師孔子前期於

大內致齋

四配十哲兩廡各遣官分獻王以下公以上文官三

品武官二品翰詹官七品以上暨國子監官咸齋戒

陪祭。

舊志順治八年九月遣行人司王天眷行取宗聖六

十四代孫曾聞達族人曾宏仕曾聞道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守祀至九年舉行太子太保襲

封衍聖公孔興燮分奠曾子遣行人司張九徵行取

六十四代孫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曾聞達族人

二名生員曾聞道奉祀生曾宏仕赴京陪祀賜六雲

緞衣一襲族人各緞衣一套宴於禮部。

武城家乘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四月

行釋奠禮

幸太學遣行人司陳調元行取宗聖六十五代孫曾

貞豫族人二名奉祀生曾聞迪生員曾聞進赴京陪

祀賜六雲緞衣一襲族人各賜六雲緞衣一襲准貢
入監宴於禮部。

舊志康熙二十三年議准

躬詣

闕里致祭

配位

十哲兩廡

啟聖祠均遣官分獻扈從王公大臣官員照例陪祀
地方官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聖公及各氏子
孫現有官職者咸陪祀十一月十七日

幸闕里祭先師

命翰林院學士常書分獻宗聖會子位各氏博士陪
祀各

賜書三部蟒袍褂一套會氏陪祀觀禮族人奉祀生
貞震尙溥等

准並爲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議准

大成殿

四配

十一哲每位一案兩廡二位共一案

崇聖祠四配異案兩廡二位共案其兩廡內有單位
者仍獨設一案

會典禮部事例雍正四年議准

視學釋奠儀載在會典惟春秋二祭均遣大學士行
禮向未載有

親詣儀注今

特旨親詣行禮爲

尊師重道之曠典謹擬陳設犧牲籩豆仍照春秋丁
祭禮儀請照雍正二年

視學釋奠行二跪六拜禮立獻帛爵一次一讀文不
飲福受胙

四配位前遣尙書四人分獻

十一哲及兩廡從祀位前遣侍郎四人各分獻並載
入會典永遠遵行

武城家乘雍正八年衍聖公咨送



無藏

宗聖六十七代孫衍樞赴部考試承襲五經博士。是年、

遣官行取衍聖公及各博士族人赴京。三月乙亥朔

詣學、雍正元年改幸爲詣。

行釋奠禮畢、

召見衍聖公及各博士宴賚如故事。曾氏族人、生員尙淇、衍樞俱

准作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議准

聖廟脯醢宜豐鹿脯鹿醢加增鹿二、

正位及

四配、

崇聖祠

正位仍用兔醢、

十一哲兩廡、

崇聖祠配位兩廡易兔醢爲醢醢加增豕二。

武城家乘乾隆三年

臨雍先期

召取衍聖公率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荷

宴賜如例。曾氏族人、生員尙淳、尙渭俱准作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乾隆四年奏准、

闕里十一哲位前祭器無鉶應同升配

有子位前均增造鉶一。

四配應設二鉶從前祇有鉶一應行增製。

會典禮部事例乾隆十三年奏准、

聖駕至曲阜親祭

先師、其

四配、

十二哲兩廡並

崇聖祠致祭請於扈從之尙書侍郎內閣學士內奏遣如有不敷請照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於各衙門三品以下堂官內奏遣。

武城家乘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駕詣闕里釋奠、

欽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會博士興烈率族人衍糖、應糖、應

詔。禮成蒙

召入行宮、

賜座茶宴、觀御樂。又於詩禮堂

頒日知舊說、朱子全書、唐六、又酌各一部、餘如例。

武城家乘乾隆二十一年三月、

駕詣闕里釋奠、

召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宴賜如故事。

武城家乘乾隆三十六年三月、

駕詣闕里釋奠、

召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宴賜如故事。

武城家乘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九年

詣闕里釋奠、五十五年

詣闕里均

詔取衍聖公率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荷

恩資有差。

衍聖公府檔冊

仁宗睿皇帝嘉慶三年二月十三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赴京陪

祀觀禮。會氏承襲五經博士傳鎮率恩監生傳錫、附

生毓陞及廩生衍偉、廩生克誠、監生毓堡、奉祀生興

淇、興琛、興泳、衍蘭、傳銓八人與焉、荷

宴資有差、並

准傳錫、毓陞作 恩貢、衍偉、克誠作貢生、毓堡掣得

吏目、奉祀生等俱作監生。

衍聖公府檔冊

宣宗成皇帝道光三年二月十三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赴京陪

祀觀禮。時會氏博士率附生繼豐、廣芬及貢生克誠、



儒藏

廩生興楷、監生可權、奉祀生興詩、興槎、毓哲、俊秀、與德、紀理應

詔荷

宴資如例。

准繼豐、克誠作 恩貢、興楷作貢生、興詩等俱作監生。

衍聖公府檔冊

文宗顯皇帝咸豐三年二月初八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時曾氏應襲翰博、廣芳故、衍聖公咨部註冊、以廣莆代理、率附生傳信、毓芝及俊秀、傳金、紀瑾、紀順、毓鑑、傳珍、昭吉、紀正、傳陞八人應

詔荷

宴資如例、

准傳信、毓芝均作 恩貢生、傳金等均作監生。

大清通禮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

大成殿內、

至聖先師正位南向、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東位西向、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西位東向。兩序

先賢東西向。兩廡

先賢、

先儒東西向。歲以春秋仲月上丁遣官將事。

特行崇禮、則

皇帝親詣行禮。先二日、執事官眡牲。先一日、眡割牲如儀。將事前夕、具器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豮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

豆十、鑪一、鐙二、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二、簋

二、籩八、豆八、鑪一、鐙二。凡帛、

正位、

四配異篚、餘

十二哲位前、

先賢

先儒案前各陳設如儀。陳設畢，太常寺博士引禮部侍郎一人，周省盞盛及籩豆登銅之寶，辨行禮位。其日五鼓。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

四配兩序兩廡分獻官十人於

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

左右門外序立候駕入。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立。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人，於甬道左右。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百官於庭中，左右均就拜位，北面序立。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上炷香，三上瓣香畢。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分獻官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之章。司帛司爵各一人，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塾中，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奉爵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司帛司爵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無藏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秋祇奉舊章謹以牲帛酒果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尙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簠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典儀贊行亞獻禮司

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樂作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

四配

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止典儀贊行終獻禮司

樂贊舉終獻樂奏敘平之章樂作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

四配

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獻儀舞文德之舞退興

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

樂止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奏暫止樂典儀贊奉

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叩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簠興司香跪

奉香司爵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俟祝帛過

皇帝復位立

四配

十二哲兩廡香帛饌均送燎所羣臣退樂作贊引奏

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由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皇帝還宮

右春秋釋奠禮

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二日、豫期眠牲、眠割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恭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受而供諸殿內祝案、行禮如儀。祭日、陳設牲帛器數省盞如儀。司香、司帛、司爵、

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充兩序、兩廡以國子生充。味爽、承祭官分獻官入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入殿左門、贊詣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跪禮、興、贊上香、司帛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行一叩禮、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兩序兩廡分獻官分詣

十二哲位前、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退、復位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跪、奠帛獻爵、如前儀。贊禮郎引承祭官就讀祝位、跪、司祝跪讀祝如儀。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奠帛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儀同。兩序兩廡分獻官分詣

十二哲、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謁

先師位前及

四配位前、奠帛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帛



於右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典儀贊飲福受胙。禮畢，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德平之章。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承祭官詣燎所，祇燎畢，出陪祀各官皆退。

右遣官釋奠儀

皇帝臨雍講學，

親釋奠於

京師之禮。既諏吉，先二日，

皇帝迺齋。王貝勒、貝子、公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國子監官，衍聖公及五經博士陪祀至京者，咸致齋。祇牲、割牲。至日夜分，陳設省盥，辨行禮位，皆與上丁禮同。

皇帝入殿中門就位。陪祀王公百官均就拜位序立。典儀贊迎。

神禮畢，典儀贊行釋奠禮。司帛跪進篚，

皇帝受篚，拱舉授司帛，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跪獻於案，退。司爵跪進爵，

皇帝受爵，拱舉授司爵，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奠於正中，退。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四配，

十二哲位前，奠帛獻爵如儀。出降，復位。引兩廡分獻官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出復位，均如儀。樂止，典儀贊送神禮畢，典儀贊奉帛送燎畢，贊引奏禮成。

皇帝出殿中門，降中階，至

大成門外，入次更衣，樂止。

皇帝出次升輿，詣彝倫堂講書畢還宮。

右講學釋菜儀

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啟殿門及東西廡門，率廟戶潔掃內外，展

神幄拂拭。

神案。每案陳茶棗栗各一豆、鑪一、鐙二。設案一於殿內之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之南、各陳香盤三、尊一、每位爵一。凡尊實酒、幕勺具。司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二人立於殿內東西楹、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質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由。

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咸就位、北面立。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贊行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眡注酒。司爵舉幕、酌酒實爵、引贊引祭酒復詣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祭酒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兩廡引分獻官二人盥手、各詣。

十二哲。

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通贊贊跪、叩、興、祭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右釋菜儀

望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簿排。

神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質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諸生吉服、入。

大成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菜之儀。通贊贊行上香禮、引贊引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業三上香、興、引詣。

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業退、降階復位。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引學正二人盥手、以。



次分詣兩序

十二哲、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均如儀。通贊贊跪叩、興、祭酒司業以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右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獻以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廡以知府、同知府、同知各一人、祗割牲、省臺盛以道員各一人糾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饌、引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嫻禮儀者執事。在城文武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致齋二日、祭前一日、有司飭廟戶潔掃殿廡內外、祗割牲、官公服詣神厨、祗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牲盞、祀官偕執事人咸入就位。其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遵豆。茲當仲秋、祇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尙

饗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初獻樂奏宣平之章、亞獻樂奏秩平之章、終獻樂奏敘平之章、徹饌樂奏懿平之章、送神樂奏德平之章。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

宗聖志卷八

校記

①帛：當作「香」，見上文。



藏書

宗聖志 卷八

宗聖志卷九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祠廟第七

古制家廟在寢之東。宗聖封褒至宋始隆。肅肅其禮。邕邕其容。附以後賢。崇德報功。纂祠廟。

宗聖廟在嘉祥縣城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初建無考。明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圯。奏請重修。詔山東參議馬諒。僉事蕭啟。兗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朱善建修。

正統重建宗聖公廟記

邨國宗聖公自有封諡以來。載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子廟庭。血食天下後世。在在有之。而此廟則在故里南武城。舊爲邑。卽子游作宰處。在今兗之西嘉祥金鄉縣界。廟南北去縣各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邑人以義起之。不知所始。歷歲滋久。風雨震陵。正統甲子。今上皇帝在御。特飭天下有司。修治應祀神廟。而嘉祥教諭溫良。乃以茲廟傾圯。奏請修葺。詔賜俞允。時

山東僉憲蕭公啟命兗郡太守焦公福督兩縣吏民併工重建。經始於乙丑之秋八月。落成於丙寅之春二月。廟既成。像宗聖公於前殿。祀萊蕪侯及夫人於寢殿。而宗聖公子曾元並坐於左右。各以夫人配之。又明年丁卯。山東大參今戶部侍郎馬公諒進謁是廟。觀位次失序。遂繪爲圖。出俸金命兗郡同知姚公昱。金鄉主簿方伯輝卽於廟左創建新廟。遷萊蕪侯夫婦像而祀之。曾元曾申位於兩廡。東西相向。各以夫人配焉。宗聖公獨居舊廟。天理民彝。於是乎正。父子夫婦。於是乎安矣。今年春。兗郡節推范公雯謁廟。讀所記石刻。乃金鄉教諭盧與齡所作萊蕪侯廟記。而宗聖公廟記則缺如也。歸語太守郭公鑑曰。今廟旣立。不可無文以彰之。乃以記屬予。且道其詳曰。正殿三間。中設宗聖公像。東西則列門人子思。陽膚。沈猶行。公明高。子襄。公明儀。樂正子春。公明宣之數子配食焉。寢殿三間。公偕夫人中座。而旁以曾西侍之。至於兩廡中間戟門各以三間。而規模則甚宏遠也。予按史記孔門弟子列傳。稱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

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今廟東南有耘瓜臺，西南有曾子墓，其家世南武城也明矣。謹以所聞所知記於石，俾後人於此乎攷徵焉。時天順四年庚辰歲冬十月，禮部侍郎許彬記。

正統創造萊蕪侯廟記

武城在嘉祥之南，金鄉之北，相距各四十五里，而曾氏廟在焉。大明正統甲子，皇帝勅天下所司修治應祀神廟，嘉祥儒學教諭溫良以鄉國宗聖公廟宇傾壞，奏請修理，乃以正統乙丑秋八月興工，越明年丙寅二月落成。曾父曾母位於寢殿之中，宗聖公曾元並坐於左右，而各以夫人配焉。曾申、曾西侍坐於兩傍，而東西向焉。位次配相，蓋因其舊而厝之也。又明年，山東承宣布政使右參議和陽馬公諒按臨謁廟，乃曰：嗟夫！天敘之典未正，人心有所不愜，復於宗聖公廟之東，新建萊蕪侯廟，經始於丁卯冬，鳩以工匠，掄以材木，陶以甄瓦，量期以役之，計工以傭之，捐俸米，具饗殮以供飼之。由是工各效能，人各效力，以歲

戊午正月丙午立焉。不日，廟貌之覈也，暨蓋之新也，丹雘之塗也，獨置宗聖公同夫人像於寢殿不動，而曾西侍焉。曾父曾母移之新廟中，坐而南向焉。曾元曾申位於兩廊，而東西向焉。然後父子之倫，燦然而尊卑定，夫婦之別，肅然而內外分。吁！非大參馬公之卓識，則典禮無以明，廟宇既成，神靈安安，謹述其勦構之由，及諸勞動之職名，拜手書於碑石之右云。金鄉縣學教諭豐城盧與齡記。

呂氏舊志：南武山石素綿脆，不任楹柱。及創廟，石工欲取之東山，往返約費千金。督役者曰：宗聖公之祠，天所歆也，地不愛寶，此其時矣。試求之。眾相顧不信，佯應曰：諾。未幾，命日，剽山，即得佳石，比之東山，殊秀拔完麗，素非南武所有，僉異之。又琉璃甄瓦，陶云需白甘土，亦非南武所有，僉以石檀之異，即於其地求之，應鑄而得，陶之晶瑩堅密，擬於銅鑄。及埴他器，多苦惡不佳云。

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以曾廟規制卑陋，疏請恢廓，如顏孟廟制。孝宗可其奏，命左布政張泰僉事



毛廣知府趙繼爵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徐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

正德增修宗聖公廟五公德政碑

嘉祥之南四十里許地名南武村卽南武城故地舊有宗聖公廟歲久圯頽祀典曠缺所司漫弗之省正德初今天子下詔起廢時巡撫都御史趙公奉命唯謹乃委分巡憲臣盛公潘公相繼督理二公克盡心力乃獲襄事既而巡按御史李公督學副史陳公復謂廟貌既新祀典且舉上請於朝以春秋上丁有司修祀如文廟制又請奎章以寵賁之如制皆報可二千餘年遺典墜章一旦創觀薄海之內近悅遠慰矣邑人太學生徐衍謂作新賢廟固熙代右文之功而翊輔靈承實諸臣之力乃列諸公行履刻諸麗牲之石按狀趙公名璜江西安福人以兵部郎中屢轉僉都御史巡撫旌賢使能愛民好事復進少司空築河拯溺及提兵畿部削平寇盜李公名璣徐之蕭縣人初知昌黎拜監察御史推督內殿工役夙夜積勞卒

於官家徒四壁賴監試取士舉其歛陳公名琳福建莆田人由庶吉士任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柄臣左遷邑丞屢擢副山東臬督學所至敷教肆理轉河南參政盛公名儀揚之江都人潘公名珍徵之婺源人俱以僉事分巡盛在遼東躬親戎務一方安堵陞提督屯田潘在兗州防禦流賊陞渤海兵備島夷畏懷斯皆德政赫然在人非私言也因系以詩曰惟天佑下惟辟奉天奉天伊何匪道孰先眷我郕國一貫曰唯十傳有作萬世之軌寢廟有嚴圯廢弗顧明命赫臨罔敢愆度爰有撫臣卒先度工亦有憲僚瘁究厥躬拓舊崇卑恢宏以敞安靈揭虔茲焉是仰祀典曠遺爽禮之經肇禋不忒歲序有恆厥孰啟之曰李與陳豈云侈觀契道之真惟正者心惟崇者道源潔流同百爲罔眊烈烈休美洽於人心人之思之匪今斯今正德十三年福建右參政曲阜臧麟撰

定安按大政記云正德二年修山東曾子廟至九年始成濟甯州志大事記同孝宗於宏治十八年薨武宗卽位明年改元正德是時巡撫都御史爲

趙璜巡按御史爲李璣督學副使爲陳琳分巡僉事爲盛儀潘珍之五君者於是俱有功不知舊志何以失考爰採碑記補之。

萬厯七年六十二代翰博承業請大擴舊制廣正殿爲七間綠瓦重簷華棖石柱寢殿兩廡各五間左增慎獨門三省堂齋宿廳神庖神厨各三間前曰戟門三間右則詠歸門三間內爲啟聖殿五間覆以綠瓦後寢殿前兩廡各三間宗聖正殿前戟門三間戟門外左側曰景聖門右側曰育英門各三間大門三間內左右值房各三間外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左側曰三省自治右側曰一貫心傳前爲影壁一座廟基南北長一百三十四步東西寬六十六步祭期春秋二仲月宗子博士以上丁日知縣以次丁日。

萬厯重修南武山宗聖公廟記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不幸者遇也數也我國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罔不春秋時祀吾夫子而配享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大賢俱在魯境內

相去二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氏之祠廟俱修舉廢墜不移時煥然在人目而曾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戶以供灑掃曾氏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爲曾氏之一大不幸耶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於吾道而曾獨無後非缺典歟詔所在有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於是江西曾質粹家以譜出所司覈其非贗得旨授博士世襲如顏孟二家例給祭田廟戶亦如二家例於是宗聖之裔得與三賢並沐恩矣是不爲曾氏之一大幸哉未幾質粹沒子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乘間冒襲其爵者是不爲曾氏之不幸耶適子承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關自額諸寮案聞之大爲不平子乃立論爲承業疏奏畧云質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固有遞襲之理合改正如例罪其冒者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冒者始革置而曾氏之後始定竊以曾氏之襲先出肅皇帝之特恩今出皇上之乾斷故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啟之子曷敢貪天功爲己力然向非



予之論奏則曾氏之一脈不絕如綫者幾何不爲奸宄冒奪耶。予以爲曾氏於此蓋有奇遇。是不爲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祀宗聖公。東郡士大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未修。時撫東省者中丞趙公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公岱及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詹公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南武山之廟而新之。經始於萬曆己卯之九月。成於是年十一月。於是宗聖公廟庭又得與顏孟二廟並觀。其爲曾氏之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君進德以予悉曾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曾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會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松。城武令王都。滋陽主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宗。濟甯倉曹朱之誥。義官劉煥俱於曾氏有功。例得書。萬曆七年己卯十二月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

明季寇亂廟圯。

國朝順治年間官紳集資黏補一次。

康熙年間御史卜巡撫佛總河靳先後捐廉黏補正

殿。啟聖殿並兩廡殿。

康熙五十八年。兗州知府山陰金一鳳與邑令朱公壁倡捐重修。

康熙重修宗聖廟記

熙朝重道崇儒。凡聖賢祀典。比飭惟謹。守土之官。得以奉揚休美。歲時遵其成憲。余以癸巳秋承命來守是邦。首謁先師廟於闕里。釋菜既成。卽擬瞻仰列聖諸賢祠宇。壘墓緣以簿書鞅掌。未得卽遂其私。乙未冬。以軍務查馬公事。遍歷所轄。乃於嘉邑謁宗聖廟。見棟宇頽傾。廊廡圯敗。不特有失觀瞻。而且何以慰宗聖在天之靈耶。況吾儕讀聖賢書。出身吏治。猶睹王者常思崑岡。賁珠者不忘合浦。於義難辭其責。今特首先倡捐。謀之令尹朱君。告於同事茲土者。共勸其事。而宋君立董其成。於是朽者易之。傾者正之。頽敗者葺之。圯廢者完之。材取其良。璧取其精。卜吉鳩工。不日告竣。嚴嚴翼翼。壯麗輝煌。較諸往昔。煥然改觀。上稍推廣乎。

朝廷重道崇儒之典。下亦少伸夫受德報本之忱云。

爾宋君因落成而乞余一言余不揣觀縷而記其事。
康熙五十六年兗州府山陰金一鳳撰。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詠歸門內古柏枝結鳳形如
明萬厯閒故事。學士大夫以爲文明之瑞爭題詠焉。

曾興烈鳳樹記

鳳文鳥也有道則見。明萬厯詔修我聖祖廟落成而
庭下柏枝突生鳳形長喙修尾翠羽披拂宛然雖喑
和鳴之盛。厯我

朝雍正乙巳詠歸門內古柏又結鳳尾一枝先君子
欲識爲祖廟重新之兆也賦詩誌瑞欣逢

聖天子加意右文御極之初卽勅有司發帑增修較
昔尤隆。鳳於廟庭一再見之則輪奐因之改觀聖道
之休徵益新。

國家之景慶更著。第念歲月旣多風雨飄搖無以昭
示來茲爰勒石繪圖以誌文明之瑞云。

雍正十三年六十七代翰林院五經博士衍櫛以廟
宇傾圯門廡牆垣僅存故址具呈撫院飭司行查經
嘉祥縣李松估需工料銀八千四百餘兩詳蒙撫院

請帑重修。明年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工竣。至十四年六十八代翰
林院五經博士興烈乞總河顧琮補紀其事勒之碑。

乾隆重修宗聖廟碑記

粵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立訓垂教雖有不同
然其心傳皆本乎一中。至孔子得其心傳而集大成
道該一貫。當時孔門弟子有七十之賢三千之盛而
一貫之道惟曾子得之。因得聖學之宗。諡曰宗聖。仔
肩道統傳之思孟以廣洙泗之脈。復開濂洛關閩之
源。其爲功烈巍乎大哉。萬世之久四域之遠咸奉顏
曾思孟四氏配饗孔子廟庭以崇其祀而重其道也。
三氏皆有特廟而宗聖廟在故土屢見侈剝莫安厥
靈者何也。蓋由後裔避新莽之亂遠遷而祠基於焉
不守。閱歲寢遠其制遂湮。至前明始徵宗聖五十九
代孫賢粹子同三氏世秩俾主廟祀。於是廟之廢者
復興祀之絕者復續可謂苟完矣。自我

皇清

列聖相承丕積成憲凡先聖先賢忠臣孝子祠墓靡



儒藏

不畢治。今

天子師尊聖道、加意右文、念宗聖得聖學之宗、宜崇廟貌、特頒內府金萬鎰、革故鼎新、廣殿中峙、修廊外列、丹彩煥發、蔚爲偉觀。乾隆十有三年春二月二十五日、

駕幸闕里、

躬謁林廟、大禮慶成、推

恩四氏、

特命儒臣撰文

賜祭、並

親製御贊、壽之貞珉、益以祭器若干、俾得罔有遺缺。而翰林博士興烈尤蒙

優眷、錫賚有差。由是榮胄有爵、守廟有戶、供祭有田、

陳奠有器。凡諸典禮、與三氏埒隆、誠

聖朝之盛典也。翰林博士因新廟往經

敕建、徵記於余、故爲之記。乾隆十有四年春三月庚午、總督河東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琮撰。

乾隆二十六年、署嘉祥令陳詔以廟宇殘缺、詳請充守葉棠、轉詳藩司崔應階批准、以藩庫公項修理。經知縣黃道銘勘估、計需工料銀四百七十三兩有奇。二十八年工竣、由司府轉申山東巡撫阿爾泰、咨戶工二部准銷。三十八年、以道府捐修書院餘資復爲黏補。

宣宗成皇帝道光十年、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兆琛奏、宗聖廟林傾圮、請動存款修葺。奉

上諭、宗聖廟林傾圮、祀典攸關。據御史王兆琛奏、曾子廟林自雍正年間重修、迄今百餘年、未經補葺。碑亭寢殿及廊廡門牆均多傾圮、急需動項修理。該處藩庫舊有民捐廟工生息一項、著山東巡撫訥爾經額卽派委員前往勘估興修。欽此。是年九月、巡撫赴省西校閱營伍、親詣南武山、督同濟甯知州王鎮、嘉祥知縣李心蓮、勘節勘估、連栽種樹株、共需工料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有奇。由藩司劉斯渭查明廟工生息一項、嘉慶十四年民人李聯芳呈捐廟工專款、給發興修。奏准於十一年八月開工、十四年工竣。濟甯州志

作二十二
年工竣候。

今上光緒十六年五月七十四代前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祐以廟林場圯過甚移請署嘉祥知縣安州陳善會同江南採訪委員洪恩波詣視詳請山東巡撫部院官保張公曜批司委勘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國荃捐銀千兩爲之助。

右宗聖專廟

嘉祥專廟外別祠宗聖之處紀不勝紀舊志載江西永豐一祠實爲書院交河一祠遠在北直今悉弗錄而錄沂州府祠以存武城爲費之疑濟甯去嘉祥不二舍相傳宗聖嘗託跡焉今有曾子樓及故居地可考併著於左。

沂州城南五里曾子祠中祀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孫曾西配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猶行耐喜別室又爲毓賢祠以奉其先子曾哲知州何格有記。

世宗憲皇帝雍正三年兗州運河丞諸暨楊三炯建宗聖別祠於濟甯三省書院故址並延師召諸生講

習其中方苞爲記王澍書碑時稱二絕。

雍正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友人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廳事處卽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按樓初名凝子樓有宗聖遺蹟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道德爲城二匾額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論於此俾眾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希幾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況



儒藏

入聖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享祀、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此三祠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道光二十年、聖裔毓相遺命弟毓柝、毓楓出家資重修濟甯宗聖祠。

道光重修濟甯宗聖祠記

濟城西南隅舊有正學祠、明嘉靖閒、水部楊撫改建書院、奉祀宗聖曾子、郡人劉概爲之記。又名三肖書院、後爲頤真宮。至隆慶三年、改建兗州運河同知公廨。

國朝雍正初年、同知楊三炯仍建祠於廨西。記云前吏者以署隘、遷主於西城樓、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先賢祀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因就其址、構數楹、迎主定祀。此復建祠之所由也。近年曾氏後或遷居其中、莫之能禁、爲

賢裔者、果能以時灑掃、典守無斁、亦良善也。乃堂階草茂、穹室煙燠、井甕葱韭、當於門、樞樞帷薄、施於室、且婚於斯、喪於斯、聚非族於斯、詆諆喧囂、袒裼噦噫、無所不至。以視昔之所謂不得於心者、殆有甚焉。式聞瞻拜之下、禁之戒之、復婉以勸之、不可然後逐之、又從而扁鑰之。今四氏子孫、惟曾氏後稍爲式微、嘉祥博士紀瑚謹守廬墓、安貧篤學、饘粥不能贍。州城國學生毓柝、毓楓慨然有肯構之思、鳩工庀材、既齊既稷、時屆秋祀、獨絜告成。請設廟夫掌管鑰、非祭之日、外人不得出入。同族有占居者、鳴於官、並乞立石記之。爰敘其顛末、俾曾氏子孫世守勿替、以仰承昔賢崇奉之志。而後之官斯土者、將有感於斯文、余亦庶幾告無罪焉。是爲序。庚子八月上丁日、知州徐宗幹記。

今上光緒十六年六月、署濟甯知州遵義蹇念猷偕江南采訪委員洪恩波謁廟、見敝陋狀、慨然捐廉倡修。邑人士羣起相助、以期其成。

募捐擴修曾子別祠啟

工尙未興、姑錄此以著蹇志。

竊舉事必先夫重大表里莫要於聖賢。城西南隅舊傳爲宗聖故居。武城距茲地不二舍。宗聖曾經託跡。定非出於附會。故明嘉靖間。州人水部楊公撫建三省書院。祀宗聖於中。殿宇崇煥。所以表大賢之芳躅。爲桑梓光輝。重傳道於聖門。振地方風教。實後世足法。其沒祀鄉賢也良宜。不幸書院後浸沒於異教。改爲頤真宮。然其時猶留宗聖地位。隆慶三年。再改爲運河廳署。遷宗聖像於西城樓。則宗聖故跡蕩然矣。訖

國朝雍正三年。諸暨楊公三炯官運河司馬。溯署所由來。不安於心。割署西地爲宗聖別祠。規模雖狹。亦庶幾學道之士知尊聖賢而勉步楊水部者。桐城方公苞爲之記。發明宗聖之學。司馬之心。碑在可按也。道光二十年。祠圯。聖裔毓相遺命弟毓梅等因陋就簡。捐修一次。於今五十餘年。又頽敗甚。毓相冢曾孫奉祀生廣聚苦無力謀修。而未獲首倡之人。猷昨偕兩江採訪宗聖事蹟委員洪君恩波謁廟巡視。慨歎久之。以爲宗聖在聖門以至誠紹其宗。聖人沒。賴傳

聖學於子思子。遞及孟子。爲功萬世。非仲子所得而比也。乃仲子廟在泗水。其別祠之在仲家淺者。固宏。做若彼。而宗聖遺蹟別祠在人物輻輳通都大邑中。自二楊公後。反聽其狹隘敝陋。不增廊以改觀。立法以垂後。非惟都人士羞抑。亦當事責也。爰捐京錢千貫。爲之倡。仰冀諸君子同心重道。極力勸捐。以美先賢之宮。而彰千古之蹟。則地方幸甚。文教幸甚。署濟甯州事憲念猷謹啟。

右宗聖別祠

明正統十一年。鄆國宗聖公廟成正殿。祀曾子、東西列子思子、陽膚、樂正子春、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單居離、公明宣、子襄從祀。後爲寢殿。祀萊蕪侯曾哲、偕夫人主宗聖公及曾元祀於左右。曾申、曾華、曾西皆從祀。知禮者以爲不合。十二年。別建萊蕪侯廟於宗聖殿之右。移萊蕪像供其中。前爲兩廡。移元、申、華、西木主從祀。

萬曆七年。宗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增塑孟子像。偕子思子像配享殿上。以陽膚等八人



從祀兩廡並增公孟子高孟儀二人從祀。

〔武城家乘〕孔子沒聖道衰微惟曾子以魯得其傳七十著書名聞天下。負笈從遊之人固不僅區區教設西河道行南國後先於游夏已也。而及門最著者子思外有公明儀陽膚樂正子春沈猶行子襄公明高單居離七人。見於說苑者有公明宣公孟子高孟儀三人。若吳起雖竊附於門牆在當時已見屏矣。孟子云從先生者七十人今可知者十人耳。故以思與孟配享殿上其兩廡從祀得十人焉。

乾隆三十九年宗聖六十九代孫毓樽奉移元申華西四木主於宗聖廟兩廡先儒孟儀子襄之次。

乾隆五十年增祀宋儒南豐曾鞏於西之次。

嘉慶二十二年又增祀曾侯庵

未詳何名木主題號非是

於曾鞏

之次。

嘉慶二十四年嘉祥學校官謂明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請採訪曾氏後裔一疏闡發曾子傳道之功且俾無後而有後其功與孔氏道輔訪得孟墓等援孔

氏從祀孟廟之例由報功祠移位於曾氏鞏之下曾氏侗庵之上。

同治末年曾廣藩翰博援文定文康之例增祀湘鄉相國太傅曾文正公國藩於曾氏侗庵之後。

桐城洪恩波上行聖公書前到嘉祥偕陳令憲謁南武山專廟見大殿配享左列述聖子思子像右列亞聖孟子像東廡祀先儒陽膚先賢公明儀先儒公明高公明宣孟儀曾元曾華及宋儒曾鞏清儒曾侗庵九位西廡祀先儒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曾申曾西明儒顧鼎臣及曾文正公國藩九位皆木主恩波詢問曾文定公鞏以下四位增祀時代曾氏宗子及習禮諸生同稱鞏係乾隆五十年奉文從祀於西之次侗庵亦江西鄉賢未識何名係嘉慶二十二年奉文從祀於鞏之次兩次文卷遭亂均失尚有曾力行所著答問編一冊可徵顧文康公鼎臣係嘉慶二十四年學校師生追溯請訪曾氏後裔一疏極稱宗聖傳道之功優於顏孟且俾宗聖無後而有後功與孔

氏道輔訪得孟墓等、援孔氏附祀孟廟之例、立主祀於鞏侖庵之間。曾文正公國藩則當其薨後、前翰博曾廣甫及學官等讀

朝廷迭次褒詔及文正所著全集求闕齋弟子記、欽爲中興第一名臣、學能明體達用、而生平毅勇誠正、洵能遠紹宗聖心傳、故嘗於軍務倥傯時、詣謁林廟、增置祭田、拳拳不忘所自、因議照曾氏鞏例立主祀西廡末座、今十餘年、恩波查嘉祥縣舊志及濟甯州新志、不惟此四人者尙未載、並元、申、華、西久從祀其中、亦未載入。及到濟甯、蹇牧念猷署檢閱兗州府志、山東通志亦然。蓋因元、申、華、西明正統年間曾祀萊蕪侯廡下、各志遂沿襲至今未改。不知故萊蕪侯廟其前東偏曰報功祠、祀歷來長官之有功林廟者。西偏曰崇德祠、祀曾氏故宗子之有德者、無兩廡之名久矣。此當日志者採輯之疏、亦曾氏未解冊報之故耳。查山東通志秩祀載沂州府宗聖曾子祠中祀宗聖及其子元、申、華、孫、西、是直以四賢配享正殿、誠以尊崇宗聖、不

敢沒其子孫之賢也。又查嘉祥志、元、申、華、西在樂正子春之前。今廟祀位次反在樂正諸人之後、似有未安。除稟撫憲外、爲此臚列現在從祀十八人次序、呈懇查案更正曾侖庵之名。一面咨明撫學兩院、奏飭禮部議定位次、頒示遵守。再宗聖廟西爲先賢曾氏廟、從無廟額、其子孫習稱啟聖祠。不知廟廷四配稱聖、乃對至聖而言、實大賢也。頌子哲氏爲啟聖過矣。況二字爲至聖父叔梁公封號、尤宜敬避、可否附奏、請頒先賢曾氏廟額、以正其失、併候裁奪施行。時光緒十六年六月。

右從祀

宗聖志卷九



儒藏

校記

①史：當作「使」。

②揭虔：當作「揭虔」。

宗聖志卷十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林墓第八

佳城鬱鬱、精魄所藏。谷埋陵變、迺韜其光。誰其呵之。有德斯彰。築林墓。

宗聖墓在專廟迤西一里餘、與武城東西相距約五里許、羣山迴合、馬鬣長封。冢高七尺、四圍廣十步。冢前石碑鐫宗聖曾子墓。墓前饗堂三間、其東偏齋房、西偏更衣所、各三間。中門一座、石坊一座、額曰宗聖林。四圍繚以周垣。祭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墓初不知所在、自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見懸棺、其前有石碣、曰曾參之墓、詔加修治、因卽瘞碑而爲之塋。

舊志墓側有富民范氏不知書、以宗聖墓表贅壁。後一儒生謂曰、此宗聖墓表也、用之非法。其人懼、碎火爲石灰。

先賢曾氏墓舊志云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卽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城之冢是也、亦名曾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卽今之費縣也。武城家乘云、武城南城山、不能考。舊志以漢始建之南武、邑在費、遂因而墓稱之。古固無據、今又無跡、焉可誣也。夫聖賢所在、人皆景仰、光韜氣蘊之餘、百世必彰、自不等牧草樵蘇、忍而終古。況宗聖志在孝經、夜臺瞻依、烏忍遠安先靈於東鄆武陽、若是其寥廓焉。

明

孝宗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表建曾子墓。

世宗嘉靖元年、山東巡按定每歲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曾子墓。後因主祀有人、有司之祀始止。

國朝

世宗憲皇帝雍正七年、奉

旨行查宗聖墓是否歲久傾圮。嘉祥知縣李松勸、係僅存遺址、無從修葺、遂未詳細聲明、以致歷任相沿、



儒藏

未經造報。

高宗純皇帝乾隆九年八月、兗州府鄆櫟嘉祥縣王、金鄉縣田分行出示、嚴禁於宗聖林廟周圍四山樵鑿。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署嘉祥縣知縣郝查案、循例出示、嚴禁樵鑿。

乾隆十四年、宗子博士曾興烈移嘉祥縣吳、稱南武山爲先宗聖祖發祥之地、林廟在焉。其周圍四山左右前後、環護拱峙、實關廟林風水。各縣禁止樵採開鑿、以保風脈在案。迄今數千百年、四山木石賴以無恙。查廟後之坐山、南武山西之七山、東之崩山俱坐嘉祥縣境內、其南之于山坐落金鄉縣界、移請循例示禁、不許樵鑿四山、俾林廟風水無虞。嘉祥縣當卽出示禁約、凡宗聖林廟後之坐山、貼近林廟右之七山、左南武山及崩山之麓、魚臺迤南等處、不得樵鑿。乾隆二十年、宗子博士曾興烈以享殿門垣歲久傾圯、呈請重修。所有應蓋享堂牌坊、大門圍牆等項、估需工料銀六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山東巡撫咨

報工部、奉部議、聖賢祠墓、遇有損壞坍塌、所需在千金以下者、俱准以藩庫公項報部修葺。凡重建之案、應令該撫奏請辦理。乾隆二十年八月、署撫白鍾山奏准、以山東存公銀項修葺、准銷銀六百三十二兩有奇。三十八年、道府捐修書院餘資、復就葺補。

徐績重修宗聖林記

乾隆歲辛卯、績奉

命東撫、道經武城、拜謁宗聖會子廟山之陽。蒼然一望、崇封七尺、祠宇崔巍、美哉煥乎。吾道其日新而月盛矣乎。經其廬、琴瑟鐘簫在懸焉。式其墓、隴坵其巍巍、享殿其輝輝。嗚呼。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星辰之遠也、九州四海之大也、吾道之綿亘而莫極也、其孰能愈於此。我

皇朝聖聖相承、右文稽古、重道尊師、軼漢唐而越三代、媲美唐虞。一凡天下通祀之外、各於其鄉里、其族黨專祀血食焉。而專祀之外、又於事蹟故址、廬舍皆使其地以人傳、況其爲塋爲寢、神靈呵護之地歟。皆無不於萬幾之暇、時加採訪、終使孰是方者常此葺

構保崇隆於弗墜。續亦何幸生及

聖朝得睹此雍雍藹藹化日光天之郅治哉。於時蓋低徊不能去。有翰林博士毓樽者進而爲予言曰。近時重建專廟與林墓。皆非一時事。一人力。廟在丙辰前。顧河制記之詳矣。今修在城書院。松觀察亦記之。至林墓。於乾隆乙亥歲。前憲白公入告。曾子陵腹自前明宏治閒創修。今經剝落。享堂闕衛。表坊梁門遺迹雖猶在。丹雘其莫施。

帝隨命彼冬。官司徒之班鳩工庀材。厥光我前賢。越年乃告成。岌岌者寢墓其改觀乎。炯炯者非暨蓋之華乎。左砥而右平者。非堦墀之列乎。東峙而西通者。非門闕之洞開乎。且也棼橰棟棼。丹壁綠瓦與蒼松翠柏相掩映於高山行仰之間。又昭昭不可殫論矣。然其時旣換。其事易湮。迄於今二十年。爲之誌者蓋缺如也。遂屬於余。余不敢以不文辭。乃若鋪張揚厲。發越前聖光。愚謏陋不敏。至於述其重修之事實。恭惟

皇上崇儒之盛典及諸名卿鉅公。如前撫白公鍾山。

楊公應琚。郭公一裕。藩司阿公爾泰。郡守李清時。邑令卮震山之仰體

聖心。以臻此馨香之治。續用以言之。暨暨而詳詳。益幸身附末光。名且彰於典冊云。是爲記。

會毓樽募修宗聖林廟及書院題名碑記

嘗聞箕裘堂構。圖始難。克終尤不易。樽自髫齡司鬯。酌灑掃廟庭。睹一椽一瓦之廢傾。時廬懷於風雨焉。迄今十餘年。始念莫之遂。幾謂此志鮮能有終矣。歲辛卯二十六年。太守福公道謁先祠。邑侯李公楫以請帑修葺廟林書院。請公曰。捐資稍易舉。余當亟圖之。未幾。觀察松公來書院。致祭先祖。目觸陵夷狀。愀然動黍苗之感。曰。

皇上崇儒右文。先聖賢廟宇。意其必美輪美奐。歷久而彌新。何可使稍有摧殘。致與古道蒼涼同傷湮沒哉。且也前人作。後人效。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或亦採風者未暇過而問歟。樽對曰。未已也。南武山廟林亦漸剝落。雖屢蒙

恩重修。今有數十載。費椽閒有難支。垣墉亦多傾圯。



儒藏

者。公聞之、益慨然、亟命鄒邑典史王君廣賜勘估、需一千三百餘金。時松公首倡捐資、領袖僚屬、導卽鳩工、飭材、擇節、承辦。癸巳三十八年秋、廟林告竣。甲午春、書院又落成、共用銀一千一百兩。松公復以餘項、建坊一座、於故里書院後亭、圮建樓三間、於舊基、一概丹堊粉飾、樑栱並耀、垣墀煥然、牖戶櫺星相歷落。導夙夜在工、再易寒暑而蒞事。嗟乎、向之所謂圖始甚難、克終不易者、今得福公倡之、松公成之、李公寔始終之、俾墉不墜、箕裘堂構之志、感佩爲何如也。用直揭其原委、並鐫芳名捐數於右。吾後世子孫、其勿忘所自哉。是爲記。時乾隆四十年乙未歲某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兵備道松齡捐銀一百兩、兗州府知府福森布圖屬共捐銀五百兩、沂州府知府行有偁暨圖屬共捐銀二百八十兩、曹州府知府張金城暨圖屬共捐銀二百五十兩、東昌府知府胡德琳暨圖屬共捐銀八十兩。

附前捐資修葺始祖林垣家廟門牆族人題名
湖北鄖陽知府六十八代恆德、福建惠安舉人、山

東曹州知府六十九代廷樞、江西南城進士、順天府保定知縣七十代日景、廣東舉人、嘉祥縣向涵、衍桐、衍樸、衍棐、衍格、衍東、衍杰、興姚、興燭、興柱、興煥、興煥、毓口、毓基、毓在、毓塘、以上係在城派、尙忍、尙序、尙讓、尙徐、尙蕊、尙用、衍仲、衍佔、衍倬、衍閔、衍海、衍是、衍冉、衍頤、衍宗、衍圖、衍銘、衍鯤、衍均、衍勳、衍齊、衍忠、興基、興遠、興詩、毓俊、尙文、尙友、衍太、衍臣、興周、興成、毓祥、毓科、以上係南武山派、鄆城縣尙封、尙考、貞鑄、尙誠、尙客、尙清、尙友、廷鐘、衍法、衍沂、衍樞、衍杭、衍楹、衍禮、衍栗、衍恕、衍樞、衍穗、衍龍、衍安、興燭、怡亭、興煜、興炬、興業、興煌、興立、興基、興烙、毓澤、毓遠、魚臺縣衍琛、濮州興雲、范縣衍選、荷澤縣尙欽、衍甯、貞倫、貞儉、尙禮、尙武、尙香、尙志、衍素、建常、金鄉縣尙仁、尙修、衍福、衍序、滕縣興毓等、曹縣衍桐、衍貴、衍城、衍書、衍詩、衍爲、衍宗、衍趾、衍禮、衍泗、興詩、興蘭、興孔、毓志、東平興祖等、濟甯州興唐、興瀛、興盛、興隆、興泰、興禮、興淮、興乾、興安、毓長、毓秀、毓山、衍岱、陽穀縣衍科、衍泗、汶上縣

興淵等、臨朐縣興泰、衍楷、衍孔、衍訓、興魁、興邦、興則、興德、興振、興愷、興堂、興國、毓安、毓秀、毓坊、毓信、甯陽縣衍仁、壽張縣尚樸、衍梅、衍安、衍檀、衍泰、衍魁、興濟、興樂、江蘇豐縣興勝、興東、興柱、衍重、興安、毓涵、毓安、毓恪、直隸天津縣魁儒、子厚、衍發、衍仕、衍相、可錄、可顯、可壁、興祺、興深、興瑋、河南羅山縣尚潛、尚質、尚綱、衍忠、衍恕、汝陽縣衍禮等、南陽縣學泗、桐柏縣衍金、上蔡縣尚魯、唐縣衍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增建宗聖林翁仲、石獸、華表及神道坊。

生員會衍東楊抱槐記

楊抱槐者、記祥徵也。翳我祖林南山之陽、白楊參天、環拱合抱、數十圍、高十餘尋者、不知計、且不計年。丁酉春、墓旁楊樹之杪、忽寄生槐一本、纓垂絡蓋、蔥然爲一美觀、說者以爲異。夫誌異、儒者所不樂道。雖然、古有畸人碩彥、博一名聞在人世間、其坏土之精英呵護、往往不泯、有時或見於山川、或形於草木、矧我祖林、風藏氣聚、靈聖之區、伊古以來、麟遊之瑞、啟於

前、鳳樹之形兆於後。

皇上鑾輅時巡、遣官致祭、四經

褒崇、度越百代、彼靈星之精、枯楊之重生、實應以重光疊茂、邀夫

疊澤、豈不盛哉。因敬爲之記。

乾隆四十八年、嘉祥縣祁請

帑重修宗聖廟林、由撫院明咨報戶、工二部、歷被風雨、漸有殘缺。嘉慶元年、又被黃水泡倒林牆及饗堂、齋廳、儀門。四年、嘉祥縣臺士佳遵例請修、藩臺全以司庫不充、著先將林廟破損殘缺之處籌議黏修。五年、宗子博士呈請、撫院蔣兆奎批、宗聖會子林廟既經坍塌、自應亟爲修理、以昭誠敬。但應委何員勘估、應動何項興修、仰布政司查議詳奪。嘉祥縣隨造具估冊、取具金鄉縣勘結、由州金湘申道、王朝梧加結移司、全藩臺仍以司庫不充辭。嘉慶十二年、督糧道孫星衍署理藩篆、宗子博士毓增移請、嘉祥縣知縣王德修查案徑詳、請動用閑款。九月初七日、由護撫部院楊志信批、本署司詳送估修宗聖會子林廟冊



勘各結如詳、在於漫工餘項下動支給發修葺、以昭誠敬。由是啟聖祠寢殿門廡、林牆、饗堂等工皆得黏補。宗子博士曾毓尊誌孫公准修林廟緣起、並孫公飭嘉祥縣修林廟札各憲銜名、皆勒石廟中。

曾毓尊訓後要言略

恭查定例、工程凡一千兩以上者、俱奏請修葺。若在千金以下者、一經詳院、卽照冊發給、工竣咨部核銷。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奉

旨、嗣後工程凡在一千兩以上者、俱著特派大臣親往查勘。嘉慶七年奉部文、五百兩以上亦奏明辦理、是以請

帑人皆視爲畏途矣。惟司庫存貯閑款、係爲外辦、年終彙咨、尙易爲之。宗聖廟林自嘉慶己未詳請修葺、數年無成、始行捐修。奈工鉅項微、止修宗聖正殿。丁卯歲、幸逢陽湖孫淵如先生署理藩篆、斯文誼重、俯允尊請、慨動閑款、啟聖祠寢殿門廡、林牆、饗堂等工始得黏補。此乃始祖宗聖在天之靈得遇此機、寔非尊力所能爲也。後世宗子常懷追源報本、凡遇廟林

書院殘缺、卽隨時修理、慎勿全賴

國恩祖德、因循廢墜、有乖職守、迺所厚望焉。

余自乾隆辛巳承襲、今已四十餘年、廟林工程呈請公項頗艱難、而捐修亦不易。茲特多栽樹株、數十年後、楊木可以備料、柏楸可以變價、助工費、再添以湖田之租息、則黏補易爲矣。附記於後、以示後人。嘉慶十五年仲春。

聖林雖經制立、子孫皆不能厝於其次、蓋以世經久遠、滄桑之變、明窪之水流、蔡河之壅滯、山前艱於平曠、繁衍孔多、次序轉爲狹隘。五十九代宗子博士質粹、卜地於城西小青山之陽、後世子孫皆窀穸於此、而南武山遂無附葬者焉。

乾隆四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毓尊於宗聖墓左側築遠代諸墓望祭之壇、刻名於碑。

二代元高陽夫人 三代西左夫人 四代欽穀梁夫人 五代導卜

夫人 六代羨穆夫人 七代選言夫人 八代煒鄭夫人 九代樂周

夫人 十代洸伊夫人 十一代旃鄭夫人 十二代嘉鄭夫人 十

三代實莊夫人 十四代致郭夫人 十五代據鄭夫人 十六代



| | | | |
|-------------|--------|--------|-----|
| 關文夫人十七代 | 李夫人十八代 | 胡夫人十九代 | 陳夫人 |
| 人二十代 | 董夫人二十一 | 朱夫人二十二 | 劉夫人 |
| 人二十三 | 丁夫人二十四 | 文夫人二十五 | 胡夫人 |
| 夫人二十六 | 蕭夫人二十七 | 楊夫人二十八 | |
| 謝夫人二十九 | 張夫人三十 | 宋夫人三十一 | |
| 王夫人三十二 | 高夫人三十三 | 劉夫人三十四 | |
| 代蕭夫人三十五 | 何夫人三十六 | 蕭夫人三十七 | |
| 七代鄭夫人三十八 | 王夫人三十九 | 劉夫人四十 | |
| 十代劉夫人四十一 | 魏夫人四十二 | 江夫人四十三 | |
| 四十三代張夫人四十四 | 徐夫人四十五 | 羅夫人四十六 | |
| 人四十六代羅夫人四十七 | 李夫人四十八 | 浩夫人四十九 | |
| 古夫人四十九代 | 張夫人五十 | 敬夫人五十一 | |
| 元夫人五十二代 | 姚夫人五十三 | 宋夫人五十四 | |
| 代羅夫人五十五 | 鍾夫人五十六 | 張夫人五十七 | |
| 七代彭夫人五十八 | 金夫人五十九 | 楊夫人六十 | |
| 十代吳夫人 | | | |

曾毓樽望祭壇碑記

古者祭法一壇一墀，遠廟八世則遷壇，有禱則祭。其

又遠者不得受祭於壇，乃用墀。夫壇以築土，墀以除地，統而言之，皆去祧之祖，恐其舍若敖之悲也。樽之壇祭，寔倣於此。吾氏自十五代避亂南遷，家豫章永豐，開歷漢、唐、宋、元，婚嫻喪葬安焉。其卽流離播遷，所不得已而就焉者也。明嘉靖間，五十九代祖應詔東歸，南武之麓，斷碣空存，祖墓一坵之外，所謂十四代以前之兆，卜邈矣難稽。雖當時七尺崇封，而兵燹水火幾何年，東西南北幾何世，正難索諸荒烟蔓草間也。乾隆辛丑，樽南行掃墓，僅得四十二代至五十八代，泊六十代祖母，共九墓而已。嗚呼！祖宗之靈爽奚憑？神明之世胄不祀，爲之後者，忍聽其湮沒而不彰，將何以安？矧忝居主鬯，責有專在耶？爰敬書歷代祖考妣勒石，築壇於祖墓之側而祀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曾國藩日記

由濟甯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堤牆概行坍塌，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

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廟中規模褊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啟聖廟。名養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甫家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頽毀無存。內室亦甚淺陋。卽雍正閒所賜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度置於桌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甫銀四十兩。及見此景況。則又愀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又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卽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閒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閭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廟。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

侯在後寢。明正統閒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厯閒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興訟事。碑立於萬厯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

國朝雍正七年。請

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

御碑亭。刻

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西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享堂及門頽敗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卹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鐫會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卽今林也。余觀山石頑獷。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韋馱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

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
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宗聖志卷十



儒藏

宗聖志 卷一〇

宗聖志卷十一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祭告第九

神靈所歆。祝史正辭。齋明肝鬯。用表盛儀。纂祭告。
宋

遣官致祭通用文

維某年月日。大宋皇帝御名遣官致祭於先賢鄆國公曰。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賢。尙饗。
元

平章察罕帖木兒祭文

維至正二十一年。銀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牢清酌之儀。致祭於鄆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得其宗。道統相繼。茲膺王命。爰整其旅。鄆魯克平。恢擴東土。敬遣輔行。式陳俎豆。尙饗。

明

孝宗頒示春秋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鄆國宗聖公曰。孔門道學。公得其宗。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矧茲鄉邦。鍾靈所自。時維仲春秋。特申專祀。伏惟尙克饗之。

〔武城家乘〕宏治四年。詔以春秋次丁有司。永遠致祭。曾子專廟。頒降祭文。勒石廟中。

通用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鄆國宗聖公曰。惟公夙鍾閒氣。毓秀茲土。道學宗傳。昭示萬古。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常祭。以門人沂國述聖公陽膚。子襄。沈猶行。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配。尙饗。

春秋二丁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致告於先賢萊蕪侯曰。惟侯從遊聖門。志趣沖融。對時育物。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篤生賢嗣。傳得其宗。百世之後。榮此褒封。惟茲仲春秋。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

陳明薦。尙饗。

有司清明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奠於廊國宗聖公之墓曰。聖門傳道。惟我先師。配享有典。專祀有祠。南武之陽。封域如故。瞻望松楸。不勝景慕。惟茲清明。歲序既易。牲醴既成。特伸祀事。尙饗。

巡撫陳鳳梧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鳳梧謹致祭於廊國宗聖公曰。洙泗之門。高弟雲從。惟公之傳。獨得其宗。蚤事三省。晚聞一貫。大學之書。有經有傳。由思而孟。至於關閩。其派益遠。曰誠而明。惟茲公鄉。墳祠俱在。高山仰止。景行千載。少讀公書。長未聞道。備員茲土。敬用謁告。牲醴之奠。以昭斯虔。斯文萬古。如日中天。謹告。

巡撫曾銑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銑敢昭告於先賢宗聖曾子之墓而系之以辭曰。嗚呼。吾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而未嘗

變也。其間或明或晦。或通或塞。則存乎其人焉耳。是故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行乎此道者也。窮而在下。如孔子顏子者。明乎此道者也。明斯行矣。顏子蚤世。道統之傳。誰與繼者。此尼父喪子之歎。蓋傷之矣。幸而有吾子者在。以弘毅之資。肆重遠之學。三省既竭。一貫斯唯。爰作大學十傳。發明夫子遺經。一傳而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當衰周之餘。吾道燦然復明。繼往開來。於今爲烈。是皆吾子之功也。夫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三千之徒。其流弊不入老莊。則入申韓。不爲權謀術數。則爲言語文字。而獨得其宗。賴有吾子。是吾子之道。卽孔子之道。孔子之功。亦吾子之功也。銑也鄙人。受恩罔極。承命東撫。道經魯鄉。望先賢之故里。念哲人之長遊。感翔鳳之日遠。慨易簣之風微。偕我屬僚。造拜宮牆。薄陳一奠。展此向慕之素悰而已。嗚呼。天地高厚兮。吾道之範圍。日月照臨兮。吾道之光輝。南有鄒封之翼翼兮。東有尼山之巍巍。維斯墓之中峙兮。建天地並日月而不違。安得起吾子於瓜臺兮。將以究夫忠恕之微。尙饗。



儒藏

巡按宋經祭文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維公山川鍾秀、閒氣所生。家世魯西、曰南武城。習鈍之資、誠確之學。真積力久、一貫先覺。卒傳聖道、大學書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孝行尤篤、酒肉養志。動求諸身、日省三視。啟手啟足、保身全歸。任重道遠、不亞於回。身雖逝矣、斯道猶在。道在萬世、後學是賴。經承上命、巡視東藩。恭詣祠下、仰止高山。茲蠲牲醴、竭誠致祭。公其有知、鑒此微意。尙饗。

又祭萊蕪侯文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致祭萊蕪侯曾子文曰惟侯學道聖門、志大才雄。心乎理趣、藐乎事功。樂得其所、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有志如此、孰與追蹤。百世之後、榮此侯封。經承上命、巡歷山東。道過祠下、深感愚衷。聊致拜祠之禮、少伸仰止之恭。尙饗。

兵備王庭詩祭文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庭詩謹致奠於郕國宗聖公會子曰惟公祥毓魯甸、秀

產齊封。淵源泗水、怙恃岱峰。親炙至聖、獨契真宗。開來繼往、抗跡永雍。治國修身、嘉惠章縫。昔誦篇簡、寤寐相從。頃承綸命、仰止高蹤。道經祠下、恍惚儀容。瓜田在彼、舞雩欣逢。徘徊瞻顧、頓豁心胸。心依翠巘、意伫長松。薄陳牲醴、用表虔恭。靈祀洋洋、鑒我夙悃。尙饗。

提學潘楨祭文

欽差提督學政山東按察使僉事潘楨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我先賢與麟俱生此地。麟生非時、則斯文之不幸可知。先聖之所以泣之者、豈惟麟耶。雖然、斯文一脈實流天下、與同長春。矧在瞻仰、領會於心神者也。敬謁祠下、敢薦微誠。神其有知、佑我斯文。尙饗。

兵備張九敘祭文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張九敘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獨得其宗。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瞻茲武城、鍾靈所自。遺像有儼、報崇無既。敘欽承上命、守禦斯土。越寇甫平、瓜上式

暗修此牆屋以綏公靈。伏惟降鑒。佑啟後生。文思武烈。靖寇安民。式綿國祚。永庇斯文。尙饗。

提刑王金祭文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副使王金謹祭於廊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修身。一貫契道。傳孔氏之心法。得斯文之體要。大學之書。垂世立教。誠正之學。比於典誥。金生也晚。望洋門牆。未知所造。蓋將有志於治平修齊。功實未到。茲當巡歷。拜瞻新廟。俾不至迷其所行。冀精神曠千古而永照。尙饗。

國朝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三年

諭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從與饗。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致祭。以展誠敬。向在書齋。會制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

御製祭文

維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二月乙卯朔越二十八日壬午。

皇帝遣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裘日修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秀毓武城。業宗泗水。三省勤於夙夜。允稱篤實之功。一貫悟於須臾。彌徵真積之久。獨受孝經之訓。用迪臨深履薄之修。永綿大學之規。式啟明德新民之要。衍薪傳於勿替。以魯得之。開絕學於無窮。其功大矣。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念先型之未遠。心切溯洄。瞻故里之非遙。情深仰止。虔修祀事。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乾隆十五年

頒發元聖周公及復宗述亞四聖祭器。以備陳設之用。當經山東巡撫專委東昌府同知陳琰赴江南製造。

賜宗聖曾子廟銅一件、簋十件、簠十件、簠四十件、豆



四十件、爵十一支、帛匣五件。竹邊木匣、餘皆銅器。

宗聖爵三、釧一、簋二、簋二、籩八、豆八、帛匣一。

兩配各爵一、簋一、簋一、籩四、豆四、帛匣一。

兩廡各三壇、爵三、簋三、簋三、籩十二、豆十二、帛匣一。

宗聖夫人殿。

啟聖正殿、寢殿、兩廡祭器俱係那用。

御製祭文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三月己巳朔越四日壬申、

皇帝遣刑部左侍郎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兼管欽天監監正事務覺羅勒爾森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秀毓武城、學宗泗水、懋嫗修於篤實、三省勤夙夜之功、崇真積於躬行、一貫悟精微之旨、端治國齊家之本、大人之學昭垂、示至德要道之原、教孝之經永著、衍孔門之聖脈、以魯得之、啟孟氏之師傳、其功大矣、尊崇允協、報享攸宜、朕以禮時巡、遄臨魯甸、情深仰止、瞻故里之非遙、心慕典型、念德輝之如

在、虔申禋祀、敬遣專官、惟冀

神靈庶其歆格。

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東巡、顏曾思孟專廟俱遣官致祭。

御製祭文

維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三月壬辰朔越七日戊申、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金甡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挺秀武城、傳心闕里、則天因地、聿垂孝子之經、明德新民、首述大人之學、悟真源於一貫、悉本躬行、衍道脈於千秋、獨由魯得、耕田食力、歌聞金石之聲、卻聘辭卿、心輕晉楚之富、篤實之嫗修如在、廟庭之祀典優崇、朕問俗東巡、臨風仰止、肅伸禋祀、想至行於几筵、敬遣專官、挹德輝於陟降、靈其來格、於此居歆。

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東巡、以平定金川功告成、闕里顏曾思

孟專廟俱遣官致祭行禮。

御製祭文

維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三月壬辰朔越二十七日戊戌、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李宗文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鍾靈卽裔紹統魯堂行在孝經念君親而髮膚並懷孝歸誠意依日月而俎豆常新朕因雪嶺之集勳爰巡岱方而徧祀撫境外之萬山環衛保泰彌切於冰淵溯廟中之四壁絃歌傳聲儼聞乎金石式芳型之如在酌清醞以告虔庶鑒馨香聿昭來格

乾隆四十九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顏曾思孟專廟俱遣官拈香嘉祥曾廟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尹壯圖恭詣拈香。

乾隆五十五年

東巡顏曾思孟專廟均遣官致祭。

右歷代祭文

大清通禮

皇帝東巡釋奠顏曾思孟之禮各遣官一人齎祝文翰林院隨時撰擬香帛分詣所在專廟行禮前期四氏子孫

率禮生潔掃殿廡內外守土官戒辦牲牢器物備執事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通贊引贊均以本族奉祀生及弟子員充先一日遣官至境迺齋其夕守土官公服祗割牲如儀陳設與京師太學四配每位器數同祭日有司供具質明遣官朝服詣廟引贊二人引正獻官入二人引分獻官隨入詣東階下盥手升東階至階中前後序立均北面通贊贊就位引贊分引遣官就拜位立通贊贊迎神司香二人各奉香盤進至正位配位前立引贊引正獻官入自闕東詣正位前引分獻官隨入詣配位前贊跪遣官跪贊上香遣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興贊復位遣官均復位立贊跪叩興遣官均行二跪六叩禮興通贊贊行初獻禮司帛各奉篚跪奠於案三叩興司爵各奉爵獻於案正中皆退通贊贊讀祝引贊贊跪遣官皆跪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文跪案左讀訖復於案三叩興退引贊贊叩興遣官三叩興亞獻各奠爵於左終獻各



儒藏

奠爵於右、如初儀。通贊贊送神、引贊贊跪、叩、興、遣官均行二跪六叩禮、興、執事官各奉祝帛香、由中道送燎如儀。遣官避立拜位東、俟過、引贊引遣官眡燎。禮畢、引遣官出、執事官皆退。

右遣官祭儀

武城家乘、每歲春秋二仲上丁、宗子翰博主祭宗聖正位、配位前一日、公服視牲。是日具朝服、鳴贊唱主祭官就位、陪祭者各就位、瘞毛血、迎神、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樽所。司樽者舉爵、酌酒、詣宗聖神位前跪、上香、獻爵帛、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贊詣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前上香、獻爵帛、如正位儀。奉祀生各詣寢殿、兩廡行禮。鳴贊唱讀祝文、引贊贊詣讀祝位跪、引贊贊讀祝文、祝畢、鳴贊唱徹饌、送神、跪、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望燎位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鳴贊唱禮畢。

上丁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名敢昭告於

始祖宗聖神位前曰、惟祖傳道聖門、獨得宗風、尊稱

師表、萬世攸隆。茲逢仲春秋祖豆潔豐、敬伸昭告、鑒此

微衷、附以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伏惟配饗。

啟聖殿先賢曾氏及在城書院、是日俱以族中職員

及奉祀生致祭、同儀。

又萊蕪侯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

名敢昭告於啟聖祖萊蕪侯神位前曰、惟祖天生聖

哲、志趣從容、對時育物、舞雩春風、篤生聖嗣、道傳其

宗、萬代瓜瓞、榮此衰封。茲逢仲春秋、虔伸報崇、敬陳俎

豆、鑒此微衷、尙饗。

春秋次丁、知縣主祭宗聖曾子、教職主祭先賢曾氏、

兩廡俱以縣學生員分獻、翰博及奉祝生陪祭、其儀

同上丁。

次丁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兗州府嘉祥縣知縣某人敢昭告

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神夙鍾閒氣、毓秀茲土。宗傳聖道、昭示萬古。茲逢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柔盛庶品、用伸常祭。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暨從祀先儒、伏惟配饗。

又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兗州府嘉祥縣知縣某人致祭於先賢曾氏萊蕪侯神位前曰、惟神從遊聖門、志趣沖融、胸次悠然、動靜從容。篤生賢嗣、傳得其宗。惟茲仲春秋、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柔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右二丁祭儀

每月朔望、知縣教官俱詣宗聖書院、行二跪六叩頭禮。元旦冬至、翰博以牲醴致祭。宗聖曾子、先賢曾氏及兩寢殿、清明節、七月望、十月朔、祭掃宗廟祖墓、并望祭壇及始龔世職祖以下諸墓、皆行一獻禮。高曾以下、遇誕辰、忌辰、皆致祭。

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名謹致奠於宗聖祖墓曰、聖門傳道、惟我始祖。配饗有典、專祀有俎。南武之陽、封域如故。瞻望松楸、不勝景慕。茲逢清明、歲序既易、牲醴既成、特伸祀事、尚饗。

右歲時祭儀

家廟祭儀、春秋上丁之次日、恭詣中興祖考妣及高曾祖考妣位前、焚香叩頭、啟櫬出主、掃塵陳設。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就位降神、鞠躬、四拜、平身、盥洗。引詣盥洗所、酌水淨巾。鳴行初獻禮、引詣酒樽所、執樽者酌酒、詣神位前跪、上香、獻爵、獻帛、伏俯、興、平身。鳴讀祝文、引詣讀祝位、跪讀祝文、伏俯、興、平身、復位。鳴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儀。鳴辭神、鞠躬、四拜、焚帛文、揖、禮畢、奉主入櫬。凡家有事、則奉祝文告廟。

家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主曾孫某名敢昭告於中興祖考妣暨高曾祖考妣神主前曰、我祖東歸、迄今數世、綿綿瓜瓞、相傳奕禩。穆穆一堂、歲月流易、時惟仲



春享祀攸宜。追遠報本。歷久弗替。恪具羊豕酒醴。祇薦禋祀。伏冀靈爽來格。來嘗。尚饗。

右宗子家祭儀

校記

①配：疑當作「尚」。

②配：疑當作「尚」。

宗聖志卷十二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蔭襲第十

聖賢遺澤光若日星。顏孟苗裔世荷簪纓。賞延之典獨後武城。守其宗祧永作王賓。纂蔭襲。

明

世宗嘉靖十二年四月吏部左侍郎顧鼎臣疏請訪求曾子後裔。依孔顏孟三氏例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詔如所請。飭撫按訪求。

顧鼎臣請採訪曾子後裔疏

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深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洩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攷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

王霸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尙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邇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四配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去治閒因修顏子孟子



儒藏

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攷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樸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請於朝而復使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於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也。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不

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己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伏乞敕內閣禮部議擬取自聖裁准照宏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題覆採訪曾子後裔疏

爲崇植先賢系胄事。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顏孟二氏各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主祀事惟曾子之後不得沾一命之榮一節。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子孟子同功號曰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朝廷崇儒重

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合無恭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官，親臨該縣，查訪曾氏子孫，詳攷歷代支系之真。及正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訪，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會同縣學官吏師生並年高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係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立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肇布兄弟，并顯於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聞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貨緣爭訟之端。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真源芳胤，以承大賢之澤，以應聖天子之敷求者矣。奉聖旨是。

嘉靖十四年，江西撫按督同提學副使徐階查得曾子五十九代孫曾質粹，保勘起送到部，詔徙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祀宗聖祠墓。十八年二月，授

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如顏、孟二氏事例。

除授曾質粹五經博士，劄付。

吏部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該本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西布政司咨，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徐階手本前事，送司到部，查得嘉靖十二年四月內，該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題奏前事，該部覆奉欽依。又查得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守巡提學道謝蘭、寶明、葉汾會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江西布政司咨呈，該提學副使徐階親詣永豐縣，據曾質粹送到譜系，揭查得曾子十五代孫曾據不仕新莽，遷居於吉陽，生子曾闡，曾闡居吉陽，賜徙虔州。闡後十一代孫曾丞，生子曾珪，曾舊曾畧，舊徙雲蓋，畧徙撫州，惟珪仍居吉陽。傳至曾孫慶，生子曾偉，曾駢，偉生輝，輝後傳十五代榮，爲學士，



上距曾子五十四代。駢生曾耀傳二十代。奮用卽質粹父。上距曾子五十九代。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言。居永豐者爲嫡。徙虔州雲蓋樂安者爲支。自永豐一派而言。出曾輝之後者爲嫡。出曾耀之後者爲支。輝後見有永豐縣廩生曾嵩。曾衰各文行修飭。若應勘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弟面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仍前肯行。及結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真正明白。原係合族推舉。讀書循理。委無別項違礙。應合起送。承守宗聖祀事一節。爲照曾子學躋亞聖。道本心傳。三省功勤。一貫妙悟。立教當時。有功後世。歷稽前代。俱有追崇。至我國朝。追諡宗聖。加封廊國。四配同享於孔子廟庭。但顏孟子孫各已蒙甄錄之典。願曾氏後裔未沾一命之榮。先該掌詹事府。今輔臣顧鼎臣上請。乞要詳訪其後。該本部覆題。廣行咨訪。今據江西布政司咨呈前來。臣等看得曾氏子孫在逆莽之時。避亂南徙。居於吉安。而永豐爲嫡。數傳至偉。而曾輝爲正。但曾輝之後。見今有曾嵩。曾衰兄弟二人。雖皆文行修飭。各

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則曾耀之後。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處提舉官查勘。譜系明白。鄉族共推。既無別項違礙。情由起送前來。所據宗聖曾子之祀。應合曾質粹繼承。查有顏孟世襲事例相應。一體授以博士之職。以彰我皇上重道崇儒之意。與滅繼絕之仁。其於教化非小補哉。恩命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明裁處等因。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聖旨。曾質粹既勘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賓客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等具啟。本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曾質粹著去承主祀事。都察院還行與彼處撫按官作急將護墳供祀。田土住第等項事情。逐一議處停當來說。不許遲慢。敬此。敬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本部啟奉。敬依內事敬遵。查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子昊先卒。昊子繼祖以祖

若父連喪、未卽請襲。江西龍潭族人曾哀奪襲世職、踞嘉祥田宅。繼祖攜子承業赴愬於朝、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都給事中劉不息、山東道御史劉光國先後上疏論劾、卒褫哀官、令回原籍。詔准繼祖之子承業世襲五經博士。

除授曾承業五經博士

萬曆五年八月

吏部爲遵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該本部題、准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東布政司咨呈、據兗州府申、據濟甯州備嘉祥縣申、准儒學呈、據廩增附生員董咸亨等結稱、查得應襲曾承業見年一十六歲、自送入學習禮以來、並無違礙等項情弊、理合起送承襲施行等因、具呈到縣。准此、先據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男承業呈前事、已行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誠恐不的、又經行據會廟親族里鄰人等查勘相同具結、連人起送到州、申送到府。據此案照萬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承奉山東布政司劄付、呈准禮部、照會前事、仰府卽將會承業行令習學、

候年一十六歲、卽與具結、起送前來、以憑轉送、題請承襲施行。奉此、已經備行該縣遵依、至期起送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會曾承業原奉部司勘劄、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既經該縣結勘、及期相應轉送、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府、州、縣官吏、師生里鄰親族收生人等各不扶結狀、理合連人起送到司、擬合起送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案查萬曆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爲前事、該本部堂議得繼祖雙目瞽矇、曾氏之嗣當屬繼祖之子承業。但承業年僅十三歲、孱弱殊未成器、其爲真假、俱不可知。已經題奉欽依、移文山東撫按行勘。隨據該省撫按官李世達等查勘得、曾承業委係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親男、並無詐僞情弊、取親族及該圖里鄰收生見證人等共結前來。又該本部會該布政司、將會承業行令習學、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曾繼祖之子曾承業應襲五經博士、以主先賢曾子祀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及行據撫按官勘結詳明、別無違礙。今本生已及期、既經山東布政司呈



儒藏

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將會承業咨送吏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祀事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會子六十二代孫會承業乞要替職承襲祀祖一節、既經禮部題奉欽依、咨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將會承業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同父前去主奉祀事等因、萬曆五年八月廿日、太子少保本部尙書張□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劄內事理、遵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定安按、袁、曾氏南宗也。當日李盛春等劾冒襲疏、已載山東通志、兗州府、濟甯州、嘉祥縣各志、呂氏舊志亦並載焉。會毓導武城家乘云、各志載劾袁疏、所以明公道。吾私志載之、則爲播家醜。是言合於君子篤親之意、茲遂循其例、一併芟去、惟錄承業受官劄云。

崇禎元年、六十三代孫曾宏毅由山東巡撫會同衍聖公咨部、題襲五經博士。未幾、浙江會稽生員曾益

託名曾鞏之後、控部爭襲。宏毅疊疏陳明、禮部咨取山東、江西兩省官紳勘結回文、據實題覆。崇禎八年九月初三日、奉聖旨、曾宏毅既係宗聖嫡派、曾益何得紛爭冒陳、姑不究。

江西勘結回文

江西巡撫部院解學龍會同巡按御史李宗著會看得五經博士曾宏毅、攷之世系、委係先賢嫡派、當日詔訪天下、勘結犁然。若曾益果爲嫡嗣、何以不鳴於詔訪中外之時、而爭於五世久廢之後。則其旁引雜證、冒籍顯然、尙應嚴懲、以警其後。今據該司呈詳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備由、移咨貴部、請煩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山東勘結回文

山東巡撫部院朱大興會同巡按御史王邦柱會看得、當國家崇儒重道之日、而宗聖之裔獨泯然無聞、此肅皇所以下詔旁徵、而會質粹者遂應徵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卽當日會袁之爭、且爲言路所參駁。會益之祖南明既嫡系昭然、乃不爭於質粹應詔

之初又不爭於會袞奪襲之候。至於今。歷世已四。歷年且百。而突有此奏。何怪乎該爵之忿然不平。而該邑紳士氓庶紛然交闕矣。宦越者言越。述其史傳譜牒。似鑿鑿可據。而宦東者言東。何能致此。予彼亦彰彰可見。是在貴部酌裁耳。既經該司會呈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合備前由。移咨貴部。煩請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禮部題覆疏

禮部尙書黃士俊侍郎陳子壯儀制司郎中吳之屏看得宗聖後裔世居東魯之武城。至十五世孫曾據者。避新莽之亂。自武城徙豫章。則曾宏毅之派也。又數十世。而有曾鞏之孫曾志。自豫章宦越。流寓會稽。則曾益之派也。往者恭遇世宗肅皇帝崇儒重道。特詔訪求。於是山東以曾守仁應。江西以曾質粹應。浙江以曾南明應。當日廟堂之上。幾經諮勘。幾經參詳。乃始舍南明。守仁而獨以質粹主祀。欽奉肅皇帝聖旨。亦既確有憑據。永爲信從矣。考其時微直守仁相安無言。卽南明同在訪求之列。而謹疏請表祖曾志

忠節。奉有該部知道之旨。並未及宗聖主祀事。豈非質粹派系彰明。固有以服其心乎。人更五世。時閱百年。而南明之孫曾益忽起。而與質粹之孫曾宏毅爭此世爵。夫宗聖祀典。關係匪輕。臣等何敢臆斷。惟所欽奉者。先朝久頒之明旨。所詳按者。三省覈實之回文。雖曾益與宏毅彼此互相詆攻。宗支誠難遠溯。然虛心而斷之以理。則劃然不可移易耳。當質粹入應訪求。始則奉命衣巾主祀。既則奉命授五經博士。世襲肅皇帝聖旨炳若日星。皆曾嵩曾袞曾守仁所共知而共遵者。質粹既故。曾袞輒乘其孫未襲。百計冒承。維時科臣李盛春及劉不息等各疏劾之。臺臣劉光國等又疏劾之。迄奉明旨。革袞冒襲。仍歸之質粹之孫。無異議也。南明不敢爭於同應訪求之初。曾益爭之於後。而謂於理可乎。曾袞不能爭於質粹方故之日。曾益爭之於今。而謂於理可乎。至查三省撫按回文。浙江則稱史傳譜牒墓文。亦似有據。然能知南明爲鞏志之孫。不能定爲宗聖之裔。併謂南明不早辯證。覺有可疑矣。江西則稱宏毅嫡派。當年勘結犁



然而明言曾益引證爲冒籍矣。山東則稱質粹應徵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曾益之祖不爭於應詔之日。又不爭於曾衰爭襲之候。至今日而突有此奏。宜該爵之不平。而士紳氓庶之紛然交鬭矣。孔顏孟之孫且公結宏毅爲嫡傳。並無冒濫矣。三省勘文若是。曾益欲以祖輩忘者。卽以世爵嗣宗聖。而謂於理又可乎。故今質粹之孫宏毅世承爵秩。主宗聖祀。理無容更。惟是曾輩宋代大儒。曾忘闔門死節。均合祀典。聖朝維風彰教。當亦不靳表揚。合無請旨。給以衣巾。俾世祀鞏。忘家廟。用繼南明當年疏乞表揚之志。則曾益一派。所邀恩於聖明者。固不淺也。事干祀爵。典禮重大。臣等未敢擅便。統候聖裁。敕下臣部。欽遵施行。

崇禎十四年。曾聞達襲五經博士。

國朝

順治三年。改授曾子六十四代孫曾聞達爲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十四年。仍如舊例。

康熙七年。以曾貞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二十九年。以曾尙溶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雍正八年。曾衍櫛襲。

乾隆四年。曾興烈襲。

二十六年。曾毓增襲。

嘉慶元年。曾傳鎮襲。傳鎮卒。子紀連襲。視職。不准其子孫承襲。別以拔貢生曾紀瑚主祀。紀瑚卒。其子廣芳早世。以廣甫之子昭嗣爲後。昭嗣甫入四氏學。爲諸生。將請襲。又卒。懸襲數十年。

光緒十三年。曾憲祜襲。

〔武城家乘〕歷朝褒崇先賢之典。閒亦推恩苗裔。而世官錫爵。迨於宋元無聞焉。明景泰二年。景帝幸學。召取顏孟子孫各一人官之。此世襲翰博所由昉也。吾氏尙未東歸。故弗及矣。嘉靖十二年。詔訪曾子後裔於江西。尋授官如二氏例。此曾氏世襲之始。承襲之例。以嫡長子。無嫡長子。方以嫡次子。無嫡次子。方以庶子。初由縣申詳巡撫。會同衍聖公咨部題襲。

國朝定鼎。逕由衍聖公專咨請襲。均係吏部題覆。給

憑任事。雍正二年，九卿議准禮部侍郎王景曾奏，翰林院五經博士有主祭守祠、表率族人之責，嗣後應將應襲博士之人年十五以上者咨送禮部考試。如果文理通順，注冊存案，令衍聖公題請承襲。由禮部覆議，吏部給劄。

右襲職

宋大中祥符二年，詔就孔廟側建學，名廟學，爲孔氏子孫設也。迨哲宗元祐元年，始置廟學教授官，尋益以顏、孟二氏爲三氏學，各生祇入學習禮，未有生員之名，間以儒士或應京闈，或由府學應試。正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縉始題請應山東鄉試。成化元年，從衍聖公孔宏緒之請，頒三氏學印，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設廩增各三十名。十五年，以山東撫案李戴御史三仕奏，增會氏改爲四氏學，每科鄉試取中三名，先孔氏而後及於三氏，著爲令。改鑄四氏學印，設四氏教授一員，訓課四氏生徒。會氏子孫之隸此學，後於顏、孟氏計五百二十餘年。

請改四氏學疏

禮部一本，爲開賢裔之均收等事。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會氏者，緣會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靖年間，奉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雖子孫微弱，尙未蕃衍，但今係先賢之後，教養作興，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條陳，咨會吏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會氏子孫果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其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於遇有朝廷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觀禮，庶聖恩普照，賢裔均霑。其於崇儒重道之典，益復增光。伏乞聖裁，奉聖旨，是。

右四氏學

奉祀生司廟中奔走執事及先賢先儒祠墓之祭。明宏治十二年，衍聖公孔宏泰始揀選聖賢後裔俊秀者充補，移會提學道給以衣巾，註冊而已，未定名額也。自

國朝雍正四年，禮部侍郎巴泰奏，奉部議見有之奉



祀生、令衍聖公會同該府學臣查核、其人實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各部換照、於是有定額。時查明聖賢後裔奉祀生曾子裔十八名、至十二年、增置二名。乾隆十二年、增置一名。十八年、增置一名。以上闕里文獻考後又增二名、合額二十四名。專廟東西兩廡各一、寢殿一、先賢正殿一、東西兩廡各一、寢殿一、三省堂二。在城書院正殿二、東西廡各一、三省亭一、影堂二、耘瓜堂一、濟甯祠一、滕縣祠一、費縣祠一、城武祠一、鄒城祠二。六十八代曾與烈又請設鄆城祠二、臨朐祠二、江西永豐縣之木塘祠二、河南上蔡祠一、江南懷甯祠、舒城祠各一。六十九代曾毓璣又請設宗聖墓、先賢曾氏祠各一、二世先儒曾元、先儒曾申、先儒曾華、三世先儒西各一、聊城祠一。新舊通共四十一名。乾隆三十一年、禮部奏准、山東一省奉祀生缺出、仍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政各部充補。其江浙等六省奉祀生、令該學政會同督撫詳選嫡裔頂補。三十五年、又奉部文、不許隔省充補。曾氏江西、安徽、河南等省奉祀生五名始改歸地方官管理。而本省奉祀

生由翰博申送衍聖公、各部領照者、嘉祥境內二十四名、外州縣祠十二名、共存三十六名。以上武城家乘

按今山東聖賢後裔奉祀生請領部照者絕少、推原其故、由各衙門需費、一奉祀生辦成、視近時捐納監生所費為多、故往往貧不克辦。此亦各衙門所當體卹而曲為成全者也。

右奉祀生

龐經會廟禮生題名碑記

吾邑嘉祥南武山之陽、古武城也、乃曾夫子毓秀之鄉。歷代帝王崇儒重道、推封有典、雖碑刻剝落無餘、而松楸遺址猶存。迄我明建極天下、特命立廟安神、春秋享祀、以示萃渙之義。其崇重典禮、益加隆矣。惜乎曾氏後裔遷徙靡常、去世愈遠、而尸歲薦者乏其人。今名賢粹者、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籍、以嘉靖十二年、顧公鼎臣奏請訪求而來嘉祥。禮部擬議、至十八年、准顏孟故事、授翰苑博士、職守廟薦享。賢粹於二十二年、援顏孟事例、以有廟則有田、有田則有祭、有祭則有禮生上請、下禮部依議、行本省布政司、帖



附近州縣令民閒俊秀子弟嫻禮度者充是選得若干人茲名宜有記也將以紀衣冠之美昭人文之光而垂之於不朽矣。繫記厥名固可喜也亦可懼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實以彰之主以基之名實相須斯稱其情矣。諸生儒冠儒服匪直升降揖遜裸將莫獻徒習禮文之具惟仰吾曾夫子誠篤之學而恭行其遺意斯不近於瀆神則神亦不吐之矣。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固其證也。邇觀之者指其名而第之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斯名副其實賢也已不以為可榮乎。如或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斯名浮其實其弗賢也已不以為可懼乎。榮固人情之所樂聞而懼則人情之所不堪。諸生固以樂聞者自慶慎勿以其所不堪者是惑矣。茲舉也。李生漿毛生鸞張生有憑龐生有鶴四子將幣固請云云是為記。嘉靖己卯三月五十九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質粹舉事泰清立。

萬歷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民間遴選俊秀子弟除去

民徭在廟執事。

右禮生

附湖南巡撫景咨禮部請蔭先賢曾氏南宗翰博公牘

為援例懇詳等事。據湖南布政使朱紹曾按察使圖勒彬呈詳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據甯鄉縣學詳稱生員曾衍詠呈稱生原籍山東嘉祥縣前派脈祖先賢曾氏萊蕪侯開派嫡祖宗聖曾子十五傳關內侯據恥事莽逆挈族南遷今江西永豐縣即漢長沙郡地也山東因是已無嫡居矣。明嘉靖閒奉旨訪查嫡裔是時長房曾嵩會奏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轉讓次房曾質粹歸山東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嘉祥縣現襲翰博是其後也。生於南楚城內倡族修復宗聖廟宇又立先賢曾氏萊蕪侯專廟歲時子弟讀書兩廊既蒙長沙府縣均給印示玉成又蒙各憲碑隄通詳優免差徭子子孫孫固感戴而莫能忘也。第思宗聖祀事蒙蔭翰博焜耀山東而先賢曾氏萊蕪侯尙未月請封蔭因查典例景泰七年周濂溪孫周冕程

伊川孫克仁及建安朱子九代孫朱樞俱除翰博。嘉靖元年、婺源縣朱子祠又除以朱子十一代孫朱墅爲翰博。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分陰兩翰博之例以請也。萬曆四十五年、河南巡撫張至發查奏天津南畔邵康節六代孫邵南、援程氏之例、又除翰博。崇禎十六年、衍聖公奏查仲氏嫡裔仲于陞亦除翰博。至我

聖朝、恩渥尤極。康熙二十三年、周公七十三代東野沛然、三十九年、閔子之後、端木之後、五十一年、言子之後、五十九年、卜子之後、雍正二年、兩冉子、頤孫子之後、此外韓子、關子、伏生之後、又皆蔭焉。生綜計之、邀襲翰博者二十有七。內中各例、不以祖有而孫不必有者、若孔氏之翰博二、不以兄有而弟不必有者、若程氏之翰博二、不以廟墓殊方、墓有而廟不必有者、若朱氏之翰博二、關氏之翰博三。此我

聖朝崇儒重道、自古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生祖先賢曾氏萊蕪侯魯國大賢孔門高弟、行無傷夫狂者、志見與於聖人。論其本身之賢、當邀異數。非因克

肖之子、始沛侯封。

聖朝稽古右文、崇賢卹後、甄別聖賢、不爽銖銖。生祖先賢曾氏萊蕪侯猶未與同堂之閔冉仲卜、後來之朱程關張及其子宗聖曾子並襲世官者、原待時也。茲者恭逢

萬壽、普天率土、隨在沾

施濟之仁、往聖先賢、到處沐

優崇之澤。生不揣冒昧、自置祭產、不效各姓翰博、有動帑資、惟乞洪恩、申請懇題、俾先賢曾氏萊蕪侯之後與諸賢儒之裔同襲翰博、共沐

九重之

恩榮、遂昭千秋之曠典、代代頂祝、上呈等情。並據生員崔秩、周琬、楊業達、黎大翥、舉人周邦喜、副榜周洛瞻等公結懇詳等情。並據戶鄰出具甘結前來。據此、該甯鄉縣儒學教諭劉世法、訓導陳泰鴻核看得、卑學生員會衍詠呈請題襲先賢曾氏萊蕪侯翰博一案、查則例內載閔冉仲卜之徒咸邀榮於翰博、孔朱關張之後俱分襲其世官。其中有祖孫分襲、兄弟分

襲廟墓分襲一門之內或二或三誠因本身之賢克承

恩詔也。先賢曾氏萊蕪侯道德文章既不讓夫閔冉仲卜性情學問又何遜夫朱程關張是其本身之賢可邀分襲之職。況次房駢後既祀宗聖而長房偉後應祀先賢。今者楚南建有專祠似屬可襲之廟。衍詠又係偉房嫡長更爲可襲之人。茲據該生里鄰戶首出具甘結前來理合加具印結申實查核等情奉批仰布政司核明詳奪結圖存。又奉前督憲汪批仰湖南布政司查例核議通詳結圖存各等因。行據長沙府以世襲令典是否應准添設有關入

奏。且會衍詠係曾氏嫡派長房南省無從稽考。詳經前署司詳奉咨准襲封衍聖公府咨開本年四月三十五日准貴部院咨據署湖南布政司傅鼎詳甯鄉縣學生員會衍詠是否曾氏嫡派長房詳請移咨山東查明宗聖曾子世系及應否添設博士之處咨覆來南另行辦理等情到本護院據此咨呈迅速查明賜覆併送宗圖一紙等因。准此當經轉行該博士詳

悉查覆去後。茲據翰林院五經博士會紀連申稱查得先賢曾氏名點字子皙從學聖門磊落天姿志異三子之撰淵源家學道啟一貫之傳我

朝崇儒重道遠邁前代順治元年欽奉

世宗章皇帝恩詔聖門典例期於相沿優渥欽此。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恩綸疊沛閔冉等氏相繼增置博士以奉諸賢祀典乾隆四十年陝西巡撫畢沅奏請增置有子博士均蒙

高宗純皇帝恩允在案嘉慶七年山東巡撫和珅奏請增置先儒伏勝博士一員欽奉我

皇上恩旨以伏敬祖承襲茲先賢曾哲功德實並於閔冉親受及門之傳較久襲之昌黎韓氏新襲之濟南伏氏爲尤應也再查博士之設關氏有三朱氏有二崇祀皆祇一聖一賢今曾氏一門父賢子聖雖有博士一員亦祇專祀宗聖曾子至先賢曾氏請增博士之處論其本身之賢援諸先賢先儒分襲各襲之例亦屬相符今生員會衍詠乃先賢曾氏六十八代



嫡孫爲長房曾輝之裔其近祖曾芝自明天順間遷徙湖南甯鄉麻田地方與職實係一脈相傳均爲嫡裔確與譜系宗圖悉相符合自嘉慶三年來倡率族眾建立先賢曾氏專廟既棲神而有所應主祀之人允宜請置博士以彰

皇仁而隆典禮擬合援例申覆並取具宗族甘結同宗圖申請爵憲咨覆湖南撫憲奏請

聖鑒實爲恩便等情到本爵府據此查先賢曾氏宗聖曾子均爲聖門高弟而曾氏誓言志同聖象賢得宗洵非七十子所可同也雖有博士一員祇奉山東之宗聖曾子專廟今湖南既建有先賢曾氏專廟懇援各氏之例請設博士實足以彰我

聖朝崇儒重道有加無已之盛典茲據申送宗圖甘結本爵府覆查無異是在貴部院維持斯文復加確查飭取地方切實印甘各結均無異議仍由貴部院查核例案據情奏辦爲此咨覆查照同日並准山東撫部院咨同前由到本部院據此擬合咨移貴部院請煩查照施行各等因咨院行司奉此當經行據長

沙府知府張鳳枝轉據甯鄉縣知縣張秀芝詳稱卑職遵卽傳喚曾衍詠之里鄰查訊均稱曾衍詠實係長房嫡派山東現有博士曾紀連實屬次房衍詠志切念祖修廟置產應襲先賢曾氏博士以光祀典並呈宗圖甘結前來該卑職核看得先賢曾氏萊蕪侯性情道德與當年之閔冉仲卜後來之朱程關張共相並美是其本身之賢當邀異數之獎伏查典例諸賢儒之嗣均有世襲之職且各家分襲孔氏一在山東曲阜一在浙江西安朱氏一在安徽婺源一在福建建安關氏一在山西解州一在湖北江陵一在河南洛陽地方雖殊

聖澤則一故一門之內或二三翰博以祀一聖賢不以一二聖賢共一翰博以併祀者也恭維

聖天子孝治天下

文教誕敷共慶率土普天並無此疆爾界曾氏之後房分長次均沾

聖德優崇地別東南允沐

特典優獎茲奉檄飭取具宗圖戶鄰甘結理合加黏

印結詳請察核。加看轉詳等情到府。據此該長沙府知府張鳳枝核看得先賢曾氏曲烈名裔。巫公奕葉。詠沂水於春風。潤尼山之化雨。惟君子有穀而克啟賢關。斯後昆垂裕而優入聖域。且查禮部則例。關氏翰博有三。朱氏翰博有二。此皆一聖一賢得襲二三。翰博。何況曾氏一門。父賢子聖。現僅博士一員。似可仰邀增置。俾曾氏後裔次房會紀連已襲世職。得奉宗聖於山東。長房會衍詠請增翰博。分祀先賢於南楚。則曾氏之世官有自。而

聖朝之曠典彌加。是亦廢修墜舉之義益昭。

崇儒重道之隆。茲據甯鄉縣繪具宗圖。取具戶鄰甘結。加黏印結。具詳前來。相應加具結看詳。懇賜轉請奏等情到司。據此該湖南布政司朱紹增署按察使圖勒彬會核看得。先賢曾氏襟懷曠達。學具本源。春風侍坐。品詣已卓越夫及門。化雨涵濡。令子更同登於聖域。志異三子之撰。胞與爲懷。道統一貫之傳。日星並麗。隆儒卹後。宗聖已設博士於山東。崇德報功。先賢宜增世職於南楚。茲奉咨准山東。查明會衍詠

實係曾氏嫡派。長房嫡孫。並據該縣府查取宗圖。各結加結。加看詳。請添襲博士。前來本司等覆核無異。相應詳請會核。奏請增置翰博一員。奉祀先賢曾氏專廟。以彰

皇仁而隆典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恭摺會銜具奏外。所有山東省咨送宗圖鈐結及南省宗圖供甘印結相應咨達。爲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示覆施行。須至咨者。嘉慶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定安按。此事未奉允行。錄此以待後人爲之。

宗聖志卷十三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祭田第十一

聖代褒賢制仿圭田祇供粢盛累陌連阡纂祭田明

曾承業請祭田疏 萬曆十七年

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祖以來世爲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據遭逆莽之亂。遠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卜居於永豐。輒捐棄其廬舍。先祖不絕者。蓋如綫耳。以故祭田佃戶一概遺失。恭遇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思前賢。俯詢宗派。詔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仍世其官。尋蒙大學士顧鼎臣請旨遍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譜應詔。卽據山東江西等衙門覆勘相同。遂荷特恩。准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例。撥給祭田佃戶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賢之裔。久棲遲於異土。草莽之賤。驟授職於清華。蓋千載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

轉行該府州縣正撥開。不意臣祖質粹卽世。臣父繼祖復爾喪明。遂至遷延日久。未蒙復額。及臣承襲。尚未奏討。竊念臣以流離之子。幸得被先世之冠裳。竊菽林之俊彥。揣分自惟。亦寵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但臣祖曾子其有功於聖門。旣與顏孟相同。臣今承襲其受職於天朝。亦與顏孟無異。陛下崇德報功之典。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豐嗇於其間也。乃二氏子孫久沐厚典。臣尚未沾實惠。且春秋二祀。殊乏籩豆簠簋之品。老稚數口。實鮮兼辰薦歲之需。是以罔避自陳之嫌。敢哀鳴於君父之側。伏望皇上憫念先賢。勅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體題覆。撥給祭田佃戶等項。庶臣供祀。俯仰有賴。而臣祖參沐恩寵於九原。爲益深矣。臣不勝籲天待命之至。奉聖旨。禮部知道。

戶部請清查祭田疏 萬曆十七年

題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鈔出。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奉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事例、賜給祭田佃戶一節。爲照孔門四子同配廟庭、褒崇之禮不宜有異。自前代相沿、俱有祭田廟戶、以供祀事。國朝景泰年間、復從先臣徐有貞之請、查覆增益。至今二氏子孫供祀甚備、乃國之盛典也。惟是曾氏子孫微弱、自遭王莽之亂、播遷江西、歷代以來、未經甄錄。及我皇祖重道崇儒、興滅繼絕、因其舊里廟寢無人奉祀、遂訪嫡派子孫、准襲五經博士、使之歸守墳廟、世繼宗祧。而祭田廟戶未及議給、是以菜盛未備、灑掃無人。春秋烝嘗不得比於二氏。此本官所以援例而陳乞也。然顏孟二氏佃戶自前代至今、世守相尋、故額未失。當時稍有增給、亦易爲處。今曾氏以既絕復續之緒、舊迹已無從稽查。且當版籍大定之餘、新增更難於全補。所以祭田廟戶似應查照顏孟二氏斟酌立給。但今未經查勘、難以豫擬。合無恭候命下、移咨戶部、備行山東撫按衙門查顏孟二氏原給祭田若干、廟戶若干、在先代相沿若干、在本朝續增若干、卽今曾氏子孫除故額無查外、應

否比照顏孟兩家續增之數、一體補給、及查該府地方何項人戶田土堪以撥補、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務要從長酌議、使先賢之廟祀相延、國家之經制不失、區畫妥當、明白具奏、聽該部徑自定議、覆請施行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移咨到部。看得顏曾孟子均稱大賢、國朝尊崇禮無二致。今顏孟二氏各有祭田廟戶、曾氏裔孫不霑恩賜、比例陳情似非過求。但田畝人戶事在彼中、難以懸擬。爲此合行一咨山東巡撫、一咨都察院、煩爲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各查府州縣地方有何人戶田土堪以補撥、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查議明妥具題、以便覆請施行。

戶部請補給祭田疏 萬曆十九年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石星等題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應昌題、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戶部咨、准禮部咨、本部題、該曾子六十

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內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左參政劉際可咨據兗州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肅祚廟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人戶並祭田五十頃俱滋陽等縣僉設鄒縣博士孟彥璞原舊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戶滕縣六戶兩處共絕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泰定及國朝景泰年間欽賜俱在本縣各社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於嘉靖年奏准撥給祭田坐落鄆城縣地方墓田坐落嘉祥縣地方當委鉅野縣丞唐峻德踏丈緣以年遠荒廢無從研究止丈量出祭田五十頃撥給曾廟暫供祀用。尙欠之地俟丈量之日再續查給。及查佃廟人戶清出濟甯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共二十戶俱造冊給付本官永爲供祀。應除下糧子粒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該縣續有開報間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令各州縣審編均徭

之日另行撥補等因到府申道覆勘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曾孟三氏俱係孔門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致。但緣博士曾承業父祖失襲年久是以佃戶祭田遂爾淪廢。今欲一旦取盈勢難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五十頃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顏孟二家雖爲少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勘議明確相應擬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縣查出見在地五十頃廟佃二十戶俱給博士曾承業收照永爲供祀不足之數咨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聖旨知道欽此。欽遵通鈔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山東巡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巡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前因爲照顏孟曾子均稱大賢國家

喪崇禮無二致。今曾氏祭田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給。但因年久未襲以致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爲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先行撥給不足之數應候該縣漸次增補以爲妥當。既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移咨山東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出田地人戶造冊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該縣開荒閒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永爲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冊報部查考仍咨禮部知會伏乞聖裁。

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于慎行撰祭田記

萬曆十七年己丑曾子主鬯孫翰博承業疏稱臣曾祖質粹奉肅皇帝詔自江西歸籍山東守始祖宗聖廟林尋授今職賜第給田撥戶與顏孟比臣祖昊無祿臣父病目家難頻仍比臣始克承襲烝嘗之將闕然靡具每虞隕越爲先靈羞敢請於上詔下禮官議慎行適承乏禮曹謹覆宜如承業請覈復所賜以示褒崇制曰可越歲山東撫按上狀曾廟嘉靖閒賜田

六十頃在鄆城五十嘉祥十頃以供祠墓嗣爲軍民所侵沒今官爲履畝歸之廟戶坐落濟甯東平汶上鄆城鄒縣嘉祥版籍具在請賜承業令供灑掃仍爲續增如顏孟額如詔旨於是曾廟田戶視二廟埒隆矣博士抱冊而請曰昔者承業虞墜先緒不揣輒有陳乞幸賴秩宗以微寵靈俾獲奉盛以告蓋微宗伯之賜不及此願記而勒之石惟宗伯言信而徵足示來茲太史職也不佞逡巡不獲辭乃受簡恭惟肅皇御宇淳庸大備一洗前代陋儀直以師道奉聖四配俱如今制黷號斯滌道化重光此千載一時也皇上分列廟林掃除錫壤裂茅右文優渥實邁成周此豈區區掌故之爲而公等作考尊敦對揚王休庶無遏迭前人明德惟馨之令緒則宸衷符契錫類之不匱寔博士之遭逢盛典將發據家學淵源以不負君恩於萬萬者不正在今日哉不佞曩忝掌邦禮俾四方觚墨之士以經術進者其亦聞斯言而仰止夫

兗州府盧問明隱占祭田供招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一問得趙學等狀供嘉靖十八年有先賢曾子五十



九代孫曾質粹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比照顏孟二氏事例奏討祭田五十頃。坐落鄆城楊庄集等處四十頃。在官總旗薛棟等佃戶劉凡等處八頃。贍林地二頃。俱本廟自種收租役。又接討廟戶十戶。在於鄰近濟甯等處。中三則民戶撥給。至嘉靖三十九年。曾質粹故後。伊孫曾繼祖因眼疾未襲。伊曾孫曾承業彼時幼小。亦未承襲。致將廟戶散歸各州縣。應當民差。嘉祥祭田荒蕪。嘉祥董知縣均爲民地。召在官樂思孔等承種納糧。鄆城縣祭田被薛棟等各不合隱占盜賣。作爲軍民地土。均報納糧當差。後學亦不合盜賣五十畝。作爲任城衛地。後萬曆十七年十月內。曾承業承襲博士。遂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給賜祭田廟戶緣由。題奉欽依。行令戶部咨行撫按兩院。案行布政司。咨行分守道。劄行本府清查。依蒙行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原有奏准撥給祭田四十頃。坐落鄆城等情。申府。當委鉅野唐縣丞帶領書算前到田所。隨將薛棟等審招。押帶指邊。逐一丈量。出前地四十五頃。封立地界。冊報本府。又清查

廟戶嘉祥縣樂思孔等各不合將種林田均納稅糧。隱不報官。以致該縣止撥開荒納穀地五頃。申府。補充廟田。以待續有開荒田地。續補五頃。俱造冊報府。申道。咨司報部。訖。後學與薛棟各又不合將前項祭田仍占不退。嘉祥地止與鹹薄地。不堪耕種。以致曾博士將情於十年十二月內具呈分守道劉處。牌行本府卽查。依蒙帖行嘉祥。又於不在官吳德運等名下開荒納穀地內撥補五頃。廟戶二十戶。申府轉送訖。後曾博士訪知伊林田十頃被鄰地居民隱占。并學等占地不退等情。於二十年六月內具呈。開單赴撫院孫爺呈准。批分守道查報。依蒙鈔呈行府查議。仍將唐縣丞丈過地冊發府。帖行鄆城縣。該萬知縣查審。看得學等佃種祭田。其來有日。後因曾氏兩代空襲日久。事漸湮沒。審稱皆其祖父之手。乘其廢襲日久。視祭田爲己業。盜賣隱占。任情無忌。今應方定捏詞告府。又牌行該縣查明。回申前來。并提學等一千人證到官。該府盧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趙學薛棟與嘉祥縣樂思孔等各奸隱占盜賣。既經各驗

查明退地各擬杖懲不枉。再照嘉祥縣樂思孔等所種祭田該縣先已均報稅糧今已退出送廟地糧應該除豁。該縣議將先撥與本廟開荒納穀地十頃本官退出吳得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穀就將此地抵補樂思孔等稅糧其所欠廟戶行令濟甯等州縣查明另日回報。蒙將學等取問罪犯一議得各犯趙學樂思孔等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俱民審。

熹宗天啟三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具呈嘉祥縣南旺湖生蓮藕芡菱等乞供春秋祀用。工部尙書姚思仁代題准給水田三十中頃永供廟祀查給小甲王如猷等領種。

天啟三年山東撫臣趙題准白蓮妖產撥五頃以補祭田再撥壹頃陸拾畝以修官廨。

國朝

武城家乘恩例

順治元年山東撫臣方大猷奏言先師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勅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脈靈長人文蔚起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倣而行奉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欽此欽遵故在屯佃戶見丁記畝開懇荒田專供祭祀而有司雜差從不役焉。

武城家乘公牘碑記

乾隆三年五經博士曾衍樞請將祭田廟戶入誌由布政司查明並無侵占民地情事飭兗州府轉飭嘉祥遵照入誌以垂永久。

乾隆五年五經博士曾衍樞呈請言南旺湖水祭田當年給賜之日未遇郡邑修誌是以遺入誌內由衍聖公咨河東河道總督白查明有碑石可據並無礙於蓄水濟運咨明禮工二部奉准令曾翰博世守管業以崇祀典並飭嘉祥縣註明界址載入郡邑志內以垂永久計南旺湖共有祭田兩段計地二十八中頃東至牛圈崗西至朱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



路。又一段計地二中頃。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

乾隆八年。五經博士曾興烈呈。南旺湖祭田業經飭入郡邑志內。禮工二部督撫兩院及司道各明文班班可憑。詎湖地曠野。附近無知之徒妄生覬覦。私行擾害。亟請嚴禁。由禮部咨行山東巡撫喀轉飭地方官嚴禁。不許近湖居民恃強侵佔。亦毋許無賴擾害。以重祀典。

乾隆九年。嘉祥縣將宗聖祀田三十中頃坐落湖內處所各段落四至地名逐一登註。造具確冊。由府轉申河撫兩院。計祀田二段。三十中頃。長闊共積步一百零八萬步。一段一十九頃四十五畝。坐落忙生間。東至湖荒。西至路南。北至湖荒。南至楊庄。後堤根一段。十頃五十五畝。坐落寺前鋪。東至官租梁姓等。西至湖荒。北至湖荒。南至湖荒。

乾隆十一年。巡漕御史李條奏。南旺湖地撥給貧民認租。工部議准。由河撫兩院查明段落四至。舊有碑石。原係中畝。已入志乘。又經報部有案。仍轉飭照舊

存留。仍將丈量湖地冊內聲明造報。

乾隆四十年。五經博士曾毓墀呈請嚴禁附湖居民嗣後無得擅入祭田界內。私割湖草。捕魚放鴨。竊取菱藕葦蒲等物。由山東運河兵備道批准。轉飭濟甯州汶嘉二縣臨清衛。並委鉅嘉主簿就近稽查察究。乾隆六十年。總河部堂李轉飭運河道濟甯州嘉祥縣查明南旺湖內忙生間。寺前鋪兩處祭田。按照界址。嚴禁附湖居民不得擅入祭田界內滋擾。

曾廣甫清理祭田公牘

道光三十年四月。曾翰博查湖內祭田。歷年久遠。湖水時漲。界址不清。由部准飭委查勘四至。時值湖水漲發。未得勘丈。咸豐三年。查出地一段。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計地二十頃。七年。查出地一大段。東至牛圈崗。西至湖荒。因有水。尙未丈至。朱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計地二十中頃。一十六畝六分二釐五毫。又東接湖荒起。西至朱家崗。北至楊家路。共合計地二十八中頃。封立界址。造具四至段落清冊。

曾廣甫增置祀田碑記

我曾氏自鄧世子入魯以來、改鄧爲曾、四傳而至我始祖宗聖、世無廢祀、已二千年有

欽賜祭田、傳之永久。但我曾氏受田在顏、孟、二氏之後、是以田多瘠薄、不克與二氏等。稔歲雖可給供、歉年頗形拮据。近又以黃河北徙、鄆西一帶大半淹沒、兼值逆匪滋擾、有妨播穀、祀事更覺艱難矣。幸我湖南長沙府湘鄉縣宗袞滌生公名國藩以

欽差大臣督師江南、克復江甯省城、晉宮銜、封侯爵、擢揆席、旋於同治五年六月駐師濟甯、遂特至嘉祥南武山上謁

始祖宗聖廟庭、詢知祀事情狀、卽出俸銀千兩、增置祭田。本年九月、買得濟甯州北鄉程徐莊徐劉氏田貳頃壹拾壹畝玖分有奇。六年正月、移會濟甯州牧程、過入宗聖府例糧、改撥曾家堂冊內、得此一助、祀事自茲無虞矣。甫於是有感焉。我

始祖宗聖孝著古今、道傳賢哲、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昔子固公旣以文重累朝、歐蘇爲伍、今滌生公更以

勳高當代、韓范爲傳。此固邦家之光、而亦宗族之榮也。且祀事艱難之際、適值滌生公帥節遙蒞、追遠展誠、懇懇勸勸、以祀事爲重、此尤我

始祖宗聖所深鑒而默相之也。又烏可不傳之久遠乎。甫忝主宗祔、爰誌諸石、俾後世子孫知東國之明禋、賴南宗之攸助、於以副

朝廷褒嘉之典、繼祖宗堂構之隆、胥在是矣。謹記。同治八年十月立。

曾廣甫呈查湖田公牘

同治九年五月、曾廣甫查南旺湖內祭田、所有毘連顧中榮之二中頃、稍有堪種之處、餘二十八中頃、界連牛圈崗、賈家崗等處、十年內、尚可佈種一次。至界連宋家崗等處祭田、適在窪區、祇宜蓄水、並無堪種之時。惟查牛圈崗、顧中榮以南與祭田毘連之處、并湖南岸近堤之處、均有涸出湖荒地、勢較高、不能蓄水。嘉祥縣林介景勘丈明確、詳請在案。

同治十三年、五經博士曾廣甫呈稱、南旺湖內有宋家崗被淹祭田、請易換牛圈崗湖地。河東河道總督



喬以此案歷年已久、案卷不全、無憑稽覈、當卽轉飭查明、共原設祭田係何年月日立案、及四至封界。六月、濟甯州嘉祥縣丁敬書、鉅嘉主簿姚寶善會勘、南旺湖被淹祭田抵換涸淤湖荒段落畝數、理合造具四柱清冊呈送。計開舊管原設毘連牛圈崗祭田一段、計地二十八中頃、東至牛圈崗、西至湖荒、因有水、尙未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七百六十步、北寬七百步、東長九百九十九步、西長九百九十步。又東接湖荒起、西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四百四十一、北寬四百四十步、中長六百四十步。又原設毘連顧中榮祭田一段、計地二中頃、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東寬一百八十九步、西寬一百八十九步、中長三百四十二步。又東寬一百二十一步、西寬一百二十三步、中長六十一、以上原設地兩段、共計地三十中頃。新收易換牛圈崗以南新涸湖地一段、計地六中頃、零二分七釐。東至張家柱承種湖地、又東至傅紀開係傅東貴退及租地、西界小溝、西至湖荒、南至湖荒、

北至牛圈崗、南寬四百三十步、北寬四百三十五步、中長五百六十步。共計地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內扣除鉅嘉汎草場七十二畝五分、下餘前數。又易換湖南岸近堤新涸湖地一段、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東至湖荒、西至湖荒、南至湖堤、北至湖荒、東寬二百四十步、西寬二百步、中長七百步。以上新換地兩段、共計地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查毘連宋家崗等處水祭田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查毘連宋家崗等處原設祭田二十八中頃、半被水淹、礙難種作。經五經博士曾廣莆牒、蒙各憲檄委前署縣林介景會同鉅嘉主簿姚寶善勘得牛圈崗以南并近堤之處、曾有新湖地兩段、共計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詳請換作祭田。故將原設二十八中頃地內緊靠宋家崗一邊內劃出有水地前數、作爲官湖蓄水之用、登明實在。原設并新換祭田四段、原設毘連牛圈崗祭田一段、東至牛圈崗、西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六百七十一、五釐七毫、北寬六百一十一、零五釐七毫、東長九百九十



九步、西長九百九十步、計地十七中頃七十二畝零三釐。又原設毘連顧中榮祭田一段、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東寬一百八十九步、西寬一百八十九步、中長三百四十二步。又東寬一百二十一步、西寬一百二十三步、中長六十一步、計地二中頃。新換牛圈崗迤南洞出湖荒地一段、東至張作柱承種租地、又東至傅紀開係傅東貴退及租地、西界小溝、西至湖荒、南至湖荒、北至牛圈崗、顧中榮祭田南界、南寬四百三十步、北寬四百三十五步、中長五百六十步、計地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內沿渠扣除地六十步、以便隨時挑撈渠道、并可作為鉅嘉草場之用。下餘地六中頃二分七釐。又新換湖南岸近堤洞出湖地一段、東至湖荒、西至湖荒、南至湖堤、北至湖荒、東寬二百四十步、西寬二百步、中長七百步、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以上原設并新換祭田四段、共計三十中頃。

光緒元年、山東運河道王詳、據署運河同知蔡壽堂、嘉祥縣知縣丁敬書、鉅嘉主簿姚寶善遵經備文移

查、五經博士曾廣甫查明、移覆會同、復親詣勘得朱家崗原設祭田共二十八中頃、內有低窪地二十六中頃、現在水勢汪洋、不能查丈。惟查牛圈崗以南有洞出湖荒一段、東至張作柱等承種租地、西至湖荒、南至湖荒、北至牛圈崗、地勢高仰、不利蓄洩。復丈得該地共計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惟內有引渠一道、有礙出水、未便耕種。應於引渠北岸上游沿渠之處扣除地六十步、以便隨時挑撈。下餘地六中頃零二分七釐、無礙湖漕。又湖南岸近堤之處有洞出地一段、東至湖荒、南至湖堤、西至湖荒、北至湖荒、地勢亦高。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二釐。共計洞出湖荒地十中頃零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應請先於原設二十八中頃內祭田打量水勢極深、不能種作之、毘連宋家崗一邊、劃出地十中頃零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歸入官湖蓄水。似此高低對換、既無礙於湖漕、亦可耕作收租、作為祭品之用。並請嗣後新換祭田、均之引渠、如有應行改挑之處、無論原設新換祭田、均准一律挑改。伏候行知。曾博士遵照辦理。河東河道

總督喬咨請戶部查照議覆立案由部議准咨覆河東河道總督轉飭運河道移行五經博士曾廣甫世守管業以隆祀典仍知照禮部工部并移知山東巡撫查照。

定安按古者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自有明詔訪曾子後給田撥戶與顏孟比隆然已在二氏之後地多苦瘠中更失襲淪廢隱占之端增置之事獨視二氏爲詳故備錄之俾世守者有所考焉。

宗聖志卷十四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戶役第十二

廟戶之設以供洒掃。復身免徭。禁其科擾。施及南宗、

皇仁浩浩。纂戶役。

明

嘉靖十八年、給宗聖廟戶十四戶、以供洒掃。嘉祥四戶、濟甯三戶、汶上一戶、鄒縣四戶、鄆城二戶。

嘉靖十八年、給宗聖廟戶十四戶。後以曠襲日久、各戶散應民差。神宗萬曆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疏請於朝、增給二十四戶。嘉祥縣四戶、濟甯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比照顏孟二氏、尙少二十六戶。以待附近州縣審編戶行續補。

萬曆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遴選民間俊秀子弟六十名、除去民徭、給予衣巾、常行在廟贊禮執事。照生員例、一體優免。本縣吳

道通等並附近州縣中選取名列於廟內碑陰。

天啟五年、山東撫院王准撥汶上縣五戶張棟等、東平州四戶李學耕等、各給帖、赴廟供祀。

崇禎八年、宗子博士曾宏毅具呈撫部、准撥汶上縣附近八戶王都等、各給帖、赴廟洒掃。

嘉靖十八年、萬曆十七年、天啟五年、崇禎八年四次撥給洒掃廟戶、除去民徭、專供廟祀。汶上縣十七戶、一戶呂朝、一戶陸經、一戶王印弼、一戶李春泰、一戶全文雅、一戶張棟、一戶孫永興、一戶劉世超、一戶李子實、一戶鄧永石、一戶王文運、一戶宗得福、一戶楚之璧、一戶杜秉兒、一戶龐文雅、一戶劉文進、一戶任文純。濟甯州六戶、一戶陳文華、一戶郝廷弼、一戶魏國省、一戶史珣、一戶王心和、一戶姜鳳舞。鄆城縣五戶、一戶楊建、一戶吳尚質、一戶許燦九、一戶劉克讓、一戶朱萬占。鄒縣四戶、一戶韓榮、一戶王士敏、一戶王廷枚、一戶孫聞秀。嘉祥縣四戶、一戶李君愛、一戶張綽、一戶趙國梁、一戶孟養志。以上每戶五七十丁及一二十丁不等。



儒藏

國朝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方大猷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廟戶專供洒掃有司一應雜差不派。

順治二年汶上知縣邊維明將三次撥給廟戶共十九戶三百七十餘丁盡入汶上民籍派徵丁糧希歸私囊至順治三年宗子博士會聞達言之兗州府陳行票汶上時邊已經參劾離任新任梁查明照數造冊一併撥回仍供廟祀。

順治六年宗子博士會聞達具呈赴戶部請優免廟佃二戶雜派差徭隨於順治七年四月移咨直隸總督張山東撫部院夏確查有往例可循順治八年八月由部咨覆准。

順治九年汶上縣孫學孟假冒公直乘清地編丁之機將廟戶王化蛟等一十九戶暗編民籍宗子博士會聞達具呈撫院耿飭兗州府牒送本府興屯同知趙審理後據汶上縣回稱首犯孫學孟已死議查照曾氏誌書帖冊撥出歸廟山兗州府奉撫院復准。

順治十三年宗子博士會聞達呈部稱族戶禮生一切雜項差徭業經移咨督撫准照舊例優免在案詎料州縣書役捺案不行仍復一概派擾隨由部移咨撫院轉飭嚴禁凡一切雜差俱行蠲免。

康熙十三年戶部行文仍照順治十三年舊例蠲免。康熙四十年戶部行文申飭將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如有復行派擾者詳報究處。

康熙四十七年撫院通飭遵照部文蠲免。

乾隆二年博士會衍櫛請將湖田四至及戶頭花名補入邑志經邑令李松查明現在供役之三十七戶刻入志內。

乾隆五年曹州府孔興本具控巡撫碩行文黃河料物等差照舊例蠲免且立碑永禁。

優免孔顏會孟四氏差徭碑記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票

欽命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阿爲懇恩照例飭行勒石垂久遠沐

皇恩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七日蒙署理巡撫都院

郭批據四氏聖裔孔傳是等呈稱竊孔顏曾孟四氏聖裔仰承祖業歷朝優崇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其散居各處者俱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迨順治元年

恩詔內一款凡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在案後因各州縣奉行不善扳援時聞順治康熙年間歷蒙戶部行文申飭凡一切雜項差徭俱行蠲免亦在案是孔顏曾孟蠲免差徭之例上奉

恩詔又蒙部臺屢次飭行由來久矣茲日久弊生究屬各州縣有遵例蠲免者復有捺案不行者是使四氏聖裔竟有得蠲免不得蠲免之殊而所謂一切地畝雜項差徭盡蠲免者幾不彰矣四氏聖裔拖累難甘因公籲憲台大人恩准照例飭行究屬各州縣蠲免四氏聖裔一切地畝雜項差徭并飭各州縣治將勒石以垂久遠則四氏聖裔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中庶免拖累之苦不惟四氏聖裔永沐隆恩而維持之功亦與金石並垂不朽矣沾恩上呈等情蒙批四氏聖裔其一切地畝雜項差徭白應優免布政使查明

舊例定議詳報以憑飭遵等因批司蒙此卷查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九日蒙前撫都院蔣案驗一件懇恩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事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五日蒙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五經博士孔傳鈺顏崇敷曾尚溶孟貞仁仲承述閔興汶東野枝盛等呈稱職等仰承祖業蒙歷朝優崇凡屬聖賢後裔以及廟丁禮生樂舞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後州縣捺案不行於康熙二十二年四十年兩次復具呈本部均蒙移咨東撫照例飭行在案誠恐相沿已久各州縣復行派擾伏乞部臺恩准照例移咨東撫嚴行申飭等因前來查康熙四十年四月內據五經博士孔毓璽等具呈本部移咨該撫申飭在案今據五經博士孔傳鈺等具呈相應行文東撫再加嚴行申飭可也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院行司當經轉行嚴加申飭在案今據四氏學孔傳是等以各州縣奉行不善有遵例蠲免者亦有捺案不行者援例呈請本都院嚴飭蒙批本司查明舊例定議詳報等因遵卽卷查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內



奉准戶部咨文、據五經博士孔傳鉅等呈稱、職等仰承祖業、蒙歷朝優崇、凡屬聖賢後裔以及廟丁禮生樂舞、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移咨東撫嚴加申飭遵行在案。今據四氏學孔傳是等援例呈請優免一切雜項差徭、似應飭令循照舊例、出示曉諭、優免庶約地知有恩例、不敢仍前派擾、而四氏聖裔均得永沐恩施、並應轉飭各州縣勒石垂久、仍取碑摹送查緣奉批飭查議是否允協、擬合呈祈本都院鑒核、批示飭遵。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蒙批如詳、轉飭各州縣、仍取具碑摹報查繳。乾隆二十年五月上浣、兗州府嘉祥縣知縣建水俱震山立石。

附南宗曾氏免役

明

曾日新准免差徭公牘

湖南長沙府知府石爲藉端逃差懇詳咨查事。崇禎四年八月十六日、奉藩憲杜轉、奉撫憲洪牌開、准山東衍聖公府咨開、本年二月初六日、准貴撫咨、據湖南布政司杜詩詳、據長沙府知府石公引轉、據甯鄉

縣知縣周瑞豹詳稱、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憲台票開案、據該縣徐萬逢赴府呈前事呈、任土作貢、納糧當差、自古依然。況近來差務甚繁、所有雜派差徭、均該保甲照戶攤辦。乃境內曾日新既恃鄉官、免身家而不差、又稱聖裔、保族眾而不役、藉爲宗聖曾子之後、胆敢包族故抗、激民控以詭逃差徭。伊亦訴以查案懇卹等事、均稟在縣。奈縣訊究、不將公務緊要、究伊故逃、總以永豐縣移稱爲嫡派、不應當差。竊歷來差務不均、干律隱蔽、干條民係查移其中情節、均爲伊族讓讓、翰博取讓甘結、關送譜本、並無隻字言免差徭。抓山抵水、不有明案、何由得據。似此詭計脫逃、不頒咨查、將來糧多族眾、誤公不少。爲此懇恩弔案、實准詳請、咨查上稟等情。除批示永豐縣移、是否有無免差字樣、仰甯鄉縣立即查照錄移、詳請咨查可也。外、合亟稟飭。爲此仰縣官吏立即查照、永豐縣移、錄具全案、毋任添漏捏飾。詳請咨查、山東是否嫡裔、應否優免雜派差徭。俟東咨覆到日、另行辦理。切切等因到縣。卑縣卷查嘉靖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前縣陳



起准江西永豐縣知縣彭善移稱、推賢讓能、關取結譜、以便詳辦事案、據敝縣廩生曾嵩、曾袁呈前事呈稱、生等族原籍山東、脈祖先賢萊蕪侯、嫡祖宗聖、鄆國公、十五傳關內侯、據家吉陽、即今永豐也。子關十八傳尚書丞、生珪、舊略。珪四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駢後徙木塘、即今質粹之祖。十四傳兵部侍郎歸顏、子翰林巽申、四傳子集、生芝、蘭、茂、樺、芬、芳、六人、蘭仍居龍潭、即生等之祖。芝官湖南、攜老譜家甯鄉、即今麻田房教職、曾銓之祖、均爲嫡裔、譜牒班如。茲蒙天恩、詔歸東土、守祀宗聖廟墓、生等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況龍潭地方自元以來、現有武城書院、一區、塑立宗聖像位、儘可祀事、所有山東翰博、生等甘願借與質粹、承襲本身、但芝實爲生等伯祖、現在教職、曾銓乃生等伯祖嫡孫、年長生等、嫡長生房生母物故、雖伊子朝珪來弔、口稱山東翰博、或借或襲、均憑生等、絕無覬覦其中、然口說無憑、理合懇恩、移取甘結、關弔老譜、以便質粹呈辦、俟事定後、仍將譜本發還等情、到縣、准此、敝縣看得、重道崇儒、異數之皇

恩不易、推賢借襲、興讓之家教可風、事關鉅典、理合據情移取結譜、爲此合移貴縣、請煩查照文內事理、迅即賜覆等因、到縣、當經前縣取具結譜、回覆在案、卑職細核前移、并查各供、曾銓即今曾日新之祖、實爲宗聖長嫡、山東現在博士、尚屬次房、則日新族眾、所有差徭例應優免、但敝縣現無成案、無從照辦、曾日新供稱、嘉靖庚子、東咨南案、被徐萬逢等弊匿、混派、彼此互訐、並請咨查在卷、緣稟批飭、理合具錄全案、申請憲台、轉詳請咨等因、到府詳司、轉核申撫、據此、擬合移咨、爲此合咨呈衍聖公府、請煩迅即速查、賜覆各等因、准此、轉行博士詳細查覆去後、茲據宗聖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宏毅申稱、本年五月十六日、蒙爵憲札開、該博士迅即查明譜系、將湖南甯鄉職員會日新、是否嫡派長房、應否優免、並該博士支派果否、推借承襲緣由、限三日內具文詳晰申覆、以憑咨覆辦理可也等因、到職、伏查家譜、宗聖曾子十五傳、關內侯、據家吉陽、即漢之長沙、今之永豐也。子十八傳尚書丞、生珪、舊略。舊徙雲蓋、略衍南豐、

爲子固房祖珪生寬、綽、豐、暉、隱，徙泉州爲公亮房。寬三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駢二十二傳質粹，志切念祖，閭族推讓，歸東承襲，卽職祖也。偉十四傳兵部侍郎晞顏，子翰林巽中。四傳子集，生芝、蘭、茂、樺、芬、芳。蘭卽奪襲會衰之祖，芝字光顯，家甯鄉，爲集長子，係蘭胞兄，生安，守官宦富室。安子絢，衍固始，絢衍武岡，絢衍黃陂，惟長子絳仍衍麻田。今之口新係絳嫡孫也。職查底案，嘉靖十九年曾絳子朝珪赴東謁廟，與職祖申請先大爵憲，賜咨南省，查照優免。經今九十餘載，迨至日新被棍混派日久，案卷不無弊匿。職查典例，爵憲族眾例無差徭，聖母聖配外戚免始，永壽廟戶免始，元嘉樂舞禮生免始，洪武自是以來，恩渥尤極。四氏聖裔歷蒙優崇，其散居各處者，均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今湖南甯鄉會日新一支，委係職等一脈相傳，伊祖與職祖兩無尤，自甘退讓於楚。伊房比袞房而更嫡，不肯奪襲於東，誠守興仁興讓之訓，篤親不偷者矣。所有雜派差徭，既共普天率土，皇仁憲恩，自應與山東一例優免。緣稟飭查

理合具文申懇，加看咨覆，轉飭優恤，實爲恩便等因到本府。據此，查看會日新實爲長嫡，所有雜派差徭，自應與山東一例優免，無使兩歧。仰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爲此咨覆，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看此案充當戶差，固屬公務，照例優免，尤廣皇仁。況會日新實屬長嫡，不爭翰博之榮，應照優免之例。不惟現今徐萬達等不許妄派，卽日後曾氏子孫該縣軍民人等，永遠毋得任意妄派滋擾，致干法究。爲此仰布政司速飭該府轉飭遵照辦理，毋稍縱容延擱等因到司。奉此，看得山東地方聖賢後裔例應優免，其散居各處者，俱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會日新既爲宗聖嫡裔，雖在南省，應與山東一例優免，合亟牌飭。爲此仰府官吏速卽轉飭該縣，必須遵照撫憲咨覆事理，加意優恤，勿許徐萬達等再行擾派。自後曾氏子孫該縣軍民人等，毋得妄派，自干究處。切切等因到府。奉此，查看此案會子三十七代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山東博士尚屬次房，甯鄉會日新實爲長嫡，雖未襲翰博，應別齊民。凡屬差徭例應優免，

合亟牌飭。爲此仰縣官吏遵照撫憲牌、所有雜派差徭、該縣曾氏子孫應與山東一例優免、毋任徐萬逢等混派滋擾。自後曾氏子孫如有棍徒逞刁不遵、胆敢混擾、許該族人等指名稟究、切切此牌。崇禎四年十月十八日。

國朝

嚴禁冒濫優免公牘

長沙縣知縣謝爲存、具杜冒、造冊備查事案。奉府憲札開、奉布政司翁轉、奉撫部院札開、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准行聖公府咨開、嘉慶二十四年二十四日、據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紀連申稱、職族家譜載宗聖曾子十五代嫡孫名據、由東遷南、迨傳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明嘉靖閒、職祖質粹駢後也、詔歸嘉邑、世襲博士、爲東宗房。偉後知州芝徙楚甯鄉、爲南宗房、卽前請襲博士衍詠之祖。海內老譜、歷以宗子之例、南宗設局、東宗查核、東宗蓋以鈐記、南宗州同曾聞迪恭將

世宗憲皇帝欽賜省身念祖四字圖章、逐頁戳蓋、以

杜混冒。嘉慶十六年、湖南陞撫憲景批准通飭、必須衍聖公府暨翰博印譜、方准優免。十七年、湖南藩憲朱詳請撫憲廣批准通飭、必須南宗衍詠逐頁戳蓋、省身念祖圖章、以杜串弊、抽關異種。十九年、湖南藩憲翁札開、十八年、奉前護撫憲陳嚴鋤同姓不宗、捏譜冒免、義子贅壻、無譜混免、除通飭各府廳州縣外、另札甯鄉縣學、協同南宗查照印譜、給牌造冊、移明各處遵照優恤、毋任紊宗逃差、各在案。立法雖良、而各縣捏造譜本、妄希優免、仍復不少。如御史慶生二子、或捏爲利運、駢、偉四子、或捏爲利敦、駢、偉、運五子、或捏爲驥、駢、偉、靜六子。南豐第三子綱、生慮、慮生景、或捏爲生華、徙楚、或捏慮生炳、徙粵。延福、延構、延鐸、本略後、或捏爲珪裔、或捏爲舊孫。至於延世本三十六代、洪立本三十八代、廉二本五十五代、材福本五十七代、老譜昭然、豈可任意加減。竟有歷未共譜者、自行捏造、詐稱兩宗修給。地方官長無從稽查、得以妄希優免、致生訟事。若不造冊嚴查、則恐弊生更無已矣。爲此懇祈俯憲鴻慈、賞准咨湖南撫憲、卽



行甯鄉縣學、遵照藩憲前札、協同南宗會衍詠嚴查譜牒。果無紊亂之處、一面移明各處、一面造具名冊、發送職署、申請爵憲咨明、轉飭到縣、方准優免。其同姓不宗之人及派系不明、代數不接、自不便任其混請優免。理合申請爵憲、一併咨明、通飭示禁等情。到本爵府。據此。查曾氏支派甚多、難免混淆捏造、冒免差徭之弊。擬合據情咨會、查照文會事理、希即通飭各府縣并甯鄉學、造移示禁、以杜冒免之弊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聖賢後裔、應否優免、雜派差徭、全以有無印譜爲據。前據陸續詳請優免者、均有譜牒、一同費至、其孰真孰假、原不能辨。迨經批准後、即有冒裔濫邀控告者、更有龍陽縣人曾紀連等與丁宏久等計訟、赴京呈控。若非咨明山東、轉取南宗宗聖老譜核對、焉成信識。即現據邵陽縣以曾某等前已詳准優免、今查止有新譜、並無印譜呈驗、由司詳請、註銷在案。是假冒優免、殊干

功令。今接爵府來咨、准自應澈底清查、以杜冒濫優免之弊、合行飭遵。爲此仰司官吏即便查照來文、出

示、通行曉諭、并飭各府州縣遵照。嗣後凡有呈請優免雜派差徭者、即取具宗圖同譜本、先行移咨甯鄉縣學、協同南宗會衍詠核對老譜。如果派系代數相符、即發送東省翰博處、覆加詳核。由衍聖公府咨覆到日、再行辦理。若該縣等核對不符、顯有假冒情弊、即行移覆、飭令呈請之人將偽造之譜更正、優免之案註銷、並交地方官照例治罪。仍飭各該縣查明、如有從前詳准優免者、亦將原案宗圖造冊、移送甯鄉縣學、協同南宗確實查明辦理、以杜冒濫而絕訟端。勿任徇延、切切等因。到府下縣。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曾姓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呈請優免雜派差徭者、必須繪具宗圖、同譜本呈投、以憑移送甯鄉縣學、會同南宗會衍詠核對老譜。如果代數相符、即發送東省翰博處、覆加詳核。由衍聖公府咨覆到日、再行辦理。如核對不符、即係假冒、照例治罪。如有從前詳准優免者、亦即將原案宗圖譜本赴縣呈明、以憑造冊、移送甯鄉縣學、協同南宗確實查明、以杜冒濫。毋違。特示。嘉慶二十四年五月。

宗聖志卷十五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院第十三

書院講學。仿古庠序。大學一貫。實同名異。清秩既頒。寵以甲第。堂構欽承。爰及苗裔。纂院第。

元

吳澄江右武城書院記

見呂氏舊志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爲曾子之後。永豐之曾。則漢都鄉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尤明。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翰林。其父朱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伯子萬載縣尹。

雷順曰。吾鄉國公之系。由周以來。至於今。被吾道之澤垂二千年。吾嘗有志開義塾。誨宗黨。奉先祀。小子識之。毋忘。時仲德裕季巽中尙幼。涕泣而識之。謹已。而雷順沒。後三十年。巽中爲館職。通追先志。貽書謀之。德裕暨伯兄子太平路儒學教授如圭。釀私財。建書院。議以允合。則白院長程公鉅夫。移集賢以聞。得比孔顏孟三氏子孫設教授。中書平章政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尙書元公明善。侍郎張公養浩。是其議朝廷可之。俾推擇曾氏賢者。主領教事。中書移之江西行省。省下之郡。郡檄至。宗人相與謀。以郡伯從弟前賓州儒學正志清掌其教。經始延祐四年丁巳夏五月。以明年戊午春二月成。其書院址。旁近山林。則巽中分地。其燕居門廡。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德裕。如圭協力焉。歲春秋仲丁四孟初吉。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及祖禰。以施於旁宗。而使凡宗黨若他姓俊秀之子弟。咸來學。規模完美矣。巽中彙教官吾郡。相好。比應奉翰林文字。爲同僚。去年。予歸故山。遠來謁記。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近年諸近縣所。



儒藏

設多不勝數。然惟襲取其名耳。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出。所爲請於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者。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漫焉襲取其名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達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統乎。澄於聖門。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子孫勉。武城伯諱晞。顏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別牌於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朔日記。

中書省准設武城書院教授咨文

見武城族譜

中書省禮部呈奉奉省判集賢院呈。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程榮祿咨。竊惟聖門高弟。顏曾並稱。而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大學中庸。乃其傳道之書也。然則曾子有功於聖門。亦甚大矣。我聖朝表彰斯文。創立孔顏孟三家教授。獨曾子缺然。蓋曾子南武城人。本處無曾姓。散居四方。在江南

最盛。按其家譜。系次甚明。於內一派。見居吉安永豐縣千餘人。皆讀書爲士。先有曾晞。顏宋。歷仕臺省。學行尤著。至元二十三年。當職任侍御史。前受欽命。湖南道儒學提舉。在任二年身故。其子除太子說書之德裕。奉旨授大樂丞之巽申。其孫如圭。如璋。如瑤。如瑄。如璫等。均好學不羣。以家財起蓋武城書院一所。教養生徒。振贈宗族。欲承道統。思繼祖風。聖門高弟。有此賢孫。實爲罕得。若將所創書院。准許就令其子孫一體嗣爲儒官。紹續家學。其於朝廷作育之方。誠非小補。今連圖本在前。本部識得武城書院。既翰林承旨程榮祿咨保。比依孔顏孟三氏設立書院教授。參詳孔子之道。傳之曾子。今武城曾氏無聞。永豐一派。譜系甚明。其曾晞顏子孫自備已力。創設書院。又出贍學田糧。宜令子孫共推儒而賢者。主領教事。山長不須聘請他姓儒賢。另爲設置。如蒙准承。移咨江西。照會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依上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延祐三年十月初七日。賈度押。

江西行中書省授武城書院教授劄付

見武城族譜

延祐四年四月初五日、本書院奉吉安路總管府指揮、備奉行中書省劄付、准該中書省咨前事、省府仰依上施行。承此。總府除已行下永豐縣、行移本縣儒學會集曾氏合族子孫、從公推舉委係儒而賢者一名、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具名府外、合下仰照驗施行。奉此。五月內、准本縣儒學關該本府牒文、備奉總管府指揮前事牒、可速爲會集到曾氏、從公推舉儒而賢者一名、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具名來報。准呈。本學官職依上會集到曾氏子孫曾希皋、曾希聖、前翰林直學士德裕、太平儒學教授曾如圭等、公同推選到本縣十六都儒者曾志瀄、乃鄰國公五十一代孫、見年五十九歲、除前歷仕外、於至大四年祇受湖南道宣慰司劄付、充全州路清湘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八月初一日、得替給由、保陞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山長學正內聽選。本職家學有傳、士行無玷、誠儒而賢者。比及得除以來、俾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相應爲此依上禮請、已推選主領曾教諭於延祐四

年六月十一日供職訖。

右江西武城書院

一貫書院在兗州府郊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順宗至元三年、提舉管文通建。明憲宗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郎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劉銑曾子書院序

見山東通志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詔書每下郡國、必以勉勵學校、敦厚風俗爲先。二世相承、教化大敷。及以明經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趨於道。於是山東古臨沂縣遂起曾子書院。舉秦、漢、唐、宋以來千七百年未有曠典。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聖人則不能久其力。聖人之道、非學者則不能久其傳。夫子之道雖與天地同流、然論聖賢傳道之功、則曾子爲大。蓋顏子與聖人具體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學而不傳諸書。又先夫子而沒也。志有所未就。微曾子立於斯道絕續之後、則近而思孟、何所據以傳遠。而周、程何所邇而得哉。是故周公之道、非不道



儒藏

矣。雖施於事者不必盡傳於言，而周公之不逮夫夫子者，曾思爲之繼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此之謂歟。曾子有功於聖門如此，而臨沂爲生聖賢之地，求禮義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設學以祀之，迄於子孫廢熄，故宅遺基，混爲民居，莽爲荆棘。一旦乃有發良心善性，慨然興起，豈非聖朝造化極盛，薰陶涵養之至而後然與。倡是舉者，前副提舉管文通獨以爲己任，和而起者凡十人有奇，其急義如饑渴之求所欲，而府若州縣之循其情，又如影響之應，上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請於朝著，以曾子書院爲額。嗚呼美哉！吾儒幸生極治無事之時，將見車書萬里，絃誦連城，蓋將杖策鄒魯，觀禮器於曲阜之廟，想春服舞雩之風，而後揖遜周旋，以觀書院之新制，究先聖之遺言，補其學之不足，豈非一時千載之遇歟。

定安按：臨沂似在今蘭山縣。呂氏舊志謂順帝至正二年，提舉管文通奏建書院於鄒城西六十里磨山。查山東通志古蹟，鄒城縣有曾子故蹟，在縣西北七十里磨山，世傳曾子授徒於此，而費縣有

思聖鄉，在費縣西南六十里曾子山。昔曾子居此，山上有曝書臺，皆在今沂州府境。

石沂州曾子書院

嘉祥古曾子書院，相傳在今專廟之東，歲久遺跡無存。

明

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六十二代翰博以廟基距邑遠，學者罕得瞻仰，宜伊邇於城，設像以祀，白於邑令田可貢，請建於嘉祥縣城中萌山之陽，名大學書院，園以周垣，環植檜柏，三十年廟成。

田可貢鼎建宗聖書院碑記

宗聖書院者，蓋吾曾夫子傳道講學之處，相傳其故址在今廟之左，而寧長飛灰，石蝕蹲汗，不可復考矣。今上登極之二十有六年，不佞貢受篆於茲五年矣，博士承業始以修復告，難其成，不佞曰：此吾夙心也。遂爲請於當道。維時中丞湖廣漢川尹公應元，巡按御史直隸永年張公大謨，兗守江西高安陳公良材，先後下其事，以屬不佞。不佞奉檄，瞿然曰：曾夫子以

一貫傳聖真而下以啟思。孟之傳功蓋視顏思孟而過之。先是肅皇帝傷其世裔淪沒。命採訪而世襲之。又選賢於學。遂得與三氏並列。乃今傳道講學之地。正其神精脈命。動與天地相關者。顧又可令與三氏並崇哉。於是進邑父老子弟而問計。僉曰。艱哉。余亦曰。艱哉。然而非得己之役也。用是殫厥一心。矢成夙志。卽以邑小且疲。費出艱難。而經畫區處。拮据萬狀。總其費不下千餘金。大都本邑所供什之七。而上司所移檄。裨自鄰邑者什之三。經始於萬曆十七年己亥之七月中。辭日。逾壬寅之十月而落成。又故廟若墓僻在南武之麓。去城南三舍許。人罕得謁其下者。故今不仍其址。就城中隙地。城隍祠之右而建焉。大畧仿廟制而創。以己意中爲講堂六楹。匾曰日省堂。東西爲齋房各四楹。曰主忠。曰行恕。後爲復屋四楹。仿尊經閣之義。題曰高明。廣大之樓。樓左有古井。命曰潤身。右爲溫室。命曰其嚴。前爲儀門四楹。曰宏毅。左右角門各一。又前爲大門四楹。而總之曰宗聖書院。外建牌坊二座。東曰一貫。西曰三省。蓋皆取宗

聖格言而命之。以示後學之意云。其開露臺夾甬。馳道備具。植以松篁。綠垣周峻。屏樹輝煌。東西相距七丈二尺。南北二十丈七尺。蓋□□陶瓦甃砌。俱埽□□俱璧石塗墁。□□堊材木以松杉。榱桷髹漆。繪節以青朱碧綠。凡徒揆日。各有司存。民以悅來。工以心兢。層軒延袤。飛閣逶迤。屹然荒城之內。一大觀矣。是役也。徵天子之靈貺。因百姓之有餘。而仰荷宗聖之默庇。夫是以有成。貢也。忝蒞茲土。大者不能服膺遺訓。又不能禔福武城之遺黎也。乃幸藉手諸當道。得效毫芒於吾夫子神精脈命之區。以終始吾旦暮羹牆之一念。則豈不私心愉快哉。然愚竊有慮焉。夫書院以講學也。以明道也。斯道流行宇宙。皎如日星。世道有升降。絕續無古今。顧蒙不借善於聖。明哲不賈善於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是故大學篇至善其闢奧也。慎獨其關鍵也。家國天下其垣墉也。而其爲從入之門。不過隨時精察而力行之久之而後豁然。六通四闢焉。故其大端曰三省。而又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坊。嗜慾思恥。忿怒思患。之四言者。語



不越尋常道不離日用而升堂入室之階梯盡在於是夫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脫令千百世而下爲宗聖後者而遵此是謂先子之家法生宗聖里者而循此是謂先民之遺蹤治宗聖民者而推此是謂明新之實用庶幾哉暗室屋漏吾宗聖也大庭廣眾吾宗聖也出王遊衍食息起居吾宗聖也入斯門也履斯堂也卽當時七十人所受授夫甯異是自非然者廉色而穢中自欺而欺人呻畢括帖以爲學蕩閑弃軌以爲道此胡可令吾夫子見也而又何敢厭然於斯堂也貢不敏因紀其事而併及之

國朝

曾子書院略因萬曆之制正殿五間祀宗聖曾子像配述聖亞聖像中懸

御書道傳一貫額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世宗憲皇帝所

額也東西廡各三間從祀與專廟同忠恕樓三間中供石刻三省遺像儀門大門各三間道宗尼山聖傳思孟坊二座舊坊題三省一貫

康熙五十六年兗州府金一鳳拜謁書院見棟宇傾圯坊廡後樓門垣僅存基址慨議倡修時觀察許公大定率屬捐資修大殿大門垣墻

捐修官題名

分巡濟甯管理通省河道兼督漕運山東按察司僉事許大定兗州府知府金一鳳滋陽縣知縣劉國英曹州知州楊文乾濟甯州知州趙之鶴東平州知州李紀唐曲阜縣知縣孔衍澤甯陽縣知縣李廷銘鄒縣知縣婁一均泗水縣知縣李應蓮滕縣知縣黃浚嶧縣知縣楊仁迪金鄉縣知縣王之錡魚臺縣知縣蔡仕舫單縣知縣王鑑城武縣知縣陳嘉璧定陶縣知縣盧生甫鉅野縣知縣路四達鄆城縣知縣張盛銘汶上縣知縣聞元吳東阿縣知縣鄭廷瑾平陰縣知縣顧彩陽穀縣知縣王時來壽張縣知縣滕永楨鄒城縣知縣魏敬勝費縣知縣孫麟臨清衛守備楊譽陞濟甯衛守備林柱嘉祥縣知縣朱躬璧

雍正十一年六十七代翰博請於邑令李松捐修兩

坊後樓故址、改建爲亭。

乾隆十六年、六十八代翰博捐修儀門一座。

乾隆三十七年、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福森、布集各屬捐項、重建兩廡、翻蓋大殿、改後亭爲忠恕樓。往者兩廡傾頽、從祀諸儒不獲安佑。至是恢復舊制、從祀十儒、設位東廡、而創修書院之田公及報功祠諸公均設位於西廡。按諸公雖有功林廟、書院以之、占諸先儒廡祀之位、於禮未合。忠恕樓旋改名三省樓。

乾隆三十九年、仍以舊址建樓、額曰養志樓、增祀宗聖父母及夫人於中、移三省像碑於正殿之東夾室、奉二世祖元公及申公、華公、三世祖西公、從祀先儒孟儀、子襄之次。又增元公夫人及西公夫人主祀於姑公羊夫人左右。

松齡重修宗聖書院碑記

曾子廟林在嘉祥城南四十里南武山下、相傳其左有書院廢址。前明萬厯間、邑令田公可貢以廟林距縣遠、學者罕得謁其下、迺移建書院於城中、更設像以祀焉。顧書院舊原在廟左、自系昔日彼都人士懍

前徽而宛在、緬絕學之猶存、因相與求廟旁隙地、爲肄業之所、朝夕游息其間、以漸進乎斯道。自移以來、書院也而祠廟之、其名存而實廢也久矣。雖然、士生三代下、能有志於聖賢者有幾、無所景行、斯無所興起。故雖有良材、亦甘與朽株同棄。曾子林廟俱在斯邑、又祀像於城中之書院、俾履其地、登其堂者、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而俯仰徘徊、感慕奮發而不能自己、則田君之功、良未可泯。辛卯冬、余奉

命觀察三郡、周歷所部、於凡先聖先賢祠墓次第展謁、而嘉邑宗聖林廟書院均漸就傾圯、爲愴然者久之。夫鄉里有善人、經其廬者、猶將憑式而過之、矧以古今來天下通祀之大賢、顧於其俎豆絃歌之地、一任其頽廢而不修、非惟學士之羞、抑亦當事之責也。乃謀諸同志而自捐俸爲之倡。於是乎庀材鳩工、櫛朽腐者易之、瓦甓損敝者增之。工竣、計費白鏹一千三百有奇。經始於壬辰春、落成於甲午秋、而博士毓璣請記於余。余惟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孟、其功尤在大學一書、程、朱論之詳矣、何俟末學鋪張揚厲、



致蹈孫明復腐詞懦筆之譏。且我

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

皇上擅千秋之道統、紹一貫之薪傳、凡我臣工、仰承德意、舉廢墜而景前修、分內事也、又何煩詞費為。獨念書院之名實不符、余方欲於其側別拓數椽、以爲講舍、既使名與實稱、且使曾氏之族及邑中子弟均有賴焉、會以公事去弗克就、爰舉斯役之緣起及迄工歲月、俾勒諸石、以備稽考、而仍顏以書院舊名、用存告朔餼羊之意、儻後之君子鑒此區區、踵事而竟厥志焉、是則余之不敏所深幸而厚望者夫、是爲記。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嘉平月朔五日。

曾毓樽重修大學書院記

書院之由來、邑誌家乘載之詳、其創建重修俱刻碣、無庸復贅。自乾隆壬辰修葺一次、後樓兩廡稍更舊制、規模雖不能大備、而體制頗宏敞、程工亦完固、庶幾免茂草城闕之憾。癸丑秋、適不戒於回祿、樽時罹誣、爲同邑革生楊翹所訟、咸以爲火於其黨。嘻、烏焚其巢與邑人三百戶無告、不俱論也。按書院之名、原

爲作養士類而設、宗聖書院則以時朔瞻拜起、後屢次重修、皆自爲之、與邑人無涉。是修也、乃集林廟公項及遠近族人樂輸、邑侯諸公亦各助金列名焉。今年冬告成、家孝廉衍東自都旋、乞諸城協揆劉石庵先生手書匾額。時嘉慶元年丙辰冬十月上澣記。

捐俸題名

前知嘉祥縣事今調壽光縣劉翰周、直隸豐潤縣舉人前知嘉祥縣事今補博山縣祁恕士、山西壽陽縣舉人知山東濟甯直隸州嘉祥縣事于義文、直隸天津縣舉人充沂曹道松齡捐銀壹百。公字茂如、滿洲正紅旗人。兗州府知府福森布暨屬共捐銀五百兩。滋陽縣知縣夏曉春、曲阜縣知縣張萬貫、濟甯州知州藍應桂、金陽縣知縣王天秀、署鄒縣知縣劉希燕、甯陽縣知縣郭撰、汶上縣知縣徐湘、陽穀縣知縣張克紳、壽張縣知縣沈濟義、魚臺縣知縣陳錫齡、滕縣知縣王會鐸、懌縣知縣王澤定、泗水縣知縣陸源、嘉祥縣知縣謝文在、沂州府知府行有俸暨屬捐銀貳百捌拾兩。蘭山縣



知縣陳應詔、莒州知州單志京、郯城縣知縣彭時清、日照縣知縣楊志梁、蒙陰縣知縣王鎮、沂水縣知縣陸元炳、費縣知縣黃熙中、曹州府知府張金城暨屬捐銀叁百五十拾兩。荷澤縣知縣張東、單縣知縣栢臺、濮州知州潘相、曹縣知縣李孝洋、鄆城縣知縣莫元龍、城武縣知縣曾永清、鉅野縣知縣汪汝漸、朝城縣知縣凌廣赤、觀城縣知縣詹其淵、范縣知縣吳煥彩、定陶縣知縣岳昇、東昌府知府胡德琳暨屬共捐銀捌拾兩。聊城縣知縣韓龍震、堂邑縣知縣湯桂高、唐州知州湯登泗、館陶縣知縣陳培敬、臨清州知州王溥、恩縣知縣黃斌、邱縣知縣李維垣、冠縣知縣趙王槐、清平縣知縣唐洪緒、博平縣知縣陳天民、夏津縣知縣范汝載、城武縣知縣單璉、茌平縣知縣葉敏、莘縣知縣顧昌運。

右嘉祥大學書院

曾氏賜第在嘉祥城內南隅文廟迤西，地約計十餘畝，前界南城，後至東西大街，與縣治相對。明嘉靖十

八年，世宗命山東巡按蔡經監修。後屢經續修，俱自出資。大堂五間，中懸

御書省身念祖額。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

賜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尙浴廬也。抱廈三間，前坊一座，左右皆垂竹門。東西廂房各三間，大門三間，影壁一座，二門三間。左右二角門，門外東西房各三間。堂東書房近聖居，西書房墨軒。左穿廊，右暖房。西南亭一座，堂後爲宅門、內宅。

馮嘉曾曾氏賜第記

大明統一，聖賢尊崇。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及門高弟如顏、曾、願、學孔子如孟氏，三賢後裔俱得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顏氏家曲阜，孔陵在焉。孟氏居鄉，曾氏居嘉祥，與闕里相望。不佞觀風齊魯，過聖賢之鄉，仰止高山，輒徘徊不能去。而曾翰博士以官廨落成，請記於不佞。是舉也，世宗肅皇帝特旨發帑爲治廨宇，使得比於顏、孟氏，煌煌盛典，事在簡冊，可考也。會曾氏中落，弗克就緒。今上御極之五年，承業始復。

襲祖職、乃申前議、請之當事者而始臻厥成焉。今過其里者、皆知爲先賢之裔、曾氏官廨也。夫人生爲大賢之後、又身荷聖朝崇榮、豈非希世殊邁、至不易得者哉。然正爲遭逢之不易、轉覺勝任之綦難也。其常家紹衍弓裘、卽爲不墜家聲、稱克肖矣。爲聖賢子孫、舉千古相傳道脈而委寄之、非凝神一志、力爲肩荷、何以光昭令德而稱神明之胄。今翰博公之請記也、倘亦穆然念及此乎。三省一貫、家學昭然。大學一書、精微具在。爲其後者、一注念而存矣。況堂構新成、履斯土、登斯堂、羹牆寤寐、不有如或見之者乎。蓋學道如治室然、不佞請不言官廨而言道、則志貴定也。居遠塵囂、壁立萬仞、是卽吾道之垣墉。趨貴一也。率由正路、嚴杜弊政、是卽吾道之門屏。識貴剛也。逃稽遐覽、明目達聰、是卽吾道之窗牖。養貴粹也。宅心平坦、棲息中和、是卽吾道之堂奧。詣貴精也。游心潛藏、不媿屋漏、是卽吾道之密室。甯有殊乎。然此特言其精微耳。若論道之廣大、則渾忘畛域、剖破藩籬、曠然合千載爲同室、豁然聯六合爲一室、此又匠石之所不

能材、而公翰無所用其功、區區官廨云乎哉。博士大雅君子也、倘因吾言深味之、庶幾不負朝廷崇儒重道至意、而先世大賢於此乎益光矣。故紀其事而併及之云。

右舊碑乃前明萬曆二十二年六十二代祖所立也。其後屢修廨宇、俱依舊規。乾隆丙寅、先嚴於家廟後創立草室七間、額曰墨軒。余自九齡失怙、中年承襲、每遇廟林書院祠宇、凡有傾圯、則及時修葺。又復增建亭壇祧祠並享殿石儀及故里神道亭碑、願賜第年久未修、廬舍蕩然。且大堂作正午向、兼丙向、大二門竟向癸丁、已覺舛謬。況堂之中與大門東開相對、亦非衙門規制。因於數年之間、續購料物、今始落成。改抱廈爲穿堂、易前廳爲大堂、擴爲五間。改兩廂於前廳之前、並調正大門儀門。茲閱萬曆甲寅舊碑剝落、謹謄原文並碑眉、嘉靖上諭、重鑄以示後云。乾隆五十二年仲春月、六十九代翰博毓璽重刻並識。

右賜第

家廟在賜第墨軒以南、始建於明萬曆四十年。正殿五間、額曰影堂。大門三間、立匾會氏中興祠。影壁一座、二門三間、東便門一座。

世爵應祀始封之祖、世世不祧。宗聖既有專廟、且通祀天下、不復祀於家廟。前明萬曆間、創建近祖之廟五間於賜第西偏、遵朱子家禮、五世並列之圖、中間祀始封世爵之五十九代祖考妣神主、南向不祧。附以現在宗子之高曾祖禰四代神主、皆旁列、東西向。六十代以下祖考妣神主、設祧位於兩次間。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宗子毓堉於近祖林內創建享殿石儀、復於賜第東偏建祠三間、奉藏歷代祖考妣神主、移奉四親神主於影堂左右次間、亦皆南向。此會氏大宗之家廟也。小宗之支子孫、又自以始分支之祖別於其家立廟奉之。又遵照會典、改祧祠爲夾室。

按會典內載品官家祠中三間爲堂、奉高曾祖禰神主、南向。左右各一間、隔一牆爲夾室、高祖以上則祧。昭祧者則祧於東夾室、穆祧者則祧於西夾室。遷室附廟、悉依昭穆之次。以伯叔子姪成人無

後者及妻先歿者、皆有東西向。春秋祭祀、凡在廟子孫皆行禮。七品以上遷四豆、四時祭代用以碗盤者聽之。

馬孟禎會氏家廟記

宗聖曾子世居魯之南武城、即今之嘉祥也。西漢之末、曾子十五代嫡孫闕內侯據不仕新莽、挈眷南徙豫章之吉陽。三十九代耀公復遷永豐縣之木塘、而故里無象賢之裔、蒸嘗蓋寥寥矣。國朝景泰二年、召取三氏子孫、會氏故弗及與。嘉靖丙戌、裔族共推曾子五十九代孫質粹來東、祭掃宗聖廟基、因援顏孟例上請。詎山左江右當事者互相推委、未獲據情上達。癸巳、恭逢世宗肅皇帝詔天下博求宗聖苗裔、時有吉水縣蘭溪同姓不宗之名遂者冒充嫡派、妄希應詔。經江西道府究明奸僞、於是質粹乃得起送北歸。先以衣巾奉祀祠墓、己亥春復荷特恩、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賜第撥戶給田、如顏孟例、以供祀典、蓋異數也。嘉靖庚子、質粹沒、子昊早亡、孫繼祖幼病日、丞豐龍潭之族乘機謀襲。繼祖具呈部科、蒙據情參奏、



世職仍歸質粹之後裔。再傳爲翰博承業君。始請重修官廨。建立家廟。舉先世所未備之典禮。悉修明之。奉質粹公偕楊夫人爲中興祖考妣。永不祧遷。公以下祔位。序列於一堂。歲時修薦。而祖宗靈爽蓋有所憑依。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萬厯甲寅。影堂落成。請記於余。余則有感於大賢之裔。避亂遷徙。至今千餘年。而始得還其故里也。當族眾共舉時。江西永豐之派。心懷觀望。皆憚遠徙。惟質粹公追念廟墓。留胞弟質清。仍居木塘。守父墳塋。崎嶇羈旅。棄家北歸。闢草萊。開堂構。以至其曾孫承業君。始增修其未備。非質粹公之賢。亦烏有今日哉。余謂宗聖之道。與日月俱明。與江河俱流。養在天下。典在秩宗。固不獨雲裔之專祀也。獨念會氏世家武城。追從孔子。論道於洙泗。而後世子孫。一旦播遷不常。幾委衣冠於草莽。則會子在天之靈。或有未安。若非國家重道崇儒。又何能自江西還故里而食先世之報哉。故特表之。以告其後裔。使駿奔此廟者。仰視俯思。知先人之無忘列祖。有光締造。而聖朝敦崇道化。表章明賢。真前代

所未有。尙其茂明宗聖孝慈之訓。以無負寵光。則會氏先德世世其靈承之。余故不辭而爲之記。萬厯甲寅。

會興烈重修家廟記

家廟始建於前明萬厯甲寅。我六十二代祖承業公疏請之。

欽工也。計今二百餘年。風雨飄搖。凋殘過半。我嚴君喬麓公襲爵後。追遠報本。凡廟庭事。無不振興。乾隆戊午。呈請勅建祖廟。復懇邑令李公松募修書院。及水祭田。咨部撥還。蒸嘗攸賴。家廟工程。卜吉興作。適逢

皇上臨雍。

詔取陪祀。禮成病歸。竟責志終。嗚呼。我嚴君主豔十年。百廢俱舉。允稱中興。獨此志未逮。興烈敢不竭力繼成哉。爰鳩工庀材。正殿五楹。易其朽頽者。而茸補之。大門戟門各三間。影壁一座。重建而聿新焉。惟求堅固。不務華也。於是春露秋霜。既可展報享之誠。而朝風暮雨。亦可妥列祖之靈矣。敬勒片石。永垂奕禩。

非敢紀功、蓋欲後人知我先人之志而永興孝思也。
是爲記。乾隆七年仲冬記。

右家廟

宗聖志卷十五

校記

① 嶧縣：當作「嶧縣」。



藏書

宗聖志卷十六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弟子第十四

孔曾薪傳曰恕曰忠。守其學者皆爲儒宗。其或背之棄儒興戎。纂弟子。

自太史公書創孔子弟子列傳。孔氏家語有弟子解。漢儒鄭康成氏因爲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凡所以重孔子也。四配既定。惟曾子弟子與孟比烈。顏思無聞焉。元吳萊氏有孟子弟子列傳三卷。而曾子之弟子不可以無考也。甄而錄之。凡十二人。

孔伋字子思。

孟子外書孟子曰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古史列傳孔子生鯉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

公明儀

禮記鄭玄註公明儀曾子弟子。

禮記祭義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禮記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孔穎達禮記疏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是也。

樂正子春

禮記鄭玄註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禮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禮記檀弓下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

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差其親。可謂孝矣。

沈猶行

趙岐孟子注 沈猶行曾子弟子。

孟子離婁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陽膚

論語包咸注 陽膚曾子弟子。

論語子張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公明高。

孟子趙岐注 公明高曾子弟子。

孟子萬章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子襄

孟子趙岐注 子襄曾子弟子。

孟子公孫丑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單居離

大戴禮盧辯注 單居離曾子弟子。

大戴禮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



儒藏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甯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誅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天戴禮天圓〕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

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女。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霤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倮而後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禋、是故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公明宣

〔說苑反質〕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原作叱叱、依羣書拾補改正。未嘗至犬馬、宣說之。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怠惰、

宣說之。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公孟子高

〔說苑修文〕公孟子高見顏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顏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孟儀

〔說苑修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慢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簋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定安按、公孟子高、孟儀二人舊志及山東通志、兗州府、濟甯州、嘉祥縣各志並據說苑問答、謂爲曾子弟子。惟州志云、公孟子高、疑卽公明高。孟儀、疑卽公明儀。古音明孟皆讀如盟如芒、長言之爲公明、短言之則爲孟。或又曰、孟儀當是孟敬子之名、故事載論語大同而小異也。然自宗聖立廟以來、二人崇祀兩廡、久載志乘、有其舉之、實莫敢廢。因依舊志列入。此外又增善於禮爲門人者一人、嘗學於門、已而與絕者一人。

檀弓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禮記檀弓上、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定安按、致堂說王伯厚困學紀聞取之檀弓篇、多言變禮、與曾子問相近。

吳起

史記吳起列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是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

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定安按：吳起師事曾子，或以爲曾申，非宗聖也。

宗聖志卷十六

宗聖志卷十七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私淑第十五

曾子大孝道晦千載。迄宋而昌。學統斯在。濂洛大儒。是模是楷。先聖同揆。後賢奚待。纂私淑。

自宋儒道學興。謂孔子之道。曾子獨得其宗。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焉。自斯以後。私淑曾子者。未易更僕數也。茲擇其精粹者著於篇。

後漢書延篤傳。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敘回參之意。蓋以仁與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

趙岐孟子章指。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趙岐孟子章指。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

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徐幹中論。智行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藝文類聚。晉殷襄書。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

隋劉炫古文孝經述義。孝已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魯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蒸梨不熟而去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

唐太子宏請樹闕里碑表。想仁孝於顏曾。殊深景慕。韓愈送王墳序。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子之傳得其宗。

李翱復性書。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結纓。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



儒藏

之死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

唐文粹李觀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及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之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

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曰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曰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程子曰：孔子之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傳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曾子、子思皆其學也。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為貴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意。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於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張載西銘：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尹焞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

深造乎道也。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以一貫，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謝良佐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張九成中興藝文志：孝經解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楊時曰：孔子歿後，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劉子翬曾子論：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

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王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祕，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敬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

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誥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忖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囚，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劉子翬元晦字詞，木晦於根，春容榮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闔然，其

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憾。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日合矣。宣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蹟懷乎惴惴。惟顏會是畏。

朱子全書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終不及曾子。今人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但曾子平日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不宏毅。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緣資質剛毅。先自把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魯拙。既有所得。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襍。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定規矩。故其後無傳。曾子之學。

大抵力行之意多。〔書〕劉子澄編曾子後。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得聞乎一貫。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所以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有深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疏。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語類〕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處甚高。做處卻又欠關。曾子說話盛水不漏。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跋趙景元簡〕六經紀載聖人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視之。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



此而不亂哉。〔答陸象山書〕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且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高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語類〕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論士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宏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見他毅處。〔復齋記〕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答陳同甫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論考禮綱領〕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處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簋豆之事，則有司存。上面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簋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中庸集解序〕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西山李公墓表〕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厯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呂祖謙東萊語錄易簣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曾子以戰陣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以爲孝也。夫子之門，自有相法。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爲動容貌之論。顏子之後，至不爲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

陸九淵象山語錄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

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子夏、子張之徒、外面一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黃幹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純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乎天理之本然哉。

真德秀大學衍義韓愈言、聖賢所以相傳者、果何道耶。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西山語錄、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啟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卽不安於大夫之簪、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不勇之非孝也。

黃氏曰、抄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宏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或問、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



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嘗稱其彊識好古。其視以魯得之者蓋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德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贊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學者。

羅泌路史發揮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弟乃章。奇有吉。參有哲。而後孝之名始著。

宋文鑑范育呂和叔墓表。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

宋史儒林劉清之傳。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於容貌。

詞氣。顏子用力於視聽言動。方爲善學。邵以仁闕里聖蹟殿記。孔子得統於堯舜。以心也。顏之克復。曾之忠恕。子思之慎獨。孟子之求放心。皆是也。

陳善捫蝨新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時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傳法偈也。

劉達可待問會元。粵自周道湮微。正理晦蝕。洙泗聖人抽關啟鑰。而發其秘。是蓋吾道之一元也。兩楹既奠。木鐸不傳。振趨問答之詞。羣弟子記之。而爲論語。道德性命之蘊。子思子述之。而爲中庸。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遺法。則曾子之得於見知者也。釋七篇之格言。而紹杏壇之遺脈。則孟子之得於聞知者也。夫子設教洙泗。一時門人餐和飲德。不爲不多。僅有顏曾二子見道親切。如愚之賢。曰。唯之妙。皆神。



領意會聖人之道而去其口耳之習。是以其傳愈不失其真。周公之後。道散而不傳。於是後數百年而道之的歸於孔子。孔子之爲的者何學也。亦曰中庸而已。故曾子得之而爲忠恕。子思得之而爲中庸。曾子子思於是有破的之功。而琴張、曾皙、牧皮則睨乎的之偏者也。無邪一語。詩之符印。寂感一機。易之堂奧。曾中之收斂者。霜降而水涸。紙上之土苴者。魚得而筌忘。甯爲參之一唯。不願爲賜之多聞矣。蓋發於憤憤者。其見必卓。聞之冥冥者。其詣必至。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孔門善學。獨稱顏、曾。傳道獨稱曾參。一則以愚得之一。一則以魯得之。甚矣學之深造自得。正不在口耳間也。

張頴闢里中庸精舍記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日天命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

金履祥曰。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沒。已有喪予之嘆。後六七年反魯。答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爲好學。且有今也則亡。未聞好學之說。然則曾子非耶。蓋曾子之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其齒最在諸弟子之後。當孔子對哀公之時。方二十有二耳。下逮孔子歿。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乎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尙論其世。又欲考其時。以知其言之先後也。此類是已。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喻之。可謂切矣。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

薛瑄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

朱濂曰：曾子書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其書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云：有德者必有言。信哉。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有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其大勇矣乎。

陳龍正學言：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劉宗周論語學案：曾子學問都從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

高攀龍會語：曾子當啟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爲本四字。

鄒守益論學書：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

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道。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

鄒善曰：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即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熊賜履學統正統：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卒得聖人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弘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思，因以授之。

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修、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卽吾儒亦有顏子嘿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方苞望溪文集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不能也。人之行遭變而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逐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日三省吾身、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

盧文弨大戴禮跋天戴禮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後、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背也。

宗聖志卷十七



儒藏

宗聖志卷十八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贊頌第十六

詩有頌體、史載贊辭。秩秩宗聖、百世所師。纂贊頌。

漢

武梁祠畫像贊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早來方。後世凱示、以正樞綱。

〔山左金石志〕著早來方、早字舊釋爲靈。黃易云、以靈爲靈、後人俗體、而曾子之孝亦不必言著靈。玩其筆法、當是早字。著早者、著曾子之孝名也。此說較長。口口樞綱、樞卽模字。說文云、無、或說規模字。是模可作無、此又加木旁。

定安按、樞綱上二字、據濟甯州志補之。

張衡思立賦

嘉曾子之躬耕兮、慕歷阪之嶽嶺。

唐

蘇頌曾子贊 元宗開元八年勅撰

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敘經、曾子知孝。全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做。山東通志、兗州府志。

宋

眞宗勅撰曾參贊 時廷臣奉勅分撰七十二弟子贊

聖人之道、以一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張齊賢宗聖贊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受旨、終身拳拳。封巒飭贈、永耀青編。闕里志稱眞宗勅撰、舊志謂是小像贊、非也。

高宗御製宗聖像贊 紹興十四年李龍眠畫像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贈鄭伯。

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型。金石萃編

理宗題道統宗聖贊 紹定三年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爲德先、祿仕不忍。聖德正傳、意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省。全上

明

陳龍正宗聖頌 龍正嘉善人吏部進士

卓爾已亡、魯者穎絕。一呼一唯、如響偕衛。惟子最少、於道孤傳。坤以立誠、乃達乎乾元。

志學踰幾、篤行非久。迺質迺志、敦艮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繇茲積累、乃靡雜靡窮。

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靈雨、時無定遭。或化其萌、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工之茂。

上承大道、克毅克宏。亦風亦詠、出於淵冰。立教罔疏、曰開思孟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凝。

好學永歎、蓋未得子。及旣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默、聖學存矣。謂如果亡、良知孰起。舊志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會子贊 鳳梧山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馮集軒濟南金石志

周丕顯宗聖頌 丕顯嘉善孝廉

知識繁爭、民生非嬰。斯文未喪、愚沒魯廢。淵深源清、冰泮履亨。維彼魯者、天亶聰明。

省忠省信、與習俱傳。此呼彼唯、問答歷然。由斯以往、非言所詮。啟手以後、一貫以前。

進取不爲、作述似異。孟也探源、獨表養志。戰兢精微、通乎詠歸。卽誠得樂、充實而輝。

陋巷洋洋、爲邦孔臧。格致誠正、治平亦彰。乃體乃用、內聖外王。啟中和之緒、發仁義之藏。誰曰聖學云亡。舊志

呂元善宗聖像贊 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天寄儒統、時方丙申。毓靈南武、文在斯人。身大惟本、經創自親。廊國宗聖、千秋萬春。舊志

日三其省、指十戒手。何以完孝、大杖則走。曾從後賢、登臺步囿。謂棗與瓜、昔副親口。

又孔曾授受贊



惟歲淵獻、哀紀之五、纔二八齡、遠師邁楚、純固性成、實資於魯、唯醒一聲、貧甘三金、學大以人、撰垂侍坐、晤對傳心、不隔今古。

又曾思授受贊

得師之教、能令弟酬、步祖之武、能作孫謀、有曾之實、成思之快、匪悟庸深、何知學大。舊志

張居仁宗聖像贊

居仁山東城武知縣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魯哉參也、誠以自持、一趨一步、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呂維祺宗聖像贊

維祺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載及門、傳師最要、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垂經以得、學卽會心、亦憑手撰。舊志

國朝

康熙二十八閏三月十六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摹榻、頒發直省。宗聖曾子贊云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乾隆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四賢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實乎尙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宗聖曾子贊

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

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右宗聖贊頌

宋

高宗萊蕪侯像贊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
歌詠至敬。師故與之。和悅宜召。舊志紹興十四年

丁謂萊蕪侯像贊

真宗祥符二年勅撰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舞雩。
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舊志

明

呂元善萊蕪侯像贊

道統從來。必有原始。勅子童年。遠從孔子。鏗爾之音。
擊磬同旨。杖學推大。棗養推嗜。聖經孝經。萬古賴此。
宗聖有父。尼山有弟。舊志

呂一經萊蕪侯像贊

受子孝養。養祇一嗜。惟問有餘。便及萬世。侍坐成經。
言滿天地。侯贈萊蕪。棗瓜根蒂。舊志

呂純如萊蕪侯像贊

純如山東巡撫都御史

手執一卷。豈其夏時。何暮春者。能浴乎沂。子放不受。
周正之耦。乃曰吾與。夫子知之。晴雲自卷。獨鳥高飛。
大手難畫。誰畫於斯。

呂大器萊蕪侯像贊

大器吏部稽勳司主事

世仕三桓。身獨儻蕩。其天至閒。與雲俱放。耘綠臺邊。
浴春沂上。有子傳宗。百代所讓。舊志

右萊蕪侯贊

明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子思子贊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託。發育洋洋。
鸞飛魚躍。慎獨之言。示我先覺。濟南金石志嘉靖元年刻石舊志稱東配子思子贊慎獨之言言作訓皆誤

呂元善子思子贊

聖持祖述。貽厥孫謀。中庸民鮮。獨開千秋。安非魯繆。
尊豈文侯。書臺雲日。古到今留。舊志

呂維祺子思子贊

欲人知性。貫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梁講重雲。
宋鍾進士。大綱節目。學與庸契。舊志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孟子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波闢邪。正端謬謬。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口秋霜。泰山喬嶽。濟南金石志。嘉靖元年。舊志稱西配孟子。贊。正端謬謬。端。舊志作論。亦誤。

呂元善孟子贊

戰國兵爭。力尙仁義。目無齊梁。舌剌說士。位遜當時。道存天地。浩然世宗。能死王事。舊志

呂維祺孟子贊

學惟兼識。幽沈明朗。知性知天。事親事長。本末聯貫。養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道喪。舊志

右配享贊

明

呂元善陽膚贊

貫索在天。刑書在手。天與水違。雷居火後。有宅惟公。無情嗜口。一勿垂規。拯散之久。舊志

彰化鳳陽膚贊

化鳳山東布政司照磨

皇王之佐。賢哲之資。臨民從政。好問隆師。憫刑憫世。與時相宜。古猶難得。人豈易爲。舊志

陳瑛樂正子春贊

瑛山東提學道副使

曾孝能通。孔經斯授。先後相傳。法門已舊。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卓哉夫子。允矣仁人。舊志

呂元善樂正子春贊

疇不親生。人人有孝。惟孝在人。心傳匪教。樂正所得。曾子之心。傳來一脈。千古到今。舊志

又公明儀贊

卽親卽師。誰子能我。周旦公儀。曾云兩個。能自得之。便不挫過。何地何人。總由人做。舊志

呂黃鍾公明儀贊

黃鍾山東魚臺縣知縣

匡時之志。冠世之雄。篤信好學。垂憫民窮。敦敘友情。諮詢孝道。懿行長存。嘉言不老。舊志

錢士完沈猶行贊

士完山東巡撫都御史

曩者從師。於焉取正。審擇其人。備考其行。心有所得。言斯以宣。匪造高遠。豈知聖賢。舊志

呂元善沈猶行贊

思出曾門。授受協契。師道臣道。各極其至。去非無恩。住尤存義。於師臣間。寓沈猶氏。舊志

又公明高贊

孝子傳經厥有高弟。云何長息疑孝於帝。高知舜情。孟識高意。惟賢印賢。千古一契。舊志

呂新周公明高贊

新周山東
莒州知州

觀海知大。登山知高。不見曾養。不識舜號。彼務力行。此以心契。著論片言。儀型百世。舊志

賀萬祚單居離贊

萬祚山東提
學道副使

精窮天道。極究人倫。不涉浮誕。不離本真。正蒙繼纂。經世續陳。但言不朽。終古維新。舊志

呂元善單居離贊

天人之際。究淵探微。一真是握。匪浮可期。孔編周學。曾義見茲。更有單子。其殆庶幾。舊志

又公明宣贊

凡今之學。繙誦有聲。且復噬彼。壇坫迫人。立言垂後。惟德是馨。曾門入德。而有此生。舊志

王振熙公明宣贊

振熙山東奉
邱縣知縣

弗尚誦讀。務臻實德。游於教壇。優於道域。匪言啟迪。曷識躬行。得名當世。依式後生。舊志

呂化舜公孟子高贊

化舜戶部貴
州司員外

純必別偽。外自內閑。人役斯戒。人師可攀。子莫知禮。子若是班。慨爾贊大學。道躋荃。舊志

呂元善公孟子高贊

惟克尙純。何外不內。人師人役。誰賤誰貴。斯實在我。古賢疇對。庶祀崇祠。千春莫配。舊志

又孟儀贊

嗟此三禮。行貴得人。人誰受禮。君子惟勤。訓垂往古。愧當吾身。學元有等。得有淺深。舊志

靳於中孟儀贊

於中山東督
糧道參政

三儀之禮。人豈易知。必得君子。不與有司。聖賢之訓。因才而施。教不躐等。況復順辭。舊志

呂元善子襄贊

學固貴勇。勇亦有道。氣伸自我。直爲勇要。訣爲自反。兩言典誥。不見子襄。勝場未到。舊志

耿啟子襄贊

啟山東嘉
祥縣知縣

但言大勇。肇自宣尼。以直自反。施無不宜。聖賢垂教。能者從之。聞乎斯語。人也可知。舊志



右從祀贊

明

王宇曾元贊

宇山東提學道僉事

易簣之命。武王之心。卑志之說。伯牙之音。順承嚴父。逆料時君。庶乎克肖。宜哉有聞。舊志

呂元善曾元贊

萊蕪聞孫。宗聖家嫡。於孟志養。於禮志簣。生死之際。可悲可憶。轉令後來。孝思追則。舊志

又曾華贊

父也命子。何疏何親。推枕相向。三人宜均。嗜餌之戒。胡獨語君。抑箴所短。家教攸欽。舊志

王思任曾華贊

思任山東布政司照磨

蘭蕊之室。可以就之。鮑魚之肆。可以去之。慎厥所與。毋爲詭隨。當其顛沛。受乃遺辭。舊志

吳邦相曾申贊

邦相山東兗西道參政

精通變禮。審擇安身。善於問對。明乎屈伸。兼得友資。不負庭訓。每服嘉言。思攀令聞。舊志

呂元善曾申贊

侍疾於親。欲哭未哭。適與而兄。坐當其足。啟予之示。尊足允篤。世當念此。莫踐非闕。舊志

又曾西贊

孔曰如仁。魯論推重。何不春秋。高國與共。家學傳來。治平有統。宜乎先生。不爲管仲。舊志

呂純良曾西贊

克承祖訓。聖門之徒。推尊子路。羞比夷吾。惟範馳驅。不事詭遇。氣節廉稜。聞風悚懼。舊志

右賢肖贊

宗聖志卷十八

宗聖志卷十九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旁裔第十七上

曾出魯國漢末南遷式微千載幾絕而延南豐望族閩閩始傳載稽往牒厥緒綿綿纂旁裔。

周

曾天

左傳昭公元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

曾阜

左傳昭公元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

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買而欲贏而惡鬻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唐

曾芳

廖用賢尚友錄芳爲程鄉令因民苦瘡以藥

濟之求者接踵乃以囊藥置井中令民汲水飲之而疾愈後人名其井爲曾井宋仁宗賜飛白書曾

氏忠孝泉五大字。

曾延構

武城家乘延構迪功郎。

曾禮

武城家乘禮吉州司戶。

曾冲修

武城家乘冲修奉議大夫。

後梁

曾文迪

尚友錄文迪雩都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閒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之丘謂其徒曰死葬我於此卒葬其地後其徒在豫章忽見之駭然而歸啟其墳墓視之乃空棺也人以爲尸解云。

後周

曾崇範

尚友錄崇範廬陵人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唐刺史賈皓就進取之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何估值以償邪召授太子洗馬遷東宮使。

宋

曾文照

尚友錄文照七歲應南唐童子科擢第三。



江南平，爲永城令，上疏論邑利害，免挽船戶力，歲省萬計。遷蒙城令，蝗不入境，官終大理司直。

曾致堯

〔宋史〕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

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眞宗卽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可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詰，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郡，命張齊賢爲涇原邠甯環慶等州經略使，選致堯爲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抗疏狂躁，黜爲黃州刺史。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秦、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昌請一月俸，降掌昇州推酷，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曾會

〔一統志〕會字宗元，晉江人。端拱二年進士第

二人，授光祿寺丞、直史館。祥符末，出爲兩浙轉運使。丁謂建錢塘捍江之役，發卒萬餘，傾蕩山谷，中外無敢言者。會奏列其狀，有旨中罷。凡出入四十

餘年，歷典七郡。〔泉州府志〕會官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子公度、公亮。

曾乾度

〔萬姓統譜〕乾度，涪州人。三年進士，兩任推官，

三爲縣，五典州，以太常少卿致仕。率諸生興學校，教以孝弟，幅巾徜徉，縉紳榮之。

曾易占

〔尚友錄〕易占字不疑，始監眞州御米倉，遷

太子中允、太常丞，知泰州如皋，信州玉山四縣，皆有政績。後以子拜相，追封魯國公。子三人：鞏、布、肇。曾奉先，〔萬姓統譜〕奉先字紹宗，篤志力學，登進士，判羅源簿，有清名。歐陽文忠公推重之。陞賀州法曹。

曾朝陽

〔萬姓統譜〕朝陽，永豐人。慶曆間登第，爲石

首令，寬其賦稅，改忠州從事，教民從事文學，有文集二十卷。弟匪陽，亦同登第，爲南安主簿。邑有寇，獨力擒之，辭賞不受。改龍南令，設學以教其子弟。後移至玉山。朝陽子元中，大觀間登第，屢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歷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門人私謚文節先生。

曾準 萬姓統譜準字子中、贛州人。嘉祐開進士，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風反滅火。復通判臨江，明慎刑獄，芝草生園扉。或勸以獻，準抑之。長子楸，少穎悟，官至吏部尚書。

曾公亮 宋史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稅。久之，爲國子監直講，屢轉爲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復入爲翰林學士。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哭臨，輟朝二日，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曾孝寬 宋史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屢擢拜樞密直學士，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

曾孝廣 宋史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

屢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大觀中忤時相，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

曾孝蘊 宋史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糴事，屢轉至戶部侍郎，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人恃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杭已破，孝蘊克復，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曾鞏 宋史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徙明、亳、滄三州，過闕，神宗留判三班院，加史館修撰。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曾布 宋史布字子宣南豐人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布欲堅神宗意不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使毋敢言政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招克之虐惠卿以爲沮新法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甯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徽宗立拜右僕射崇寧初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令開封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趙諗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於潤州年七十二

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曾肇 宋史肇字子開舉進士擢崇文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天聖七年屢遷至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江甯府帝親政趣入對出知瀛州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徽宗卽位復召爲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已而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諡曰文昭子統官至左諫議大夫。

曾叔卿 宋史叔卿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嫠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曾畋 文獻通考丹陽類稿十卷宋曾畋撰元豐中

畋守官潤州。因采各家詩集。始自東漢。終於南唐。凡得詩歌賦贊五百餘首。

曾季狸 文獻通考 曾季狸。裴父著。艇齋詩話。

曾紘 宋史藝文志 曾紘。續江西派詩集二卷。

曾思 文獻通考 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內有曾紘、曾思父子詩。

曾孝純 泉州府志 孝純字君施。公亮卒。詔蔭孝純為殿中丞。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中擢太常。執政沮之。遂杜門不仕。

曾紆 尚友錄 紆布第四子。工詩詞。材高識明。博極書史。以文章翰墨風流蘊藉。為時名人。官至大中大夫。

曾誕 宋史鄒浩傳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鄒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諍臣論。誕仕亦不顯。

曾懋 一作懋 萬姓統譜 懋字叔夏。準長子。少穎悟。落筆驚流輩。登元符三年進士。知興化。拒楚命。表高宗勸

進。扈從隆祐孟太后至虔。軍民偶忿爭。賴以撫定。累官吏部尚書。著內外制十卷。東宮日記十卷。

曾肅 萬姓統譜 肅太和人。居父喪。廬墓數年。有慈烏來巢。人以為孝所感。子安止登科。為彭澤令。掛冠歸隱。安中未冠登第。上書言時政。入黨籍。安強為進士。提舉成都路常平。嘗葬暴露不葬者三千餘柩。

曾有開 萬姓統譜 有開知衛州時。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具奏乞蠲其息。

曾升 福州府志 升字孟高。福州人。入粟補吏。靖康中。金騎犯邊。升被檄部士卒戍楚州。至昭信縣。適遇金人與戰。死於陣。

曾光庭 萬姓統譜 光庭吉水人。仕為永州東安簿。靖康之難。勒兵勤王。會徽欽北狩。列表勸進。高宗立。光庭不願受賞。

曾開 宋史 開字天游。崇甯間登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權中書舍人。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甯監鹽井。召還。欽宗即位。知穎昌府。兼京西安



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旋召爲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黃達如擢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

曾幾 宋史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案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久之。爲應天府少尹。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卽位。改提舉湖北。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復爲廣西運判。固辭。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黃巖令受賄。幾詰其罪。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授秘書少監。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命權禮部侍郎。兄楸開皆嘗貳春官。人以爲榮。孝宗受禪。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

年八十二。謚文清。二子。逢仕至司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曾謂 宋史 金人犯永興。攻陷城東南隅。判官曾謂死之。

曾志 宋史 志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逮捕。辭氣不屈。左右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金人去。志弟朝散郎。是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志子。密。皆將仕郎。密後仕至南安軍。志從弟。悟。

曾悟 宋史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閒。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眾刃劘之。妻孥同日遇害。年三十三。

曾孝序 宋史 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關。蔡京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悞軍期。竄嶺表。遇赦。量

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移知青州。高宗卽位、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士兵趙晟爲亂、將官王定兵失利、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斬關入、與其子宣教郎訐皆遇害。年七十九。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祿大夫、諡威愍。子訐承議郎。

曾覲 宋史 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言待之不可無節度、除權知閣門事。劉度奪言職、未幾以覲爲文州刺史。乾道中、屢充賀金國使、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觀使。疽發於背卒。

曾三復 宋史 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

曾從龍 宋史 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開禧閒、勾外知信州。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改參知政事。胡榘嫉言者劾罷。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詔并領督府。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仕。

曾三聘 宋史 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遷祕書郎。甯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冑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冑誅、諸賢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嘉熙閒、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曾伋 萬姓統譜 伋字彥思。紹興三十二年、以大理



寺丞出知袁州、一意爲民。隆興初元、有旨江西和糴百萬、轉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袁亦在數。伋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以聞、乞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是邦得免和糴自伋始。

曾項 萬姓統譜 項紹興中宰常熟、王伯剛稱其知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史若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云。

曾集 萬姓統譜 集紹興間知南康軍、勤理庶務、首慕先賢劉煥之爲人、修其墓亭、礱石以培其封、割公田以奉其祀、朱熹稱其有尊賢尙德之心。

曾恬 泉州府志 恬字天隱、公亮曾孫、少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太宗正丞、秦檜當國、恬自守不爲訕求外祠、得主管台州。

曾慥 文獻通考 皇宋詩選五十七卷、曾慥端伯編。慥魯公裔孫、守贛川、帥荆渚日、選本朝自寇萊公以次至曾連 本從王旁 二百餘家詩、序云博採旁搜、尤取穎秀、悉表而出焉。慥官至少府卿、泉州府志 慥字端伯、懷之從兄、初爲尙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博

學能詩、號至游居士。

曾懷 泉州府志 懷字欽道、孝寬曾孫、建炎初、知真州、訓習民兵、有紀律、乾道初、擢戶部侍郎、進權尙書、知婺州、甫三月召還、賜同進士出身、參知政事、代梁克家爲右丞相、封魯國、淳熙初、臺官因言事、中懷懷遂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未幾復相、以疾請罷、卒。

曾植 泉州府志 植字子直、晉江人、太學上舍生、孝宗登極、賜釋褐、累遷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會大理丞闕、上命補之、尋出知南劍州、陛辭、奏言三事、上大悅、知湖州卒。

曾滂 萬姓統譜 滂字孟博、臨川人、爲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德章師復齋始、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

曾三英 尚友錄 三英嘗考究三國六朝攻守事蹟、著南北邊籌十八篇、又著蒙史。

曾丰 萬姓統譜 丰樂安人也、宋乾道五年進士、以文章鳴、晚年恬於仕進、築室曰樽齋、四方求詩文

者座常滿、有緣督集行於世。仕至太守。何塘穀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魄、不歐不蘇斯文之脈。外容萬象中無一物。世以爲名言。

曾祕 泉州府志 祕字泰之、同安人。與朱文公友善。乾道五年進士、薦爲國子監丞、知惠州。後知漳州卒。

曾興宗 萬姓統譜 興宗字光祖、甯都人。篤志爲己之學、自號唯庵。冠婚喪祭一用古禮。朱熹嘗稱之。僞學之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孫原一、原廊俱博學工詩。

曾極 萬姓統譜 極字景德、滂子。志氣豪放、聲名四起。朱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深期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唐趙公相與賡酬最多。嘗以詩語涉謗訕得罪、謫道州。卒於其所。李公心傳爲言、曾極久斥可念。孝宗曰、非爲江湖集耶。後有旨歸葬。所爲文有春陵小集、金陵百詠。曾漸 萬姓統譜 漸南城人。紹熙中進士、官至工部侍郎。立朝有風節。卒贈少師、謚文莊。

曾用虎 泉州府志 用虎字君遇、從龍之弟。以兄任、歷官興化軍、獨租鋤盜。三年大治。陳韓帥江右、請自代。除府事、改江西提刑。累遷工部郎中。以華文閣帥廣西、至鎮數月罷卒。

曾治鳳 泉州府志 治鳳字君儀、從龍季弟。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刑、知袁州。復直煥章閣、帥廣東。寇發循惠間、郡請兵捕追、不從。決計論降之。端平二年、進直徽猷閣、改知建甯。會戍卒挺亂、蒞廣城時已解印、引咎丐罷。

曾噩 萬姓統譜 噩字噩甫、閩縣人。學問淹貫、文章簡古。慶元中尉上高、有聲。後陞廣東漕使。

曾守約 萬姓統譜 守約大庾人。以鄉舉充郡學正、行義著稱。郡守李大正爲書魯齋二字、并記以詩。左史劉公敞爲著魯齋銘、有忠爲德基、孝爲行本之辭。

曾和應 萬姓統譜 和應字賢叔、隱居梅嶺之陰、清苦好吟、八十不倦。黃秋巖喜其得情性之正、選而集之、名梅溪四體。廬陵趙青山諸老多有品題、梓



行於世。

曾松 萬姓統譜松字堅伯、章貢人、幾之從孫。仕至江西帥參。松敬賢樂善、居官以才廉稱。嘉定中、寓居建陽縣、縣東北有竹原山、劉勉之舊隱、朱熹問道之所也。松慨想陳迹、作樂斯庵於其傍、友人黃幹記之。

曾原一 萬姓統譜原一字子實、興宗孫。紹定四年領鄉薦、與從弟東湖書院山長原廊師吉安廬陵楊伯子、俱博學工詩。紹定庚寅、避亂鍾陵、從戴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寇至、原一偕其叔益之、傾資產募丁壯、築城垣、爲保障。寇知有備、不敢犯、民多德之。著有選詩衍義、倉山詩集。

曾淵 萬姓統譜淵字廣微、南豐人。景定間知新昌、有詩聲、且優於政、嘗修大成殿、終於安南。

曾子長 萬姓統譜子長咸淳末、知淳安縣、清慎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後以讒籍其家、惟故書敗絮而已。君子惜之。

曾民瞻 荷友錄民瞻南昌尉、通天文之學、以晷漏

差訛、遂更用。其法箭傍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晨夜司更、則鳴鉦以告。自謂古人之所未至。

曾造 萬姓統譜造南豐人、文肅公元孫。知翁源縣、以化民成俗爲急務、籍官田之入以養士、於是文化大興、邑人士相與祠於學。

曾如驥 萬姓統譜如驥字德清、泰和人。判邵州。元官入城、寮吏諫曰、曷不壺漿以迎。曾陽諾、退書舍、生取義於壁、登於城、投濱江死。事聞、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立廟祀之。一統志曾如驥泰和人、寶慶僉判。元兵徇寶慶、遣弟如龍歸曰、吾旣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驅家口七人赴濱水同死、諡忠愍。

曾塤 萬姓統譜塤瑞州錄事參軍、以郡命賑濟饑民。值元兵至、被擒、誘之以利、不從、且詈之、遂死。贈秩、官其一子。

曾逢龍 一統志曾逢龍字槐甫、甯都人。開慶進士。咸淳末、爲新會令、以節概自許、政務化民、有古循

良風景炎初元呂師夔攻廣州通判李性道以城降制置使趙潛舉逢龍爲紹州判將兵與熊飛合攻廣州殺性道師夔復破南雄潛遣逢龍往救戰敗績正衣冠自經死。

曾柏 〔一統志〕曾柏字崇介甯都人事親盡孝里人至今稱曾孝子。

曾可立 〔一統志〕曾可立豐城人知永明縣之任日單騎至道或問故可立曰吾不忍以迎送驛騷吾父老子弟也迨受事一意與民休息裁冗兵汰浮糧民稱爲曾母。

曾士揚 〔一統志〕士揚粵西蒼梧人性聰穎少舉於鄉潛心程朱之學訓迪後進孑然有規矩雖燕居必盛服端坐隆冬酷暑不停披郡邑乘多其手輯。

元

曾冲子 〔江西通志〕冲子字聖和丞相趙葵宣撫江東西辟佐吉州節制司至元二十四年程鉅夫奉詔求賢以冲子應授福建提刑司僉事時閩部遠

且險吏乘爲奸民迫爲亂冲子行部警諭威切民畏而懷之以奉議大夫致仕。

曾詠 〔江西通志〕詠字師點樂安人性孝友至元丁丑母因避地得病昇歸值大兵至恣殺掠詠乞以身代母死軍憐得免。

曾貫 〔江西通志〕貫字傳道泰和人紹興照磨監州辟禦龍泉寇戰於觀背死之所著有周易變通四書類辯學庸標著行於世。

曾德 〔元史〕孝友傳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攜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過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閒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萬姓統譜〕略同。

附武城家乘吉安九邑人文

宋

曾霸修 進士金陵太守。

曾晞 進士吏科都給事。

曾仲安 進士廣東儒學提舉。



曾德卿 進士、翰林侍讀。

曾光遠 宿司儀曹。

曾彥圭 中散大夫。

曾光宗 進士、萊陽縣令。

曾大有 進士、常山縣令。

曾謀 進士、河南府通判。

曾光庭 舉人、陵零知縣。

曾宏迪 兵部侍郎。

曾先之 進士、翰林院修撰。

曾嘉 江西運幹。

曾革孚 進士、全州司理參軍。

曾今休 解元、進士、翰林學士。

曾棧 進士、吏部侍郎、贈尙書。

曾戢 進士、禮部侍郎。

曾克賢 禮科給事。

曾巨卿 孝廉、封奉政大夫。

曾彥明 進士、大理寺丞。

曾以德 興邑營守備。

曾毅 大理丞。

曾肅溫 孝子、贈御史。

曾贊 金陵刺史。

曾延謙 國子祭酒。

曾澄江 進士、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

曾存主 贈奉政大夫。

曾望宏 封中憲大夫。

曾良儒 永豐縣令。

曾季求 團練使。

曾應龍 進士、著作郎。

曾三異 彬仔 舜和 安辭 五人俱進士。

元

曾桀 奉議大夫。

曾圭 海北帥府武略將軍。

曾季淵 祕書郎。

曾瑞可 贛州教授。

宗聖志卷十九

校記

①四：疑當作「二」。

②天聖：當作「元祐」，見《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附《曾肇傳》。

③七年：按此句有脫文。《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作「僑居上饒七年」。

④舉人：疑誤。按，宋代科舉無此科目。陵零：當作「零陵」。



宗聖志卷二十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旁裔第十七下

明

曾鼎 明史錢瑛傳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懷可父思立並有學行元末鼎奉母避賊母被執鼎跪泣求代賊怒將殺母鼎號呼以身翼蔽傷頂肩及足賊魁憫之攜其母子入營療治獲愈行省聞其賢辟為濂溪書院山長洪武三年知縣郝思讓辟教社學居久之卒鼎好學能詩兼工八分及邵子數學江西通志源友泰和人任石城訓導元季紅巾賊掠縣源友負母出走遇寇欲劫之去源友跪陳母老寇怒欲害其母源友以身蔽母寇連刃之幾死適寇帥踵至憫其孝傳善藥得免歸母卒哀毀廬墓有司具實以聞為立孝子亭於墓所江西通志與明史略同源友應是元友之訛

曾萬中 明史花雲傳劉齊以江西行省參政守吉

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陳友諒兵殺參政曾萬中脅之降不屈江西通志萬中吉水人幼穎異元季為千戶長江右大亂萬中與弟粹中保障鄉里歸明還守吉安兵至走京師乞援授萬中行省參知政事弟粹中親軍指揮使後城陷兄弟皆戰死

曾魯山 江西通志魯山贛縣人元時舉孝廉官於潮自親終絕意仕進明太祖遣將略定南服過贛強起之魯山不克辭即日就道南中聞其至率先歸款以功擢潮州太守

曾堅 江西通志堅字子白金谿人少與危素齊名元進士累官至中大夫翰林學士洪武初入朝為禮部侍郎諳習典章太常議禮皆諮之

曾泰 江夏縣志泰洪武初以秀才徵學行允孚上重之每慷慨論事言無不從超拜戶部尚書

曾魯 明史魯字得之新淦人以文學聞於時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為總裁官五年二月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清安

曾伯璵 一統志伯璵建甯人養志山林洪武初以

明經署本縣儒學事。著有鳴缶集。

曾秉正 明史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上疏數千言。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爲使。尋竟以忤旨罷。

曾濬 明史馬宣傳。宣官都指揮使。燕王欲南下。宣發兵將攻北平。與燕兵戰於公樂驛。敗歸。與鎮撫曾濬俱死。萬姓統譜濬薊州鎮撫。與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輒出兵力戰。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之。

曾鳳韶 明史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嘗爲監察御史。燕王稱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遂自殺。年二十九。一統志鳳韶刺血書衣襟。囑其妻李。子公望勿易衣。卽以此殮。遂自殺。李亦自經。福王時贈太僕卿。諡忠毅。妻諡貞愍。明外史略同。

曾廷瑞 明史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教授。燕王登極。詔至。堅臥不迎。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

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廣東通志廷瑞漳州府學生。靖難繼統。詔至。廷瑞隨教授陳思賢集於明倫堂。不出迎。詔設舊君位。哭如禮。郡人執送京師。與思賢皆死。

曾燿 吳江縣志燿字日章。以字行。其先溧水人。父朴徙吳江。燿少充郡學生。洪武十七年以歲貢授黃陂知縣。政聲大振。以最聞。尋去官歸。洪武三十五年以薦擢翰林院侍讀。永樂初年與修大典。未幾交趾黎氏篡立。詔燿往諭。黎蒼語不遜。燿折之。宣讀如禮。二年使還。陳黎氏篡立當征。四年四月命從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春將兵討之。軍中文檄皆出其手。交趾平。贊畫功居多。五年還報。復承命往諭諸將。至軍中以疾卒。

曾榮 明外史榮字子啟。永豐人。生而穎異。貌魁偉。博聞強記。工文詞。永樂二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書成。遷侍讀。尋進侍讀學士。仁宗立。除左春坊大學士。宣宗立。進少詹事。



宣德七年卒於官，謚襄敏。

曾鼎 明外史黃澤傳鼎永豐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廣東僉事。

曾伯良 萬姓統譜伯良永樂中知海陽縣，視篆後立碑於城隍廟曰：有外施仁義、內藏禍心者，神必殛之。

曾鶴齡 萬姓統譜鶴齡字延年，太和人，永樂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實錄，陞侍講學士，有松坡集、膠叟集藏於家。

曾愼 萬姓統譜愼甯都人，永樂甲申進士，任編修。曾令得 萬姓統譜令得名凱，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乙未進士，任御史。

曾泉 明史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僚，泉謫汜水典史，卒。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泉操行廉潔，請追復泉爵，帝從之。

曾翬 明史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正統十三年，進郎中，擢廣西右參政，天

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成化初，轉左，召拜刑部左侍郎，尋巡撫浙江，還朝，久之謝病去。

曾蒙簡 萬姓統譜蒙簡名廉，以字行，太和人，正統乙丑進士。

曾僊廣 延平府志僊廣字孔大，沙縣人，與兄隆俱遺腹失怙。正統戊辰，寇鄧茂七縱火焚縣，時僊廣兄弟幼，引避半溪，遇賊將去，俱弗從。賊持刀挾之，兄弟直前爭死，以母老殘居也。賊兩釋之。

曾恕 黃岡縣志恕字希仁，黃州衛指揮僉事。性至孝，父全征橫江陣亡，當廢子姓。恕曰：父死之謂何，而適以市寵，吾不忍也。久之始受廕，署篆督漕，以廉介聞，監司咸旌異焉。

曾子唯 萬姓統譜子唯保昌人，由教諭天順初陞眞定府學教授，學問優長，誨人有法。秩滿考最，擢唐府長史。

曾鑑 明史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戌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末，歷右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進尙書。正德二年，閏

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

曾韃 萬姓統譜韃字文載永興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值平陽有訟田久淹。及蘇州衛有訟殺人罪者。繫獄十餘年。韃往訊立決。出補紹興知府。均輸薄賦。釐弊補偏。亡何乞休歸。年七十四卒。子介全皆登進士。

曾全 一統志全字復初。韃子。成化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彗雪爲變。全抗疏陳時政四事。且言都御史屠瀟不法。遂以他事繫獄。被放。居家二十餘年。著有尋樂稿。萬姓統譜全字復初。成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值星變。上疏陳四事。逮繫詔獄。褫秩歸。號碧潭居士。築室授徒。以詩文自娛。弟介登進士。亦豪宕不羈。

曾彥 萬姓統譜彥字士美。太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翰林院侍讀。

曾熙 一統志熙泰和人。成化中知竹溪縣。時縣初分設。遁逃新附。熙推誠招撫。民甚安之。

曾追 萬姓統譜追字文甫。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

第三任編修。

曾煥 萬姓統譜煥字貫辰。吉水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參政。

曾昂 萬姓統譜昂字光表。吉水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副使。

曾直 明史王守仁傳。正德十四年六月。甯王宸濠反。守仁趨吉安傳檄。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郎中曾直赴守仁軍。江西通志直字叔溫。吉水人。宏治進士。知鄞縣。歷擢大理卿。孤立無黨。

曾大有 一統志大有麻城人。弘治中定遠知縣。凡學校公廨。城郭陂池。修治一新。妖賊孔布。張洪乘閒竊發。大有悉擒誅之。一境晏然。

曾昂 一統志昂弘治中爲廣西上思州同知。先是州以世襲構兵。昂請改土爲流。遷城江北。建立州治。築土城。立木柵。招遺民。給以田種。皆得復業。

曾槐 一統志槐南城人。正德閒知上津縣。時蒿蘆盜起。槐捐俸。甃磚城。盜不爲害。

曾連 荊州府志連江陵人。由吏員正德中任四川



縣州判官。流賊攻劫州縣。朝廷遣都御史彭澤總制兵馬。命連率兵禦於境內。勢莫能支。竟死於賊。事聞。贈上林苑監丞。廕子入監讀書。連本從玉。今敬避。

會基 明史霍思傳 正德六年。賊四起。中原郡邑多殘破。基爲固始丞。被執。使馭馬。不從被害。

會璵 明史伍文定傳 宸濠初起。勢熾猖熾。人心疑惑。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諸人外。又有知府會璵等。一統志 璵廬州人。正德間。知建昌府。宸濠之變。璵集義師。會王守仁於鄱湖。合廣信府知府周朝佐收復南康。

會守約 廣東通志 守約字子如。歸善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選江西道御史。巡視十庫。刷卷江西。後按廣西。振紀綱。繫賊吏肆橫者。皆按實於法。戊戌。山陵大功起。武定侯郭勛總其事。羣璫附之。守約當巡視。忤勛。勛怒其不便己。疏守約稽誤。守約遂條奏勛欺縱不法數大罪。語多切直。疏留中。庚子。陞大理寺右丞。未幾。懇疏乞終母養。卒。

會存仁 江西通志 存仁字懋遠。吉水人。嘉靖進士。

授禮部祠祭主事。會建世廟。光祿丞何淵議由太廟達世廟。存仁上言。毀太廟垣亭。剪伐文皇帝所植松柏。非達孝。忤旨。賴救護免。起浙江參議。中官崔成督視開礦。所在擾民。存仁痛抑之。成怒。具奏逮詔獄。尋起廣西參政。歷雲南布政使。

會銑 明史銑字子重 江都人。嘉靖八年成進士。授長樂縣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擢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進副都御史。改撫山西。寇不犯邊。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寇遠徙。增俸一級。後以議河套。逮銑出。仇鸞誣銑交近侍。律斬。

會鈞 明史鈞字廷和 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出爲雲南副使。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進工部右侍郎。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卒。贈刑部尙書。諡恭肅。

會佩 萬姓統譜 佩字德夫。臨川人。嘉靖辛丑進士。任御史。忤旨。謫戍。隆慶初復職。

會于拱 萬姓統譜于拱字無極、泰和人。嘉靖辛丑進士、歷都御史。

會承芳 萬姓統譜承芳字英遇、惠安人。嘉靖丁未進士、任御史。

會廷芝 漢陽府志廷芝字子先、漢陽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昌邑縣。擢授工科給事中、奏修河防、議增屯田水利、悉爲世宗所嘉納。被劾、出爲浙江僉事。益以守法不合、謝病。久之、楚撫按交推轂、起知漢州、興革扶抑、振勵士類、復遷浙憲以歸。

會省吾 明外史梁夢龍傳省吾鍾祥人。嘉靖中進士。龍慶六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遷兵部侍郎。不數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張居正門、遂與王篆爲之羽翼。居正敗、給事中王繼光劾其十罪、罷歸。唐堯欽復劾之、遂削籍已而沒。

會翀 明史馮恩傳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以論尙書汪鋐有諍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鞠訊、斥爲民。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會同亨 明史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事。隆慶初、爲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進尙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三十三年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諡恭端。

會乾亨 明史乾亨字于健、同亨弟。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縣知縣、調休甯、擢御史、給事中。以劾尙書張學顏、黜爲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尋進大理丞、遷少卿。廷推巡撫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會如春 江西通志如春字景默、佩姪。嘉靖乙丑進士、巡撫河南。時潞藩數潛遊、所在震驚。抗疏以聞、詔責護衛諸臣、民始晏然。以工部侍郎總督河道。



疏築有法、至今賴之。

會球 一統志球海陽人隆慶間南靖知縣。邑西橋

南有田數千畝、恆苦旱。球鑿渠通海于潭、達銅山、草湖、以資灌溉。又開濬城壕、接引溪流而東之、墨場等二十四鄉俱賴焉。

會鳳儀 衡州府志鳳儀字舜徵、號金簡、萬曆癸未

進士、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尋轉儀曹郎。心厭榮利、致政。講究陸九淵主靜之學、共訂朱子摘編、建衡山集賢書院、以祀昌黎、鄴侯、清獻、濂溪四君子。

曾朝節 衡州府志朝節字直卿、萬曆丁丑進士、殿

試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直史局。三載、遷侍讀。辛卯、典試南畿、進國子監祭酒。陞南京禮部侍郎、改南少宰、尋改北少宗伯、協理詹事府、侍經筵教習、庶吉士。凡六年、陟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充東宮侍講。以疾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恪。

曾柏會海 明史孝義傳序明太祖詔舉孝弟力田

之士、有司上禮部、請旌者、莫可殫述。嘉靖以後、國

史不詳載姓名。所可考者、嘉靖間則有江西曾柏、萬曆間則有成都後衛曾海。

會應榮 海澄縣志應榮號若槐、萬曆辛丑進士、初

官戶部主事、累陞雲南按察使、爲人和厚、質實、所至無赫赫名。

曾楚卿 莆田縣志楚卿字元贊、萬曆癸丑進士、改

庶吉士、除檢討。己未、同考禮闈。天啟初、轉春坊贊善、累遷詹事府兼翰林學士、侍經筵。少宰張鼎糾魏忠賢八事、疏上、罷歸。時楚卿方轉南禮侍郎、忠賢以楚卿出肅門、亦削奪歸。崇禎改元、起禮部左侍郎。陞見陳敬天法祖、甦民困、寬刑獄、豫邊防、五事、轉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時溫體仁當國、楚卿遂累疏乞休、予告回籍。

曾棟 江西通志棟字隆吉、臨川人、萬曆丙辰進士、

由祠部郎陞四川驛傳道。時土官董卜與高箕稱兵相攻、撫臣請於朝、以兵事屬棟。亂遂定。以功屢進布政使。子亨應、崇禎甲戌進士、仕吏部主事。

曾發祥 鍾祥縣志發祥字戡穀、別號岫嶠山人、太

保省吾之從孫。以明經除黃陂訓導。遷廣濟教諭。平居惓惓忠義。崇禎乙亥。流寇圍城。發祥協力堅守。城陷死之。

曾筠 江西通志筠字竹君。方伯棟孫。考功亨應子。年十七。餽於庠。癸未。詔舉異才。踰年國變。叛師王某執亨應去。筠方讀書梁峽。聞報走追。抱持痛哭。遂並遇害。

曾英 明史王應熊傳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改王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獻忠死。諸將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會英最有功。復重慶。屢破賊兵。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南走重慶。英戰歿。莆田縣志英字彥侯。年二十二。應巡撫張肯堂募。擊尤溪。平和山寇。嗣同遊擊周之璠入蜀。以征猺苗功。署都司。又於光安州與流寇戰。屢捷。授十三巖都司。守涪州。張獻忠寇萬縣。英衝鋒血戰。著功。陞四川左都督。統數萬眾。時襄陽新破。賊趨涪州。英迎戰失利。身被

七創。賊遂乘勝攻成都。英扶創收餘眾。馳護蜀王。復重慶。又與猺苗戰於合州。生擒小秦王。降其眾十三萬。勢大振。率兵環九龍。合水龍門。夾擊獻忠。大破之。適李自成陷燕京。英聞變。全軍縞素大哭。獻忠乘閒壓戰。英迎擊。大敗之。丙戌秋。獻忠死。餘賊數萬。從敘州下詭降英。英不許。欲盡殲之。忽軍中自亂。英殪於矢。躍入渝河死。

曾士選 邵陽縣志士選爲名諸生。癸未。獻賊陷城。鎮將劉承應移檄士選率鄉勇。賊猝至。眾寡不敵。遂遇害。

曾枳 明外史徐學顏傳崇禎年。流寇陷蒲圻。知縣臨川曾枳抗節死。一統志會枳臨川人。崇禎中。蒲圻知縣。時流寇氛交。軍需旁午。枳一以息事甯人爲本務。上官檄取戰騾。枳一以非地產謝去。後流寇陷城死之。

曾淑尼 一統志淑尼江南人。崇禎閒。遼州吏目。流寇破州城。淑尼死之。

曾益 明外史張輝傳孫可望寇安平。僉事臨川曾



益聚眾拒守，城陷死之。

曾櫻 〔明史〕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稍遷常州府知府。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母憂，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甯。十年，帝信東廠言，械赴京，旋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尋以衡陽多寇，改湖廣按察使，分守湖南，賊多降。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後唐王稱號於福州，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守福州。

大清兵破福州，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被兵自縊死。
曾亨應 〔明史〕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父棟，廣東布政使。亨應舉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文選主事。十五年秋，以御史張懋爵劾，被謫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應命弟和應奉父入閩，已謀城守。

大清兵至，被執，並執其長子筠。筠先受刑死，亨應被

戮。和應聞兄死，奉父又避肇慶，乃拜辭父，投井死。先是，棟弟杖為蒲圻縣知縣，杖兄益為貴州僉事，並死難。人稱曾氏五節云。

曾文蔚 〔明史〕鄧藩錫傳：崇禎十五年，

大清兵薄兗州，知府鄧藩錫與同知曾文蔚等死守。會異撰 〔明史〕張耀傳：異撰，榮昌人，舉于鄉，知永甯州。張獻忠部將孫可望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異撰集眾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會異撰 〔明史〕曹學全傳：異撰，字弗人，晉江人，家侯官。父為諸生，早卒。母張氏以遺腹生，家窶甚，事母至孝。久為諸生，究心經世學。崇禎十二年，舉鄉試，年四十有九矣。再赴會試，還，遂卒。

會謀 〔一統志〕謀，鉛山人。崇禎中，知通許縣。甫四旬，流賊猝至，會謀召父老曰：「我死，若輩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

國朝

曾三鳳 〔一統志〕三鳳，温州泰順人。順治丙戌，山寇焚劫鄉聚，三鳳為練長，率鄉兵禦守。寇張甚，三鳳

奮身殺賊、死之。第三重、三益皆死之一門忠義、鄉人立祠祀焉。

曾思謀 一統志 思謀漢陽人、性至孝。夏逆告警、家人俱避匿。思謀獨負父行。賊執其母、思謀乞以身代。賊斫其臂、思謀哀懇不已、賊義而釋之。母卒未葬、鄰火延其室、思謀撫棺號慟不去。比火熄、前後俱燼、惟停柩之室獨存。既葬、廬墓三年。父遭疾、思謀中夜虔禱、果瘳。以侍疾勞瘁卒。雍正九年旌。妻彭氏守節奉舅、雍正八年旌。

曾燦 國朝先正事略 燦字青藜、甯都人。明給事中應遴子、與兄晚並工詞章。方明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鼎革、築室曰六松草堂、隱身不出。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名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庵草堂詩。

曾煥 國朝先正事略 煥字賓谷、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擢兩淮運使、遷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里。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以五品京堂內召。卒、年七

十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附武城家乘吉安九邑人文。

明

曾文洙 奉政大夫。

曾挺立 嘉定知縣。

曾皋 太僕寺卿。

曾可東 舉人、刑部郎中。

曾雲龍 北直總鎮。

曾燕省 湖廣道御史。

曾忠輔 舉人、國子監助教。

曾正仁 舉人、武昌教授。

曾象乾 會魁、翰林御史。

曾瑞 舉人、河西知縣。

曾溫 舉人、彬州知州。

曾政 瓊州知府。

曾一中 經魁、漳平知縣。

曾源 工部主事。

曾淵鄉 進士、肇慶府通判。



曾相鄉 進士、朝議大夫、南京御史。

曾希恭 舉人、勅旌義士。

曾澤 行省參知政事。

曾得祿 進士、兵部主事。

曾惟珍 進士、行人司。

曾凱 進士、監察御史。

曾克賢 禮科給事。

曾邦榮 諫議大夫。

曾廣平 封翰林學士。

曾裴 贈翰林學士。

曾鐸 甯國府同知。

曾貫唯 江陰知縣。

曾夢淵 吏部郎中。

曾世忠 參將。

曾忭 進士、兵科給事。

曾華文 南京刑部主事。

曾鼎 舉人、賴榆教諭。

曾之敬 歲貢、丹陵知縣。

曾汝政 舉人、國子監助教。

曾勳 舉人、麻陽縣教諭。

曾雲 舉人、慶遠知府。

曾魁 舉人、宿州知州。

曾朝賞 舉人、甯波府通判。

曾士敏 光山知縣。

曾瑀 沅州知府。

曾憲 舉人、桂陽知縣。

曾才達 封奉政大夫、祀鄉賢。

曾雙溪 進士、藩參。

曾南湖 四川布政使司。

曾于冕 掌教臨武、祀鄉賢。

曾顯雲 雲南按察司僉事。

曾于乾 祀鄉賢節義。

曾道唯 嘉興知縣。

曾宗敬 禮部尚書。

曾貫 廬州安融江佐政司。疑有誤

曾克 進士、刑部員外郎。

曾汝召 進士、太常寺少卿。

曾惟謙 舉人、景甯知縣。

曾學鏡 進士、博興知縣。

曾恭甫 觀察使。

曾大猷 光祿寺署丞。

曾勗 舉人、嘉興知縣。

曾晚成 柳州知府。

曾西園 雅 浙三人並進士。

國朝

曾道傳 恩拔貢。

曾大成 舉人、巴縣知縣。

曾嘉謨 贛縣儒學。

曾宏旅 廣東副使。

曾大用 西隆州知州。

曾承蓮 封武略將軍。

曾先揀 選守備。

曾自厚 恬 文典三人並舉人。

按武城家乘未知所本、官階閒有未合、姑仍之、其

複者刪。

林墓題名碑

曾恆德 福建惠安舉人、官湖北鄖陽府知府。

曾庭樑 江西南城進士、官曹州府知府。

曾日景 廣東舉人、官保定府知府。

國史館列傳

曾國藩 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檢討、屢擢禮部侍郎、咸豐二年、丁母憂回籍、粵

逆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

上命國藩辦理團練、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師、四年、

與賊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革職、時國藩已遣

楊岳斌、彭玉麟、塔齊布、大破賊湘潭、復其城、遂攻

克岳州、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九月、克武

昌、

賞兵部侍郎銜、進圍九江、五年、補兵部右侍郎、六年、

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南昌、破賊瑞州、七年正

月、復安福等縣、江西獲安、丁父憂、



詔賞假三月、回籍治喪。八年五月、奉

命督浙江軍。九年、奉

命防蜀、旋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由楚分路剿辦。十年、

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

欽差大臣督江南軍。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曾國荃

克安慶、賊無脫者。進復池州、無爲、銅陵各隘、

賞太子少保、

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悉

歸節制。國藩力辭、

上不許。同治元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

授浙江按察使。國荃會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

銅陵、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

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

賊酋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小大數十戰、力卻之。二

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洲洲、長江肅清。三年正

月、官軍克鍾山。六月、金陵平、

賞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浙江巡撫曾國荃

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俱賞戴雙眼花翎。時捻匪倡

亂日久、四年四月、

命國藩赴山東剿捻、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

均歸節制。五年、修浚運河、以固東路。又於沙河設

防、俾騎賊稍有遮攔。六月、賊由河南防軍汛地東

逸、河防無成。九月、國藩自陳病狀、

上命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國藩屢請開缺、以散員

留營自效、

上慰留之。六年七月、補體仁閣大學士。十二月、捻匪

平、

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

直隸總督。八年、奏論練軍宜參用勇營營制、

允之。九年五月、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牽涉教

堂、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

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曲全鄰好、以爲保民

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八月、調兩江總督、

乞病、不許。十一年二月卒、追

贈太傅、予諡文正、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國荃遺疏

爲微臣病勢危篤。戀闕情殷。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臣楚南下士。夙未諳習戎韜。遭際

聖明。兄弟均叨爵

賞。一門悉被

恩榮。每念

異數頻邀。時艱孔亟。雖在暮齒。常切犬馬報

主之忱。憶自咸豐初年。粵寇猖狂。臣兄曾國藩以在

籍侍郎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起復領兵轉戰東南各省。六

年秋閒。臣始募勇赴援江西。與曾國藩所部諸軍

會戰。迨江省肅清。楚師移攻皖地。適值杭州失陷。

曾國藩引兵渡江。臣乃專領圍攻安慶之師。軍中

一切進止。皆秉承

朝旨。指授機宜。迨安慶告克。而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未及一睹捷奏。臣每一追念。

感愧流涕。此其夙所疚心者也。

穆宗毅皇帝屢

詔規復蘇杭。曾國藩薦左宗棠任浙事。李鴻章任蘇

事。令臣進規金陵。是時賊勢猶盛。疫癘流行。臣之

孱力。何足當此巨寇。仰荷

皇太后憫其駑劣。寬其限期。俾得始終蕝事。克復僞

都。良由

廟謨深遠。

宵旰憂勤。臣兄弟實無勞可錄。迺蒙

天恩優渥。濫膺侯伯材輕

賞重。此又夙所疚心者也。臣德薄福淺。所值多厄。前

在山西。適遭奇祲。

朝廷軫念災黎。發銀發米。復得鄰省勸濟。寮屬盡力。

無如災區太廣。全活無多。近年江皖蘇浙水災。補

救乏術。昨奉

詔旨。尙獎前事。無實惠而冒美名。此又臣所疚心者

也。臣領兵十餘年。濕毒侵入肌膚。前在山海關督

師。又感朔風。及到廣東。曾患乳癰之症。比移兩江。

常櫻流注之疾。自分受

恩深重。未敢暫請休沐。比年以來。力疾治公。以爲稍

盡一日之心。略贖素餐之咎。本年五月閒。腳脛腫



儒藏

痛漸至瘡口潰裂。延醫調治，已就痊可。詎九月二十七、八日，加增外感，醫藥罔效，恐將不起。臣以優貢，洊歷兼圻，叨竊非分，年將及耄，死何足惜。惟念天恩未報，外患方殷，吳楚則旱潦頻仍，齊豫則河隄屢決，兼之畿輔被水，上廩宸衷，但願我

皇上敬慎以格

天，勤儉以法

祖，鄰交雖睦，不忘武備之修。賢俊旁搜，廣儲千城之選。謹獻芻言，用供

採擇。臣兩子紀瑞、紀官早歿，嫡孫附生廣漢，今年蒙賞主事，次孫附生廣江、監生廣河，均隨任在署。臣敦囑其讀書循分，上報

國恩，謹口授遺摺，命廣漢等親交江甯布政使瑞璋代遞，不勝屏營依戀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兩江總督曾國荃秉性沈毅，蒞事公忠，韜略宏

深，經猷遠大。咸豐年間，由優貢生從戎，在江西、湖北等省迭殲巨寇，克復安慶之役，出奇制勝，懋建殊勳。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不次超擢。同治初年，簡任浙江巡撫，仍帶兵剿賊，激勵將士，掃蕩無前，直達江甯兩花臺，苦戰兩年之久，卒能攻拔堅城，擒渠掃穴。粵匪之平，厥功最偉。

穆宗毅皇帝特沛殊施，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朕御極後，優加倚任，疊昇封圻，均能盡職。其在山西巡撫任內，救災恤民，政績尤著。光緒九年，來京召對，命署禮部尚書，旋即簡授兩江總督。到任後，整頓地方營伍，撫綏鎮攝，卓著聲威。上年歸政慶典，我

皇太后追念前勞，賞加太子太保銜。該督感激圖奮，雖傷病時發，猶復力疾辦公，並未請假。忠誠篤棗，實為國家柱石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荃著追贈太傅，照總督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



壇、派護理江甯將軍副都統承綬前往致祭加恩。予諡忠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准其一併建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輓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孫特用主事會廣漢、卽著承襲一等伯爵、毋庸帶領引見。附生會廣江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監生會廣河著賞給員外郎、分部學習行走。伊會孫會兆龍、會兆祥、會蔭椿均著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旨施恩、用示朕眷念勳臣至意。欽此。

定安按會文正公嘗親詣嘉祥南武山謁拜曾子廟林、見其棟宇圯敗、慨然捐銀千兩、增置祭田。文正薨後十餘年、會忠襄公復制兩江、委員赴嘉祥採訪宗聖故實、亦捐銀千兩、助修林墓、且命定安重編志乘。未一載竣事、而忠襄已不及睹其成矣。之二公者、皆有功於武城、因摭拾史傳、登入新志。忠襄新薨、史傳未具、爰取遺疏及所奉

恩旨附載篇末、俾覽者略知其平生。其他會氏賢者甚多、以俟後之君子採擇焉。

宗聖志卷二十終

校記

①龍：當作「隆」。

②此處所引爲節文。《明史》卷二〇四《曾銑傳》云：「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帝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

③曹學全：當作「曹學佺」。

宗聖志舊序

明萬厯初修宗聖志序二首

志成於萬厯二十三年六月

闕里志尼父也。陋巷志顏。三遷志孟。稱魯三大志。而觀者比於云亭。徠甫之配岱宗云。獨會氏志闕。夫子思子亦無志也。而以尼父統之。聖祖哲孫同條共貫。且壓於尊而親。無志固宜。而會氏身負道宗。儕類啟孟。願獨缺此殺青一編書。以致武城之地望幾埒於凡封。而黃帝神明之胄。無別於下姓。則異人任乎。竊嘗取會氏之系次而觀之。自厥子元而下。遞爲十五世。是爲裔孫。據據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是爲永豐會氏。人代洄更。滄桑易位。無論單門弱祚。往往若敖先世而遐遺之。而此賢哲之宗。亦或不免拓綫如絲髮焉。哀夫。蓋厯二千餘年。而我肅皇帝崇文重道。始納博求之請。於時元相華亭徐公督學江藩。適當此役。精心研審。按驗會氏血胤明白。而後質粹以五十九代出。而應博求之條。會氏之武城無嗣。而有嗣武城之去。而爲永豐者。無爵而有爵。黃帝神明之胄。煥然一新於蠹字之牒。邨國洋洋之魄。安然附麗於寢

絕寢還之脈。耘瓜之隴。從此永脫於暴搔。而吳圃蟾蜍依然其再汗也。吁其異哉。惟是肅皇帝雅意聖真。主上勵精道化。興修廢墜。紹繼微絕。功爲不細。而要之吾道江河之緒。勿替引之。殆將與天亡極矣。余也。褻帷結轍於一變之疆。而嗟焉。而會會氏宗孫內翰君特以一編來相屬。臨而前陳曰。粵自聖師爲萬世教父。吾先子親則及門。甫踰冠而聆一貫。迨垂老而著稠書。其在孔堂。虔始要終。以肩道統。卽顏氏無多讓焉。思孟可知已。而乃以我一二宗人。越在他國。廟器之不守。而典籍之多殘。余實慙焉。屬者承業再世。以上始應詔命。歸奉家祀。一介羈孤。胡與於諸未復之跡。而今厥家漸定。乃拮拾爲此書。而巡道李君潤色而受槩鉛。童子何知。願大人先生幸教之。抑惟大人先生乘輅觀采。當實不虛爾也。余受而覽再竟。殊有慨於其中。夫是書初訂。詎曰不刊。而一意爲述。則孔氏竊比之義存焉。以進於史。則列在朝章。而非野。以降於乘。則副在司存。而非家。千載獲麟之野。恍若重瞻夫瑞物。而是編甫竣於事。則謂爲會氏春秋。其



儒藏

宗聖志 舊序

可乎。以彼命代大賢之後、漸滅且什九焉、而生活丹青之信、一朝光復而無餘、斯文良幸矣。嗟乎。此方策也。而垂亡未泯、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焉。事之互發、相重類如此。茲編出、魯之爲誌者三可四而四可千百其齒遇、萬億其載年、云亭徠甫、庶乎列岳之全乎、而用配岱宗、其無遺也已。萬曆乙未中秋、山東巡按構李姚思仁撰。

孔子訂六經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纂述、稍稍刪次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爲詳。孝經爲曾子而作、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戴記學、唐二篇、表章於家、又曾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子之流、聰明才辯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及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失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曾之時、逆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詭於中庸者矣。故綢繆於仁義禮樂之文、諂復於孝悌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於道。至於情欲智故、被濯無餘、而一以微言相

授受、其指掌而意寤、當不難者。何者。其憤排也深、則入之必易。磨礪也至、則居之必安。非曾子宏毅之器、何足以當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託。此學道者非斷乎以曾子爲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顏孟之後、皆被延世之賞、舊矣。曾氏子孫自漢關內侯據南徙豫章、嘉靖初、下詔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列於世官、何其盛也。三氏向有志、以紀世系、暨累朝恩禮之盛、曾氏獨闕。裔孫博士承業、請於直指姚公、力成之、而問序於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矧夫統聖真而身繼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融光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遇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原本道術、以載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爲之序。萬曆二十三年秋八月、修撰金陵焦竑撰。

明崇禎續修宗聖志序二首

志成於崇禎二年六月

吾東魯諸志、或特創、或增修、出呂藩參父子苦心勤手者、始自癸丑、至於己巳、十七年間、成有二十餘部、



而聖門最先。宗聖極後。余幸握管以序其事。乃翰博君復快其家志之成。以弁言爲請。余謂聖祖高弟。惟推顏會。然當子淵卒後。子輿方得適楚及門。其於音塵容彩。了不相接。故人高四科。會孝不令與於德行。蓋以匪兇之興。歌在前。舉比之遠。從在後耳。且會顏之侍師席。各自有極大成就。但聖師因人。以一復字與顏。惜從身後見得。以一魯字與會。竟令大力打過。至以一唯應之。拍手還了魯字。看來量如許。何必遜顏一步武也。若夫我祖。自謂行在孝經。政以幼孤。未嘗得事啟聖。遂因子輿之事。子哲見其天至情。入有足感動一世心思。凡爲血氣生。必不解於父母之念。雖畢生傾世。無此最大者。斯固在門會子。獨至於是。閒居侍坐。出心相對。覺得此時師弟筆味濃真。周圍四顧。當吾之身。惟孝無與爭大。而大之爲經。爲萬世所重。况傳大學而著會子。皆所以尊師倡道也。故顏子心學。惟聖師見得。後來學人無從一覓其徑。未若宗聖之有著記。有以見聖祖心學於千萬世不休也。此亦由孝情之所推也。呂君聖符既已佐撰聖門。崇

祀其父。復爲竭心倒囊。搜刻宗聖一志。是於孝經所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庶無愧乎。崇禎己巳季夏之吉。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允植撰。

宗聖志者。爲吾家南宗聖符太學弟之所纂撰也。凡爲卷十二。一之爲圖像。若見乎三省之丰容也。二之爲世家。見枝允。縣邈南北一宗也。三四之爲追崇。代褒王言。林墓祀祠之足重也。五六之爲恩典。受官翰院。賜續祭畝之爲異數也。七八之爲事蹟。經集所傳格言尙論之可風世也。九十一二之爲藝文。奏章記序碑誌詩詞之能彰隱傳遠也。此吾弟竭蹶其精思。咨其幽隱。以成卷帙。有以昭顯宗聖之雲昆於天地閒耳。第有其因之則赴筆多易。而憑虛綴拾。益見其難。會氏於莽纂時。僑家江右。南武舊里。閱其無人族姓渺矣。踰二千年。詔舉嫡裔。自南來東。形單子矣。雖世其官。祭田之頃。僅及四十。不敢以望三氏家儉饗矣。况僻處嘉祥。仰謁軒蓋。不若阜鄉題詠寡矣。斯志基本若此。能使該載繁整。差肩各志。吾弟隻手。眞足稱巧婦之炊。然會子少孔子四十有六。前之則翼贊

孝經後之則傳注大學、手披道統、傳之思孟、演脈到今、其爲功烈可不謂維天樞立人極者哉。且曾舉世胃始於世宗癸巳、而新志編摩成於崇禎己巳。己者起也、兩巳中間相去九十六年。九陽六陰、案蓍法、先下後上、當得泰卦。則泰之爲數亦非偶然。余卜宗聖苗裔自此日益昌泰而起乎。翰博公其識余言、以爲左券。崇禎己巳孟秋之吉、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安陽呂化舜撰。

定安按、舊志序惟焦弱侯爲優、餘皆蕪雜不足取。特以詳述修志始末、故錄數首、以資考證。

宗聖志舊敘附

校記

①枝允：呂兆祥編《宗聖志》引呂化舜序作「枝胤」。

文廟從祀弟子贊

昭代叢書本

清·盧存心撰

《文廟從祀弟子贊》，清盧存心撰，《昭代叢書》本。

存心原名琨，字玉岩，別字敬甫，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卒年不詳。恩貢生。與桑調元爲總角交。乾隆元年薦舉博學宏詞，不遇。工詩，著有《白雲詩集》七卷、《別集》一卷，傳於世。

《文廟從祀弟子贊》共八十首，原附刻於《白雲詩集》內，楊復吉刻入《昭代叢書》。以十二哲東西廡爲次，而四配暨顏路、曾皙皆所未及。贊用四言韻語，而徵引故實極爲奧博，可資考證。

文廟從祀弟子贊

廣編卷第十三

錢塘盧存心敬甫著

閔子損

蘆花風雪。溫然如春。至孝感孚。醇乎其醇。高尚不仕。在汶水濱。坦然樂道。德行中人。

冉子耕

芟苴興歌。先儒爲癩。心苟無瑕。痼疾何害。山川悠悠。德行藹藹。與顏早歿。亘古一旣。

冉子雍

敬之敬之。以天下王。人君之度。南面之量。仁者寬洪。其道用廣。誰克當諸。先賢吾仰。

宰子予

知聖以智。信孔之賢。樂治樂身。用舍陶然。華不如實。端木遜焉。列言語科。殊異便便。

端木子賜

瑚璉國器。輝映鐘鏞。聰明穎悟。性與道通。語妙天下。歷聘寰中。連騎結駟。曰至江東。

冉子求

從政以藝。見稱於師。恭老慈幼。惟友知之。戰亦有學。受教不虧。不寧治賦。千室是宜。

仲子由

干掇聖城。擁衛聖域。勇邁乎神。義形於色。有聞則行。改過以亟。鳳兮鳳兮。公爲羽翼。

言子偃

三江五湖。斷髮文身。有吳君子。文教以振。弦歌四野。化洽邑人。魚魚雅雅。炳炳麟麟。

卜子商

彈琴樂道。涵泳風詩。設聖人教。爲諸侯師。退老西河。譽重一時。文采絢爛。四國羽儀。

顏孫子師

顏孫之行。堂堂容貌。不喜不侮。不佚不敖。力行進德。聞聖之教。有躋十哲。千春學校。

有子若

哲人云亡。繼事有子。禮樂言行。氣象則似。海嶽鳳麟。以類比擬。知聖以言。亦云智矣。

朱子熹



儒藏

考亭之生、理學昌明、道聞于聖、功存六經、如四海奠、如九天成、晉儕閔冉、十哲以升。

遽子 瑗

夜行滅燭、不改其容、昭昭冥冥、大夫斯同、知非寡過、耄而愈恭、至人老友、儒札焉從。

林子 放

狂瀾橫決、禮教波靡、魯人知之、而獨問禮、泰山所臨、魯邦所履、大哉之稱、中流一砥。

澹臺子 滅明

渺渺明湖、湖之洞之、巖巖高門、峻之鬼之、昔者邑宰、南游江淮、迄今遺蹟、猶表澹臺。

宓子 不齊

取人魯邦、求人單父、堂上彈琴、堂下民拊、陽鱉可舍、鱗魚勿取、大賢爲政、僅一邑主。

原子 憲

楮冠藜杖、蓬戶蒿廬、匡坐而詠、有以自娛、樂聖之道、貧也非瘠、淡然清淨、結駟焉如。

公冶子 長

昔過長涇、有鳥在樹、嘲嘲啁啁、似言公墓、處困而亨、高爵不慕、聖人嘉之、曰吾女女。

南宮子 适

僖子有子、懿子有兄、不汙以濁、不廢以清、比潤於玉、白圭晶瑩、尚德之論、復矣莫京。

公皙子 哀

超然讀書、蓬戶終身、蒼筤千尺、肯屈於人、孔門高弟、不屑家臣、汶水之上、淇澳之濱。

商子 瞿

韋編絕學、商子是傳、潔靜精微、何研獨專、好學有志、深思則然、梁邱京孟、一脈淵源。

高子 柴

至孝之行、旁流下逮、蠶績蠅匡、爲成良宰、不隧不踰、禮義弗怠、別人而感、愀然容改。

漆雕子 開

秉性最純、質近中行、其斯未信、展也大成、形殘匪缺、惟德是盈、著書十二、竹簡崢嶸。

樊子 須

嘗從孔子、舞雩行遊。高山之上、觸悟崇修。智仁之間、究厥所由。進乎大人、稼穡焉求。

司馬子耕

同氣連枝、自傷不類。如跖何妨、希柳下季。不憂不懼、四海兄弟。初之一言、守而弗替。

公西子赤

廟堂之上、章甫紫紵。匪衣垂之、帶則有餘。莊敬而通、禮容敷腴。優嫺應對、誰則能如。

巫馬子施

志輕百乘、學通六經。嘗宰單父、出入戴星。勤勤而治、任力勞形。人自暇逸、我敢即寧。

梁子鯁

梁子無子、欲賦離鸞。友言而止、雙羽復完。二年之行、夢熊夢蘭。昌厥後人、椒聊實繁。

冉子孺

容止外淑、圭璧內治。學聖之學、志聖之志。膏肓之疾、不留胸次。反覆辨難、敢辭勞勩。

顏子辛

醉聞聖言、醇醪在口。斟酌飽滿、瓶盎升斗。遵而行之、拳拳是守。發爲明德、馨芬濃厚。

伯子虔

伯禽之後、守道最堅。儒行名世、有光厥先。聊攝之東、聲稱卓然。沐陽贈爵、維伯子賢。

曹子卹

王室之裔、聖道是宗。皎如圭璧、玉人敬攻。琢之追之、事成黃琮。置諸廟堂、光明有融。

冉子季

奉聖於塾、究厥微旨。問如湧泉、答如流水。心有澄泓、胸無塵滓。明敏之稱、孰如冉子。

公孫子龍

公孫荆產、慷慨悲涼。吳山登眺、懷古興亡。返乎荆楚、學啟南方。受益聖教、子石最良。

漆雕子哆

從學不倦、性嗜聖道。敦敦力行、亹亹深造。身列門牆、志存闕奧。儀度翩翩、禮義允蹈。

秦子商



孔秦世交、以德相尚。從學聖門、德進而上。志淵以深、力強以壯。有如棟梁、成彼大匠。

漆雕子 徒父

秉聖之教、惟道是嗜。不廢於爵、不疚於利。賢名四馳、夫誰與二。漆雕多賢、頡頏不翅。

顏子 高

適陳爲僕、舉策穿垣。奮戟隨仲、踰溝似樊。衛道之勇、矯矯桓桓。顏氏文武、俱集孔門。

壤子 騶赤

席間函丈、執經而前。虛心若無、好古益堅。以茲載道、不覆不顛。羸秦有此、鄒魯莫先。

商子 澤

愛教函丈、屏息以聽。未入四科、已淹六經。澄泓不擾、如水淵淳。植乎孔圃、蕙蘭一莖。

任子 不齊

維楚有材、菁華清遠。學道洙泗、啟驥湘沅。勉勉晨朝、孜孜晚晚。淑聞四馳、南方之憲。

石子 作蜀

遙遙成紀、負笈遠道。來游洙泗、服孔子教。槐市經過、榆關名噪。初列門牆、漸臻堂奧。

公子 良儒

夫子周行、左右捍輅。去陳過蒲、蒲人叛寇。如彼仲子、勇而能圖。衛道不孤、疏附奔走。

公夏子 首

宵深志意、畧觀儀容。東山漠漠、泗水淙淙。皎如秋月、藹若春風。有人從聖、穆然緬公。

公子 肩定

先賢公肩、列聖門牆。魯之君子、何士不臧。或云翹楚、三晉之良。旅進旅退、允矣升堂。

后子 處

自齊來遊、從魯之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學探乎源、行要乎正。后夔之裔、無忝厥姓。

鄒子 單

鉅鹿鄙野、良材篤生。往植聖圃、維國之楨。譬彼松柏、歲寒逾榮。銅鞮封伯、爵贈聊城。

奚子 容藏

奇姿自幼、學道自長。志存祖述、三古而上。文采葩流、儒林門廣。進退其閒、孔父用賞。

罕父子 黑

世有聖人、賢士之幸。至道探源、如井得綆。幽之元元、顯之炳炳。惟罕父子、恒以自省。

顏子 祖

聖門顏氏、濟濟宮牆。服膺不失、又得富陽。臨邑封伯、陋巷分光。分光俎豆、千春典常。

榮子 旂

務期正學、篤實光華。美譽洋溢、令聞滂葩。穫以秋實、發以春花。實大可喜、花芬亦佳。

秦子 祖

深沈之思、博雅之才。守道默默、成德恢恢。沈潛用闡、高明用開。若金受范、聖門建財。

左子 人鄧

賢哉左子、心悅聖道。希蹤十哲、同升堂奧。文名遐播、至行克蹈。秀穎之才、精詣深造。

句子 井疆

好學爲難、尤研三易。矻矻編摩、元元抽繹。勤而不倦、童年首白。善易不言、羲前一畫。

鄭子 國

宋國有賢、游於聖門。心會微旨、耳聆至言。服膺勿失、目擊道存。榮陽錫爵、人以德尊。

公祖子 句茲

彬彬雅範、奕奕令儀。三千爲友、一人爲師。學園有玉、儒林有芝。煌煌祀典、配享及之。

原子 亢

萊蕪之賢、與憲孰愈。彼生於宋、此產於魯。俱得聖人、亦規亦矩。俎豆分榮、馨香千古。

縣子 成

善學乎師、魯邦譽起。用道則行、舍道則止。相時而動、惟德是視。誰其似之、先賢縣子。

廉子 潔

涵泳聖教、杏壇從容。裊然洙泗、蔚爲儒宗。夏瑚商璣、金鐘大鏞。參列其閒、奕奕熊熊。

燕子 俊



儒藏

聖有大道、播之傳之。同門曰友、稱之賢之。蟬聯七十、鶴立三千。門牆焜耀、俎豆昭宣。

叔仲子會

公族之裔、華胄擅美。相並孔璇、允稱良士。二人執筆、同侍闕里。少成習慣、見許夫子。

顏子之僕

質美金玉、束身修行。循孔之教、語默動靜。志也日銳、名也日盛。東武有賢、伊誰與競。

邽子吳

明珠在蚌、美玉在璞。明珠待剖、美玉待琢。剖之琢之、光耀卓犖。亦惟邽子、圓珠潤玉。

樂子欬

仰高在望、企而能承。佩之在邇、終身服膺。以是高節、爲時所稱。樂子之善、信而有徵。

公西子與如

公西多賢、吾道不孤。一嫺賓客、一嫺詩書。優入聖域、文德誕敷。重邱有贈、進爵臨胸。

狄子黑

學海汪洋、優游其中。六幕披拂、奉揚素風。偉哉卓識、仰止岱宗。恪持孔教、匪懈始終。

孔子忠

孟皮之嗣、孔子猶子。親承家學、不遠具邇。庭訓嚴嚴、亦既企只。施於有政、亦既美只。

公西子蒧

以道爲尊、以德爲首。得聖人師、得大賢友。魯邦所瞻、燦若星斗。實大聲宏、俱籠而有。

步叔子乘

自齊而來、親炙聖教。剖析微言、扶樹道妙。唯諾趨承、受言以貌。惟其體之、是則是倣。

施子之常

百行紛紜、別非而是。三綱著明、待贊而理。坦坦道揆、身之所履。聖門有茲、亦云賢矣。

秦子非

克贊素王、允稱素臣。樂善不倦、慕道以誠。垂聲名教、執德且純。千秋崇祀、爵贈華亭。

陳子亢

有蓄必思、有疑必問。質難不已、通乎聖蘊。徑寸克虛、大道不隱。問一得三、淑於庭訓。

顏子 會

摠衣聖門、領袖儒雅。賢業精醇、美才瀟灑。加以琢磨、得諸陶冶。斯以成器、瑚璉不下。

琴子 年

遊於方外、死歌嗟來。生前莫逆、耦俱無猜。相彼狂士、其才恢恢。聖之所思、以挽風頽。

縣子 直

縣子問禮、徵於檀弓。三千三百、嫻習從容。爵典不及、直單混濛。祀典式廓、嘉善從同。

顏子 何

顏氏世德、孝弟家風。說詩娓娓、執禮雍雍。承聖人誨、惟德是崇。升堂入室、陋巷追蹤。

秦子 舟

請業請益、指授德成。匪惟德成、藝亦有名。堂中璀璨、席上崢嶸。有是國寶、輝映孔庭。

申子 根

耿介不苟、萬牛莫迴。不屈之稱、其所自來。燕私必整、言行無猜。以今視昔、剛哉剛哉。

左子 邱明

倚相之後、魯之達人。同贊筆削、千古素臣。穀梁失短、公羊未純。失明著傳、以授曾申。

牧子 皮

並驅曾皙、參駕琴張。三人莫逆、何異子桑。中行不得、孔子思狂。力牧之後、允殿官牆。

文廟從祀弟子贊跋

文廟從祀弟子贊八十首、附刻於白雲詩集內、以十二哲東西廡爲次、而四配暨顏路、曾皙皆所未及。贊中徵引故實、極其興博、稽之載籍、十不得一二、校讀之下、甚滋學荒記疎之懼云。辛亥季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儒藏

文廟從祀弟子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八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71

SS号=12315546

DX号=000007486441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